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五・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　〔清〕沈欽韓撰……一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十二卷　〔清〕沈欽韓撰……一五九
左氏春秋考證二卷　〔清〕劉逢禄撰……二四一
左傳釋地三卷　〔清〕范士齡撰……二五七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　〔清〕張聰咸撰……二八七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　〔清〕李貽德撰……三八七
左氏古義六卷　〔清〕臧壽恭撰……六三五
春秋左傳識小録二卷　〔清〕朱駿聲撰……八四三

春秋左氏傳補註序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榮塊然於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范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閟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遺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黙竄傳致雜術以蠱世主以脅後生胡母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歿有榮名羣不逞者戟腕咶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於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與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綺紈之家習篡弒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於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而左氏之義埋沒於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焰爲雞爲狗且蓬蓬於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龎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衛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枵然無所得於漢學蜣蜋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傈惡纔辨章頭便欲掎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夷於附枝綴肬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橐應官之文句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眞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惟下陵上畜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修整於既往其召福祥也如彼勃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

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於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於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為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為善則善之冀此心黙喻於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爲之觧儼然行於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瘢左氏寔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於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懑遂爲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遂條糾駁各見於卷則左氏之沈寃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幺麿蠹類横蠛左氏殆不足辯不悉著若夫百家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悖謬别為考異不列兹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臭未末殺小子何人敢與兹事將前哲之所啓牖乎今險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詿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盖　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季夏沈欽韓叙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一　吳沈欽韓文起學

[illegible]記所謂嫡女君也白虎通後説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
[illegible]宗廟攝而已於大夫而下繼室有為嫡者故喪服之繼
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年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
嫡猶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是妾死繼位
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年　盟于蔑　一統志姑蔑故城在兖州府泗水縣東括地志縣東四十五里

克段于鄢　方輿紀要鄢陵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南四十里杜注鄭在滎
陽宛陵縣宛乃苑之省文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
鄢在縣西北案宇記鄢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鄭克段之地疑遠

之賵　雜記史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盟于宿　一統志宿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傳　城郎　一統志郎城在兖州府魚臺縣東北八十里

鄭武公　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

娶于申　方輿紀要申城在南陽府北二十里括地志南陽縣北三十里

[illegible]名曰寤生　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
記之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
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豈有妨父母[illegible]庭劫
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illegible]

及寤生又易之。姜氏當錯讀以為惡之，乎寤與許同音，是以經為長。姓
頡 許注：許，逆也。說文：牾，逆也。亦通作悟。按韓非子說難：大忠無所拂悟。拂悟，非
傳作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於君。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為咈忤，古
字假借耳。新序雜事一：衛靈公。證此
寤生失注，皆謂寤寐之寤。禮記哀公問：午其衆。注：逆其衆也。本午作迕，是午
牾寤皆通牾也。凡注以為者，其義並通。士喪禮：牾。則牾之牾之義即
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
今生子首足先出者，謂逆生也。
制，巖邑也 水經注：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
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即東虢也。一統志：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元和志：汜
水縣古東虢國。
虢叔死焉 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虢。
請京 方輿紀要：京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國之害也 管子霸言：國小而都大者弑。
不過參國之一 周書作雒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
不常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 坊記：君以事君，弟以事兄，示民不貳也。惟卜之日稱二君。注：不貳，不
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二之，鄭殊段者也。二者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
貳某。國語：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貳圉也。鄭玄謂二五
之卑大易明文，到如注春秋，從成如子言云：國不堪貳。殊謂而屬則貳

從供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慮為淺見矣。
至于廩延 一統志：酸棗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按水經注：河水又
東逕滑臺城北，城即故鄭廩延也。按文廩延即今滑縣，唐之滑州，漢言為
白馬縣。杜預謂酸棗縣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鄭州三百里，太叔
段而侵之界如此。
不義不暱 說文：䵒，黏也。引傳：不義不䵒。或作𥎊。杜子春作昵。周禮疏引左傳
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為近為親。此作暱非。暱曰
近也。引昭二十五年杜注：降暱宴，此言所為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段
相應。杜注非是。
城潁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之臺。史記正義：城潁，許州臨潁縣是也。
潁谷封人 水經注：潁水出陽城縣之少室山。一統志：潁谷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
君之羹 顧炎武曰：未嘗羹，謂內羹。羹以士未嘗君之羹。按杜預以羹為賜賤
官之常。夫賜賤官則以肉體取其能而以賤者取賤骨。周禮戎狄則有餘
膚何得不啜羹也。證任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皆有羹。今曰羹飪，皆是所設
之內。詩又稱禮記之賜，饗惟羹飪。注謂飪一羊也。豈可肯以賜餉者之乎
羹，此則穎考叔舍肉，一語為贅矣。
而生不及泉 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及哭賓而去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
稽顙，並前並此皆葬死者之事，及所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賓乃而生者
經文言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
以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哀甚其時，猶不代哭，甚言其不殺

秋盟 敗于敖軍
羊氏本互負盟
四人食之未詳也以
牧為列諸王刑篆
城服下赤口月成主
大人會合京遊實
有四之種以作居盟
氣書為真南人以
又在行一名負盟印
實盤之與名作及在
相祖傳一物故不相
注堂印負盟其
作書為實氣盟花

故為天三年時之一傳文不誤及京未即是此時以辛巳癸為限也喪服疏又云
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
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曰卒哭餞尸畢丈夫說
絰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賈疏謂卒哭後變麻服葛也是男子易腰
絰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
後服大祥後畢於禫之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
葬除服非也謂古今之異人也
紀人伐夷 山東通志紀鄣在東海贛榆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
紀臺城即古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劇城在
夷 萊州府即墨縣西六十里古夷國注莊書作杜

纖廉選箸

敗宋師于黃 漢志山陽郡有黃縣王應麟地理通釋春申君傳西舉故黃
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此河南之黃城也按此即山陽之黃惠公敗宋
師宜在此不當遠在陳留之外黃 向封在杞縣東外黃城 考城今屬歸德府
盟于翼 彙纂云翼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費縣今屬沂州府
二年公會戎于潛 一統志戎城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紀年周王十一年西
戎入于犬丘犬丘漢為太丘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莒人入向 于欽齊乘云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方輿紀要春秋向在
兩見杜預謂為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為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
在莒州南 按杜云向未詳莒州 說皆未核惟沂州之向城為近之蓋向先為國後乃
莒所滅屬莒故屬魯以攝乎大國間也按莒與向古沂州南建 南至沂州二百二十里

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作之
入極 賈逵云極戎邑也晉書地道記高平湖陸縣西有極亭紀要在兗州府
魚臺縣西
盟于唐 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盟于密 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即此密
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孫
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為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
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從之以桓母為當從
穀梁說
傳 費庈父 方輿紀要費亭在魚臺縣西南

纖廉選箸

三年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
巳為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于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
日者漢晉時猶然 欽韓按顧說非也元史曆志姜岌 晉書志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 校
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
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按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
三十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律曆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
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
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據劉孝孫推俱
得朔日以丘明為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為

左氏疾惰也

盟于石門　一統志石門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今圮于河又云石門在泰西西平陰縣北水經注濟水逕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古蹟之石步

傳　不反哭于寢　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孫依和其謂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人於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于賓出後乃云遂殯宮明上文升自西階為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嘗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於廟先廟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焉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曰亡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然人仍堂與室為正寢故云此皆指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不哭于寢之即廟耳孫注殯宮非是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行之廟祖廟以所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為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主人即位如反哭位疏云迎視而反神當在寢故以寢為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溫之麥　方輿紀要溫城在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周畿內國

盧之盟也　方輿紀要盧城在長清縣西南　一統志云在西二十五里

僨于濟　方輿紀要大清河在長清縣西南二十里自平陰縣流入境又東北入齊河縣界即濟水也鄭伯之車僨于濟蓋在縣界元和志劉昭按宋濟水在鄆州盧縣東二十七里又北至齊州長清縣十里胡渭禹貢錐指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宋南渡後河又有大小之分齊東以下大清河為古濟水小清河為劉豫所創黃子鴻以大清河即濟其小清為行為濟水故道

君子曰謂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者皆後左氏之語見於史記路段謂君子之稱蓋以德或以位左氏所為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之言也是左氏所以云之也非左氏意也以為是之言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中被傷每言鄙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星為大氏論事往之誤誓之言武子殺王叔之孫蘇皆意其事而時移

古南水道提綱舊濟水會汶于安民亭南又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即古亭也今汶以下東北流經東阿平陰長清齊河並稱會漯水于歷城北東至章丘又自歷城西南溯東平其道又為大清河所經大清河汶水支津于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壩下游出西流依故道曰沙河小清河源出章丘縣東南分水嶺東麓北流低繡河自章丘東北至樂安入海為古濟水故道是大小清河皆古濟水故道其委稍別異議正同黃子鴻而指也和

紀聆者　釋言聆告也郭云謂厚重說文聆目有所恨而止也

四年　取牟婁　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案隱之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牟婁為杞之別邑杜預以為杞邑即都淳于並州之國也本亡杞何由得鄆僖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乃遷緣陵則齊之東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為淳于焉由為淮夷所病是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乃杞之誤孔疏謂淳于雍丘耶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貫者矣

遇于清　水經注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之清也其下濟水通得清水之目按今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北

于濮　索隱云遠之濮陳地杜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魯衛之間貢言陳地非也按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首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方輿紀要濮水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此受河之濮也又濮渠在封丘

与義理王著知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彭按此論最甚發左傳者也

縣西南此受沛之渠也今黄河逕決濮水絶須賈杜云陳地亦誤矣劉歆
曰杜氏云未列于會故不稱君是矣甄之人已會註侯則本然夫此室王情哉
傳 僖先君之怨于鄭 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為
州吁所弒則隱四年鄭人伐衛當桓公之世故疏但據杜二年之文耳惠國云
州吁弒桓而稱先君者是謂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敝邑以賦 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訓賦調亦
衆仲 潛夫論志氏姓篇魯之公族有衆氏
而焚之也 說文焚覆屋棟也廣雅釋言焚亂也亦此義蓋借焚為紛亂耳杜
且刑以焚之蹤云焚之同惡是亦有類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 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得知其兵
不車戰

五年 于棠 水經注濟水篇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
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杜從其說杜說唐為宋自
為二地唐為在魯境內地亦非是也案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五里
注單州成武縣西界南行五里合泡溝即此棠也
圍長葛 漢志注應劭曰長社宋之長葛也其社中樹暴長因更名長社方
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則公不射 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故此訓田獵上殺也詳王制及毛傳
邢人伐翼 元和志故翼城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里故邢國今邢州城內
西南隅小城是也方輿紀要襄國城在順德府邢臺縣城西南春秋初邢

侯都于此故翼城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
翼侯奔隨 一統志隨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後為士會食邑
侵衛牧 續漢志衛國有河牧城水經注淇水故瀆東逕河牧城而東
紀要在東昌府觀城縣境 今屬曹州府
郕人 水經注洙水又北有郕鄉郕城隱五年郕侵衛京相璠曰東郡廩丘
縣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據漢志郕都作城都不云郕國一統志成縣故
城在兗州府寧陽縣北本周時郕國然統志依仿杜氏則以為縣西南之文
郕以為元父漢屬東平國在濟寧州 在寧陽東北志乃孟氏邑非郕國 方輿紀要郕城在兗州府
母城汶上縣西北二十里古郕國 今名郕鄉集 一統志所引成縣乃泰山郡之肥成縣後志注
國志乃泰前志屬之肥子國之 山東通志郕都城在曹州府濮州南六十里
傳傳久矣詳見後漢書郡國志
郕伯如封之國又 子至之而寧乃孟氏成邑在寧陽東北境蓋誤

大夫四士二 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亦以八人為列服氏
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二士為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
此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傅隆言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
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二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頓案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
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疏以為舞勢取方故行列既
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邢昺為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況古注殊非是
士之四人豈得方勢乎何見徵兆行列耶
六年 盟于艾 齊乘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
新泰縣東北三十里 新泰今屬泰安府

宋人取長葛　劉敞曰按前圍之取諸宋華之一役杜氏分為兩役非
傳　納諸鄢　一統志鄢城在古州鄢陵縣南一里今謂之鄢侯故壘
不蔇　説文蔇草多皃此訓為至廣雅不載蓋與暨通（釋文云）一切經音義字林
暨及也〇至也案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盟于蔇穀梁作暨
七年　滕侯卒　漢志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
城中丘　一統志中丘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
凡伯　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
楚丘　杜預云楚丘衛地也此為曹之楚丘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為
衛文公所居程公説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丘縣（九域志楚丘屬應天府）
輿地廣記宋崇寧四年分屬拱州　戎蓋戎居之後別在夫狄周衰四子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
雒邑道楚丘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為仙源）遂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
南宜為周魯往來之地以其近近宋考故漢書屬梁國（地理志己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以為即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為衛文公徙
居之丘不徙在漕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
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京）因乃後人附會名之耳　朝郑按漢志云
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其誤實始于班氏也方輿
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
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王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
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儐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即館君使卿韋弁歸
饔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

織簾選著

傳

而賓酬也此致幣之事至歸饔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
賓設四皮賓奉束帛以致命（致其君命也）降出又請面如覿君之幣（賓私覿之幣）
乃饗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外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往
升再拜受幣此發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伐之
八年　遇于垂　魏世家索隱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
水經注瓠瀆又東逕垂亭京相璠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方輿紀要句陽
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
歸祊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即
古祊邑也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盟于瓦屋　彙纂云今河南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按
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二十五里或以為盟于瓦屋即此（非名）
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　紀要瓦屋周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
逕瓦亭南者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盟于浮來　齊乘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羊云接水經注沂水東逕
蓋縣故城南又東逕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
其水出大峴山水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注于沭瑯邪鄒氏所紀則邳鄉為峴山
水所經其去峴山北邊正沂水縣西北之境况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至于齊乘
言浮來在莒西三十里其所水甚遠水經注出涂之浮來水注沂乎後世不識
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
易許田　寰宇記魯城在許州穎昌縣南四十里鄭伯易許田即此城也

織簾選著

先配而後祖　賈逵以爲禮府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
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与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鍼道之祖又与傳
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目擊安得
方未識之忽拘聘禮大夫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
父醜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如行廟見之禮是爲陳
成命而誣其祖
會于溫盟于瓦屋　名勝志東昌府觀城縣南三十里有瓦屋城隱八年會
于瓦屋者也紀要云溫在河內則瓦屋不在東郡明矣以爲寰宇記之誤按
寰宇記無此條乃名勝志上文引寰宇記因誤爲逵文也
九年　于防　杜預云在華縣一統志華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織簾選著

傳乃可以逞　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年　取郜　一統志郜成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古郜國漢屬山陽郡
取防　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伐戴　水經注汳水東逕濟陽考城縣周之宋邑于春秋爲戴國按考城
今屬歸德府乾隆四十八年移治黃河北岸屬衛輝府戴說文作𢦔釋文
作載乃戴之誤
傳　盟于鄧　与桓二年會于鄧同非魯地
於老桃　續志任城國任城縣有桃聚紀要桃鄉城在濟寧州東北六十里
討不庭　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貢也庭与
寧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
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一
不貢其土以勞王爵正之禮也　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功
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禮尚書大傳今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年　于時來　水經注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之時來也鄭伯于時來左傳
所謂郲也京相璠曰滎陽縣東四十里　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
傳我先封　續志魯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故
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
薛庶姓也　爲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來嫁者也同姓
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　釋器木謂之劇郭注引傳亦作虡廣雅釋詁虡分也

織簾選著

周之宗盟　賈逵宗爲尊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
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鄭云宗尊也我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
尊古文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
賈義是也
及大逵　釋宮九達謂之逵此云大逵當从爾雅宣十二年傳至于逵路或乃
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注于爾雅不合
許莊公奔衛　杜預云奔衛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寧有不知
蹤迹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史文所闕耳
居許東偏　元和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所居即此城寰宇
記亦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皆即許之國都漢爲許縣魏爲許昌宋省

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崇寧四年省許田縣爲鎮入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十里地形阻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之類此

餬其口）方言餬寄也或曰寄食爲餬

卒出豭行出犬雞）（言卒及行各以豭犬雞爲詛也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詛也又發也）

王取鄔劉）續志河南緱氏縣有鄔聚前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一統志鄔聚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劉聚在故緱氏城南十五里三面臨澗甚險按此五鄭武公以來入爲卿士食采邑于周者也詩譜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以諸侯有功者而論不論之土田附庸也注師古注文與異耳）詩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蓋之子任如諸侯不得世職之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得世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此語義內子卿大夫之子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故經直云祿也按文言不世爵則世祿可知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此通包內外諸侯皆世其采矣莊公之世亦爲卿士及身而尊之故君子譏之也

爲邘）紀要邘城在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illegible]誌云爲書在今修師孟縣之向

溫原絺樊隰郕）一統志溫縣故城在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亦曰蘇城原城在濟源縣西北（紀要西北十五里亦名原鄉）絺城在河內縣西南（紀要付遜城在府西南三十二里亦名絺城）樊城在武陟縣西南隰城在武陟縣西南十五里（紀要期城在府城西三十里故隰城也亦名覆背都）

攢茅向盟州陘隤懷）一統志攢城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地理通釋攢茅亦爲大陸都其地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茅本兩邑而杜預誤爲一也向城在濟源縣南（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孟津在孟縣南十八里（寰宇記盟津乃蘇忿生邑）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紀要武德城在府東南五十里）之周之州邑隤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紀要隤城在修武縣西北）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里按杜預缺陘地地理通釋引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熒陽一統志以爲此陘非在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三十五里述山中數有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縣此陘也又陘邢城同懷慶府志平皋城在溫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皋東北陽方與紀要平皋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丘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上十二邑本蘇王地王弗能有虛以假鄭之亦弗能有而去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取不能服人之一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興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亦豈足以鎮攝宇內傳意雖未及儘可以推之

息侯）一統志新息故城在光州息縣東古息國

不度德）說文惪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也鄭莊純自用其威福息故不如也

使營菟裘）元和志菟裘故城在兗州泗水縣北五十五里寰宇通志縣西十五里

狐壤 續志穎川穎陰縣有狐宗鄉穎陰故城在開封府禹州東南四十里
有死者 言僅有死者工非皆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司馬昭之族成
濟
桓公元年公即位 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古者立位同
字從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假許田 詩傳許魯西鄙男子春秋是公伐魯傳許得來門年澤即此許也
傳 其石鹽 說文鹽好而長也从豐之大也淮南精神訓公鹽蟠姬之其注
斂體曰鹽此鹽亦作款鹽之義都牧牲訣云款鹽是也款之言
二年 孔父 穀梁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穀而家皆其孔父故欲立異而孫
名孫之非也顧炎武曰知孫之亦諱辛姓而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
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故孔以
孔父為名則夫子得氏之非不應以名諱為氏
會于鄧 水經注醴水東逕鄧縣故城南右入沔水又東南流逕鄧城西故
三年 會于鄧者乃一統志鄧城在許州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楊守敬服王以
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按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近楚境地
切故兩國王其為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陸十年所以地
傳 云華氏也 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為此會以謝諸侯之經書成宋亂
以路惠氏言云華氏為證此公羊家言非也史言華氏是史文近稱謂諸侯
預稱謚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衡紞 近師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

纖廉選著

[illegible]

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鄭辨衡笄異制以先鄭之衡維持冠者誤以衡
笄為一物凡笄有二一以未髮一以固冠衡非維持冠所用也杜亦沿先鄭
之誤衡並隨廣后妃首飾不名而誤髮矣
鞶厲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凡佩繫于革帶大帶博四寸以未詳革帶博
二寸以組繹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
帶以方言革帶謂之厲革帶之餘為厲大帶之餘為紳杜及以鞶厲為紳帶
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是鞶厲服志
革帶為鞶半帶也隋書禮志阮諶以為宵章即刑于革帶佩之長三寸半
藻率 率即組也三禮圖云藻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
組繩以為系故聘禮記云皆繅長尺絢組注云系屬其事則以繫玉因以為
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其也杜云此組繫亦名繅藉即上文五
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率與絳之同讀傳稱綼云詩絳
訓為綼綼之星大帶說文作韠韠之素屬並其字從然知率即組也
遷九鼎于雒邑 逸書克殷解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云三巫
地名杜度邑解我南望過于三塗三巫即三塗是武王遷鼎雒邑也
以伐之役 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三十八年伐條戎紀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逋杜條即鳴條湯與桀戰處馬融與地考河中府安邑
縣西有鳴條陌方輿紀要鳴條岡在解州安邑縣北三十里
千畝之戰 紀年宣王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元和志千
畝原在晉州今為平陽府岳陽縣北九十里周迴四十里按續志大原郡介休縣亦

纖廉選著

有千畝聚頤之稱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

于出汾 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一統志左邑故城今絳州聞喜縣治按續志注曲沃在聞喜縣東北數里

不克 杞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陘庭之田 元和志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縣今屬平陽府西北二十里曲沃故城

翼次于陘庭里

三年 于嬴 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

胥命于蒲 一統志故蒲城今大名府長垣縣治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元史曆志姜岌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曆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于讙 說文作鄻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又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亦似謂之夏暉城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

傳 汾隰 下隰曰隰晉世家作汾旁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方輿紀要汾水南逕平陽府城西及襄陵縣太平縣之東又南逕曲沃縣西境折而西逕絳州又西歷稷山縣河津縣南至榮河縣北而入于大河

芮伯 一統志芮城在同州朝邑縣南

出居于魏 方輿紀要河北城在解州芮城縣東北七里一名魏城故魏國城也古芮城在縣西三十里商時芮伯封此春秋芮伯萬為母所逐出居于魏謂即此城之名鄭卻

織簾選著

五年 城祝丘 齊乘祝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祝丘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

州公如曹 鄭玄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淳于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致以問於鄭鄭答云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年功可進者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故為此說其實虞虢之君始封者不止百里或是後來併削或為戎狄所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疏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淳于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遵爵為子則先伯雖之以為爵得稱公土亦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邦土因世守漸于并兼之代美能保其舊何王國危而不復乎

傳 且問左右 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為非則鄭之拒戰射王為負罪有人心者必不忍至是殆為司馬昭弑耳再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歸不容其節此大經也夫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昨陳文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表所為不軌而不宜誅王于國諱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日鄧表楚衍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

織簾選著

寬高岸天陰可得而登也臣以為宜預郊祀之事以求國語此春秋之
志也誅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始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
不書不知傳例自為諸侯從列國再無變例又多書之不可勝數故有此
例王乎哉句詆侯天王向眾師敗身矣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者豈緣不
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無
狀而杜伯為諂佞鄭忠其于經傳皆憒憒而肥決者矣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　律歷志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
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畢古歷以驚蟄為正月中氣淮
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雨水為正月中星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今之
五易唐大衍日度議曰周歷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
龍畢見

纖廉選著

淳于公　方輿紀要淳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六年　寔來　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為實非也韓奕箋之實當作寔趙魏之
東實寔同聲寔是也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也方謂而為
不宜為實故務為寔以推此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為實寔來
者言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諸毛詩寔今不同韓詩作實今不同即方
似聲同之誤　張洽曰穀梁天子曰非他佑人定寔來成二年傳王曰寔伯寔來　今案此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寔之也
紀侯于成　乾隆府歷州縣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已城寔
陽縣志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為一社曰太古社
傳　侯隨　續志南陽隨縣故隨國今德安府隨州

嘉栗旨酒　詩生民箋粟成就也
親其九族　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明吩合令惟同姓耳當從以三乃五己
五為九之義
以名生為信　故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孫廣父子友之事其偶然者白
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
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有臣巫咸祖己又云或隨其聲以律定其名
此所謂名生為信也
蒙二山　其蒙也一統志蒙山在沂州府費陰縣西北三十五里其山在費陰
縣東北十五里
七年　焚咸丘　水經注黃水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亭在
曹州府鉅野縣南

纖廉選著

穀伯綏　元和志襄州穀城縣春秋時穀國今縣北十五里故穀城是也今
屬襄陽府
八年　傳　黃隨　沈鹿　案沈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有漢湖澤濱不可測其地也　一統志黃國故城在光州西十二里
漢淮之間　一統志楚子城在德安府隨州東紀要隨州東南三十里桓八
年伐隨因築此城以逼之
九年　傳　巴子　華陽國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遠
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一統志江州故城在重慶府巴縣西
本巴國
鄧人　方輿紀要鄧城在襄陽府東北十二里

梁伯荀侯賈伯 方輿紀要少梁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周梁國水經
注汾水又西逕荀城東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古今絳州界 一統志 荀城
在絳州西十五里 紀年 荀人董伯皆叛 世次桓王十三年 曲沃滅
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 宋次道長安志賈城在蒲城縣西南十
八里蒲城今屬同州府 唐書世系表賈氏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賈為賈伯河東臨汾有賈鄉即其地也
十年 于桃丘 水經注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即桃丘矣 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
安平鎮東十八里今為桃城鋪鋪旁一丘高許可數仞東阿今屬泰安府
傳 出盟共池 一統志共池在解州平陸縣西四十里與閑田相距百步
十一年 于惡曹 惡曹在鳥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
于夫鍾 杜預云郕地今兗州府汶上縣界有夫鍾里

織簾選新

于闞 一統志闞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
傳 鄖人軍于蒲騷 一統志鄖城在安陸府沔陽州境 按古鄖國 按地志元和
志云以為在安州 今德安府元和志云安州春秋時鄖國 水經注以安陸縣為古鄖城而竟陵雲
杜云以為古鄖國誤說互異 元和志故浮城縣後魏置在安州應城縣
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騷城 應城縣今屬德安府
貳軫 文貳通考貳軫俱地闕 路史國名紀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
景帝云貳在隨州應山縣境軫在今應城縣西 不涉傳舍也
絞州蓼 宋衷絞在鄖陽府西北 方輿紀要州陵城在荊州府監利縣東
十里故州國 杜預以蓼為南陽之廖誤也 昭廿九年傳作飂非此蓼而前
志六安蓼故國皋陶後 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穎州府

霍丘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莫敖屈瑕 淮陰侯傳為楚連敖 李奇云楚官 瑕要曰司馬也 按楚宰
斟胜決狀以奠社稷者莫敖大心也 致仕定四年傳即左司馬沈尹戌則
莫敖為司馬之官明矣
次于郊郢 方輿紀要紀南城在荊州府北十里即故郢城 按楚世家文王始
遷郢故都郢 武王時猶都丹陽 丹陽今荊州府枝江縣 郢在其所都之
鄰故曰郊郢
十二年 于曲池 續志劉昭注地道記睢陵縣西南有曲池門其側有池非也 一
統志曲河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北五十里 寰宇記縣北四十二里 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
洙水其額詢陰臨即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

織簾選著

于穀丘 方輿紀要穀丘在歸德府商邱縣南四十里 桓十二年盟于穀丘是
也 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百步
于虛 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 按蘇代所云決宿胥之口魏
無虛頓丘者也
于武父 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傳 伐絞渉于彭 水經注沔水南逕筑陽縣東筑水注之 杜預以為彭水 水出
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 一統志筑水源出鄖陽府房縣西古名彭水 方輿
紀要昌魏城在房縣西南
羅人 水經注夷水歷宜城西山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 又江水篇枝江地故羅
國蓋羅徙也 羅故居宜城西山 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 方輿

紀要羅縣城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最後徙者也按此年之蔡而在襄
陽府宜城縣一統志羅川城在宜城縣西南二十里
（三年 蔡）隨積人 方輿紀要積亭在光州商城縣南春秋時積國按杜預云指乃今
信陽府隨州北四十里之蓼山山下有蓼鄉水經注溳水溳水又南二水一北
西逕蓼鄉南亦云積鄉故積國也有神農社此與杜說合據續志汝南郡
褒信侯國有積亭則今光州商城縣南者是也
及鄀 水經注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荊山相鄰又東注之鄀水方
輿紀要蠻水源出鄖陽府房縣界經南漳縣至宜城縣南四十里地名
破河脑入于漢江亦名鄀水亦曰夷水齊名南水至桂網壅河西北自襄
陽府南漳縣合歇馬清涼二河東南流來注漢水

纖廉選著

廬戎 一統志中廬故城在襄陽府西南古廬戎地
荒谷 冶父 太平御覽 地記 郢 盛弘之荊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水經注湖水
東逕荒谷荒谷東有冶父城一統志冶父城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四年 御廩災 大雅名昊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 書曰八 侍御七疏云九
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
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
米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為米之最精故以名廩又監注引月令章句云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釋言廩廯也釋文引孫炎云廯藏穀鮮潔也
舍人云廯少鮮也按廯即御廩也此為西番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語
春尤精故得鮮潔漢書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為白粲

遂取牛首 水經注沙水 沙讀為蔡 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宋人伐鄭取牛首
者也彼語之章牛城實乎記牛首城在開封府陳留縣西南十一里
十五年 鄭伯突出奔蔡 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為失非自出按傳稱
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
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也按此與衛林父出其
經之所書或例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後以脅于宋人突之
出也又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鄰國則突之出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
非有成例可臣逐君而蒙惡責被逐之君並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於
俘于君又而杜預自蠢之
于艾 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 今屬沂 西北百二十里與沂水縣
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州東一百里接沂州府界
牟人 葛人 通典登州東牟郡春秋牟子國杜預以為泰山之牟縣方輿紀
要牟城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葛城在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古
葛伯國故址此葛亦泰山旁小國也
于櫟 水經注于陸曰陽翟本櫟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州治禹州今
仍屬開封府
于襄 一統志襄亭在鳳陽府宿州西
十六年 城向 按此年城向實是十月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
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
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

纖廉選著

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始向小爲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時也星

傳使盈待諸莘　水經注濮水又北逕莘道城西北有莘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元和志莘亭在魏州莘縣北十三里（方輿紀要在東昌府莘縣）按莘縣今屬東昌府北八里

載其旌以先　春官司常職頒旗物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于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王者旂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軍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壽子載旌即是彼注所稱徽識以表其人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壽子誤爲所殺

織廉選本

十七年　于黃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甚遠

于奚　按奚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按水經注又云漷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曆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十八年　于濼　水經注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按水道提綱趵突泉水出濟南府西南自城之西北來會于大清河小清河出章丘縣東南分水嶺東麓不逕歷城而濼水非小清河也曾鞏齊州二堂記云趵突之泉自渴馬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曰趵突之泉泉之旁蘇甲作名堂其又謂之瀏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

傳

于首止　方輿紀要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並后　玉　耦國　孫氏說疑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嬖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齊人殺彭生　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傅良曰杜氏說非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汸曰史既諱戕書薨則殺彭生亦不復書

織廉選本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二　　吳　沈欽韓撰
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云不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使以禮
接于廟欽韓以諒闇爲由者猶以諒闇爲心喪子之于父母無心喪之文矣
如預言則不共天之讎可釋三年不答之服已除奉讎主禮自無傷但不
忍絕以吉禮勸其莊公之得以其情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讎之
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紀郱鄑郚　一統志郱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　按紀有郱城即其五(?)里之山郚城在縣東南
亦作郱又作駢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郚城故城在安丘縣西南　紀城在西南嶂山北紀六十里
在萊州府昌邑縣西即古鄑邑鄑讐同音　紀城在一云營城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又十五里爲郚城在紀城志所云社在
縣西三十里古郚邑故址

織簾選著

傳　絕不爲親禮也　文姜即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
孫于齊諱言逃避也謂避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子星焉莊公可以
已矣曰此禮也卑義之謂禮夫成子其爲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
母氏注疏以莊不能而文姜出益狂有異權羞恥之心焉至于踰年而無
防閑責備之者則逆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
齊者又一其忘羞恥而無羞恥也甚矣春秋備書于冊凡以說之也杜注
之說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孝其母已與此同
爲外禮也　傳之言于外禮也莊公之意之非禮也杜預云齊已有言于彭生
魯不能讎齊此鹿狹殺父以狗僕母之智也
二年伐於餘丘　公穀皆以爲邾邑吳澄曰於餘丘諸辭猶曰於越

三年以鄑入于齊　一統志鄑邑在青州府臨淄東北按注女水東北流逕東
安平縣故城南城故鄑亭也劉昭郡國志紀季以鄑入齊不言叛不能專鄑也
元儒鄭玉曰不曰以鄑叛而曰以鄑入齊而以紀季而深責齊也
公羊子道季以鄑入于齊
傳　疾之也　按傳疾之之義難以明言然玩六年經之王人救衛又云齊人來歸
衛寶則莊公釋仇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濟極公身爲善而成宋亂莊
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親行不韙致義被稱傳或明言疾之之疾
莊公也然左氏身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之無身故諱以間而不詳
盖前此築王姬之館爲齊主婚今也溺會齊師伐衛救使之今注
家往牽于前後之例而昧聖哲之心隱四年暈帥師曰疾之之疾暈有無
君之心擅遣兵柄爲會之故而拘于帥師時駐也終隱之世暈不稱公子
也溺于莊公初無庶戾又會齊師伐衛與傳與暈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
年六年伐衛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故稱人　按莊公雖無人心何爲
與齊之微者狩哉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伉然與鄰國之君狩
其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爲諱之因而微之
傳　授師孑焉　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殳戟矛四等兵孑固
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樠木之下　管子地員篇其地不乾其木乃樠漢書西域傳樠木心似
杜明一統志樠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武王卒于樠木即此一統志樠木
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織簾選著

梁隧 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厥西縣西一統志溠水在德安府
隨州西北八十里名扶恭河 按紀要溠水在州西三十里曰厥水名扶恭河元和志隨州唐城縣本下溠鎮
五年 郳犁來 方輿紀要郳城在縣南七十八里小邾城即小邾之訛也兗州
府志郳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
六年 來歸衛俘 疏之寶古文作保保為係與俘相似故誤也季氏德鉉說
如日月世之保之保與寶同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宋范說文宋作
也本寶之正字 胡安國曰按尚書稱遷代三朝傳寶玉則傳者正之文寶者誤解
傳 度其本末 杜度其本末其人于義當立者而度其末者其人之後能
安國國家以不
嗟齊 說文齋注曰齊聲

織簾選著

七年 于穀 方輿紀要穀城在東平州東阿縣治亦曰小穀
八年 傳 戍葵丘 水經注汶水又西逕葵丘北元和志葵丘在青州臨淄縣西北
二十里京相璠按此為近難引後陰葵丘及山陽西北葵城並引續志河內郡
山陽縣有葵城劉昭云葵在丘而封水經注引作鄭城又引汲郡古文梁惠成王
元年趙邦伐我葵即此城則此葵字誤為葵劉昭不然因以封上葵之葵
之也並以陰之脩州府獲河縣山陽之懷慶府修武縣西北皆与齊地隔絕
故鄭氏定注臨淄之葵丘
姑棼 方輿紀要薄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或以為姑棼即薄姑 按地志西北二十五里棗在益都府博興縣
貝丘 水經注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在齊城西北四十里
東上 棗之青州府博興縣南貝中聚是也應劭誤以為清河之貝丘縣
里

淺洙 水經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西南流至下縣西南入泗水洙西南至魯縣北分為二洙水分流廣南即泗水孔子設教于洙泗之間闕里是也洙水又南經瑕丘城下注

我其御哉 言不如禦也詩傳御禁也雅南時則訓注御止也
雍廩 史記齊世家作雍林以為地名按齊西門曰雍門襄十八年傳言伐齊
伐雍門之萩其處眉林夫不待時水出臨淄縣北城西南孝王齊大夫雍廩邑
九年 盟于蔇 一統志蔇亭在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公穀並作暨
通
乾時 水經注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
時水西通濟其上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魯師敗處方輿
紀要時水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鞍挹按舊置鄆亭于
此平地出泉謂之耏水俗曰澠水亦名乾時其水黑俗又謂之烏河齊東時水
之源南近臨水詳其地形水脈蓋伏淄而發水道提綱烏河上源即古時
水也出臨淄西南愚公山西北至高苑東北注之小清河
傳 生竇 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顧棟高云在曹州府荷澤縣北三
十里此竇以句竇為句陽也
堂阜 石稅之 一統志堂阜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北三十里 詩傳說稅也釋文說
音稅 杜稅說通用
十年 乘丘 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三十五里 紀要西北 又以為漢瑕丘
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 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
乘丘是也續志劉昭注亦曰乘氏古乘丘
滅譚 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在縣東七十
五里譚國地杜注平陵上脫東字譚說文作鄿

織簾選著

懽之泗水道不洙水故道自泰山北經孔林西而入泗今洙與泗水不通上流在孔林東北匯為瀆過曲阜舊城西南洙源大于沂其故道不可考矣

傳　彼竭我盈　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本于此

十一年　于鄗　說文鄗宋鄭間地

臧孫辰曰　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孫哀伯之語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為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孫稱謚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　欽韓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謚耳始言宋之君興為不當其辭乞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為君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于時尚幼小只及追論其事不應以當御說　辭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殁于哀伯已先故無謚文仲以孫繼祖也

韓詩外傳之以為孔子語

生搏之　注宋公殺萬時宋為師故寄其時不為師則被殺贖歸反以獲退責其功于以師責之而又薪之無是理也計史以敗其師為重故史為不書

十二年　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殉君之難國殺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為無善可褒此往時之論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殊誅者也其此謬見敢注于經殊矣

傳　于蒙澤　水經注獲水東逕巳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巳氏縣東蒙字記蒙澤在宋州宋城縣北三十五里　今歸德府商丘縣

蕭叔大心　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處于宋相世系表宋戴公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十三年　滅遂　水經注蛇丘縣東北有遂城以擬之今遂城在蛇丘西北杜預傳注非也一統志遂城在泰安府肥城縣南案案之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

盟于柯　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十五里　東阿縣今屬泰安府　春秋時齊之柯邑

十四年　于鄄　一統志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傳　及大陵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即古大陵一統志在許州府臨潁縣北三十里

其氣燄以取之　惠氏辨燄本為炎按後漢書五行志傳究炎焰天地可證古只作炎

繩息嬀　廣雅釋詁譝譽也小爾雅作繩蓋借繩為譝耳

縱弗能死　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纖廉選著

十六年　滑伯　方輿紀要緱氏城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古滑國亦曰費滑費即滑都

十七年　多麋　京房易傳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之蛇類故多麋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為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麋非實損之物

傳　鄭不朝也　鄭玉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繼此月不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而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按鄭既行成身不自覲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十八年　三月日有食之　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今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六歷

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傳 王饗醴 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袁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賓辭以醴薦脯醢不用束帛庭實案馬其享醴々次第致酬々儀物入此又諸侯相並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々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祼即聘禮之禮賓也前于此者致館致飱後于此者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之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々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之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 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掌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又茀酌則以幣致之注云又茀酌謂君有故（已疾病若礼之喪之事）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礼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礼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鄭注以下而經但云致幣不著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乘馬觀飲食之幣自然不能加多于彼矣又觀饗食則君自致之以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以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覲其于饗食賓之時也

玉五瑴馬三匹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馬匹之壹賜無數注云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其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時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小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々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以黼言玉則幣可知禮用束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 注魯人不知其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戎秋爲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々其得望有之故書追之魯之疆場從從自保無來而不知假西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所同兒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

濟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

楚武王克權 一統志權城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按水經注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權城當在安陸府荊門州東南

那處 水經注權城東南有那口城方輿紀要那口城在荊門州東南

游涌 方輿紀要涌水在荊州府監利縣東南夏水支流也注乾溪中涌出於名乾溪湖水經注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

十九年 傳 大敗于津 水經注枝江縣西三里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御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按水經注又云江陵城南有馬牧城並尾洲始自枝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亦曰江津戍々南對馬頭岸北對大岸謂之江津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不擧 鄭小雅云 ……
司寇行刑君爲之
學中司死刑之報
君爲之 ……

曰江大自此始也尋此傳所稱津正指江津爲道道不必指一鄉而名一從志

江津戍在荊州府江陵縣南二十里

及湫 一統志湫城在安陸府鍾祥縣北頃林云襄陽府宜城縣東南有湫城

夕室 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晏子曰古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君是以得爲常主而未嘗得之實此之謂大遊星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杖是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經皇 經皇與宮皇同詳注十四年傳

大閭 玄漢之光祿勳所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大夫以下有罪請劾之報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箴經北含宮聶爲中外廊殿門閽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閽心虞翻曰艮爲閽閽守門人古閽作勳字此虞義則光祿勳之言閽者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亦如

燕師伐周 注云南燕史記作北燕然北燕既遠不如非南燕元和志滑州胙城縣古燕國漢爲南燕縣今省入衛輝府延津縣胙城故城在府東南三十五里

廿年傳 紀年子穨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廿一年傳 自圉門入 方輿紀要王城西有三門凡十二門南城曰圉門

闕西辟 釋名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郭璞注爾雅云象魏諸侯設于雉門異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立設于庫門服虔云西闕西偏也杜云西偏也李如圭曰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內塾北鄉也

虎牢以東 穆天子傳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虢是曰虎牢括地志河南府汜水縣西北

后之鞶鑑 杜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 淮南子衍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金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爲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魏志曹瞞傳操佩帶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說信篤矣孔穎達不了日不知於秖肆讒評可恨

廿二年 肆大眚 賈逵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焉也哀莊公爲不孝齊何有顯其母尊天擴殤薦夫人得同其例否此晉武帝以調孫秀非真有其事賈乃剏之于前徒見經文下即有葬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達死先 君覺疑缺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未卜其夜 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懼也按飲酒有饗有燕形弓詩之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於不廢於著不廢夕也燕禮閽人爲燭於庭甸人夜飲則並圃以火照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景公於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此又前期卜日之證也

遇觀之否 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初往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也之比之爲屯卦之六爻皆不取後卦之象 惠云箋注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

公如齊逆女　吳翔鳳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譏也劉敞曰譏娶讎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

不即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盡當時筮
皆一爻變之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
通易理臆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廿三年公如齊觀社　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若云稷社稷即稷下也）宋之有
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
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詳校文則齊之社固著聞矣
傳諸侯有王　讀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諸侯入王鄭司農云
入王朝于王也
廿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杜預注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非禮也有內宗外宗鄭云
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謂君母之黨雜
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又有同姓
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
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婦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
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並覿也而王與爾等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
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等別于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因著疏理孔扶
其說又妄證據往諸小君與君同禮義亦當見此等若非傳延妄說真孔
氏子等夫列女傳娶等亦載此事云婦執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穀傳
謂尤明則注疏之謬均然矣
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鼓用牲于社　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

織康選本

是侯禳救陰祇勞之事即此所用牲不以牲也
傳非常也　穎族考云正義說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不當
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
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而云餘月則否
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
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已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
何至置閏失所乎杜預說是也古歷或疏杜說與大衍所推未必盡合經記其
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傳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也書鼓者以為
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應言日歷之過經如杜預解傳文為不辭矣
非日月之眚不鼓　傳以此年亦上非常總學者誤會故若此句見此之義與上
傳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此云非常見不必用牲伐鼓
城郛而驥之　驥謂其所居之鄉郛非邑名也管子乘馬篇方六里命之曰暴五
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前漢平帝紀張晏曰聚邑落名也
後漢書劉平傳注小于鄉曰聚杜預于地理過不可曉者輒注闕曰某邑某
地其誤多矣方輿紀要車箱城在絳州絳縣東南十里志云晉侯盡殺羣公子
之所城東西形長如車箱而名　按此亦後人之附會也
廿六年伐徐　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五十里古徐子國
傳大司空　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
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為司徒叔
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宋于後並著六卿之職書試論

織康選本

雖不害即備六卿以不要士蔿新有功由大夫升為卿衛其名則下卿也加大
字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廿七年　于洮　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
州西南五十里
于城濮　方輿紀要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亦謂之小濮
廿八年　衛人敗績　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
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萊鄙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
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西南五十里微鄉
今在縣南　惠士奇云古通特牝犢介杜石書易年鄭注古亦有清微

纖廉選著

烝于齊姜　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子申生之母
大戎　孟即大荔之戎也後漢書西羌傳渭川有大荔之戎渭川在唐為延慶鄜
坊四州之地今延安慶陽二府及鄜州也洛水出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白於
山鄜州東南六十里有洛川縣史記秦厲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孟而秦取城
王城以馮翊臨晉為故大荔國曰馬龍別作縣誤于此故元和志大荔國在今
同州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是也然不知渭川本在北地郡也全祖望曰大荔
之戎亦名為戎在北地而為伯之國在臨晉其後大荔滅于秦移居其者居于臨
晉者漢人遂合為戎為伯之國而一之誤臨晉即故大荔是大繆也
小戎子　孟後為陸渾之戎陸渾曰樣傳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自惠王誘以
來則此外允姓別一戎而子其姓也

傳　有並為笑也
叔敵作戰異刻
設言令救為笑
先某曾者首之避真此也今負避存以請曰集稱上今稱花田宗串以垂作擬按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

驪戎　後漢書西羌傳渭南有驪戎水經注戲水又北逕麗戎城東長安志驪
戎故城在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驪戎入居此者孟幽王之
亂而致非殷周之舊也
蒲與二屈　水經注蒲川水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又南歷蒲子縣
故城西又曰羊求水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即夷吾所奔邑也汲郡古文曰魏襄王
三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有北一統志蒲城在隰州西北
北屈廢縣在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使俱曰　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說求人奔之詞以求動公聽之常調如此杜預
謂驪姬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為不辭且上文謂氣亦不了杜
遷于訓故名物俱是錯置

纖廉選著

而振萬焉　詩簡兮箋萬舞干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注干戈萬舞也羽籥籥舞也殷周之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
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
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杜之亦自制萬舞振之云然杜注云振鐸以為
節也
及逵市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東南有三門一門有五道所謂九逵
桐丘　水經注清水自鄢陵東逕桐丘南其城南即長堤固洧水之北防也一統志
桐丘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北二十里
廿九年　城諸　一統志諸縣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卅年　降鄣　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名鄣城集

纖廉選著

三不可得矣既食稍長又甚久乳長惡能填稍使不審吾於書一一審由此亦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分朔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冀亡二十
一年九月庚戌朔丈五年三月辛亥朔有以盈縮遲速乃定朔殺厤論合
古然耳非正如元厤志云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
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于夢濟）水經注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
北流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東南流者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又東南逕乘氏
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北又東逕金鄉縣南又東逕東緡縣北又東逕方
與縣北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故此菏水即濟水之名非春秋所
謂濟也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渠合又北右合洪水又
東北逕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注之所謂清口也又北過須昌縣西又北
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過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自穀城以下皆齊之濟矣
胡渭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今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兗州府長清
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
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行也
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
十里稱帥謁林上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從上諸之皆即此年之役方
輿紀要永平府春秋時爲山戎肥子二國之地今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今支
也諸也孤竹城在府南十五里今古蹟已不可考城或後人所築而冠以故名矣
卅一年築臺于薛）山在魯境內方輿紀要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
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其地

與阿近按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修心遠畧之非滕縣之薛城也
築臺于秦）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
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三里
卅二年城小穀）水經注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許里是穀城縣界
故春秋之小穀城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即范管之邑地非復齊之舊矣
于梁丘）水經注河水東北逕梁丘城西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
北二十五里與金鄉縣接界
公子慶父如齊）杜說云慶父懼而之道齊將以求援時無君故赴告之禮而行
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肆叔子般
而殺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莫告立君也又何疑矣
傳）有神降于莘）方輿紀要莘原在陝州府硤石縣縣在州東南七十里西十五里莘
三十二年神降于莘即此
將當氏）當字記莊公臺在兗州府寧縣西北二里以上別氏名當群經音辨云
當五頂家多蔡切當氏諸兩切郭忠恕佩觿云當氏之當音之仰反與
當字別
從之閔）說文閔閉門也詩傳閔閉也言閉門拒之
割臂盟公）淮南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釋文引許慎注
契刻臂出血
雩）方輿紀要魯雩壇在曲阜城東南二里引通山水爲池五壇西曰雩水
雩水亦入嵫陽縣注于泗水此蓋上年不雨禱雨之祭不必爲祭天也

諸子呼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禮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又小
宗伯職肄儀為位注肄習也若今時肄司徒府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
樂當使行事肄宗廟孟長樂本記亭長官肄丞相府也
殺段孟于稷門水經注引服虔曰稷門上其重過門之上也劉炫說殺孟
過于稷門孔注服義為長而孔氏必刊抑之崔有東契之吏若曲阜縣志稷
門魯南城正門僖公更名高門
逵泉一統志逵泉在曲阜縣東南三里水中石如伏黿鱉
閔元年盟于落姑寰宇記註以為在東平州平陰縣界按落姑即薄姑齊之
綏耳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阜平公底曰是時閔公八歲哀姜慶父專國宜引季友之辭時陳方為齊所季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詩出車畏此簡書我今也齊國有急以簡書相
告則赴命赦之按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于簡之單札也國有急難不
暇達簡為策乎執簡往告猶今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遣將太傅慰
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自來耳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星舍
乎使為以簡施之
滅耿方輿紀要耿城在蒲州河津縣南十二里
滅霍一統志霍城在平陽府霍州西南十六里
滅魏元和志故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芮城今屬解州紀要河北城在縣東北七里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命
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蓋在晉國而筮何得言筮仕于晉又辛
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

也魏世家畢萬為之後
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逸象坤為安為殺杜預云震殺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惠云坤為民畢萬高之子孫故仕于晉為民之素侯
其始者比互坤之變成震為侯震為侯復其始之為侯也
二年遂陽後漢書注陽都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應劭曰陽者故陽國
傳于渭汭水經注渭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水會
即船司空所在矣船司空漢縣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里
及密水經注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之出時密山春秋時
莒地其仲及密而死是也一統志密如亭在沂州府費縣北
乃縊杜預季子推親親之恩故不去其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殺二字一例刑落
稱此魯不幸之深諱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用之風矣周公不誅管
蔡乎又責向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權乃
殺其人綠其室而殺焉然則慶父之不赦豈表宗立可得推恩也臣
容自謀乎季友子是失刑子是忌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
有慶父為亂亡國之恥也
殺之于夷列女傳魯哀姜殺之按夷非魯地舊唐書地理志密州高密縣武德
六年移治故夷安城方輿紀要即今萊州府高密縣也
季氏亡則魯不昌言與魯為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貴為季氏私邑
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則費君
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之趙岐云小國之君吕覽慎勢篇以

滕覺則勞以鄭魯則逆楚世家鄭賈鄭邪者龍謂也此四小國頃襄王時
尚存並六與魯同滅于楚
戰于熒澤 水經注蔣班水既熒氏話其義為熒澤狄人居魏丁孙演報命
納肝者也按熒澤不當云在河北禹貢云入于河溢為熒蓋濟水本在河北
自入河之後方溢為熒 熒在河南明矣元和志熒澤在鄭州熒澤縣北四里
今濟水亦不復入也水道提綱濟瀆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
城二縣接界之王屋山頂曰天壇有太乙池濟伏不流至濟源東數十里出地
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為二派一經柏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 南岸為鞏縣西北境
逆一東流逕鎮北又東曰猇河經府城南境又東經溫縣北境又東南至
武陟縣南之澗清村入河 南岸為汜水縣東北及河陰縣西北境河陰之西南為熒澤東為滎陽自西漢末不從南溢為熒矣
唐考證書經全言熒在河北者蓋懿公師師迎狄師望風而遁至河南狄人
追及熒澤乃大覆之也
共滕之民 共城今衛輝府輝縣治
虐于曹 元和志滑州白馬縣本衛之曹邑今衛輝府滑縣南二十里白馬故
城是也
次于河上 清人序使高克將兵而御狄于竟疏云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
河侵鄭故使高克御之 並熒澤之戰狄已度河而南也
清人 詩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國志中牟縣有清口水經注清池水東北
流逕清陽亭南即故清人城也今在開封府中牟縣界
皐落氏 水經注清水出清廉山東流逕皐落城北服虔云赤狄之都也今垣

西皐落城在絳州垣曲縣西北六十里劉昭引上黨記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昔
申生所伐今名平皐按劉昭所引是平文所證者從水經注
衣之偏衣 周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今時所
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疏伐路矣箋疏乎世子服靺韐之韠爵弁服纁衣纁
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者故此異也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服偏衣
裳之瑞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前玄後黃不施韎色
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靺韋之弁兼靺布為衣而素裳此出兵
事以爲不得純以兵服也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
則佩之度 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 賈逵釋詁雜衿也
玦離 荀子大略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放于郊君賜之環則
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尨奇無常 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祀皆服袀玄絳緣領
袖為中衣絳絝袜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致恆于敵故純赤今以偏
衣則亦無常也
于楚丘 輿地廣記開德府衛南縣本楚丘衛文公自漕邑徙此 今大名府之開州
省入衛輝府滑縣一統志衛南故城在滑縣東六十里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雜記注帛引作白 說侯之瑞服用十五升布爵弁用三十
升布皮弁言瑞皆以布爲衣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今此衣制無亦不殊指麻布
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布今以帛故謂麻冕而易以材也

織簾選萃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三　　吳沈欽韓文起學

僖公元年　于聶北　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方輿紀要在縣北十里左以為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城也

于夷儀　元和志故邢國今邢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在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　按邢之遷以避狄難也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與遷于狄境便為安此夷儀實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並列三國兵著其勞也春秋係侯伯之責故書其師以救鄭國之迷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于檉　水經注濦陂水自陳城西北南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濦城北王隱曰檉北有谷水是也檉即檉矣杜預謂在陳縣西北非也檉小城在陳郡西南方輿紀要檉城在陳州西北

虛丘之戍將歸者　服云虛丘魯邑寧有執邪徒兵戍虛丘魯與邪舊怨因兵將遂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　按此與杜預同為害處然服是謂先師得之杜則有心立異學者可定其從舍矣虛丘在費縣內亦無可考

汶陽之田　方輿紀要汶水出泰安州萊蕪縣東北七十二里原山之陽經所謂北汶也通河記汶水自泰安州經寧陽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注濟水此故道也　水道提綱汶水舊自寧陽西流至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又西經州城南至安山湖分濟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策於南旺湖築戴村壩遏其入濟之道而南注八十里至南旺　按應劭云汶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蓋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漢置汶陽縣在寧陽縣東北四十里亦此汶陽也

及費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為已甚矣　按夫家既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齊之誅之是也故以為已甚也

二年　滅下陽　元和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虞山西府州

盟于貫　水經注泗水又東逕貫城南似謂之薄城非也非貫也杜預謂貫澤非也今貫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在齊縣西北杜以貫貫為相似在齊謂貫澤亦非也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與今歸德府商丘縣接界

屈產　即北屈縣今之吉州寰宇記古稱此邑有駿馬方輿紀要屈產泉在隰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水經注龍泉出吐京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產名駒亦名屈產泉

假道于虞　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紀要中條山之支阜也

冀　元和郡縣志冀國故城在蒲州河津縣北十五里

顛軨　水經注大陽縣傳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阪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大陽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五下七山相重元和志顛軨阪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七十里穆天子傳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

鄍　寰宇記鄍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紀要其城周四里亦謂之鄍塞

三門）元和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河出其間有似于門故亦謂之三門紀要在解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冀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虢國得相征伐起已伐虢亦有故

桑田）方輿紀要桐桑驛在陝州閿鄉縣東三十里虢亡敗戎于桑田即桐桑

三年取舒）方輿紀要舒城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陽穀）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傳）不曰旱不為災也）得雨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京房易傳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二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四年次于陘）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說楚曰北有陘塞史記魏策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于葉鄧皆羣山綿亘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險塞楷陘山延袤甚廣注家論陘者不一徐廣謂密縣有陘山杜預謂召陵之陘予我謂在許州郾城縣南皆不合傳文退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已近南陽矣在今汝州南

召陵）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府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及江人黃人伐陳）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蓋上齊人執轅濤塗乃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辭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以也乎

傳）風馬牛不相及）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氏春秋紀注云風字父牛也勝馬父馬也皆得牽佚注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修靡篇使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詩旄丘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議鄭玄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 當太公年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 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服虔如此解鄭駁之 是天子何異何夫輔之有如鄭說如此據周禮八命作牧其禮下于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亦侯當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亦不知鄭學此得殊難引鄭說乃有心排抑又況不分明故後儒之從食者嗜瑣者尋杜預說甚易開記宜其以鄭為煩碎不近俗情也

夾輔周室）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轉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佩左右兩佩詩孫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公分陝佐治也夾之通俠猶言上則與寅王夾之也釋文夾本又作俠哀十三年公羊傳注睦蔡俠與而盟

西至于河）以東伯所至之界並自河陽而止

南至于穆陵）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然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木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復西南則陝右所主猶唐以襄漢為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

大峴山為穆陵關案茎謂其說是謂行傳而不明其文句意也
北至于無棣 通典滄州鹽山縣春秋時無棣邑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
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逕樂陵郡西東北逕鹽山入海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
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杜預以管仲以貢楚無棣在此方之所近疑是東之作無
棣東北境諸侯所得齊所封之地也在遼西者得之今永平府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注引傳杜預下有以字唐石經有脫紀年昭王十九年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
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
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按振者王出其尾也劉恕通鑑外紀昭王
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舟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

纖廉選著

徵稿 徵古作微假為徵古者細微傳徵古而細循也小道也毛居正六經正
誤徵事之微者人巡徵之徵從彳千書百傳謂已久不敢改也
方城以為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里方城縣今南陽府裕
州 注此言因山為城水經注作萬城非也方与万相似而誤
循海而歸 按其道當沿淮而下經泗州海州入山東沂州府而至國也所謂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也
靡餘 方言靡靡靡也孫愐引字書曰靡麻曰縻
據竿之羭 釋言夏羊牡曰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為猿也張湛注羭牡羊
也玩錄亡言寄語生為其琢乃立據之主人之羊杜預謂變乃據之以其不辭
甚矣

一量一道 況禮字說云陵者本作蔑也之蔑蕪是也又名蔑

賦考蘭軒于張橋之軒于稿業也也中

五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問國君之子長曰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其事
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禮者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于首止 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滅弦 水經注巴水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方輿紀
要軑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晉人執虞公 杜云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按
春秋之義有見于彼而異于此者于彼見一義于此又見一義滅同姓罪之大者
亦在于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亡之罪
亡身虐貪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

纖廉選著

貨于上罪亦可免乎
傳 辛亥朔日南至 隋志春秋經傳厲序無傳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觀臺 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鍾惡觀臺惡注惡讀為亞亞次也觀臺口
口知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說靈臺
與辟廱同處則觀臺亦在泮宮玉藻史弁以聽朔于太廟不既視朔
遂登觀臺亦遂事之名不必与太廟同處也
不校 大戴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范氏論語注校
報也
道柏 杜預云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按漢志安陽之安字屬汝南郡安陽有
江國江亭陽安有道國道亭此當作陽安元和志道城在蔡州真陽縣北

東北二十里一統志胙亭在汲寧府西平縣西
輔車相依 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孔疏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
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子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
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詁訓解述傳
脣亡齒寒 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寒亦有語
某張並俟從韓非語
虢仲虢叔 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年服注鄭語
同按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虢叔為東虢矣通典虢仲國在陝州平
陸縣元和志虢有三北虢今陝州平陸縣東虢今滎陽縣西虢今鳳翔府扶
風縣方輿紀要上陽城在陝州城東南又虢城在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用文
王弟虢仲初封此是為西虢平王東遷始徙于上陽為北虢或曰此即虢仲
之采邑支子所封按春秋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當春秋莊公之世則虢仲之封
本在上陽及隨平王東遷者非也元和志鳳翔府虢縣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
曰西虢其虢叔封在滎陽為鄭所滅鄭地之虢非虢叔也語文王子所封者是
藏在盟府 周書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周官司約職凡
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丹書此其無遷者
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貳注云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先以其主
實按天府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 詩傳據依也
均服振振 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士皆袀而注者

華飾玄注古文袗為均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玄衣玄裳皆絳
天策焞焞 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
也主天子之僕又云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傳西云天策太王
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則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傅說
星疏語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出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即
傳說星也乃星藝杜預之誤說不足為據
六年圍新城 水經注密縣故城春秋謂之新城方輿紀要密城在開封府禹
州密縣東南三十里即春秋之新城
傳于武城 一統志武城在南陽府北一名武延城元統志武延城在南陽縣北
百里

七年甯母 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
達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篇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 洩氏隱四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上孔
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用致夫人 鄭玉曰夫人者姒氏逆子御任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
穀梁以為妾妾之辭不劉向以為成風又有以為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
之夫以為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為夫人極公但主必不齊人以妾為妻者
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主妻之禮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王安可致于文廟
夫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須至此方祔惟以為哀姜則庶幾近之鄭按
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為哀姜稱者赤安何有僖公亦非哀姜所生

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之行其喪禮以庶且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
伯實爲盟主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又不惜僖公之
亂不乃使僖公忘國恥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之不
待八年之久方悔其失竟無主也然則夫人者何成風也妾膝無助祭之事
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母嫁之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將入廟
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男殁將老者傳家事于長婦雅正
遠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
廟也曰責其有所謂主人者其嗣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責推母爲主
婦則祭祀固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以宗
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宗子妻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
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進豆耳豈成風之助祭姜
疑也公羊之傳謂娶楚女乃夫人乃差謬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
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
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姜氏之辨見于襄煩必不共奉宗廟又齊子
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于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了但
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桃梟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廟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指
素以李夫人配食大子如教罪其說已行後人制度每循行術以事亦其一證也
傳于采桑　水經注河水逕北屈縣故城南又南爲采桑津里克敗狄于采桑
是也寰宇記古北鄉城在蒲州寶鼎縣北三十一步汾陰北鄉城即采桑津
也按此說非也一統志采桑津在吉州鄉寧縣西

荀息有焉杜預注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教於司馬光正從家某荀息諂士之媚

則弗致也　傳意言哀姜之罪一朝以廟乃非禮杜預言哀姜雖不薨于
寢故不得致殯與僖通傳不請葬但略其哭祔自然不反殯盡將棺置于
即位柩前之例復正柩于兩楹之間而與君薨于外者比乎況先已祔於之矣乃
而致之乃謂致于魯國雪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之狂悖何可置乎
九年葵丘　水經注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
五十步考城今屬衛輝府考城縣志葵丘在縣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者葵丘有
四水經注春秋古地名云葵丘今鄭西三十里是也又賈逵云汾陰澤中方丘即
鄭丘也三臺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鄴城內汾陰雅丘今蒲州府榮
河縣北十里皆非此葵丘也
傳白余　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爲身魏志后妃傳毛皇后
封侯諸顯自謂侯身南史孔覬之傳以東宮令笑不由身庾悦傳劉毅相謂
曰身今年未得子能舍餘以殘炙見惠是從時並稱我爲身也
藐諸孤　呂忱字林藐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藐小也
貞也　釋此殆之死者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
公家之利　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于次　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東方
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
戶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地取鄉陰至北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
也按殯在路寢西階也
及高梁　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智伯瑤城高

纖簾選者

以其臣也荀息爲國正卿君存傳位不能明以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寧順以苟許之是則荀息之言雖于死以殺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殺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不以殺荀息而非而以爲存之也元凱失左氏之志多矣

梁一統志高梁城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

隰朋　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十年　狄滅溫　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固未嘗居之也

殺里克以說　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君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秉國之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殺自解說

夷吾無禮　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妃其達于外不敢爲無禮者所葬虞以賈君爲申生妃必世按虞因之說于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　聘禮賓於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大夫如此

七輿大夫　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蓋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之有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按韓非外儲左箸爲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亭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爲輿帥是也

賜晉侯命　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服其服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將六軍者出云其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服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異域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不賜命圭併失

受玉　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然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於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故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言將揖讓使羣牧斂之使親往班之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大傳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馬融云辛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然則賜君即位於天子正須執命圭以合瑞不得易一君復爲一瑞也其以常聘問亦引有玉與瑞藏璜圭璋聘玉瑞以頫聘杜云其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故記信之以數蕭璧之文直璋之而已聘禮云使者受圭又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行聘之玉事畢亦還之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意也諸侯自相聘問既然還玉則諸侯於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惰於受瑞　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受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記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可

不共甚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
圭玉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年晩等近見尚書五
瑞之文見此傳有瑞之語遂誤以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晉侯命瑞
命也語俱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則復解之命命服
此同是賜命而不解其解孫外傳叔惠公但言受玉叔文公但言受冕服其
實致玉時即致冕服致冕服前亦先送玉但不指名其事一見二見耳于表
會而舍此經瑞于被何性求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
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
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纖簾選著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注云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惠之史記管仲列
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
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
襄子武武產景子耽涉耽涉生微凡九代也
十三年于鹹　續志濮陽有鹹城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六十里
十四年城緣陵　前志注薛瓚以緣陵即北海之營陵　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
州府昌樂縣南紀要云縣東南五十里
遇于防　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周八里高三里孔子合葬
于防此是也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沙鹿崩　方輿紀要沙麓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姑亦周穆王女叔姑
葬居此
傳公怒止之　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鄫
兩事互發明
疏云不存毛詩每傳　高誘淮南注文甚則毛無一而傳也新序雜事二魏文侯
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
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
十五年于牡丘　方輿紀要牡丘在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　傳十五年盟于牡丘齊
諸侯之策牡丘即此
次于匡　一統志匡城在兗州府□縣西南十五里
僖公五年次于匡　匡即此非子畏于匡之匡也杜注云衛地亦在長垣

纖簾選著

伐厲　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之厲救一國以單儀
十五年釋文云厲本或作賴　鉄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
光州殷城縣南賴亭古以厲古賴國者亦作注水注出大義山南至厲
鄉西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杜鄭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
處則厲古賴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寰志在光州又非德安府
鹿邑縣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云厲音賴
于婁林　續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
虹縣東北
戰于韓　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即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
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方輿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

故城有狼亭即秦晉戰處

傳　不書朔與日　長歷五月壬子朔小隋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蓋史失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屬賈君焉　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于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仍寵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盡納羣公子　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子不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虢略　水經注虢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按虢略當在陝州治之西不能至陸渾也

解梁城　元和志故解城在春秋時解梁城漢解縣城也在蒲州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涉河侯車敗　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卜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至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矣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謂除廿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案此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為象而之易狐者以為蠱為事長者無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亂氣狡憤　廣雅釋詁狡健也古佼好之字亦假以為狡月令養壯佼註佼壯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美實者如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當傳刻誤也

拔舍　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注舍草止也詩傳茇草舍也正義草中止舍故之茇舍字書作茇尉繚子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此茇舍之事也從元本作茇為制逆拔於此注亦誤舍于樹下也

免服衰絰逆　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若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云小斂變服家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期惠公歸師喪身虜雖未即死而同于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免以致記注袒及哭蓋免比肉袒晉侯將至當祀而哭故以免如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如宋程泰之說免如冠冠之免及以鄭君為外不知于此傳作何解也姜夫

四上天降災　玉裁之　疏云此下玉樓君載之左傳文本無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並作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脫奪耳

舍諸靈臺　長安志周酆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西安府志酆宮在縣東二十五里即靈囿之地中有靈臺

瑕呂飴甥　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甥按瑕當為其采邑晉見有瑕城呂甥其後地也使卻乞告瑕呂飴甥傳于下皆書呂郤明瑕非姓

作州兵 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定之州作之也惠之州
兵猶魯之作丘甲也
遇歸妹之睽 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凝之否同服以離為戈兵
兌為羊震變為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之在羊上故刺
羊無血也震為竹之為筐震變為離之為火之動而止上其筐不下故筐無實
也三至五為坎之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為澤之受水故坎
之澤之潰水則竭故貴言不可償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
無助也離為日為火秦之嬴姓水位三至五為坎象水勝火故為嬴敗姬
五至三有坎為弧象震為車之行水而敗其輹也震為龍之為諸侯旂故
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
廟故曰宗丘坎為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弧 按服之言象略與虞翻同真於
變而通之者橫為空談者乎 徒掛遇故復歸之六為宗廟指歸妹上六
故之不遇全而敗于宗丘
盟于王城 一統志王城在同州朝邑縣東 按續志劉昭注解王城為大荔戎
王之城按秦本紀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此謂從
戎王所居之城自在北地與塹河旁事不相屬而徐廣就班志之誤文釋王
城為非晉由是益為紛擾方輿家靡不從之殊不思傳文之時三見王城
秦晉方強大荔何從而擅王城之名乎以為王城乃周盛時所以策下已耳
此一役也 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晉惠不復可當一
事之功安庚貴解呂甥對秦伯必不至此

織簾選箸

鎮七牢焉 周禮掌客職侯伯饔餼七牢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案字記隕石水在宋州宋城縣北一名漆溝有老之山水
有時竭涸五石存焉
六鷁退飛 白孔六帖引三蒼之鶂鳥高飛小鷹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
蒼白徐鍇按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 今茲魯多大喪 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
此與襄廿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注皆當訓為年
取狐廚 水經注平陽水東逕狐谷亭北狄侵晉取狐廚者也一統志狐谷
亭在平陽府襄陵縣西
及昆都 方輿紀要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十七年伐英氏 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
滅項 案字記項國城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于卞 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傳
密姬 周禮有密康公字疏云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康公密君姬姓方
輿紀要陰密城在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路史國名
紀與會同云密周所以國宜王滅之益之開封府密縣然二國皆已滅未審
密姬所來國
以為太子 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對管仲對曰三紀君老而
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雍巫 杜預云即易牙 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易牙為雍巫字索隱曰未

織簾選箸

舍諸侯矣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邢人狄人伐衛杜云史異辭傳無其例趙鵬飛曰狄書人從文不必果有其事獻之會書與人鄭人之黨不可與鄭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其名已今狄與邢伐衛其人衛則復書狄以已撫法王二十一年狄猶從救患其狄救齊又杜從衛進而稱人從最不通春秋之書於以夷狄為稱哉趙匡因其稱其說無是也之心者也

知何據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　欽韓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又云覺知按篇稱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有(省)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長曆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按杜殯于日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屍子諫上柩不見死子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年戰于甗　彙纂甗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

傳師于訾婁　元和志訾婁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北十八里滑縣志在縣西南六十里

織簾選箸

命曰新里　一統志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梁新里也

十九年曹南　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

傳次睢之社　續志注引博物記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之社即次睢之社　一統志云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按水經注睢水入泗謂之睢口不至沂州也昭傳說之誤方輿紀要睢水至宿遷縣東南而會于泗水今為大河

經法　古白睢口亦曰小河口則次睢社當在徐州府境

廿年郜子來朝　水經注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十三州志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　一統志郜成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古郜國郡志郜有二城此為北郜城又南二里曰南郜城

廿一年于鹿上　一統志原鹿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按續志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謂乘氏也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

于孟　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　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經見宋困其執之文按宋襄能為楚中裏之上下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其于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孟僕強梁之志逞於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亦可信也杜預于大義全然憒憒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　吳澄曰稱使則知為楚子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矣

織簾選箸

人此閟嚴穴而昧康莊也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務奪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盟于薄　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曰湯所都

傳脩城郭　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來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按氏狠子今故修土功給其稍食亦救荒之策矣宋史趙抃于越州下令修城使氏食其力是也

任宿須句顓臾　方輿紀要任城廢縣今濟寧州治春秋時任國宿見隱元年須城廢縣今東平州治古須句國地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城

廿二年戰于泓　宋字記泓水在宋州柘城縣西三十五里金史地理志睢州柘城縣
有泓水舊統志云即涣水支流也韓非外儲作涿谷傳寫之訛
祭于野者　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
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表曰亞當止于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周禮太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
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杜子春云
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陵曰衍索隱引李奇云三輔謂山陵
間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北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　疏正義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故子魚為左師
不為大司馬當讀公子逼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疏失之
司馬曰　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誤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　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于君者之鄭注衛夫襄九年傳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儳可也　廣雅釋詁儳疾也周禮戎翟肩汉軒儳注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廿三年圍緡　水經注河水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宋之緡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金
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傳　遂取焦夷城頓　一統志譙縣故城今穎州府亳州治春秋陳焦邑方輿紀
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春秋時陳夷邑水經注穎水東今谷水東北逕
南頓縣故城南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今其城在
頓南三十餘里今陳州府商水縣治即南頓故城

纖廉選箸

策名委質　傳疏曰質古贄字管子云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
皮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
也　鉞按春秋之質之字並同贄書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
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之于
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
皆是奠說也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于典制無所知顧說甚矣
杞夷也　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狄之以夷狄之辭斷之曰夷子賤之也杜預
謂何厄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賤僖薛僖以其狹為子
不書則否　杜以謂未同盟之人赤不書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然已同盟詐
不赴名案書同已悉書其名無不書之患以經中則書未同盟而書名
者同盟而不書名杜解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類違傳例殆誤後學
出于五鹿　杜云元城之五鹿書是沙鹿地記為五鹿司馬彪志云五鹿墟
故沙鹿有注于元城縣但引漢元后事證沙鹿有前而于衛縣下云濮水
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即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衛
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素甚明據顧棟高
反主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公子安之　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欲薄而觀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問晉子聞其駢脅欲觀從句其保浴後
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言不作薄迫之義月令曲植蘧筐注出
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雷

纖廉選箸

謂傳惟詩不修皆此詩字淮南人間訓高誘注皆云曰同重耳聽脩
使視而補盡 孔覓上 從錫同 設詩以視之此則垂簾詩以徹寢與圖於邇觀者
教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詩原也杜與韋
昭同解為近近也
涉及晉國 韋昭注涉濟也按涉與濟義同濟並也
辟君三舍 晉語不穀爲君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穆天子傳注舍至于[illegible]
之交注三十里為舍也
奉匜沃盥 韋昭注婚禮婦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按昏禮士昏禮文漢注
此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
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
然知沃盥之次匜以播于槃中執匜者以匜口沃盥者之手洗水受以槃沃
畢乃授以巾
既而揮之 郭璞爾雅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是有巾
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亦授巾也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
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時亦自有御者沃洗本以蕆事
不將盥甚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
將降故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
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亦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
其降拜亦辭其稽首杜裁辭公子稽首殊言亦不詳也

廿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言不孝杜預取之故謂其亂于迎夫人孝自絕于
周然傳思若宣后之諫見其善忍皆帝助作矣度女禍作而無甚哭
子外戚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於帝自說殊分此謂蔽于近
失之孝而失后如何之謂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救帝矣
傳圍令狐 一統志令狐城在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
入桑泉 一統志桑泉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臨晉縣志桑泉城今亦東
村南小並原昌其西與其下為臼不溝
取臼衰 衰私[illegible] 臼城在解州西北
于廬柳 方輿紀要蒲州猗氏縣北有廬柳城
軍于郇 杜注解縣西北服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又
西逕郇城京相璠曰地名曰桑泉曰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矣解
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存猗氏[illegible]故城西北郇依名之為郇城服虔之說
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以田渭濱 韓非難三作惠竇公赤狄在今西安府白狄在今延安府及鄜
州境與渭水皆遠惠實哉是也
女中宿至 釋文女或本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
豎頭須 韓詩外傳十里鳧須從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
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織簾選箸
織簾選箸

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杜以為嬙子固然以叔隗為内子則姬氏之意將欲
相推而未及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稱趙姬為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為嫡
母矣
錄上若之（田）輿地廣記汾州介休縣有綿上山亦謂之介山一統志介山在汾
州府介休縣南四十里
公子士洩堵俞彌）杜本方證云依本讀作公子士洩彌
管）方輿紀要管城廢縣即鄭州治蓋即管叔封于此
毛聃）彙纂毛在河南府宜陽縣聃不詳恐與彙纂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
肅鞏昌府秦州地一統志上邽故城在秦州西南六十里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即毛伯國
然史或別有據然亦僅注籍水之東得毛泉又水不東逕上邽故城南若
可以彷彿古封則酈氏先言之矣獨怪漢人不足據也姑從之又云京兆今省
郇亭按史記索隱王肅或作邢即郇亦在荊門州之郇城也
雍）續志河内山陽有雍城一統志雍城在懷慶府河内縣東北
畢原酆）元和志畢原即京兆府咸陽縣所理畢公所封即此地又畢原在
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方輿紀要畢公高封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志又云
畢原在涇陽縣南十里原國即懷慶府濟源縣之原城酆城在西安府鄠
縣東五里按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西至百官黜豐侯[illegible]
六十二　三禮圖曰豐國名以豐坐亡國名罰爵以戒從飲酒曰豐侯沈湎
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于後為其被黜之故以後為名也
郇）已見前按郇州又有郇邑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疑郇本國于此

織簾選著

應）預注襄陽城父縣西南當作襄城父城縣傳寫之誤也續志潁川父城有
應鄉晉書地理志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方輿紀要應城在汝州寶豐縣
東三十里古應國
凡蔣）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周公子凡伯國一統志蔣
鄉在光州固始縣東新唐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于蔣其地光州仙
茅胙祭）一統志茅鄉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胙城故城在衛輝府延津
縣北三十五里路史國名紀今管城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方輿紀要祭城
在鄭州東北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後并于鄭
召穆公）明統志召亭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八里古名召亭
於諸姬為近）鄭為厲王之子宗姓封國無近于鄭者杜預言宣近也
狄固貪惏）楚辭王逸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一切經音義楚人又作婪
惏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職篇飢而惏方言晉魏河内謂惏曰殘楚謂之貪
婪即惏
甘昭公）水經注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北對河南故城世謂
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王子帶故邑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士杜預云十二
人之御士杜牧何蓋又周禮本無御士之官杜預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
十二人爾
及坎欿）續志注地道記在鞏縣南
處于氾）水經注襄城縣南對氾城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一統

織簾選著

志氾城在開封府氾水縣南三十五里今名周郊氾水在許州府襄城縣北
七里亦名七里河
好聚鷸冠）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鉥述
知地者履絇子臧鷸冠是焉說苑脩文篇知天道者冠鉥說文鉥長鍼也亦作述
南道應訓云其猶而戴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鷸鳥知木為述之服字鷸
又鷸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翟胡服曰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鷸述
因聲故有文耳子臧之罪在好聚不為非法之服
有辭拜焉）青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君當上是諸侯拜
賓之注知宋為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則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汜）周官掌客職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
牲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
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鐵簾選著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　沈欽韓學

僖公廿五年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其辭耳左桓
文之伯欲楚曰貶駁志淺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文左傳春秋
之作本易消長之數也
公會衛子莒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大夫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
喪之非說于此而亦蔣作遁詞按頡以傳言衛衛文公之好故借文述父之志
夫述文之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美之以降名為美則杞
孫之降爵為子宰是有美可稱矣又晉閔見不逞欲蹶其短喪之說且
據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
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
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
以上公羊家義又出禮殊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
既喪即位之為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
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位諸家均云既葬除喪之事也
戰于阪泉之兆）史記正義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五十
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方輿紀要媯川在延慶州今屬宣化府東十五里志
云即古之阪泉太平御覽七十九歸藏曰昔黃帝與炎神爭鬬涿鹿之野
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帝王世紀曰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
野三戰而克之
于陘城）水經注汾水又東逕陘城北故太妹于陘城是也詳隱十一年

鐵簾選著

王享醴　釋文石經並作此亨字亨醴為初覲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
聘禮亦然後人因杜注混解似亦並改亨字為饗
請隧　喪大記凡封用綍注封用紼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隧禮天子公
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
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
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綍懸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綍
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
磨下棺也按磨即鹿盧也既周禮亦是懸窆之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鄉
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六綍四碑皆碑旁引而下並奉漢注皆無隧道賈
疏準時事言之鄭注喪大記從用賈說耳葬詔讀隧六隧者周禮天子
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此鄭人三郊三遂非其義也並不得以隧為
陽樊　一統志陽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紀要西南十五里
如在南陽　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
軹為南陽一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並南陽在指河內之地而
一城僞襲其號也
伐鄀　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古丹水二百步在
古鄀國又為商密地
戍商密　水經注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三戶杜注云三戶
城在內鄉縣西南
過析隈入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按玉篇隈水曲也並秦人
過析隈丹水出過師以西戍兵之路楚安有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並以
人傳會
趙衰以壺飧從徑　韓非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挈壺飧而從刻餒于此傳陵
徑為經語徑屋仇籃屬下讀
廿六年丕鄭　一統志鄗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
如楚乞師　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于楚袁而楚乃攝盟國伯長者
秋者之為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
夷狄
滅夔　方輿紀要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　歸州今屬宜昌府　名勝志地名夔沱之
寶宜如縣磬　服云言寶屋者登撤樣楣在如縣磬孔蔑曰懸磬但有梁
無覆檐國語作磬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以旋有死罪磬于甸人鄭
云縣縊殺之曰磬以其懸而死曰磬為此縣磬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　注言其不臣事周公按楚已僭號並後當事周之心此言不臣
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　按此夔之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王制孫以其
始封之君亦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　鄭那
於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為主先代之祀並以始封之君為
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封
封者則用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
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以夔之無執事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

鐵簾選齋

鐵簾選齋

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為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為祖也晉服傳文云其子
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之謂也熊摯本公子
又是始封別子之後世國世之以熊摯為祖矣於禮既不得奪祖楚之祖
又不當捨父自立之祖則父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
熊鬻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父子可謂得子孫
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父之封楚及作楚辭不能正確引古以折之為
禮教廢後卿于楚僕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廿七年齊侯昭卒 齊世家孝公十年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為
昭公
楚人圍宋 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稱人者貶也之也傳
明言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禮可稱其君微者數孫復曰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雖然從矣圖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 亦惡楚而不能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諸
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獨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不得主盟而黜之得
者不後見春秋之微婉按可見矣
傳 貫三人耳 説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自殺自得貫耳
[illegible]衆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
其不能以入矣 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西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 韓非子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
一戰而霸 管子幼官篇五戰不戰其次一之
廿八年刺之 説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戰于城濮 方輿紀要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楚師敗績 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而將
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於楚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矜捷乎觀其
辭任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噬笑者
于踐土 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城外陽武縣西北括地志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
王宮城中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
于河陽 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
傳 自南河濟 方輿紀要棘津在衛輝府胙城縣北今名延津縣延津之南有南津黃河自
新鄉縣界流經此亦謂之石濟渠故南津亦曰石濟自南河濟即此津矣
盟于斂盂 方輿紀要斂盂聚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于襄牛 方輿紀要襄邑廢縣今睢州治故宋承匡邑襄牛地一統志襄
牛城在睢州西一里
稱舍于墓 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單
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猶然存焉也
三百人也 曹風候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 杜預云乘軒者責功狀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
書云誅責觀狀之不遜而伐鄭觀狀即觀脅駢之狀責其狀猶今之供詞
也惠之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怨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郭璞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又先直而旋故
不曰橫而曰曲百猶陌陌三陌五也躍踊之度然耶 按漢書甘延壽傳

織簾選著
織簾選著

捉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高誘注蔵為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
少及馬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鉤百卽所謂之防揉試盤馬折封以
此為巧耳
殺顛頡以徇于師 荀子君道篇并刑以將引呂刑以觀百姓于是會諸侯大夫
於侍于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
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于我乎
其求素也 廣雅釋詁素本也字林素亦昔也
登有莘之虛 方輿紀要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或曰卽莘墟也又
莘城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和志古莘仲國也今為莘仲集陳留之莘
去濮稍遠曹縣之莘差或近之

王于衡雍 一統志衡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卽衡雍也
作王宮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
壁也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
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
姓及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衮冕知衮冕者以雜記云復
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
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因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
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
文公所賜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革路韋弁服也其

輅之制具見于後漢輿服志劉昭
受策以出 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
王三公按古制大策亦如此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
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為方伯
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命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 郝寶曰始至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三覲也今醜受策三覲莊邵
說非也嘗郗楚俘之時則覲禮稗冕帶來以郊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
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字卽在始覲又天子親饗燕在特
賓不主于覲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杜預云金鈒者馬冠也高廣
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文選西京賦叙車馬
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駁戴羿胃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倏爚薛
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卽金鈒在髦
前插玉叉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為馬叉髦 刊本誤 叉為文 宋書禮志金為叉髦插
以翟尾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 宋史輿服志玉輅之馬者 銅面插雕羽鞶纓 漢人謂之叉者師承知
瓊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杜預臆此乃疑瓊附會皮弁耶
孟諸之麋 元和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
紀要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諸臺亦故澤地也
盟于宛濮 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或亦謂之宛濮亭一統志宛濮亭在

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風于澤　鄭注費誓馬牛其風〻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為風因風
而走逸者多也

士大旆〻左旃　疏謂左軍〻旃非也案後傳云褐旌旃以為門大司馬職以旌
為左右和〻門以叙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
門也大旆乃中軍所建大旆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于後表〻中也別以
旃為叔左右今士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士大旆之左旃

甯武子為輔　為衛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輔相也疏輔謂相也

士榮為大士　晏子內篇為大婦獄訟〻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焉此大士當音泰

且使王狩　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故晉侯召王〻意以為狩
于京師不過述職〻者不足以集動諸侯故引微王室以徵方岳且省王男
秋〻黄耳豈謂強大自嫌如王說枉溫引兵以為人情震駭〻比于果之
晉侯有避嫌之心王者異偏〻勢則仲尼不惟設正名君不可以訓于杜預
亦行為非常會鬼蛙〻誤則亂世康熙〻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甞
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唯印令有貴客為具召〻并召令實讀
侍令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其貴者大賤為召令召客者往酬注召請也鄉飲酒
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學〻往但知召〻召耳

廿九年　介葛盧來　漢志路鄜縣故介國寰宇記東介城在密州諸城縣東
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

盟于翟泉　按周之時都于王城漢河南縣〻河南縣故得盟于翟泉矣
敬王遷成周後即漢〻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〻地狄泉作注今永
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
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今蒼胡象矣後五年
劉曜王彌入洛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不
得于太倉西南也

傳舍于昌衍〻上　一統志昌平城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接泗後志昌
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索隱引在昌平鄉今疏陽縣接界故館〻為
衍則當在昌平山也

閔〻而信　列子黄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〻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
之所得璩諸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卅年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預于卅元咺復歸之國人与元咺以殺叔
武之心國人皆將後自相而為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讀文起義乃者
秋之斷則元咺之復歸是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者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
于伯主恒懷出奔國亦其國矣猶元咺輔弼武叔繼其闕而復歸之而杜叔
叔武咺〻義不可立子汗君〻能矣計惟寘身他國役並不宜衛事業此
奉慎退藏之道我識不及此乃悍然其君
君後立一君國〻大命在其掌握君〻廢置既如奕棋往知勢〻易然每
虞不料敵〻不可而反人去人之反之身故居我不二宜乎公子瑕况然人主
立國〻材因人〻而死福福元咺殺也則亦反〻而已矣不祿君衛侯
反國莫敢指〻為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 杜預云晉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惡之傳所言晉侯秦伯 高閑曰晉為令〻也伯討也
鄭弟曰晉君衆〻舍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舍服叔王今一不預盟
即加〻兵春秋是以疑秦伯荀知我〻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
舍〻經歸故俱貶而人〻

晉軍函陵 一統志函陵在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三里

秦軍氾南 水經注苑陵〻從水枝津東派為氾水左傳秦軍氾南所謂
東氾也一統志氾水在新鄭縣東北七國

燭〻武 水經注洧水篇 七里溝水又南屈燭城西即燭〻武邑也當在新鄭縣東
南

許君焦瑕 元和志焦城在陝州陝縣東北百步一統志瑕城在陝州閿鄉縣西

織廉選著

昌歜 顧炎武曰歜字說文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菹也能群揭釋文作歜歜
六經〻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〻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
歜子合才六二切鳴歜也又徂敢切昌蒲菹也是歜為菖蒲菹亦正文嗚歜
〻字乃是歜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〻蒲水草也
陳藏器本草曰菖蒲〻〻蘇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菖蒲御覽
九百九十九 說苑曰文王好食菖本菹孔子聞之文王嗜昌蒲菹

白黑形鹽 周禮籩人職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
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祼後尸入王朝踐后亞踐所薦之籩凡籩豆於
踐〻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後尸出復坐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
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然籩實先
用饋食之豆籩至朝踐用朝事之豆籩優賓以少牢之次第甚
稻熬黍是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
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〻象也作此象淳
熬其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淳熬故異稱曰淳母知白黑二籩即其物
者若使云是稻黍應入豆籩為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薦尸宜實乾是濡味
之美且此稻黍鄭注作稻無云熬者知是淳熬淳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
共齊羞自有明文

卅一年 猶三望 大宗伯疏異義按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
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魯郊祭三

織廉選著

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
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是星山川擇虞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大司
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我亦用此學說鄭意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瀆之等又以禮大
宗伯天神之祀地祇之祭四望是地祇不云祭 祀是天神之類故後言司中司命等故下文有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五方
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
祇于方丘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星
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於古禮季也然此三望蓋日月星矣

帝丘 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織廉選著

傳）於曾地也）水經注濟水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東至乘氏縣西春秋杜
僖公三十一年於曾地東傅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
宿于重館）水經注河水東逕重鄉城南一統志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里
晉蒐于清原）水經注涑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晉侯蒐清原處一
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峨嵋嶺在縣南四十里亦曰晉原亦曰清
原長五十餘里
相奪予享）紀年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位居
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括地志以為宋州誤也宋宇
記濮州顓頊遺墟亦曰帝丘亦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城帝
丘之謂以此傳證之知商丘即帝丘矣相因衛處其故墟故求食

織簾選著

衛二年衛人及狄盟）杜預云不地者就狄盧帳盟按狄既處中國自有土
地其所族處既萬能居亦安置乎不地者史偶失之
傳）將殯于曲沃）杜預云殯定棺也按定是葬下棺之名殯則殯塗而階
釋文定一本作塗塗之字是也禮殯于阼寢而葬時朝廟曲沃宗廟所在
就故殯之以便於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諜偵告若患
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讟管子制分為妄行則軍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爭關所過之處大國不敢犯小國不至
食則鄭亦自知蔡無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
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名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
孟明視也按穀梁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之子孫據世族譜以百里孟明
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皐之墓也）紀年帝昊一作皐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
通鑑外紀孔甲崩子皐立皐在位十一年
所辟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后皐墓北十里許漢時猶
道于嶔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而棧春秋時猶故道
元和志三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
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
不異東崤明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織簾選著

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
君帥師而以賤者告乃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公穀而家之妄生異說而不得
其理也陸淳纂例云淳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
何也曰諸侯之事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
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晉不能救則先公之業墜矣故晉人為之諱許
其以權變雅異乎匹夫之孝也
敗狄于箕）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里宋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
三十里杜預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帥見秋充敵則特
師非郤缺也稱人者謂以微人告　故孫按稱人不因郤缺劉炫規之是也
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無事用其諱自是史文略之

倪之禮則脫 脫當爲倪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注倪簡易也晏子内篇
其動作倪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薛綜通倪粟札之曰通倪者簡易也脫乃
倪之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文脫爲棁
秉幸先 猶勝禮之秉文
且使遽告于鄭 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焉注令之郵驛也續漢輿服志
驛馬三十里一置吕覽慎大篇遽使者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塞他注云驛
高之堂
脯資餼牽 賄資當爲賫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易曰資財也
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故以此爲寄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
當及脯也

纖簾選著

原圃具囿 元和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
十里南北二十六里 中牟縣今屬開封府 淮南地形訓秦之陽紆注云在馮翊池陽一名具
囿郭璞云今在扶風汧縣西按職方氏雍州澤藪曰弦蒲注弦蒲在汧鄭司
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浦是具囿陽紆弦蒲實一澤耳高誘謂池陽者誤方輿紀要
弦蒲藪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
必伐秦師 說苑敬慎篇晉小犯以撓大後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
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爲秦晉搆兵之始
晉于是始墨 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按其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
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
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亦用衰麻也閔子要絰而服事

於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如硬說失之
素服郊次 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災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司農云厭謂厭冠素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哀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 孤之過也 不置孟明出師之罪爲己之過
白狄子 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之没賊之遺皮部落特耳史記灌
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荀望云謂鮮卑爲白虜今鄴苗亦有以
白爲名者
見冀缺耨 水經注涑水徑冀亭南即郤缺耨處方輿紀要今蒲州河津縣
東十五里有冀亭即其地也
嘉以三命 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纖簾選著

命先茅之縣 方輿紀要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南茅津上
一命命郤缺爲卿 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之
一命爲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 以五軍帥更有人故
公如齊拜 穀梁謂曰天王錫不往朝而歸父來乃朝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述類之自足曉人[illegible]
[illegible]
鄶城之下 元和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夾泜而軍 泜漢志及水經注作滍一統志滍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吳大嶺
東逕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北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入汝水滍

桂烱沙河即古泄水所曰沙水

葬僖公緩作主 劉原父曰書以緩作主爲一句

卒哭而祔 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焉朝夕之哭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者復終日泣血恐其不勝喪者也杜預既斜見者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稍爲士庶人設恐未哉

特祀於主 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孫之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各祔于廟祔已復于寢如祫祭說主反廟相和故引爲證也服注云特祀於主謂在寢案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然禫踐卒哭主蒸時祔廟畢更還殯宮 謂舊殯宮 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鄭注禮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以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鄭君從之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在虞實近故係等上係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孔穎達經謂傳兩家之說然公羊本非禮弓之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因

織簾選著

則知卒哭方作主者主以為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實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之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禮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諸說祔練逐有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終畢並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之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爲證然穀士勘孫云此雖爲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經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爲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亦穀二家與此傳亦異矣也

烝嘗禘于廟 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喪也又曾子問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二 卷十 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母 其伯 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之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欲释然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重也猶不許輕情而匿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衣服未復哀絰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

織簾選著

弁冕之服充新衣而修舊禮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爲祖禰措也審其
者而不堪爲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
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既特
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然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逆
莫之夫往而和之故其謬至制喪三年不祭匏轉教衍而引杜預釋例之穢
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將謂其經傳一概抹殺獨奉杜預爲金科
玉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發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乃左氏之罪人孰不
曾反復熟玩并反覆左氏所失親服虔之解則其左氏先師之旨夫亦
可快然悟矣　賈逵義與服同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元歷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
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
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共閒北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
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
葬之事高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禮也天王雖有弔
賵含襚之禮亦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會晉侯于戚　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

侵伐鄭及匡　一統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亦經注今陳留長垣縣南
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衛之閒往往有異已矣
方輿紀要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此鄭國之匡城也

君之齒未也　韓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
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
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
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　賈子輕重已審里爲下陳審師爲下遍謂之役夫列于周禮之爲府
役夫筋力竭矣盡則呻吟而爲僕隸

環列之尹　漢之衛尉奉唐之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宮衛之庭環衛之法
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
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聘于我之國亦朝聘
于鄰國盡從其二義也

二年　戰于彭衙　一統志彭衙城在雒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鎮在縣
東北四十里

秦師敗績　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
已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
晦于前而顯著于後不緣貴賤也或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屬之宜申諸
是天子所命孫氏詒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
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杜預註知之言自非謬若氏得病命適之故由知之
孔之迷亦甚不可據

織廉選著
織廉選著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後作主也杜注曰十二月作祔廟未嘗書書之今書
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傳言明文杜預之言明從之偏胡安國曰士處父之族非特為
晉諱宜責晉也
于垂隴亦作注垂隴城濟陰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在滎陽興聚都尉
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予秦自又非尊
秦也
傳禽之以從公乘按韓既新囚之有道逆之後追者之仍追從公乘言其趣
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
則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將以黜人謂我居于上上不知我今死而不義
斯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真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
蔿為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卑於司馬司
寇者孟孫為司空于言時皆為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
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宗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
堪其事者旌士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

織簾選著

橫加貶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窋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祖廟殷契周稷傳言
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鯀者鯀親未毀也親盡則鯀不在禘祫之列矣山
仲子陵云故以契為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為祖不窋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
武不得不先之疏子此憒憒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敵封之君為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
在畿內用祀郊宗之禮郊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
王皆賜禽焉見夏官祭僕職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惡之廢字諸作置王肅曰六關之名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税行
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立其省文爾廢其無聲鄭孝子昏張遠曰
廢置也
妾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有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
負之名遂因之事故須守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說曰虛器謂龍旂諸箭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
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焉武仲三年為二兆
焉孺子容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
識也此其事雖庶證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為臧氏世守也
取汪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縣境

織簾選著

納幣禮也　桓三年疏引鄭箴膏肓云僖公母成風主昏得稱使〻禮是故傳非
言納幣禮耳主爲得禮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〻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
復言劉敞權衡云氏以喪娶爲禮却是昌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
據實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有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而得言
闇已終
三年　伐沈　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爲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
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秦人伐晉　此晉先襲秦也杜預言晉以徽者告則此晉也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
之夸耀耶前後抵牾甚辭如是
傳　取王官　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元和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
又云王官故城在河中府虞鄉縣南二里又云在絳州聞喜縣南十五里按虞
鄉聞喜地相連水經注云在今聞喜縣秦伯已濟河不當在同州
及郊　史記作鄗西益云鄗音郊括地志南郊故城在澄城縣北十七里又有北
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茅津濟　元和志大陽故關在陝州陝縣西北即茅津也
四年　夫人風氏薨　考證曰成風〻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僖用夫
人之事而謂屬辭比事也
傳　圍邧新城　方輿紀要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按邧即元里在
同州府東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同盟滅　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在汝寧府

織簾選著

真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本是同姓故秦伯爲之恐懼同盟滅
言宗盟也杜解非
爲賦湛露及彤弓　據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〻者華
則天子當陽　蓋以天辨在人君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
是子當陽者君父是也
五年　楚人滅六　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
敵王所愾　愾說文引作鎎怒戰也
傳　反逼簉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寗故曰修武方輿紀要寗城在懷
慶府修武縣東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玉藻天子聽朔于明堂其朝享惟祖廟孟
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〻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
享自皇考王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〻是告朔與朝廟不
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之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
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
謂〻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
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
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
公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
祭〻法云皆月祭〻是也按從疏比此最爲詳明故錄之
傳　改蒐于董　水經注董澤四里南北三里古池也文六年蒐于董即此澤按

織簾選著

續志河東聞喜縣有董亭有董池陂古董澤鄭氏與劉昭誤合
爲一杜注於陰當作聞喜一統志董亭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汾澮 說文澮涌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澮水曰澮按水停則涌敗
然民疾首不水比之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敗不流民心易則行
無邪又其藏之鏡煙易火行井易水所以言服嘉其古人治政之不息困於
以爲政之澮按説理服正諸會杜意而經鄭書并説是矣
為殉 春秋紀武公二十年辛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
公武公之弟子德公之子其殉葬已屬二世矣
決求遺表之禮以行 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出遺表之禮而行防其未然
也非是周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人君出竟有
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慮喪事當然矣聘使重主賓二國聘禮之遭喪將
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
則遂赴者不哀而出唯稍受之此遭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 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當為末其他則皆賤
妾給使令者矣
使叔詒郭 續志注引博物記曰河東垣縣東九十里有郭郭之阬賈季逃亡
于此于陳趙盂叔詒郭郭按叔詒郭者叔賈季所使之人也一統志郭原
縣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二十里古曰郭亦曰郭郭亦曰郭亭府志云乃
郭原鎮
役官也 將相之重人君所命承諸問之下而論其人之賢與否如季文之告

纖簾選箸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雅俱云蓐厚如王引之云訓蓐利兵秣馬非寢之蓐處蓐者厚也謂多食以厚其力也食屬兵陳而待敵也軍相攻戰者日中乃必厚食乃不飢也又年傳蓐食與此同

魏文侯之可也建置此其人將宜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忠施者亦可也均
是酖賴皆各相當因己為邪施于臣己叔秋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
使其出于公正己為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昵厚薄
而私為之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
曰侵官任意為非其戒公叔二家違為甚庶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
學未行人之說之猶曰可也至宋以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務其
二家之唾餘亦可謂無人心矣
七年 逞城郚 水經注泗水西逕卞縣故城南又有郚鄉城水出二邑之間邑
郚城北小東通之郚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故卞城南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按趙盾負其謀而立君大事托發其謀中易其君
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盟于扈 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文七年盟于扈者是也竹書紀
年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也方輿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傳 步招御戎戎津為右 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
戎御猶在職按此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揭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
為逆雍來故受紿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令秦不及備之也郤
右自假設以掌逆君之計為紿秦之術
玉于剡首 一統志剡首水在同州郃陽縣東南按剡首作郃玉篇剡以瓜
切秦地古文苑後漢衛敬侯碑陰文曰城惟解梁地即郤首
及鄍陵 此別一鄍陵在城陽非穎川郡之鄢陵也顧棟高云今沂州府沂水

纖簾選箸

水郡地不知何據
叔仲惠伯　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
為叔仲氏
八年　盟于暴　路史暴辛公采地，今在懷慶府原武縣境
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陸淳纂例曰遂之事畢復之未畢也，按經文云不至
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幣贈天子之幣以先私
意，無君之心莫有大于此者，往亦不敢復魯國，傳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
莒耳
傳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按申與虎牢皆是鄭地，衛之國于帝丘，在東郡
濮陽，安得其境至虎牢，傳言歸衛地，遂并及鄭，不言鄭者，以申与虎牢
易明也，服虔謂卦之于鄭，若是衆某某之中地，書在開封府汜水縣界
取武城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五里，華州志武
平城在州東十七里
皆貴之也　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皆庸流輔孤，知其無所
託，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致，而劉敞譏之，劉敞某不可之說而加詰焉，謂此二
人皆識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則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
公殺爪道于楚，若抗儒之復時，劉敞乃責唐拔齊于經學定著之後，性亦
過矣
九年　葬襄王　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于諸侯無
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織廉選來

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
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魯之于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
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亦左氏說，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之說
侯不得奔其所守，茲喪自達其傳　欽韓按隱元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當
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依使交接，其待諸侯之禮隆
且渥，如是魯於此遂遂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
不老卿禮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
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心，傳言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
為誣說
傳　楚子師于狼淵　水經注潁陰城西南狼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左傳師
于狼淵，寰宇記狼淵在許州長社縣
克壺丘　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一統志壺丘城在汝寧府新
蔡縣東南
聽不當事　當事謂欽及啟瑕而葬
十年　次于厥貉　彙纂云當在陳州項城縣
傳　取北徵　漢志左馮翊有徵縣，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文十年秦取晉北徵
即此城，一統志徵縣故城在澄城縣西南，同州志縣西南二十一里
使為商公　商州志楚商邑，今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

織廉選來

何焯注請救釋詁 請逆也言我先為弱而居你之何不使逆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請吟于上下文不順

渚宮 水經注江陵縣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紀要今荊州府治楚之
渚宮地也
右盂左盂 盂和迂也之爲孟圓陳也或曰左右和協以外低説左上李悝与
秦人戰謂左和右和是也六日左右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
許朝將右甄文選海賦注引鄭君曰甄表也
期思 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索葉云西北七十里
麇子逃歸 御覽引類家釋例曰麇在當陽方輿紀要麇城在安陸府當
陽縣東南六十里按下十一年錫穴之文當在今鄖陽府興安州界疑作是
州郡郡又引十道志曰鄖鄉縣本漢錫縣古麇國也此其城在鄖陽府西界
古麇國地

織簾遂業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沈欽韓

文公十一年 于承筐 水經注襄陵縣西南二十里有承匡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
睢州西三十里
敗狄于鹹 鹹即桓七年之咸丘山東通志咸丘在曹州府鉅野縣南境
防渚 元和志房州房陵縣胡駒以為防陵即春秋時防渚州之得名自
此方輿紀要房陵城今鄖陽府房縣治
錫穴 續志漢中郡錫縣地出錫故以名縣釋文又作鍚音羊非也一統志錫縣
故城在興安州白河縣東方輿紀要錫義山在鄖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子駒之門 山東通志魯郭門北面三門最西者曰子駒門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穀甥鄭衆以為穀甥牛父二人
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遺二子死故得勝之
如今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説是也若令左右與駢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
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二人者省文記所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 陸氏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
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周首之北門 山東通志周首亭在泰安府東阿縣東北
十二年 郕伯來奔 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
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立救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皇
其弟子責玄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之即位不舍自安遂出奔夫以去年即位
則真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耳左氏不然也按左氏明言

織簾遂業

非禮則可知是大子美踰年即位以見禮法〻得行〻非禮矣春秋書存
未執魯未去故及〻其國耳
楚人圍巢　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戰于河曲　水道提綱黃河又西南逕同州府郃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
州城也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自歸化城西河折而南行至此計二千五百餘里
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蒲州當大河西面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
城諸及鄆　漢志琅邪郡有諸縣又東莞縣至唐曰故鄆邑水經注京相璠曰
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圍
城東北四十里稱諸〻故東莞城今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
十里在居山東北濰河〻南鄆亭城在沂州府沂水縣東北四十里十三州記云魯有
東西二鄆此以前屬西鄆在東平昔魯所爭者為東鄆即此縣是也
傳　襄仲辭玉　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
出辭玉注云圭贄〻重者辭〻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
杜未見禮經故為肥說趙汸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〻進于禮
厚賄之　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取羈馬　元和志羈馬故城在同州郃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寰宇記在蒲州河東
縣城南三十六里按在蒲州府南者是也
范無恤御戎　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何是為中軍〻御七年〻步招
戎津亦是中軍〻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　大雅皇矣篇云肆犯突也

織簾選著

坐甲　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〻于地非
獲一卿矣　以趙穿為公壻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時非卿
交綏　李奇公問對綏者御轡〻索也按衛車繞相揭謂〻交綏然禮疏
云綏登車索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十三年　會公于棐　水經注華水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詳在後
傳　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云
猗氏縣下引此年處壽〻餘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菑水注
〻西北逕曲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〻塞處此以備秦
時以曲沃〻官守〻故曲沃〻名遂乃積古〻傳按僖卅年傳許君焦瑕杜預
云河外五城〻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
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寧桥而後此以焦曲沃寧桥則曲沃即
瑕〻變名皆在弘農陝縣于晉為河外而解與猗氏〻瑕非秦所侵及〻詹
嘉所處明矣杜預注此橫分瑕與桃林為二處題其違傳矣今雖宋邑
于晉傳文何云處瑕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能賤而有恥　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為貴當
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
書之以為三筴韋昭曰策簡書三筴三卿〻一通俗語謂三筴古誥戒之辭
荀子大略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

織簾選著

揉策甚廿年跌云注于宣元年劉謂亦上明之半亦此孫乃梨劉氏之族

即下文二語或屬之辭秦人不容以爲繞朝私情于士會故被戮耳亦說經
爲繞朝之言當矣而爲戮于秦
其處者爲劉氏 劉炫疏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者元
和姓系士會之後因不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煓字執嘉生漢高祖邦
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字達之
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
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其說系如此然此句乃諸儒皆在襄廿四年傳
范宣子之言在周爲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僞造也說詳後漢書班彪
遷于繹 亦經注繹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通志邾國在兗
州府鄒縣西南周武王封祝融之裔挾于邾即此也邾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邾文公所遷城周二十餘里在繹山之陽案字記在其上冠峯頂下瞰邾墅
窮邾國之勝景者如此記爲紀王城
文子賦四月 杜預注與詩篇刺幽王亦同據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夏夏之制諸侯歲祭闕一時祭
十四年 同盟于新城 亦經注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也今與紀要新
城在歸德府城南
公孫敖卒于齊 孫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病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死而無所容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上言齊人執單伯是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
執于叔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言及故別書齊人於此言均不爲齊國之人黎矣

傳 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預注孛彗也亦也晏子諫齊公曰彗星名伯孛使
禳之晏子曰何瞰在彗第又將見矣別星孛與彗亦一也孫復曰晉書天文志偏指曰
彗光芒四出曰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亦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
大兵天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爲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
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 杜預注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置堂阜知
惟請歸葬而不及望卿禮也
夫己氏 己讀如彼其之子之其揚之水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夫己
氏猶言夫夫
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而被執則
魯所務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經可知也且魯爲遣齊
所從必有主人之禮以謝辱故言至自齊謹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昧
然以爲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條而竊取公穀誣周之說此其偏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 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莊二十八年伐
戎兩舉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
其官皆從之 語上介與衆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
聘之數也宋是上公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如周公太
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爲貴亦有所褒也
于亞旅 亞旅次大夫及羣士也

織簾選著

織簾選著

諸侯五年再相朝　鄭志孫晧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
古者據時而道前代々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
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
王制豈云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
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況文何以此及昭十三
年傳皆為朝牧伯々之法指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魯沈
氏々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為請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葬
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織簾選著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雜記朝夕哭則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檀
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荅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
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然帷堂帷殯其事略一而聲已敬姜則
為二人者係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師兄弟以哭之　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室衆兄弟堂
下北面注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出主人拜送于
門外疏云大功以上有同門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指襄仲與穆伯乃
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年盟于鄭上　續志宋公國周名鄭丘漢改為新鄭地平帝徙宋公于此江南
通志新鄭城在穎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鄭城粟築以為臺在東

阿縣境去泥于杜預所地之言也

師于大林　衍覽七五十任昉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春秋師于大林即此
案荼云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

訾枝　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正義云古今地名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
方林訾枝當是今荊州府枝江縣

率百濮　濮即楚也爾雅釋地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解伊尹為四方令曰
正南百濮通典注云諸濮之域皆出楚矢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
南之蠻丹砂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其名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
濮赤口濮黑焚濮

至于阜山　一統志阜山在鄖陽府房縣南一百五十里

織簾選著

阪高　蓋即當陽之長阪也輿地紀勝長阪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北二十里

及庸方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房州竹山縣東南三十里頂上平坦四面險固山南
有城周十餘里一統志方城山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方城山上庸故城在
縣東南四十里古庸國

魚人　方輿紀要魚復故城在夔州府奉節縣城東五里

子貝自仞　一統志貂兒關在宜昌府興山縣西北百里山路險峻可達鄖襄
又縣東北百二十里有茗莊塢塢長四十里路徑險隘行者聚衆乃敢出
鄖襄間々道也又八里荒在縣東百里路出鄖陽府保康縣界兩邑間
林木深暗路行阜隘

王子君祖母　喪服適母為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々稱杜預謂諸侯祖

毋之辭非也
使帥甸攻而殺之　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磬于甸人
師甸即此官也
十七年傳　晉侯蒐于黃父　方輿紀要烏嶺在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即黃
父杜預曰一名黑壤宇文周諱黑改為烏嶺与平陽府翼城縣接界
以蔵陳事　方言蔵備也又解也廣雅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蔵亦訓敕至
辛賈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淮南說林与此說同高誘注畏於終中身不畏
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

纖廉選著

急之至也顧炎武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訓義同當從服說
鋌而走險　鋌讀如挺走因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從廣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　長曆云魯莊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　此述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因從齊而亦同成于楚所以蓋言齊子
而大以敢忘也齊于尔時未嘗見示言朝為奇求乎
公壻池　韓非子說林篇公壻之稱与民同門塞假是邦此公壻之證
敗戎于邥垂　服云邥垂在高氏南水經注邥垂亭在高氏城南七里遂善
在鳥一作在今在洛陽縣南
十八年　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寢疾之所卒拙景而叚死或升高而隕俱未可知
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辛　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之不名非常曰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使惠伯令龜　令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太卜眡高命龜士喪禮宅筮人即席
坐西面命龜注卜法有之事陳龜也貞龜也涖卜也命龜也眡高也作龜也其
下云君卜大封帥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
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
事以衛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
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事則太卜涖卜卜師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　寘爵于廟而言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
与此同杜預語飲酒記者鄙詞也
仲叔甚及視　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故方言子辛不可云叔視顧炎武曰亦讀

纖廉選著

之耳
馬矢之中　說文菌糞也顏舍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者
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注本草經曰馬通
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　周書嘗麥解太史筴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　釋詁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　玉篇作倱伅
饕餮　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餮
宣公元年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傳云雖逆於
諸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其賤之也故公穀傳与

既說同異星奇求孔氏佐杜權指為闕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
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冥無所
說此猶指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于平州 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志云今縣東北六十里有故城
名文字縣疑即其地
于棐林 一統志棐城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二
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伐崇 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鄭封崇伯國在豐鄗
之間周有崇國晉趙崇伐崇長安酆甘亭在鄠縣西南五里殷為崇國
傳 以定其位 杜云齊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傳非傳意也春秋

織簾選著

時習見篡殺之禍敵國畏上莫不弄已死之舊交而貪逆者之私恩於是
覲覲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隣援國人亦欽然降心莫可誰何此隣國之
所也與之會盟者有所矣終竊之君豈謂得無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
嚴然自之曰此白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此其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
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敢人為惡而聞以
避深之方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孫盖亦
曹人符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探辭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遇于北林 水經注林鄉南有新鄭縣故城七里許里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
稱是為北林
二年 戰于大棘 續志陳留己吾縣有大棘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曰大棘

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歎春秋易以從列其地為楚定所并今與紀要大棘城在歸
德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傳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司馬法定爵而在軍廣以武勿上果以敏居國本
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 文馬說文引作媽馬云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
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又是借畫為文則不須畫求
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而謂朱其尾鬣
子之馬然也 按此為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乃華元答語當如鄭衆說
華元為植 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一宗
城植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
棄甲則那 那猶何也宋書劉敬宣時年匪三之後今我那駐

織簾選著

于思于思 小雅鮮茂斯白也今俗語斯思之字作鮮斯聲之間聲近斯思
與斯聲同故貴達以為白頭貌此古訓也又說卦巽為宣髮古本翻曰為白故
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譯門之皆
有類于此
逆自陰地 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從臺上彈人 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
三進及溜 溜即霤有門內之霤之殿禮賓執贄賂饋人于門內霤是也有
階間之霤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是也此及溜乃階間之霤也三進者按
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于阼階之
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編而當

庭及㠯升階言需則三進矣 晉子中退覺仲反入依席而立少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吾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 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郛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

頃失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指此街衢之樹也周禮立樹以表道管

子輕重戊請以令非逢寇〻之樹枝使善尺寸之陰晏子內篇景公有所愛槐令

主謹守之唐世京兆朱雀街亦樹槐

過三爵非禮也 小雅賓之初筵者飲也醉也酬也不落君子賜之爵禮已三爵

而油〻以退跌即引此傳杜此語三爵禮成則可以退明應善〻辭非所論于

說屬宴享也

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水經注雷首山北有蒲坂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

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舍翳桑餓人處

織濂選著

惜也趙盾乃免 言倉黃出奔他國若不再反乃可逃弒君之名

餘子 餘子即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氏在鄉為羨卒在遂乃餘夫也書傳

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周傳言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

〻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楚相與戰平阿

〻餘子亡戟得矛說苑至郢爲佛肸用中牟畔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

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 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妻言之謂〻女君自妻子言之謂〻

君母趙盾稱為嫡子稱以姬氏為君母

旄車之族 詩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疏引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 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杜以族謂

趙同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官內之事盾為

中軍帥亦自為小宗何勞以宗老變臣若屏季乎

三年傳及鄭 鄭即康延〻滑縣水經注康延邑下有延津

昔夏之方有德也 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

吾使翁難乙卜于目若之龜 龜曰兆之言曰 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鼎擇適監

前編之語當是謂為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亦非指為書經異字之說

鑄鼎象物 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殆象之而為也呂氏先識覧周鼎著

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

為其理之通也又離謂篇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本經注高誘並著其事 又適威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

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觀其大

畧則為〻鑄象非猶螭照神姦亦以炯垂法戒

織濂選著

不逢不若 杜注言書作禁禦不若

定鼎于郟鄏 續志河南縣東城門名鼎門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

韓愈送鄭十校理序廓宋鼎門外一統志郟鄏陌在洛陽縣西

姞吉人也 按吉人之字當為佶

刈蘭而卒 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刈已〻生死因刈蘭而

果卒

四年平莒及郯 一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

通志郯故城在今縣北廢城

傳於穀子口韓非說四明君不懸怒 言怒不即行謂之懸 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
計則人主危故靈王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
而不誅故子公殺君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待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
皃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乃速行矣小雅廣詁乃汝也
鬭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當係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敘次相連及之
穀陽而救之水經注溠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一
統志溠水在德安府隨州東北魏志賈逵傳屯溠口蓋其處矣又有滐河
一統志源出南陽府西馬峙坪南流至新野縣界合淯水紀要滐河在南
陽府鎮平縣東四十里以下文雩婁野論之此南陽之滐河也
送之雩野即南陽府之新野縣方輿紀要新野南至襄陽府一百十里
師于漳澨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 今為鄖陽府房縣之景山在縣南稍西百三十里 東南過蓼亭
又東過亭鄉南方輿紀要漳水在安陸府當陽縣東北四十里自南漳縣流入
境東南流逕麥城又南合于沮水水道提綱大江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西南
境之沈口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
戰于皋滸水經注沔水東逕萬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也張衡南
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漢皋即萬山之異名也方輿志萬山在襄陽
府城西十里
著于丁寧晉語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注丁寧者謂鉦也

以貫笠轂服云笠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御矢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
兵車無蓋惟輜謂之笠轂按服前後說是也吳子圖國篇革車奄戶縵輪
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蔽蔡邕杜預謂以笠為蓋非矣已決無蓋
設上設覆蓋不適事理
妻于郧前志江夏郡杜縣應劭曰左氏敖娶于郧今郧亭是也一統志漢雲杜故
城在安陸府沔陽州西北 沔陽州今屬漢陽府 鄖城今德安府安陸縣治郧鄖同
夢中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左傳邳子之女棄子夢中是
雲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定子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水道提
綱雲夢跨江南北至八九百里今自枝江而東為松滋東南為公安又東南
為石首為華容潛江南岸多藪澤即古所謂江南之夢也 江南之夢皆長江水支
津成渠瀦為澤南入洞庭北復入江
楚人謂乳穀漢書敘傳作穀如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菟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為菟音狗竇
五年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疏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
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
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高固秋月逆叔
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年傳圍懷及邢丘水經注引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曰懷一統

纖廉選著

志平皐故城在懷慶府溫縣東即古邢丘

以盈其貫　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之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貫滿貫之稱雅似直行杜說均然而疑出乎底蘊是何心也

殪戎殷　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盡也非釋詁殪死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武王豈盡殷之類者哉

王子伯廖　曰王子以是因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六年　伐萊　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集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通志萊子城在縣東南二十里

傳　取向陰之禾　蓋西河茲氏縣地方輿紀要向陽水在汾州府西二十里一名崇水水源出向陽峽下流合于原公水今涸

八年　經　至黃乃復　山東通志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齊之南黃城也杜預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按以尸將事者主於國而死則有以抵道於若未通命而不幸有疾將瀕于死與其廢命失辭不如還而擇賢其使者于公私兩得也君之視臣如腹心豈每其死而猶不相捨哉

辛于垂　垂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山東通志垂亭在曹州府河澤縣西南

猶繹　須無衣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此詔門堂）神位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云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二是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有司徹疏云大夫儐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而別牲故升入云享牛求牛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按絲衣詩云自羊徂牛則天子諸侯繹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元志杜預以甲子臨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盖十誤為七

城平陽　漢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晉志作新泰水經注云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晉武帝元康元年改為新泰縣元和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云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楚丘石城未知其為南平陽東平陽也南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

傳　及滑汭　彙纂云滑水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按傳云盟吳越蓋今之丹陽湖元和志丹陽湖在溧陽縣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今屬太平府）分中流為界

九年　取根牟　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傳　衷其衵服　衵服中帬之類衵與襗通詩無衣箋襗褻衣近汙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衹裯注亦呼為掩汗也

織簾選著

傳

逐殺洩冶）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史之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
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公如齊）實奔喪而行禮云者魯如齊之臣而奔喪是自絕于外禮也天王崩
終春秋經書奔喪之事宜以猶從之于齊忘大義而敗彝倫惡傳出奔喪二
字書其六字秘此傳之疏于經者也
逐楚師于潁北）桑欽云水經注潁水又逕陽翟縣故城北陽翟今禹州潁北
當在禹州之北按水道提綱潁水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為二派一東北流經
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此潁北當在新鄭縣之北也
斷子家之棺）謂斫棺見屍也杜預謂斲薄其棺非矣
十一年盟于辰陵）水經注洧水東南逕辰亭東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
東南杜氏之謬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
子欃函）即欃茅之邑
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止弒君之賊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
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係之陳絶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絶之
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子之惡絶于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
或乃駁而引殺夏服之疵作之詞能判　杜預以為二子之功足補過失身為貴臣朋淫妄殺致夏
弒君禍移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教莫此為大矣傳載楚
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
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
而行者如故臣有罪絶其身不絶其世非若後來政臣新故相東不足愛之材
孟積貴之裔于人望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難擇利而歸之耳若使忠
二子之往遇是羅康逆來之筆可追武王之誅其後任之責楚莊者是也
而未思結時之情也吳勵見杜預之謬說而反屑于左氏則陋也
令尹蔿艾獵）服虔為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子書稱孫叔為期思之
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丘鄭蒍為賈為子越所殺因係于
凡庭耳漢達郢孫林叔碑云名饒字孫叔出後人安傳不足信世本云艾
獵為叔敖之兄
城沂）某某云在汝寧府真陽縣境吳志孫討逆傳斬黃祖乃救西塞至沂
通鑑作該沂一統志黃石城在武昌府武昌縣東二十里一名該沂壘
使封人慮事）高誘淮南注揣摩其慮大數為也
柳人六甘）詩十月之交釋文稱詩柳者也用詩叔向云道柳人好甘愛子被
篇作意人好也且前事未了復起一解謂之柳以其言而生故稱柳為言
謂之夏州）楚宋蘇秦說楚王曰東有夏州海陽索隱史記好事亂　字或作者当有
侍按杜預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夏州謂此也一統志夏州在漢陽府漢陽縣
北
十二年戰于邲）水經注邲亭水自亭東南流于廣之水于此又東邲曰春秋
楚軍于邲邲是水也音卞　釋文作扶必反　京相璠曰在敖北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
城縣東六里按管城縣明初省為鄭州治

丘曰清丘）水經注濮瀆又東南逕清丘北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
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河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
南七十里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
傳）庸可棄乎）注子黃未知履客未風其可棄乎釋文本或作棄捶子張曰
吾已日其庸棄乎疏云庸者也我其言也其言堂為君子乎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杜預何以知是彘季指以士魴之字
為先穀也服云食采于彘故曰彘子
觀釁而動）注武王觀兵孟津是公羊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服云釁間
也韋昭注注釁隙也
前茅慮無）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為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
茅旌韓非外儲說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
子遂驅車至于茅門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疏說苑作楚莊王之時太
子車至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為和門如漢之
旄頭在前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慮無者韋昭晉語注云晝
則候遮夜則扞衛謂後關狗附如張昭後關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
左右設兵以備何謂之後關又二十人為營壘去壘三百步言大其中
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為狗附密以視聽候
望明而設昏而罷通典李靖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
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十營千里外逆
兵以備又云或別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徽雀而出伏于叢薄出後

織簾選著

傾耳以遙聽諫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林動則可以擇
寇之驅馳也兩說皆伏兵常事而勸為伏夜牙門虞有敵來往生將宋有踣
白軍王明清揮青雜說北人南侵於廷遣大軍過見衛王將每人山枝四出逆
識認之稽白軍帥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後以踣白騎士入陳之閱
左追蓐）通典李靖兵法四移營先伏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旗
數揭白旗水澗揭黑旗林木揭青旗野火揭赤旗以鼓為數應之令相聞諸軍用茅
山林野居往虎豹崇營環利鐵鎖大通書
中權後勁）尉繚子兵令篇陳以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
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
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
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
七十有五以為中軍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
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
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
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眾散為弱）杜預云兌柔弱按說卦兌為剛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
雖九二一陽為帥以統眾陰而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撓二之極則坤
眾散而為弱矣二爻初撓故下云有帥而不從
有律以如己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己張惠言曰和夫往

織簾選著

不廢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 彘子中軍〻佐故云失屬杜預訓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 杜預云沈或作寢〻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謂之

寢尹呂覽贊能篇荊莊王學于孫叔敖沈尹莖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

尹也韓詩外傳叔敖為令尹而虞子將中軍而使虞丘子為〻墨子所染篇楚莊

于孫叔沈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以呂覽贊能言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密傳云

楚莊問孫叔敖于沈尹筮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為

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

次于管 水經注不家溝水自梅山北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一統志管城

故城今鄭州治

纖廉選斋

敖鄗之間 元和志敖山在鄭州滎澤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

河陰縣志敖山沿河入境約二里許峯巒特起西岸壁立中僅容輪路直陡

河〻門戶也

藍縷 方言云楚人凡衣而無緣敝而紩〻謂〻襤褸又云楚謂無緣〻衣曰襤紩

不謂〻襤褸紩襤也孫所引誤

內官序當其夜 內官若中射郎尹〻屬見韓非說林書

還大國〻迹 吳語注還猶退也言將還退楚師〻迹無存乎鄭還或音作迁

且堅切行遲也佩觿辯證曰集韻指謂〻迁一曰伺候也進也前也言使晉

臣伺視大國〻迹猶在鄭故字與還別後人疑迁為遷改之耳

御下兩馬 音義徐云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箱人注引此傳作柄齊之

更音御傳書注云于不從不

詩挑戰 楚策無不如者切與挑戰

元戎十乘 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縱

橫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甲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

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

先唐惠侯 前志南陽舂陵縣有上唐鄉故唐國一統志故唐城在德安府隨

州西北九十五里唐侯國

游闕四十乘 周官車僕掌闕車〻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〻車六韜軍用

大扶胥衛車三十六乘 注引云衛 擊者也 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

駒伯曰 杜預云郤克惠云郤錡字駒伯郤克子

纖廉選斋

屈蕩戶之 惠云小爾雅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者皆訓戶為止也按

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注亦引此傳為證似本訓為戶蘇轍集城

次于除石芝韵附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

惎之脫扃 惎說文引作䛴云教也以升由前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

人䛴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王篇收部䛴渠記渠基二切舉也亡

昏禮注扃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所以止旗然此不有

拔旆投衡 衡之事則脫扃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云轄間橫木者是也

重獲在木下 詩箋獲得也

抽矢菆 既夕禮注蒲菆牡蒲莖也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璣疏蒲柳有兩種

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皆可以為箭幹

秋左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云董澤澤名赤楊也其辭冗墮直去耳
楚重至晉拔孫子注革車兵車也杜牧曰革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
衣裝也撫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傳之
所謂興軍之大軍一任其之道是也
還次于衡雍韓非子莊王既勝狩于河雍即衡雍也釋水水自河出為灉郭
晉地不雅日表楚莊之河雍是亂壞初出之灉也今作濼河水又東逕卷北
北晉軍爭濟楚莊告河即是處也方輿紀要黃河在開封府原武縣北二
十里楚莊所次晉軍爭濟皆是處也按原武後日在河南明大河中河自
武陟從入原武而原武遂在河北黃河南去縣二十里今屬懷慶府
遂圍蕭蕭潰既至成曰下二字衍文

織廉選著

遂傅于蕭傳內傳圍之也墨子備城傅為禽口敵向敵人強弱遂附傅
城後上先登以為信杜預城為基址下為空前止不止作上　平毒政後射既疾為
之李何此傳城之事也城門謹孫子謀攻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麥麴本草麴止痢衛氏本術作草麴　有神麴以此為本　七月用小麥不爛者子大
山鞠窮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最使
四川者為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
文仲拘于齊使人遺書
姜盟女言于齊
公實與荊莊王謀

自殺代乙未化為謎語迴互其辭使皆迷也
智井而拯之元和志智井在徐州蕭縣北二百步
十二年傳使人弗去
十四年傳孫其子
以其家逐其子惡氏
禮記之宅田杜注
之貴臣曰寔老嘉十七年傳華臣弱皋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為之室
宋華淮南脩務訓
屨及于窒皇杜預云寢門闕也
明延傳復軍注
酒水出其也
鄰屠之市
其在荊州府江陵縣北郢城
見晏桓子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邑
於是有庭實旅百
子所貢享庭實
所以享主人者
此言禮記
十五年赤狄潞氏
赤不白衣

織廉選著

犨〻白犨〻名自其種類耳一統志犨縣故城在汝安府滋城縣東北
子羔妻 即羊羔聲〻轉也莊子大宗師稱老外物議之作胥老荀子成相篇
作年老是也今本作仍作羊羔
初税畝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
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何休云羊傳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 北齊制
之一受田百畝以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税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
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税私田之
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 六韜軍用篇又攻城圍邑則有轒輼臨衝視城中則有雲
梯飛樓
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為句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中國其命 詩傳中壽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與而壽固
敗赤狄于曲梁 一統志曲梁故城今廣平府永年縣治括地志引上黨記
曰曲梁在潞城西十里今名石梁然曲梁當近潞城非廣平之曲梁在山東
之潞志夫見和志鄗梁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北三十里下淮深水東西北之
西但間廣表二里按語云鄗梁城紀要鄗梁城在沁州東北南 言作雞鳴山北
梁也
次于輔氏 一統志輔氏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北十三里
治兵于稷 水經注汾水又逕稷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
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方輿紀要稷祁山在絳州

稷山縣南五十里
立黎侯而還 一統志黎侯城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紀要在黎城縣東北十八
里
及雒 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方輿紀要洛水在同州朝邑縣南宣
十五年晉侯及雒蓋此故濮任師攻洛為雒也
十六年 及留吁 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之純留吁邑
宣榭火 服云宣揚威武之處鄭鼎銘隹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
王格于宣射宣榭久矣五行志謂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
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
為而藏之據傳之人火而說春秋之辭謂天戒者相叛引小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 黑命服不〻孫四命以交於天子小國之君同服黻冕〻孫自帝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孤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公卿子齊其大夫皆
玄冠與士同按黻與黻同玉藻三命赤黻注此士冕弁之黻并等祭服異
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黻按他服之韠則玄端所云韠君朱大夫素
士爵韋注謂玄端服之韠凡韠以韋為之皮弁服皆素韠然則爵弁服以
上合自稱黻鄭云蕈祭服異其名者以卿大夫亦助祭用冕弁方施黻但祭服
為並故言尊之其實韠黻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黻之制如韠明堂位有虞氏
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
韋而已
黻冕 杜注不合升直以禮當為祖也出禮說散皆龍也疏云黻內帶前而

織簾選著
織簾選著

鶡曰歒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疏云豚解者
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
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前後脛即兩髀兩肩）是豚解七體也禮解則特牲少牢
所升于俎以進神者特牲禮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
脅八短脅九（疏特牲凡牲皆用右胖）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楊復儀
禮書通圖十一體前體肩臂臑也後體肫胳也（肫亦作髀）脊有三分
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脡脊後分為橫脊脅亦作三分前分為代脅次中為長
脅後分為短脅按豚解下而云亨有體薦羞昭之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
云宴有折俎周語云禮節即折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
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云應據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
月甲辰朔泛交二百已過食限大衍是

于欿道　傳云盟于蒼楚欿道蒼楚一地也方輿紀要蒼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
北七里

傳　于野王　方輿紀要野王城今懷慶府河內縣治

善然以類志辭　詩傳類善也言善然不妄施之對也

庶有豸乎　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為方言文今案之杜用周官封人職設其楅衡置
其絼注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絼字書以豸為絼
制牛之繩則豸亦制止之義杜注云雉牛鼻繩也即用今雉字方言雉理
也注云言正理也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或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雉之雉夷也夷平也是平正之義与此相通也

十八年傳　有蜀之役　一統志蜀亭在泰安府泰安縣西

以失大援者　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宋本
公之于齊初聘喪葬汲汲焉主其是其勤齊以取其昭援之者亦甚力
傳文多明何可厚誣

壇帷　三踊而出　西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亦自
有壇聘禮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与
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哭　疏云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出袒括髮入門左即位踊此出使君喪
復命之禮歸父既被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入
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凡踊必三）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
踊（家喪之明日又明日也）三日成服奔母之喪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擬臣為君
新喪如三哭皆袒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凡為位者壹袒然今歸
父惟壹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宜亦視
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奠列之處如于初夕哭位矣

纖廉選著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吳沈欽韓學

成公元年作丘甲 鄭覺曰如杜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出
首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敬取於民以供之蓋也蓋古者一
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欲作丘甲則是丘
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如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 欽
韓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
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
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 並古制惟七十五人其斯與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 紀司
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新書則一甸又出二乘
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步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
公問對 引趙括偶書以其論古制引之 楚之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甚多是
丘出甲又不止一矣
于茅戎 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黄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
古茅邑也按茅戎在西晉之入居中國者鄭甫乃箋髳西戎別名括地志岷
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髳國之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
于今為松潘厯及疊溪營地茅髳同
二年于新築 方輿紀要新築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
王遇于葛孽即此城也其地又有新築亭後棣之為直以為新築按趙世家作葛
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縣西索隱記又作葛築地與衛近
戰于鞌 名勝志鞌城在平陰縣東本齊地與之文非也傳有逐之三周華不注

豈敢言病 前之
謙兵弟將孔鼓
御孔辟

之丈鞌在濟南歷城明矣沂水縣記云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之西南有
鞌山之郡 山嶽也山東通志鞌在歷城縣西北十里鞌山下
盟于爰婁 一統志爰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
傳 圍龍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龍鄉故城東一統志在泰安府西南通志龍鄉城
在泰安縣東南五十里
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拉子辱矣拉者而失如退之廣雅拉失也呂覽季夏紀
拉于漢中高誘曰拉隕也 隕孔氏傳四年殞引云殞于漢中則拉與
隕古字通 欽韓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拉矣拉即隕耳
次于鞫居 續志注引陳留志封丘有鞫亭古鞫居封丘今為開封府
繁纓以朝 王肅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紫緺飾以黃金為飾也
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于華 衛之華也杜預語齊地非今東平府莘縣
靡笄之下 齊乘華不注山亦名靡笄方輿紀要歷山在濟南府南五里或
以為即靡笄山靡與歷相近通志今名千佛山在府南十里
三周華不注 元和志華不注山在齊州歷城縣東北十五里水經注華不注山
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據此晉人所以得逐之三周也
旦辟左右 石經作丑北宋本同依本作旦按丑日當戰預于一昔寢其父使之
辟左右其夢又不在戰日也作旦誤
將及華泉 水經注華不注山下有華泉
故不能推車而及 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緩所云為右

織廉選著

陸余以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插軛其陸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
槧鋏為右擬可出陷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各八人車止則
持輪宋史輿服志玉輅有攀輪將軍四人推輪和官從八人即周禮遺意
奉觴加璧以進言之軍禮有當如此服之司馬法及陳令則左結旗司馬授
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王奉觴晉惠是其為
賀命
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
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皆不怖懼以師不退不待齊侯改使齊侯入于狄卒按
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紿三入其軍
亦至去指目字肯輕縱如狄衛之客情事劉氏所解皆明通達而杜預孔
穎達等並依之杜主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之五經正義不漢魏字經生
之業遂亡殊可惜矣
抽戈楯冒之說文冒家而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冒犯猶干觸也沿
作冒章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異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返入衛師也冒
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徐關入一統志徐關在齊南府淄川縣西通志在博山縣東境
辟女子惠之辟讀為譯大司寇職使其屬譯掖文不必讀為辟鄉士之為之
前驅而辟郊士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辟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銳司徒尚書顧命西義鄭注銳矛屬
辟司徒後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淮南兵略為軍轅并置司空

之官也是齊有司空官
石窌元和志石窌故城在齊州長清縣東三十里通志在濟南府長清縣南四
十里
入自丘輿杜注丘輿齊邑益都縣界按沂州府費縣西有輿城即司馬子期
丘輿者同地
擊馬陘一統志馬陘在青州府城西南亦名馬陘亦名弇中峪亦名萊蕪谷水
經注淄水逕萊蕪谷又北逕馬陵亦名馬陘道
敢不唯命是聽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君命而不幸則從命非也言敢不
幸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敗方當如子命也
旗以旗繕也杜解旗屬近
先路三命之服尚書顧命鄭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
象路之貳也禮記注先路亦殷路也對次輅猶先而為路引鄭注次輅是金輅戎
輅以先輅為金路義者有不當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
預云常受王先路之賜今既不易新是不識先路之義而妄為說按諸侯之卿
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大功其士會子鞅者王亦不輕賜如傳特著于此文
以為異數今此王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杜直以先為前後之
解亂道如此猶頌踪蒙茂明我
極有四阿極為天子相榮以瑞長六尺注以瑞整凑也天子葬之丈以殯事明
表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
諸侯輴不題湊象椁欲不題頭凑鄉也證以木頭相凑鄉內也諸侯稚不畫

織廉選箸
織廉選箸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桷亦中央高於屋形但不為四注按杜預天子諸侯之廟皆四注其桷則知四阿之桷其
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設宗宮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 此言既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故婦人從者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
於門外是賓來而哭於門之門東之階下其他國未至在門西之階下也據士
喪禮無事時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至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
少進注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
其亦賓尔少進前于列之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逆常以葬 知此常為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月而葬五月

織簾選者

以內來而哭者非一不可在大門內行禮惟祖載正柩為時無多故得援賓
人之例而同中庭陳器車殺隧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
前三日疏云下士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
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
是決可知按逆柩外向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夭子蠻 杜預謂子蠻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嫁在御叔
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其不反矣 御覽六百四十 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
人妻者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為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
說求其夫之尸

無為吾望爾也乎 言其後入晉不為吾望尔已久乎
蔡景公為左 按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其左
陽橋 方輿紀要陽橋在泰安州西北陸澄曰博縣有陽橋亦地名與橋也
公衡為質 成公維有子而幼小不任為質豈宣公之子也
匱盟也 匱乏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 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言同按頌斯羨何期猶
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罕伯實來 而汝也實當為寔是也
三年圍林 山東通志林亭在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境水經注汶水又西濟水
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林亭南春秋成公二年圍林是也按陽河之
南有汐河即濟水也以水驗之林亭當在縣境也

織簾選者

使而釋累囚 晉釋楚臣楚釋知罃之兩釋
嗣宗職 宗職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言言之事杜預云
嗣祖宗之位職非也
其位在三 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為下卿則下軍新軍將佐
又是何物
將授玉 史記頃公朝晉欲尊晉王晉景公不敢受王勃按張衡曰禮諸侯
相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
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 杜解按史記齊欲尊晉為王其使
謙辭正義所以取義王勃所稱而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

諸侯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而君相對固據玉矣定邾子稱玉高其
為王者郊社如聘禮皆玉帛之屬無不執玉也典瑞職云公侯伯子男執
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玉字
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誤耳
郤克趨進　郤克為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間君臣有位
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佳也遬古速字
並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
十年鄭伯堅卒　堅玉篇引作鑒古千古兩二切公羊作睔穀梁作賢是穀
引漢陽校官碑皆爲臤即賢臤集韻從臣天切堅也或作鑒通作堅即此也
傳　展陂　叢葉之今在許州西北

織簾選著

取氾祭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
五年梁山崩　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
于蟲牢　續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案字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
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堝
傳　原屏放諸齊　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既而告其人曰　指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密告之亦如衛出公向子子貢
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殊人謬
降服　司服職大喪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乘從　巾車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縵兆亡文之謂以其不降從卿之乘
車自然之數

晉王垂棘　一統志三垂山在潞安府潞城縣西南二十里又有垂棘壘在縣北五里
垂棘之訛
六年立武宮　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阮傳中之武之說則是作宮
于他所矣其言立武宮未必廟也劉敞乃於左氏爲謬妄矣然史漢所載多
一非謬妄矣故之宣羽不亦毒乎
取鄟　顧棟高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
傳　授玉于東楹之東　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
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故
云兩楹之間若賓主處中之乃于東楹之間及使東卑向故云君行一臣行二
也據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意在過恭士貞伯識其行速

織簾選著

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鄢氏　一統志鄢城在汝州西南
謀去故絳　一統志翼城故城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晉故絳都
郇瑕氏之地　一統志郇城在蒲州府猗氏縣東北十五里瑕城在縣東南
從公立于寢庭　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
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却立于庭以
待群臣之復逆
不如新田　一統志絳邑故城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晉新田地
有汾澮以流其惡　一統志汾河在平陽府曲沃縣西三十五里經絳州城南達
州東折而西入稷山縣界西至河津縣南入河澮水源出平陽府翼城縣東

南澮水下西徑縣南又西經絳縣注經出沃縣南又西入絳州界水經注新田
即絳陽五在絳澮之陽方輿紀要絳水在絳縣西北二十五里
遇于犫角）方輿紀要犫角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傑諸桑隧）一統志桑里亭在汝寧府確山縣東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宋翔鳳鼷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
當時不覺痛郤音溪云今俗傳鼷鼠能入人耳
于馬陵）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
吳入州來）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鳳台縣志州來即
今下蔡鎮
傳取于申呂以為賞田）漢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地理考史記正義引括

纖簾選著

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之後封申呂皆漢之
宛縣也按續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注引地道記曰故呂侯國水經注新蔡
縣東青陂之東對大呂亭西南有小呂亭方輿紀要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舍偏兩之一焉）鄉行旅注正臣非卿故教子旅沈文何謂聘使來有將兵車者
非也傳注曰古人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
兩之兩王楚廣之制每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遣
為偏之五十人卒留二十五人也能韓非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
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年傳宋華元來聘）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鄭云聘使
卿眾云及竟張旜周禮司常云孤卿建旜故知使卿也按聘禮記卿館于

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預乃云
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氏姬氏當于公宮）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今括誅其田已
宋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之言前之姬氏係于括爲宗子收族之誼固然
括已滅至歸故武氏姬氏當公宮也
城渠丘）續志北海安丘縣有渠丘亭山東通志渠丘亭在青州府安丘
縣南二十里按莒國不在北海正臣自莒亦當道出琅邪不由北海續志誤
也一統志渠丘里在沂州府莒州北
九年如宋致女）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
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

纖簾選著

昏男始發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
始致于夫婦也彭稱按鄭致孝之說蓋本之以訓叔梁從亦未之女既嫁
時施衿結帨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堂哉以禮推
之昏姻之好婿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王符[illegible]
館女少集類女嫁後三日餉食為餞女此仍問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實有赴從七月而述於
七月之孔目予齊與魯接境亦斷不待久一月而赴史官記事斷不候到至
此杜自創長歷于甲子不合則變為此說
城中城）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漢志東
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是杜本作厚丘劉本作記為庫邱後志從山東志

于曹州府古蹟並引此中城即承此注廩丘之說
傳不忘先君　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體故稱孟孫稱先君
執諸銅鞮　一統志銅鞮故城在沁州南
南冠而縶者　續漢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
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探南音　呂覽音律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實始作為
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言求材當之人之時亡不可弱使
十年傳盟于脩澤　水經注此濟自樊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
之原圃也按水經注引杜預此注亦作武脩一統志武脩亭在懷慶府原武縣

織廉選著

東亦名脩魚
晉侯夢大厲　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即傳此事而
史遷更雜采小說雖定之惠士奇趙莊子縛死而卒後日屈

使醫緩為之　王忠篇文藝之謂也　緩為王注為治也

肓之上膏之下　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　馬蒔靈樞經脈注云膈膈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
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膀胱註六分寸衆
又往脊上两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戶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第
第六譩譆膈關七則膏當脊骨第四節肓當脊骨第七節也
甸人獻麥　周禮甸師職主耕耨籍田者共諸侯籍田百畝
將食張　靈樞脹論有五藏六府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
妨于食晉侯殆此

況不令乎　叔申為鄭國之政君既囚執不能修事大之禮以紓其君更造異
謀且有子孫之事此其不令也然其人不可者言逆以疑必至伊尹周
公乃俛曰耳
十一年傳吾不以妾為姒　喪服小功章娣姒婦注計身之長幼不論其夫兄
弟故云不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
俱嫁事一夫也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為娣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
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姒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爭鄇田　一統志鄇人亭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五里
十二年于瑣澤　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新鄭縣菀陵城西亦曰瑣澤按
此役也先與楚盟于宋而後以楚成公子諸侯遜為此會不書鄭者瑣澤鄭
地地在焉可知也

織廉選著

傳金奏作于下　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鍾磬之等並在堂下故皆南
陳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禮記其以
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
奏也此郤至登時其金奏韶肆夏而郤至驚走以非人臣所受禮蓋享
叔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與彼同也蓋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能鍾鼓者在堂
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而郤走此直見戲其成解經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鄭注襄殷之時天子五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
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於間天子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
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當朝天子則往朝於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三年傳士伯𧩊聘　𧩊政曰朝之事以為己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

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伐我涑川　元和志涑川在陝州夏縣今屬解州北四十里川東西三十里南北七

里一統志涑水源出絳州絳縣陳村谷伏流至柳莊復出西[illegible]經聞喜縣界西

興紀要涑水城在蒲州東北二十六里

十里又西南經安邑夏縣解州北猗氏臨晉[illegible]

君亦不忘舊盟　詩傳惠順也

焚我箕郜　方輿紀要箕山在解州平陸縣東北九十里郜城在太原府祁縣

西七里左傳焚我箕郜謂此郜城即郜城也地形志平陽郡有郜縣有郜

城郭之郜郜之謂此郭城在平陽府浮山縣西南十里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劉炫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

孔疏引鄭衆云告于大夫不假手于我寡人以[illegible]為是鄭衆之告于大夫自

述其言故我下可著寡人何稱此文正相亘寡君之令則此我字亦相自我而

稱其君為寡君理也杜預直是不諳文理孔惟作杜之護身大

晉師乘和　文選典引注乘固也杜預解乘和

戰于麻隧　一統志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

及侯麗　劉伯莊曰侯麗在今涇陽縣境

十四年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

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傳苦成叔　潛夫論志氏姓郤犨食采于苦號苦成叔路史國名紀解州

有苦城故苦之邑同聲

不內酌飲　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子

之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此謂三日不食之後繼之以食粥疏

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

情歎不內勺飲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　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為仲氏

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身得仲氏其子待嬰齊為後

而曰仲氏則何殊以後未絕絕之氏遂加生存之父子

于鍾離　一統志鍾離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在四方東西二城濠水流于其

中

許遷于葉　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葉縣鎮

傳及蕃隧　蕃葉故史云蕃葉采地一曰蕃隧在周圻內之邑而是時為

鄭所有也

十六年雨木冰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

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

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

錫通判如京師詩秋有千林鬱黏花穀食湘宮林凍洛也倪之霜湘雲葉詩

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霧凇諺曰霧

凇如[illegible]

鄢陵　方輿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

于沙隨　水經注汳水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方輿紀要沙隨

織簾選著

城在歸德府寧陵縣北六里

公會尹子　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按畿內國有封爵如蘇子者王子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卿士矣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得為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之則曰公其卿士則通稱曰子矣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傳　鄭子罕伐宋　杜預云因勝有舊而伐宋按大國存存可乘間以侵小國勝小宋大强弱懸之仰鷄鶩從有舊何於宋乃不乘之伐宋乎杜以傳文不叢出而強傅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敗諸汋陵　元和志汋陵在宋州之界今屬寧陵縣南二十五里

至于鳴鴈　水經注汳水逕小黄縣故城南又東逕鳴鴈亭春秋傳衛伐鄭至于鳴鴈者也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亭一統志鳴鴈亭在開封府杞縣北四十里

詳以事神　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玉篇引申詳桓另作申祥虞翻繫辭注吉事為詳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心曰詳

荀伯不復從　杜云不復故道顧炎武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語旨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瑩為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疏行首　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進而子疏隊而聲之為疏曰疏分地欽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此在壘中陳之事此行頭即行首

陳不違晦　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臣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宋星晦月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囂　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　通典兵十三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窕　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　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州犁楚以晉有苗賁皇故云國士在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　王中厥目　毛奇文鈔注子曰此不過得復之頤也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坤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為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文辭國君也又文辭有災眚之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然解按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王故以楚為異邦

徹七札焉　考工記函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同皆札續之數也疏云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文獻通考兵十三甲様係四等計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盔子展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　按近世用鐵葉古用革札其綴旅之數史書無徵遂云云覺受士弱殺之戰晉惠子之右跳石奮投而擊傷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

止一丸未陷知中乎乞丸居敖也

韎韋之跗注 鄭衆云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為袴而著襲杜注乃袴服狀因襯引之案杜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雹乃縛之誤 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 漢以來稱袴褶即大袴也 唐會要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勅者注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若其制則文武官雖不戎嚴亦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即袴褶之服又為大口袴不同大口袴王今以舞馬袴去其袴褶但不施裳耳 始于趙武靈王胡服用其製者依鄭志

織簾選著

敢告不寧 劉炫云楚王之意乃傷于郤其傷也今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親暱曰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親暱相如按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義古治亂憂懼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殽中 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天注旄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故其子重也 楚之將因告其旌乃子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 說文榼酒器也榼圜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

穿夫傷 服云金創為夷按漢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通典 逞凡哮士不得有金瘡痼疾

楚師還及瑕 水經注北肥水東積為陂謂之瑕陂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一統志瑕城在潁州府蒙城縣東北

至于鳴鹿 明一統志鹿邑故城在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六十里寰宇記鹿邑城在縣西十二里即鳴鹿寺在縣城內

公還待于鄆 水經注汶水又東逕鄆縣南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北八十里有故運城山東通志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南境鄆城故城在縣東南十二里元魏析廩丘置鄆城縣

親于公室 言親聲伯甚于魯也 案如杜言郤犨蓋露其情謀之迹於魯國之使亦甚矣

幸君命子私 杜預云不受郤犨請己求吾私通言聲伯之為人耳郤犨所私于聲伯者何不即時宣布

織簾選著

十七年 於柯陵 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內黃今屬彰德府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于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按以此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為十六日杜預以長曆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從之長曆不通

侵晉虛滑 高士奇曰河南府偃師縣東南有虛城

至于高氏 一統志高氏亭在許州府禹州西南

自戲童至于曲洧 方輿紀要新汲故城在開封府洧川縣南春秋時曲洧地也案戲童襄九年諸侯盟于戲即此也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在開封

府汜水縣南四十里

壬變辛　杜預云因禱自裁殺死非可祈也並書嘿後于中寢含殮于外則
殺日之間每合理矣史傳所載王商司馬攸以憂死者不可數豈必一一自裁
于暗昧乎何休指之今以讀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　淮南天文訓冬至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于君將疑
閉門索客人臣之證也

匠句須吉　凡保通匠亭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夢涉洹　水經注洹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逕內黃縣東注于白溝方輿紀要
安陽河在彰德府北四里本名洹水出林縣西北林慮山中東流經府境又
經非汭縣西南達直隸成安縣界至內黃縣界永和鎮入衛水亦直隸綱
衛河逕彰德府治安陽縣東南界有洹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即直隸內黃
縣西境也　按內黃今屬彰德

鐵簾選著

師師圍盧　山東通志盧城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漢置縣宋字記盧
城在縣南五十里是時長清尚未徙則榆也邑志謂盧城去縣二十五里盖誤
以長清故縣為盧城耳長清故城在縣西南十餘里宋至道二年徙刺榆店
即今治也

特分于清　一統志清縣故城在東昌府莘邑縣東南通志縣東南三十里續
漢志東郡東平故清章帝更名著志屬陽平郡

後伏大夫殺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先殺者君之禮也不為善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甚耳

逃盛也　盛者屬異之字種子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
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呂覽勸學篇注畏猶死也通典禮吉盧植注云畏兵
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白虎通去死畏者兵死也此作盛者畏盛
丈義通也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
威惟畏墨子尚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古通也

圍巢　江南通志居巢城在廬州府巢縣治東北五里

十八年　吾弒其君州蒲　穀梁云以吾論之宰與屬相主不言逆而弒則書盾
屬則鉏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逆其惡而不辭
之欒書弒屬公史筆未必如董狐也若列國又有可以諉其罪者書之其
逆其所赴而書之春秋不與其諉也故書曰吾弒其君欲辨指傳之逆
不臣者七八盖即書假而諉也春秋作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弒公穀
二傳猶能言不得其故乃反歸惡于屬公此其書為可用哉微左氏則亂臣賊
子綱緒者多矣

鐵簾選著

後入于彭城　今徐州府銅山縣治

于虛打　元和志兗州泗水縣漢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打也通志虛打即
今泗水縣治

逆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寰宇記厲公墓在晉州翼城縣東南十六里高
一丈六尺

有兄而無慧　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
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不能辨菽麥　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疇也
未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為麻
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
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並以于大而
聞于小亦有良材文曰稚米曾子駕羊何足掩其全美也
祁奚　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　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秦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　陸機辯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馭飲辯惑論曰吳人者以
舟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盛案徐晉書曰安帝時司徒王謐議曰夷庚
未入乘輿旋館並夷庚者藏車之所　錯韓據疏引詩序由庚萬物得
由其道夷由同聲則夷庚是王道蕩平之義李善以為藏車之所非也
並此夷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元年次于鄫　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縣北方輿紀要在睢州東南
皆非杜預注據傳所言疑是鄫國也
傳　寘諸瓠丘　一統志陽壺城在絳州垣曲縣南一里注云東垣縣據漢書
河東之垣縣皆無東字東垣乃是真定也續志垣縣有壺丘亭
侵宋呂留　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東五十里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取犬丘　一統志方輿紀要太丘城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沛郡以為有太丘後漢志太丘故敬丘明）
帝更從今名　頗祖禹曰杜預疑其地據是時楚方侵宋呂留鄭服楚王
為楚取也

織簾選著

二年傳　如霣之為霣　莊子則陽篇衛靈公所以為靈也者何邪大弢
曰是因是也　郭象注靈即是善道之謚也霣有三謚三可謂善是謚法
所謂亂而不損曰靈也

（伯常騫曰其世不　杖之甚也夏賢人　此其所以其不　可為靈公也）

侵擇美檟以自為櫬　齊民要術說文檟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為棺材勝
于松柏埤雅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與頌琴　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却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為
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琴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琴長七
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琪頌琪雅箎頌箎雅簫頌簫並雅倍
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狀如箏此
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養姑者也　檀弓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
城東陽以偪之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一名夷城紀要在臨
朐縣東
三年盟于雞澤　元和志雞澤在洺州永年縣西南十里其澤魚鼈菱芡
州境所資　一統志會盟臺在廣平府雞澤縣東南二十里即諸侯同盟雞
澤處遺址尚存
傳　克鳩茲　一統志鳩茲邑在太平府蕪湖縣東四十里
至于衡山　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今吳
不能越吳而至杖說令別道從廣德州趨獨松關六朝楚軍亦能深入
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橫山者是　紀要方輿勝覽橫山在太平州當

織簾選著

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橫山在州西五里或楚兵由此歟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絛也漆以何成絛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二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云備繕甲不以組少儉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言紟帶縢結也為縢字縢是繩約之名釋文云紟結也如鄭意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賈以組綴甲謂以組貫甲也熙案身自制甲紮要韌組甲係其師道補正曰組之纘紛絛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綁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迹考古書皆無賈說曰惠棟云呂覽慮同篇鄭之故俗為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鄭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鄭君以為然賈氏之說本此被練即帛甲則被練卑士之服是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為戰服妄矣且賈云盈竅杜既不明孔亦不辨好乃肌說猶弃先儒不如其學也如是乎

盟于邲外 水經注時即邲水也音而京三年盟于邲亦即

軍事有死無犯為政 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為教令

纖庵遺著

與之禮食 韋昭注禮食以食大夫之禮按玉藻所云者皆侍食則不為禮食也

士富為侯奄 晉語使范冠子為侯奄韋昭注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

四年傳 猶在繁陽 續志汝南新郡縣有繁陽亭一統志繁陽亭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金奏肆夏之三 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繁遏為執競渠為思文鄭不取杜預從之繁遏乃工往形其陋

三夏 至 敢不重拜 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之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亦各其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與此異知鄭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於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工用取其節而不燕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設新義不知燕饗所常用者也是其禮等而終平時未嘗需用也

於蒲圃 一統志蒲圃在曲阜縣境

纖庵遺著

季孫曰器）漢律所云羣人財物罪責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爲罪
斟終子嘉父）一統志斟終故城今順天府薊州治
后羿自鉏）續志東郡濮陽有鉏城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東紀要云縣東十五里
遷于窮石）路史國名紀云壽光有窮谷窮水即窮石今在六安州英山縣境括地記皆謂刪丹是以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在張掖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水太遠隔故郡按水經注大河故瀆西流經平原鬲縣故城西故有窮后羿國也闞駰諸已辨其非是考紀年太康元年羿入居斟鄩則斟鄩即窮石也宋通志斟亭在萊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有斟城古斟尋國
武羅伯因）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
伯明后寒）通志寒亭在萊州府濰縣東北三十里趙汸曰伯明君此寒國
家衆殺而亨之）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于桃棓天問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射豨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按即此傳殺羿享食事洛設之誤
有鬲氏）應劭云鬲偃姓咎繇後山東通志鬲城在濟南府德平縣東南三十里在鬲津河左
浞因羿室）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云浞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苹注純狐羿妻名

滅斟灌及斟尋氏）紀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齊乘斟灌城在益都府壽光縣東四十里今爲斟灌店通志云宋京記斟灌城亦名東壽光按水經注巨水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則此爲東矣
處澆于過）通志過亭在萊州府掖縣北境
處豷于戈）即哀十二年宋鄭之間隙地曰戈
周辛甲之爲太史）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爲辛甲即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而大戴記之史佚不得爲一人
官箴王闕）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諫聽篇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蓋亦辛甲之箴言也
獸臣司原）賈云禮旅賁氏之圉之司獸者也
我牧茂原）服云茂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薦即茂是草也服云是杜釋爲內體上句以臣者猶獸處也依薦草而就漢書匈奴逐水草遷徙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爲茂草則同于上若何曷云云有
敗于狐駘）一統志狐駘山在兖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通志目台亭在縣東南十五里
逆喪者皆髽）言不爲好死之服即用小斂時之髽若禮髽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主人髻髮袒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其大 士冠禮注纚一幅長六尺 尺寸

則殊有虛椎之所以束髮而冠以冬帕垂而用之　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
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以麻自
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
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免者也孔子投髽與男子之免乃
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
爲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髽衰又云喪服所以皆是成
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既言髽衰三
年益知恒髽之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髽後主鄭氏露紒之義
爲三年恒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本不喜爲父母執三年喪故于
此類之道喪者多不詳備此服髽之義然傳者識之專于是始不成服
禮本有髽寧得云始髽乎魯雖哀替不至于杜預之意忌惮也孔穎達
亦不尚樸學故其快然從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
義此猶爲人吠也

魯于是始髽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注禮婦人弔
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喪服記注云笄
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續漢志皇太后入廟服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長一尺）
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因于女子子爲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
首也魯習見狐駘之役吉笄纔以髽此失之遠矣而杜預以爲凡爲喪者皆
惟髽而無服此宋人之解書也

國人誦之　安師職鄭司農注云奏樂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出誦也

我君小子　抑之詩實哉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屬之也箋云謂天子未除喪稱
小子猶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宋如之喪稱也

五年會吳于善道　記纂注吳地既滕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一統
志盱眙故城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吳之善道邑

傳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劉敞曰傳言王夫金殺之安也何謂不刑（所以本）
乎解經義此取舍安在按左氏所載君子之言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此左
同異之趣極商榷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存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
言何其妄也敞本注孫者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指左氏自作史評而
託諸君子云亦未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爲君子而若其論于
聖筆之後所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而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紀
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亦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
何其之甚耶

會于城棣　水經注濮水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襄五年會于城棣者
元和志南棣北棣二城在鄭州陽武縣北十里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趙汸補注曰行父殺適立庶專國政傳
舍大惡録小善亦當時諸侯之論　臣照按趙汸亦未悟左氏之意序左
氏爲諸侯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諸侯之論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吳　沈欽韓學

六年傳　長相優　優謂優假饒益之
君子曰善之如初　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逆渠樂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
射其門四年注華弱之所復者樂轡是為共叔杜斷者其志矣傳如是
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故子罕宋之政卿能逆于蕩何惡福得乃改
惡之善抑心強果是國之大命出人得扶持之而執政為虐客矣服不知其
正杜說誤
堙之　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
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闉也
棠人　一統志棠鄉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通志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廿
棠社
入萊　通志萊子城在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
遷萊于郳　通志郳城在兖州府滕縣東六里
七年　辛于郳　路史國名紀盟會圖疏云郳侯國在慈州茲慈州七山西吉州
遷遠
傳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即擇
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為郊
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
在耕稼之前也
公登亦登　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也云階以子數除

纖康選齋

杜注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　唐石經初刻蛇字從忠忽佩觽曰委蛇之蛇今俗及蛇是過反應也
衡而委蛇必折　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違者此容衡不順理猛往
委蛇自得必至毀折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君委蛇指孫子之無悛容
八年傳　子國怒之曰　非外假言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怒之曰夫介異
于人臣而猶子主之堅明能聽從不明將亦從聽之為不聽未可必知而從
已避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從身矣外注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循杜文
意臣身因展孟即此傳然子產之辯而傳聞之訛也以杜文為事實本
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遠逆耗食將者　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　諸侯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注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
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畿境出
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疏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
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之不足取遂之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
侯邦國又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悉
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皇啟處　按古人坐席皆跪膝故寧處林者膝處皆穿也以坐是
跪故詩傳訓啟為跪爾雅邶曰啟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遑啟處猶云不遑
坐處

纖康選齋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按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墉此祇陰神之證

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五漢五行志相土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曰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顧炎武曰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斷為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及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曰之說于義也何則卦以少為主義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占定約即決以內外之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惟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之者爲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合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穆姜之理也

艮之隨注疏曰隨内震外兌是動而得說故之象也反體爲蠱巽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爲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爲巽艮止巽入之而止焉其咎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穆姜猶可為而史言然者殆阿姜意而爲之諱也或謂艮之隨而隨之艮從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文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疏言出乎震故震爲出初之文坤故爲文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爲天門故震爲開門隨于消息爲二月卦故史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家陰隨陽惠云婦人爲陰之例居下位謂六二

而猶國家惠云猶讀爲静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之故坤亂故不可爲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坤爲身爲害

棄位而姣棄位謂之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為放放之故乾墊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傲姣佼字本通易鼓卦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訓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言行道也周禮列樹以表道

鄫子表說文孔注乞注子乞請子之假鳥乞玉而得子表矣之也古人名表字子孔

濟于陰阪水經注渻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襄九年晉伐鄭次于陰口者不是也參陰聲相近傳寫之誤耳一統志陰坂在許州府新鄭縣西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衛莫隆難杜云按臣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之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之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

纖簾選著
纖簾選著

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杜氏於杜預長歷從自偏挑日月為解說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從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門五日其思慎謹亦可見衛氏之推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箋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　高誘淮南記論注國君十二歲而冠之而娶十五而生子故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哉故事故云禮也

先君之祧處之　杜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

魏絳請施舍　鄭解注云施舍謂應役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　管子四時篇除神位禪禱弊梗劉績注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為更

十年會吳于柤　亦任注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山東通志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柤即今泇口一統志西泇水在嶧縣北六十里即古柤水（水道提綱西泇河源出費縣東南山西源合而南流百三十餘里入江南邳州界）方輿紀要泇口鎮在邳州西北九十里（杜預云吳不於子但而於也封疆曰吳子至自柤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六皆人狄之也其君自稱子且吳於其不於而稱之則吳書楚王之不但曰吳也君稱例亦君上楚子文稱楚之例）

郰人紇　杜預云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郰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郰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莝城應是郰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郰城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郰集興郰某一改名郰者別本後注謂郰國叔梁之邑孔子生于此者誤也

抉之以出門者　服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革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揚華之皆此郰人紇事傳誤也關楔也服訓以木撅抉之門關即木撅也

以為櫓　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按劉昌宗釋傳以牛車為櫓即與狄虒彌此事同又全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犀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鄭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　杜預云百人為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五十人有疑）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虒彌執櫓拔戟以領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楚丘　即曹之楚丘

請以桑林　莊子養生主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於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

題以旌夏　夏翟羽也禹貢傳夏翟之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所即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顏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為大大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纖廉選著

纖廉選著

納諸霍人一統志霍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東南一名霍人
師于牛首即開封府陳留縣之牛首城
尉止水經注引圖稱曰陳留尉氏縣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止之
邑一統志尉氏縣屬開封府在府西南九十里
子駟當國當國謂秉大政其次為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孔疏季
氏則當國而仲氏孟氏為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為當國而丞相御
史大夫則聽政也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第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
第十九年猶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仍不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之子孔引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大
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猶立為卿服說是而失矣如杜預所則有

織簾選本

國之常法何須為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
約束已定束之詞也
晉師城梧隋地理志滎陽郡滎陽縣有梧桐澗
王子陽陵漢功臣表傅寬封陽陵侯罪案陽陵在今許州西北
夾潁而軍注城陽當作陽城水經潁水出陽城縣少室山一統志潁水自河
南登封縣流入許州府禹州北又東流分為二一東經新鄭縣南長葛縣西南
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流逕臨潁縣北一東南流仍曰石梁河經府城西
南又東南流經臨潁縣東北又東合潁水東南流入陳州府西華縣界按此
夾潁者當在新鄭長葛之間也楚在南晉在其北也
其許東底乎解詁底止也訓害陋曰底近作祇何人斯云俾我祇鄭箋祇安也安亦

為止也杜訓底為至與東義殊
下而無直斷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新王朝之
獄乃以下正上是以若在下而無直恶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
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為下
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所宜子鶡
冠子近迭篇篤賤之直不能捷一貴之上此之謂也
不能舉其契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禁名契刻也
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訟之契要
十一年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亨此二進之按此歷先
書皆以為先至先歷猶有傳文先書後何所據而又使光先于宋魯滕起

織簾選著

在宋上耶若以為此經據舊文采錄亦無義例
公至自會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
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五父之衢山東通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水經注在魯東門外二
里
不入者倍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而所役邑
入者也無征于家謂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口之租稅而已既不
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
驅之
師于向水經注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一統志向城在開封府尉

川縣西南縣志在縣南大隧山北洧水所經記為上城又名華城

次于瑣　一統志瑣侯亭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

于濟隧　水經注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

晉侯以樂之半　周禮小胥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樂之半則鍾八磬八鄭注小胥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

庶長鮑　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第十為左庶長十一為右庶長十七為駟車庶長十八為大庶長

織廉選新

戰于棫　方輿紀要棫陽城在西安府咸陽縣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秦之棫邑也濟自輔以北渭水也

十二年圍台　山東通志台亭在古鄫城之南古鄫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

遂入鄆　水經注闞駰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在東平者魯莒所爭之東鄆也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北

吳子乘卒　杜預云不與吳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云吳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壽夢乘聲相今徽州事國人猶然

傳　師于揚梁　水經注睢水又東逕揚亭北京相璠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揚梁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商丘縣東南三十里

非于周廟禮也　左氏但言非同姓于廟為禮據杜云兄弟吳無諸廟寄表云吳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甚是此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諱也刻激不循事端而輕議左氏也

十三年取郜　山東通志郜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九父城內

傳　小人農力　勠力當讀書藉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之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全隊乃卜三遍一殺古傷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修德句非也言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言設卜征謂卜伐國專據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延宇與本事無干

織廉選著

使歸而廢其使　廢猶置也言釋良霄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己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心自誘楚以牽制其專事言之心為楚計不二善乎

十四年會吳于向　此當為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

衛侯出奔齊　公敘傳但有術字作師妾加也春秋闕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可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為是而罪逐其君也按杜預以術邪與故注者於之言宋當胡安國志狙平華

証之桂也解此說与杜預同
傳于瓜州　元和志沙州古允姓戎地漢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
前涼張駿于此置沙州武德五年別于晉昌置瓜州西至沙州三百里瓜州
今安西州治沙州今安西州之敦煌縣
蔽芊蓋　此芊蓋小小芊蓋耶乃獯鬻也桂海虞衡志蠻猺蠻人畫放衣卧是
貴賤今有一番用此物也
及陘不除　元和志涇水在宜光府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經縣南流入涇陽縣經
縣南七里又東南入高陵縣界方輿紀要程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笄頭山
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与渭水合曰涇口按元和志謂秦人毒
涇上流在涇陽縣
至于棫林　方輿紀要世本鄭桓公居棫林一作咸林今華州也按元和志秦之涇
西北自池陽縣界湖縣棫林不得在華州華州去涇水遠当在涇陽
攝也　盖寸節注少禮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
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甯惠子食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不曰食大夫禮孟至命前
謂賂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　寰宇記衛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于此按陳留郡之浚儀
春秋時為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也
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
之言非虛誑
盟于丘宮　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按此時獻公於林父將作亂故与結盟以撫

知翔之至不死禹
今南日出記索隱
引系本云薛音
生武子莊之生莊
子翔之生悼子盈
生文子皤之生實子
中之生和伯括挹
此則翔為莊子莊
翔子翔卒年未及
為卿世傳文為莊
收但其諡言匹逑莊翔之謚亦莊則謂手不知杜注何以見指盈為翔子也

前夫明己無他心皇皇不知孫子之事而後行要盟子
公以鄄　山東通志鄄邑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即濮州故城也
于阿澤　水經注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右歷柯澤稟十四年政公往
于阿澤者也　方輿紀要阿澤在東平州陽穀縣東
鄄人執之　服虔執適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為公執之按服杜解皆非也鄄人
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之奔適者
無告無罪　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按定姜亦第言其告之
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厚成叔　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魯語注文公叔弛
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也而郈敬伯同也魯世家季
氏与郈氏鬭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郈是也
觀表有郈成子孔叢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　釋名淫浸也浸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然而發
洩之至于逐君
以郵寄衛侯　玉篇郲陽東郵城齊濟之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疏引
服虔注以為逸詩孟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為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劉夏　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圍成　山東通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公丁巳朔元

鐵簾選著
鐵簾選著

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〻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從單靖公　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按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為三
公劉乃庶士五劉夏初先君復將來命之猶從士服耳
善子馮為大司馬　據昧則杜預以子馮為拼發〻子利本作從子誤
十六年　于溴梁　水經注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正本春秋會于溴梁謂是
水之堤梁也一統志溴水自懷慶濟源縣西南東流經五縣北又東南入河名
縣志俗謂之白洵水
傳既服脩官　通典五服變除云新哀二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縗
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達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
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既服也其杜預則除喪易去於經一說者也
為表故也　按傳素以主兵者荀偃也鄭伯又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
鄭伯與諸大夫等矣表見尊卑於是書會鄭伯傳云為表故解經之
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卑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注以故謬誤耳
射左義此杜預之誤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會某國君或稱夫會某國
君義取在我非是元尊故吾所嫌
戰于湛阪　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歷山下為湛浦水之北山有長阪
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一統志湛水在葉縣北三十里自汝州寶豐
縣流入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紀要云入于汝水
十七年　邾子牼卒　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之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纖廉選著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山東通志桃聚在齊寧州東北六十里郡國志任城有
桃聚又桃鄉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北五十里四汶口之西南漢縣屬泰山郡
按經言北鄙則此乃桃鄉縣非下縣之桃墟杜預謬也滕縣東亦有桃山故
城與桃墟皆魯之東南
傳飲馬于重丘　一統志重丘城在曹州府荷澤縣東北通志縣東北三十里
於父為屬　周禮序官司屬注祀政為縣曰屬
師自陽關　一統志陽關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通志在泰安府泰安縣
東南六十里
以杙抉其傷而死　說文作弋橜也以杙乃劉子樹書通作杙莊子人間世拱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盧門　河南通志宋城南門曰盧門
澤門之晳　詩疏引云皐門之皙釋文云或作皐門史記天官書甚色大圜黃
滜滜音澤則澤誤為滜注家乃音滜為澤荀子王霸篇睪牢天下而
制之馬融廣成頌皐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壙睪如也注音皐又成皐
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皐續郡國志作成睪然睪是皐之誤東觀記成
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吏印
文不同然睪字為四下羊則同睪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皐睪互易而
此澤門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
門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皐非也
親執扑　尚書鄭注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皆扑字說文

纖廉選著

呂覽曰斬注精者也而与麤字相對

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
為教也々刑其物即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扑
從手部則屬攴々部故即此字廣元度々手 唐石經初刻作朴後磨改从手
晏嬰麤縗斬 按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為
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
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
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
為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
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施人為高行
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々即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儒注云麤

織簾選著

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數麤不如斬衰之尤至亦謂不布之粗細也鄭以不及
為麤杜預以過之為麤穎謂雜記与此傳俱非正禮杜謂貴而可薄其親
因与短喪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之賤而不能盡其情為念也若其正
禮則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固言自天子達也豈有貴賤之別哉
寢苫枕草 杜預曰枕由非喪服正文按喪服正文士寢苫枕塊杜預誤以
為傳耳賈公彥疏喪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達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者正
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唯卿為大夫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答是說晏子雖有
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
也夫孫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々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表喪晏子

之為之是遜也非不及也与雜記旨異矣
十八年傳 于長子 水經注漳水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方
輿紀要長子城在潞安府長子縣治西南
梗陽之五星 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今有清源入徐溝縣
衛平陰 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
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
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通志在肥城縣西北之
陰里
防門廣里 水經注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与光同
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自平陰故

織簾選著

城南起首經縣北達長清縣境太山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
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
餘里以備楚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按此則長城起
于戰國然管子輕重篇有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桓公時已
有之矣舊屬平陰今入縣境自防門起東逕五道嶺又東逕長清縣南
之長城鋪循泰山之陰又東逕歷城縣南之長城嶺又東逕萊蕪縣北之
長城嶺与章丘縣接界又東逕博山縣南之[illegible]嶺鳳皇嶺度[illegible]陽山又
東逕臨朐縣南之大峴山又東逕安邱縣南之太平山又東逕莒州北之高
柔山轉而南絡沂水循臥牛城度高革嶺又南逕諸城縣南之長城嶺
度雷石山又東逕膠州南之大珠山訖于海 大珠山在膠州東南六十里 郝邵按管子

而指長城即從太山（其時亦必有塹築城以禦今齊……）
固加功乃延袤至海耳長城钜防即此塹防門也
齊侯登巫山　一統志巫山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北六十里一名孝堂山肥城縣西
北六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
疏陳之　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
分也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半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
兵惟雜
烏烏之聲樂　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班馬之聲　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
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文服虔本郭注引傳作般亦讀盤桓不前之意
遁音旋或音環杜預訓班列迂僻
殺馬于隘以塞道　元和志隔馬山在齊州長清縣東南三十五里夙沙衛
道後因名隔馬山
衿甲面縛　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紟結帶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
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甚謂以甲系縛之
克京茲　通志京茲在肥城縣東北境
克邿　一統志邿山在平陰縣西十二里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呂覽撫勉篇齊達子師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
周齊城門名也列子湯問篇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
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傳萩即楸字齊民要術萩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

生子者為梓或名子楸或名角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亦呼荊黃楸
新其楢以為公琴　釋木椴杝郭云今梓桐類之青楢也櫬楢聲同故楢材
中琴瑟集韻枆楢同通作楢說文楢或作樕管子地員注楢書春小雅孫引
郭璞注作詩曰楂棲榛梓相似如一說文梓傳字書梓木似樣梓蘇頌本草
圖經梓木樣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梓木實而葉香可數樣木理白而氣臭故
人呼樣為山梓蓋字與本草所著世以為梓而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梓其
有莢而不身小幹多迂曲者為樣葉香釋名不實而葉香有風眼草者
謂之梓木理白而氣臭無風眼草者謂之樣如上所說梓木不中為琴材且為
貴耗樑梓相像名材不得以梓為類韻集韻枆楢植自一類為楢者是也
忠云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焚申池之竹木　水經注三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為申池
左思齊都賦申池在海濱齊藪也按近世逢考古亦失方輿紀要云古書
著云德晏庭者于申池左右沖以為昭華池也
門于揚門　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揚門之扇高誘云揚門之名也齊未
西揚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　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乙不用其言又斮之東閭
將主郭棠　即棠鄉注見前
及濰南及沂　一統志濰水源出沂州府莒州東北流入青州府諸城縣界沂水出
蒙陰縣北東南流逕沂水縣西又南流逕蘭山縣東郯城縣西又南流入江南
邳州東分為二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流南入駱馬湖水道提綱濰水一名淮河

經諸城縣北折西北流以經濰縣東境又北至昌邑縣城東南又東北入海曰淮河

使揚豚尹宜 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 杜從元本使下有莊王彭伐晉使豚
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
治兵于汾 水經注頹水歷汾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一統志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北
次于魚陵 方輿紀要魚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
城上棘 水經注頹水又逕上棘城西一統志上棘城在許州府禹州西北
次于旃然 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濟渠水斷汳溝
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之稱鴻溝水並因漢楚分王指水為名一統志
索河源出滎陽縣南北流逕縣東屈而東逕河陰縣南又東合于水東經
滎澤縣南匯于賈魯河
胥靡獻于雍梁 方輿紀要胥靡城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四十里一統志雍
氏城在許州府禹州東北
梅山 一統志梅山在鄭州西南三十五里與新鄭縣接界
多死聲 周禮太師職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注吉凶之類兵書曰武王
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恩之服虔曰北風
夫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
風者出聲曰歌以律呂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杜預謂晉北楚南
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正謂商則戰勝軍士强羽則兵弱少威
明不正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論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 于祝柯 通志祝柯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境業茅七長清縣北至齊
鎮北有故祝柯城
取邾田自漷水 一統志漷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北一百里漷水發源于此漷水
在縣南十五里即南沙河也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于薛河北沙河在縣
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
晉士匄于柯 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 通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北 此南武城也
先吳壽夢之鼎 杜預曰以璧馬為鼎之先林錦以璧馬賂之申禮以故
故以吳鼎先將其意志云馬為庭實來聞以馬為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癉疽 癉黃病也疽癰并生瘍
畏有穀癉女勞癉酒癉諸疸又云黃癉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
上瘥反劇為難治也癉而渴者其癉難治癉而不渴者其癉可治
生瘍于頭 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曰癰疽發于頸名曰
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
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
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于景鐘
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 此通為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奔高唐以叛 水經注京相璠曰高唐齊之西都一統志高唐城在濟南府禹

城縣西南通志在縣南五十里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云薦乘車載旝
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檀弓綱練設旐注云此祇
葬乘車而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至有乘車注行大夫已上更有遣車
也故杜預釋例以子赗非禮所賵大路皆是革路木路孔氏疏之正解寺
存迥護其實非也王賵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
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車諸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
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夏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于天子之孤卿已為
加等此車之賜豈可復上干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若將具其名
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觀禮偏駕不入王門雜記

織簾選箸

從亦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誤矣
圍師將傳）傳偪城而上也師謂齊師
廿年盟于澶淵）水經注浮水故瀆東逕頓丘縣北出東逕繁陽城南應劭曰縣
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即繁淵也亦
謂之浮水故瀆漢志沛國杼秋有澶淵聚劉昭注引此年盟于澶淵趙一
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
宋災故說文澶淵水在宋地是為宋地劉昭所引之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
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德勝城在開州
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德勝渡黃河津要也李從王荊公詩注云澶州
黃河在其南王莽河在其北契城在其南戚城在其北

傳）言不與氏同於也）傳但言瞎侯身之道歷之也杜預以為不其遣衆而
家族為殺故去氏為不以經旨
廿一年漆閭丘來奔）續志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水經注今楊漆鄉在縣
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杜云顯閭非也顯閭自是別亭不東通志
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境閭丘城在縣北境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隆注
集例曰喉氏云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受叛臣非禮故諱以示譏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薄蝕大衍亦以為然
大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
于商任）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故地近商諸故謂之商任故
棘高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

織簾選箸

傳）以公姑姊妻之）惠云公衛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武仲之姬氏則不謂
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之
君之姑姊明是一人杜與惠言即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嫁姑
姊者謂外姊妹長于姑之女也傳母姓故曰姬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首猶謂
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
主以妻之奚傳首領李大酺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說文引之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曰襺從曰袍按玉藻纊為
繭注緼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此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按
丰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淇水篇曰中有物桶其畢欲行以小使名為虎

也此謂杜陽道之事
王之守臣）杜預云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按對天子而言以其君稱同僚之
意亦甚理也宣子說叔向之不稱（為史稱之辭）言諸侯則生叙予奪之柄理自下發揮
假上命杜預坐司馬所之時直是親王矣雖矣武王王葉諸侯之于天子曰某
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轘轅）候候人也周禮候人為導初學記引廟駟曰轘轅道凡十
二曲也方輿紀要轘轅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御覽六百十八尸子曰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非子為勇爵）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名樂師之類商子境內篇
由亞爵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織簾選箸

廿二年傳）御叔在其邑）一統志御邑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十二里今名御也
焉用聖人）周禮疏何休青育云臧左氏者曰春秋之主非聖人孰能修之御
叔謂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生成之曰武仲之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
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雨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亦御叔不說學不認武仲
聖與孔子同楊大司徒職知仁聖義忠和聖在六德則亦有今有偏鄉校注
義注聖通也又謚法解稱善日聞曰聖（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 金履祥前編作揚善賦簡）敬賓厚
禮曰聖皆非大行也
見子晢）高誘呂覽注晢春臨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按齊民要術作穄米酎春米酎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

筆麯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麯弥佳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
飲好酒一斗者唯禁得升半飲三升大醉吐人此酒先問能多少亦量
與之子不許其注曰吳石飯自節至不飛矣其又如是張晏之解乃得之
以為口實）服云口實謂遊談也按口實猶今言話柄
熙官薄祭之以特羊）熙官有職者其家臣是宮老士之類与薄祭文相
對非謂黜級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用少牢積合禮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衷云荀卿子曰大功已立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
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轘轘觀起
子四竟用刑之酷也

織簾選箸

請徙子尸於朝）庶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
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而我用禮卿士刑戮辱之三見
廿三年邾畀我來奔）杜預云畀我庶其之黨因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彼
書刺姓規過之杜所庶其之事庶其奔魯在二十一年畀我其黨邾人即應討
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求等之人逐以賂之畀我不得故邑竊邑之狀
穫何據焉釋例以畀我是卿今兩說自相矛楯愚按自來説春秋者皆録
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證皆非誤也杜預未為傳述不與同林述亦莫以何
休之為公羊乎
入于曲沃）上云復入則言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逐

之君争不言叛大反逆之亦猶不重于叛乎

次于雍榆　水經注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又二十三年救晉次

雍榆者也明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今屬衛輝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

傳晉悼夫人喪之　杞孝公是為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為鄰國闕　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

為母之黨者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子自為己之母黨服諸

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

同則得服麻矣此當服矣此傳言禮為鄰國闕樂似存其服親又有悼夫人

喪之而不徹樂乎第案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時禮崩矣杜預直以杞孝公

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纖廉選箸

我實不天子無禁焉　杜預云子無天禁故可因孫盈言其身爭不禁而死則待

自不為天所祐乎子無所怨天以激其不勤已杜解非也

七輿大夫與之　服云下軍輿師七人按杜于僖十年傳注云七輿是侯伯之副車

御則曰其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然附欒氏

使宦者以墨縗冒絰　此亦援殺戮之例其因救戰以為毒則此固不待言何云

墨縗冒絰示服同近臣侍御從君所服此仍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　帶緌也然禮經結帶宋必係之僕夫右帶劍負良緌殊

之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注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

君在左其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即必係之負良緌也

隸也著于丹書　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

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

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　男年十四

以下者配司農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　一免為番戶　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

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

不該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

為番　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　每歲仲冬之月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　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　按漢刑法志其謀反

大逆者夷三族此死罪獄已決之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

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　此不能十城旦舂者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不係為司寇者一歲正司寇以二歲　然漢刑無番戶與雜戶以下異

也

纖廉選箸

攝車從之　攝讀為攝弓而馳之攝范鞅從步戰以退欒氏之攻後乘車以

逆迎欒氏也攝車猶趨乘

肱　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閈注云皆陳名

股肱屏相近

取朝歌　方輿紀要朝歌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

入孟門　水經注北屈縣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一統志孟門

山在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按其地去朝歌遠非此孟門也史記

吳起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之孟山在其西

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魏策作左孟門右漳滏吳師道引索隱在於

敖東北並孟門而太行之文著矣

登太行）方輿紀要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又西北三十里曰太行陘八陘之一

於熒庭）水經注沁水滎水西逕熒庭城南一統志熒庭城在平陽府翼城縣

東南七十五里

戍郫邵）一統志邵原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百二十里

封少水）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一統志沁水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

羊頭山西南流合於絲河水道提綱云出沁源縣北之綿山東麓繞也南流

而岳陽縣東沁水縣東東南經澤州西北至陽城縣東南流經懷慶府濟

源縣北之太行山傳言封少水蓋在濟源與太行山近者也

師東陽之師）通典

紀要廣平府及冀州為晉東陽地按東陽首見襄二年晏弱城東陽哀八年

吳伐齊克東陽皆齊東陽也有東陽楚語蔡聲子謂子木曰沒東陽之盜

殺之韋昭曰東陽楚北邑則楚之東陽與晉為四也

北面重席

及旅而召公鉏）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席于

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

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

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為卿之適從卿禮也新尊

絜之如士冠禮再醮攝酒有司徹司宮攝酒新之散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屨

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畢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之說

旅則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召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嗣爵

使與之齒）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

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而旅酬之人

堂上無位公鉏初與悼子為兄弟杜預目未見古侍故以為妄說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

孟氏之御騶）說文騶廄御也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七騶謂趣馬主為諸

官駕說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秦掩五子戶側）子戶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程子司寇

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鼓士喪禮未小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衆主

人在其後小斂說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席賓則鄉南

面對之耶按季孫至此時尸尚在室故獨在戶側待季孫往弔大夫之喪

庶子不受弔）為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至秩焉在也

美疢不如惡石）疢為熱病注引作疢

郭璞元起注王書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

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

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素問病能論有

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王冰注石謂以石鍼開

砭之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

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

利或氣閉者鑿去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大司疾論所謂身之暴戾者皆用鍼石病之所起
所以砭針人痛抉也此則用石針也王僧孺言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泥乃兼載
跡並引徐氏楚石之類以證之害學之淺然笑千載
所云氣取血器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用而其傷者也
臧孫使正夫助之　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杜以正夫為臧孫為司寇
犯罪者復作司寇之屬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為隧正而疏云
臧氏致學兼之真妄誤也
娶于鑄　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娶鑄國也山東通志鑄鄉在
泰安府肥城縣南境與舊志安州樓壤漢於此置之所作也
且致大蔡焉　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
外史掌惡臣　掌惡臣之書史猶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
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所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　疏長立少為不順開嬰子之征為不恕王肅家語注云今此在
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纖廉選著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八　　吳沈欽韓學
廿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不應食在誤條今歷推之五分不
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　范宣子逆之　聘禮有玉迎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為御龍氏　一統志御龍城在許州府臨穎縣北十五里
豕韋氏　續志東郡白馬有韋鄉三秦隋置韋城縣金廢為鎮今在衛輝
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唐杜氏　方輿紀要太原故城在今太原縣治東北古唐國也杜陵城在西安府
東南十五里周杜伯國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為范氏　山東通志范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三十里一曰范武子采邑志云故劵
龍城也城垣如故一塔孤存
象有齒以焚其身　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
欲取者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你殺其主得乃已也服
讀焚為僨先師所傳有齒僨身職是故尔
使介根　一統志計斤故城在膠州西南古介根邑漢為計斤縣屬琅邪郡應來
有兩讀對立曰東西計斤通志在州西南七里漢志注莒子初都此後徙莒
次于棘澤　水經注京相璠曰長社北界有棘水其北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
次于棘澤者也一統志棘城在許州府長葛縣東方輿紀要棘澤在開封府
新鄭縣東南
宛射犬吉　水經注洧水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邑也

纖廉選著

已皆乘棧車　杜預云乘車安車　按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蓋古者
乘四馬之車立乘此在乘者後乘一馬小車坐乘也　庾蔚之漢世駕一馬而安
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晉書輿服
志三公大將以下注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其五位致仕告老賜安車
駟馬並自漢魏以來皆有安車　按以後老為哀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
惟婦人得坐乘　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　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
是也此張輯之子受命致師設非蒲輪之典又殊輻輻之義何乃設以安車為
輜輪子並庶車是長轂　衛陳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雖精而鼓琴　傳遜曰將當為軫　惠之大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弦也或是
古軫字有作將耳方言軫謂之杙郭璞曰車後橫木標

舒鳩人　一統志舒鳩城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寰宇記舒鳩城在縣城內
師于荒浦　方輿紀要云陂湖在舒城縣東南十五里周八里許黃陂即荒浦
之轉
齊人城郟　輿地廣記河南縣古郟鄏地　周語韋昭注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
北東入于瀍闕方西北微有也于闕也穀洛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
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也　水經注京相璠曰郟山名　寰宇記邙山在河南縣北十里東郟山亦名郟
不在程鄭　廣韻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臨之道程鄭小人不
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降階之志
廿五年同盟于重丘　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　水經注引左傳曰安德縣北五十里
有重丘鄉　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襄二十
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水經注則陵縣之
重丘是也　山東通志重丘在德州東北據襄二十五年盟本也故城應在河間府
吳橋縣境內
侍　風隕妻　惠云風當為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隕妻
所恃傷也　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應以艮為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則二體坎
為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坎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　虞翻曰巽為入二動艮為宮兌為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
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驕以崔氏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崇妻非不為崔子妻何患于無冠賜人冠在崔子
之宮豈可責崔子之冠
陪臣干掫　詩傳干扞也　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　按漢書李廣傳擊刀斗
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擊行者鼓之一下坐者叩頭之下方擲軍鞅相應
是干掫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　晏子謂人而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
死也此言崔氏自殺君崔子又無用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之待無異
于家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　言此豈平常時之何所歸
惟傳其妻而載之　婦人乘車本有帷裳詩衛風漸車帷裳所謂
輜輧之蔽今此舍車遜雖非復常度直以帷傳藏妻而當車中說文轉

君侯許之遂訪曰
傳文君失遂至之
義杜預王解有表
師自盟退是不當解
之表由注誤之有說
君之賊不討而拔投者
表退師之例不通矣
甚

白鮮乞佑爲若義

行及余中　方輿紀要余中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志云自臨淄西南至萊蕪有

長峪界兩山間長三百里中通淄河其民稜悍不識官府爲盜賊之藪

左氏例在口子北郭　士冠禮注例稱北也王侑曰例見詩例序而坐章疑注

同姓姓後食采注例數以一姓也昏禮注例爲六言告元侯無疵之殘則謂有

指未擬曰例也杜預金不知訓故

不肆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謂俑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也以駕車芻靈不納

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

有弓矢之屬役器有甲胄干笮是本有兵甲也

錢康選著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並遍之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

三軍帥者與帥屬于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唐時猶有武

冠猶不分文武之職歐史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長於功書五官掾史等武

吏者主劾捕之事長於盜賊獄徽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

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按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

謂文職也自三國以後其爲軍主者將者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然漢制且

不當說周世乎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輔治城士均收軍拝井電遍此司

空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爲市於軍以入罪人之地毋毀土功毋伐林

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

記御說門　御即御寶圍並通廣雅釋詁御禦止也管子有禁御之宇亦作圍

陳侯免擁社　免則南祖也擁社示將服于社

指沐之功　言鄭伍之命得成功故稱謝

表淳鹵　廣雅釋詁淳清也詩箋淳讀清讀也言斥鹵之地多鹹淡故爲遠

轉訓云淳鹹也

數疆潦　管子地員篇赤墟歷彊肥注墟疏也彊堅也又云五沃之狀墟高

刑櫨注櫨猶彊也草人職彊壁用蕡鄭云彊壁彊堅者與管子義同此

彊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左五雜山東有拯近字是彊加土者設通典

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

也杜預作彊界解非也齊民要術有宜田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

錢康選著

堰陳根可拔　記曆之書於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陽散上沒橛陳根可拔　急菑彊土黑壚之田

規偃豬　周禮稻人職爲其井遂鄭云偃豬謂畜流水之陂池受畜水而流之者

按孔傳水所停曰豬此亦謂瀦水之處作偃以受之偃隄偃字皆通用後漢

書董卓傳偃五隄以爲捕魚注云偃謂者偃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　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

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

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

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

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按賈氏此條釣九等之大

較非真授田有此制也孔疏駁以杜預不用遂核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

行有九畜一此其蔽也按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
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按管子之書其別土分類更詳矣豈傳亦又有性
又以為何如也
濮于狃諧　狃諧聯昵也或是于焉誠
廿六年　衛侯衛侯歸于衛　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
安在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思求其入也臨人以利伏稱兵而已
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衛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
名之同去
鍼之加己　說文引傳作鍼此從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鍼搖也謂搖其頸也
今江南謂領納搖頸為鍼俗亦謂笑人為鍼與列子湯問篇巧夫鍼其頤則
歌合律捧其頤任搖頸也亦自其面大論注頷頦車骨牙之下也非此義
牧之闈　方輿紀要圍城在大名府開州東
及雩婁　漢志雩婁縣屬廬江郡杜以廬江之安豐縣西南故城屬安豐一
統志雩婁故城在光州商城縣東北
總氏六十　在大名府開州西北五十七里
鄭先宋不失所也　按趙武以通以而不書名其下則不獲于通以而內反以不及期
自不書名鄭段不獲于通以又不失所故後獨書鄭良霄則叔孫之此傳皆不足
信然左氏例經本文未完廣列其類其說又富有叔敖未見孔子作經為經此條
亦不足信也且叔孫之字而諸之去皆是貴人歟似不必盡學左氏也
弒嫠之未矣　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　莊子德充符之釋文云見過不更謂之很此條注說與此篇有很子
惠云惡而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　夫讀此世禮為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聒而與之語　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為聒字林聒
讙語也
步馬者　廣韻步馬習馬孫炯按左傳有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
禮庾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習之也今俗語謂馬亦曰壓馬
班荊　周禮注班分也言極分荊於地坐晏子諫篇寡人苦而坐之杜預注開云
友世叔　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叔
杞梓　陸璣疏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
轂今共城洪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柜柳也
飫賜　此飫字當為飫陳壽祺按大鍋舊飽也乙庚切左傳飫賜杜解飫為
饜廣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意以飫代飫而飫則七兵義飫則於七兵字
矣朱駿聲按集韻九御飫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飫說文飽也民祭或飫
廣韻雅失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晉人與之鄇　羅泌云鄇氏陽之里有故鄇城
克林　方輿紀要林亭在懷慶府沁城縣西南故都縣東北
晉人與之汾　方輿紀要汾亭在懷慶府濟源縣西
欒范易行以誘之　實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實以行為道宋為持范
為佐二人外中軍別將之非使欒與范易道也范先誘楚欒以良車從而

楚之鄭諸爲行中軍與上下軍爲率伍之中軍三率良故曰三旅鄭說是
也以中軍瓶兵請之四年精卒于上下軍故傳云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也
以叔向 詩箋曰各具稱扶吐非向伯非面上大夫是以上大夫當伍舉
王使請事 聘禮及交君使以請事謂請於問也問所以來之故也三聖人因往
知其爲聘來往不敢必爲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復云
客有言則來者以享禮記云可有故則來聘東者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
客讀諸門外是也據者往必復請故往之請亦出請事者告事畢此則主
國之請事有二一是士請事于竟一是請請事于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
請事則已在聘說據者請事于次也
以廩丘奔晉 一統志廩丘故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范縣志在縣東南七十
里義東保
襲衛羊角 山東通志羊角城在范縣東南廿里即郓城之羊角城也邑與
扶墟故范志亦載此城
襲我高魚 水經注京相璠曰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通志
高魚城在曹州府郓城縣南境高魚鄉
廿六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長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大
衍同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
限
傳 叔孫與慶封食 聘禮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託于木門 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術侯弟鱄託于木門

蓋此城也大事表謂在河間府城西北三十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十里
疑林高謀也然當時地未至渤海疑杜傳云衛邑即鄭木門當在邯鄲之境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之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稅服
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於何人杜以稅為繐或是也喪服繐衰裳牡麻
絰既葬除之杜言謂繐衰而環絰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于弔服故鄭注云
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鄧繐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已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
痛寄子之亡為繐衰之弔服于情未愜故特用繐衰服常之服以報禮免之
杜以意罪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 孔疏鄭玄答趙商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諸皇
侃義疏亦謂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
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
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
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
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
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
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 叔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
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據此傳所論邑不論采杜預以一乘為
邑孔疏亦申之杜非也汪杜果齋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
下大夫食甸上士食丘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各

然不之國也何以知之曰無命於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然國則其禄亦皆然
以國也衛多侈亦非鄉備而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是有邑即方千里之縣也
莫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為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方加田者依鄉所合也加田者曰用盈於田加于賞其也千里者推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推于二千五里皆以采地之遠數
以其一為貴易記卦邑之百戶鄭注之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加之稅也
又坊記疏十室作大　成方三之一即句也
以藩為軍　軍服注藩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
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忠也　此與上當作一義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捷故食言者
不自以為病然後于不捷豈能為忠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殷文武曰守守句絕指因宋地以守上文左遂入
于宋若亡病則人人能致死于楚上言卑懿其死者也懿當作懿周禮數人
戮田注戮什也什而田止又大司馬注戮止也是什與止其義互足也
吉違命之　要違之非謀不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孫孫我尊魯國不為人私枉以
違命為非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措宋衛與魯者為敵偶宋衛不聞請降于小
國而魯則自比于邾滕此大不能得之于晉楚徒居命而見請殊陳甚於殊
梢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皆使有功無罪然非稍稍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
則之者矣仲孫蔑請王子茅于周事畢不言故邪子躬致辭棣于鄭事畢
弗從其君不以為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命不必君命使皆然春秋稱去
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愚夫不肯者依此以自專故為之坊也杜預曾奪小民
以為季氏之命定善君臣來不以甚一言又謂豹立宗大恢以躬致命之君

纖簾選著

然則宜順亦順季氏致命亦致孫臣耳雅潤潮乃希敦豈近情理吞秋推
見玉藻而反坐斜其權之寵則責備守之言左氏安不為是說也豹在以成者
苟為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　趙坊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為序歃血則先同姓定四年是盟乃
會次序非異姓之廷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國未嘗先晉
也宋之盟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
曰兩屬仍未嘗以事晉者事楚之雖然言先歃乎又豈違晉以楚先晉者
杜云孔子追正之非傳意也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小國執牛耳以推楚主之比楚小國故云楚為晉細
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操血而盟則
史刺候等推宗受辭亦其事也
桐門之外　方輿紀要宋城東北門曰桐門
請免死之邑　向戌於弭兵之功于君以為無此可以免于死矣兵以世封功臣有
儀者身免王死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為名臣有以誅
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真良史也
削而投之　乙書于策削去之也後漢方術傳風吹削哺注云哺當作柿音
芳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柿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
而投之據考工記築氏為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故志
注释數以書刀自殺是也
生成及隆而寡　畢子辭過屬言無拘田故天下無不有之謂註引不非無大之

纖簾選著

婦至謂之寡杜十年疏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　寡夫曰鰥寡婦曰嫠

請老于崔　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崔成請老于

崔者也山東通志崔氏城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邑志誤

作新城王英詳其狀而謂縣西北二十五里之古城為崔城誤正之　按一統志亦誤而已矣

崔宗邑也　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

采于崔遂為崔氏則崔宗邑也矣

廿八年春無冰　杜預曰前年知其再失閏故置兩閏於今年書禮志寧康二年

七月簡文帝崩再閏而通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曹表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

子昭卒　書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據此議禮之家不據則古左

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係魯知失閏之故之于廿七年置一閏廿八年置一

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謂逆不足信　秋林高任文校

臧康述

歷廿九年有閏八月逆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之矣其為也

傳　蛇乘龍　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于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

主木位在東禮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之子位次玄枵遁蛇之類歲星失次

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之位壽星宋鄭之分

胡子　一統志胡城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西北胡子國漢置胡城縣寰宇記

汝陰縣西北二十里有胡城

逆勞于東門之外　按逆即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往之也又𨑒古文往足則往作𨑒古

今字耶說文又足部　偶往之為廷　止廷字之往也則了干部　字後世　引　秀秋傳曰無我廷

文誤以廷為逆言部誑欺也集韻誑有或作𧩊逆此則逆勞之逆與欺逆

之廷不可辨矣班之為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皆古文故往往作廷

以逆其服　王逸西京賦薛綜注逆揉也字林書也說文楚語疾行為逆

而秉其本　遠之本指初文後卦以初文為本

周楚惡之　觀象賦注左宗對午之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也

舍不為壇　周禮職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

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之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則天子為

壇其諸侯自相於以此傳證之舍亦有壇

使執戎戈而先從之　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為書校合證

之則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衛其居則為武帳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中注應劭 今衛武帳王兵闌五兵于帳中也

漢令侍郎執戟　出者猶侍衛持戟而行 指持侍住不進執戟　唐左右千牛衛侃大擁刀在御座側

謝保宋指述保有千牛刀　明佛衣衛侃綸存刀出其類也述庚令之正為則 印人主之身之刀也

臧康述著

上諸訪侯共楚國二執戈者在前等也

公膳日雙雞　齊乃南由卯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代客食唐代堂餐也故四

年傳然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羹又引此傳以證之並見杖唐

語因為縣候則私其治事之處為食料　金史武傳天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 史主之請校錢令史每月加人請于吏部

開元五年歎以下本錢相當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五年戶部奏諸司食利本錢 有等三十二司條存諸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文以給諸司

三千三百十四貫給見任者不管多者五年相合食于中書省謂之堂餐其 上千貫十貫未有日給計存侍一百九十文

常日朝奏又有賜食謂之廊餐　五代會要唐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 餐六典光祿注左右廂內外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

未有外均供得不並給供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三年以本之 日加一年五月則加造湯餅及冬服冬月加食 鞍衣御食加造湯餅五月五日二月

二日加食餅　十月十五日 加組五月五日加粽糉 七月七日加斛餅 九月九日加糕 十月一日加黍臛並于常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吉服卿大夫家臣有家老有士注家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慶其為上獻）特牲禮所謂衆賓長也主人醻尸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

後依次語衆為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事命之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

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賓六賓在廟之中選以為賓故衆賓注云賓長有司

十禮運疏熊氏皇氏云侯伯子男子祫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祫則並用三

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於獻卒還酌醴齊子獻

夫人還酌盎齊注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

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

執時君執制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醻尸夫人還酌酒以從祭薦

獻皆酒加爵以稀祫之禮然則天子諸侯雖有祫畢朝踐饋食之獻子前

鐵廉選著

而醻尸三爵即是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為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舍

蓋以公為初獻慶舍代夫人為亞獻自然遂其族為之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何楷書序云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荀子解蔽

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魚里）山東通志魚里在青州府臨淄縣城內陳文子故居

反陳于嶽）通志莊嶽里在臨淄縣治西街

慶封氾祭）氾祭即太祝之周祭亦禮之徧祭也賓執席當先祭脯醢絕肺

而後祭之序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氾祭脯醢殽胾之類是謂遂祭所祭

則是地擲殺于慶封非惡必不至是

于之朱方）一統志丹徒故城在鎮江府東南即朱方邑與地紀勝慶封宅在丹

徒縣城南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吾獲罪而亡于外雖一邑亦當辭之也杜史記鄧通之竟

不得名一錢

以其柩尸在梓子市）柩即在梓之柩且刲其柩而暴尸杜預語莊公之柩夫

莊公伯違殯而已豈書復出其柩乎

道帶于黃崖）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

春秋所謂黃崖也方輿紀要大山在開封府新鄭縣二十五里黃水出焉下流

與洧水合

榮成伯）韋昭注成伯魯大夫榮伯之子石槧

廿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賁服以為吳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杜傳云其出聘也通

鐵廉選著

嗣君也係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在去此時之通嗣君則謂吳未亦是時以

季札在表何得觀樂為雖公逢傳又安得杜說殊詳此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劉敞曰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在楚則不得反

其國非其國也齊其有附和之者表公在楚即明公在乾侯之辭也將說

傳事以移簡端遂採其書以經聖經按慮為學此趙氏之實也張照曰左

氏任以朔為正之禮言之確實也時謂朔為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之注也真

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正記當日事不得闌入己

說以劉敞王言也據此為善讀左傳者

桃茢先祓殯）鄭禮弓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淮南詮言桑充

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讀神儀志

仲夏以杙印 宋志作杙卯之字 漢石以楷卯全 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以注以施門戶代以
所右為飾袁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敺人以效以懼有慎其閉塞使
以懼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近此桃茢印桃梗与葦茭也桃
為梗所謂桃父是也韓詩外傳稱於出遊遇一丈夫帶茢桃父伴與
服志似皆印刻文有之化若只史既正阮直阮飾阮方印謂桃父也樓子
注文王君閭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襲不則止巫吉桃茢殊之初襲衣
後喪桃茢去案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喪桃茢之事襄公二十八年傳
使公親襚謂以衣予殯以以楚人喪禮於己故用天子未襲之前君非臣
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璽書追而予之 韋昭曰此下璽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之書璽封

錢康選箋

書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又封書於復斗而印其上令夾故
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
亦稱璽也
抵兄妹也 惠云妹當作說高誘曰兄說說為語妄之語是也按若陵和楊扁
喜由楊而言兄說說字字書俱不載當為謊說文訛字言也謊即譎字從
說諱 狂言也
故其邑予季氏 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言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
氏之臣得邑當大子施氏宰矣朱先生孫四方之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
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綽之臣為大夫惟了孫速子車之宰為家大夫
諸侯國之卿只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 陪臣之法於為季氏宰而 猶大夫之禮自家大夫也

其宰之名亦加田而食之也 書總之家宰食加乃得有几采邑士家臣之所食則采也亦有加田也其則宰何食曰不其宰了
之面 王之大夫食向則上士之孫之卿之食向矣王之孫卿之大夫食邑則上
以侯伯之卿之大夫上食五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士侯伯之大夫之上士
子男卿之上士上食邑矣 亦稱 按家宰所食之邑受其位則以為禄謂其事
則速其邑止于身不傳世此公冶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知家臣食邑之制
故此注不了
吾國不恤周宗之闕 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
為諸姫也此謂吾之不予周喪而為托無城阮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姫
故復言其棄諸姫亦可知也杜解誤
展莊叔執幣 聘禮注酬幣致禮於賓勸侑之幣以食大夫禮賓三飯之

錢康選箋

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為主人於宰夫授幣其
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 此因饗而行射蓋禮之燕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之君与賓為
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
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
請射于公以許命賓御于公侍也 御由 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
告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与大夫卒遂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畢在
公其次公与賓其次卿大夫繼射也此傳三耦不足者正是卿大夫則須
從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与士序司馬司射宰夫有獲釋
等之等三耦者先射又須樹于君夫喜已三家公室為三軍故官屬皆在三

家而亡臣不足不足只是三耦非以設全衆耦係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
則六耦大司馬職王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
皆一耦侯上下共射之是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采之侯也
不尚取女）服云不當為也為者取女叔侯故之詞也故曰夫人恆而出辭則其言
當悖直之不當此事所謂大成非其恆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
進退不敢出王則其言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安非也按盤庚
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說事鬼神皆以鬼神悚之服說是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云毋寧寧也寧曰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
子光未有用穴之義
請觀于周樂）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欲之非

鐵簾選著

以樂官遠在遠奏季札故循往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杜于舞不廣
樂之正是餘於一諸侯則在聘國聞其書卻會祭肅受業精者其樣樣聲
息非逆季札豈得不知而往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使將命已畢既
受發使則請遊觀之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杖杜注注曰不然
歌邶鄘衛）方輿紀要邶城在衛輝府東北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
里有古鄘國城
是其先亡乎）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惠之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王勳于儉中文王儉後孤雜犯拜
按虞翻之儉或作險皆讀為儉之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示儉也杜預讀為險
直是不識字

大夏者）呂……
舞名五韶皆天下
日在不懈命為周
為夏篇九成以旺
詠

其周德之衰乎）服云此歌變小雅也其言言上世之明聖而不哀于當時之王怨
當時之政而不有指救之者也其周德之衰微可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
謂尹氏多是求實有此事而杜預謂敬王徐信則厲時天保之詩豈指削
服說是也
哀而不底）底滯也隱有序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揚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
滯伏也
象箾南籥者）服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三辨篇武王將觀殺敕付孫天下自古
為王作樂命曰象無民者秋古樂篇周公為三象則文成王之樂按禮記下
管象注之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奏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然之象
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僕是為象樂稱文王之樂亦是

鐵簾選著

武王時也箾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下韶箾既為箾則此上箾也
舞箾以詠字樂舞篇以詠箾舞韓邦奇志樂之箾者上者下皆從象樂
之杜也故劉炫云文王時之所謂南籥即古之篇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
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韶護者）墨子三辨湯自作樂命曰護又循九韶
韶箾者）志樂之樂器性韶箾乃二律之舞形舜所製其長短互列有如風
翼故曰風箾每一管状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與十調已備十二律聲時十
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為序並立而奏一均如黃鍾為製者
為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鍾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
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者莫重于箾乃獨言管而不及箾者

則營星所言之總稱後儒乃別列營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曰以答畢虎遊

營之字從此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從　服之辯若關辯也杜以辯爭不以德居之而加于刑戮也按辯以更

通以臣逆君非正也服為壞亂而又不從則其戮益重昔神扑由辯之不早辯

音義簡作辯禮運注變當為辯是辯更互易也

原伯有既　大戴禮少閒篇夏商之天奪之魄不生依焉

卅年　會于澶淵宋災故　經書此者以諱後無有如宋之災故直書其事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杜注補注劉炫制之季者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

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今得日而今乃餘一甲子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並朋未四

晉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子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至之二日癸未曰其季于

鐵簾選稿

在我而冠而袜之　陸案曰袜衣之業也莊子曰袜衣裳不可以據大按字從業

或作我有衣冠而子産貯之周禮序人注貯藏釋文之本作貯或作袜一切經

音義引傳亦作貯

卅一年傳　謀之焉如八九十者　杜柳釋文引作葉誼其曉之盛莊子胠篋注嗟

嗟以己誨人也集韻誌或作嗟按今老人口語重頓煩累正如此

以待陽州　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東平州東北境

衰社如故衰　方言褸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衣襟下按喪服記衰長六寸博

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

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跡之條上下闕一尺五寸而去之不

盡尺寸人有杜佃不去　杜服圍　杜細　足至而則衣之裳之交際處見表衣有

要則不露見故其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而在下際也揚

後儀禮圖云衣身二尺二寸從腰而止若以掩裳上際故于衣帶之下用

從布一尺上屬于衣橫繞于要以掩裳上際而後從兩衽于其旁也注又云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

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

際皇氏云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

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裳之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製

各殊也　燕尾　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形廣一頭狹喪深衣蘇用狹者向

上以廣者旋下喪衣之衽裁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爲其閈閎　廣雅閈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閈　如今之巷門　韓宗衛門謂之閎

鐵簾選稿

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閣郭引此傳之閣長杙即門橜也說文亦以止扉訓之閣按

釋文作閣云本或作閣部書俱之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閣若陸

本誤作謂之閣誤本俱從其誤據杜解閣為門則傳本為閣與郭氏所見

本自殊

僑完葺牆　字詁刊誤之當作僑字葺牆

未知見時　有客須趾引豈卦初九遇其妃主注旬之言均鄭注三初修禮上朝

乃四以匹敵退厚待之雖當十日不為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

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故鄭此言似謂侯

之朝鄭國其留以十日為限　史記范雎傳秦相王稽為謁者道平原君曰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此猶是古語　按有若

詩致其歡勸戒留之者止之使宿非禮意不敢拒卒主人主人不敢從者古

鐵簾選稿

法乃此今大國之于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句注庭燎　大射禮甸人執大燭于庭

巾車脂轄　吳子治兵篇車堅管轄則車輕玉篇轄車軸鐵也詩釋文

牽車軸頭鐵也轄與鋼二名而一物今作轄之青車

銅鞮之宮數里　元和郡縣志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　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為以字也不敢輒改唐人往有

剛鞮之甚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　杜預云罪在君也據臣子弒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書弒傳言

罪之在者以家人共為惡故不言展與

延州來季子　服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

傳家通言之歲時地陵吉武進縣本吳之延陵邑州來今鳳陽府鳳臺縣

不以其閒而棄之也　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為棄不也按彭序善此義云子于大

理亦後

夫其愈知治矣　說苑政理篇人欲入官必使習之久而愈明

不使人學製焉　齊策家王升王之處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趙策魏牟云

王解量王之國為尺帛必待工人以為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　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

西伯歸于程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吳　沈欽韓學

以文元年楚丕子比出奔晉　者石未內在往行外于狂援以近大象也然之非

罪之

傳豐氏之祧　豐氏但得有禰廟棄不冠于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當之遂祧

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矣

逆舍于虢　續志滎陽有虢亭方輿紀要依諸之平地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地亦

作祧

設服離衛　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

而會之處國未當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易象離處也其禮離坐離立鄭注

麗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二人離為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

如曰離衛表大記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在前不亦可乎　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今君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

不亦可乎杜子容居官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借蒲為殿屋者人之詞

謀其姪　惡之庚麩梁其旺署伯舍居子是其之後

夏有觀扈　一統志有觀城在曹州府觀城縣西本夏時觀國鄠縣扈城在西

安府鄠縣治北本夏時扈國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

觀即五觀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惟南齊

傳訓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与賢啟獨与子故伐

啟之亡之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商有姺邳　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

入于班方彭伯𡊮伯伐班方林人來享杜印羊方輿紀要下邳城在邳州治東古
邳國山東通志仲虺城在兗州府滕縣西南後奚仲封薛遷于邳杳上邳城
周有徐奄惠之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周書周公相天
子殺東徐奄侯三叔爲亂據紫塑之淮夷徐戎並興杜預謂徐即淮夷或誤
山東通志奄里在曲阜縣東境古奄國
子序戒趙孟禮終據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亦戒
鄭云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汲具饌日告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亦謂上
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
遂立于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
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考按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
菹醢又薦昌菹醢又進麷蕡白黑之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亞獻尸又設棗
栗服脩速上爲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
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
有胾醢疏云醢衍字速上爲八籩十豆也彼不載其籩不具亦以侑尸之獻又云
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豕
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疏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則從籩人
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安脫屨就席坐則曰安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
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弁冕端委服之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持之衣而裳長故曰委按弁冕祭

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
藻疏云其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注云端
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冕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
爲裳甫主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老將知而耄及之矣趙策老而衰智老而多財義旣期於道不亂以
老人同居多知又將不免爲亂也
女自房觀之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
及衢張有復古編衢通道也以行章聲別作衢非一曰衢崖雪岡也廣非
翫焉也按衢所翫也
弟子懼選按言選少選之詩屬先高誘注少選少間也又須臾也仕叔篇云
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須臾之頃方篇選間猶選頃也然此懼選方言
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六一義不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數
也選即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
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爲何足選也
其母言鍼弗之敦富及宋孫之貴滿也
送舟于河元和志同州郃色縣河橋本秦后子奔晉造舟于河通秦晉之
道
十里舍車服云十里置舍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車皆日行一百
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于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爲二十里乃終事
反初一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元史兵志持宣百里一日運指之說亦此之説自不合者二一百六十里計一驛六十里何其迂也

織簾選著

趙晉大子之採邑
文書未載耳大注
則此大子如若作大
錄大听主多王七主
相對說存傳訛已久

自雍及絳 元和志鳳翔府郭下天興縣本秦雍縣固都東至京兆府三百一十里絳州西南至京兆府五百九十里至陝縣（本晉絳都）西至州五十里共九百五十里

崇卒也 杜注崇充也依禮主人拜崇從樂記復從以崇字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為聚非

以什共車 六韜均兵篇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阮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再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又以五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為列故此言以什為別為行伍也

困諸阮又克 按前言乘于阮而持之又取勝之道趙注曰道遠險狹狂…閉于穴中持勇者勝杜預說用車之事非也

為五陳以相離 離麗也疏引布置使相近去昨李筌太白陰經曰陽陣起一至九陰陣起九至一陣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車相去二步陣間容陣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陣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四車間容車陣間容陣為間容曲是也

偏為前拒 前為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 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間日知錄云洮又春秋其都在翼北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秦云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為信

而封大叔焉 杞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為侯

宣汾洮 續漢志河東聞喜縣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聞喜與洮水合水源東（續漢書地理志…）出清野山一統志洮水源出絳州絳縣橫嶺山燒莊西入聞喜縣界至陳村峪水合按涑村峪即涑水也府名有按水經注洮水即涑水非也

障大澤 一統志董澤在太原府南十里舊名云水匯書清源右鋪之久固

湫底以露其體 服云湫集也底止也按湫讀為揫揫訓揫斂也方言露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說之露羸也易羸其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別姓四人之本以自然有愛之之所及其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為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先盡矣則美先盡矣美先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為近親而以生疾則先盡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

則卜之 卜而得吉以非同姓矣

室有四姬焉 衛侯衛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慆堙心耳 管子五輔篇淫聲謟耳淫…謟日…所好謟心慆字古只作謟韋昭周語注慆慢也則指之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雅送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終成乃息五聲皆降則聲一成五降未成當更降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究于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忠之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者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五律之後不容彈古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正正聲改於而不知止則移為下聲下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陰淫寒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寒之傷形熱之傷氣

纖簾選著
纖簾選著

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痛陽勝
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
夏
風淫末疾賈云末疾病首疾也謂風眩也惠王易卦初為本上為末周書武
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閉胕腫
女陽物而晦時雜為大又異雜說三卦皆二陽一陰象陰生氣通天論陽强
不能密陰氣乃絕
主不能御者是以生之也周官食伏藥物之事猶御奄豎之人以事于宮掌
君以不節致疾則審精之咎
皿蟲為蠱凡造蠱者以寘器于器中放四蟲相啖諸書地理志揚州諸郡章
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
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
穀之飛亦為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任
昉述異記云木荊州久雨粟化為蟲蟲害民
城郟楚郟一統志郟縣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郟縣故城今郟縣治
十一月己酉顧棟高云長曆是年閏十二月此移閏于十月則己酉乃十一月
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趙世家云孟生共共生孟孟生哀惠之按文當云孟生共孟共

纖廉選著

孟生哀孟子餘者謂共孟及哀也服以孟為趙盾子餘為衰
甲辰朔烝于溫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王
制疏引服虔曰烝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
十一月此晉用禮傳曰閏盡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
仲冬烝于宗廟禮也　按顧氏所考允　王制疏服叔　晉之十二月于周為正月傳以烝在冬
烝不可蒸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
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誤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至十二月甲辰朔
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不得行烝
烝愚考傳文如晉侯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眘重之殺伯宗
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此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則十二月是甲戌
朔杜鄭據周雅追子至如烝禮蒐狩之禮皆用夏正孔馨度之三王之郊用
夏正　趙匡曰王者祭祀則用夏時　本天子諸侯皆並非獨晉也　為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疏以九月為中冬不
亦慎乎顧氏辨此為仲冬亦是　言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杜注之逆以為卿放書之按傳言子哲邪言將代而
代其位是已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強從乃積惡自斃豈肯從以為
卿杜殺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以證子產其遠很矣此
僖宮子擧之服云擧擧之卿也子宮子游其擬下夏請曰一匹一擧為衛侯衰患之
今孟子作孫趙岐章句曰孫亦擬也孫氏存疑按孟子孫焉知此傳
擧字亦作孫故服趙互引為證　歆林據孫說者行偏天下擧往擧等之与
孫樂義同又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

纖廉選著

昭叢今狂行也叢狂孫古字通則此叢字本不必作孫也

謂之少齊　服云所以別異不与齊宗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故長少差其行狂詠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適子乞齊女在晉宮不如少姜不一姓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執諸中都　此經注俟甲水西北之中都縣故城南城非隰水俑晉侯執陳无宇于中都者去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一說是中都故城在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羽去樂氏而代其位　鄭大卿公孫段已卒伯有子於是無由得抄故羽去樂氏而代其卿位也杜据于位注已言子皙為卿故不解代其位作代以爲亦忘昔也

加木焉　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梏而著之也因時將有無梏者至于刑殺皆設之

纖簾選著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　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幸陪貳而与賊臣圖柄臣未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甚允當左如杜預說則為秋之經書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望傳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衛出奔齊一例杜注誤

侍　晏而入　晏而人猶言晏于人杜預注誤

豆區釜鍾　杜預云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丁篇西之宗釜百錢則鍾千也齊東之粟釜十錢則鍾一千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鍾五鍾為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不斗二升八合亦是也鍾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為豆　顧云毛晃曰豆當为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說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為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注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為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彀則彀受斗二升三豆為斗二升明豆不得為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彀先鄭云彀讀為斛彀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彀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欲外按逸人注云逸豆其容實皆四升某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祖述宋人之過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晏子外篇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　晏子雜篇景公逃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即鄉三老即鄉之老者年有爵者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衆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纖簾選著

或燠休之　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為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蹄之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俗謂小兒張口含之持面哭之即煦嫗之謂

其相胡公大姬　服云相隨也按相之爲言相助也

道殣相望　韋昭注道冢為殣說苑晏子正篇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然此殣者為餒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為殣也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杜預云八姓晉舊臣南曰欒郤等皆氏族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与狐同宗而分為氏

以樂慆憂　慆憂也謂以樂而慢遠憂

鐃鼎之銘　服云鐃是鼓鐃之屬以金往形云宗器是也一云鐃地名鼎鑄

九年于甘鐃之野故曰鐃是據鄭非說林下齊伐魯宗鐃是魯以其偶往掖

呂覽審己篇又作岑鼎崇鐃岑鼎五同鏡較鄭宋地名鐃乃鄭之訛

史狄與趙之　鄭非雜三曰諸從子之孫童之國

散頌里旅　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里有司管子

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馬隨之　隨狀如夜村者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里室里宰所堅簡氏書者整者整是也周禮

里宰注之趣里宰治當為今街彈之室皆子玄政篇於州以為十里之為之

尉築陳塞道一道　孔傳出入審闔閭慎管鍵管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

纖廉選箸

閈閎　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後所謂之不必八家一巷

為自什什伍之相為一里之端有門曰閈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　周禮閭胥內則

閈居于塾而司其啓閉察民之出入焉　其子以教名子里子陳通宋大　而在其閈中守閈者不由也　金石錄

有南陽郡鄉正街彈碑　隸釋般者今別然碑想念惡氏　善者不修為作正彈造設門史　上名校官事郡殘

碑所云校官疑彈里察治者也為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之徼其材以

為里室反其役地于隧　山東通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雉隧是下　初學記四十指禮物理論曰宮室未定隧為南史呂僧珍傳百家　宅寄書郭

豐氏故主雛氏　主于其家曹子閈所之私館也

過戰伯之忌　別氏之先亡及郊而後亡寄見是入郊後方過忌也忌是忌日

之忌據傳所言私忌周禮小史註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為忌案義果子有

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數之之日不用舉他事知叔弓之不入者正

以入境別郊皆授館設飧介皆有事焉不敢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為後禮一

日若因介報忌而不入則聘禮之饗不得將違廢君命而已矣叔弓此不必是

之忌也此事杜子所以大同郊上謂解下文之辭請先入受館則殺子可以不

入者正為速進不過一日內耳

襄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郊之館者為于廟不館于敝者之

為尊也　張超是大夫故得館大叔也

故廬商嬰于此蓋　日下舊聞引城冢記南北宣斋城在朔州文安縣西二十七

里齊侯故廬齋嬰于此

王以田江南之夢　鄉射禮注以搭為也詩攷丘疏以為自己于彼之辭其者往

纖廉選箸

彼于我之稱

六年傳　以歲之不易　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閏閑也謂者雖非

三塗　水經注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之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之塗山

也吉相踏若春秋土地名舉周書南望之文或言宜為轘轅大谷伊闕非也

方輿紀要三塗山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十里

陽城　方輿紀要陽城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一統志東北　三十八里亦名車嶺山

大室　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亦曰大室其西曰少室

荊山　杜預所指者乃今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水經注以為荊山

之首至襄陽南漳縣為荊山據司馬侯所言數之當為陝州閿鄉縣南

三十五里之荊山

中南〔道〕以後志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
關隘阨塞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冱同集韻涸凝也阨字从人不从水
夏啓有鈞臺之享紀年帝啓元年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元和
志鈞臺在許州陽翟縣南十五里今開封府禹州
商湯有景亳之命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
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按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周
書所言是此景亳之命也方輿紀要亳城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景山在
縣南二十里
成有岐陽之蒐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方輿紀要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纖簾選著

康有酆宮之朝紀年康王元年冬康王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鄠縣志
豐宮在鄠縣西古縣三十里
穆有塗山之會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一統志塗山在鳳陽
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亦名當塗山
王曰予武城即南陽宛縣之武城續志宛縣有東武亭東字疑誤
將隆幣焉服云隆殺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廟傳遂曰公用幣單薨
之故之隆幣軟拌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
屬將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士
虞禮注下祭曰隋〃之言猶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為隋此隋幣者謂
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齋車以行及反藏諸廟而皆問有神道

焉猶尸之隋祭故云隋幣杜預以隋幣為布幣此誤注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
有緡山東通志東緡城即緡邑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五里本古緡國為
桀所滅今名緡城集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東
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紀要云黎城縣古黎侯國
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十一年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
鄭子產作丘賦服云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
丘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之下引詩禮義不
愆何恤于人言乃依杜注加賦痛氏何不從之有服說是也按傳字文作作于
貪則不全與服說並鄭國之法賦者不役〃者不賦載師注之夫役者百畝
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為稅不待言矣今復計丘為賦
故國人謗之

纖簾選著

作法于涼廣雅椋諒薄也貴志云青良世人作諒禮之諒亦涼字之失之
世人作禪禮之禮草下莫溥亦失之
入棘棘麻水經注汝水東逕棘亭北春秋之棘棘也一統志棘城在汝寧府
新蔡縣北二十里又信陽州北五十里亦有棘城寰宇記故麻城在今單州碭
山縣西北碭山縣志今為麻城集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
府永城縣故酇縣東北

舍命于夏汭　一統志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沔
口魯口水經注夏水入沔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即
夏口矣其地亦在江北
城犨鄀　一統志犨鄀城在漢陽府漢川縣東五里即五里墩也府志引史曰
威尹宜咎所城之犨鄀在漢陽軍北之五里墩成公十五年嘗與所會之犨
鄀則在今風陽府壽州下蔡城東城州東北在壽風境內與犨鄀仍在風
陽也
及虖塗　一統志虖塗亭在　州府泗水縣東接費縣界
饗大夫以歌之　杜預云　釁鼓血祭鐘曰釁杜預以釁與殺事乃異雜記之成廟則
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之屋不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乎　康成之說記文斯謂居之宮室益食以落食是落之新於
說成而釁之斯　並則釁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誤言之也　子之說以落之
夫子疾病不能見人　素問陽明脈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
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之病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
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寘侯于介而逐　呂覽孟春注介猶隔也按此則大夫有閒事者曰收死之寘其
餘閒也致隔介蓋閉之聲
五年　以羊妻及防茲來奔　續志平昌有妻鄉注引杜預西南有妻亭出來
通志妻鄉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續又縣東北渠渠杜東南有防亭在
亭在沂州府莒州東北境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傳戊諸臧氏　按戊謂立為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曰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與杜預鮮同
使亂大從　樂記注從順也服之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　注說曰其田行者民為徒以文辭所謂于行有依往是也曰歸亦雖
為亂象民為正之不得行所謂于飛集其翼是也曰讒亦雖火言於所謂
有言是也曰以餒死亦雖位居二為孔之反不久其口則死以食所謂三日
不食是也亦雖按坤為牛為大為忠雖為坤所抑故讒人在中而叔孫為
其所餒死也
勞屈宗于苑氏　水經注八里溝又南得圉苑水口水上承西南苑氏之陂竹之苑
陵鄭伯勞屈生于苑氏之宮也索序記苑氏城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
送女于邢丘　續志河內平皋縣有邢丘水經注晉侯送女于邢丘即此處方
與紀要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丘
有子容駒　荀子大略云謂之容駒續世大夫不以為子往与容駒是之子
慶之孫公孫蠆父之後名羅駒其字也續宗補續篇之　送不能其所用故
不以為子也
勞諸索氏　元和志古大索城在鄭州滎陽縣裡是也楚漢戰于京索間
小索城在縣北四里
於將有往享　觀有珪享觀亞文則享饗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之上
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於將有往享覲有璋也按將禮於子

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注為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為君
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疑亦知其不通而為之强注審步疑然 孫本作本璋亦作東璋以君去
謂杜預之執璋不知何書之文皆則俗之璋殊非主璋杜違之謂也
飧有陪鼎 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之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飧注云食不
備禮曰飧此則故云之禮曰飧對下歸饔餼是大禮也聘禮云飪一牢在西
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
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者此云
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之膷臐膮是也內則疏云膷牛
臛臐羊臛膮豕臛集韻臛肉羹按陪鼎亦得謂鉶也聶崇義三禮圖

纖簾選著

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
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按九字當只言正義之刪也此 臣崇義按鉶是羹器即鉶鼎
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鉶羹而享客注云不致則無鉶鼎又不食大夫禮
注云鉶亦菜羹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
羹也然則牆羹在鉶故曰鉶羹以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賄 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又贈用束紡注所以遂聘
君及之禮玉束帛乘皮皆所還玉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
紡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賄又云無行
則重賄反幣即其事也此皆遣使者之君總謂之賄下賓行舍于郊公
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大夫親贈如其面幣此則主
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覿私面之禮經謂之贈是贈賄二事各別也
鄭伯勞諸圉 一統志圉縣故城在開封府杞縣南 按統志杞縣南五十里
以繁陽之師 即繁陽也方輿紀要繁陽亭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收諸鵲岸 元和志鵲頭鎮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十里楚伐吳敗于鵲岸
是也方輿紀要鵲尾洲在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鵲頭山在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山在鵲洲之頭因名
至于羅汭 水經注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
汨羅口 一統志汨羅江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方輿紀要汨羅江出縣
境分為二水一西南流曰汨水一西經古羅城曰羅水復於而北出至屈潭復

纖簾選著

合故曰汨羅又西流注于湘江謂之汨羅口水道提綱湘水至湘陰縣西南境
有汨水東南自平江縣 汨水即平江 合諸水來至汨羅山分流而西注之曰汨羅口
震電馮怒 方言馮怒也楚曰馮廣雅釋詁馮滿也洪興祖楚詞補注引
子帝馮怒注云馮大也馮怒一也
及汝清 汝水入淮之口 一統志汝水自河南息縣東流入潁州府阜陽縣南
至朱皋鎮入于淮亦謂之淮口
坻箕之山 寰宇記坻箕山在廬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按輿地志云東關口有
坻箕山昔坻箕也楚子觀兵處
待命于雩婁 元和志楚有二雩婁一在廬江六縣其南巢桀所放處則江州潯
陽縣東四十二里巢城故城也按九江府志亦元和志所言同

六年傳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
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儆之以刑　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　晉灼曰懼古懼字說文引作愯　愯懼也　按方
言懼雙聳也　戴震以雙為聳之誤非也　秦晉之間相勸曰聳　中心不欲而
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　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　杜預不當解為懼耳　章
昭楚語注聳獎也
而作禹刑　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
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　文弨之　按陸仿古　呂氏春秋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
罪莫重于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　湯刑名或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　太史筴刑書
九篇以升授大正　按此成王時也　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云政衰為叔世　叔世踰于季世　季世不能作辟也　按晏
子諫篇三辟著于國　此文下云制參辟　則知春秋時亦有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錐刀之按也　遺子遺亦莫之舉也
有加籩　不令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上大夫
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按此其常禮　季武子是正卿　則用上大
夫豆可知　聘禮記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然則此傳言武子謹之饗使
者無加籩豆之正禮　此致饔加籩豆者殷勤之義也　此加豆則當加于朝故析
鄭饗趙孟其五獻之籩豆　此武子之不過三獻而特加豆也

織簾選著

以其乘馬八匹　上讀句屬　私面　下讀句屬　見鄭伯　聘禮私覿也　禮用束錦乘
馬此八匹殊致之　聘禮賓覿私請有事于大夫此殘聘未之問也　主不肯服傳其事
親重其勞故就館致饗饋　明日賓拜服　聘禮致命受幣記　按亦出請
事賓面如覿幣　則此傳之私面也　聘禮經客問日為之仄此逆勞于境故私
覿之後即請私面　周禮司儀賓有私面及君為名　非此義也　杜預不解私覿與
逆以私面為私見鄭伯　周禮疏亦誤其說
不抽屋　服云抽裂也　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　按毛詩傳言教閩抽簽續矯
喪大記司人徹廟西北厞薪萊　廿八年子尾抽桷擊扉　是有抽屋之事也
聘曰　聘禮賓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　立幣于其竟　賓南面上介西面
衆介北面　史讀書　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注云此使次介假道上而告之史書家
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衆　為其犯禮暴掠也　傳所云與禮合
師于牼章　此牼章蓋江北漢九江郡
次于乾谿　一統志乾溪在亳州東南　紀要東南七十五里
敗其師于房鍾　李兆洛鳳臺縣志房鍾即今闞疃集地　今闞疃北至乾
溪百餘里　南至霍縣凡百餘里　東南至州來百餘里　大師次乾溪　故別軍在
房鍾為犄角也　臣按為嘗亳往來要地矣
七年　暨齊平　賈謂魯與齊平　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　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
羯侵齊　廿五年崔杼伐我　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　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
魯平　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　齊受賂而還之下年　故傳言齊求之
北燕次于虢　燕人行成　其文相比　許君近之　按實說何休注公羊用之　宋人

織簾選著

孫僂剌敖荣皆字之經于下有叔孫婼如齊涖盟等不必與齊平之文但
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涖盟乎剌敖之杜從其傳意錯傳所之齊求之本如
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孟人行成于齊已盟孟
平之士僂更進次虢而盟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亦猶定十一
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均不註
齊侯次于虢　虢與郭通方輿紀要郭城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十七里漢
縣屬涿郡
盟于濡上　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至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
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杜據此所謂北濡　今此易水也又云濡水出蒲陰縣西昌
安郭南又東北逕樂城南東入博水按此所謂南濡合南易方也方輿紀安濡
水在保定府完縣西南水經注上謂之曲逆水志云在縣北一里有曲逆水徑
縣東南合于祁水或以為此即祁水之別派非故濡水也此水經注之南濡也又濡
水在易州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支分入城又東南流入容城
縣界　或謂之北易水此所謂北濡也按宋字記北易水與濡水同出窮獨山故其
名通稱寰宇記又云濡水在莫州鄚縣西二十里東合易水左傳齊人伐北燕
盟于濡上即此處也紀要濡水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北二十里今與易水交流不
復別為一川此盖此濡依杜預至鄚縣入易之文也按水經注于滱水篇之濡
水之自下博水亦通濡水通稱　昭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杜預注之亦是
濡水與滱陀滱為互舉通稱矣一統志依城河（水經注滱水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在保
定府安州北即古濡滱諸水下流也又依稱州為濡上此盖以南濡為濡上也

織簾選著

但水經注之文叙述不明方志所載又隨附各縣不加區別故今　並舉諸派
異名詳次南北各異使學者勿惑焉水道提綱濡水合北易水至新城縣
南境與拒馬河會此舉今之名者言之
芋尹無宇　芋尹其實蔡苴芋注齊人或名全苴為芋詩傳芋大也蓋
此官是主君之膳若乾豆者也唐書有舊田獵所得放獸序篆芋尹文
者判之殿鹿麂者也
作僕區之法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
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者也物之僕主也主亡匿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　方言儓𦬖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𦬖
儓即臺𦬖即僕以其在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章華之臺　宋字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
志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是也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華容世傳有章華臺非也古章華在今荊州監利縣離湖上
晉與之桃　府志太山郡有桃山桃鄉二縣　一統志桃墟在泗水縣東南山
東通志一作陶墟之轉聲所變也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水經注泰無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左傳曰云云
無出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按此傳文蓋
為水經注誤記也方輿紀要萊蕪故城在泰安州萊蕪縣西南以山名邑
即今萊蕪又傍諸小山矣
好以大屈　御覽八百二　晉達子曰楚靈王成章華臺酌諸侯伍舉君先至与

織簾選著

之大叔之子不稱之程孫孟稱之誤謂大叔不稱既而悔之伍舉見君云云按
攷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羽山〕紀要羽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高四里周迴八里寰宇記羽潭在
朐山縣西九十里去羽山一百步一名羽池池上多生細柳野獸不敢踐又
郯國志云鍾離昧城南有羽泉上殛鯀之處其水恆清牛羊不飲
鼎之二方鼎〕服云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圓弇
上謂之鼒是圓鼎弇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宣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
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大雅文王篇媚愛也
以為淫厲〕淮南俶真訓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注嬈妖嬈善行
病害人
鳥鴆〕陸璣疏鴆大如鶚者長脚長尾尖喙喙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赤
黑如蓮錢故杜陽人謂之蓮錢欽翀按鴆鳥生江淮閩諸洞取以作觴甚矣
高圉亞圉〕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
三年命邠侯祖紺
無敢余敢侮〕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余而敢侮之人此自銘不當言人之也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甚〕惠云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子孟非人也按言長之
謂人比之匹人言孟縶當陰文履六三跛能履陰文也

臧庸選著

名以成利〕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文同本之人則居正出則建侯也以居貞
屬孟建侯屬元故云名以成利
八年
蒐于紅〕按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則蕭縣之虹亭非魯所能至
水經注以為紅即虹非也方輿紀要虹城在鳳陽府虹縣西七十里地道記
云大蒐于紅即此誤也山東通志紅亭在泰安府泰安縣南說郡國志紅
亭在泰高縣西北按此則此注非郡國志本文也
葬陳哀公〕杜云滅國不葬此書葬者以楚之道滅人國陳之滅故
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
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
晉魏榆〕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即魏榆也一統
志榆次故城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北元和志春秋時晉魏榆也
虒祁之宮〕水經注汾水逕絳縣故城北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
中凡有三十柱之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明統志虒祁宮在
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九里
措服而逆之〕措服蓋措之服言端深衣之類杜預說措戲之服不知其所
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春秋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春秋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為八
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令考上下傳文八年冬無閏壬午實
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經誤
私於幄加絰于顙而逃〕私于幄未幄中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踊畢

臧庸選著

哀乃加冠經
猶拾復由）惠云由讀為甹顛木之有由蘖之由 按說文乃部甹木生條
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
枿蓋古文省乃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甹是木生
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
生存於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于人也
自幕至于瞽瞍）孔晁等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無于歲之
大祀而祭焉謂之　按内外傳皆以幕為瞽瞍上世韋昭指為虞思非
也呂吾碑稱祖幕之生以彰輝稱以為幕而彰輝耳
其德于遂）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故數封遂于陳以
祀虞舜苗子（三代數封簡文）湯變夏作殺於數夏虞後唐蓋在湯時為二王後也
六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 按濮即亳也
水經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西
者也
駘）與萊同一統志萊縣故城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蒲姑）明統志蒲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服之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肅慎燕亳）當為東夷傳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一統志長白山在吉
林城東南（寧古塔將軍駐吉林城）橫亘千餘里舊名不咸山亦名太白山今寧古塔黑龍江
及奉天府之所統轄府州廳縣並肅慎氏地參春秋寧之二年遣兵伐
亳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為亳王蓋成

湯之亂其邑曰蕩社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陵在始
平縣西北八里 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方輿紀要蕩社在西安府三原
縣西南
豈如弁髦）疏禮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主
飾可以去之（按擗髦謂之髦不說）三加之後弁髦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設而說
之既說亦用于斂矣因通言之杜預弁冠因可也後不詳髦之事劉炫
駁雜力依據鄭指杜說之誤別方姊勝素謂弁上兩髦 按詩傳云髦者
髮至眉內則注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
飾冠也孔疏遂等作左傳西義只底猶畢竟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 玉難乎）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 一二之戎㩵之余
一人不亦難乎杜預謂后稷所耕墾者而俾我書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水數五
卒于戲陽）續志魏郡内黃縣有羛陽聚水經注白溝自縣西北流逕戲
陽城東世謂之羛陽聚一統志戲陽城在彰德府内黃縣北
請佐公使尊）鄭注禮命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注執冪
者執以尊冪大夫之冪也 按燕禮之媵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媵
觚故尸酬之佐公使尊同于執冪之役凡說賓及媵觚執冪者舉冪酌
已執冪者反冪又云此舁爵後士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
以進于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膳宰是士也執膳執散之等也 通典

纖廉選著

東晉王羲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蓋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
舉之遺式
底在子非謂之疾曰（王深之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為疾日自姬損
也又女喪禮於子卯不過子卯則知他人亦如此事而哭亦過此日也
味以行氣（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味
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
其以勤氏也（廣雅釋詁勤勞也曹憲曰勤子小反又楚交反疑誤也禮記曰
毋勤說鄭注勤猶取也是取人之說以訓為勞則焉用勤氏之說是勤從
刀而勤注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之勤從勤從巢從刀音子六反截也
不從力敕特捫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今本作勦而釋文
又語子小反子六反許氏以文為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樔絕而不長字從
誤注本尊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弘矯之勦勤子小反亦非也字義
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從此子六音勦從巢亦音諸家多誤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一名婺女宋
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為亂宮之宮人憂諸侯有兵係星犯須女
女主死
請對三尺焉而用之（李雲霽曰蓋如羊尹之宇之對王謹對其旅也按
杜撰新序義勇篇王衰之旗曳于地（今本脫此句今知古注家故事引有） 國君之旗齊于軫
大夫之旗齊于軾
戰于稷（史記索隱稷齊之城門也或之稷山名按山東通志稷山在青州府

纖廉選著

臨淄縣西南十三里上有稷祠或曰齊稷門稷下之名以此按戰當宜為
稷門
莅利生（遂）惠之大戴禮曰義利之本也妄利生孽
而反林焉（山東通志林里亭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境
與之夫于（通志夫于邑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夫村
孫斯焉在衰絰之中（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
通辭下之喪禮未畢亦孫說則本哭而喪禮畢矣葬乃本哭為時甚
戚諒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卅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然即以初虞
為卒哭乞之既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臣特除喪安在
葬後之說已自前後背亂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雅卒哭猶不能久也且卒
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予安之都亦不至淹久而托者矣
十一年傳（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預云蔡大夫深怨以楚子名告按此則春秋
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於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蓋滅蔡
而執其世子用之猶之殘暴則加惡焉以身是弒君之賊焉蔡侯般弒聲
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置兩赴者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未救杜預
之罪深矣
盟于祲祥（蒙茶之盍在兗州府滋陽縣境按祲祥當即大庭氏之庫
魯國以望祲祥故是名為祲祥應在古阜縣
傳（蓬氏之遂）蓬氏當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以遂故蓬氏是僖子
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為遂也故下宿于蓬氏小宗雅廣言遂侈也

纖廉選著

位有著定）注釋疏云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來獨西面五大
夫得揖中庭士進北面不改之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君此差士之定位士賤
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
會有表）司常職云各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覲禮云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晉語盟諸侯
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襘）釋名衣皆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襘謂之交注衣交領也按交領當
膺右左衿而合故謂之襘說文襘帶所結也
帶有結）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物穿
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為之廣三寸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辭
長三尺約紐餘組亦長三尺

織簾選著

視不過結襘之中）言不過襘卑不過結
無守氣矣）氣不守其舍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于閑山）方輿紀要蔡閑在汝寧府上蔡縣東十五里周二十里
不羹）一統志西不羹城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南二十里東不羹城在南陽府
舞陽縣西北
十二年 北燕伯于陽）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方輿紀要陽城在保定府
完縣東南五十里
傳 北燕伯款于唐）一統志唐縣故城在今保定府唐縣東北
有酒如澠）方輿紀要澠水出臨淄故城西南之申池分為二流西流四條水北流

四澠水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 齊乘澠水即今臨淄西門申池水北流者俗稱為九里十八汊過桂臺北小清河又北至博興縣入時水
係道于鮮虞）一統志新市故城在真定府新樂縣西南古鮮虞國縣志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鋪
遂入昔陽）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而孔疏反復辨之專非
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在其證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曲陽為是
出平沾縣去中山係遠為非鼓邑攷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 方輿紀要云冀州晉之東陽也 則荀吳略
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之疆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近劉氏據
杜以昔陽為鼓都非肥都則有未核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故左傳
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在

織簾選著

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傳之入昔陽者入其國都
君五別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真定國肥累縣故肥子國即其別邑至八
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與滅為二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
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係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為備晉得襲滅之若如
劉之鼓都則晉已生甲子國門何得復為偽糴而之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
預鄰之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為鼓子所表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為肥
子所都近樂平之昔陽去鼓城二百餘里西陽大山又元和志之昔陽城一名
夕陽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係違劉炫杜預之同則愈併植矣劉昭
郡國志注又于下曲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殊不辨黑白者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吳沈欽韓學

十二年傳　枚筮之　疏之或謂汎卜吉凶為枚當係卜指杜枚言不指其事汎卜
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注云之言偽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
其言金縢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枚卜而並吉者也
以為大吉也　惠云坤之比為乾二升坤五故以為大吉乾文言中九二升五之義
五乾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
外疆內溫　忠信也　乾二升五故外疆坤五降二故內溫和正即利貞也乾二之
居五坤五之降二利貞之義故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　為三德為善　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為四德
德之一而成三德故為善也
參成可筮　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故曰上美坤五降
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位故曰參成可筮
生之杞子　杞柳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說拘泥非
次于敖尾　禹貢錐指敖山在鄭州敖上縣南門外六日汴河東南流至正陽
鎮入淮謂之敖口即春秋之敖尾也鳳臺縣志今為敖上縣之八里係至縣
境之稽字脫因遂以謂之敖口
次于乾谿　徐志乾溪在亳州東南江南通志在東南七十五里
王皮冠　趙岐孟子注皮冠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
高尺二寸擬用禮圖服職王司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舞宗義圖以為主
冠則非此皮冠續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委貌以皁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按列子楊朱篇北國之人猶鹿皮而表
秦復陶翠被　秦服官所遠被字同帔以翠羽為飾也釋名帔披也披
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服翠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
有翡翠裘集翠裘
僻在荊山　御覽一百八十二秭歸縣西有丹陽城周迴十餘里即熊繹所居
是四國者　劉向楚語作三城是四國也依杜預說義有二或當前後遷邑非是
並有之也古四字積畫四畫為三本實當曰指貴陳新而楚靈王問范子
字曰我新大城陳蔡葉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指九年
遷方城外人于許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摩厲以須　漢書枚乘傳天下之底石為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祭公謀父　逸周書序周公文侯王判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
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獲沒于祗宮　紀年穆王之年十月築祗宮于南鄭十八年王居祗宮諸
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穆天子傳去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注今京
兆鄭縣也
克己復禮仁也　王應麟曰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啟
本致證注既指圖語曰教之請君先聖先師之嘉語也書論顏子曰
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曰請
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務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年　子午丘　水經注縣故衛地宋字記午丘城在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

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傳因正僕人 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
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汝子魚陂 秦策北有甘魚之口方輿紀要甘魚陂在湖陽州景陵縣西北
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熊
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杜敖其熊惲惲殺杜敖
代立是為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
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
虞頌云 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
隰朋請立為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理

織簾選著

令尹子良 續漢志良城春秋時曰良方輿紀要良成故城在邳州西北八十
里
侯叔向姜 姜上闕之
鄭伯男也 服云鄭伯爵在男服也按周禮當服曰鄭伯南之主而卑之是
不尊貴之也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之新
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
云句服蓋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男任也白虎通云
男之為言任也索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
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並從侯

然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制五等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為遠徵殷法
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命飲冰 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某曰此喪之
六月晉人以葬為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為箭筒也
使鮮虞及中人 續漢志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有左人鄉呂覽慎大篇作
老人中人注淮南道應訓作尤人從人按晉語作左人中人從皆誤也方輿紀要中
山城在保定府唐縣西北十三里峭嶺上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左人城
在縣西北四十里
房中 一統志吳房故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故房子國
歸于蔡 自此始居新蔡一統志新蔡故城今汝寧府新蔡縣治

織簾選著

陰飴子西河 晉之地在河東西河則在今山西吉隰二州之西岸為陝西延安
府綏德州同州府皆是也秦本紀孝公八年魏納河西地正義曰同丹二州
丹州即今延安府宜川縣方輿紀要黃河在縣東八十里其上係自榆林衛
西南係經葭州綏德二州之境又南歷青澗延川及延長縣三縣至膚施西入縣
境為山西吉州分界又南係入同州韓城縣界府境東面之險也按戰國
時魏有西河之地吳起為西河守蓋自華州以上濱河西岸皆其地也張
守節謂西河汾州者此舉漢魏以後西河郡而論非春秋戰國時之西河矣
其若之何 且注 孔叢論服篇大叔之人以治自信輕人懦夫以治若愛
晉西年其殺其君子意恢 杜預云意恢為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案鈕氏曰
郎公以子代父立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昔舊臣也意恢既為君故耳從若子

君而死者恤死者恤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郤亡後哀不戚而不能正
之以禮備修其辭誅為亂而不能誅為之防身體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
難而書見殺被宗氏之言推究詳盡矣杜說則寬于逆君之賊而罪其死
君之臣獎亂成慈是司馬牧族于經之映起也

傳　宥孤寡　呂覽主術篇注宥赦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
蔽罪邢侯　周禮鄭司農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
鮒也鬻獄　周書嘗麥解十散六曰任獄鬻獄
乃施邢侯　服云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按列女傳作族邢侯晉語韋昭注云
陳尸曰施鄭君禮楚辭篇表孔肥者義肥或作施肥裂也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
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傳　拜戎不暇　拜讀為勿翦勿拜之拜之言拔也廣韻作扒拔
也本亦作拜此字自拔于戎不暇
密須之鼓　方輿紀要陰密城在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春秋古密國也呂覽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子河韋昭注董因晉大
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
顯也杜作董督之督今讀如董之餘句似杜之誤
三年之喪二焉　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也言天子亦至
子也雷次宗曰既為正體又將傳重是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為妻
疏云夫為妻年月禫杖上與父在為母同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按
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三年也故
喪服傳云父至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
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
此三人為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僅妻與長子禮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
子父在為妻不杖鄭云以父為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
期后之喪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喪為父母與為社後者
雖貴遂服之義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
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為
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
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達三年之服而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予王核
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說與叔向從意大隔礙矣

以喪賓宴　掌客職遭主國之喪不受祭食受牲禮聘禮遭主國君喪不
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遭夫人世子之喪次遭君喪則喪中饗
宴非禮也

十六年　誘戎蠻子嘉殺之　續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方輿紀
要蠻城在汝州西南故戎蠻子國

傳　春王正月　按傳有此文而經無春字三家傳注皆無不書王正月
之說似經有脫簡

至于蒲隧　續志下邳取慮有蒲姑陂後志蒲陽陂在泗州西北取慮故城在

徐州府睢寧縣西南

甲父之鼎）山東通志甲父亭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境古侯國也周之後一

說之在縣南

非不事大字小之義（辯）服虔字小之義以下為衍解云字養也言事大國者恭

小國難撫服義言養小國須有禮也亦事奉大國者謂孝敬之之為

事猶雜經辨句何法註述大典服氏之學行于北方且四百年後為之人排

擯遂至廢失良可嘆歎

必先君大夫）王列國時亦有財物闗土界外之禁

膚以比稱）膚雅釋詁膚以比訓代擬膚同備以同依詩傳依助也比

合也

鐵廉選著

菉蓐）說文菉王芻也讀若鹿徐鍇按字書蒴藋草一名堇也王蒭藋草也

曰拜蒿蒴藋徐鍇按爾雅注蒿藋亦似菉但所謂菉藋也說文曰藋草之

藿印上重字之誤今其說引說文作堇草夫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以

藋芝有紅綠葉縣西南者其背則白者有黑斑異者竹葉而月初生可

食五月有子數尺枝間細花色白緣之又根為藥氏為術詩之此山有萊說者

疏之萊藜也芝葉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進陳人語

稱蘇為萊按說文萊蔓草也徐鍇按爾雅藋芝草注亦詳藋為萊

青周書歸肅慎氏五之萊藜非此白完道）事字之去矣蔡丞不熟

之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之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叶不

應食大衍之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之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

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戰于長岸）方輿紀要采石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二十里西梁山在

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蛾眉山春

秋昭十七年楚敗吳兵于長岸即其處也

待）在此月也）平子以為宜在夏之六月非周之六月故太史之是周之六月也為行

夏之正月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文也冬至陽文起初

故曰候至建巳之月為純陽亡陰文也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

陰之禮

嗇夫馳）嗇夫之官不從又于逆周禮較禮之常上君注嗇夫嗇夫佳幣之官嗇

夫佐獄人嗇夫戒敕吏嗇夫戒律注吏嗇夫所檢束群吏之官人嗇夫猶

檢束百姓之官按吏嗇夫即漢之諸官署嗇夫民嗇夫則鄉嗇夫也鶡冠

子王鈇篇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此則古制為漢所沿之者也

鐵廉選著

少皡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

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李奇注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

也世紀稽少昊之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青陽之子信矣王少昊與

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為帝青陽故世誤以為一人別出通鑑外紀

命歷序曰少皡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

為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鴂則鳴鴂百鷯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通卦驗

曰伯勞性好單棲其飛𩙪其鳴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

說者謂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
青鳥氏 通北驗雨北鶬鴳鳴則鶬因知時之鳥或是鶬雉青質者夏
小正正月雉震呴
丹鳥氏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以為丹良
是螢火非也今按異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說
之蛈蝪又謂之鵔鸃說文鷩赤雉也鵔鸃鷩也
祝鳩氏 說文雕祝鳩也或从隹一作隼爾雅翼曰淮南子 按說林 鳥力勝日
而服于隼禮記注淮南子作雕雅作小鳥鳴小于烏而逐鳥 鳥之屬今解說雕者
類引釋鳥佳其鵻鳩按鵻鳩是佳字音錐鳌之雛然說从鳥自為隼通
鳥雅之鶹鳩鶴鶉者是矣 鳥傷之鵻讀如雅祝鳩今作鶉鵻當攷 然非此祝鳩說文說也
陸璣疏云鵻其大小鳩也一名鶉鳩幽州人謂之鶉鴿梁宋之間謂之鵻部
音涵曰鶉鳩小文謂之鶉鳩毛傳之鵻壹宿之鳥今鶉鳩相息有應作
注謂則日鶉鳩定矣按陸疏之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
呼之注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其性著誓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
架數枝往往取卵無巢不能居今人辨其聲以為今居住 今左傳語以及釋文
古祝雎 御覽羽族部以為古者祝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以為左鳥
雎鳩氏 陸璣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史記正義王雎
金口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鶚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
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狀與白鷹相似而色蒼非白鷹也
鳲鳩氏 呂氏春秋鷹化為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鷂之為鸇鸇之為
布穀布穀久復為鷂陳藏器本草云二名郭公北人名撥穀布穀以
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趣東作矣古今注鵲鴝一名鳴鳩
爽鳩氏 禽經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爾雅翼其鷹正月
則化為鳩秋則鳩化為鷹故通言鳩名在五鳩之數
鶻鳩氏 陸璣疏鶻鳩一名斑鳩小鶻鳩而大項有繡文斑方言鳩大者謂
之鵠鳩 斑鳩 毛詩注鳴鳩斑鳩也鄭據之鶻鳩小謂之鶌鳩似山鵲而小
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邵晉涵之鶻鳩今未者之首斑
鳩則四時有之是鶻鳩非斑鳩也本草鵓鴿鶻其首小鶻其形小當之鶻
也其聲啁啾其尾屈從其羽必從隹故有該名鄭樵以為鶻鵃
非矣
五雉 服五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楊雄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虔曰新雉
者平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耳釋詁雉陳也郤晉語聲
近者其義同喪大記夷于林鄭注夷之言尸也雉即為夷之訓為尸之者
陳也是雉與相訓也
九扈為九農正 扈說文作雇或作鶚籀文作鴍蔡邕獨斷春扈氏農正
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
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百草人衆行扈氏農正晝為
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
趣民收麥精于賈逵說其孔疏駁賈為果驅鳥為禁驅者之說邵晉
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食不雅以果不熟為荒九扈為農正植果奉蠶

設官董率于事者不使宣必親就其國盡寔而物麓林鹿桑虞之職
截疆域而張耳目雖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封鄉之老嗇夫乃虞及晉
天之下何以可因是謂九鹿之官皆祇有九人也主乃沈欺鄭進之專屬何
謂青在今名蟬當性是可叔桑林之屬多在其木故名行屬亦多在
雜居如鶩雜然不飛者屬者能傳在於石
涉自林津 元和志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經汲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林津
六韜之石濟津水經注晉伐陸渾于此渡據以衛輝府汲縣
其衆奔甘鹿 方輿紀要鹿蹄山在河南府宜陽縣東南五十里亦曰甘
焉景蔡之疑甘鹿以此得名水經注鹿蹄山在陸渾故城西北以傳文證之
似亦可據

纖廉選著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左 患之六物之右四字或是鼃不武注謂不經傳唐石經
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公七十五卷同亦有服有此四字
璜斝玉瓚 三禮圖云斝其盛以中主瓚酌鬱鬯說文瓚玉也春秋傳曰
璜別和以璜為斝注疏不與作之和非
十六年 鄅人入鄅 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
北十五里
許遷于白羽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地
傳 昆吾稔之日也 紀年帝癸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陽征
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方輿紀要昆吾城在大名府
開州東二十五里

登天庭氏之庫 案字記大庭氏庫高二丈在兗州曲阜縣城內縣東一百
五十步
井良及也 服之良能也井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為良是善辭能非良之
訓按良是善之即功能義相生也孔氏妄人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方勿立于宜 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官為物情也有新宮拔去
之為觀瞽也
大人患失而惑 至 能無亂乎 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
不害不學則不學之志益堅於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
預謂學而失道此豈有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衆而失位
心志惑亂夫衆即不學何至患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

纖廉選著

紡焉以度而去之 昔周壽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
之紡謂紡麻作繩為布作繩之法有小繩記其計經維說為布繩也所謂
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據經群縷也紡者以磚累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
紡時為城高下之度而藏焉之
則投諸外 言投諸外則徑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犹為辟度之
躲故為分剝之義身亦不難城何得言既謀子君據傳之義說子之字
指他人言無辟害義者不能詰為一杜預甘衆不識字之義
請日無道亂門 呂覽原亂篇誅日無道亂門注之逆訓也周禮太子書曰無
道亂人之門
當蔡死轉 文子上仁篇民生無足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篇文子注作轉

漢高功臣侯表序死為橋虎毋死轉之義

洧淵 水經注洧水東為洧淵 又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 一統志洧水俗曰雙洎河自河南府密縣南又東經新鄭縣北至陳州府西華縣入潁水按水道提綱洧水會南來之磨河即古溱洧諸水合流在小安鄉河渡洎河流至密縣南東至新鄭縣城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河 其洧水經中牟縣城北以下俗名青溝 則洧水不能逕鄭而蔡氏不以雙洎河為洧水可詳

宋子哀來奔 鄭樵因舊田說曰宋子哀者字子哀

廿年 自鄭出奔宋 寰宇記大梁故城在曹州東明縣西北三里故老云古之鄭城也後改名大梁城在東 通志鄭城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北二里

傳 己丑日南至 潘之棻於穀梁傳命曆序昭二十年庚寅朔旦日至差傳一日

循文而失其義也

過期三旬 陸粲曰大肸廣狹之間不使于蒐宜除大肸不忍毀廟故蕭言須于產父之而有後命也杜預謂慕公不得一時畢非也

栒並投兵登陴 漢書文帝紀栒並介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栒狂介並也此

栒穀因

許不予于楚 許不果遷則不為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為逆事楚詞令之間不能辨

元年 許世子弒止其君買 蘇轍曰令律過失殺人以謀論過失殺大父母識殺人一等而和御秉誤不及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謀論至于君臣則特不將法此孟春秋之道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之合和御藥誤不如

本方及封題誤及造御膳誤犯食禁

傳 遷陰于下陰 陰縣漢屬南陽郡魏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為順陽郡晉志之太康中置水經注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一統志在襄陽府光化縣西

城父 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者作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據傳之城父前志屬沛續志屬汝南杜預誤

吳子奔紀鄣 淮安府志紀鄣城在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按紀鄣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一統志之屬在東北未詳水經注淮水又東北為沭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也

桑君尚 顧棟高謂在江寧府六合縣故堂邑縣東北也此當是楚邑方與紀鄣(?)壤接

棠縣城在江寧府北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故城在滁州鄰城縣西北百里

使請所聘之日 請書聘日者以齊侯而為侯者以孫邑孫侯書杜解之無云

衛公孟絷狎齊豹 是其黨是齊豹也

鉏子兑闕 寰宇記闕鄉城在汝州西華縣東北二十里

二年 齊侯疥遂痁 周禮疾醫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疏云有癢疥之疾陽用事至二月已後令氣將起行水於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 先與疾

按素問生氣通天論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痎瘧又論風之為瘧也相似同類而瘧亦屬於風故謂瘧韓昌黎集

宋誰乎病瘧云瘧作則瘧是古瘧皆以言三陰瘧

杜般守之莊近祖曰井與音作井取用禮數人之義之獻古通本文作兩亦作致同又音御獻即藉文致井聚字許之宣鉄亦取樹往又御算元也春秋作曰津之井御字之行叙然則致字宜叙之誤字不當從取義於取其同於典

聊攝以東）水經注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在此城西于聊城二十五里許山東通志聊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攝城在古聊城東北三十里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濁有全城

姑尤以西）水道提綱大清河上會州府某縣東南之宮山西四轉大山之陰至導）會南流經萊陽縣西桂又西南至劉家莊西有十沽河自西北來會南流至膠州西麻灣口入海此沽河即古尤水

侍于遄臺）齊城記遄臺在臨淄縣東一里通志在縣西五十里今名歇馬亭

五聲）服云歌者氣也揚雄漢律歷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叙[illegible]道之本也俟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候之氣至者灰去其外則氣去者青律之元也

二體）律呂有陰陽

三類）王肅云謂天地人也周禮冷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四物）物種事也即詩之四牡

七音）律志宣敘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聲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之者和律

八風）[illegible]

呂新書言宮與商之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和及於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不及諸聲之從五之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以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以琴瑟之專壹）忠之萬通本作摶摶者之衆取為凡治國君志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筭使偏民力搏于敵則勝五其字

遂伐該圍之）山東通志遂城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齊東之遂伯陵商之諸庚封于齊

崔苻之澤）水經注役水又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崔苻之盜于是澤

廿一年　宋南里以叛）輿圖宋南里在今歸德府商丘縣境杜南里即新里

傳）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喪大記姑死疏正尸于室中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室中東方謂室內戶東諸侯以上位多故夜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逆從主人之位也　敦孫按喪禮姑死主人入坐于牀東眾主人在東西面又主人拜位在之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西位以此準之士之喪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是國君之父兄子弟皆立可知此傳言大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年為十一年）疏補君使卿章于歸聲條五年禮鄭之大夫未命五

牢依禮孝列五牢者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備其數常已加為七牢杜預
者命數為七牢賈說也賈云之注以侯伯七命故饔餼七牢本大行人職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
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卿大夫亦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傳言晉襄公以三命之大夫居將佐中軍是三命為極崇賈服等依命
數則傳止三牢耳所謂禮有變則有收而損也

華狂禦桑諸侯 水經注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老城老狂聲相近

華氏居盧門 續志睢陽縣有盧門亭

子澆口 方輿紀要澆口亭在歸德府東

公子苦雉 集韻云之苦雉鳥名姑南切雉即雛之者年說文指偹

揚徽者公徒也 說文作徽云幟也以絳徽帛著于背 尉繚子經卒令左軍蒼
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七
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
章曰某甲某士 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
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臺有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帶綴
于衣領名軍記帛亦此徽幟之流也

子新里 寰宇記新里縣故城在開封縣東二十里隋開皇中分浚儀縣置
新里為名 一統志在開封府東今為故邑也

戰于赭丘 續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 一統志長平故城在陳州府西華
縣東北十八里

呂封人華豹 為呂邑大夫華氏之族名豹 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北五十里

不死伍乘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亡伍而得伍當之 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 謂同伍者死而得敵首者吉亡 [illegible]
以道相抵
七十八人俱折

廿二年 王猛居于皇 續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方注引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
猛居于皇杜預曰在縣西北 水經注京相璠曰鞏城北三里有黃亭

入于王城 王城即河南縣古成周四十里成周今洛陽縣有闕曰王城天子都而
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王子猛卒 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為崇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庶
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者也杜預言未即位故不得傳書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行大衍曆以為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 元志云杜預以為
癸卯非是

傳 王子元不衷 此實位注元舉也項孫傳注元後與杭同古傳衷者也

人猶貴難 已猶何害 言子人為猶則難已用其猶何所害喻王之亡子於
宙于己注蹤及鄭紫路丑子

鄩肸伐皇 水經注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又羅水出方山羅川西[illegible]
中丘肸子鄩羅之舊居 方輿紀要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敗績于前城 水經注伊水逕前亭西昭二十二年晉箕遺[illegible]
之事相璠曰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 一統
志前城在洛陽縣西南又曰泉亭

廿三年　于雞父　水經注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昭二十三年吳敗諸
侯于雞父者也　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
傳　晉師在平陰　方輿紀要平陰城在河南府孟津縣東一里
邾人城翼　山東通志翼城在兗州府鄒縣東北費縣界
邾自武城還　山東通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
單子取訾　續志注地道記曰訾城在鞏縣東　一統志訾城在鞏縣西南四
十里
敗劉師于唐　續志河偃師縣有唐聚
攻蒯　續志河南縣有蒯鄉
明其伍候　賈云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
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　董遇云五候之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　惠棟云周
書程典固其守設其伍候　叙針　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候注候望
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漢書鼂錯傳使五家為伍伍之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此伍候之法也
廿四年　傳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皇矣詩傳貊靜也正義云左傳樂記作
詩貊皆作莫　釋詁貊莫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　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使者
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此事相類
廿五年　鸜鵒來巢　爾雅翼鸜鵒小鳥而有[illegible]毛雜成章多聲字書謂
之鴝鵒鳥或曰身首皆黑唯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

好淫其行雙則以足相勾往往墮者相連而下此鳥本亦巢居不曾穴處
書巢者著其居非宜亂不即至也　荊楚之俗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取
養之以教其語　五月五日去舌尖　謂　俗謂之花鵒
次于陽州　野井　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境野井亭在
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按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又逕盧縣
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是平陰
在野井之東　又已越齊侯所約之平陰而逕至野井齊侯所以館公
傳　宋公使昭子右坐　杜云並坐　按士冠禮之司宮延賓于戶西東上此設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是禮也若西鄉南鄉必公使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
蓋並坐宋公之北同西面以相近　按右坐者蓋移席于戶東即是宋公之右記
鄉飲酒記之並禮記云若有四方之賓並賓為荀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為此
則別于主為右坐今移席戶東南向是于公為右坐也
坐邾佐　並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此宋邾佐
蓋卿卿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為賓歟
為九文　王鳴盛後案曰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於則謂山也龍
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為九華蟲九華既為華華蓮為水
草凡章之中何以獨于華言之其說一　器數甚多任舉其之一言將何
所指其說二　山在龍上而在為卷冕華蟲為一而在其為鷩冕除去
宗彝而在其為毳冕據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說三　諸說以鄭
為正

織簾選著
織簾選著

好惡喜怒哀樂 賈逵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
樂生于明 按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
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
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 按
在上為陽在下為陰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尊陰卑篇喜氣為暖而
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春
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從理事理與此傳異也
衆聞文武之世 惠之文武史記漢書作文成五為吾先君時童謠亦之周
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按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徵褰與襦 方言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袴齊魯之間謂之襱釋名襦
煖也言溫煖也按襦即今所謂襖而方言謂之曲領未詳
季氏介其雞 賈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司農
云介甲也為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
亦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注不同正並用賈鄭之說
為之金距 呂覽注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施金芒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 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十八
人于襄公廟之人皆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曰周衰禮廢諸侯與祀五
者猶然于祀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如此禘于襄公亦
此於別立廟終之能禘 按傳通言禘事為啟悉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
禘即是時祭不必定為大祭並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者亦不
足也所以不足者季氏有私祭于其家也禮君祭五月臣祭仲月季氏之
同日祭又私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也大夫所以怨也萬謂
禘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往卜或期百官允具魯雖衰猶不
應除舞季氏所排在萬者二人也若專禘一廟季氏雖不往不應供舞
君未嘗及大禮不成叔孫臧孫數之群經當以禮通之執滯其文句乃通條
也其仁傑曰當作八舞天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四人為不成
列況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失君之罪則一也
如闞 通志闞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旺湖中
待于沂上 水道提綱云河即洛沂之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
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至兗州府城東南注泗此其
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顏沂山經沂州府城東而南又西南入江
南鄆州界徑鄆州城南西入運河
執冰而踞 北堂書鈔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卒于曲棘 水經注汳水篇凡作傳曰外黃縣南有渠水于春秋為宋之曲棘
里故宋之別都矣按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
遂者鄆 山東通志鄆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南四十里
什于季氏 此遂者稱于季氏與邑大夫上計者又別
季並郭卷 一統志達城故城在南陽府葉縣西南春秋時卷邑後魏

纖廉選著

太和時置袁州建城郡

廿三年傳 傳一如旗 說文傳白鮮色也服注旆之正名之令之傳也並
循素鮮白說文與鄭異同也按周禮司人受和十持為傳注云傳羽較染
尾如雉十羽謂之傳此傳並六之兩之都數也陳祥道禮書引作傳之為
一旗蓋謂即東傳之傳此不識字者也

百兩一布 鄭司農云布參也按解布為參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
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參也 程瑤田則布之

欲易于淄澠 水經淄水又西逕成城北又西逕陽關城注汶水一統志陽
水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即今小汶河源出泰安府治東南泰河其
地名徙中流出 水道提綱小汶河出新泰縣東北界望乾之宗 麻東泰山南亦有淄水 按胡渭
貝丘即並汶也水道提綱大汶河源出泰山東南蓄東南流至偉西
入汶此即古並汶其說與一統志異

甚口 言其口音馬跡多大口非

蒼而乘于他車以歸 說文蒼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蒼而乘他車 按作蒼者不作蒼之說文于足部
從文明整呈之字者不作蒼之說文于足部倚漏整之字耳玉篇整之注
戚切一呈行兒

伊洛咸守闕塞 水經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
間北流故謂之伊闕陸機曰伊有西闕斯其一焉河南府志闕塞山在府城
南二十五里山之東有香山西有龍門

遂次于尸 方輿紀要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

夷王致于厥身 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陵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與史記所載不合剡杜以為
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
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年
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
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而王即共
伯攝王位以其傳文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亦以為共伯和史記說殊不足
信也

而後效官 效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為官

攜王奸命 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孔疏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
殺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
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
臣于攜

咸黜不端 疏云咸諸本皆作減按昭說作咸紀水永減揚今本作咸
史記作咸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頿 御覽三百七十四引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髯子俗說人十五乃當生
鬚髯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 詳案周書靈王云 與此傳文同

織廉選著

民歌舞之矣」特非外傳說左上另子曰田成氏其得齊民故用秦之民相為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芑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雅云從為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從而民之歌舞民往歸之矣 按成子當作桓子疑廣所云本當作齊國稱也語通齊國之人此為史記田敬仲世家文同

按用古者即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廿年　吳弑其君僚」杜預云稱罰以弑罪在僚　按此說本之吳亂賊也焉矣鄭公事辭說之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著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會季子將讓歸于夫子之意深絕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杜預云書名罪宛　按經之殺其大夫以祇殺者無罪實註佰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傳」師師圍潛」按續志及晉廬江郡俱有潛縣杜預乃合潛而引六行也一統志灊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灊縣也江南通志潛城在廬州府廬江縣城南三里小邑古潛川以此之五春秋之潛也

纖廉選著

師都君子」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子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遇于窮」水經注引傳有否字不經孛據否字水經注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一統志窮水在潁州府霍丘縣西

及沙汭」水經注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水道提綱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渡泊諸水自西北來會曰潁口

左尹郤宛」吳越春秋白州犂楚之左尹郤宛注辨其非是　按史記吳世家言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索隱駁徐廣因據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二人為其代伯州犂被殺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誤連郤宛耳而趙曄從徐廣以誤傳說奇怪也

是吾與我何」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授救故云吾奈我何也史不採其言且據上文因後加為兩弟將兵外困之辭　按索隱自相矛盾記非傳言吳越春秋與傳文同此傳有光曰我身也當杜預解言王可弑吾自死

夾之以鈹」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荘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亦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

纖廉選著

獻內體也獻體言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唐王御前者搜索之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為解衣則發而改其形何用又改服乎

實劍于魚中以進」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奔鍾吾」一統志司吾故城在沭州府宿遷縣北本鍾吾國也舊志司吾在縣北六十里

一秉秆焉」聘禮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也說文作稈

使宰獻而請安」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生此則不食大夫之禮矣杜預往年出不反為此劉炫據燕禮曰正北面命執大夫君曰以我安當不從杜說

魯侯自安耳服說亦非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彼其君
其臣下之禮極備儀節亦指此而請安是亦卑之也惠云當作勸宵當三千
里之外諸侯世一去置大夫以為使者入其受命焉此作王否諸侯之禮非公
于大夫也以證此事迂遠惠說非也

諸侯重見　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欽云案王饗諸侯
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
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
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諸侯親
終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祼之禮亞王而禮
賓獻謂王酳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酬賓也然則祼獻酬后夫人亦親
賓其事也杜疏所引祖君非鄭義也使重請見者獻酬之禮將既
不行故子家以為去

春秋左氏傳補注第十一　　吳沈欽韓學

廿八年次于乾侯　一統志斥丘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本春秋時乾侯邑

傳慭使吾君　惠云外傳之君慭置之于耳以慭御人又云慭庶幾韋
昭皆訓為願以慭為發語辭非也按詩釋文慭且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
曰慭且辭也此當作且字解

鄔大夫　一統志鄔縣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今為鄔城店按
釋文則太原之縣本作鄔丁本地理志郡國志皆作鄔依注音一戶反又
音於據反音字正作鄔則其誤已久郡國志注引徐廣音於庶
反則知舊本作鄔今釋文所辨之鄔當作鄔者傳訛為鄔字

祁大夫　元和志故祁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五里賈辛邑

平陵大夫　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晉平陵邑

梗陽大夫　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縣志今為縣南關

塗水大夫　一統志塗水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大夫　元和志馬首故城在太原府壽陽縣東南十五里按壽陽今
屬平定州

盂大夫　一統志盂縣故城在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按盂西漢之字
作盂丙顧炎武曰以其為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為魏壽餘閻大夫
為閻嘉也

銅鞮大夫　方輿紀要銅鞮廢縣在沁州治其舊城在今州南十里

平陽大夫　一統志平陽故城在平陽府臨汾縣西南隋改縣為臨汾

姬姓之國尤眾人
有王儒叔向云
十國姬姓猶居五
十三人

知伯父云之汲古
帝乃之唐尉遲
宋鮮筆長安府
龍云叔印知龍
亦日有七卷知之

楊氏大夫）漢志河東郡有楊縣魏分河東置平陽郡楊縣移屬焉
志云楊故楊侯國其楊氏縣則屬鉅鹿郡非此楊氏也杜預注誤土氏一
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
改楊縣為洪洞
魏戊謂閻沒）元和志閻沒墓在太原府清源縣西南三里
退朝待于庭）退朝者三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未非
廿九年傳）請以食之）請以作樸之黄具注者一食也
使執龍輔）周禮疏引此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藉龍節乃此別也孔疏引周
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古鄭玄說龍節之玉亞王五年寶服之說據古玉圖譜
有龍圭三種圖案云龍欠而實天子命上公東龍圭載駟馬記實于南郊
民事也此圭是已則龍輔應亦當記實之圭說文瓏禱旱玉龍文
其母從之）內則書云厚生於側室漢則有陽孫柘祀有日厭所則下垂
有飂叔安）漢志南陽湖陽縣古蓼國故注云左氏傳作飂其音同方輿紀要
蓼山在南陽府唐縣南九十里本古蓼國地山因以名蓼乃廖之誤
氏曰豢龍）一統志豢龍城在汝州寶豐縣東南五十里
以更豕韋之後）續志注東郡白馬縣韋古豕韋氏之國方輿紀要韋城在
滑縣東南五十里紀年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遷于魯縣）紀年孔甲七年劉累遷于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
官宿其業）服云宿思也言日常預思所日之事如宿戒大夫將特牲禮宿
尸宿賓周禮大宗伯職宿服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未日之事而預為之

織簾選著

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遂濟窮桑）山東通志窮桑城在兖州府曲阜縣北一作空桑歸藏啟筮
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即此也
有烈山氏）杜預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按
注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今在
隨州或曰有烈山氏楊慎即柱路史云烈山氏柱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國有
此謬
晉國一鼓鐵）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
鼓十二斛馬宗璉疏引漢義同杜預注為不辭
卅年
五在乾侯）胡安國曰五年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書公之所在者四
封之內則書公遂而非其所也五是鄆潰公居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
之所在者重以存君不知季氏之專國也楊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去深
也而此獲冀其反國至是嗇與相視莫發寓公之禮應辱已甚矣哉
望救此後詳其所在傳之非公者又不以謀不滅何嗟及矣且微退者久
孫且壯志大國爲義之遐服去徽季氏之逼是也于此言季氏閔而釋之
迂也杜預專咎君上郢說不足道矣
遂敝邑之少卿也）楊少卿下卿也即鼓任右公孫殹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使居養）方輿紀要養城在陳州沈丘縣東北春秋時楚邑王其地近遷
穎二州界
防山以水之）水即淮水方輿紀要峽石山在泗州西百二十里與盱眙縣浮

織簾選著

山相對浮山在縣西百二十里北淮出一名臨淮山水經注淮出自鍾離縣又
東徑浮山北對嶕石山
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下亞肆以疲之意復非也廣雅肆誤肆習也
卅一年以濫來奔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邑
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轉者歌節也漢書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後二
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
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後漢書陶謙傳注吳書曰謙除舒令郡守
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耻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
乃舞舞又不轉是轉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無轉
又修務訓動容轉曲

纖廉選著

火勝金故弗克周禮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
梁水宗十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之子楚象
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之衰則吳得志
吳世之與楚從楚走吳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處水之數六午月以往故
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遠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五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
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五年後後此月也十二月
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遠故日庚辰一日日月在辰
尾為亡臣是歲吳將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丙子火庚金火
當勝金而反有謫於為不克晉諸侯之伯与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
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

卅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宋史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
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鄭云天文分野斗
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
云斗牽牛須越西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
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雖次之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
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
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故吳
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若干曆算有以知之孔穎達筆按杜
柳鄭並為甚妄則真狂妄也俟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
野蔡後之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纖廉選著

西為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也故後十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
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
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吳存亡三十二年越滅
吳五十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
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期遠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五月夏建卯仲夏建
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上象十二為三十六
歲星後其所而三年乃過其次歲星主吳故伐越亦後五十三年積三十
六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乃歲星謂十二年一
周天乃約數耳晉均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立四季則行二宿故
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

有星繞天得以十二年一周天差武子唐一行據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
年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遲
其說无近說乃為後世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紀興歷法歲
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剩一
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
士孫年黨成周 王以為成命 據此乃先佐討為傳言以待諸侯之集明年使
從言軍城之事杖丈武諸侯命為城之已城乃之傳言出年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卦之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之當升五五以濟
魯君以以世季氏也乃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
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為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那按集
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足卑象為從下清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是
謂雷在天之獅乎震為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君
子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從上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公元年 春王 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
之變例也通鑑漢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
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 魏子涖政 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删
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載即己丑之明日士彌年既
己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
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辨然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

之年之庚寅也蓋去年 魏舒赴周耽位列國徵集期會須暇時日士彌
牟致度其功並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 按長曆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載在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乙亥朔乙丑是月之十五日顧用偽周曆故氏為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晦朔閏而始異也
田于大陸 通典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深州陸澤縣有高有
大陸澤方輿紀要廣河澤在順德府鉅鹿縣北五里亦曰大陸按趙州隆平
縣界又云大陸澤在隆平縣東北三十里亦曰廣河澤跨鉅鹿任河南平
鄉里 魏子不應往從田獵按元和志深州西南至東都一千三百二十里北
佳注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
魏獻子田大陸即吳津矣一統志吳澤陂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
還卒于寧 一統志上寧城在兗州府滕縣南晉書地道記仲虺城在薛城西三
十里即上邳也
易象而哭 杜預之哭哭會也按詩楚茨傳數期也故杜以為朝夕哭會子
家子不敢見叔孫之會哭則同在中庭北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
與守龜在 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
季氏將溝焉 疏季公氏欲以溝稱以為季氏掘護諸侯為侯氏也或作子氏
季平之墓地 如周禮之冢人
二年 雉門及兩觀災 趙匡曰此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按晉成元年之
殺乃曰自兩觀始遂經爲說按周官縣法當之法於象使萬民觀刑
觀在雉設左右皆門外所之法令之五鳳樓是其制都賦王觀闕諸侯
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

以在吳妻潤里志西故臺在魯城雉門之外周圍五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

傳 桐叛楚 一統志古桐國在安慶府桐城縣北

奪之杖以敲之 孟將有醉北面坐取其屬脯以降以錫從人之門而當大

射禮上如之言錫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固宜怒之事又私出右示取脯故

奪閽杖以敲之並將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實其考四古之麻燭而用荊楹

則杖是西荊之荊也又據杜注謂從旋出也杜既以為出亡遂注為非

三年 傳 有兩肅爽馬 賈云色如霜紈馬融云肅爽鳥也其羽如練高首

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 按廣雅釋鳥鷫鷞鳳皇屬也舍人白鳳謂之

鷫 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則賈謂色白馬謂如馬皆得之一統志驌驦

陂在德安府隨州北唐城鎮白雲鄉按唐城為古唐國地陂以此為名

君以弄馬之故 弄馬謂玩好之馬漢書弄田皆此義

四年 盟于皋鼬 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鼬即

此地

許遷于容城 水經注南郡華容縣故容城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方輿紀要

華容城在荊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誤也按其地

當在南陽府或曰在葉縣西

戰于柏舉 水經注江北岸有大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春秋定四年吳

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杜以漢為鄖縣屬江夏郡元和志黽阨

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

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舉蓋合柏山

舉水而名 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

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舉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

傳 嘖有煩言 荀子正名篇注嘖爭言也說文嘖大呼也頑云管子四聞有嘖室

之議

君行師從 是靈王道路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封父之繁弱 方輿紀要開封府封丘縣古封父國漢書注繁弱夏后氏良弓名

命以伯禽 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云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

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之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誥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涖

祚親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例

之命雅之知命伯禽為策命之書杜預云皆以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自武父以南 方輿紀要武父城在開州東明縣西北杜預謂此非河南武父

也祀範方偕宋分土之廣且康叔封時未有鄭國而必先盾術也

相土之東都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丘帝芒三十三年商侯

遷于殷則商丘是東都今之歸德府

陶叔授民 周書及史記言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 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平予枕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周索我索

弃周我之疆殺之耳

五叔無官 杜預以毛叔聃為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周

鐵簾選著

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并誤合聃季也攷史記之非
同母弟
宣為年戴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
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
最少康叔與聃季為司寇司空故亦不為年
舍其淮汭　杜預云過蔡而舍之於蔡爲今汝寧府新蔡縣是從楚涉淮入
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正在光潁之境
自豫章與楚夾漢　輿地紀勝圖經云豫章即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
之章山也名勝志庚季曰安陸縣許氏及流夜郎事左又由家有寄南詩云
南來不得豫章書二謂安陸之豫章也　按水經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紀勝荊州府東南三十里有夏水口云從此始豫章
豫漢水至夏水道書始此豫章之章　按為漢故郡注云自豫口下沔水通至夏水口而下自為章而下有沔漢之文則非江陵之豫章口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阸　寰宇記石城山在信陽軍羅山縣東南呂氏春秋之九
塞此其一也元和志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關在申州義陽縣南七十六里武
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右方輿紀要平靖關在德安府隨州應山縣北六
十里　一統志在縣東北七十里　即古冥阸也西北至信陽州九十里又百雁關在縣北九十里即
古直轅也亦曰黃峴關亦曰九里關北至信陽州九十里又武陽關在縣東北
百三十里即古大隧也亦曰禮山關　一統志云名大寨嶺　西北至信陽州百五十里即所謂
義陽三關也按冥阸乃信陽州東南境關無疑惟大隧直轅之塞楚
為義陽三關之二姑存于通鑑地理通釋似未可信也
自小別至于大別　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沔州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小別
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漢陽府志小別山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一
統志舊志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江西岸江水逕其南漢水經西北
來會于山之東南
及清發　水經注涢水南逕石巖山北即春秋傳吳從楚師及清發蓋涢水
兼清水之目矣元和志安州安陸縣涢水故清發水也注于沔謂之清口
敗諸雍澨　元和志混湖一名甯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吳人敗楚于
雍澨即此是也按此說非也吳既捨舟登陸安得復涉大江方輿紀要澨水
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下流合敖前河通于漢江或以為即春秋時
之雍澨　景蔡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亦春秋之雍澨其一也
涉睢　方輿紀要沮本作睢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
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南入安陸府荊
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至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
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沱口北北岸有江河漳河北自古秦城今南流注之按
此昭王涉睢自郢都西走東北至放下之涉睢渡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王奔鄖　方輿紀要楚之鄖城在德安府雲夢縣東昭王奔鄖城因以名
棄人之約　坊記注約猶窮也
不敢以約為利　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
五年於越入吳　王舍人來越語音於越伺口則于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璠璵　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璠璵君佩玉也呂子行先
事入宗廟備璠璵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之註又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
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按

纖簾選著
纖簾選著

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逆論注
奮子蒲　子蒲楚策作子滿蒲子滿史記多相亂
大敗夫王于沂　方輿紀要西塞山在武昌縣東百三十里近山有陂沂城
子軍祥　京案子之當在德安府隨州西南據此即安陸之鍾祥縣
為堂谿氏　一統志堂谿城在汝寧府西平縣西北百里夫概奔楚封於堂谿
鄖子蓋夫槩王之後
吳師居麇　一統志麇城在岳州府巴陵縣東南三十里有東西二城相接為
以為太遠非吳與楚戰地據安陸府當陽縣東南七十里有麇城為京
山縣接壤此為較近
葉公諸梁　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
之子也據韋昭注以諸梁為戌子
將涉于成臼　水經注沔水又東南為臼水會水出竟陵東北聊屈山又名屈
屈山定公四年楚昭王濟于成臼者也方輿紀要臼水在安陸府東三十里一
統志今名舊成河西流合塞上河注于漢水其入漢處謂之臼口
涉其帑　虞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
返盟自渡其帑也
違逃賞　新序節士篇論曰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六年傳　取匡　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故孫為之請　顧炎武曰此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遷郢于鄀　一統志鄀縣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

馮渚　東觀漢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于馮城即此也渚見
僖三十三年注
負黍狐人闕外　一統志負黍亭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水經注在陽城縣西南
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續志潁陰縣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在今許州臨潁
縣闕外即伊闕之外
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
元城縣南有瑣陽城者即沙亭矣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水經注酸瀆水又東南逕瓦亭南定八年公會晉師
于瓦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南
從祀先公　閔僖之疏閔兄僖弟及僖為君則以兄才為昭穆文二年躋僖
不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
僖公閔公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也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
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猶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
皆亂也　按　別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當祥而易之故
通言先公務實氏云張檀閔僖注本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
與僖易其昭穆則未也蹐僖公未立是升僖公閔在昭位不別為一世注
此以後又為穆其為昭在先只得于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差亂其案
可以閔在五合食之時後嚴為人後之義則先昭未穆禮之經也杜鍊謂
新哭通言先公書不忠禘祭時自有新未哭者在廟非一世順臺以
閔僖閔而概言之耳帳此注引杜預說詳辨之

傳伐敖城　方輿紀要敖城在河南府城西北十一里
乃止諸州　州河内縣詳隱十年傳
主人焚衝　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兵所以衝于敵
城之道也三　兵十器不為林下者四稱輪上建復腔之間柱中立稱竿首如
林桿狀其竿高下長注以城為準首以窠或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
人執其端而投之　其車推轉迴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其旋風四腳
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子曼將為三　杜預之魯將知執其尊貴之用穀正之孫四命執政弟子
三命執其大夫執為魯廣其禮三命之卿皆執政弟子是乃據後禮而實
鄭家之天子之卿執上大夫執為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得罪所為大
夫當執為而執是皆天子之卿也魯人數之而將為之於實謂魯之從稱及
出晉上杜謂魯不別其為之尊卑是當謂無情也去知何為東周禮執秩
得之
技術侯之手及抗　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拔衛侯之手而捧之一本作捧
漢書王吉傳注捧挂也荀子儒效篇不鄉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注
薦蒸也撙抑也謂相護蔓也撙之亦謂抑之或作挽非也杜預之血至抗
謂衛侯社擠而夜歃之血逆沐謫汙其挩
杜子昨謂林楚　杜預之昨轉也杞昨不可訓暫攷工記輈人則昨注之讀昨
之然之昨聲大外史指通體釋文昨大聲也然莊子方廣諸說不應大聲
者人以漢書馬援傳注其腰昨云就某兵起子四叉諸昨起昨云不
音不敢從則昨非大聲乃偽音含糊之謂宇處至經卻刻作乍並依杜氏頗也
之刊
林楚怒馬　史記吳起篇騏驥龍騋怒步超
以為子期　子期六記魯子有所期會從於蒲圃在魯東門外以為李氏援
杜預言子期孟氏又子非也
林下　山東通志林下在魯城內杜鄭志載先師林下生孟即此林下
五父之衢　通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
喜于徵死　與于林楚之違之徵死求同赫棒于賞道理說徵亦徵
為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為懲左傳釋文徵本又作作懲是無人之事在
懲擇其死之後杜預作懲不惜非
請陽關以叛　水經注汶水又南過陽關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亦見陽虎
據之以叛續志濟北鉅郛縣有下讙亭山東通志下讙城在泰安縣南境
九年　以子五氏　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預之謂伐晉主以淡氏
伐衛侯拔于晉方且遷從以移魯何為所謂家銓得田不與之以伐也
傳用其竹刑　執又先君家鄧析之篇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
齊師散大臣夭為死亡　史記子貢說田常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
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君說而收諸齊成
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未有先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吳師請田成子曰吳
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夭以逆越師請必戰之請必敗

則請其死敢不敢背良乎死不死者不敢入乎國君子謂孤突子國崔杼
之國必可矣皆亡其言相類故注援國語之言目有術
載葱靈　賈云葱靈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於木謂
之靈子之入稱為此木為靈子按葱即窗靈之通作櫺廣雅釋室櫺
欄也　王逸注九大山賦注櫺櫺同字也　經典作輇或作令大逸廿象賦注輇與櫺同古注正
義葱即式也但車式曰葱為之有櫺者有櫺者按考工記注之轛式之植
者衡者也按車闌即為輇不必定是式也王左傳葱靈縣綿注輇下經
櫺木也若書大傳車命為士不得有飛軨鄭注以令窗車也續漢輿服
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軨之嗤嗤蹤達闌即是軨上施窗也
如驂之靳　詩傳注環靳環也釋文靳環本又作靷說亦之係亦皆作靳
靳者言每常處服在驂馬胸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之如驂
之有靳至服之靷也說文靳當膺也徐鍇曰靳固也靳制其行也是就當
注靳驂馬之常處王按言我之過子如驂為靳所制矣謹不敢有校
晉車千乘在中牟　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水經注管
子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後屬晉方輿紀要中牟城在彰德府湯陰
縣西五十里　史記趙世家獻侯徙居中牟
哲幘而衣貍製　說文引此傳哲幘之齒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
對也按兵事棄弁服故知此非巾幘之幘此齒相值者侯何注幘之
厚軒另直蓋　轉非正也勃注篇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厚望之
此疏云以厚為軒非也宋史儀衛志革車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葩之象

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尊蓋皆示賞其微而因漸以儀花龍又有左蓋其
惟秦與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
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秦與周四謂
為轈輗蓋　史記正作轈輗　有軍將者賜其一也按五蓋為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
證之春秋惟有直蓋之曲蓋也
十年　于夾谷　山東通志夾谷在青州府博山縣東境名志記名不一縣固老
之漢置祝其縣杜夾谷地縣志之縣東北有祝其城泰安府志之長
東南有谷里即夾谷也萊蕪縣志縣南三十里連新泰縣界有夾谷峪在
為龍門崖石為鳳皇山春秋之夾谷即此淄川志縣西南四十里禹王山有石祝
其山上為夾谷臺　明統志載縣西南三十里　金史志之淄川縣有夾谷山指此之
水經注之舊說齊景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居荒蕪故曰萊蕪夾谷
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也顧炎武云說諸說皆以水經注為近然齊
萊侍事甚勢快故使萊為有援耳　紀年　按今之續志夾谷在泰安
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而辨之祝其漢
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地賈景字記海州懷仁縣之夾山
在縣西五十八里左傳夾谷此一統志不詳又其言晉將會直就兩國境上
故為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顧炎武日知錄之齊魯
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是顧氏亦以萊蕪之夾
谷為是也
龜陰田　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

識廉選著
識廉選著

圍郕（經）魯東郕城在沂州東三十里通志在沂州府蒙山縣東北四十里按縣
社據水經注寧陽縣之郕鄉城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隳郕今其
城在南西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然則魯有兩郕邑
秋圍郕（經）按兩圍郕傳雖明其事經文不應複出公羊經作圍費
（傳）將孫氏之甲有物　周禮冶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說出于漢時
其冀傳之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非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盾各辨其
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
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云其法該在諸甲教葉行數于甲裾上
按此古者造兵器刀劍之屬有款刻識其後漢時為然哉
十二年　不五月圍成（經）書者所以恥不能也夫方命者也

（經）登武子之臺　水經注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
丈左阜縣志季武子臺在今城東北里
十三年　次于垂葭（經）山東通志垂葭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時按葭密城在
荷澤縣西北二十五里葭密塞疑垂葭即葭密非是二家
（經）荒虺關圍　水經注京相璠曰沬水有虺丘城之下有水魯國也
（傳）成之路　檀弓疏世本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木生惠叔兰兰生虎為司寇氏
鄭之東房秋作戍
十四年　敗吳于檇李（經）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
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為語兒鄉按就李即檇李之名嘉興府志
檇李城在府南縣西南七十里

纖簾選著

公會于牽（經）水經注淇水東北逕牽城西定十四年會于牽者是也
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
來歸脤（經）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
得用蜃按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以蜃其器皆得以蜃飾
城莒父及霄（經）山東通志莒國即今沂州府莒州境之莒父邑今州
治西南有子夏祠祀林乘曰莒父宰後又魯人語音兌莒父又先又平人名之也
（傳）屬劒于頸　屬讀如屬甲之屬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
婁豬艾豭　釋詁婁聚也婁與摟通小雅有子婁婁敬也趙岐孟子注摟
牽也凡六畜通注之時將牽之牽聚故杜預以為求子豬以喻南子豬
牢牡豭以風合之時為豬郎集韻豭求子豕也或作豭豭字林豭
三毛聚居者一曰豕老謂之豭
蒯聵將殺夫人（經）此且書蒯聵奔宋逆伯奇之計也劉敞曰是蒯聵聞野人之歌
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行已譖則偽而走言太子殺余以注劉
約曰蒯聵出奔春秋不書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
於是世子之去亦已明矣以哀姜亂魯驪姬亂晉事比亦多矣鄭當
成者往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謨人何所不至周夫人之淫知其將謀
罪于世子則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此奸人之所為世常有之
據晉之驪姬悵太子譖之庶人勇請無稱其皆快然為戲陽速事
皆此固亦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誣當蒯聵出奔南子援戲陽
速為證並不播其惡于鄭國左氏所錄據依國之辭不足為南子之惡

纖簾選著

壹子之言恥別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范氏之師于百泉）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

有百門泉或謂之百泉定十四年晉人敗范氏于百泉

十五年公薨于高寢）汪克寬文獻通考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

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

居父之寢故二寢

傳）敗宋師于老丘）方輿紀要老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五里

哀公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猶兵也別使之夫屯為大役也按晝

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乎夫者別有城丈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

親晉向收謂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只文古未既築之役即士

卒為之劃謂別有城夫六非　吳子請下為我收其之人以士為兵便只于此　此吳子非古兵此時凡非利刃不枚卒也

以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成而質已成之謂之素士表禮注

形法定為素疏素形朴之

敗越于夫椒）案陸賈遠之越地近得之其地則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

椒山非也夫差以報越為志伐越必至越地何乃不戰吳之近在太湖中椒越

絕越地記大山名句踐保棲困地在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證夫向來

惟子仍從杜說以地志不載山陰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椒之名

保于會稽）越絕書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

名勝志會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

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家字記之文種楚南郢人吳

越春秋注楚之鄧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荊平王

時為宛令與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宦于楚乃與范蠡俱適越

耳明統志寧波府人物之文種鄞縣人寧波府志文種鄞縣人則郢鄮鄞皆

鄞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

惎澆能戒之）小雅惎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曰之精者可以清澤而不

可以昭誼注昭道矮誠也惎乃忌義一也杜預訓惎為毒本說文

逃奔有虞）一統志虞縣故城在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而邑諸綸）一統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括地志故綸城在虞城縣

東南紀要虞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語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

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皆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

一豚吳越春秋謂女山者謀寡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

吳其士有憂思者游此山快其意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句踐見怒蛙而式

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

勇者乎故曰王將復吳　吳將復之謀　而試其民焚宮室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

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

者賞在兵也

取棘蒲）一統志棘蒲故城在趙州治

次有臺榭陂池焉）吳語申胥諫曰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

民于姑蘇都非外城說在上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闔吳王築此之臺址
深地甚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遂九五孫
高見三百里句踐行伐吳於是作桐棺器以白璧鑲以黃金狀乃龍蛇
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之以起此臺按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
于安里華池在平昌 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大官鄉白石里南城宮在長樂 吳地記南宮城在長洲縣
于將卿 收生里 闔閭出入所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鉏山晝遊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不絕是夫長洲苑皆夫差
之事而後移以為闔閭也
三年盟于句繹 古典紀要萬嶧山在兗州府峄縣東南十五里句萬嶧同
而誤

纖廉選著

帥師戰于鐵 石華珠之杜本無帥師二字水經注河水東逕鐵丘南一統志
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紀要云北五里
佐三揖在下 服云三揖卿大夫士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按儀禮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不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
卿爾卿之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
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或以見揖論語仲曰君之揖於之恭
是其事也
右河而南出焉 漢溝洫志河厯魏郡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以分流也一則北
瀆王莽時空宋史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曰禹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漯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疏畎引古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禹

貢雅指之其一漯以自黎陽今濬縣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河之
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
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按齊秋時河猶北流故晉軍自北渡至王屋時空
故水經注謂之故瀆杜預之是時河猶北流者正謂漢以前如此而不但于子
漯川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故城東陰安故城西古典紀
要黃河故瀆在開州治南大河舊道在大名府內黃縣及清豐縣西南漢
時河皆經此戚城在開州北七里 按五代史周世宗二年三月乙酉車駕發新宅 幸往德勝城登城四望渡河自椒橋往
至楊部案沿河至戚城按此則德勝時戚城在河南之其證也 按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楊村在洲西南十五里
使太子絻 杜預之絻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祖而免自小斂以至殯及
虞卒哭皆是也常事而免自大功以至緦麻于喪所皆是也 喪服小記君弔

纖廉選著

去及近郊而後免反哭以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於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
君弔時又將為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踴哭踴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
免殊之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殯葬而亦免大功以上亡散麻
經記所載甚明士得以免為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於復殯為之說之誤不至
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之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為位
括髮袒成踴乃除喪而後歸則之茔哭成踴東括髮袒經經文止此而徐以
見括髮不至喪所又不必服絻也故不援此時空丁之喪括髮袒三踴于郊
疏寄扶土郊學乃故不殺經文以欺後世也孟謂太子絻者為下仍自衛逆太
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反免也蒯聵去又之人稱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罕達之旆杜預所謂大將旗鼓也先之建旆于兵車

示中軍將從在左則軍騶兵車來去不得不分良門陳以當我此樣以下
騶當上騶之誤杜注不了
䵷焦）說文䵷灼不成也此焦字非誤也
庶人工商遂）又云世子凡從于鄙者必取賢能才高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故藝皆誓之三而一有焉 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 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鄙人達之 假事有之技者以代之達之者 不曰俊選曰鄙人賤稱藝 掛譜文則庶人工商亦得拔其才
藝之尤錄諸鄙學以待事官之擢也此有功則任進鄉學官之
赤又無罪）收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叛既復之不書又掛作
諸簡子以諱惡易名則下文蒯聵之禱不應猶稱名社謂一名者是或
志文本是字後遂以為名後人以字行之耳也

纖廉選箸

羅無勇麇之）廣韻引作麇
獲其蠭旗）王子年拾遺記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
奇而散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於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
四蠭丹哀公二年趙簡子蠭旗則其類也
趙孟喜曰可矣）顧之以范中行氏失援權謀必將亡故下傳傻之後有知在則
簡子之責正為范中行發也杜解謬
三年城啓陽）方輿紀要開陽城在沂州北十五里山東通志即鄅國之啓陽
傳）唐章不可亡也）惠之禮疏引逸書生曰天子藏府章本以重諸侯藏在
章子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　吳沈欽韓學

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胡安國曰其曰晉人者貶之者罪之也
傳）送其文逐也函）元吳詩古公鞮之函即懋也此仍主杜解史掛書顧傳函
止也以訓此供未當掛孫貴者侯荀注亦依也賈記大支為函掛此函字義
了彼因唐下句讀其倍亂亦即下文不孫者不孫時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家人言民家晉世家遂于下邑為家人漢書注稱言庶人也
為一昔之期）穀梁莊七年傳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
為國君注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
襲梁及霍）一統志梁縣故城在汝州西南四十五里霍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
霍陽聚在州東南水經注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周小邑也戰國為南梁矣

纖廉選箸

命晉陰地）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起豐析）水經注豐鄉川水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地理志屬弘農今屬
南鄉一統志豐鄉城在南陽府淅川縣西南
以臨上雒）一統志上雒故城今商州治
軍于菟和）商州志菟和山在州東一百十里續志京兆上雒有菟和亭蒼野
聚
軍于蒼野）水經注丹水自蒼野又東歷菟和山一統志蒼野聚在商州東南
一百四十里
通于少習）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商州志關在州
東武關山下當官道設關北接商山南臨乾澗

一第〇七冊 賣參日庫全書 書 0 叉三句

畀楚師于三戶 紀年𩔖(?)王二十二年楚何侵楚入三戶郛 一統志三戶城在南
陽府淅川縣西南

趙稷奔臨 元和志趙州臨城縣西南十里有古臨城

任欒鄗逆畤 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 元和志故欒城在趙
州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 又趙州柏鄉縣本春秋時晉鄗邑之地
水經注濡水迴流為復水 謂之為逆水 本春秋齊國夏取晉逆畤是也 方輿
紀要逆畤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陰人盂壺口 方輿紀要陰地關在霍州靈石縣西南百二十里 出汾晉之間
道也 大盂城在太原府東北八十里 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 延袤百
餘里 東接相州 崖往險狹 形如壺口 東塞之 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
北太行山口 俗名吾兒峪是也 按元和志云齊國夏伐晉取八邑 有盂有壺
即壺口也 聲相近 故有二名 然以盂口為壺口 即八邑之數缺其一 李說非
也 王續志上黨郡潞縣刺晉(?)引此傳壺口 然後引書以注陶河口聲為潞
河名 石州渠則注潞郡之潞縣 今直隸通州矣 刺晉(?)引誤最多 一事兩見
不辨方隅者也

于柏人 元和志柏人故城在邢州堯山縣西北十二里 按今為順德府唐山縣

五年傳 王生惡張柳朔 惠士奇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勝 古張
字作長 見楚相孫叔敖碑 王勝即王生 歆按 呂覽當染篇范吉射染于
張柳朔王生 中行寅染于黃籍秦高彊 與左傳同 黃式董之訛耳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晏子內篇諫上諸子人內女子景公生孺子荼 景公子戒

晏子內篇云諸子之(?)外叔猶所與子荼(?) 使晏根之不從嬖 爲(?)獄其文通也

篇極不外舍而不易俟中(?)孺諸子謂寡人並不出臣 君將有行 注云中孺諸
子內寵之非 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 非 諸子乃女子之官 見本年紀

景公死子不與埋 言群公子不得送葬

六年 城邾瑕 一統志邾瑕城在濟寧州南十里 定六年城邾瑕即此 通志邾瑕
城在州南二十里

逮再敗楚師不如死 楊卜戰不吉故知當敗 卜退又不吉 故知當死 再敗楚師
之說即指卜戰不吉而言 俱不吉將死之讖也 此昭王之意 杜俗(?)謬

次大冥 景范(?)云當在陳州項城縣境

潛師閉塗 史記作伏師閉塗 案塗之閉塗即散塗之故 下言其王後即罷
兵歸葬 服虔說亦據杜預注 即服說 然閉塗者 恐其死諸侯聞而救也 若
死棺斂 及國而殯 郭記備之矣 何用散塗 寧隱兵(?)猶非之

使問諸周大史 服虔云 諸侯皆有太史 主周所賜典籍 故曰周太史 一曰是時往問周
太史 惠氏曰 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 于是使太史隨 不謂周太史 按服氏後說
是也 說苑君道篇作太史州黎

出萊門而告之故 定九年陽虎投萊門者 陽虎在魯 二居于陽關

以安孺子如賴 續志濟南菅縣有賴亭 方輿紀要賴亭在濟南府東近
章丘縣界 通志賴亭在歷城縣東境

七年傳 故敝邑十一牢之 梓諸之往也

惡賈而逆之 孟孫知諸大夫皆何注本(?)故諸之曰 惡有心 知其賈而逆之
乎 而諸大夫 作詞以相争伯

纖廉選著

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按二語只雖無同，猶有同惡之義。連樹者老謂
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以伐武城，克之　劉炫以為實克武城者，是。孔氏佞杜，力主武城而未克　按
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
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故址在縣西南七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
往之武城固已克之，何必疑其不克乎
舍于五梧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東陽亭又北為五
梧城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尉繚子云殺其為先死者，未若非多殺國士也　按敵一
人而損我百人，此必不敵而傷我甚焉

織簾選著

稱之以棘　說文稱，以棘木壓也
七年　取鄫　師于雍丘　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傳　吳城邗溝通江淮　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
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九年二月淮南轉運使　方輿紀要揚州府東南二里官河，古邗溝也，今為漕
閘，枚汾河自末口至淮陰，以凡四十里
河，至江都之揚子橋，接陵州，其間地此。江東君至自儀真，下江東君至自瓜州
會于揚子橋，東北行，過府城東，凡六十里而入邵伯湖，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
界，又北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湖，又北至黃浦，接淮安界，而山陽縣
之淮安府城西北，即堰在府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吳溝通江淮之處，後人于此
立堰以灌水，依溝水之所其流也，舟行度堰始入淮

魯徒以邾，而以眾加之，可乎　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事小，由來已久，我今
以知伐邾之先定，皆不言邾恃從之。以邾而字絕逗之，故謂魯可伐邾，服以知
必危。高之為是孫之辭，請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
成子以茅叛　山東通志茅鄉城，兗州府金鄉縣西，續漢志茅之在金鄉縣西
北四十里
囚諸負瑕　水經泗水西逕瑕丘縣東，注之，杜以負瑕為者，衛不將左子升
于瑕丘，曹子畀諸負瑕，及鄭君生而益王言衛地，晉衛歸珠土別一也。一說
志瑕丘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黍丘　至邛　杜預之梁國下邑有黍丘亭　按曹是小國，故之梁邑子其部
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　今睢陽注有黍邑亭　劉炫糾杜，亦杜預為主，蓋有學者杜也。案
薨及稷棘高未上，依仿之而處，指其所在，恐誤從人也
八年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杜預謂滅非本志，故以入書。作此預定則為許滅
曹國之后，何不書以入書，是之傳作春秋之書法，備詳其錯誤之卑謬，諱
以下後其人之國，殺人之君，而後指謂非本志乎。景基之處不書滅者，晉
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
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後存，如陳蔡許之類　按此說似可通
及闡　山東通志闡邑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境不將設別為闡亭，在
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
傳　所託也則隱　按隱者身不與焉，及鄭子子蘭之與圍鄭之後，漢書霍
光傳注隱，迺也。杜預訓隱藏者非

十年傳將自海入齊　方輿紀要海在蘇州府東百八十里北為揚州府之東境又西北經淮安府之東自海州而北為山東青州府境在青州府日照縣東二十里至贛榆縣接界　按日照縣之唐沂州府　折而東北為萊州府之膠州境

取犂及轅　杜預云濟南有隰陰縣　按隰今作隰　杜為隰晉志濟南有隰陰漢志屬平原　晉志同　脫也　按漢志作瑗　水經注隰水東北逕瑗縣故城西杜預曰轅即瑗也　又東北逕隰陰縣故城北　縣故犂邑也　一統志瑗縣故城在濟南府禹城縣南　隰陰故城在臨邑縣西

十一年戰于艾陵　山東通志艾邑在泰安府萊蕪縣東境

傳及清　山東通志清亭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大清河西岸

有子曰　劉歆曰有子當為子有　冉求字仲尼門人　公羊云子有不得言有子也　按春秋時多子某子國策影子嬰子章子呂覽田和稱和子其明類多矣　冉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狃曰誰不如　言人誰不是而我獨非之

克博至于嬴　一統志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　通志在泰安縣東南三十里舊縣　郡嬴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

人尋約吳髮短　蓋斬首數級皆以髮結繫其髮短則用繩　尋以尋為長　令之大凡也　公孫揮號以多獲為功　北史宋榮傳令其衆辦長繩至便擊取是也

對曰從司馬　公孫為司馬見昭四年　言已為此官　杜預以為從吳司馬非也

何以使下國　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臧庸選著

賜之屬鏤以死　淮南記論大夫種身伏屬鏤而死高誘注利劍也一曰長劍劍施鹿盧鋒　字誤　史作屬鏤而行也　續輿服志佩刀以珠飾為鐔口之飾名　通俗文曰刀鋒曰鐔

按屬鏤蓋劍脊上迤屬為琢文也　荀子成相子胥見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　注獨鹿與屬鏤同　與高注說通也

負于犂　一統志黎縣故城在曹州府鄆城縣西　按犂黎字通　寰宇記黎丘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

宋公求珠魋不與　呂覽必己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由是竭池而求之　無得　魚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使處巢　寰宇記巢城在開封府某邑縣南二十里

夏戊為大夫　杜云悼子之甥　按甥當為甥　孟子趙注子文與上事相連不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召之　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　闕里志年譜孔子年六十八歲歸魯

十二年用田賦　何休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　按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　二十錢以食天子　其三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　然則漢法計丁口出錢不曾計田為賦于稅　故丘甲之外復別有徵斂　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于橐皋　江南通志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　按杜預云淮南有　沈約州郡志云魏後九江為淮南郡徙治壽春

臧庸選著

此係吉抄左傳

宋皇瑗于鄭）名勝志云有五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即裘錄口
梟葵云縣東五登埽古發陽也亦名古鄭播鄭是宋地（江淮間）在通州界
也乃古來相傳之誤
十有二月螽）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
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
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
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之方夏后
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
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而仍以丑之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
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傳）擗經而拜）經即齊衰三月之經齊衰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於魯之世又其本國故謂大夫之爲服
弁経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云乃燅尸俎注古文燅作尋引此傳曰若可
燖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故中庸注溫讀
如燖溫則尋字本作燖
吾不撩也）釋詁撩薙也
侯伯致禮）服云致賓禮于地主故服虔謂賓有所致即主饔之數
歸餼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非也
玉暢）梟案開封府杞縣東北二十里有玉帳或云古玉暢

十三年　于黃池）漢志注臣瓚曰（水經注云薛瓚孔疏或云世傳者薛瓚注）陳留外黃縣有黃溝餘
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
傳）自泓上觀之）吳地記胥門西五有越來溪乾隆吳縣志石湖占楞伽
山西南為越來溪溪流貫行春橋及越溪橋以入橫塘越兵自此溪來入
吳亦名越泓上蓋即今之橫山橫泓聲近
見姑蔑之旗）一統志姑蔑故城在衢州府龍游縣北舊志在穀溪之南今
為寺城基
及戶牖）一統志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本古戶牖鄉至漢
以為東昏縣
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
祭也
佩玉蘂兮）玉篇蘂聚也垂也
十四年　宋于舒州）續志魯國薛縣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據此舒州史記作徐
州索隱曰徐字從人說文作郐並音舒齊宋一楚威王戰勝于徐州者謂注
徐州或作舒州一統志薛城在滕縣南四十四里亦名為徐州山東通志郐城
在滕縣南薛城郭下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今日舒州據紀年則薛邑之舒州戰國時已改且田恆放其君宜在齊境
豈肯遠在鄒魯之境乎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食前又增一閏皆
應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纖廉選著

傳

入于曹以叛　即曹國今曹州府曹縣

西狩于大野　山東通志麟臺在曹州府鉅野縣東十里鋪臺側有獲麟渡
縣東南三十里有麟冢又云獲麟堆在兗州府嘉祥西二十五里郡城記云
鉅野縣十二里澤中有二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析入縣境

車子鉏商　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杜文達繫鈇
与魏文帝哉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
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僞撰故從又曰車士

騑頻諸殂　曲禮顧朝而頻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子我夕　夕見子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　釋名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孔
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杜氏本
東郭子芒虔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豎石子芒盈惠
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
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殆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恒兄
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
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謹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四人田完子或是田常
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宮甲又作駟乘司寇牛父
駟乘昭廿年請騑馳駟乘四即駟方謀閟止事須秘密必不多率宗隱
言是也　惠云正義引世本僖子生昭子莊云云閆杜注而附會

織簾選著

于檀臺　山東通志檀臺

闞止恐將出　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謂闞止恐而將出兵有
迫于所遣之不幸者並始以並激私黨之怨以濟其謀焉爾我其情也
言如之受伐註以五乘亡殺子之拒鄭於自北門出奸權備詐大都如
此

東郭賈奔衛　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以羣邑薄　薄即亳西漢志皆作薄湯所居故曰宗邑

逢澤有介麋焉　紀年惠王三十二年會諸侯于逢澤即漢志注臣瓚所云
逢陂在浚儀于此為遠也水經注睢水于睢陽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对逢
澤應在睢陽按馬融洪範注逢大也睢陽之大澤名逢予亦粗矣頗祖
宋土逢猶逢澤即孟諸

葬諸丘輿　一統志輿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司馬牛墓在縣南成山

子告季孫　孔子辭　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十五年傳　及桐汭　元和志桐汭水在宣州廣德縣西十五里一統志桐水在
廣德州城西北又西北流經建平縣南又西北流入江寧府高淳縣界按元
和志丹陽湖在宣州溧水縣今屬江寧府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分中流為界
通志湖源有三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舒泉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為桐
水一出溧水縣廬山者為吳漕水俱匯于湖其流有二一西出蕪湖一
西北出當塗縣靖俱入江

及良而卒　良即良成縣在邳州

織簾選著

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
伐晉冠氏）水經注言冠城去館陶十五里春秋之冠氏一統志冠氏故城在
東昌府冠縣北晉冠氏地
離病于外大矣）詩傳離憂也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傳記所
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
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二年經云此年仲
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評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
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
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差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
謂周家改月十月正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
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
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
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
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
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辛亥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
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而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
于年則以節書徵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
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
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為己卯之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

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
改也觀書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
冬十月此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入于夏之入于秋錯亂而不成
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
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
者執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
歲謂十六年為辛酉己酉日為戌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
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亦非也　穀梁　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而據長歷
始知十一月無庚子此殆目論也經文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為十月
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壽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傳師妄益
之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
三若襄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崇正
歲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為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
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為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無
所也據十月庚子之說無論周正夏正夫子卒年七十三濂誤算一月推于
周正夏正皆謂七十四非也
傳　不慭遺一老）小爾雅慭強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謚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
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
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為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為且字也

飲孔悝于平陽　水經注清臺城即鄭廩延邑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
一統志平陽城在衛輝府滑縣南
貳車反祏　孔悝有廟主佐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
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説文云祏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
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祏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今之
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然
祏為遠主明矣孔悝但有祏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為白公　水經注青陂水分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
吳城南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一統志白公城在光州
息縣南息縣志云縣西南七十里有故白城
亡曰不可得也　言一千五百人散多不可給
吳人伐慎　水經注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一統志慎縣故城在
潁州府潁上縣西北
扶豫章　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
枏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于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荊州人
曰梅轉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枏按彼説則豫章與枏木為一類也爾雅
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李氏別録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
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大餘丈葉似楠而尖長背有
黃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結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
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別録所謂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

杜甫楸亦種楠名麻郭注楠楩屬小詩章鄭箋莘木與釣樟同楠亦樟
之類亦種之楠名麻然為類樟之木故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
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誤以為二木不知其何據時珍辨之還指
釣樟為豫非也
叔齊管仲也　後漢書陰識傳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王孫高府　淮南泰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即白公所焚
者也
閉白公之死焉　死閉屍只晚輪謂扁鄭之宮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當人
請續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願取汝氏　宋綿芬云潁黃工之寮閒府境
代執火者而言　禮少童子隅坐而執燭莊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注
燭燋也疏云古者未有麻燭而用荊燋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
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然古者亦以燎為燭故用
荊杖灌以膏然之又亦有燭盤故今東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
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　錯設燭總之束也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　櫛謂燭炎宗其烬者
之遠近乃更以　若而比燭向之謂若燭當去茨燭于燭承取火也　句此前燭之燭燼也
以為緒　緒燃燭燼也所以照緒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　燒燭者有墮即將以次代之
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執燭者既持櫛以奉櫛之餘燼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燼于櫛中出其
櫛斷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
始于何時梁書傳昭傳昭常插燭于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是也

十七年虎幄于藉圃 漢書所謂武帳
乘衷甸兩牡 考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鍇曰古載物大
車從轅乘車一轅者中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為從
證反釋文于此作時證反仍依鄭讀按衷美也衷甸安車也以駕兩牡者
以牡為貴食貨志云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猶然曲禮疏謂安車
駕一馬小車按續漢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駢則安車駕二也 宋書禮志梁王以安車駕三
送清于賦三篇之說 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即此衷甸兩牡
紫衣狐裘 正注寶縮衣其裘玉藻云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僭宋
王者之後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玉藻云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可
知施此以北方之間色立于君前為大不敬也君衣狐白裘良夫又僭 稀裘 子齊
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據此文則紫衣本非常服
袒裘不釋劍而食 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袞服布衣亦先以明衣
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裼裘者袒
正服露裼衣也然則上見紫衣乃裼衣良夫不加正服遂至袒裘漢制惟齋
何得劍履上殿是人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禦之笠澤 名勝志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
江古笠澤
左右句卒 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溯江五里以須令右
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即左右句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句卒亦謂
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
者強之 按此即句卒之義如此 距也
太子又使椓之 呂覽注行論極行之子今之爭果沈云椓義當與噎同按方
言椓愬也楚以南謂之椓楚詞章句椓讒譖也則字本為椓作椓借也
登昆吾之觀 一統志昆吾故城在開州東按地志昆吾臺在濮陽縣西百步
衛侯貞卜 大卜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解此
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 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裔焉二字宜屬下讀
之按劉訓遠也目裔遠弃大國何休注焉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焉猶於也杜將為
其滅亡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左傳魚赬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
讀合且引鄭氏注方羊猶彷徉孔氏不言是非惟知從杜預遂以不狂為狂
見戎州 索隱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臺望
見戎州又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戎近衛楚丘亦衛文公之楚丘
也傳又云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美則通近衛郊方能登城望見州者是其州
之名矣何得徵濟陽之戎城假楚丘之異地以為衛君眺覽所及乎一統志濟
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五十里
以會齊侯盟于蒙 山東通志蒙陰故城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水經
注桑欽云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今謂之西城子又一城在縣東十里俗
為東城子晉之蒙陰城也齊志蒙山在其東南
十八年宋殺皇瑗 紀年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
壅不流水經注丹水蓋汲水之支名也
十九年進越師玉冥 方輿紀要饒州府餘干縣春秋時為越之西境按其

溺人必笑　呂覽大樂篇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晏子雜篇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

此境為廣德州界其地蓋吳若嶺間四安鎮之間与湖州長興縣安吉州接界
廿年出居于艾　方輿紀要艾城在南昌府寧州西百里
越圍吳　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之壬在姑蘇越築此城
以逼之城堞舊勢具在高者猶丈餘闊亦三丈史記正義引吳俗傳云子
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廿一年盟于碩　一統志碩城在曹州府范縣南三十里通志云縣南五十里
魯人之皋　以堂信注皋之言高也亦維釋天五月為皋釋文本或作高
皋高字相通廣雅釋言皋局也此言魯局于境內与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　惠云呂覽曰知化篇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
我高蹈賑忠疑　欽韓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譏晏子猶倮而訾高橛者
即高蹈也
廿二年吳王居甬東　一統志翁山故城在寧波府定海縣東三十里翁山下春
秋時越之甬東也韋昭曰甬東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越人以歸　歸其尸于吳也越絕書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候史記注作侯同名縣志作令　干戈人一累史記注作壞　土以葬之近太湖去吳縣十七里史記注作五十七里
名縣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山一名餘杭夫差既伏劍越王
以禮葬之秦餘杭山長洲縣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徐侯山
在陽山西北十里蓋卑猶山為陽山支阜故通得秦餘杭之名
廿三年可以稱旌繁乎　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公明云纏束馬而旌來車所
建也

長武子請卜　呂覽慎勢篇智伯瑤攻于智國張武淮南人間訓張武教
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子也
戰于犂丘　桑欽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犂丘亭通志縣治西南有犂
丘子請書處
是衛之言也　說文衛宿衛也又衛憂寐言不慧也集韻衛或作衛按管子形
勢解豐豐者之為豐誰眷不肖之謂衛与服杜解曰同字從足非體
當作衛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吳越春秋
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与其妻子言宰嚭之死者已
五見猶此傳稱吳亡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廿五年衛侯出奔宋　服云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出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褚師聲子韤而登席　錢古只作韈文子上德篇冠一足為休王篇休脚衣　蓋禮命安徽坦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
謂之飫是君之于臣有燕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
云堂上不跣燕則有之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跣而升堂也古者
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韤此其杜撰也
君將殼之　說文引作殼正誤之辭作殼誤玩褚師上語亦是足創不堪著
屨若復勉强同人必潰也須搞拭度使君見而矜憐也
公戟其手　戟本為撠以時扶持撠拘也說之撠拘謂以手不拘拘持之革也史
記孫子列傳救鬬者不搏撠然此撠謂兩手相因搯拄孫言如戟形此之謂

釋文檝本又作𢧜字通耳杜預云楫徙手屈附釋名云倚徙倚伎也其
義言為巧弄之狀楫徙二字所出也
奪南氏邑　檀弓疏世本云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
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楫衛策有
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前夏丁氏　十一年云夏戊此云夏丁不可曉
請適城鉏　梁纂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
丘城是也楫滑縣之鉏城去越遠矣疑襄十年會吳于柤者也
是食言多矣　釋詁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
廿六年　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曳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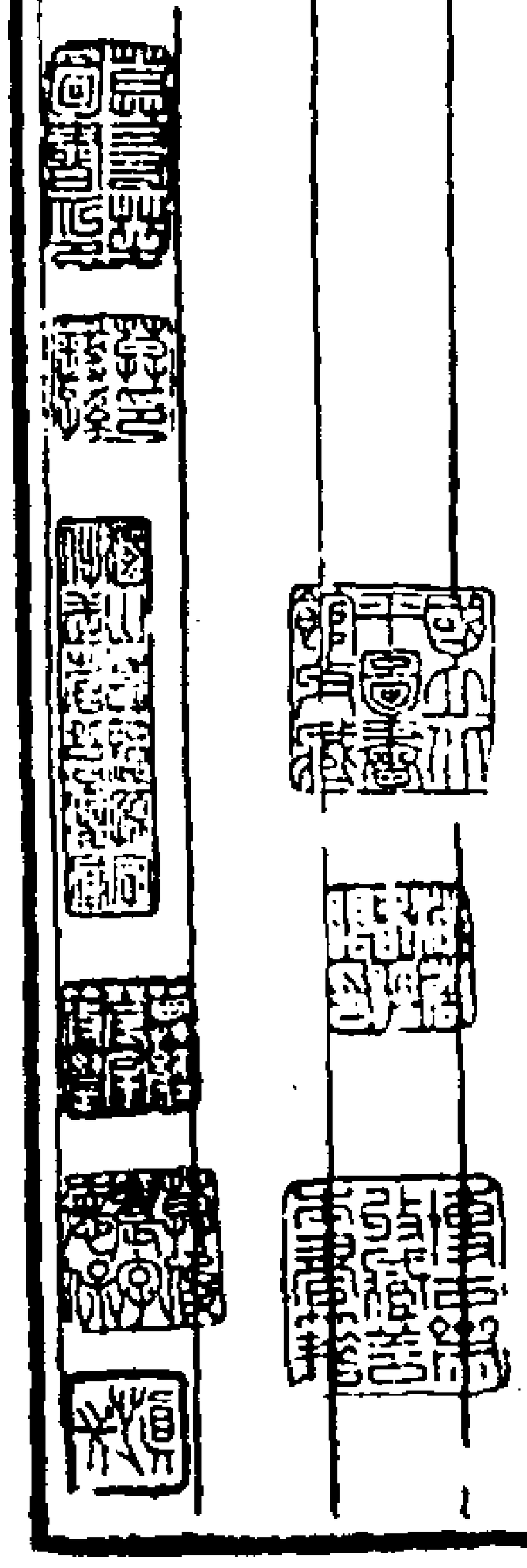
纖廉選著

洩庸與舌近此作后誤
公孫于空澤　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之
空澤即此寰宇記空桐亭在宋州虞城縣南五里
卒于連中　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文瑣語
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
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
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蟲矣
廿七年　盟于平陽　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山陽之平陽
晉志屬高平郡兩漢志皆加南字晉志亦作南平陽此注西平陽誤一統
志南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治通志則云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曆孫子三日朝　下今于死事之孫使于日而朝大戴記子乘篇作孫子八
人以成春事
設乘車兩馬　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古顏涿聚之子晉曰　呂覽尊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晉
者進也
及留舒　水經注魚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登之有終焉之志山
東通志柳舒城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境本作留舒
衣制　杜書正誤制本兩衣今依説為裁製字
知伯聞之乃還　説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
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纖廉選著

多陵人者皆不在　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亡　荀子彊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
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説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
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



左傳地名補注

（印章）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一

吳　沈欽韓　文起

隱公

元年（經）盟于蔑　一統志姑蔑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括地志縣東四十五里

克段于鄢　方輿紀要鄢陵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南四十里杜注鄭在滎陽宛陵縣宛乃苑之省文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寰宇記鄢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鄭克段之地疑遠

盟于宿　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傳）城郎　一統志郎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八十里

娶于申　方輿紀要申城在南陽府北二十里括地志南陽縣北二十里

制巖邑也　水經注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即東虢也一統志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元和志汜水縣古東虢國

請京　方輿紀要京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至于廩延　一統志酸棗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
里按水經注河水又東逕滑臺城北城即故鄭廩延也據
文廩延即今滑縣唐之滑州漢晉爲白馬縣杜預謂酸棗
縣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鄭州三百里太叔段
所侵之界如此
城潁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史記正義疑許
州臨潁縣是也
潁谷封人　水經注潁水所出一統志潁谷在河南府登
封縣西南

紀人伐夷　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漢贛榆後遷劇亦稱紀
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
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北武城在萊州府即墨
縣西六十里古夷國注在城陽莊武縣莊當作壯
敗宋師于黃　漢志山陽郡有黃縣王應麟地理通釋春
申君傳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此河南
之黃城也按此即山陽之黃惠公敗宋師宜在此不當遠
在陳留之外黃（開封府杞縣東有外黃城）考城今屬歸德府
盟于翼　彙纂云翼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南費縣今
屬沂州府
（二年）經公會戎于潛　一統志戎城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
紀年爲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犬丘漢爲太丘在歸德
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莒人入向　于欽齊乘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方
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
境内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南（按樂史時未有莒州）
說皆未核惟沂州之向城爲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
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間也按莒亦小去沂州尚

遠（南至沂州二百二十里）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向城
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
入極　賈逵云極戎邑也晉書地道志高平湖陸縣西有
極亭紀要在兗州府魚臺縣西
盟于唐　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二十里
盟于密　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
里即此密
傳費庈父　方輿紀要費亭在魚臺縣西南
（三年）經盟于石門　一統志石門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今

圯于河又云石門在泰安府平陰縣北水經注濟北盧縣
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
傳帥師取溫之麥　方輿紀要溫城在懷慶府溫縣西南
三十里周畿內國
尋盧之盟也　方輿紀要盧城在長清縣西南一統志無西二
十五里
僨于濟　方輿紀要大清河在長清縣西南二十里自平
陰縣流入境又東北入齊河縣界即濟水也鄭伯之車僨
于濟蓋在縣界元和志劉公橋架濟水在鄆州盧縣東二

十七里又北去齊州長清縣十里胡渭禹貢錐指濟水自
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宋南渡後又有大小之分齊乘
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創黃子鴻以大清
河即濼其小清河所行爲濟水故道齊召南水道提綱舊
濟水會汶于安民亭今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即古亭
也會汶以下東北流今經東阿平陰長清齊河然後會濼
水歷城以東至章丘今自歷城西南溯東平其道又爲大
清河所經大清河汶水支津於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
壩下灣出西流依故道曰沙河小清河源出章丘縣東南

分水嶺東麓北流俗曰獺河自章丘東北至樂安入海爲
古濟水故道是大小清河皆古濟水故道其委輸則異按
流正同黃子鴻所說非也
四年經取牟婁　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
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索隱云春秋時杞已遷
東國故牟婁爲杞之別邑按杜預以爲杞即都淳于然州
公之國尚未亡杞何由得都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乃
遷緣陵則齊之東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淳于無由爲
淮夷所病蓋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乃紀之誤孔

疏謂淳于雍丘地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
遇于清　水經注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
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之清也是下濟水通得
清水之目按今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北
于濮　索隱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
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魯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
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
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方輿
紀要濮水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此受河之濮也又濮

濮在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此受泲之濮也今黃河遷決濮
水絕流賈杜言陳地水謬矣劉敞曰杜氏云未列于會故
不稱名是篡弑之人已會諸侯則無咎矣是豈王法哉
五年經于棠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城有
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在方與縣故城
北十里然彼祇就杜說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境內
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五里從單
州成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卽此棠也
圍長葛　漢志注應劭曰長社宋之長葛也其社中樹暴
長因更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
里
傳邢人伐翼　元和志故翼城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
里故邢國今邢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方輿紀要襄國
城在順德府邢臺縣城西南春秋初邢侯都于此攷翼城
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
翼侯奔隨　一統志隨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後爲士會
食邑
侵衞牧　續漢志衞公國有河牧城水經注浮水故瀆東

逕河牧城方輿紀要在東昌府觀城縣境今屬曹州府
郕人　水經注瓠河之北有郕都城隱五年郕侵衞京相
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按漢志郕都作
城都不云郕國一統志成縣故城在兗州府甯陽縣北本
周時郕國然統志依仿杜氏剛父縣西南之文剛父卽亢父漢屬東平國在濟甯州
在甯陽東北者乃孟氏邑非郕國統志所引成縣乃泰山郡之肥成縣續志誤脫肥字劉昭注因而附會不知肥成云本國乃承前志應劭云肥子國之文也傳謬已久矣許見後漢書疏證
山東通志郕國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北二十餘里
今名古郕集又郕都城在曹州府濮州南六十里郕伯初
封之國又子羔所守乃孟氏成邑在甯陽東北境舊志多
誤引
六年經盟于艾　齊乘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
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新泰縣今屬泰安府
傳納諸鄂　一統志鄂城在吉州鄉甯縣南一里今之鄂
侯故壘
七年經滕侯卒　漢志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
城中丘　一統志中丘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
里

凡伯　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

楚丘　杜預云楚丘衛地非也此爲曹楚丘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丘縣（九域志楚丘屬應天府輿地廣記崇寧四年分屬拱州）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東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丘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遂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適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按漢已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以此爲即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此爲衛文公徙居文

公所徙在澶之南衛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耳（欽韓）按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其誤實始于班氏也方輿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

（八年）經遇于垂　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水經注瓠瀆東逕垂亭京相璠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方輿紀要句陽城在今曹州曹縣三十里

歸祊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祊城即古祊邑也紀要祊城今費縣治

盟于瓦屋　彙纂云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其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盟于浮來　齊乘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鼐云據水經注沂水東逕蓋縣故城南又東逕浮來之山浮來水

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水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注于沭鄅氏所紀則邳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非遠正沂水縣西北之境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三十里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浮來水注沂乎後世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

傳易許田　寰宇記魯城在許州穎昌縣南四十里鄭伯易許田即此城也

會于温盟于瓦屋　名勝志東昌府觀城縣南三十里有

瓦屋城隱八年會于瓦屋者也紀要云溫在河內則瓦屋不在東郡明矣以為寰宇記之誤 欽辯 按寰宇記無此條蓋名勝志上文引寰宇記因誤為連文也

九年 經于防 杜預云在華縣 一統志華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十年 經取郜 一統志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古郜國漢屬山陽郡

取防 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伐戴 水經注汳水東逕濟陽考城縣周之采邑于春秋為戴國按考城今屬歸德乾隆四十八年移治黃河北岸屬衛輝府戴說文作𢦔釋文作𢧵即戴之誤

傳盟于鄧 與桓公十年會于鄧同非魯地

于老桃 續志任城國任城縣有桃聚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

十一年 經于時來 水經注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滎陽縣東四十里 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

傳我先封 續志薛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 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

王取鄔劉 續志河南緱氏縣有鄔聚前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 一統志鄔聚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劉聚在故緱氏城南十五里三面臨澗甚險按此蓋鄭武公以來入為卿士食采邑于周者也詩譜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按此諸侯有功者即詩所錫之土田附庸也經師述古各異耳詩傳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鄭注選賢置之于位如諸侯不得世疏云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得食父故之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故經直云祿也按文言不世爵則世祿可知白虎通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此通包內外諸侯皆世其采矣莊公之世亦為卿士及身而奪之故君子譏之也

絺邘　紀要邘城在懷慶府城西北三十里彙纂云絺當在今偃師孟縣之間

溫原絺樊隰郕　一統志溫縣故城在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亦曰蘇城原城在濟源縣西北（紀要西北十五里今名原鄉）絺城在河內縣西南（紀要付遂城在府西南三十二里本名絺城）樊城在武陟縣西南隰城在武陟縣西南十五里（紀要期城在府城西三十里故隰城也今名覆背村）

攢茅向盟州陘隤懷　一統志攢城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地理通釋攢茅今為大陸邨按正義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茅本兩邑而杜預誤并為一也）向城在濟源縣南（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孟津在孟縣南十八里（寰宇記盟津為蘇忿生邑）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紀要武德城在府東南五十里本周之州邑）隤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紀要隤城在修武縣西北）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里按杜預缺陘地理通釋汾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一統志以為此陘然去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三十五里述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蓋此陘也

又陘邢聲同懷慶府志平臯城在溫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臯東北隅方輿紀要平臯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丘

息侯　一統志新息故城在光州息縣東古息國

使營菟裘　元和志菟裘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北五十里山東通志縣西四十五里

狐壤　續志潁川潁陰縣有狐宗鄉潁陰故城在開封府禹州東南四十里

桓公

元年經假許田　詩傳許魯西鄙晏子雜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即此許也

二年經會于鄧　水經注澧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八汝汝水又東南流逕鄧城西桓二年會于鄧者也一統志鄧城在許州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賈服並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按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之地

傳遷九鼎於洛邑　逸書克殷解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

九鼎三巫注六三巫地名按度邑解我南鄙過于三涂三
巫即三涂是武王遷鼎雒邑也

始懼楚也　寰宇記以爲楚史所言郢者即荆州北紀南
城也盛弘之荆州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
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是前攻紀南而後破郢也史記索
隱楚都郢今江陵北紀南城是平王更城郢今江陵東北
故郢城是

以條之役　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三十八年伐條戎紀年
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按條即鳴條湯與

桀戰處馬端臨輿地考河中府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方輿
紀要鳴條岡在解州安邑縣北三十里

千畝之戰　紀年宣王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
王師敗逋元和志千畝原在晉州(今爲平陽府)岳陽縣北九十
里周迴四十里按續志太原郡介休縣亦有千畝聚顧云
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

于曲沃　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
也一統志左邑故城今絳州聞喜縣治按續志注曲沃在
聞喜縣東北數里

陘庭之田　元和志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今屬平陽府)西
北二十里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是

(三年)經于廩　一統志廩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
十里

胥命于蒲　一統志故蒲城今大名府長垣縣治

于讙　說文作鄿水經注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公會
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之夏暉城一統志下讙城在泰
安府肥城縣西南

逐汾隰　下溼曰隰晉世家作汾旁韓世家秦拔我陘城

汾旁方輿紀要汾水南逕平陽府城西及襄陵縣太平縣
之東又南逕曲沃縣西境折而西逕絳州又西歷稷山縣
河津縣南至榮河縣北而入于大河

芮伯　一統志芮城在同州朝邑縣南

出居于魏　方輿紀要河北城在解州芮城縣東北七里
一名魏城故魏國城也古芮城在縣西三十里商時芮伯
封此春秋芮伯萬爲母所逐出居于魏謂即此城今名鄭
邨

(五年)經城祝丘　齊乘即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

志即丘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
傳淳于公　方輿紀要淳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六年經公會紀侯于成　乾隆府廳州縣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舊曰故成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社
傳侵隨　續志南陽隨縣故隨國今德安府隨州
廢二山　具敖也一統志敖山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北三十五里具山在蒙陰縣東北十五里

七年經焚咸丘　水經注黃水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亭在曹州府鉅野縣南
穀伯綏　元和志襄州穀城縣春秋時穀國今縣北十五里故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
八年傳沈鹿　彙纂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蓋其地也
黃隨　一統志黃國故城在光州西十二里
漢淮之間　一統志楚子城在德安府隨州東紀要隨州東南三十里桓八年伐隨因築此城以逼之

九年傳巴子　華陽國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一統志江州故城在重慶府巴縣西本巴國
鄾人　方輿紀要鄾城在襄陽府東北十二里
梁伯荀侯賈伯　方輿紀要少梁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周梁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東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在今絳州界一統志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紀年荀城入乘京荀人重伯皆叛曲沃桓王十三年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宋次道長安志賈城在蒲城縣西南十八里蒲城今屬同州府唐書世系表賈氏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於賈爲賈伯河東臨汾有賈鄉即其地也

十年經于桃丘　水經注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即桃丘矣名勝志桃丘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今爲桃城鋪鋪旁一丘高可數仞東阿今屬泰安府
傳出奔共池　一統志共池在解州平陸縣西四十里與聞田相距百步
十一年經于惡曹　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

于夫鍾　杜預云郕地今兗州府汶上縣界有夫鍾里
于闞　一統志闞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
傳鄖人軍於蒲騷　一統志鄖城在安陸府沔陽縣境按古鄖國括地志元和志並以為在安州今德安府元和志云安州春秋時鄖國水經注以安陸縣為古鄖城而竟陵雲杜亦以為古鄖國諸說互異元和志故浮城縣後魏置在安州應城縣西北三十五里即古蒲騷城應城縣今屬德安府
貳軫　文獻通考貳軫絞地闕路史國名紀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彙纂云貳在隨州應山縣境軫在今應城縣西憖涉附會也
絞州　彙纂絞在鄖陽府西北方輿紀要州陵城在荊州府縣東三十里故州國杜預以蓼為南陽之蓼誤也昭二十九年傳作飂非此蓼也前志六安蓼故國皋陶後一統志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潁州府霍丘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次于郊郢　方輿紀要紀南城在荊州府北十里即故郢城按楚世家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武王時猶都丹陽今荊州府枝江縣郢在其所都之郊故曰郊郢

十二年經盟于曲池　續志劉昭注地道記臨淄縣西有門曰曲池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鹼河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五十里寰宇記縣北四十二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洙水其谿澗險隘即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
于穀丘　方輿紀要穀丘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年盟于穀丘是也寰宇記穀丘在宋州穀熟縣南二百步
于虛　一統志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所云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者也
于武父　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傳分涉于彭　水經注沔水南逕筑陽縣東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一統志筑水源出鄖陽府房縣西古名彭水方輿紀要魏昌城在房縣西南
羅人　水經注夷水歷宜城西山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江水篇枝江地故羅國蓋羅徙也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今羅縣是矣方輿紀要羅縣城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楚後徙者也按此年之羅尚在

襄陽府宜城縣一統志羅川城在宜城縣西南二十里

十三年　傳使賴人　方輿紀要賴亭在光州商城縣南春秋時賴國按杜預所指乃今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之厲山山下有厲鄉水經注漻水篇漻水分為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此與杜說合據續志汝南郡褒信侯國有賴亭則今光州商城縣南是也

及鄢　水經注夷水導源中盧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鄰又謂之鄢水方輿紀要蠻水源出鄖陽府房縣界逕南漳縣至宜城縣南四十里地名破河腦入于漢江本名鄢水亦曰夷水齊召南水道提綱蠻河西北自襄陽府南漳縣合歇馬清涼二河東南流注漢水

盧戎　一統志中盧故城在襄陽府西南古盧戎也

荒谷冶父　太平御覽地理部盛弘之荆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水經注湖水東逕荒谷東有冶父城一統志冶父城在荆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四年　傳取牛首　水經注沙水沙讀為蔡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宋人伐鄭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寰宇記牛首城在開封府陳留縣西南十一里

十五年　經于艾　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今屬泰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與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邳州東一百里接沂州府界

牟人葛人　通典登州東牟郡春秋牟子國杜預以為泰山之牟縣方輿紀要牟城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一十五里古葛伯國然疑此葛亦泰山旁小國也

于櫟　水經注王隱云陽翟本櫟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禹治禹州今仍屬開封府

于袲　一統志袲亭在鳳陽府宿州西

十六年　經城向　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厤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杜氏據晉厤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以為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時非是

傳使盜待諸莘　水經注漯水又北絕莘道城西北有莘

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扼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元和志莘亭在魏州莘縣北十二里山東通志在東昌府莘縣北八里

十七年　經于黃　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溝爲名或是登州府黃縣東南有故黃城其處

于奚　彙纂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按水經注只云漷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

十八年　經于濼　水經注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北爲大明湖方輿紀要小清河在濟南府城北即濼水也按水道提綱云趵突泉水出濟南府西南自城之西北來會于大清河小清河出章丘縣東南分水嶺東麓不逕歷城知濼水非小清河也曾鞏集齊州二堂記云自渴馬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曰趵突之泉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

于首止　方輿紀要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一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二

吳　沈欽韓　文起

莊公

元年經紀郱鄑郚　一統志郱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北按紀要列鄑城于安邱縣云北鄑城在安丘縣東南亦作郱又作駢管氏奪駢邑三百郚城故城在安丘縣西南紀要西南六十里峿山北鄑亭在萊州府昌邑縣西即古郚邑郚訾同音紀要一名訾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又十五里爲郚城名滕志氏亭社在縣西二十里是郚邑故址

二年經伐於餘丘　公穀皆以爲邾邑吳澄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

三年經以酅入于齊　一統志酅邑在青州府臨淄東水經注汝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城故酅亭也劉貫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元儒鄭玉曰不曰以酅叛亦不曰以酅奔所以恕季而罪齊然非褒季也

公次于滑　彙纂今河南歸德府有滑亭

四年傳梁溠　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過厥西縣西一統志溠水在德安府隨州西北今名扶恭河按紀要溠水在州西三十里㵐水名扶恭河元和志隨州唐城縣本下溠鎮

五年經郳犂來　于欽齊乘郳城在縉城南十八云小邾城即小邾之訛也兗州府志郳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

七年經于穀　方輿紀要穀城今東平州東阿縣治亦曰小穀

八年傳成葵丘　水經注系水又西逕葵丘北元和志葵丘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里按京相璠疑此爲近離引汾陰葵丘及山陽西北葵城然考續志河內郡山陽縣有葵城劉昭云蔡叔所封水經注引作鄈城又引汲郡古文梁惠成王元年趙韓伐我葵即此城則此葵字誤爲蔡劉昭不學因以封上蔡之蔡當之也然汾陰今蒲州府榮河縣山陽今懷慶府修武縣西北皆與齊地阻絕故酈氏定從臨淄之葵丘

姑棼　方輿紀要薄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或以爲姑棼即薄姑

貝丘　水經注泄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在齊城西北四十里括地志西北二十五里齊乘在益都府博興縣南五里按今青州府博興縣南貝中聚是也應劭誤以爲清河之貝丘縣

雍門　史記齊世家作雍林以爲地名按齊西門曰雍門
襄十八年傳晉伐齊伐雍門之萩其處有林矣水經注時
水北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齊大夫雝廩邑
九年　經盟于蔇　一統志蔇亭在兖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穀並作暨　知蔇暨通
乾時　水經注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京相璠曰今
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般陽北至高
苑下有死時中無水爲師敗處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府
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鄉亭于此平

左地二　三

地出泉謂之耏源淺易涸亦名乾時其水黑俗又謂之烏
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脈蓋伏淄所發
水道提綱烏河上流即古時水也出臨淄西南愚公山西
北至高苑東境入小清河
浚洙　水經注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西南流至卞
縣西南入泗水又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流北爲
洙瀆南即泗水孔子設教于洙泗之閒是也洙水又南
經瑕丘城下流復入泗通志洙水故道自縣東北經孔林
西而入泗今洙與泗水不通二流在孔林東且一溝瀆過

夫子墓前西南流入于沂其故道不可考也
傳生竇　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顧棟高云
在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此懸以句瀆爲句陽也
堂阜而脫之　一統志堂阜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北三十
里齊乘蒙陰縣西四十里有磨石峴長二十餘里極險峻
峴下即堂阜俗訛爲懼阜釋詁稅赦舍也郭注引詩召伯
所稅今本作說釋文本或作稅詩傳說赦也釋文說音稅
知稅說通用
長勺　山東通志長勺在兖州府曲阜縣北境

左地二　四

十年　經乘丘　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兖州府滋陽縣西北紀要西北三十五里又以爲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
野縣西南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
志劉昭注亦曰乘氏古乘丘
于莘　彙纂莘在今汝南府汝陽縣境
滅譚　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
陵故城在縣東七十五里譚國地杜注平陵縣脫東字譚
說文作鄿
十一年　經于鄑　說文鄑宋魯閒地

十二年傳于蒙澤　水經注獲水東逕已氏縣南東南流逕
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已氏縣東寰宇記蒙澤在宋
州宋城縣北三十五里今歸德府商丘縣
十三年經滅遂　水經注蛇丘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遂城
在蛇丘西北杜預傳疑之非也一統志遂城在泰安府肥
城縣南彙纂云兖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
南府肥城縣接界
盟于柯　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十
五里東阿縣今屬泰安府春秋時為齊之柯邑

十四年經于鄄　一統志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
里
傳及大陵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潁州臨潁縣東北二十
五里有故巨陵亭卽古大陵一統志在許州府臨潁縣北
三十里
十六年經滑伯　方輿紀要緱氏城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二
十里古滑國亦曰費滑費卽滑都
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　一統志權城在安陸府鍾祥縣西
南按水經注沔水又東右會權口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
北古之權國也權城當在安陸府荊門州東南
那處　水經注權城東南有那口城方輿紀要那口城在
荊門州東南
涌　方輿紀要涌水在荊州府監利縣東南夏水支流
也從乾溪中涌出俗名乾港湖水經注涌水自夏水南通
于江謂之涌口
十九年傳大敗于津　水經注枝江縣西三里有津鄉應劭
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
枝江是其便塗此津鄉殆卽其地也按水經注又云江陵

城南有牧馬城燕尾洲始自枚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
州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亦曰江津戍戍南對馬頭岸
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江大自此始也尋此傳所稱津正
指江津為通道不必指一鄉為名一統志江津戍在荊州
府江陵縣南二十里
及湫　一統志湫城在安陸府鍾祥縣北顧棟高云襄陽
府宜城縣東南有湫城
經皇　經皇與窒皇同詳見宣十四年傳
燕師伐周　注云南燕史記作北燕然北燕路遠似非□

□元和志滑州胙城縣古燕國漢爲南燕縣今省入衛輝府延津縣胙城故城在府東南三十五里

二十一年傳自圉門入　方輿紀要王城西有三門凡十二門南城曰圉門

闕西辟　釋名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邵晉涵爾雅正義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于應門服虔云西辟西偏也按西偏西塾也李如圭曰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內塾北鄉也

虎牢以東　穆天子傳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虢是曰虎牢按今在河南府汜水縣西北

王宮于玤　彙纂玤在今河南府澠池縣界

二十五年傳城聚而處之　聚謂其所居之鄉聚非邑名也管子乘馬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前漢平帝紀張晏曰聚邑落名也後漢書劉昭傳注小于鄉曰聚杜預於地理遇不可曉者輒臆斷曰某邑某地其誤多矣方輿紀要車箱城在絳州絳縣東南十里志云晉侯處羣公子之所城東西形長如車箱而名按此亦後人之妄造也

二十六年經伐徐　方輿紀要徐城廢縣在泗州西北五十里古徐子國

二十七年經于洮　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

于城濮　方輿紀要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亦謂之小濮

二十八年經築郿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

惠云眉與微古通特牲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爲微

傳大戎　即大荔之戎也後漢書西羌傳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在唐爲延慶鄜坊四州之地今延安慶陽二府及鄜州也洛水出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白於山鄜州東南六十里有洛川縣史記秦厲公伐大荔取其王城遂爲秦所滅漢志誤以馮翊臨晉爲故大荔國司馬彪劉昭沿誤于後元和志大荔國在今同州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

城是也然不知洛川本在北地郡也全祖望曰大荔之戎亦名芮戎在北地而芮伯之國在臨晉其後大荔滅于秦種落蓋有居于臨晉者漢人遂合芮戎芮伯之國而一之謂臨晉即古大荔是大謬也

小戎子　蓋後爲陸渾之戎陸粲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其姓者也

驪戎　後漢書西羌傳渭南有驪戎水經注戲水又北逕驪戎城東長安志驪戎故城在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殷周

時驪戎國城也按驪戎入居此者蓋幽王之亂所致非殷周之舊也

蒲與二屈　水經注蒲川水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又曰羊求水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即夷吾所奔邑也汲郡古文曰魏襄王三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有北一統志蒲城在隰州西北北屈廢縣在吉州東北紀要東北二十一里

及逵市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東面有三門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逵

桐丘　水經注洧水自延陵東逕桐丘南其城南即長隄洧水之北防也一統志桐丘城在陳州府扶溝縣二十里

二十九年經城諸　一統志諸縣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三十年經降鄣　一統志鄣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鄣城集

于魯濟　水經注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南爲菏水北爲濟瀆東南流者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過

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按此菏水雖亦兼濟水之名非春秋所謂濟也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渠合又北右合淇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注之所謂清口也又北過須昌縣西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過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自穀城以下皆齊之濟也胡渭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兗州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

皆禹貢濟入海之所經也

伐山戎　齊語注山戎今之鮮卑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上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統上論之皆即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時爲山戎肥子二國之地令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令支之譌也孤竹城在府南十五里今古跡已不可考城或後人所築而冠以古名云

三十一年經築臺于薛　此在魯境內方輿紀要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按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侈心遠略非必滕縣之薛城也

築臺于秦　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三里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　水經注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范甯云魯地孫復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于梁丘　水經注菏水東北逕梁丘城西一統志梁丘城

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五里與金鄉縣接界

傳有神降于莘　方輿紀要莘原在陝州廢硤石縣（縣在州東南七十里）南十五里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即此

臨黨氏　寰宇記莊公臺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二里賈昌朝羣經音辨云黨五百家多朗切黨氏諸兩切郭忠恕佩觿云黨氏之黨音之仰反與黨字別

雩　方輿紀要魯雩壇在曲阜城東南二里引觙山水爲池至壇西曰雩水雩水亦入嵫陽縣注于泗水此蓋上年不雨禱雨之祭不必爲祭天也

能投蓋于稷門　水經注引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尤比服義爲長也而孔氏必欲排之豈有秉彝之好者曲阜縣志稷門魯南城正門僖公更名高門

逵泉　一統志逵泉在曲阜縣東南三里水中石如伏黿鼉

閔公

元年經盟于落姑　彙纂注以爲在東平州平陰縣界按落姑即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illegible]

曰是時閔公八歲襄處父專國欲季友之歸者時陳
方爲齊所厚季友出奔陳蓋有所託則落姑之盟亦季友
援陳入以請于齊桓耳
滅耿　方輿紀要耿城在蒲州河津縣南十二里
滅霍　一統志霍城在平陽府霍州西南十六里
滅魏　元和志故魏城在陜州芮城縣北五里芮城今屬解州紀
要河北城在縣東北七里
二年經遷陽　後漢書注陽都故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應
劭曰陽都故陽國

傳于渭汭　水經注渭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呂忱
曰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船司空漢京兆縣引左
氏傳作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知左氏古文本作隊爲杜
預所改程大昌雍錄渭口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
及密　水經注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
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共仲及密而死是也一統志密
如亭在沂州府費縣北
殺之于夷　列女傳齔而殺之按夷非魯地舊唐書地理
志密州高密縣武德六年移治故夷安城方輿紀要卽今
萊州府高密縣也
戰于熒澤　水經注旃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爲熒澤狄人
屠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按熒澤不當云在河北禹貢
云入于河溢爲熒蓋濟水本在河北自入河之後方溢爲
熒熒在河南明矣元和志熒澤在鄭州熒澤縣北四里今
濟水亦不復入也水道提綱濟瀆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
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界之王屋山頂曰天壇有太
乙池滂泓不流卽濟源東數十里出地東流經濟源縣城
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柏香鎭之南東南流入河南岸爲鞏縣西

北境連山一東流逕鎭北又東曰豬蘢河經府城南境又東逕
溫縣北境又東南至武陟縣南之淵灣村入河南岸爲汜水縣東北
及河陰縣西北境河陰之西南爲熒澤東爲熒陽自西漢末不復南溢爲熒矣歷考諸書從無言
熒在河北者蓋懿公帥師迎狄師望風而遁至河南狄人
追及熒澤乃盡殲之也
廬于曹　元和志滑州白馬縣本衞之曹邑今衞輝府滑
縣南一十里白馬故城是也
次于河上　淸人序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疏云衞在
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禦之然熒澤之

晉狄已渡河而南也

清人　詩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郡國志中牟縣有清口水經注清池水東北流逕清陽亭南卽故清人城也今在開封府中牟縣界

臯落氏　水經注清水出清廉山東流逕臯落城北服虔云赤狄之都也方輿紀要臯落城在絳州垣曲縣西北六十里劉昭引上黨記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臯按劉昭所引是單文孤證當從水經注

于楚丘　輿地廣記開德府今大名府之開州衛南縣本楚丘衛文公自曹邑徙此按今省入衛輝府滑縣一統志衛南故城在滑縣東六十里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二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三

吳　沈欽韓　文起

僖公

元年經于聶北　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方輿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救邢卽此城也

于夷儀　元和志故邢國今邢州城內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愚按邢之遷以避狄難也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于檉　水經注潁水自陳城西北而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潁城北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卽檉矣杜預謂在陳縣西非也檉小城在陳郡西南方輿紀要犖城蓋在陳州西北

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服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按此與杜預同爲意度然服是從先師得之杜則有心立異學者可以定其從舍矣龔鑒以僂與虛丘在費縣內亦

無可攷

汶陽之田　方輿紀要汶水出泰安州（今為府）萊蕪縣東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水經所謂北汶也運河記汶水自泰安州經甯陽汶上縣界又西去東平州注濟水此故道也（水道提綱汶水自甯陽西流至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又西經州城南至安山湖合濟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策以南旺湖當水脊于戴村築壩遏其入濟遂西南流八十里至南旺）按應劭云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蓋在今兗州府甯陽縣北漢置汶陽縣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非此汶陽也

及費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二年）經滅下陽　元和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

盟于貫　水經注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貫城在蒙縣西北杜云貫貰字相似貰在齊謂貰澤也非此矣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與今歸德府商丘縣接界

傳屈產　即北屈縣今之吉州寰宇記古稱此邑有駿馬

方輿紀要屈產泉在汾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水經注謂泉出在頑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亦名屈產泉

假道于虞　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紀要云中條山之支阜也

冀　元呂思誠闘經冀亭遺址在蒲州河津縣北十五里

顛軨　水經注大陽縣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阪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大陽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

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元和志顛軨阪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七十里穆天子傳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

鄍　寰宇記鄍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紀要其城周四里亦謂之鄍塞

三門　元和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河出其間有似于門故亦謂之三門紀要云在解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

桑田　方輿紀要稠桑驛在陝州閿鄉縣東三十里號公敗戎于桑田即稠桑

陽穀　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四年經次于陘　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
百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蘇秦
說楚曰北有陘塞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取之陘山又
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
而西南達於襄鄧皆羣山綿亘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險
塞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謂密縣有陘
山杜預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郾城縣南皆與傳文
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已近
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召陵　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府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傳西至于河　此東伯所至之界蓋自河陽而止
南至于穆陵　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
里然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
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
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木陵關木唐書
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
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復西南則陝右所主猶唐以襄漢
為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大峴
山為穆陵關非也
北至于無棣　通典滄州鹽山縣春秋時無棣邑水經注
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逕樂陵郡
西東北逕鹽山入海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棣
在遼西孤竹縣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為近按陝
東之伯盡主東北境諸侯非謂齊分封之地也在遼西者
得之今永平府
方城以為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
里方城縣今南陽府裕州治此言因山為城水經注作萬

城非也方與万相似而誤
五年經于首止　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滅弦　水經注巴水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
故城南故弦國也方輿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
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傳道柏　杜預云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按漢志安陽
安皆屬汝南郡安陽有江國江亭陽安有道國道亭此當
作陽安元和志道城在蔡州今汝甯府確山縣東北二十里一
統志柏亭在汝甯府西平縣西

虢仲虢叔　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
公是也韋昭注鄭語同按隱元年傳明云虢叔死于制則
虢叔爲東虢矣通典虢仲國今陝州平陸縣元和志虢有
三北虢今陝州平陸縣東虢今滎陽縣西虢在今鳳翔扶
風縣方輿紀要上陽城在陝州城東南又虢城在鳳翔府
城南三十五里周文王弟虢仲初封此是爲西虢平王東
遷始徙于上陽爲北虢或曰非也蓋虢仲之采邑支子所
封欽韓按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當春秋莊公之世
則虢仲之封本在上陽云隨平王東遷者非也元和志鳳

翔府虢縣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曰西虢然虢叔封在滎
陽爲鄭所滅雍地之虢非虢叔也謂支子所封者當是
六年經圍新城　水經注密縣故城春秋謂之新城方輿紀
要密城在開封府禹州密縣東南三十里卽春秋之新城
傳于武城　一統志武城在南陽府北一名武延城元統
志武延城在南陽縣北百里
七年經盟于甯毋　一統志泥毋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
八年傳于采桑　水經注河水逕北屈縣故城南又南爲采
桑津晉克敗狄于采桑是也寰宇記古北鄉城在蒲州寶

鼎縣北三十一步汾陰北鄉城卽采桑津也按此說非也
一統志采桑津在吉州鄉甯縣西
九年經葵丘　水經注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元和志在
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今屬衛輝府考城縣志葵丘
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按葵丘有四水經注春秋古
地名云葵丘今鄴西三臺是也又賈逵云汾陰澤中方丘
卽郊丘也三臺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鄴城內汾
陰脽丘今蒲州府榮河縣北十里皆非此葵丘也
及高粱　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高粱故城西紀年晉出公
十三年智伯瑤城高粱一統志高粱城在平陽府臨汾縣

東北
十三年經于鹹　續志濮陽有鹹城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
國在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十四年經城緣陵　前志注薛瓚以緣陵卽北海之營陵一
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南紀要云縣東南五十
里
遇于防　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
里高三里孔子合葬于防是也郚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

里

沙鹿崩　方輿紀要沙麓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姓丘周穆王女叔姓曾居此

十年五 經于牡丘　山東通志牡丘在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僖十五年盟于牡丘齊語桓公築牡丘即此

次于匡　山東通志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十五里鳳凰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三年次于匡即此非子畏于匡之匡也按杜云在長垣者非也

伐厲　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云厲賴一國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　欽韓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殷城縣南賴亭志以為古賴國者水經注溳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酈氏以厲鄉為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為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縣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云厲音賴

于婁林　續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

左地三　八

戰于韓　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即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方輿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今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即秦晉戰處

傳虢畧　水經注虢畧在陸渾縣西九十里按虢界當在陝州治之口不能至陸渾也

解梁城　元和志故解城春秋時解梁城也在蒲州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合諸靈臺　長安志周鄷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西安府志鄷宮又東二十五里鄷靈囿之地中有靈臺

瑕呂飴甥　方輿紀要呂城在霍州西三里故呂鄉晉呂甥邑也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甥按瑕當為其采邑晉見有瑕城呂甥誅後地空使詹嘉處之傳于下皆言呂卻明瑕非姓

盟于王城　一統志王城在同州朝邑縣東按續志劉昭注解王城為大荔戎王之城按秦本紀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此謂得戎王所居之城自在北地與塹河旁事不相屬而徐廣就班志之誤文釋

左地三　九

王城爲臨晉由是益爲經據方輿家靡不從之殊不思僖文之時三見王城秦晉方強大荔何從而插王城之名乎以爲王城乃周盛時所築下邑耳

十六年　經隕石于宋五　寰宇記隕石水在宋州宋城縣北一名漆溝古老云此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

傳取狐厨　水經注平陽水東逕狐谷亭北狄侵晉取狐厨者也　一統志狐谷亭在平陽府襄陵縣西

及昆都　方輿紀要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十七年　經伐英氏　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

滅項　寰宇記項國城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于卞　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傳密姬　周語有密康公韋昭云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康公密君姬姓方輿紀要陰密城在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路史國名紀盟會圖云密周圻內國宣王滅之蓋今開封府密縣然一國皆已滅未審密姬所來國

十八年　經戰于甗　彙纂云甗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

傳師于訾婁　元和志訾婁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北十八里滑縣志在縣西南六十里

命曰新里　一統志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梁新里也

十九年　經曹南　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

傳次睢之社　續志注引博物記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之社即次睢之社一統志云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按水經睢水入泗謂之睢口不至沂州也恐傳說之誤方輿紀要睢水至宿遷縣東南而合于泗水今爲大河經流亦曰睢口亦曰小河口則次睢社當在徐州府境

二十年　經郜子來朝　水經注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十三州志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縣志郜有二城此爲北郜城又南二里曰南郜城

二十一年　經于鹿上　一統志原鹿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按續志濟陽乘氏縣有鹿城鄉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謂乘氏也方輿紀要鹿城鄉在

曹州曹縣東北
于孟　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盟于薄　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漢志
山陽郡薄縣臣瓚曰湯所都
傳任宿須句顓臾　方輿紀要任城廢縣今濟甯州治春
秋時任國宿見隱元年須城廢縣今東平州治古須句國
地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武陽
城
二十二年經戰于泓　寰宇記泓水在宋州柘城縣西三十五
里金史地理志睢州柘城縣有泓水明一統志云即渙水
支流也韓非外儲作涿谷傳寫之誤
二十三年經圍緡　水經注濟水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宋之緡
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兖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傳遂取焦夷城頓　一統志譙縣故城今潁州府亳州治
春秋陳焦邑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北七十里春秋
時陳夷邑水經注潁水東合谷水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
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今其城
在頓南三十餘里今陳州府商水縣治即南頓故城

出于五鹿　按元城之五鹿當是沙鹿地誤為五鹿司馬
彪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水經注于元城縣下但引漢元后
事證沙鹿崩而于衛縣下云浮水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
文公受塊于野人即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衛縣西北三
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曉顧
棟高反主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
州南三十里
二十四年傳圍令狐　一統志令狐城在蒲州府猗氏縣西十
五里
入桑泉　一統志桑泉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臨晉縣
北桑泉城今亭東村南小蓋原是其處其下為泉子溝
取臼衰　紀要臼城在解州西北
于廬柳　方輿紀要蒲州猗氏縣北有廬柳城
軍于郇　杜謂解縣西北服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
墟也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臼
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
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郇城服虔之說
賢於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蒲州臨晉縣北十五里

以田渭濱　韓非難三作惠竇按赤狄在今潞安府白狄
在今延安府故鄜州境與渭水皆遼惠竇或是也
緜上爲之田　輿地廣記汾州介休縣有緜上山今謂之
介山一統志介山在汾州府介休縣南四十里
管　方輿紀要管城廢縣即鄭州治管仲封于此
毛聃　彙纂毛在河南府宜陽縣界王鳴盛曰毛不詳惟
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
秦州地一統志上邽故城在秦州西南六十里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即毛
伯國路史或別有據按水經注籍水又東逕毛泉谷水又

東逕上邽故城南苟可以彷彿古封則酈氏先言之矣羅
泌不足據也羅泌又云京兆今有聃亭按史記索隱云冄
或作邦即那處今荊門州之那口城也
雍　續志河內山陽有雍城一統志雍城在懷慶府河內
縣東北
畢原酆　元和志畢原即京兆府咸陽縣所理畢公所封
即此地又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方輿紀要畢公
高封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又云畢原在涇陽縣南十里
原國即懷慶府濟源縣之原城酆城在西安府鄠縣東五

里按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正百官黜豐侯
御覽七百六十二三禮圖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名罰爵以戒
酒崔駰酒箴曰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于後
按其被黜之故以酒荒也
郇　已見前按邠州又有栒邑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疑郇本國于此
應　注襄陽城父縣西南當作襄城父城縣傳寫誤也續
志潁川父城有應鄉晉書地理志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
方輿紀要應城在汝州寶豐縣東三十里古應國

凡蔣　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周公
子凡伯國一統志蔣鄉在光州固始縣東新唐書世系表
周公第三子伯齡封于蔣其地光州仙居縣也
茅胙祭　一統志茅鄉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胙城故
城在衛輝府延津縣東北三十五里路史國名紀今管城
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方輿紀要祭城在鄭州東北十五
里周公第五子所封後并于鄭
召穆公　明一統志召亭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八里今名
召公村

於諸姬爲近　鄭爲厲王之子宗姓封國無近于鄭者杜預云道近非也

甘昭公　水經注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北對河南故城謂之鑒落城鑒甘聲近即王子帶故邑

及坎欿　續志注地道記在鞏縣南

處于氾　水經注襄城縣南對氾城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一統志氾城在開封府氾水縣南三十五里今名周村氾水在許州府襄城縣北七里亦名七里河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三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四

吳　沈欽韓　文起

僖公

二十五年　傳戰于阪泉之兆　史記正義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方輿紀要嬀川在延慶州今屬宣化府東十五里志云即古之阪泉太平御覽七十九歸藏曰昔黃帝與蚩尤爭鬬涿鹿之野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帝王世紀曰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

于隰城　水經注沙溝水又東逕隰城北殺太叔于隰城是也詳隱十一年

陽樊　一統志陽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紀要西南十五里

始啟南陽　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是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一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蓋南陽總指河內之地而一城偶襲其號也

伐鄀　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去丹水二百步本古鄀國又爲商密地

戍商密　水經注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
三戶矣紀要三戶城在內鄉縣西南
過析隈入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按
玉篇隈水曲也蓋秦人過析從丹水曲過師以避戍兵之
路紀要有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蓋俗人附會
二十六年經至酅　一統志酅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
滅夔　方輿紀要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歸州今屬宜昌府）名
勝志地名夔沱
二十八年經戰于城濮　方輿紀要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

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也
于踐土　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括地志
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王宮城中城內東北隅有踐土
臺
傳自河南濟　方輿紀要棘津在衛輝府胙城縣北（今省入延津縣延津今屬衛輝府）河自新鄉縣界流經此亦謂之石濟渠故南
濟也晉還自河南濟卽此津也
盟于斂盂　方輿紀要斂盂聚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于襄牛　方輿紀要襄邑廢縣今睢州治故宋承匡邑之

襄牛地一統志襄牛城在睢州西一里
登有莘之虛　方輿紀要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北三
十五里或曰卽莘墟也又莘城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
和志古莘仲國也今爲莘仲集陳留之莘去濮彌遠曹縣
之莘墟或近之
于河陽　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
至于衡雍　一統志垣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
卽衡雍也
孟諸之麋　元和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

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紀要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
諸臺亦故澤地也
盟于宛濮　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亦謂之宛濮亭一
統志宛濮亭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二十九年經介葛盧來　漢志黔陬縣故介國寰宇記東陬城
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
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
盟于翟泉　按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故
得盟于翟泉迨敬王遷成周後卽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

非可爲會盟之地也水經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
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
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後五
年劉曜王彌入洛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
東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太倉西南也
傳舍于昌衍之上　一統志昌平城在兗州府曲阜縣東
南八十里按明一統志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方輿
紀要山北有昌平鄉與嶧陽縣接界按謂之爲衍則當年
昌平山也

三十年　傳秦軍氾南　水經注菀陵之役水枝津東派爲氾
水左傳秦軍氾南所謂東氾也一統志氾水在新鄭縣東
北今涸
燭之武　水經注洧水篇　七里溝水又南歷燭城西卽燭之
武邑也當在新鄭縣東南
許君焦瑕　元和志焦城在陜州陜縣東北百步一統志
瑕城在陜州閿鄉縣西
三十二年　經帝丘　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在大名府開
州西南二十里

傳分曹地　水經注濟水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東至
乘氏縣西春秋傳僖公三十一年分曹地傳于濟方輿紀
要濟水在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
宿于重館　水經注濟水東逕重鄉城南一統志在兗州
府魚臺縣西北十一里
晉蒐于清原　水經注汾水西逕清源城北故清陽亭也
晉侯蒐清原處一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峨嵋
嶺在縣南四十里亦曰晉原亦曰清原長五十餘里
相奪予享　紀年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

年戊戌帝卽位居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
徙商丘括地志以爲宋州誤也寰宇記濮州顓頊遺墟古
曰帝丘亦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蓋帝丘
之譌以此傳證之知商丘卽帝丘矣相因衞處其故墟故
求食
三十三年　經敗狄于箕　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
十里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云郤缺稱人
者未爲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師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
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　欽韓按稱人不因郤缺劉炫

規之是也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無所用其貶自是
史文略之
原圃具囿　元和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
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中牟縣今屬開封府）淮南
地形訓秦之陽紆注云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囿郭璞云今
在扶風汧縣西按職方氏雍州澤藪曰弦蒲注弦蒲在汧
鄭司農云弦或為汧然具囿陽紆弦蒲實一澤耳高誘謂
池陽者誤方輿紀要弦蒲藪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
見冀缺耨　水經注汾水經冀亭南即郤缺耨處方輿紀
要今蒲州河津縣東十五里有如賓鄉即其地也
命先茅之縣　方輿紀要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南茅津
上
鄶城之下　元和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夾泜而軍　泜漢志及水經注俱作滍一統志滍水源出
汝州魯山縣西吳大嶺東逕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
縣北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入汝水水道提綱沙河即
古滍水俗曰沙水
文公

（元年）經會晉侯于戚　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
傳伐緜訾及匡　一統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水經
注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
承匡城匡居陳衛之間往往有異邑矣方輿紀要在開封
府洧川縣東北者此鄭國之匡城也
（二年）經戰于彭衙　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
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于垂隴　水經注垂隴城濟瀆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蓋
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
陽縣東北
傳取汪　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
縣
（三年）經伐沈　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
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傳取王官　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元和志王官
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又云王官故城在河中府虞鄉
縣南二里又云在絳州聞喜縣十五里按虞鄉聞喜地相
連水經注云在今聞喜縣柰何已濟河不當在同州

及郊　史記作郊正義云郊音郊括地志南郊故城在澄
城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茅津濟　元和志大陽故關在陝州陝縣西北即茅津也
四年 傳圍郊新城　方輿紀要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
十里按郊即元里也在同州府東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
伐秦築臨晉元里
同盟滅　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
江城在汝甯府眞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本是
同姓故秦伯矜之過數同盟猶言宗盟也

五年 經楚人滅六　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
傳反過甯　韓詩外傳武王反紂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方
輿紀要甯城在懷慶府修武縣東
六年 傳改蒐于董　水經注董澤四里南北三里古池也文
六年蒐于董即此澤按續志河東臨汾縣有董亭聞喜縣
有董池陂古董澤鄉氏與劉昭誤合爲一杜注汾陰當作
臨汾一統志董亭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使殺諸鄖　續志注引博物記曰河東垣縣東九十里有
鄖邵之阨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鄖邵按殺諸鄖

者賈季所使之人也一統志邵原廢縣在懷慶府濟源縣
西百二十里古曰鄖亦曰鄖邵亦曰邵亭府志今爲邵原
鎭
七年 經遂城郚　水經注泗水西逕卞縣故城南有姑蔑
城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山東通志郚城在兗州府
泗水縣東北故卞城南
盟于扈　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文七年盟于
扈者是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也方輿
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傳至于刳首　一統志刳首水在同州郃陽縣東南按刳
當作郀玉篇郀口孤切秦地古文苑後漢衞敬侯碑陰文
曰城惟解梁地即郀首
及鄾陵　此別一鄾陵應在城陽非潁川郡之隱陵也顧
棟高謂今沂州府沂水縣地不知何據
八年 經盟于暴　路史暴辛公采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
傳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按申與虎牢皆鄭地衞之國于
帝丘在東郡濮陽安得其境至虎牢傳言歸衞地遂并及
鄭不言鄭者以申與虎牢易明也服虔謂致之于鄭者是

彙纂云申地當在開封府氾水縣界
取武城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三里華州志武平城在州□十七里
九年傳楚子師于狼淵　水經注潁陰城西南狼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左傳師于狼淵寰宇記狼溝在許州長社縣
克壺丘　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一統志壺丘城在汝甯府新蔡縣東南
十年經于厥貉　彙纂云當在陳州項城縣
傳取北徵　漢志左馮翊有徵縣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文十年秦取晉北徵即此城一統志徵縣故城在澄城縣西南同州志縣西南二十一里

使爲商公　商州志楚商邑今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
渚宮　水經注江陵縣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紀要今荆州府治楚之渚宮地
期思公　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彙纂云西北七十里
麇子逃歸　御覽引潁容釋例曰麇在當陽方輿紀要麇城在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六十里按尋十一年錫穴之文當在今鄖陽府界御覽引十道志曰鄖鄉縣本漢錫縣古麇國也紀要錫城在鄖陽府西界古麇國地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四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五

吳　沈欽韓　文起

文公

十一年經于承筐　水經注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筐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敗狄于鹹　鹹卽桓七年之咸丘山東通志咸丘在曹州府鉅野縣南境

傳于防渚　元和志房州房陵縣闞駰以爲防陵卽春秋時防渚州之得名自此方輿紀要房陵城今鄖陽府房縣

治

錫穴　續志漢中郡錫縣地出錫故以名縣釋文又作錫音羊非也一統志錫縣故城在興安州白河縣東方輿紀要錫義山在鄖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子駒之門　山東通志魯郭門北面三門最西爲子駒門

周首之北門　山東通志周首亭在泰安府東阿縣東北

十二年經楚人圍巢　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戰于河曲　水道提綱黃河又西南逕同州府朝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州城也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自歸化城西河折而南行至此計一千五百餘里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蒲州當大河西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

城諸及鄆　漢志琅邪郡有諸縣又東莞縣孟康曰故鄆邑水經注京相璠曰琅邪故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開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州府沂水縣東北四十里十三州記云魯有東西二鄆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者爲東鄆卽此縣是也

傳取羈馬　元和志羈馬故城在同州郃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寰宇記在蒲州河東縣城南三十六里按在蒲州府南者是也

十三年經會公于棐　水經注華水東逕棐城北卽北林亭也

傳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于猗氏縣下引此年詹嘉處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菑水注之西北逕曲沃縣

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
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按
僖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
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惠王後六年
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變稱而後此以焦曲沃變稱則
曲沃卽瑕之變名皆在弘農陝縣于晉爲河外而解與猗
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詹嘉所處明矣杜預注此橫分瑕與
桃林爲二處顯然違傳苟令賜采邑于晉傳又何云處瑕
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一

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遷于繹　水經注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爲名也
山東通志邾國在兗州府鄒縣西南周武王封祝融之裔
挾于邾卽此也邾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遷城
周二十餘里在嶧山之陽寰宇記所云上冠峯巒下瞰谿
壑窮制國之勝境者也俗誤爲紀王城
十四年　經同盟于新城　水經注睢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
新城亭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
十六年　經盟于郪丘　續志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

章帝徙宋公于此江南通志新郪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
阜屹然高大謂之郪城彙纂以爲當在東阿縣境者泥于
杜預齊地之言也
楚師于大林　御覽五十七伍端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
里有林春秋師于大林卽此彙纂云荊門州西北有長林
城
訾枝　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正義云古今地名荊州松滋
縣古鳩茲地卽茲方按訾枝當是荊州府枝江縣
率百濮　濮卽僰也爾雅釋地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解

伊尹爲四方令曰正南百濮通典邊防三諸濮之域皆出楛
矢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今
按卜人蓋濮人也其文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
口濮黑僰濮
至于阜山　一統志阜山在鄖陽府房縣南一百五十里
阪高　蓋卽當陽之長阪也輿地紀勝長阪在荊門軍當
陽縣東北二十里
及庸方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房州竹山縣東南三十里
頂上平坦四面險固山南有城周十餘里一統志方城亭

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方城山上庸故城在縣東南四十
里本庸國
魚人　方輿紀要魚復故城在夔州府奉節縣城東五里
子貝自切　一統志貓兒關在宜昌府興山縣西北百里
山路險峻可達鄖襄又縣東北二十里有箬葉塢長四
十里路徑險隘行者聚衆乃入亦出鄖襄間之間道也又
八里荒在縣東百里路出鄖陽府保康縣界兩邑間林木
深暗路徑卑溼
十七年傳晉侯蒐于黃父　方輿紀要烏嶺在澤州沁水縣

西北四十里即黃父杜預曰一名黑壤宇文周諱黑改為
烏嶺與平陽府翼城縣接界
敗戎于郲垂　服云郲垂在高都南水經注郲垂亭在高
都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一統志今在洛陽縣南
宣公
元年經于平州　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志
云今縣東北六十里有故城名文字縣疑即其址也
于棐林　一統志棐林城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
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侵崇　詩地理攷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鯀
封崇伯國在豐鄗之間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長安志甘
亭在鄠縣西南五里殷為崇國
傳遇于北林　水經注林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
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
二年經戰于大棘　續志陳留己吾縣有大棘鄉水經注引
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土人敦蠢易以統制
其地為楚所并方輿紀要大棘城在歸德府甯陵縣西南
七十里

傳遂自陰地　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從臺上彈人　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
十一里
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坂三十里
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坂在
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
三年傳及郔　郔即廪延今滑縣水經注廪延邑下有延津
定鼎于郟鄏　續志河南縣東城門名鼎門唐六典東都
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韓愈送鄭十校理序定鼎門外一

統志郟鄏陌在洛陽縣西
四年經平莒及鄫　一統志故鄫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
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通志鄫故城在今縣北廢城
傳蟜陽而殺之　水經注澴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
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一統志澴水在德安府隨州東北
魏志賈逵傳屯潦口蓋其處也又有潦河一統志源出南
陽府西馬峙坪南流至新野縣界合湍水紀要潦河在南
陽府鎮平縣東四十里以下文烝野論之此南陽潦河也
遂處烝野　此卽南陽府之新野縣方輿紀要新野南至
襄陽府一百十里
師于漳澨　水經注水出臨沮縣東荊山今爲鄖陽府房縣之景山在縣南稍西百三十里東南逕麥亭又東逕章鄉南方輿紀要漳水在
安陸府當陽縣東北四十里自南漳縣流入境東南流經
麥城又南合于沮水水道提綱大江東至荊州府治江陵
縣西南境之涴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
南流注之
戰于臯滸　水經注沔水東逕萬山北下水曲之隈云漢
女昔遊處也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

卽萬山之異名也名勝志萬山在襄陽府城西十里
娶于䢵　前志江夏雲杜縣應劭曰若敖娶于䢵今䢵亭
是也一統志漢雲杜故城在安陸府沔陽州西北沔陽州今屬漢陽府鄖城今德安府安陸縣治䢵鄖同
夢中　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左傳䢵
子之女棄子夢中無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無夢字以
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水道提綱雲夢跨江南北
蓋八九百里今自枝江而東爲松滋東南爲公安又東南
爲石首爲華容濱江南岸多藪澤卽古所謂江南之夢也
江南之夢皆首受江水支津成渠瀦爲澤南入洞庭北復入江
六年傳圍懷及邢丘　水經注引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
邢丘更名曰懷一統志平臯故城在懷慶府溫縣東卽古
邢丘也
七年經伐萊　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
古萊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
爲險隘俗名萊子關通志萊子城在縣東南二十里
傳取向陰之禾　蓋西河茲氏縣地方輿紀要向陽水在
汾州府西三十里一名縣泉水源出向陽峽下流合于原

上水今澗
八年 經至黃乃復　山東通志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今有南黃城郵杜預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按以尸將事者至彼國而死則有以柩造朝若未通命不幸有疾將瀕于死與其廢命失辭不如還而擇堪其使者于公私兩得也君之視臣如腹心豈要其死而猶不相捨哉
城平陽　漢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晉志作新泰水經注云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晉武帝元康元年改爲新泰縣元和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其爲南平陽東平陽也南平陽在兖州府鄒縣西
傳及滑汭　彙纂云滑水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按傳云盟吳越蓋今之丹陽湖元和志丹陽湖在溧陽縣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今屬太平府分中流爲界
九年 經取根牟　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十年 傳遂楚師于潁北　彙纂云水經注潁水又逕陽翟縣

故城北陽翟今禹州潁北當在禹州之北按水道提綱潁水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經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此潁北者在新鄭縣之北也
十一年 經盟于辰陵　水經注洧水東南逕辰亭東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杜氏之謬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六十里
于攢函　卽攢茅之邑
傳城沂　彙纂云當在汝甯府眞陽縣境吳志孫討逆傳劉勳乃投西塞至沂通鑑作流沂一統志黃石城在武昌府武昌縣東二十里一名流沂壘
謂之夏州　楚策蘇秦說楚王曰東有夏州海陽裴駰史記集解車胤字武子晉書有傳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夏州謂此也一統志夏州在漢陽府漢陽縣北
十二年 經戰于邲　水經注屆亭水自亭東南流于濟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楚軍于邲卽是水也音卞釋文作扶必反京相璠曰在敖北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按管城縣明初自爲鄭州治
盟于淸丘　水經注瓠瀆又東南逕淸丘北京相璠曰在

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菏
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紀
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
傳次于管　水經注不家溝水自梅山北溪東北流逕管
城西故管國也一統志管城故城今鄭州治
敖鄗之間　元和志敖山在鄭州滎澤西十五里春秋時
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河陰縣志敖山沿河入境約二里
許峯巒特起兩岸壁立中僅容輪蹠蓋懷河之門戶也
告唐惠侯　前志南陽舂陵縣有上唐鄉故唐國一統志

故唐國在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五里唐侯國
遂次于衡雍　韓非子莊王既勝狩于河雍即衡雍也釋
水水自河出爲灉邵晉涵爾雅正義楚莊之河雍是黃蕩
渠初出之灉也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軍爭濟楚
告河即是處也方輿紀要黃河在開封府原武縣北二十
二里楚莊所次晉軍爭濟皆是處也按原武往日在河南
明天順中河自武涉徙入原武而原武遂在河北黃河南
去縣二十里今屬懷慶府
遂傅于蕭　傅肉薄圍之也墨子備蛾傅篇禽子曰敢問
敵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法程斬城爲基掘下
爲室前止不止（畢本改作上）後射既疾爲之奈何此傅城之事
也蛾同蟻孫子謀攻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胥井而拯之　元和志胥井在徐州蕭縣北二百步方言
出休爲抍
十四年　傳蒲胥之市　御覽一百九十一郡國志郢城內有市名蒲
胥故南蠻校尉府一也一統志在荊州府江陵縣北郢城
內
見晏桓子　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

嬰宋邑
十五年　經赤狄潞氏　注云潞氏國此用公羊州不若國國
不若氏之語疏謂其俗尚赤衣白衣故有赤白非也赤狄
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玀玀白玀玀
各是其種類耳一統志潞縣故城在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傳敗赤狄于曲梁　一統志曲梁故城今廣平府永平縣
治按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曲梁在潞城西十里今名石梁
然曲梁當近潞城若廣平之曲梁在山東去潞遠矣元和
志斷梁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北三十里下臨深壑東西北

三面阻澗廣袤二里俗謂之斷梁城紀要斷梁城在沁州東北南當作疑卽此由梁也

次于輔氏　一統志輔氏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北十三里

治兵于稷　水經注汾水又逕稷山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下有稷亭春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方輿紀要稷神山在絳州稷山縣南五十里

立黎侯而還　一統志黎侯城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紀要在黎城縣東北十八里

及雒　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方輿紀要洛水在同州朝邑縣南宣十五年晉侯及雒謂此按漢經師改洛爲雒也

十六年　經及留吁　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

十七年　經于斷道　傳云盟于卷楚斷道卷楚一地也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七里

傳于野王　方輿紀要野王城今懷慶府河內縣治

十八年　傳有蜀之役　一統志蜀亭今在泰安府泰安縣西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六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六

吳　沈欽韓　文起

成公

元年經于茅戎　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古茅邑也按茅戎盖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𦙶弓箋髳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于今爲松潘廳及疊溪營地茅髳同

二年經于新築　方輿紀要葛築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築卽此城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爲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縣西寰宇記又作葛築地與衛遠

戰于鞌　名勝志鞌城在平陰縣東本通典之文非也傳有逐之三周華不注之文鞌在濟南歷城明矣沂水雜記云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峴西南有鞍山亦非此鞍也山東通志鞍在歷城縣西北十里鞍山下

盟于爰婁　一統志爰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

傳圍龍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龍鄉故城東一統志在泰

安府西南通志龍鄉城在泰安縣東五十里

次于鞫居　續志注引陳留志封丘有鞫亭古鞫居封丘今屬開封府

于莘　衛之莘也杜預謂齊地非今東昌府莘縣

靡笄之下　齊乘華不注山亦名靡笄方輿紀要歷山在濟南府南五里或以爲卽靡笄山靡與歷相近通志今名千佛山在府南十里

三周華不注　元和志華不注山在齊州歷城縣東北十五里水經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按此晉人所以得逐之三周也

將及華泉　水經注華不注山下有華泉

徐關入　一統志徐關在濟南府淄川縣西通志在博山縣東境

石窌　元和志石窌故城在齊州長清縣東三十里通志在濟南府長清縣南四十里

入自丘輿　彙纂云當在益都縣界按沂州府費縣西有輿城與司馬牛葬丘輿者同地

擊馬陘　一統志長峪在青州府城西南亦名馬陘亦名

弇中峪亦名萊蕪谷水經注淄水逕萊蕪谷又北逕馬陵
俗名長谷道
陽橋　方輿紀要陽橋在泰安州西北陸澄曰博縣有陽
橋蓋地名無橋也
公衡爲質　成公縱有子尚幼小不任爲質蓋宣公之子
也
三年經圍棘　山東通志棘亭在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境水
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
南春秋成公三年圍棘是也按濁河之南有沙河即溝水

也以水驗之棘亭當在縣境也
四年傳展陂　彙纂云今在許州西北
取氾祭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
五年經梁山崩　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西十九里與
郃陽縣接界
于蟲牢　續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
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
盟于垂棘　一統志三垂山在潞安府潞城縣西南二十
里又有壺壁在縣北即垂棘之誤

六年經取鄟　顧棟高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
傳欒氏　一統志欒城在汝州西南
謀去故絳　一統志翼城故城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三
十五里晉故絳都
郇瑕氏之地　一統志郇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
里瑕城在縣東南
不如新田　一統志絳邑故城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晉
新田地
有汾澮　一統志汾河在平陽府曲沃縣西三十五里經

絳州城南逕州東折而西入稷山縣界西至河津縣南入
河澮水源出平陽府翼城縣東南澮山下西經縣南又西
經絳縣流經曲沃縣南又西入絳州界水經注新田即絳
陽蓋在絳澮之陽方輿紀要絳水在絳縣西北二十五里
遇于繞角　方輿紀要繞角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與諸桑隧　一統志桑里亭在汝寧府確山縣東
七年經于馬陵　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
吳入州來　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

也鳳臺縣志州來即今下蔡鎮

傳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漢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地理考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申呂皆漢之宛縣也按續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注引地道記曰故呂侯國水經注新蔡縣東青陂之東對大呂亭西南有小呂亭方輿紀要在汝甯府新蔡縣北

與渠丘公　續志北海安丘縣有渠丘亭山東通志渠丘亭在青州府安丘縣印臺之上一里按莒國不在北海巫臣自晉亦嘗道出琅邪不由北海續志誤也一統志渠丘里在沂州府莒州北

九年經城中城　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是杜本作厚丘刊本誤爲廩丘一統志及山東通志皆州府古蹟並引此中城即承此注廩丘之誤王頌蔚案南宋小字本集解正作厚丘

傳執諸銅鞮　一統志銅鞮故城在沁州南

十年經盟于脩澤　水經注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之原圃也按水經注引杜預此注亦作武脩一統志武脩亭在懷慶府原武縣東亦名脩魚

十一年傳爭鄇田　一統志鄇人亭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五里

十二年經于瑣澤　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新鄭縣苑陵城西亦曰瑣澤按此役也先與楚盟于宋而後以楚成告于諸侯遂爲此會不書鄭者瑣澤鄭地地主在焉可知也

十三年傳伐我涑川　元和志涑川在陝州夏縣今屬解州北四十里川東西三十里南北七里一統志涑水源出絳州絳縣陳郇峪伏流至柳莊復出西入聞喜縣界逕南門外又西南入解州夏縣北逕縣西三十里又西南經安邑縣解州北猗氏臨晉南曰涑水河又西南逕蒲州府南境西入黃河方輿紀要涑水城在蒲州東北二十六里

焚我箕郜　方輿紀要箕山在解州平陸縣東北九十里郜城在太原府祁縣西七里左傳焚我箕郜謂此郜城恐誤按魏收地形志平陽郡禽昌縣有郭城郭蓋郜之誤也郭城在平陽府浮山縣西南十里

戰于麻隧　一統志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
及侯麗　劉伯莊曰侯麗在今涇陽縣境
十四年傳苦成叔　潛夫論志氏姓郤犨食采于苦號苦成叔路史國名紀解州有苦城按苦與鹽同聲
十五年經于鍾離　一統志鍾離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于其中
許遷于葉　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傳及曩隧　彙纂路史云曩辛采邑一曰曩隧蓋周圻內之邑而時爲鄭所有也

十六年經鄢陵　方輿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
于沙隨　水經注汳水東逕甯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方輿紀要沙隨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六里
傳取諸汋陵　元和志汋陵在宋州今歸德府甯陵縣南二十五里
至于鳴雁　水經注汳水逕小黃縣故城南又東逕鳴雁亭春秋衛伐鄭至于鳴雁者也今俗人尙謂之白雁亭一統志鳴雁亭在開封府杞縣北四十里
楚師還及瑕　水經注此肥水東積爲陂謂之瑕陂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一統志瑕城在潁州府蒙城縣東北
至于鳴鹿　明一統志鹿邑故城在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六十里寰宇記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鳴鹿臺在縣城內
公還待于鄆　水經注瓠河又東逕鄆縣南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北八十里有故鄆城山東通志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南境鄆城故城在縣東南十

三里元魏析廩丘置鄆城縣
十七年經于柯陵　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內黃今屬彰德府
傳侵虛滑　高士奇曰河南府偃師縣東南有虛城
至于高氏　一統志高氏亭在許州府禹州西南
自戲童至于曲洧　方輿紀要新汲故城在開封府洧川縣南春秋時曲洧也彙纂戲童襄九年諸侯盟于戲即此也水經注氾水出浮戲之山在開封府氾水縣南四十九里

匡句須言　風俗通匡鄶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
夢涉洹　水經注洹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逕內黃縣東流注于白溝方輿紀要安陽河在彰德府北四里本名洹水出林縣西北林慮山中東流經府境又經臨漳縣西南達直隸成安縣界至內黃縣界永和鎮入衞水水道提綱衞河逕彰德府治安陽縣東南有洹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直隸內黃縣西境也按內黃今屬彰德
師師圍盧　山東通志盧城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六十里漢置縣寰宇記云盧城在縣南五十里是時長清尙未

徙刺楡也邑志謂盧城去縣十五里蓋誤以爲長清故縣爲盧城耳長清故城在縣西南十餘里宋至道二年徙刺楡店卽今治也
待命于淸　一統志淸縣故城在東昌府堂邑縣東南通志縣東南三十里續漢志東郡樂平故淸章帝更名晉志屬陽平郡
圍巢　江南通志居巢城在廬州府巢縣治東北五里
十八年 經復入于彭城　今徐州府銅山縣治
于虛朾　元和志兖州泗水縣漢卞縣之地卽春秋之虛朾也通志虛朾卽今泗水縣治
傳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寰宇記厲公墓在晉州翼城縣界南十六里高一丈六尺

襄公

元年 經次于鄫　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縣北方輿紀要在睢州東南皆本杜預注按傳所言疑是鄫國也
傳賓諸瓠丘　一統志陽壺城在絳州垣曲縣南一里注云東垣縣按漢晉志河東之垣縣皆無東字東垣乃是眞定也續志垣縣有壺丘亭

侵宋呂留　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東五十里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取大丘　一統志大丘故城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應劭以爲卽大丘水經注太丘故敬丘明帝更從今名顧祖禹曰杜預疑其遠按是時楚方侵宋呂留鄭服楚蓋爲楚取也
二年 傳城東陽以偪之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靑州府臨朐縣境一名瓦城紀要在臨朐縣東
三年 經盟于雞澤　元和志雞澤在洺州永平縣西面十里

其澤魚鹽殺大州境所貪　一統志曾盟臺在廣平府雞澤縣東南二十里即諸侯同盟雞澤處遺址尚存

傳克鳩茲　一統志鳩茲邑在太平府蕪湖縣東四十里

至于衡山　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一統圖烏程在吳都西南子重不能越吳而至彼就令別道從廣德州趨獨松關亦非楚客軍所能深入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横山當是視穆方輿勝覽横山在太平州當塗縣界北六十里建康志横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

望山　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横山在州西五里或楚兵由此歟

盟于彨外　水經注時即彨水也音而襄三年盟于彨者也

四年　傳猶在繁陽　續志汝南新郪縣有繁陽亭　一統志繁陽亭在新衛府新蔡縣境

于蒲圃　一統志蒲圃在曲阜縣境

撫終于[illegible]父　一統志撫終故城今順天府薊治

后羿自鉏　續志東郡濮陽有鉏城　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東紀要云縣東十五里

遷于窮石　路史國名紀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今在六安州英山縣境　故記皆謂删丹蓋以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在張掖删丹今甘州府山丹縣似太遠隔[illegible]　按水經注大河故瀆西流經平原高縣故城西故有窮后羿國也閻若璩已辨其非是汲紀年太康元年羿入居斟鄩則斟鄩即窮石也山東通志斟亭在萊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舊志以爲斟鄩國

伯明后寒　通志寒亭在萊州府濰縣東北三十里趙汸曰伯明君此寒國

有鬲氏　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山東通志鬲城在濟南府德平縣東南三十里在鬲津河左

滅斟灌及斟尋氏　紀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與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齊乘斟灌城在益都府壽光縣東四十里今爲斟灌店通志云寰宇記斟灌城亦名東壽光按水經注堯水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則此爲東矣

處濮于過　通志過亭在萊州府掖縣北境
處豷于戈　即哀十二年宋鄭之間隙地曰戈
敗于狐駘　一統志狐駘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
通志曰台亭在縣東南十五里
五年 經會吳于善道　范甯注吳地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一統志盱眙故城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吳善道邑
會于城棣　水經注濮水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襄五年會于城棣者也元和志南棣北棣二城在鄭州陽武縣北十里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六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七

吳　沈欽韓　文起

襄公

六年 傳棠人　一統志棠鄉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通志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曰棠社
入萊　通志萊子城在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
遷萊于郳　通志郳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六里
七年 經卒于鄵　路史國名紀盟會圖疏云鄵侯國在慈州按慈州今山西吉州迂遠

九年 傳濟于陰阪　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襄公九年晉伐鄭次于陰口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傳呼之謬耳一統志陰阪在許州府新鄭縣之西
十年 經會吳于柤　水經注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去偪陽八十里山東通志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柤即今泇口一統志西泇水在嶧縣北六十里即古柤水大有提綱西泇河源出費縣東南山兩源合流南注百二十餘里入江南邳州界方輿紀要泇口鎮在邳州西北九十里杜云吳不稱

子從所稱也劉敞曰吳子豈自稱吳而已乎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稱之則吳當稱王必不但曰吳也愚按稱吳者亦楚子先稱之例爾

傳郰人紇　杜預云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鄹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鄹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莝城應是鄹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郰城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邾婁之改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邾國叔梁之邑孔子生于此者誤也

楚丘　即曹之楚丘

納諸霍人　一統志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東南一名霍人

師于牛首　即開封府陳留縣之牛首城

尉止　水經注引圈稱曰陳留尉氏鄭國之東鄙獘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止之邑一統志尉氏縣屬開封府在府西南九十里

晉師城梧　府地理志滎陽郡滎陽縣有梧桐澗

至于陽陵　漢功臣表傅寬封陽陵侯集纂陽陵在今許州西北

夾潁而軍　注城陽當作陽城水經潁水出陽城縣少室山一統志潁水自河南登封縣流入許州府禹州北又東流分爲二一東逕新鄭縣南長葛縣西南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流逕臨潁縣北一東南流俗曰石梁河經府城西南又東南流逕臨潁縣東北又東合潁水東南流入陳州府西華縣界按此夾潁者當在新鄭長葛之閒也楚在南晉在其北也

十一年傳五父之衢　山東通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水經注在魯東門外二里

師于向　水經注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一統志向城在開封府洧川縣西南縣志在縣南大隧山北洧水滸俗訛爲上城又名莊公城

次于瑣　一統志瑣侯亭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

于濟隧　水經注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

戰于櫟　方輿紀要櫟陽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本晉之櫟邑也按濟自輔氏者濟渭水也

十二年經圍台　山東通志台亭在古鄪城之南古鄪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

遂入鄆　水經注闞駰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者謂之東鄆按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北

傳師于揚梁　水經注渙水又東逕揚亭北京相璠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揚梁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商丘縣東南三十里

十三年經取邿　山東通志邿城在濟甯州五十里元武城南

十四年經會吳于向　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

傳于瓜州　元和志沙州古允姓戎地漢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前涼張駿于此置沙州武德五年別于晉昌置瓜州西至沙州三百里瓜州今安西州治沙州今安西州之敦煌縣

及涇不濟　元和志涇水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東南流入涇陽縣經縣南七里又東南入高陵縣界水道提綱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笄頭山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與渭水會曰涇口按元和志謂秦人毒涇上流在涇陽縣

至于棫林　方輿紀要世本鄭桓公居棫林一作咸林今華州也按伐秦之師已過長安臨涇水則棫林不得在華州華州無涇水也當在涇陽

公如鄆　山東通志鄆邑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即濮州故城也

阿澤　水經注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右歷柯澤襄十四年敗公徒于阿澤者也紀要在東平州陽穀縣界

以郲寄衞侯　玉篇郲陽東郲城齊滅之

十五年經劉夏　方輿紀要劉亭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園成　山東通志成城在兖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

十六年經于湨梁　水經注湨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一統志湨水自懷慶濟源

縣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名勝志俗謂之白澗水
傳戰于湛阪　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歷山下爲湛浦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一統志湛水在葉縣北三十里自汝州寶豐縣流入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紀要云入于汝水
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山東通志桃聚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郡國志任城有桃聚又桃鄉城在兖州府汶上縣北五十里汶口之西南漢縣屬泰山郡按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縣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亦有桃山故城與桃墟皆魯之東南

傳飲馬于重丘　一統志重丘城在曹州府菏澤縣東北通志縣東北三十里
師自陽關　一統志陽關城在兖州府甯陽縣東北通志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六十里
十八年傳于長子　水經注堯水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之邑也方輿紀要長子城在潞安府長子縣治西南
梗陽之巫皋　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今省清源入徐溝縣
禦諸平陰　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于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通志云在肥城縣西北六十里
防門廣里　水經注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自平陰故城南起首經縣北達長清縣境太山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

至琅邪臺入海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于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按此則長城起于戰國然管子輕重篇有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桓公時已有之矣舊屬平陰今入縣境自防門起東逕五道嶺又東逕長清縣南之長城鋪循泰山之陰又東逕歷城縣南之長城嶺又東逕萊蕪縣北之長城嶺與章丘縣接界又東逕博山縣南之峩嶺鳳凰嶺度岳陽山又東逕臨朐縣南之大峴

山又東逕安丘縣南之太平山又東逕莒州北之高泉山
而南絕浯水循臥牛城度高華嶺又南逕諸城縣南之長
城嶺度雷石山又東逕膠州南之大珠山大珠山在琅邪臺北六十里
訖于海 欽韓 按管子所指長城卽僅以泰山爲界輕重丁
篇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然則齊靈公所
憑以禦晉訖于戰國加功乃延袤至海耳長城鉅防卽此
塹防門也

齊侯登巫山 一統志巫山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北六十
里寰宇記云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卽齊侯望晉

師處

殺馬于隘以塞道 元和志隔馬山在齊州長清縣東南
三十五里夙沙衛塞道後因名隔馬山

克京茲 通志京茲在肥城縣東北境

克邿 一統志邿山在平陰西十二里

焚申池之竹木 水經注云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卽齊
城南面第一門爲申池左思齊都賦申池在海濱齊藪也
舍近舉遠攷古非矣方輿紀要晉書慕容德宴庶老于申
池左太冲以爲昭華池也

將走郵棠 卽棠鄉注見前

及濰南及沂 一統志濰水源出沂州府莒州東北流入
青州府諸城縣界沂水出蒙陰縣北東南流逕沂水縣西
又南流逕蘭山縣東郯城縣西又南流入江南邳州東分
爲二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南流入駱馬河水道提綱濰
水俗曰濰河經諸城縣北折西北流經濰縣東境又北至
昌邑縣城東南又東北入海曰濰河口

治兵于汾 水經注潁水歷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一統
志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北

次于魚陵 水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一統志上棘城
在許州府禹州西北

次于旃然 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卽古旃然
水也濟渠水斷汳溝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亦謂之鴻
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一統志索河源出滎陽縣
南北流逕縣東屈而東逕河陰縣南又東合京水東逕滎
澤縣南滙于賈魯河

胥靡獻于雍梁 方輿紀要胥靡城在河南府偃師縣東
南四十里一統志雍氏城在許州府禹州東北

梅山　一統志在鄭州西南三十五里與新鄭縣接界

十九年 經于祝柯　通志祝柯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境棄
繁今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

傳取邾田自漷水　一統志逃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北山
百里漷水發源于此漷水在縣南十五里即南沙河也紀
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于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
西南流合于漷水

晉士匄于柯　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　通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按此南
武城也

傳奔高唐以叛　水經注京相璠曰高堂齊之西鄙一統
志高唐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通志在縣南五十里

二十年 經盟于澶淵　水經注浮水故瀆于頓丘縣北出東
逕繁陽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
秋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按續漢
志沛國杼秋有澶淵聚劉昭注謬引此年盟于澶淵趙一
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公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
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

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
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德勝城在
開州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渡黃河津要也李
壁王荆公詩注云澶淵黃河在其南王莽河在其北樊城
在其南戚城在其北

二十一年 經漆閭丘來奔　續志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水經
注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杜云
顯閭非也顯閭自是別亭山東通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
西境閭丘城在縣北境南平陽城在縣西十三里陸淳纂
例啖氏云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
也故諱以示譏

于商任　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按其地
近商墟故謂之商任顧棟高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
任地

二十二年 傳御叔在其邑　一統志御邑在曹州府鄆城縣東
十二里今名御屯

二十三年 經次于雍榆　水經注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
雍榆城南襄二十三年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明一統志雍

榆城在大名府今屬衛輝府　濬縣西南四十八里

傳取朝歌　方輿紀要朝歌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

入孟門　水經注北屈縣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阸一統志孟門山在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按其地去朝歌遠非此孟門也史記吳起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魏策作左孟門右漳滏吳師道引索隱在朝歌東北然孟門即太行之支麓也

登太行　方輿紀要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又西北三十里曰太行陘八陘之一

于熒庭　水經注滑水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一統志熒庭城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

戍郫邵　一統志邵原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百二十里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一統志沁水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羊頭山西南流合水峪河水道提綱云出沁源縣北之綿山東家嶺南經屯留縣西岳陽縣東沁水縣東南經澤州西北至陽城縣東南流經懷慶府濟源縣北之太行山傳言封少水蓋在濟源與太行山相近者也

師東陽之師　自晉而言太行山在其東迺東地在太行之陽故曰東陽韓非外儲說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方輿紀要廣平府及冀州爲晉東陽地按東陽有四襄二年晏弱城東陽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是齊魯亦各有東陽楚語蔡聲子謂子木曰貪東陽之盜殺之韋昭曰東陽楚北邑則楚之東陽與晉爲四也

娶于鑄　水經注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山東通志鑄鄉在泰安府肥城縣南境與舊泰安州

接壤漢蛇丘縣之所治也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七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八

吳　沈欽韓　文起

襄公

二十四年（傳）御龍氏　一統志御龍城在許州府臨潁縣北十五里

豕韋氏　續志東郡白馬有韋鄉集籑隋志置韋城縣金廢爲鎮今在衞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唐杜氏　方輿紀要太原故城在今太原縣治東北古唐國也杜陵城在西安府東南十五里周杜伯國也紀年成

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爲范氏　山東通志范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三十里晉范武子采邑志云故豢城也城墟如故一塔孤存

侵介根　一統志計斤故城在膠州西南古介根邑漢爲計斤縣屬琅邪郡齊乘有兩塔對立曰東西計斤通志在州西南七里漢志莒子初都此後徙莒

次于棘澤　水經注京相璠曰長社北界有㮚水其水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次于棘澤者也一統志棘城在許州府長葛縣東方輿紀要棘澤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南

宛射犬吉　水經注潩水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邑

舒鳩人　一統志舒鳩城今廬州府舒城縣治寰宇記舒鳩城在縣城內

師于荒浦　方輿紀要黃陂河在舒城縣東南十五里周八里許黃陂即荒浦之轉

齊人城郟　輿地廣記河南縣古郟鄏地周語韋昭注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鬭者兩水微有似于鬭也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

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郟山名寰宇記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亦郟山之異名也

二十五年（經）同盟于重丘　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水經注引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水經注則陵縣之重丘是也山東通志重丘在德州東北境襄二十五年盟者也故城應在河間府吳橋縣境內

（傳）行及弇中　方輿紀要弇中峪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南

志云自臨淄西南至萊蕪有長峪界兩山間長三百里中通淄河今其民獷悍不識官府爲盜賊之藪

二十六年　傳敗之圉　方輿紀要圉城在大名府開州東

及雩婁　漢志雩婁縣屬廬江郡魏以廬江之安豐別置郡故移屬安豐一統志雩婁故城在光州商城縣東南

懿氏六十　在大名府開州西北五十七里

克棘　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酇縣東北

晉人與之苗　方輿紀要苗亭在懷慶府濟源縣西

以廩丘奔晉　一統志廩丘故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范縣志在縣東南七十里義東堡

襲衞羊角　山東通志羊角城在范縣東南七十里卽鄆城之羊角城也邑與接壤故范縣亦載此城

襲我高魚　水經注京相璠曰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通志高魚城在曹州府鄆城縣南境之高魚鄉

二十七年　傳託于木門　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衞侯弟鱄託于木門蓋此城也大事表謂在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參攷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顧棟高誤也然晉時地未至渤海穀梁傳云織絢邯鄲木門當在邯鄲之境

蒙門之外　方輿紀要宋城東北門曰蒙門

請老于崔　水經注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崔成請老于崔者也山東通志崔氏城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邑志誤作新城云莫詳其始而疑縣西北二十五里之故城爲崔城謹正之按一統志亦誤仍邑志

二十八年　傳胡子　一統志胡城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西北胡子國梁置胡城縣寰宇記汝陰縣西北二十里有胡城

魚里　山東通志魚里在青州府臨淄縣城內陳文子故居

反陳于嶽　通志莊嶽里在臨淄縣治南街

予之朱方　一統志丹徒故城在鎮江府東南卽朱方邑輿地紀勝慶封宅在丹徒縣城南

廷勞于黃崖　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卽春秋所謂黃崖也方輿紀要大山在

開封府新鄭縣二十五里黃水出焉下流與洧水合
二十九年傳歆邸鄘衛　方輿紀要邸城在衛輝府東北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五里有故鄘國城
三十年經宋伯姬卒　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燌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
傳伯有奔雍梁　方輿紀要雍氏城在開封府扶溝縣西南四十里即雍梁也
葬諸斗城　水經注沙水又逕斗城西子產殯伯有于是也寰宇記在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今爲斗橋集
及酸棗　方輿紀要酸棗城在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爲任大夫　一統志任縣故城在今順德府任縣東南
三十一年傳以伐陽州　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東平州東北境銅鞮之宮數里　元和志銅鞮宮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延州來季子　服云延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咸淳毗陵志武進縣本吳之延陵邑州來今鳳陽府鳳臺縣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八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九

吳　沈欽韓　文起

昭公

元年傳遂會于虢　續志滎陽有虢亭方輿紀要俗謂之平
咷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咷亦作桃
夏有觀扈　一統志畔觀故城在曹州府觀城縣西本夏
時觀國鄠縣故城在西安府鄠縣治北本夏時扈國紀年
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即五觀也十
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淮南

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
賢啟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輿也
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亾
商有姺邳　紀年外壬元年邳人邲人叛河亶甲三年彭
伯克邳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姺人來享
姺即莘方輿紀要下邳城在邳州治東古邳國山東通志
仲虺城在兗州府滕縣西南境奚仲封薛遷于邳又曰上
邳城
周有徐奄　惠云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
邶以叛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按粊誓
云淮夷徐戎並興杜預謂徐即淮夷者誤山東通志奄里
在曲阜縣東境古奄國
造舟于河　元和志同州朝邑縣河橋本秦后子奔晉造
舟于河通秦晉之道
自雍及絳　元和志鳳翔府郭下天興縣本秦雍縣國都
東至京兆府三百一十里絳州西南至京兆府五百九十
里曲沃縣本晉絳都西至州五十里共九百五十里
宣汾洮　一統志管涔山在寧武府寧武縣西南六十里

跨五寨靜樂二縣界汾水發源于此續漢志河東聞喜縣
有洮水水經注涑水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
一統志洮水源出絳州絳縣橫嶺山煙莊谷入聞喜縣界
與陳村峪水合按陳村峪即涑水也齊召南據水經注以
洮水即涑水非也
障大澤　一統志臺駘澤在太原府南十里舊爲晉水匯
處渻魚所鍾今久涸
城雍櫟郟　一統志雍縣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
里郟縣故城今郟縣治

二年傳執諸中都　水經注侯甲水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
城臨際水湄晉侯執陳無宇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爲代王
都此一統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府平遥縣西北
三年傳放盧蒲嫳于北燕　日下舊聞引城冢記云南北盧
蒲城在霸州文安縣西二十七里齊侯放盧蒲嫳于此
四年傳三塗　水經注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
山上有王母祠卽古三塗山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準
周書南望之文或言宜爲轘轅大谷伊闕非也方輿紀要
三塗山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十里

陽城　方輿紀要陽城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統志東北三
十八里俗名車嶺山
大室　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亦曰太室其西曰
少室
荆山　杜預所指者乃今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
山水經注以爲荆山之首至襄陽南漳縣爲荆山據司馬
侯所言類之當爲陝州閿鄉縣南三十五里之荆山
中南　明一統志終南山在西安府五十里
商湯有景亳之命　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
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按周書殷祝解
湯放桀于復亳王子諸侯大會周書所言是此景亳之命
也方輿紀要亳城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景山在縣
南二十里
成有岐陽之蒐　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方輿紀要
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康有酆宮之朝　紀年康王元年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
于酆宮鄠縣志豐宮在酆水西去縣三十里
穆有塗山之會　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一統志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亦曰
當塗山
王田于武城　卽南陽宛縣之武城續志宛縣有東武亭
東字疑誤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
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山東通志東緡城卽惛邑在兖
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五里本古緡國爲桀所滅今名緡
城阜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今

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紀要云黎城縣古
黎侯國
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畔之　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
侯盟于太室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
入棘櫟廩　水經注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一
統志櫟城在汝甯府新蔡縣北二十里又信陽州北五十
里亦有櫟城寰宇記故廩城在今單城碭山縣西北碭山
縣志今爲廩城集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棘亭在
歸德府永城縣故鄼縣東北

奔命于夏汭　一統志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
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沔口魯口水經注夏水入沔自堵口
下河水兼通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即夏口矣其地本
在江北
城鍾離　一統志鍾離城在漢陽府漢川縣東五里即五
里墩也府志路史曰鍼尹宜咎所城之鍾離在漢陽軍今
之五里墩成公十五年晉吳所會之鍾離則在今鳳陽府
愚按下文城巢城州來皆在今廬鳳境之內恐鍾離仍在
鳳陽也

及庚宗　一統志庚宗亭在兖州府泗水縣東接費縣界
五年經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續志平昌有婁鄉注引杜預
西南有婁亭山東通志婁鄉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境
又縣東北柴溝社東南有防亭茲亭在沂州府莒州東北
境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傳勞屈生于菟氏　水經注八里溝又南得野菟水口水
上承西南菟氏亭北野兔陂鄭伯勞屈生于菟氏者也寰
宇記菟氏城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
送女于邢丘　續志河內平皋縣有邢丘水經注晉侯送

女于邢丘即此處方輿紀要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南七
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丘
勞諸索氏　元和志古大索城今鄭州滎陽縣理是也楚
漢戰于京索間小索城在縣北四里
鄭伯勞諸圉　一統志圉縣故城在開封府杞縣南明一統志杞縣南五十里
以繁陽之師　即繁陽也方輿紀要繁陽亭在汝甯府新
蔡縣北
敗諸鵲岸　元和志鵲頭鎮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十里

楚伐吳敗于鵲岸是也方輿紀要鵲尾洲在太平府繁昌
縣西南大江中鵲頭山在池州府銅陵縣北十里山在鵲
洲之頭因名
至于羅汭　水經注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
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汨羅口明一統志汨羅江在長沙
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方輿紀要汨羅江至縣境分為二水
一西南流曰汨水一西經古羅城曰羅水復析而北出至
屈潭復合故曰汨羅又西南注于湘江謂之汨羅口水道
提綱湘水至湘陰縣西南境有汨水東南自平江縣汨水即平
江合諸水來至汨羅山分流而西注之曰汨羅口
及汝清　汝水入淮之口一統志汝水自河南息縣東流
入潁州府阜陽縣南至朱臯鎮入于淮亦謂之淮口
坻箕之山　寰宇記踟蹰山在廬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按
輿地志云東關口有踟蹰山背坻箕也楚子觀兵處
待命于巢　元和志楚有二巢一在廬江六縣其南巢桀
所放處則江州潯陽縣東四十二里巢湖故城也按九江
府志與元和志所言同
六年傳師于豫章　此豫章蓋江北漢九江郡

次于乾谿　一統志乾谿在亳州東南紀要東南七十五
里
敗其師于房鍾　李兆洛鳳臺縣志房鍾即今闞疃集地
今闞疃北至乾谿百餘里南至潁尾百餘里東南至州來
百餘里大師次乾谿故別軍在房鍾為犄角也今猶為蒙
亳往來要地也
七年傳齊侯次于虢　虢與郭通方輿紀要高郭城在河間
府任丘縣西十七里漢縣屬涿郡
盟于濡上　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于
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按此所謂
北濡合北易者也又云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又東
北逕樂城南東入博水按此所謂南濡合南易者也方輿
紀要濡水在保定府完縣西南水經注亦謂之曲逆水志
云今縣北一里有曲逆水繞縣東南合于祁水或以為此
即祁水之別源非故濡水也此水經注之南濡也又濡水
在易州之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支分入
城又東南流入容城縣界或謂之北易水此所謂北濡也
按寰宇記北易水與濡水同出窮獨山故其名通稱寰宇

記又云濡水在眞州鄚縣西二十里東合易水左傳齊人伐北燕盟于濡上卽此處也紀要濡水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北二十里今與易水交流不復別爲一川此並北濡依杜預至鄚縣入易之文也按水經注于滱水篇之濡水云自下櫟水亦兼濡水通稱昭公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杜預云云是濡水與滹沱滱易互舉通稱矣一統志依城河水經注滱水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在保定府安州北卽古濡滱諸水下流也土俗稱州爲濡上此並以南濡爲濡上也但水經注之文敘述不明方志所載又隨附各縣不加區別故今並舉諸流略爲詮次南北各異使學者勿惑焉水道提綱濡水合北易水至新城縣南境與拒馬河會舉今之著名者言之

章華之臺　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志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是也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華容世傳有章華臺非也古章華在今荊州監利縣離湖上

晉與子桃　前志太山郡有桃山桃鄉二縣一統志桃墟在泗水縣東南山東通志一作陶墟云舜所處也

《左地九　九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水經注泰無萊柞並山名郡縣取目焉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按此傳文義爲順水經注誤記也方輿紀要萊蕪谷在泰安州萊蕪縣西南以山名邑卽今萊蕪谷旁諸小山矣

羽山　紀要羽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高四里周廻八里寰宇記羽潭在朐山縣西九十里去羽山一百步一名羽池池上多生細柳野獸不敢踐又郡國志鍾離昧城南羽泉亦殛鯀之處其水恆清牛羊不飲

八年經蒐于紅　按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則蕭縣之虹亭注魯所能至水經注以爲紅卽虹非也方輿紀要虹城在鳳陽府虹縣西七十里地道記云大蒐于紅卽此誤也山東通志紅亭在泰安府泰安縣南境郡國志紅亭在泰高縣西北按此劉昭注非郡國志本文也

傳晉魏榆　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卽魏榆也一統志榆次故城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北元和志春秋時晉魏榆地

虒祁之宮　水經注汾水逕絳縣故城北逕虒祁宮北橫

左地九　十

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
晉平公之故梁也明一統志虒祁宮在平陽府曲沃縣西
南四十九里
九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　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
七十里按濮卽亳也水經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流逕
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也
駘　輿斄同一統志斄縣故城在乾州武功縣西北二十
二里
蒲姑　明一統志蒲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

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肅愼燕亳　晉書東夷傳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
一統志長白山在吉林城東南（甯古塔將軍駐吉林城）橫亙千餘里
舊名不咸山亦名太白山今甯古塔黑龍江及奉天府之
承德鐵嶺開原諸縣並肅愼氏地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
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
君號爲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正義曰括地志云
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陵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
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方輿紀要蕩社在西安府三原縣

西南
卒于戲陽　續志魏郡內黃縣有羛陽聚水經注白溝自
縣西北流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羛陽聚一統志戲陽城在
彰德府內黃縣北
十年傳戰于稷　史記索隱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按
山東通志稷山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上有稷祠
或曰齊稷門稷下之名以此按戰處宜爲稷門
而反棘焉　山東通志棘里亭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境
與之夫于　通志夫于邑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

大村
十一年經盟于祲祥　彙纂云當在兗州府滋陽縣境按祲
祥當卽大庭氏之庫魯國以望祲祥故遂名爲祲祥應在
曲阜縣
于岡山　方輿紀要蔡岡在汝寧府上蔡縣東十五里周
二十里
不羹　一統志西不羹城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南二十里
東不羹城在南陽府舞陽縣西北
十二年經北燕伯于陽　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方輿

紀要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五十里

傳北燕伯款于唐　一統志唐縣故城在今保定府唐縣東北

有酒如澠　方輿紀要澠水出臨淄縣故城西南之申池分爲二流西流曰系水北流曰澠水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齊乘澠水卽今臨淄西門申池水北流者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灣過梧臺北小泥河入焉又北至博興李監橋入時水）

假道于鮮虞　一統志新市故城在眞定府新樂縣西南古鮮虞國縣志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鋪

遂入昔陽　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而孔疏反復辨之專護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然其說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去中山絕遠爲非（欽韓）攷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方輿紀要今冀州晉之東陽地）則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無疑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然劉氏規杜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則有意矯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故應劭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傳云入昔陽者入其國都君立別邑其時肥未滅肥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卽其別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與滅爲二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公二十二年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晉得襲滅之若如劉云鼓都則晉已坐甲于國門何得復爲僞糴而云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預酈元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爲鼓子所都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爲肥子所都然樂平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

又元和志云昔陽城一名夕陽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劉炫杜預之閒則愈糾錯矣劉昭郡國志注又于下曲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殆不辨黑白者矣

次于潁尾　禹貢錐指潁水在潁州潁上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鎭入淮謂之潁口卽春秋之潁尾也鳳臺縣志今爲潁上縣之八里垜與縣境之楊家腦毘連亦謂之潁口

次于乾谿　一統志乾谿在亳州東南江南通志在東南七十五里

僻在荆山　御覽一百九十二秭歸縣西有丹陽城周迴十餘里即熊繹所居

護沒于祇宮　紀年穆王元年十月築祇宮于南鄭十八年王居祇宮諸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穆天子傳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注今京兆鄭縣也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九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十

吳　沈欽韓　文起

昭公

十三年經于平丘　水經注縣故衛地寰宇記在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傳會晉子于良　續漢志良城春秋時曰良方輿紀要良城故城在邳州西北八十里

侵鮮虞及中人　續漢志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有左人鄉呂覽慎大篇作老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左人終人按晉語作老人中人彼皆誤也方輿紀要中山城在保定府唐縣西北十三里峭嶺上括地志之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左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房申　一統志吳房故城在汝甯府遂平縣西故房子國

歸于蔡　自此居新蔡一統志新蔡故城今汝甯府新蔡縣治

除館于西河　晉之地在河東西河則今山西吉隰二州之西岸爲陝西延安府綏德州同州府皆是也秦本紀孝公八年魏納河西地正義曰同丹二州丹即今延安府宜

川縣方輿紀要黃河在縣東八十里其上流自榆林衛而
南流經葭州綏德二州之境又南歷青澗延川及延長縣
三縣並屬延安而入縣境與山西吉州分界又南流入同州韓城
縣界府境東面之險也按戰國時魏有西河之地吳起爲
西河守蓋自華州以上濱河西岸皆其地也張守節謂西
河汾州者此舉漢魏以後西河郡所治非春秋戰國時之
西河矣
十五年 傳密須之鼓　方輿紀要陰密城在涇州靈臺縣西
五十里志云古之密國也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而與文王
十六年 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續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
今名蠻中方輿紀要蠻城在汝州西南故戎蠻子國
傳至于蒲隧　續志下邳取慮有蒲姑一統志蒲陽坂在
泗州西北取慮故城在徐州府睢甯縣西南
甲父之鼎　山東通志甲父亭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境
古侯國炎帝之後一統志云在縣南
十七年 經戰于長岸　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
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

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春秋昭
公十七年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
傳涉自棘津　元和志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汲縣
南去縣七里謂之汲津亦謂之石濟津水經注晉伐陸渾
于此渡按今衛輝府汲縣
其衆奔甘鹿　方輿紀要鹿蹄山在河南府宜陽縣東南
五十里甘水出焉彙纂云疑甘鹿以此得名水經注鹿蹄
山在陸渾故城西□又以傳文證之似亦可據
十八年 經邾人入鄅　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

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許遷于白羽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
春秋時楚白羽地
傳昆吾稔之日也　紀年帝癸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
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
方輿紀要昆吾城在大名府開州二十五里
登大庭氏之庫　寰宇記大庭氏庫高二丈在兗州曲阜
縣城內縣東一百五十步
十九年 傳遷陰于下陰　陰縣漢屬南陽郡魏分南陽立南

郟郡晉武帝改名順德郡晉志云太康中置水經注汚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一統志在襄陽府光化縣西

君大城城父　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當作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按傳之城父前志屬沛續志屬汝南杜預誤

莒子奔紀鄣　淮安府志紀鄣城在海州贛榆縣西七十五里按紀鄣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一統志當在東北未詳水經注淮水分支北為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故紀

子帛之國也

洧淵　水經注洧水又東為洧淵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經鄭城南一統志洧水俗名雙洎河自河南密縣南又東逕新鄭縣北至陳州府西華縣入潁水按水道提綱滎陽水會南來之磨河即古溱洧諸水今總名小賈魯河雙洎河源出密縣南山東至新鄭縣城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河（滎陽水經中牟縣城北以下俗曰賈魯河）則洧水不能達潁而齊氏不以雙洎河為洧水未詳

二十年　經自鄸出奔宋　寰宇記大鄸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里故老云古之鄸城也後改名大鄸城山東通志鄸城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北三里

傳棠君尚　顧棟高謂是江甯府六合縣故棠邑者非也此當與楚近方輿紀要棠谿城在汝甯府遂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

戰于鬼閻　寰宇記閻倉城在陳州西華縣東北三十里

聊攝以東　水經注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山東通志聊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攝城在古聊城東北三十里

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隅有金城

姑尤以西　水道提綱大沽河出登州府黃縣東南之盧山亦曰蹲犬山二源並導合南流經萊陽縣西境又西南至劉家莊西有小沽河自西北來會南流至膠州南麻灣口入海小沽河即古尤水

侍于遄臺　肇域記遄臺在臨淄縣東一里通志在縣西五十里今名歇馬亭

逢伯陵因之　山東通志逢陵城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四十里齊乘云逢伯陵商之諸侯封于齊

雈苻之澤　水經注役水又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雈苻之盜于是澤

二十年〔經〕宋南里以叛　彙纂云南里在今歸德府商丘縣境按南里卽新里

〔傳〕華貙禦諸橫　水經注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橫聲相近

華氏居盧門　續志睢陽縣有盧門亭

于鴻口　方輿紀要鴻口亭在歸德府東

于新里　寰宇記新里縣故城在開封縣東三十里隨開

皇中分浚儀縣置因新里爲名一統志在開封府東秦舊邑也

戰于赭丘　續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一統志長平故城在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呂封人　華豹爲呂邑大夫華氏之族名豹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北五十里

二十二年〔經〕王猛居於皇　續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云在縣西北水經注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

入于王城　王城卽河南縣去成周四十里成周今洛陽縣高誘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傳〕鄩肸伐皇　水經注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又羅川亦曰羅中蓋肸子鄩羅之舊居方輿紀要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敗績于前城　水經注伊水逕前亭西昭二十二年晉箕遺等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一統志前城在洛陽縣西南又曰泉亭

二十三年〔經〕于雞父　水經注決水自雩縣北逕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

〔傳〕晉師在平陰　方輿紀要平陰在河南府孟津縣東一里

邾人城翼　山東通志翼城在兖州府鄒縣東北費縣界

欲自武城還　山東通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

單子取訾　續志注地道記曰訾城在鞏縣東一統志訾城在鞏縣西南四十里

敗劉師于唐　續志洛陽縣有唐聚
攻蒯　續志河南縣有蒯鄉
二十五年（經）次于陽州　至　野井　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境野井亭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四十里按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是平陰在野井之東公已越齊侯所約之平陰而逕至野井齊侯所以謝公
（傳）如闞　通志闞城在兖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

待于沂上　水道提綱雩河卽浴沂之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南至兖州府城東南注泗水其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鎭沂山經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illegible]南邳州界經邳州城南西入運河
卒于曲棘　水經注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南有渠水于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按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
逐奔郈　山東通志郈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南四十里

二十六年（傳）飲馬于淄者　此魯之淄水與出青州府益都縣顏神鎭岳陽山東麓之淄水別也水經注淄水又西逕陽關城注汶水一統志淄水在兖州府甯陽縣東北卽今小汶河源出泰安府治東南泉河集于平地石縫中流出水道提綱小汶河出新泰縣東北四里龍堂山下　齊乘泰山南亦有淄水按胡渭云卽柴汶也水道提綱董家河源出泰山東南麓東南流五十餘里南入汶水卽古柴汶其說與一統志異
使女寬守闕塞　水經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門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陸機曰伊有四闕

斯其一焉河南府志闕塞山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山之東有香山西龍門
遂次于尸　方輿紀要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三十里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與史記所載不合劉炫以為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二十七年（傳）帥師圍潛　按續志及晉志廬江郡俱有潛縣杜預乃舍潛而引六何也一統志灊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

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灊縣也江南通志灊城在廬州府
廬江縣城南三里今邑名灊川以此此蓋春秋之潛也
過于窮　水經注引傳有谷字石經旁增谷字水經注淮
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一統志窮
水在潁州府霍丘縣西
及沙汭　水經注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水道提綱
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
汝州郟縣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
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雙洎諸水自西北來會曰

潁口
奔鍾吾　一統志司吾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北本鍾吾
國也舊志司吾鎮在縣北六十里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十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十一

吳　沈欽韓　文起

昭公

二十八年 經次于乾侯　一統志斥丘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
南春秋時乾侯邑
傳鄔大夫　一統志鄔縣故城在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
十七里今爲鄔城店據釋文則太原之縣本作鄡今本地
理志郡國志皆作鄔彼注先音一戶反又音於據反一戶
反音字當作鄔則其誤已久郡國志引徐廣音於庶反則

知舊本作鄔今釋文所辨之鄔當作鄡者仍訛爲鄔字
祁大夫　元和志祁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五里賈辛邑
平陵大夫　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
十五里晉平陵邑
梗陽大夫　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縣志
今爲縣南關
涂水大夫　一統志涂水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
里
馬首大夫　元和志馬首故城在太原府壽陽縣東南十

五里按壽陽今屬平定州
孟大夫　一統志孟縣故城在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按孟丙兩漢志皆作孟丙顧炎武曰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爲魏壽餘閻大夫爲閻嘉也
銅鞮大夫　方輿紀要銅鞮廢縣今沁州治其舊城在今州南十里
平陽大夫　一統志平陽故城在平陽府臨汾縣西南隋改縣爲臨汾
楊氏大夫　漢志河東郡有楊縣魏分河東置平陽郡楊

縣移屬晉志亦云楊故楊侯國其楊氏縣別屬鉅鹿郡非此楊氏也杜預注誤出一氏字一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改楊縣爲洪洞
魏戊謂閻沒　元和志閻沒冢在太原府清源縣西南二里
二十九年傳有飂叔安　漢志南陽湖陽縣古廖國彼注云左氏傳作飂其音同方輿紀要蓼山在南陽府唐縣南九十里本古蓼國地山因以名蓼乃飂之誤

氏曰豢龍　一統志豢龍城在汝州寶豐縣東南五十里
以更豕韋之後　續志注東郡白馬縣韋古豕韋氏之國方輿紀要韋城在滑縣東南五十里紀年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遷于魯縣　紀年孔甲七年劉累遷于魯陽之汝州魯山縣治
遂濟窮桑　山東通志窮桑城在兗州府曲阜縣北一作空桑歸藏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北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即此也

有烈山氏　杜預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也劉炫云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按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在今隨州或曰有烈山氏按農即柱路史云烈山氏柱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因有此謬
三十年傳防山以水之　水即淮水方輿紀要巉石山在泗州西百二十里與盱眙縣浮山相對浮山在縣西百二十里北臨淮水水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東經浮山北對巉石山

三十一年 經以濫來奔　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
南六十里郳濫邑

定公

元年 傳田于大陸　通典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
澤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方輿紀要廣阿澤在順德
府鉅鹿縣北五里亦曰大陸接趙州隆平縣界又云大陸
澤在隆平縣東北三十里亦曰廣阿澤疏云鉅鹿去河南
千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按元和志深州西南至東都
一千三百二十里水經注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

左地十一　四

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魏獻子田大
陸即吳澤矣一統志吳澤陂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
遷于郰　一統志上郰城在兗州府滕縣南晉書地道記
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即上郰也

二年 傳桐叛楚　一統志古桐國在安慶府桐城縣北

三年 傳肅爽　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則賈謂色白馬
謂似鳥皆得之　一統志驌驦陂在德安府隨州北唐城鎮
白雲鄉按唐國地陂以此爲名

四年 經盟于臯鼬　一統志城臯亭在許州府臨潁南定四
年盟于臯鼬即此地
許遷于容城　水經注南郡華容城春秋許遷于容城是
也方輿紀要華容城在荆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爲
楚遷許之容城誤也按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在葉縣西
戰于柏舉　水經注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
春秋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於漢
爲邾縣屬江夏郡元和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
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輿紀要
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舉蓋

左地十一　五

合柏山舉水而名　一統志舉水出麻城縣東北黃龔山西
南流入黃岡縣南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
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口處謂之三江口
傳封父之繁弱　方輿紀要開封府封丘縣古封父國漢
書注繁弱夏后氏良弓名
命以伯禽　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云王爲冊書
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
即史逸所讀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涖祚親政命魯
侯禽父遷庶殷于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

蔡仲之命推之知命伯禽爲策命之書杜預云皆以付伯禽可爲目不知書

自武父以南　方輿紀要武父城在開州東明縣西北杜預謂此非河南武父然祝鮀方侈言分土之廣且康叔封時未有鄭國無妨先屬衛也

相土之東都　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丘帝芒三十二年商侯遷于殷則商丘是東都今之歸德府

會舟于淮汭　杜預過蔡而會之按蔡都今汝甯府新蔡縣吳伐楚從淮入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蓋在光潁之境

自豫章與楚夾漢　輿地紀勝圖經云豫章卽今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之章山也名勝志唐李白娶安陸許氏及流夜郎妻在父母家有寄內詩云南來不得豫章書亦謂安陸之豫章也按水經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紀要荆州府東南二十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按漢水與夏水通稱爲漢故酈注又云自睹口下沔水兼通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以豫章口解此豫章于本句爲當而下有濟漢之文則非江陵之豫章口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阸　寰宇記石城山在信陽軍故鍾山縣東南呂氏春秋之九塞此其一也元和志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關在申州義陽縣南七十六里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方輿紀要平靖關在德安府隨州應山縣北六十里（一統志縣東北七十里）卽古冥阸也西北去信陽州九十里又口鴈關在縣北九十里卽古直轅也亦曰黃峴關亦曰九里關北去信陽州九十里又武陽關在縣東北百三十里卽古大隧也亦曰禮山關（一統志今名大寨嶺）西北至信陽州百五十里卽所謂義陽三關也按冥阸爲信陽州東南境固無疑惟大隧直轅二塞指爲義陽三關之二始見於通鑑地理通釋恐未可信也

自小別至于大別　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沔州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小別山在汶川縣東南五十里漢陽府志小別山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一統志舊志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江西岸江水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會于山之東南

及清發　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巖山北卽春秋吳從楚師及清發蓋溳水兼清水之目矣元和志安州安陸縣溳水故清發水也注于沔謂之溳口

敗諸雍澨　元和志滃湖一名翁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吳人敗楚于雍澨卽此是也按此說非也吳旣舍舟登陸必不復涉大江方輿紀要澨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下流合縣前河通于漢江或以爲春秋時之雍澨彙纂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春秋之雍澨其一也

涉雎　方輿紀要沮本作雎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口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

東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涴口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按此昭王涉雎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云涉雎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王奔鄖　方輿紀要楚王城在德安府雲夢縣東昭王奔鄖城因此名

五年傳夫槩王于沂　方輿紀要西塞山在武昌縣東百三十里近山有流沂城

于軍祥　彙纂云當在德安府隨州西南按此卽安陸之鍾祥縣

爲堂谿氏　一統志堂谿城在汝甯府西平縣西北百里韓非子外儲說有堂谿公蓋夫槩王之後

吳師居麇　一統志麇城在岳州府巴陵縣東南三十里有東西二城顧棟高以爲太遠非吳與楚戰地按安陸當陽縣東南六十里有麇城與京山縣接壤此爲較近

將涉于成臼　水經注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水出竟陵東北聊屈山又名盧屈山定公四年楚昭王濟于成臼者也方輿紀要臼水在安陸府東三十里一統志今名臼成河西流經寨子河注于漢水其入漢處謂之臼口

六年傳取匡　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遷郢于都　一統志都縣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

馮滑　東觀漢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于馮城卽此也滑見僖三十三年注

負黍狐人闕外　一統志負黍亭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水經注京相璠曰負黍在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續志潁陰縣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在今許州臨潁縣闕外卽伊闕之外

七年經盟于沙　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
晉地道記元城縣南有瑣陽城蓋即沙亭矣
八年經公會晉師于瓦　水經注酸瀆水又東南逕瓦亭南
傳伐穀城　方輿紀要穀城在河南府城西北十八里
乃止諸州　州河內縣詳隱十年傳
棘下　山東通志棘下在魯城內按鄭志我先師棘下生
蓋即此棘下
五父之衢　通志五父之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
讙陽關以叛　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陽關城西本鉅平縣

之陽關亭矣陽貨據之以叛續志濟北蛇丘縣有下讙亭
山東通志下讙城在泰安縣南境
九年經次于五氏　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
預云諱伐盟主以次告齊衛既攜于晉方且逆強以搖魯
何有所諱家鉉翁曰不與之以伐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　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
牟也水經注管子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後屬晉方輿
紀要中牟城在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史記趙獻侯徙
居中牟

十年經于夾谷　山東通志夾谷在青州府博山縣東境各
志託名不一郡國志云漢置祝其縣春秋夾谷地滕縣志
云縣東北有祝其城泰安州志云冂東南有谷里古夾谷
也萊蕪縣志縣南三十里連新泰縣界有夾谷峪左爲龍
門崖右爲鳳皇山春秋之夾谷即此淄川志縣西南四十
里甲山本名祝其山上爲夾谷臺明一統志主濟南淄川之說云縣西南三十里之數
金史志云淄川縣有夾谷山指此也水經注云舊說齊
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夾谷之會
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也歷考諸說當以水經注爲

近就谷用萊俘事密勢順較他處爲有據耳欽韓按今一
統志斥淄川夾谷之傳訛云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
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而辨云祝
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處攷寰宇記
海州懷仁縣云夾山在縣西三十八里左傳夾谷此一統
志所據也然齊魯好會宜就兩國境上胡爲遠至海濱漢
之祝其不必即傳之祝其顧炎武日知錄云齊魯之境正
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是顧氏亦以萊蕪
之夾谷爲是也

龜陰田　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卽兖州府泗水縣

圍郈　齊乘郈城在沂州東三十里通志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四十里故縣社按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城郈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然則魯有兩郈邑

秋圍郈　按兩圍郈傳雖明其事經文不應復出公羊經于此秋作圍費

十二年　傳登武子之臺　水經注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曲阜縣志季武子臺在今城東北二里

十三年　經次于垂葭　山東通志垂葭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境按葭密城在菏澤縣西北二十五里葭密乘疑垂葭卽葭密非是二處

築蛇淵囿　水經注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

十四年　經敗吳于檇李　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就李吳彊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按就李卽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

于郪　水經注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郪城西定十四年會于郪者是也一統志郪城在衞輝府濬縣之北十八里

城莒父及霄　山東通志莒國卽今沂州府莒州境一云卽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顧棟高云莒係以父爲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

于百泉　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衞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有百門泉或謂之百泉定十四年晉人敗范氏于百泉

十五年　傳敗宋師于老丘　寰宇記老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五里

哀公

元年　傳敗越于夫椒　索隱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也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在越境何以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乎按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去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證矣向來溷于俗說故地志不載于山陰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椒之名

保于會稽　越絕禹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山名勝志會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

逃奔有虞　一統志虞縣故城在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而邑諸綸　續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括地志故綸城在虞城縣東南紀要虞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取棘蒲　一統志棘蒲故城今趙州治

二年經盟于句繹　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

師師戰于鐵　公羊疏云服本無師師二字水經注河水東逕鐵丘南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紀要云北五里

傳右河而南必至焉　溝洫志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宋史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曰禹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武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禹貢錐指云其一漯川自黎陽今濬縣大伾山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河之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按春秋時河猶北流故晉軍自北渡至王莽時空故水經注謂之故瀆杜預云是時河猶北流者正謂漢以前如此而今但幷于漯川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故城東陰安故城西方輿紀要黃河故瀆在開州治南大河舊道在大名府內黃縣及清豐縣西南漢時河皆經此戚城在開州北七里舊五代史同光三年三月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渡河南觀廢柵舊址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按此則後唐時戚城猶在河南亦其證也德勝城在開州東南五里楊村在州西南十五里

獲其蠭旗　王子年拾遺記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蠭舟哀公二年趙鞅子蠭旗則其類也

三年經城啟陽　方輿紀要開陽城在沂州北十五里山東通志即鄅國之啟陽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十一終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第十二

吳　沈欽韓　文起

哀公

四年 傳襲梁及霍　一統志梁縣故城在汝州西南四十五里霍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霍陽聚在州東南水經注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周小邑也戰國為南梁矣

弃晉陰地　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起豐析　水經注豐鄉川水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地理志屬宏農今屬南鄉一統志豐鄉城在南陽府淅川縣

西南

以臨上雒　一統志上雒故城今商州治

軍于菟和　商州志菟和山在州東一百十里續志京兆上雒有菟和山蒼野聚

軍于蒼野　水經注丹水自蒼野又東歷菟和山一統志蒼野聚在商州東南一百四十里

通于少習　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商州志關在州東武關山下當官道設關北接高山下臨絕澗

與楚師于三戶　紀年顯王二十二年孫何侵楚入三戶郛一統志三戶城在南陽府淅川縣西南

趙稷奔臨　元和志趙州臨城縣西南十里有古臨城

任欒鄗逆時　方輿紀要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元和志故欒城在趙州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又趙州柏鄉縣本春秋時晉鄗邑之地水經注濡水迴湍曲復亦謂之曲逆水春秋齊國夏取晉曲逆是也方輿紀要曲逆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陰人盂壺口　方輿紀要陰地關在霍州靈石縣西南百

二十里出汾晉之間道也大盂城在太原府東北八十里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延袤百餘里東接相州崖徑險狹形如壺口彙纂云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太行山口俗名吾兒峪是也按元和志云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盂口盂口即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以盂口為壺口即八邑之數缺其一李說非也又續志上黨郡潞縣劉昭引此傳壺口然昭復引曹公從泃河口鑿潞河名泉州渠則漁陽郡之潞縣今直隸通州矣劉昭舛誤最多一事兩引不辨方隅者也

于柏人　元和志柏人故城在邢州堯山縣西北十二里按今爲順德府唐山縣

六年經城郜瑕　一統志郜斝城在濟甯州南十里定六年城郜瑕即此通志郜瑕城在州南二十里

傳攻大军　彙纂云當在陳州項城縣境

以安孺子如賴　續志濟南晉縣有賴亭方輿紀要賴亭在濟南府東近章丘縣界通志賴亭在歷城縣東境

七年傳成子以茅叛　山東通志茅鄉城兖州府金鄉縣西境彙纂云在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因諸負瑕　水經泗水西過瑕丘縣東注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于瑕丘曾子弔諸負夏鄭君皇甫謐並言衛地爲衛雖殊土則一也一統志瑕丘故城在兖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黍丘　至邦　杜預云梁國下邑有黍丘亭按曹是小國既云梁邑于其郊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今歸德府夏邑縣）劉昭注春杜預爲主蓋南學尚杜也彙纂及顧棟高表亦依仍之而虛指其所在恐誤後人也

八年經及闡　山東通志闡邑在兖州府甯陽縣東北境爾雅汶別爲闡紀要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故剛城北

傳以伐武城克之　劉炫以爲實克武城者是孔氏依杜力主武城尚未克按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城在縣西南七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經之武城固已克之何須教吳必可克乎

舍于五梧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六十里東陽鄪又北爲五梧城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　尉繚子制談篇先死者未嘗非

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

九年經取鄭師于雍丘　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傳吳城邗溝通江淮　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李燾續通鑑長編雍熙元年二月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方輿紀要揚州府東南二里官河邗溝也今爲漕河蓋江南之漕廣陵

當其咽喉上江來者至自儀真下江來者至自瓜州會于
楊子橋東北過府城凡六十里而入邵伯湖又北行六十
里入高郵界又北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湖又北至黃浦
入淮安界爲山陽瀆山陽瀆在淮安府城南北神堰在府
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吳溝通江淮之處後人于此立堰以
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始入淮
十年 傳 將自海入齊 方輿紀要海在蘇州府東百八十里
北爲揚州府之東境又西北經淮安府之東自海州而北
爲山東青州府境在青州府日照縣東二十里與贛榆縣

接界 按日照縣地今屬沂州府 折而東北爲萊州府之膠州境
取犂及轅 杜預云濟南有隰陰縣按漯本作濕訛爲隰
晉志濟南無漯陰漢志屬平原蓋晉志爛脫也續漢志作
瑗水經注漯水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云轅卽援也又
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犂邑也一統志瑗縣故城在
濟南府禹城縣南漯陰故城在臨邑縣西
十一年 經 戰于艾陵 山東通志艾邑在泰安府萊蕪縣東
境
傳 及清 山東通志清亭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大清河西

亭博至于嬴 一統志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通志在
泰安縣東南三十里舊縣邨嬴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
寘于犂 一統志犂縣故城在曹州府鄆城縣西按犂黎
字通寰宇記黎丘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
使處巢 寰宇記巢城在開封府襄邑縣南二十里
十二年 經 于橐皋 江南通志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北六
十里一名會吳城按杜預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
九江爲淮南郡今治壽春
宋皇瑗于鄖 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

二十里卽發繇口彙纂云縣東立發壩古發陽也亦名古
鄖按鄖是江淮閒地遠在通州非也乃古來相傳之誤
傳 玉暢 彙纂開封府杞縣東北三十里有玉帳或云古
玉暢
十三年 經 于黃池 漢志注臣瓚曰 水經注云薛瓚孔疏或云姓傅應從酈注 陳
留外黃縣有黃溝續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志黃池在汴
州封丘縣南七里
傳 自泓上觀之 吳地記胥門西五里有越來溪乾隆吳
縣志石湖治楞伽山而南爲越來溪溪流貫行春橋及越

溪橋以入樸塘越兵自此溪來入吳故名按泓上書即今
之横山横泓聲近
見姑蔑之旗　一統志姑蔑故城在衢州府龍游縣北舊
志在縠水之南今人呼為寺城麓
及戶牖　一統志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
里本古戶牖鄉至漢以為東昏縣
十四年　經寘于舒州　續志魯國辥城縣本國六國時曰徐
州按此舒州史記作徐州索隱曰徐字從人說文作𨚔並
音舒齊策一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舒州

一統志辥城在滕縣南四十四里亦名為徐州山東通志
𨚔城在滕縣南辥城邾下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一
年邳遷于辥改徐州亦曰舒州據紀年則辥邑之舒州戰
國時所改且田恆放其君宜在齊境豈肯遠在邾魯之境
乎
傳西狩于大野　山東通志麟臺在曹州府鉅野縣東十
里鋪臺側有獲麟渡縣東南三十里有麟冢又云獲麟堆
在兖州府嘉祥西二十五里都城記云鉅野縣十二里澤
中有二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析入縣境

于檀臺　山東通志檀臺在臨淄縣東北一里
以肇易薄　薄即亳兩漢志皆作薄湯所居故曰宗邑
逢澤有介麇焉　紀年惠王二十三年會諸侯于逢澤即
漢志臣瓚所云逢陂在浚儀于此為遠也水經注睢水于
睢陽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則逢澤應在睢陽按馬融洪
範注逢大也睢陽之大澤無過于孟諸矣顧祖禹云逢猶
過澤即孟諸
葬諸巨輿　一統志輿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司馬牛墓在
縣南成山

十五年　傳及桐汭　元和志桐汭水在宣州廣德縣西十五
里一統志桐水在廣德州城西北流經建平縣南又西北
流入江甯府高淳縣界按元和志丹陽湖在宣州溧水縣
今屬江甯府　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分中流為界通志湖源
有三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舒泉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
為桐水一出溧水縣廬山者為吳漕水俱匯于湖其流有
二一西出蕪湖一西北出當塗姑孰俱入江
及良而卒　良即良城縣在邳州
伐晉冠氏　水經注喬亭城去館陶十五里春秋之冠氏

一統志冠氏故城在東昌府冠縣北晉冠氏也
伐孔悝酒于平陽　水經注滑臺城卽鄭廩延邑其南故城卽衞之平陽亭一統志平陽城在衞輝府滑縣南
十六年　傳爲白公　水經注靑陂水分爲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淮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一統志白公城在光州息縣南息縣志云縣西南七十里故曰白城
吳人伐愼　水經注潁水又逕愼縣故城南縣故楚邑一統志愼縣故城在潁川府潁上縣西北

須黃氏　彙纂云須黃在今甯國府境
十七年　傳輿之笠澤　名勝志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
登昆吾之觀　一統志昆吾故城在開州東括地志昆吾臺在濮陽縣西百步
見戎州　索隱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衞相近故莊公登臺望見戎州又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戎近衞按楚丘非衞文公之楚丘也傳又云公自城上見己氏之髮美則過近衞郊方能審諦曰州者是其州聚之名矣何得徵濟陽之戎墟假楚丘之異地以爲衞君眺覽所及乎一統志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五十里
公會齊侯盟于蒙　山東通志蒙陰故城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水經注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今謂之西城子又一城在縣東十里絅山下爲東城子晉之蒙陰城也晉志蒙山在其東南
十九年　傳追越師至冥　方輿紀要饒州府餘干縣春秋時爲越之西境按其北境爲廣德州冥地蓋口苗嶺關四安鎭之間與湖州長興縣安吉州接界

二十年　傳出居于艾　方輿紀要艾城在南昌府甯州西百里
二十一年　傳盟于顧　一統志顧城在曹州府范縣南三十里通志云縣南五十里
二十二年　傳吳王居甬東　一統志翁山故城在甯波府定海縣東三十里翁山下春秋時越之甬東也韋昭曰甬東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越人以歸　歸其尸于吳也越絕書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侯（史記注作候同　名勝志作令）干戈人一累（史記注作壞）土以

葬之近太湖去吳縣十七里（史記注作五十七里）名勝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猶山一名餘杭夫差旣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長洲縣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蓋卑猶小山爲陽山支阜故通稱秦餘杭之名

二十三年傳戰于犁丘　彙纂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犁丘亭通志縣治西南有犁丘子讀書處

二十五年傳請適城鉏　彙纂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丘城是也按滑縣之鉏城去越遠矣疑襄十年會吳于柤者也

二十六年傳公游于空澤　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公游于空澤卽此寰宇記空桐亭在宋州虞城縣南五里

二十七年傳盟于平陽　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山陽之平陽晉志屬高平郡兩漢志皆加南字晉志亦作南平陽此注西平陽誤一統志南平陽故城今兗州府鄒縣治通志則云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及留舒　水經注魚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登之有終焉之志山東通志柳舒城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境本作留舒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据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此亦可證向書序爲東晉人僞作

惠公元妃孟子　證曰此篇非左氏舊文此坿公羊家言桓爲右媵子隱爲桓立之文而作也不知惠公並非再取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取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太

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劉歆等改左氏爲傳春秋之書而未及兼改史記往往可以發蒙譙周司馬貞反因僞左氏疑史記失之甚矣　又云劉歆顛倒五經使學士迷惑因公羊博士在西漢最爲昌明故不敢顯改經文而特以秘府古文書經爲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穀鄒夾皆十一篇爲夫子之舊何邵公氏於莊公篇詳之矣欲迷惑公羊義例則多緣飾左氏春秋以售其僞如此篇似與公羊相合然公羊乃設質家立子法改作紀實則大窒礙矣　又云余年十二讀左氏春秋疑其書法是非多失大義繼讀公羊及董子書乃恍然於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爲戰國時人故其書終三家分晉而續經乃劉歆妄作也嘗以語宋翔鳳宋云子信公羊而以左氏穀梁氏爲失經意豈二氏之書開口便錯余爲言穀梁隱元年傳之失見申穀廢疾篇而檢魯世家果與今左氏不合宋乃大服曰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爲左氏功臣自何邵公許叔重且未發其疑也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證曰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增周字亦不辭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證曰此類釋經皆增飾之游詞不可枚舉末王命云者欲亂以春秋當新王之義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證曰此類皆故作體例以文飾不書之事意謂惟左氏眞親見不修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重民力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工作又當變文

以誅之且費伯爲費序父亦緣古文鍾鼎有序父鼎而記之城郎非疆運田之義何爲帥師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證曰凡書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則亦徒亂左氏文采義非傳春秋也嘗與宋翔鳳檢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勿與之地按公羊與讀如預非與之地也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謂親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曰謂之鄭志謂之宋志若云親見百二十國書耳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證曰考叔于莊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爾類不辭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後人坿益

朱子亦嘗辨之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證曰惠公仲子穀梁得之此言緩者襲
公羊不及事之說豫凶事之謬誣天王實甚誣左氏實甚
有蜚不爲灾亦不書　證曰說同費伯條且蜚爲記異非爲灾
之物
眾父卒　證曰欲述張三世及誅得臣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
而非者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證曰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鍾鼎石
鼓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預臆說也果臣先
於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曰伯仲
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疑詞安可坿會乎　又曰如此

年左氏本文盡闕所書皆坿益也
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證曰此類皆無稽之言
君氏卒　證曰尹與君古文多借以天子之大夫爲隱公之母
而襲公羊母不終爲夫人之說以文之亦誣左氏甚矣且作
僞之意欲述譏世卿之義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遁辭知
其所窮矣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證曰呂祖謙辨之正矣或非左
氏之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證曰此襲當喪未君不稱使之意
而不釋求賻之非禮豈既葬而求金幣免於譏乎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證曰鄙倍之辭且子遭弒安能

饗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
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
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
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
冬齊鄭盟于石門　證曰杜氏長厤以庚戌爲日誤蓋歆之徒
急於坿益而失考耳
書曰公矢魚于棠　證曰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据傳云則公不
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
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
按釋詁矢有陳訓左氏首尾皆言觀魚或舊文無陳魚而觀
之五字坿益者見左氏有射意改經作矢魚又改左氏訓矢

爲陳而增入書法故國師公顛倒五經之罪公羊與左氏均
受其病矣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證曰庚申者緣經辛酉而坿會也既移
五月於庚申則盟艾當仍辛酉而次下乃合獨仍夏字於盟
艾而去其月日顛倒若此心勞日拙矣惡之易也必非尚書
文隨手又述尚書心術如見周任之言或出他傳記或卽出
歆等臆撰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而此節尤與本
事無涉其先得我心乎
初戎朝于周　證曰述戎衛及責不死位義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證曰鄭安得祀太山亦安得
祀周公此欲述搢取王田之罪耳

八月丙戌　證曰丙戌月誤說同三年庚戌
無駭卒　證曰欲迷疾始滅之義故言卒而後有氏族八極時
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之法且公羊所謂氏乃公子非展
氏也
六月戊申　證曰戊申之誤說同三年庚戌　又曰十年左氏
文闕
滕侯薛侯來朝　證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踐土之載書坿
會其說然經書會次序皆本主會者爲之踐土以齊宋序蔡
鄭衛上浩油仍以蔡序衛上祝鮀之言亦出坿會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證日滅人之國逐人之君專封
其臣下是而知禮孰不知禮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君
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證曰君子之文疊見亦拙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證曰凡例皆坿益之辭
公之爲公子也　證曰此隱六年輸平事非爲公子時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證曰羽父方欲粉飾討賊豈肯不成喪禮
以自表其弑君之迹此欲迷春秋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

隱公篇

元年　證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三年公會杞侯於郕杞求成也八年冬紀侯來
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十二年盟于曲池平杞莒
也按紀子進侯來朝加月杞公黜子之義何氏師承不可易

矣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
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
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八年之文亦出坿會而仍
經紀侯之文亦緣經紀季姜之文明於日星不能改爲杞季
姒矣是年左氏文闕
二年春　證曰孔父夫子六世祖欲迷正色立朝之節而爲此
謬說倘左氏舊文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矣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證曰翬先君之罪人故去公子今君
之力臣故加公子乃曰修先君之好如歆之仕莽眞漢之公
族哉
父在故名　證曰老臣稱字正也父在之說無稽矣　又曰是

年左氏文闕秋冬之事欲迷經去二時之義
再赴也于是陳亂　證曰今左氏以佗爲五父史記陳杞世家
以佗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是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
爲桓公弟與史記同隱索今左氏以桓公子躍爲厲公經于
躍去葬謚不可攷蓋史記据世本及左氏舊文固與歆所坿
益本不同也
秋王以諸侯伐鄭　秋大雩書不時也　證曰兩言秋者是作
僞者失檢之明證
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證曰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
地名眞春秋家言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證曰卽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

欲述經去二時之義是年左氏文闕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證曰晉入春秋以前晉
乘蓋畧晉世家所据萿世本及左氏春秋舊本今本左氏不
合者多出歆等坿益
冬曹太子來朝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巳子篇年月無考說見
莊二十有六年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
篇年月無攷亦出坿會
十一年　證曰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
似不必比坿春秋年月也
十二年　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

月亦無考
十三年　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繫此年也
書不害也　證曰以天災爲不害的是歆之謬說是年文亦闕
十六年　證曰是年亦闕衛宣公篇蓋毛詩家言辨見顧棟高
說衛世家以夷姜爲宣公夫人非烝於庶母也又曰伋母死
則亦非縊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　證曰戰者内敗文如升陘可徵也歆欲顚
倒其義而於經文妄增夏字尤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　證曰遭弒而云知所惡君子人與
是年文蓋闕諸國始末叙次草草或采他書坿益
桓公篇
元年　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攷
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
十三年　證曰文闕
十五年　證曰文闕
十七年　證曰文闕
鬻拳可謂愛君矣　證曰愛君以兵是非君子之言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杜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
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
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正義曰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
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
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證曰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
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
必比坿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
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
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坿
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俱陋不足亂眞也然歆
雖畧改經文顚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志所列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坿
傳又非劉歆之舊而坿益改竄之跡益明矣
二十七年　證曰此年左氏文闕每於年終分析晉事坿益之
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惠之二十四年晉

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坿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經文如日月增一古文本轉可相校而左氏之眞不可復見則其罪尤不可追也

二十九年　證曰文闕

三十年　證曰樊皮之事未知在是年否楚元事宜續二十八年是年蓋闕

三十一年　證曰文闕

莊公篇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證曰閔公時年八歲安能爲此何卲公言得其實矣

齊仲孫湫來省難　證曰公羊經傳明于日星作僞者既失檢

慶父如齊之經妄造此說後復兩言湫以彌縫之亦勞且拙矣

閔公篇　歆所造春秋古經有此篇非古也

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證曰欲迷伯討之義也

是年文闕遷邢封衛事已見前賜費之事以意爲之

初晉侯使士蔿　證曰來告一語所增也使士蔿事宜續奔屈下

許男面縛銜璧　證曰文本昭公四年坿會者往往取前後舊文而演成之誣及武王微子則妄甚矣

禘而致哀姜焉　證曰祔廟不得言致洎令夷壽母以妾配尊之事說詳公羊箋篇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證曰君存稱世子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自天子逹於子男一也作僞者見書沖人非在喪之稱因變之曰小童不混於夫人自稱乎又見經有宋子陳子衛子而鄭忽出奔鄭伯伐許不稱子則僅曰公侯曰子不知忽不稱子以正合伯子男之義伐許不子無子道絕之於子行也春秋之體異於禮經若禮世子喪畢當受國天子而後成君豈無王而自立者哉凡例之謬不勝舉也

鄫季姬來寧　證曰季姬之越禮僖公之失教邾人之殘忍經文甚明知此謬者多矣莫知其非左故耳

乃舍諸靈臺　釋文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舜杜注亦不得有有自後人加也盧學士文弨攷證四十

七連乃舍諸靈臺數在內靈臺杜有注鄖縣釋文有音則本不連在內故定爲四十二字　證曰此文見列女傳文小有異同服杜以後尙有改竄而世人習爲故常者則歆以前之汨亂尙堪辨邪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證曰經在十五年僞傳已演之此故作重文乎抑失檢乎

師滅項　證曰經爲齊桓諱而不疑於魯者以內不言滅也歆不知耶抑故汨亂之邪

宋公使邾文公　證曰果爲宋襄所使經宜以宋襄首惡此事自以何卲公爲得實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證曰須句邾邑也果以國滅來奔反

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鄫子故也鄫子僖之壻也不書不告八也　不書亦不告也　證曰以赴告之文視春秋宜乎經可續也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證曰頗頡有從亡功而殺以徇所謂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介葛盧聞牛鳴　證曰周官夷隸之屬掌非周公驅猛獸之意歆蓋欲緣此互相發明昆陽之敗虎豹股慄亦何益哉

僖公篇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　證曰此類蓋古術法非左氏之文履端于始謂氣朔同日古法以爲術元舉正于中謂中必在其月歸餘于終謂中氣在晦則大餘小餘滿一月下乃置閏也注

疏似未得劉歆意國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曰杜預長術既違五年再閏又非歸餘于終但据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術也春秋分記云長術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術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強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術通鑑目錄用之

躋僖公　證曰三誣君子妄甚鄭祖厲王蓋緣左氏記鄭災有徙主祏於周廟之語以后稷況僖以后帝況閔又以姑況閔以姊況僖說詩之君子固如是擬不於倫邪證以國語之文眞僞立判矣

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　證曰是見商君開阡陌而寓言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證曰經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於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閏位爲正統宜其爲國師嘉新公矣此條因汪孟慈之問而發之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證曰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云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所謂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邪固卽此文公孫固也六卿之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攷宋世家諫泓戰者卽子魚非固也年

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之子與今左氏絕不相合是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偏置其妃黨也弗勝而反爲所殺耳若大司馬固權重六卿俱爲公族同官日久忽比於新主喪之昭公而自戕其黨類且爲亂兵所殺一例絕不握兵而與公族素不相知者左氏善於事必非其舊且此文末云昭公卽位而葬何有闕文將去羣公子則既卽位矣欲去羣公子而與樂豫謀豫諫又不聽俱非情事衆也者襲公羊曹殺大夫傳而失之晉

三郤鄭三穆不衆於固與鄭乎言非其罪而不名則孔文荀
息仇牧洩冶皆當其罪而胥之不死君難者反非罪乎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證曰旣殺公孫固卬卽爲大司馬矣
樂豫舍司馬以讓卬何爲乎大司馬公子卬旣握兵節且樂
豫亦戴族又有讓卬之美乃因王姬而殺卬非情事也王姬
不見禮而主謀以殺公黨亦非情事也此篇宋世家及年表
俱不載當非舊文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證曰子叔姬之罪
公羊信矣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此史公所
據舊本也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齊昭公於文爲不辭
於事爲失實徒欲以汩公羊經義故縱淫人亦可醜也

秦人巴人從楚師　證曰羣蠻從楚子盟楚子在臨品而庸已
奪氣子越子貝之隊如破竹耳此所謂左氏善於事也緣經
增設一語便失敘事之意

文公篇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證曰自此
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志矣非論語仁比干春秋撥亂世之
義也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證曰尹氏立王子朝
以朝奔楚亦非罪乎
書有禮也　證曰以入國納亂爲禮何紕繆若此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證曰人火亦天也春秋別大小書
之耳內不言火有小災如大災自治貴嚴也外不言災治人
以恕也四國同日俱災如亡天下君子懼焉宋書災存王者
之後也周災不志志者天黜周命而災中興之禮樂聖人因
存爲二代之後變京師爲成周見其義焉火公穀作災當從
之非與陳火爲例也

宣公篇

楚人以重賂求鄭　證曰凡例以稱人而執爲執有罪固不可
通矣鄭自受盟于蒲經未著其背中國故執之非伯討也作
僞者以其例不可通遂誣爲受賂而與楚會又飾子重救鄭
不知楚自盟蜀之後恃其强暴再駕伐鄭後復潰莒入運豈
以重賂求鄭者哉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證曰鄆固莒與齊魯相接之地然經
於四年書冬城運於此書楚人入運不蒙莒潰言遂明內之
鄙邑也且潰國都重於入旁邑某莒邑不書也書潰之義亦
非僅責無備滅者上下同力效死勿去之辭潰者下叛上之
辭凡例亦以民逃其上曰潰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結
之雖日繕完城郭亦同於梁亡而已
晉人止公使送葬　證曰同姓侯非會葬是爲得禮不爲辱必
不諱也猶去葬自因殺趙同趙括僞傳不知妄云諸侯莫在
無譏甚矣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證曰晉楚同盟經文不見有無未可
知要與會于瑣澤無涉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證曰負芻之罪處不必立之地不待子臧奔喪反國而自成君耳果殺太子經當書之

成公篇

公請屬鄫　證曰莒人滅鄫之事經文及公羊傳注皎如日星矣此篇及世子巫如晉會于戚滅鄫取鄫之傳皆僞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證曰經自爲中國諱故迂迴其文子駟之罪於討徵舒崔杼等例之矣若僅据赴告爲文彼權臣弑君未有不以疾赴者左氏尚不肯据以爲文而謂春秋主於討亂賊者專爲亂賊所愚乎以此釋經宜其旨也

士鞅奔秦　證曰秦伯之問不可閒隔橫安書[illegible]增入之蹟宛然左氏必不爲此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證曰經書衛侯衎出奔齊則非僅赴告之文矣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證曰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於豹與會而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奔君命以始終也自劉歆等妄增書法而鄭賈服杜紛紛聚訟本不足辨去族非滅國如無駭大逆如翬遂不著此例卽以此文而論豹正得聘禮出竟專行之義況公命爲季孫所誣苟圖私便不恤國體豹所深知者乎自僞書法出而縱秦檜之奸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曰乃盟晉楚爭先與黃池之會辛丑盟吳晉爭先文法正同今於乃盟之下羼入書法一例乃盟專屬叔孫豹必非左氏舊文也

書先晉晉有信也　證曰晉中國之伯屈建卽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此坿處乃眞舊文也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證曰姚姬傳以明主爲三晉以後之稱此時魏亡已久適見其誣耳今按史記明主作盟主要爲魏人所託自是確論季札時安得有十五國風雅頌得所之詩孔沖遠反以古詩三千餘篇爲史公謬說識亦卑矣

襄公篇

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證曰經書楚子麇卒無變文則圍之弑疑也昭四年慶封言弑其君兄之子麇蓋亦傳聞之語圍所篡者幕而素有無君之心人多疑其弑麇殺梁亦有弑其君弱其孤之語弱其孤者謂廢幕而奪

之位耳亦未必殺之也

墍齊平齊求之也　證曰此襲公羊會及墍例而坿之杜預誤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年猶復出衛人書盟以別內及外平之文則此之內墍齊平甚明也杜氏不惟不察作僞者之狡猾又不達作僞者之文理

陳災　證曰詳裨竈之言左氏亦作陳火作僞者欲比坿其天火曰災之例而改之

宋衛皆如是　證曰左氏此篇蓋得之鄭書宋衛以下緣經坿飾之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　證曰此非敬天命之言
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　證曰晉人從王取郊經不必書書者擅取天子邑也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證曰以食我爲助亂則受賂枉法者得志矣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證曰齊豹非大夫故竊諸盜僞傳又謂求名不得亦非齊豹之倫彼大夫相殺臣子弒逆豈盡如桓溫之說遺臭萬年爲大丈夫者邪此等議論似有理而大亂眞其不講於何氏之例王札子矣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僞者比坿經文而失檢耳

昭公篇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證曰不稱夫人者春秋以哀爲未踰年假以見妾母不得稱夫人之例本不必赴於異邦也爲之築宮使公子主其喪祭正也
雨不克襄事禮也　證曰卽欲以禮也二字釋經亦宜全錄經文作僞者至襄公以後亦甚草草矣
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證曰不稱夫人卽不稱小君矣曰不成喪誣哀甚焉自春秋諸侯皆以尊妾母爲孝而不顧卑其先君是傳所謂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證曰興役功既畢而以君命告城何爲不時亦何煩赴告葢經書城爲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奸土功也久不葺俟其圮而要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煩數解也

定公篇

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證曰季姬之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坿會葢經例外取內邑非內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讙復邾而歸讙假外警內之明文也
孔子與弔適季氏　證曰昭公雖取同姓於哀猶之適祖母也卽不成喪夫子固必不弔於季氏豈季氏得爲喪主乎

哀公篇

證續經之謬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　證曰經書晉州蒲先幽後弒移十二月之庚申于正月下謹嚴詳密如此杜以彼處有閏十二月庚申實在正月知不然者何邵公亦明術算其所言可信也且弒君之罪重矣何暇詳其先幽後弒哉執爲中國討罪之辭豈可以臣下施之君上旣曰陳恆又曰齊人孔穎達引僞例曰齊君無道以縱釋陳恆之罪大違夫子請討之義
庚戌叔還卒　證曰左氏不載作僞者見左氏固有不詳經事之體而著之
有星孛　證曰經無此闕疑法
成叛　證曰經無此書法
晉侯伐鄭　證曰据左氏及晉鄭世家是時晉臣專兵君若贅

旒安得自將伐鄭於事實不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證曰言納于戚則入衛不書如鄭突入櫟不復書入鄭也卽書之亦不當言自戚如衛衎歸衛不言自陳儀也書輒來奔則責以拒父亦大失經意子還成卽蹣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謹書於傳記宜也而坿於經則經爲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劉歆之徒狂悖如此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是深惑於左氏親見聖人之說也

坿證

悼之四年　證曰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獲麟後五十

年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四終

漢軍樊封舊校
[illegible]汪鼐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五　學海堂

左氏春秋考證　武進劉逢祿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證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證曰夫子之經書於竹帛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邱明蓋生魯悼之

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指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

漢相張倉厤譜五德（索隱按張倉著終始五德傳也）　證曰厤譜五德或據摭及左氏春秋不曰傳左氏春秋也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證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　證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於公羊師得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

非記事之史也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證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累年缺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
厤人取其年月　證曰謂推取經之年月考諸家術如劉歆三統術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術則歆取他書坿之
數家隆于神運　證曰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厤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氏之後而云其處者爲劉氏亦歆之徒坿益也

譜諜獨記世謚　證曰蓋史公所据春秋厤譜諜自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劉杳所謂周譜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於左氏則誣也
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證曰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据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證曰十一篇者夫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傳之篇是也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爲一篇或坿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左氏傳三十卷　證曰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劉歆七畧
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證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坿乎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
左氏微二篇　證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

例之類也
張氏微十篇　證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
虞氏微傳二篇（注趙相虞卿）　證曰志於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卽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於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愚後世者也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證曰此書或因二傳詳於義例畧於事實後人采摭他書如春秋說左氏禮戴記等爲之其書雖亡可補撰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

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邱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鄶季姬魯單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誌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

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證曰班氏此篇叙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按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尙非祕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秘書而後見也

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　證曰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爲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舛悖已稱謚必非論語之左邱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爲失明之邱明循光武諱秀歆亦可更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也

又曰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

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　證曰不肯置對者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也古文尙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又有棄稷周人諱始祖故堯典曰讓于稷契惟帝曰棄則不諱則棄稷篇亦僞託也其餘如史記三統術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眞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固欲存之矣

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
理舊文得以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
證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卽太史公所見古
文春秋國語東萊張敞亦見之是眞本也歆欲立其增益之
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闕稍離其眞耳經自公
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
劉向校補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比增春秋年
月改竄左氏之故
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證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淸河

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
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
之語亦出劉歆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
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
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
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證曰聖
人文約而旨博歆畏其難於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
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左氏亦不
具或逸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
不尚其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誣茂先聖緣飾
經術以崇奸回豈不哀哉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證曰獨舉左氏不復言詩禮書者
歆所竄改尤爲快意也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
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
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證曰改亂舊
章誅意之論哀帝不知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習詩大
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苟和以左氏爲傳春秋

也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
惑宜誅以慰天下　證曰改亂舊章之禍凶于而國害于而
家公孫之議天使之也而數千載不悟何哉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
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　證曰歆傳以章句出於歆
是也尹更始先爲章句之說當是歆所援而託之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
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　證曰
王龔卬成大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薦亦王氏之徒

也孔光雖依阿尙能保位望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丞相而律術及諸五德可坿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諭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卽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貫公當卽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不堂則從傅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兩雹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匄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薦張禹亦歆坿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術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興子衆作春秋雜記條例　證曰今左氏書法

凡例之屬與亦有所坿益矣

范升傳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而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證曰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范辨卿之論甚正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也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

業　證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佁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
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誼耳
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
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
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
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證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
辨今於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焉耳言其北附讖文陋之也章懷太子注謂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
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證曰穀
梁興而公羊義絀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為武子之孫寄

概深矣
李育傳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常讀左氏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
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
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
通儒　證曰何邵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
膏肓廢疾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
之書雖不傳意未盡亡也特未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
謬耳
班彪傳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
國語獨章　證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
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
說文解字敘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
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證曰
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劉歆以祕府
古文書經及左氏附益本賈逵之徒奏詔又以紙易竹帛舊
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歆以博覽詭緯之才顛倒五經後漢從
而尚之儒書日汨可勝歎哉然如左氏受夷舟鰥褎空䆁之
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
孔穎達春秋疏賈逵太史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

作傳　證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
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
卿授張蒼　證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
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
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柰何曰正之正
之柰何曰明智按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
家要言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為楚威王傳
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此春秋
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
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

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畧同吕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

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周官　證曰河間獻王傳言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劉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　證曰王應麟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今按此疏前序光武於成帝前此又混歆於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眞僞

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證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于周此言左邱明與夫子乘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坿會之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

經典釋文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　證曰此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

元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卽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尙左氏不加深察叙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五終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勳新校

道光六年

左傳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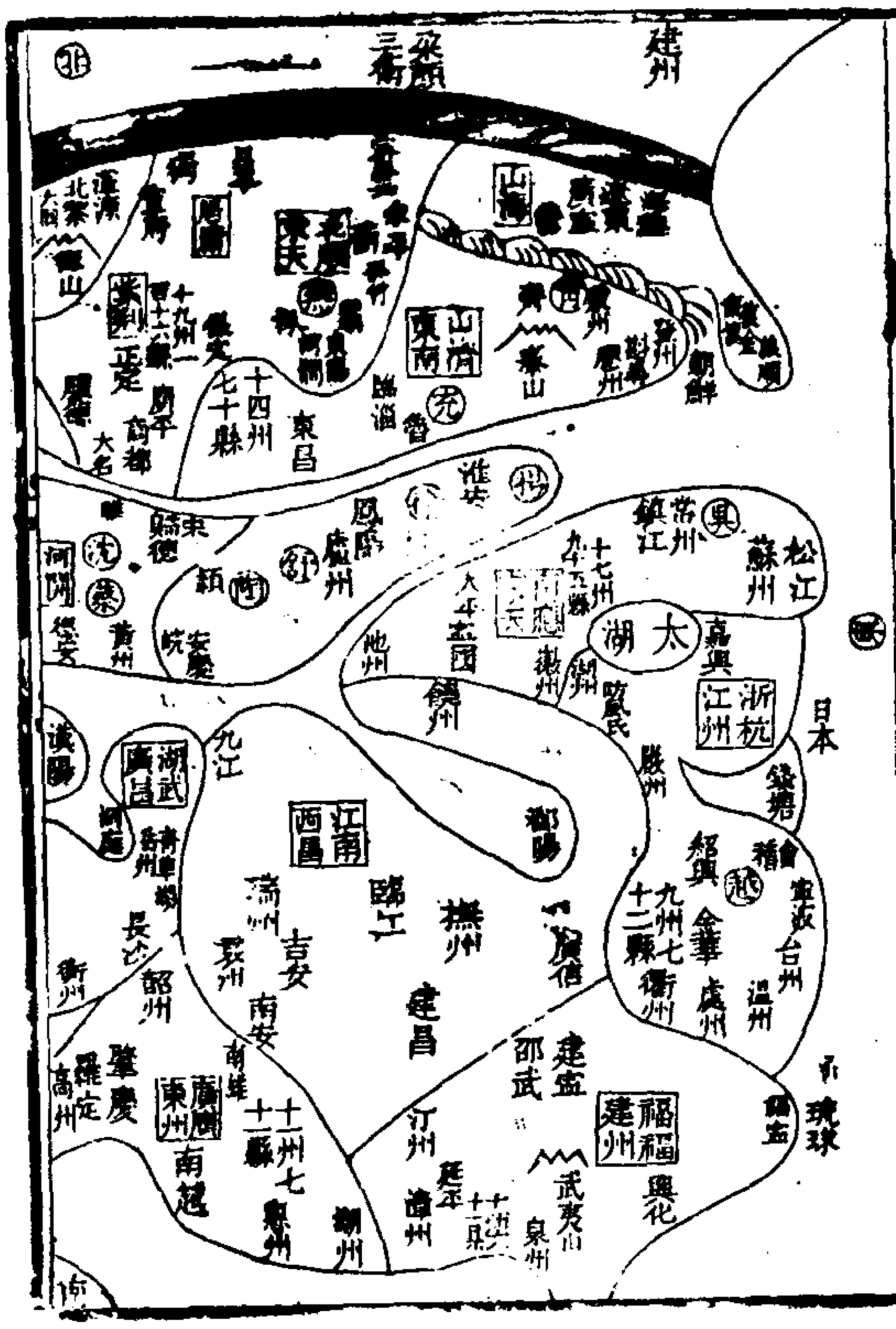
續集俟刻

序

少讀左氏傳於列邦地域茫然不識所在頗有作者盲目讀者盲心之患後館太原唐梅村師署中鐵閣積羣書足供涉獵所遇又多幽營冀荊之士如漢陽張先登前輩少隨祖但麟中丞宦遊四海中年復筆墨生涯黔西李華封觀察皆足跡遍天下縱談輿圖不減武甄數左國世系因考核畧遍然於全傳地域盲於心猶故我也近僕復館遵義杜藴堂師公館天涯地角問途已經訪星宿於張騫尋桃源於漁父考核視往年較晰兼向坊友假地里書鈔閱懷鉛握槧有會處書如入幽險之域忽康莊九軌任我馳驅時而靜坐一室駕尻輪化神馬如梯蓬萊而躡方丈者然數十年盲於心者一旦南針指我矣夫以地輿註釋之難也朱子大儒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以下深谷而張守節云箕山在洛陽城南十三里又云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云嵩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閻百詩云陽城山名在今登封縣北二十八里去嵩山幾三十里猶互証其非一山酈道元註水經專門宋中丞猶謂自相抵梧往往而有況左傳地域千條陵谷變遷城郭隤徙刻舟而求既多殽譌加以枵腹無積累足又蹩躄未出門戶祇憑攟摭微識編輯成書豈非以蠡測

海爲大章豎亥一輩人所心非而目笑者乎抑有說焉三山五城十二樓太史公述之太史公未經一至也不過以高僧畸士獨往之徒流播人間緣秉筆而書耳僕倣爾雅釋地春秋釋地序見閻四書釋地舊名曰左傳釋地書分三卷首繪圖式某地係古某國某國係今某地某地與今某地接壤山川古蹟名宦人物鑿鑿耳食者間附於末俾及門弟子展卷知列國廣輪披圖識九州南北拾人牙慧參已心裁譾駁之譏知不免也著述云乎哉書成正蘊堂師師曰善子盡以不盲於心者不盲於後生小子之心也僕唯唯因問梓人時道光柔兆閹茂皐月寶應范士齡原名人炳譔

序　二


日本
琉球
太湖
泰山
九江
吉安
南安
建昌
邵武
汀州
泉州
潮州
松江
蘇州
溫州
台州
臨江
撫州

圖

地里圖式以尺幅盡萬里之勢繪者頗難位置僕於丙戌余月詳加攷核合西周春秋一統志為一册寬窄不無稍跡而大致星羅碁布庶覽者瞭如指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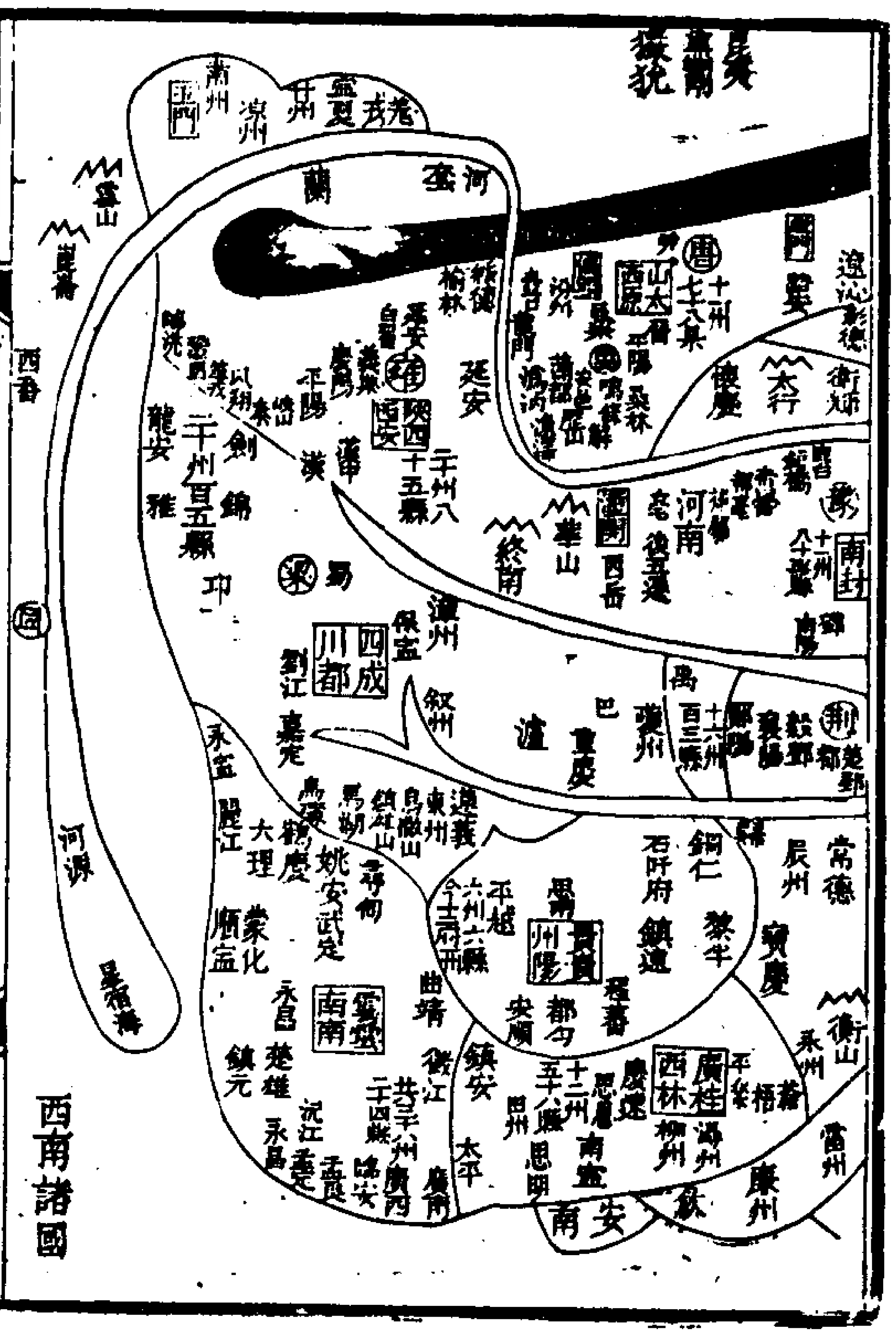


圖
河
蘭
西番
崑崙
雪山
延安
陝西
西安
終南
華山
西嶽
河南
太行
四川
成都
敘州
瀘
巴
重慶
嘉定
劉江
保寧
遵義
貴州
貴陽
鎮遠
銅仁
石阡府
黎平
都勻
常德
辰州
寶慶
衡山
永州
雲南
大理
麗江
姚安
武定
蒙化
順寧
永昌
鎮元
楚雄
曲靖
廣西
桂林
柳州
梧州
平樂
鎮安
太平
思明
南寧
潯州
廉州
雷州
安南
河源
星宿海
西南諸國

左傳釋地卷一

寧遠西軒氏范士齡原名人炳著

左 氏丘明名與孔子所稱非左丘此名丘明彼名明也王尚書辨[illegible]徵君亦沿其說莫妙於朱子曰觀左丘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

隱公 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母聲子據臣子言之故謂公

宋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陳鄭衛之境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陶唐氏遷閼伯于此微子封邑府城西協忠祠祀張巡許遠以雷萬春南霽雲姚閭配人物則周有原憲字子思宋有張方平字安道

魯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寧海州高密縣沂州等處周公子伯禽封邑古蹟有昌平城嶽雲樓一名杜甫臺靈光殿手植檜名宦則漢鍾離意王尊三國裴潛南北朝

張華原明山實李崇人物聖門最盛列女如敬姜黔婁妻貞彪炳千古

邾 曹姓山東鄒縣左滕費右鉅野汶水流其西北嶧山峙其東南與江南徐州府接壤

蔑 魯地泗水縣東有姑丨故城在龜蒙二山之西汶水之南滕縣之北

鄭 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鄶地乃徙其居是爲新丨滎澤在北許在東南中牟在東北隸河南中境

鄢 鄭地丨陵縣商高宗廟在焉

黃泉 案閻百詩註濁水也不如杜註地中之泉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沈泉與丨丨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宿 小國山東東平州東寧陽

祭 國名伯爵河南開封府東北[illegible]城

郎 魯邑山東□□縣東北丨城魚臺郎魯棠邑丨

申 姜姓河南南陽縣北丨城南陽本夏禹之國為申伯鄧侯封地

共 國名輝縣古丨伯國

號 丨叔東丨君也帝王世紀以西丨為仲羅泌國名記為丨仲封西丨叔封東號乃謂叔為西號仲為東丨誤也吳仁傑曰傳稱丨仲者仲後稱丨叔者叔後西丨後為晉滅此東丨為鄭滅棄後東丨在汜水縣東汜水邑乘序云古東丨地

制 一名虎牢河南汜水縣西東號國在縣東

京 河南滎陽縣東南丨縣故城

廪延 河南延津縣北秦酸棗射陽臧洪約諸郡大會除董卓弒逆即此

潁谷 登封縣有丨丨

紀 姜姓山東壽光縣古斟灌氏地屬青州府

夷 妘姓即墨縣

黃 宋邑河南杞縣儀封南雎水西陳縣北中牟縣東嬴姓光州西丨城是

衛 姬姓武王封弟康叔于丨竹書紀年尚書大傳□世家漢書地理志及春秋定公四年皆辨成王封康叔于丨河南丨輝府淇縣古朝歌地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形勝則左孟門右大行南濱大河西限上黨名宦則漢虞詡唐崔珏人物則周史鰌蘧瑗卜商甯戚高柴端木賜吳起荊軻漢向長南北朝李彪

號 西丨國河南陝州虎牢故倉之東成皋潁水之西馬岑山北武陵縣南與丨叔所居別

翼 邾地山東費縣西南

潛 魯地近戎

□ 中□□□故丨城

莒 巳姓□云□□□吳之後山□中州

向 江南懷遠縣西塗山西北

極 山東魚台縣西丨亭

□ 魯地山東魚台縣東

□ 古邑□東昌邑□

石門 齊□□□□北與論語不同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大南第二門名丨丨諡魯城門蓋郭門□□□□關定子路自外反魯雍有□□□□此丨丨李批大踏

齊 姜姓封太公望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古營邱名宦則晉有曹攄字顏遠人物則周有杞殖華周黔婁騶衍王蠋田單顏蠋子奇魯仲連漢有鄒陽主父偃江革薛方晉有左思唐有房元齡

號 陝西寶雞縣丨丨城在岐山鳳翔汧水南陳倉斜谷棧道北□□□聚熊耳山西在省東南與前丨又別

溫 河南丨縣左武陵右懷慶前大陵後大行名宦則漢王渙字稚子人物則三□□□□伯槐

□□ 洛陽縣

盧 齊地山東濟南府長清縣

濟 禹貢導沇水東流為丨

陳 媯姓舜後河南丨州人物漢則賈山鼂錯鄭當時諸公

杞 姒姓武王封夏後于丨河南丨□□□□邑雎水環東中牟迪西桑□會南太康接□人物則漢范丹三國□宜五代高順

牟婁 杞邑山東諸城縣｜｜城春秋杞都邑與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不同初封杞卽今開封杞縣索隱曰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都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卽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于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為城焉杜元凱曰又遷于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賛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去初封已于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徵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徵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肆晉人曰夏餘而卽于夷禮也哉附錄徵君釋文

清 衛邑山東東阿縣

蔡 姬姓叔度之後今上｜新｜二縣新｜在河南息城北上｜在新｜西北鄢陵召陵在上蔡北臨潁在上｜西北

濮 陳地

棠 魯地山東魚台縣有觀魚台接在宋魯之界春秋｜邑有三伍員子尚為｜君在六合縣齊｜公之妻閭氏為在卽墨縣孟子棠邑閭氏為萊邑後漢志北海卽墨縣｜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為齊有是孟子所指之｜邑也與此別

郕 文王子｜叔武之後山東寧陽縣

長葛 鄭邑河南｜｜縣

山沃 晉文侯弟成師封邑山西聞喜縣界北走平陽南峙太行

翼 晉舊都春秋絳邑今｜城縣

隨 介休縣東有古｜城與鹿台山沁源相接

衛敘 ｜邑河南汲縣

燕 南｜國姞姓黃帝之後汲縣西

文 齊地山東[illegible]陰縣西北｜[illegible]

鄂 晉邑山西鄉寧縣河津孟門山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九原直西

周 采地陝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山如大牙原如長蛇終南山梁山屬焉[illegible]宇[illegible][illegible]入廟孔明稱人[illegible]則唐寶威李淳風

滕 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山東｜縣古｜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古[illegible]小邾子國在今[illegible]縣東南二十六里｜鄒相去僅百里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與江南偪陽等縣接壤

中丘 魯邑山東沂州｜｜城

垂 衛地山東曹州北

祊 鄭祀太山之邑山東費縣治郎古｜城

瓦屋 周邑河南洧川縣南｜｜里

犬邱 垂也

防 山東費縣蒙山泗水汶水在西北嶧山在南蒙陰沂水在東滕在西防山鄒曲阜又在西在魯西南境上

菅 宋邑

郜 山東城武縣

防 金鄉縣在費縣直西與雷澤近山東西邊疆

戴 國名汴[illegible]府 考城彰[illegible]
鄧 魯地當在兗州府境
老桃 宋地[illegible]濟宣 城北[illegible]鄆城
薛 黃帝後[illegible] 滕縣南[illegible]城
時來 郲州[illegible]河 南滎[illegible]
許 河南許[illegible]木爲東北邑新鄭爲西北邑鄢城臨潁襄城其南邑也人物則潁有荀淑荀巨伯陳寔字仲弓[illegible]邸長荀靖荀爽荀彧陳日紀陳[illegible]
鄔 河南偃師縣嵩山枝[illegible]王崎其西汝水流其南孟津環其北[illegible]省稍西北境
劉 河南偃師縣案廣輿記河[illegible]府形勝云左成皐右澠池前伊闕後大河洛邑爲天地之中
蔿 偃師孟縣之闕

邘 河內縣丨台鎮古邘城
原 濟丨縣丨鄉王屋在西武陵在東汝水在南
絺 河內縣丨城
樊 卽陽丨濟源縣
隰 武陟縣丨城
攢茅 修武縣北
向 濟源縣丨城
盟 津在孟縣南
州 河內縣東
陘 懷慶府西北一名丹陘

隤 修武縣北故丨城
懷 武陟縣有丨縣故城凡十二邑有蘇忿生之田俱河南省
息 河南汝寍府丨侯國楚太子建白公城
蒐裘 魯邑山東泗水縣丨丨聚龜山西曲阜東
桓公 史記名允世族譜亦名軌隱公弟母仲子
越 近埀地
稷 宋地
鄧 蔡邑疏云賈服以丨爲國丨國去蔡甚遠蔡鄧謂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丨國
郜 有南北二城北爲丨國南爲宋邑俱山東城武縣
雒 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

楚 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于丨湖廣荊州府江陵縣東連晉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潭北據漢沔古蹟句亶王國熊渠立長子康爲句亶王卽此關羽江陵城章華臺絳帳臺油江樓等處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
條 晉地山西安邑縣中丨山太行直東箕山東南歷山王陽直西北豫州境
干畝 山西介原縣有丨丨原
陘庭 翼南鄙邑山西翼城縣東南熒庭城卽丨丨也
嬴 齊邑山東泰安州案閻氏釋地云丨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蒲 衛地直隸長垣縣
諸 魯山東諸城縣

汾陽

欒 晉□大｜氏邑□□｜城縣

芮 姬姓國陝西朝邑縣｜城

魏 山西芮城縣河北｜城東歷山北中條山西首陽山北豫州

秦 嬴姓伯翳之後周孝□□非子爲附庸邑之｜陝西鞏昌府□水縣｜□□川險阻襟帶蜀□禹貢雍州之域□文井鬼分野

祝 ｜丘山東沂州境

州 姜姓國山東安邱縣有淳于城

曹 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國定陶縣禹貢徐兖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山川有雷澤泥水菏蠡湖人物漢有魏相晉有卞壺唐有李勣宋有張齊賢

繻葛 鄭地

成 魯地山東寧陽縣境□山西東平東一名夫鍾｜□□

隨 姬姓湖廣德安府｜□□城有驌驦陂因左傳唐成公有兩驌驦馬□名名□□有李繁韓愈鄴侯詩插架三萬軸選□不再讀是也

□ 高平國鉅野□有目｜□｜｜魯地孟子｜｜蒙齊人閭氏以□□魯｜｜地得姓氏爾雅日左高日｜｜

襄 湖廣襄陽府周□□□□□□西蓮山南南漳北光化名勝則朱夫人城□仲宣樓梁文選樓劉琦臺諸葛亮宅麗□□□孟浩然故居杜甫□王粲井

鄧 曼姓襄陽府東北｜城與南陽府｜州別

郟 王城河南洛陽縣西有｜鄏陌

沈鹿 楚地湖廣鍾祥縣東鹿池虎牙山北｜溪沮水源東遠安西在省東北界

巴 姬姓國四川保寧府｜縣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府屬又有南江郎古｜國案四川極東日｜東石門｜山極東北有大｜岑小｜岑東北哥岑西又有東｜皆非也傳所稱｜乃蒼溪保寧東邑始寧龍門闕南邑景陽營山北邑東｜其章西邑又有水日｜江｜州水流曲折勢蒼｜字故名

鄖 見下

梁 嬴姓陝西韓城縣南有古少｜城□□山南

荀 山西絳州西聞喜縣東紫金南安邑冀山東北曲沃縣

賈 山西臨縣｜鄉

桃邱 衛地山東東阿縣西有｜｜

虞 姬姓國山西平陽府解州東吉｜城舜畿內地南歷山東安邑中條西芮城首陽見下襄公

共池 山西平陸縣西｜山

惡曹 杜注缺

折 地闕

夫鍾 見成

闞 魯地山東汶上縣西｜亭

貳 國名湖廣應山縣境

軫 國名應城縣西

鄖 □名安陸□古｜城

蒲騷 鄖邑應城縣北

絞 鄖陽府西北國

州 監利縣|陵城
蓼 河南唐縣南與南已浙川鄧州桐柏同隸南陽府域在省西南
郊郢 湖廣安陸府地
祭 鄭地直隸長垣縣|城方山荊山南荊州枝江北隸省北境
曲池 魯地|阜縣東北
穀丘 宋地山東曹州北
虛龜武父 皆鄭地直隸宋明縣西南
句瀆丘 穀丘也
羅 熊姓國湖廣宜城縣有|川城
賴 河南汝寧府息縣東北國新蔡在其西南城在其東居省東南

鄀 水名
盧戎 南蠻湖廣南漳縣東前東山後谷城左峴嶺右保康隸省極北地
荒谷 按荊州記||水名
冶父 荊州府東||城
渠門 鄭城門
牛首 河南陳留縣西南||城桑間在西儀封在東鄢陵在南陳橋鎮在北省東北域
艾 齊地
年 國名山東濟南府東|城華不注山西陶山北禹城南青州之域
葛 嬴姓河南寍陵縣|城
深 鄭別部河南禹州

袤 宋地江南宿州
華 衛地山東|縣北為|亭故城歷山北樺山東西境案孟子有|之野註|國名未指所在元和郡縣志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三十五里古|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今商邱縣穀熟鎮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如所亳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是遙遠矣
一
趡 會地
奚 魯地山東滕縣南|公山下|邑嶧山西
濼 水名山東歷城縣西北
首止 衛地河南睢州東南|鄉葵在葵邱考成西南居省東北隔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美
郱 山東臨朐縣朐山在青州中齊與山近故日臨朐伯氏駢邑

鄑 昌邑縣
部 安邱縣西南|城
鄐 山東臨淄縣東|城東阿縣西南|下聚
滑 鄭地河南睢州|亭案與前首止同境
郳 附庸國犁來名山東滕嶧二縣|城
穀 齊地山東東阿縣故|城
葵邱 出在山東臨淄縣西○今杞||有三一為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西為此會也一汾陰與此連管所戍者別
棼姑 山東西與縣東濟姑城
貝邱 博興南|中聚郎||

乾時　山東博興縣北
洙　水魯城北下會泗
生竇　齊地山東青州北
棠阜　山東蒙陰縣西北夷吾亭與新泰縣近
長勺　魯地
乘丘　魯地山東滋陽縣西
荆　楚本號丨後改爲楚
莘　蔡地河南汝縣與衛別
譚　山東歷城縣東南丨城
雩門　魯南城門

蒙澤　宋地河南商邱縣北丨丨
蕭　宋邑江南徐州府丨縣北有丨城與豐沛碭三縣屬徐
北杏　齊地山東東阿縣
遂　穀梁國也林解舜後山東寧陽縣西丨鄉
柯　齊阿邑東阿縣
鄄　衛地山東濮州東
大陵　鄭地河南臨潁縣北大陵城
滑　國都費姬姓河南偃師縣南古丨國在天息山陰嵩山西
鹵　宋地考城縣境
權　國名湖廣當陽縣三面沮水北丹山

那處　楚地荊門州東南在下津地東
津　楚地湖廣枝江縣後當陽前九岡右宜都左荊州距東荊門州數百里
蹟陵　黃地河南光州西南境
湫　湖廣宜城縣在那楚津北數百里
溫　蘇氏邑
王城　河南密縣境
虎牢　河南汜水縣西丨丨城北敖倉南馬岑東成皋西大陵居省中央
玶　號地河南澠池縣界桑南陽府有澠水蓋其地也又考熊耳山北澠池在省西北存黍
酒泉　周邑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丨丨
祭　叔采邑

蕭　魯附庸國與上黍看
扈　鄭地河南原武縣北丨亭
徐　嬴姓子爵與秦同祖伯翳江南泗州北有徐城豐沛蕭碭四縣其屬邑也
絳　晉所都也春秋新田地山西丨縣古蹟有趙盾哺饑坂李讒書危孝子塑落碑宋淳化勒石丨帖
洮　會地山東濮州南丨城
城濮　衛地
郿　魯下邑山東平州西
大戎　唐叔子孫別在戎伏者陝西延安府境東北有兌戎城西南有戎城在省東此與晉接壤
小戎　陝西肅州衛西爲行都司西北俱有雪山隸省西北再西越西涼浩莊河大雪山即界黑水河
驪戎　陝西臨潼縣東丨丨城

[illegible]　山西隰州東｜子故城

二屈　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或曰二當爲北

[illegible]門　鄭外郭門

桐邱　河東許州東北

諸防　皆魯邑

郭　山東東平州東｜城集紀附庸小國

魯濟　濟水歷齊｜界在齊爲齊｜在魯爲魯｜此｜｜也

申　楚縣

薛　魯地山東滕縣東南｜城案與嶧山近

秦　魯地山東范范縣南

梁邱　近宋山東城武縣東北｜｜山山南｜｜城

小穀　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莘　號地案此太姒所產之國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與衛｜別

遾泉　魯地山東曲阜縣南｜｜

閔公　名開世族譜名啓莊公子母叔姜

落姑　山東平陰縣界

耿霍　皆姬姓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城｜州西有舊城

陽　山東沂水縣｜都城郎｜國

滑汭　｜水出隴西木之隈曲曰｜

夷　魯地

熒澤　有二狄勝衛者當在河北與鄭州｜｜不同

共滕　皆衛別邑

曹　衛下邑詩作漕與前｜國在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者別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

聶北　邢地山東聊城縣東北｜城

夷儀　邢地直隸邢臺縣西｜｜城

檉　宋地河南陳州境

偃　邾地當在山東費縣南

酈　魯地

犖　即檉一地二名

虛邱　邾地當在山東費縣界

汶陽田　姜曰汶水北地山東寧陽縣境案閻氏引曾氏曰汶有徐州青州之分論詳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瑯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濰者別案兗州府係禹貢徐兗之域與汶上在費縣北泰安縣東南泗水縣東北｜｜｜與費同賜定是兗州又汶直西數百里歷泰安平陰寧陽東平四縣南界爲汶水合鉅野北二鄆城東二汶不同又案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見爲求大

楚丘　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古｜｜城極省西南階東黃河道西北濬西南去靈昌甚遠

下陽　山西平陸縣東北爲故號｜｜城近萬泉解州安邑聞喜芮城等縣與前虞地參看

[illegible]　西名河南息縣新蔡蔡在曲北南頓在北居省南域

封　宋地山東曹縣西南

屈產 山西石樓縣東南｜｜泉春秋晉時有馬飲此產龍駒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縣劉昭注後漢志亦謂｜｜有驥馬與左傳同

冀 山西河津縣東北｜國河津古耿國祖乙所都在孟門山東

顛軨 平陸縣東北七十里｜｜坂

鄍 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有虞故｜城

江黃 楚與國見上江黃注

桑田 虢地河南靈寶縣

舒 廬州府舒城人物則漢文翁名黨三國周公瑾名瑜見下

陽穀 山東｜｜縣東北｜｜故城

陘 楚地

召陵 ｜｜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北西十五里括地志並同齊桓公寡人南伐至｜｜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小顏小司馬並云熊耳在順陽縣北陽縣東山有兩峯狀如熊耳因名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臨湍臨湍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閭氏謂既非導洛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積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縣者又非逆摩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蓋別一能耳山距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望之｜｜於楚齊之不大得志也以子文爲介尹城濮于楚晉之得大得志也以子玉爲令尹案河南陝州熊耳與｜｜同屬孫州鄢城隸省中陝州隸有西意即其地

穆陵 司馬貞史記注曰淮南有故｜｜門是楚之境案江南省圖西界新蔡縣南有陘陵關所謂南至于｜｜蓋即其地

無棣 遼西孤竹服虔謂太公受封竟界姜炳璋以爲不然

方城 山名竹山縣東葉縣南廣輿記葉古廢子國括地志楚子雩中國遠山界[illegible][illegible]｜｜楚重[illegible]

漢 漢陽府城北嶓冢[illegible]漾東流爲｜即今｜口爲四海商賈衝要甲于天下

新城 即曲沃山西聞喜縣舊名桐鄉伊尹放太甲于此秦左邑漢武帝過此聞破南粵因名聞喜人物則晉有裴秀彥秀裴叔則楷郭景純漢唐有裴守約行儉裴宏中垍裴中立度[illegible]司東[illegible]宋有趙元鎮鼎

弦 河南光州西南｜國城

道 河南確山縣東北｜國

柏 河南西平縣西｜亭西地俱在省東南與楚近

新城 鄭新密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與上別

武城 楚地

小邾子 即郳黎來

甯母 山東魚臺縣東魯邑

洮 曹地山東濮州西南｜城

采桑 山西寧鄉縣西｜｜津

葵邱 姜炳璋引經史問答｜｜有三一在齊一在陳留之外黃一在汾陰杜預以此｜｜爲外黃然愚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當時晉不服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illegible]者考｜必也至晉國赴會以孔言而反是歲獻[illegible]亦卒[illegible]爲之討[illegible][illegible]若孔乃爲不復西畧此其[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蔡之｜｜方合按在外黃者[illegible]地河南考城與[illegible]介汾陰者晉地山西滎河[illegible]此說與聞若豫圭[illegible]留者別

高梁 山西臨汾縣即鄉寧縣東有｜｜都地名梁墟

韓 陝西｜城縣南地名｜原在省極東北梁山西南蒲城東南潼關華陰

鹹 衛地直隸開州東南在省極南
雍 秦都陝西鳳翔縣南古｜城寶雞在南汧水在西岐山在東大台山在北隸山西東南境
絳 晉都
緣陵 杞邑山東樂昌縣東南
鄫 禹後山東嶧縣東南｜城
沙鹿 直隸元城縣東山
牡丘 今山東聊城縣東北｜｜
匡 衛地直隸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陽虎嘗暴于｜孔子弟子陽刻為虎御後孔子亦使刻御故 楚別
厲 楚與國湖廣隨州北｜鄉

婁林 徐地江南虹縣東北
華山 陝西｜陰縣西南在省東邊界北則梁山也
解梁城 山西臨晉縣東南｜城省之西南隅
鹽台 陝西鄠縣東
高粱之虛 一陽哭起而橫亘故知其為高粱在二陰之間故知其為高粱之虛或又以｜｜因此得名非也今山西臨汾縣有粱城
陰 山西平陽府霍州呂甥食采邑禹貢岳陽即此又食采於
王城 陝西朝邑縣東
狐廚 山西襄陵縣
受鐸 未知其在

昆都 平陽府東｜｜聚
英氏 楚與國江南六安州西｜｜城
項 或曰淮夷與國也齊滅之桓方事東略滅｜不足以威淮夷況｜近于魯魯不能越國而滅傳謂齊
鄑 滅之是也
甗 齊地山東歷城縣界
訾婁 衛邑直隸滑縣西南｜｜城與僖三十三年別
大雝之社 山東沂州境
梁 秦取
南門 杜言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改名高門
鹿上 宋地江南太和縣西

孟 宋地河南睢州｜亭案晉太原府｜地春秋仇猶國西與杞近東去定陶遠隸省東北
薄 宋地河南歸德府西北有亳蒙即｜也
任 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為｜城縣後漢為｜城國今山東濟寧州鉅野東去古郕城僅百二三十里並孟子弟子屋連明日即可往問禮洪王伯宗龔張元節儉皆產于此
須句 山東東平州東南｜｜城曲阜西北
顓臾 費縣西北｜｜城
汎 河南柘城縣北水
伊川 周地｜水
魚門 邾城門
柯澤 鄭地

緡　宋邑山東金鄉縣東北與濟寧迎
焦夷　皆陳邑江南亳州
頓　國名河南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上蔡其西邑也陳直北息直南近省東南邊界
五鹿　直隸開州極省南或東近海
盧柳令狐郇桑泉臼衰　山西猗氏縣西南令狐城西北爲｜｜臨晉縣東桑泉城其東北爲郇｜臼衰今在解州西北
緜上　山西沁源縣｜｜城｜山即介推自焚處也
管　河南鄭州治廢｜城
[illegible]　六國皆文王子
昔[illegible]　[illegible]陽界
雍[illegible]　[illegible]

畢原　｜｜有二一在渭水[illegible]｜｜名畢郢文王莫在焉武王墓在焉原[illegible]成王葬於｜史稱｜在鎬東南杜中地迫終南韓愈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岔蔽｜｜野是也一在渭水北之｜｜則名｜陌秦惠[illegible]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隔僅一里元和郡[illegible]｜｜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illegible]白里無山川[illegible]井深五十丈[illegible]氏[illegible]剡滄咸陽[illegible]故都秦二世[illegible]漢[illegible]陵是也[illegible]商所封[illegible]在長安縣西[illegible]美註非
酆　鄠縣｜[illegible]
應　河｜[illegible]魯山二縣界
蔣　[illegible]皆武王子
[illegible]　[illegible]縣西北
邘　[illegible]縣南[illegible]近

甘　昭公王子帶也河南洛陽縣西南｜城｜水
坎欿　周地河南鞏縣東｜｜
汜　鄭南｜襄城縣也
南陽　晉｜河南｜｜別之域
修武溫　[illegible]地日南陽
[illegible]　天文張分野在晉山南河北故謂之南陽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縣也
修武溫｜｜地即南陽其地如孟君徵閭之域
之南｜｜武｜｜地如孟子魯則魯其陰趙註山南日陽山必齊之南地泰山之陽則魯魯故其陰則齊岱山陽
傳齊齊之地稱泰山之陽者魯之甲欲一則註山南曰陽
臣｜齊下桓使高子將｜界者之魯甲立欲一戰齊有公屬又齊公羊｜
杜詩邑則｜人所指｜與此不立同信公名而有城之魯又公羊註｜
左傳晉樂李善劉寬羊積人物則與周此不同信名宜則不疑漢召信
班固晉樂廣孔寬羊朱則周范同名宜
本柱商晉驩之唐張巡韓翃董禽漢直不疑卓茂
小國南樂劉驩之朱唐張巡穆張衡范蠡漢直不疑卓茂
都　小國河南淅川縣西
商密　鄀別邑南淅川縣西上

析　楚邑一名白羽河南鄧州南｜限山
向　莒地山東莒州
酅　見上
蘻　楚同然國湖廣師州｜子城
睽　楚邑
被廬　晉地
城濮　衛邑
踐土　河南榮澤縣西北｜｜臺
河陽　河南｜｜縣西古十｜城晉地
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由衛南而東汲郡河南衛輝府

歛盂　衛地直隸開州東南｜｜家屬大名府省極南地

襄牛　河南省直北睢州

有莘　故國名接山東曹縣界見上

衡雍　鄭地河南原武縣西北｜｜城

孟諸　河南歸德府治東北｜｜此乃｜澤麋水草之交

宛濮　衛地

介　東夷國山東膠州西南似在齊邊與龜島近

翟泉　洛陽城內古城在洛陽縣東北

昌衍　山東曲阜縣東南防山麓旁

函陵　河南[illegible]鄭縣北

氾南　此東[illegible]中牟[illegible]南

焦瑕　晉河[illegible]二[illegible]邑[illegible]南

帝邱　顓[illegible]隸開州｜｜城

濟西　自棠陽東曹之西

清原　山西稷山[illegible]西北

殽　函谷關河南永寧縣北｜山杜詩二陵風雨自東來是也

嘗其　鄭地當[illegible]州

箕　山西太谷縣東南｜城又｜山爲平陸邑相傳許由隱此閻氏曰在洛也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山北

郇城　[illegible]｜國河南[illegible]縣｜[illegible]北

左傳釋地卷二

寶應西郵氏范士齡原名人炳著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

戚　直隸開州北有衛古｜城

匡　河南扶溝縣西｜城此與直隸長垣不同

彭衙　秦地陝西白水縣東北

垂隴　河南滎澤縣東北

沈　河南汝陽縣東南

茅津　山西古虞地平陸縣南秦穆公曾渡此津[illegible]｜｜渡也

王官　山西臨晉縣南｜｜城司空圖隱此谷中建休休亭上[illegible]柱峯高插雲表棄財帛免于難

郊　當爲臨晉平陽閒小邑

邧新城　秦邑陝西澄城縣東北古新城｜亦當在澄城境

六　江南六安州北國名

蓼　河南固始縣東北案廣輿記六｜卽鳳陽府霍邱周封霍叔邑

甯　晉邑獲嘉縣西北

董　山西聞喜縣東｜屋又｜地陂一名豢龍遂卽姚封｜｜氏豢龍之所

郫　河南濟源縣西｜亭與山西垣曲縣接界

偪　譜以偪爲國名地闕姞姞姓女也

郜　山東泗水縣東南｜城與蒙山近

令狐　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地古郇國文王子所封

扈 河南原武縣西北

臺陰 晉地

刳首 與令狐接

狼淵 河南許州

壺邱 陳邑河南陳州南境

厥貉 闕

少梁 陝西韓城縣南｜｜城邦山蒲城在西南胥東界地

北徵 澄城縣西南

商 楚邑陝西｜州

期思 河南固始縣西北楚孫叔敖所産地也

承筐 河南睢州西

鹹 魯地

麇防渚錫穴 ｜地湖廣鄖陽府岡關在北武當在南極者西北城防錫麇地

鄋瞞 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疏云｜｜是國名

長邱 宋地河南封邱縣東｜｜亭

郚 山東沂水縣北｜｜城此爲東｜｜成公四年城｜｜西｜乃今東平州九年楚入｜｜則又莒之别邑

[illegible] 齊邑山東東阿縣東北

夫鍾 郕邑

巢 吳楚間小國江南盧州府｜城西｜湖

河曲 山西蒲州東南隅古舜都春秋蒲坂

舒 江南｜｜城盧江縣境羣｜偃姓｜庸｜鳩｜蓼｜龍｜鮑｜龔之屬見上

羈馬 晉邑山西蒲州南｜｜城在夏后少康邑榮河縣西

沓 闕

棐 河南新鄭縣南在許穎水之北

桃林塞 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

繹 邾邑山東鄒縣東南山即嶧山洞府玲瓏巖竇崎嶇[illegible]縣南

魏人在東 河北縣于秦爲在河東

新城 商邱縣西南

廬 楚邑湖廣襄陽府城南

蕭 宋附庸

句黽戾邱 魯邑

鄟邱 齊地山東東阿縣境

大林陽邱訾枝 楚邑｜｜荊門州西北訾枝莊子云堯伐叢枝即訾枝也

阜山 湖廣房縣南與馬安建鼓諸山相連

百濮 夷名

庸 楚小國在建鼓竹山西極省西北境

選 當在枝江縣南與滋杪｜同交界

阪高 楚陵地當在襄陽府西

句澨 楚西界當在均州西與下臨品同城

裨儵魚 庸三邑魚四川奉節縣

[illegible]闕風
[illegible]武當山[illegible]在省極北域
[illegible]均州界見上
[illegible]一名黑壤晉地

鞏　周地河南洛陽縣名宦周周公旦名公奭漢祝恬李膺董宣袁安王渙周紆唐李果人物周申伯仲山甫蘇秦漢賈誼劇孟郭[illegible]唐長孫無忌賈王張說房琯朱程顥程頤尹焞种放

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左右有池疑此即是山東臨淄縣西

宣公　名倭或作接又作委文公子毋敬嬴

平州　齊地山東萊蕪縣西丨丨城

棐林　鄭地河南新鄭縣東

北林　鄭地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

大棘　宋邑河南睢州西棘城

焦　晉河外邑河南陝州城內

陰地　晉河南山北自上洛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

首山　山西蒲州東南案河南府襄城丨丨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丨丨其一也山西河南接界意即其地

赤狄　隗姓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古黎侯城即古黎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

郔　鄭地

陸渾　河南府嵩縣一名方山三國時高士胡昭隱此躬耕力學閭里嚴事之漢末孫狼作亂至丨丨相戒曰胡居士賢者不得犯其境一邑賴昭以安

郟鄏　河南

葉　江南丨縣南有古丨城案江南當作南陽府地有玩龍臺名宦周沈諸梁漢王喬人物漢高鳳

郯　國名山東丨城縣西南

向　莒邑

鄖　國名湖廣安陸縣有鄖城古鄖國也省極北隅

夢　澤名今湖廣雲丨縣唐詩雲丨澤指此

邢丘　河南河內縣東南

萊　山東黃縣東南丨子國

黑壤　山西沁水縣西北

平陽　山東新太縣西北之故城

舒蓼　一國也杜云二國非[illegible]異國丨州舒鳩舒庸皆丨也丨丨江南廬江縣西有故丨城

滑　水名當在今江南盧州府東境

吳　姬姓今蘇州府城內吳[illegible]元和吳三[illegible][illegible]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illegible][illegible]曾孫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闔閭以後並都焉戰國爲越其地東際[illegible][illegible]西控震澤南帶錢唐北濱京口山川沃衍江南都會唐張繼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即其地也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蹟則蔡經宅張融宅范文正公義宅梁鴻墓響屧廊白公堤虎邱五人墓言偃宅

越　姒姓浙江紹興府禹會諸侯計功於此命日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于會稽奉禹祀號日於丨其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襟海帶江東南要會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勝蹟則禹穴蘭亭墨池蕺之墓曹娥碑陳囂宅飛翼樓戴安道宅

根牟　山東沂水縣南

柳棼　鄭地

辰陵杜解鄭地河南陳州西南｜｜亭

櫕函狄地

沂楚地當在河南眞陽縣境案與徐州青州接壤

郹楚地當在河南項城縣境

夏州湖廣江｜縣在武昌西又武昌東大治北黃州南省之東北界

淸丘直隷開州東極省東南府

邲鄭地河南鄭州東有邲城

郔鄭北地

敖鄗二山河南滎澤縣西北當與太行王屋相近

淸一名淸原山西稷山縣西北有｜原城

晏山東齊河縣西北有晏城寰宇記謂之晏嬰城桓子嬰父名

潞山西｜州府｜城縣東北有[illegible]城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古蹟有後子城俗傳後子封此恐非名宦宋有劉安世

曲梁直隷永年有｜｜故城

輔氏晉地山西朝邑縣西北｜｜城

稷山西聞喜縣南有｜[illegible]下有｜亭卽晉侯治兵處

留吁山西屯｜縣南前屬赤狄種

鐸辰當在山西潞安府境

斷道晉地山西沁州東｜梁城

蜀魯地楚盟諸侯大夫于｜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赤棘晉地

茅戎當在山西平陸縣

新築衞地直隷魏縣南｜｜城

鞌穀梁曰去齊五百里

袁婁去齊五十里

靡笄山名今千佛山山東濟南府南十里

華不注山名在山東濟南府城東北陸應陽稱其虎牙桀立孤峯刺天留青日札不字讀入聲者誤也惟伏琛亝記引虞摯作柎讀如跗言此山孤秀如華柎之注于水也

楊橋魯地山東泰安縣西北

棘汶陽田之邑當爲直隷肥鄉縣北

鄤邱輿皆鄭邑

展陂許地

鉏任泠敦俱在許州境

梁山陝西韓城縣極東東冀州南蒲津蒲城北今李岑洛山西大器麻山岩山｜｜至岐下須踰宜君大器麻山部城洛水河滸化石門山涇河郃岑南扶風北乃至岐山麓下

蟲牢河南封邱縣北有桐牢亭

鄟附庸國

汾太原府城西水源發于管涔山下河在介休西北水流至西南孟門山汾水岑等處遂合

澮出平陽入汾

鄬 吳地始見經

馬陵 衛地直隸大名府東南丨故城

州來 楚邑江南壽州北

渠丘 邑名山東安邱縣

鄇 溫別邑河南武陟縣

檀 周邑河南懷慶府

赤棘 晉地

滑 丨國都于費河南偃師縣胥靡城南

涑川 出河東今山西蒲州東北涑水城

新楚 秦地陝西朝邑縣境在[illegible]城南蒲津蒲城北

鍾離 楚邑江南鳳陽縣

新石 楚邑河南葉縣境

沙隨 宋地河南甯陵縣丨丨城

汋陵 丨陂夫渠丨丨[illegible]宋地河南甯陵縣南丨丨城

鳴雁 河南開封府杞縣北

鳴鹿 陳邑河[illegible]邑縣西[illegible]

鄆 魯西邑

貍脤 闕

凷消 城[illegible]有水今丨川縣

逌 河南林縣西北林慮山丨水出焉

清 山東唐邑縣東南丨城

釐虺[illegible]駕 楚四邑江南廬州府境

彭城 係[illegible]

虛打 闕

朝郟[illegible]幽邱 皆宋邑

襄[illegible] [illegible]午成公之子定姒所[illegible]

祁 太原府丨縣丨[illegible]奚地有丨奚墓周黨墓人物則漢王允[illegible]溫嶠唐王珪溫庭筠

鄐 山西恒曲縣東南

洧 河南西華縣境丨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丨與溱合水經亦云余嘗讀酈道元註與丨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湨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丨水一

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見四書釋地案頫純孝伯廟在此

呂留 俱江南徐州境丨疑即桐山縣呂梁洪謝元破苻堅堰呂梁之水以通運道即此丨城沛縣東[illegible]過高祖處

犬丘 河南永城縣北丨丨集

虎牢 屬晉

巨櫟 孔政近城地

雞澤 衛邑直隸廣平州東北左出周右邯鄲北鉅鹿南大名府

鳩茲 吳邑江南蕪湖縣丨丨港

繁陽 楚地河南新蔡縣北繁滋

無終子 山戎國名直隸玉田縣西||城
有窮 英山縣境
鉏 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城
斟灌 山東壽光縣東北即春秋紀邑
斟尋 青州府濰縣西南
過 萊州府治
狐駘 邾地山東滕縣東南
善道 地闕姜註引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吳善道地道光乙酉声閑經顯係此通塲不知何指今釋地得解足徵林源未[illegible]遠待問津無武壽人耳[illegible]
盱眙 江南泗州||[illegible]環山為城東連賓應西接鍾離人物則周陳嬰

城棣 鄭地河南陽武縣北
棠 萊邑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
費 季氏邑龜蒙崎于西北鳧嶧聳于西南沂水流其東滕已接其西
鄅 鄅地
郲 鄭地
巖 鄭地
中分 鄭城中里
柤 楚地山東嶧縣泇口
偪陽 高氏曰楚與國案今沛縣號||或即其地
著雍 晉地

霍人 晉地
訾毋 音無宋地
牛首 鄭地見上
梧制 皆鄭地
陽陵 仝上河南許州西北
亳城北 同上
蕭魚 同上
向 河內軹縣西南|城詩經註東都畿內今懷慶府孟州河陽縣是
瑣 新鄭縣北
濟隧 水名

楊梁 歸德府東南
邿 濟寧州東南音詩
窀穸 王若虛曰塚壙之名耳見已穴也杜訓長夜誤
庸浦 楚地
防 武仲私邑
棫林 秦地即咸林陝西西華州
釗 魯城外近地
遄 魯城
郕 孟孫邑
海陘 魯隘道

桃 同上
陽關 泰山東寧陽縣東北丨丨故城
旅松 近防邑
純留長子 二邑俱山西潞安府
梗陽 晉邑山西清源縣丨丨城
京兹 平陰縣東南東平州嵩山之東
雍門 齊城門
揚門 齊西門
東閭 齊東門
郵棠 即墨縣南古丨鄉

濰沂 二水名
汾 襄城縣東北丨邱城今河南開封府封邱延津之南陳留空桑之西
魚陵 鄭地今汝州
胥靡獻于雍梁 三鄭邑河南偃師縣東南丨丨城
梅山 滎陽東北今鄭州西南丨丨
祝柯 山東長清縣豐齊鎮北丨丨城一名督揚城
柯 地名
武城 泰山南城在山東費縣西南丨丨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丨丨曾子所居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史記加南于丨丨上者別于魯之北有東丨丨也觀四書釋地可見兗州之嘉祥縣註云南丨丨子游宰此本鉅野之地入更名曰嘉祥

高唐 山東禹城縣西南古丨丨城華不注山在東南棠邑在西南夏津武城在北案丨丨在東昌府
灑藍 齊地
澶淵 衛地近戚田直隸開州
漆閭邱 山東鄒縣二邑防山近
商任 鈌
轘轅 關名河南鞏縣西南丨丨山
著 晉邑
雍榆 晉地直隸濬縣西南丨丨城西有衛水西南爲靈昌極省西南域
曲沃 晉祖廟
孟門 晉隘道

熒庭 晉地山西翼城縣東南丨丨城
郫邵 濟原縣西邵原關唐置邵原縣丨丨當是二縣文六年殺公子樂于丨丨
少水 酈道元水經注沁水也晉地案晉省少山水由鹿山大谷西通少陽鹿台二山沁原在焉山澤通氣蓋即其地
東陽 疏云齊晉皆有丨丨此屬晉山東邑河南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丨天文室壁分商河亶甲居相即此春秋爲晉丨丨戰國爲魏鄴地名宦則周有西門豹漢有黃霸人物則漢蓋寬饒郭巨宋有韓琦岳飛
鑄 國名山東肥城縣丨鄉
且于 莒邑山東莒州境
壽舒 莒州邑

陶唐　杜解｜｜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張晏曰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自唐侯升于天子乃治于晉陽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杜非

豕韋　彭姓後世失道商滅｜｜以劉累之後代之直隸滑縣東南

唐杜　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即京兆杜縣陝西西安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為范氏范屬東昌府

介根　莒邑山東萊州西南｜｜城

棘澤　河南新鄭縣東南

舒鳩　楚屬國即荒浦

重邱　山東聊城縣

泮　缺

圉　衛地直隸開州東｜城

雩婁　霍邱縣西南｜｜城

懿　戚城西北五十里｜城

戚　直隸開州北案廣輿記趙鞅納蒯聵于此大名南樂縣南

駕棘　皆楚邑棘河南永城縣南

苗　晉邑河南濟源縣西｜亭

南里　河南新城縣南在鄭城外

樂氏　津名新城縣境

廩邱　齊取之以賜烏餘山東范縣東南縣之新安村為羊角城

羊角　近廩邱

高魚　廩邱東北山東鄆城縣西｜｜縣西｜｜鄉

崔　山東章邱縣西北

北燕　姬姓召公奭之後京城大興縣古[illegible]有薊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胡[illegible]　江南潁州

莊嶽　｜[illegible]中要路又見昭十年傳所｜哀六年戰于｜嶽里名孟子註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閻氏訛之案青州府誌｜｜里與古齊城蓋邑城稷下萊邱同隸臨淄境上

朱方　吳邑江南鎮江府丹徒縣負山枕江三吳襟帶百越舟車之會

黃崖　黃水名

虞虢　案閻氏曰杜註｜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平陽府之平陸縣也虢西｜國宏農陝縣東南有｜城余謂河南府之陝州也名雖二省地實相連莫妙于裴駰引賈逵註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為虞國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為虢國虢見隱公叅看案平陸即虞國故址虞芮相讓閒田即此古蹟有王官谷休休亭

豳　周舊國陝西邠州三水縣境詩第十五在雍州岐山北公劉立國于此

鄶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豫州外方北滎波南居溱洧之間妘姓祝融後今鄭州密縣東北｜城

斗城　[illegible]地[illegible]南陳留縣｜｜漢中[illegible]董宣少平生此

任[illegible]　[illegible]｜縣

陽[illegible]　[illegible]城

延州來　季札邑疏云｜延陵季子邑名並食二邑故連及之

左傳釋地卷二終

左傳釋地卷三

寶應西軒氏范士齡原名人炳著

昭公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

大鹵 太原疏日穀梁中國日太原夷狄日丨丨

觀 國名濮州丨城縣西爲古丨國城

黿 書敘與有丨戰于甘之野陝西鄠縣境

虢邳 二國商諸侯

徐奄 二國嬴姓服虔云魯公所伐者丨戎也丨山東曲阜舊城鄒縣直北

常儀靡 二邑

商邱 河南歸德府丨丨縣陶唐氏遷閼伯地列女唐木蘭產此有喞喞復喞喞詞傳于世

汾洮 二水名

大原 晉陽也禹貢冀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西連交城文水縣東徐溝山管涔山南沁原有趙襄子祠五代史潞王從琦與石敬塘同入廟神像忽然起立

沈姒蓐黃 四國臺駘之後

犨櫟郟 皆鄭地丨河南魯山縣東南丨與犨近丨縣名也

雲夢 澤跨江南北唐詩所謂氣蒸丨丨澤是也丨北丨南參看禹貢推指便明

鄗 莒邑

三塗 孔疏山名河南嵩縣陸渾南

陽城 山名河南登封縣北三十八里朱註謂箕山下深谷閣徵君[illegible]說見序

大室 即中嶽嵩山在登封

荆山 湖廣南漳縣保康縣東宜城縣西漳水源發于南谷城山發于北

中南 陝西長安縣南

釣臺 河南禹州之遺址秦呂不韋漢張良生此

景亳 河南偃師縣南

孟津 即盟津河南府嵩山北鞏縣西宜陽東

岐陽 陝西武功縣西北汧水東涇水西南詩經在、之丨葢其地也

酆宮 陝西鄠縣東

塗山 江南懷遠縣東南在莫耶盧州西北吳會諸侯于此

棘櫟麻 皆楚東鄙邑河南新蔡縣北古櫟城江南碭山縣右安陽城即古麻城

夏汭 漢水曲入江今丨口也湖廣江夏縣

庚宗 魯地山東泗水縣丨丨亭

邱蕕 地名

防 山東安邱縣西南

茲 諸城縣西北丨亭

蚡泉 魯地

大庫庭 魯城南有丨庭之虛其上作庫

瑣 楚地江南霍邱縣

鵲岸 丨尾渚今江南繁昌縣西南大江中丨洲

羅汭 水名

南懷汝清 皆楚界

坻箕山　江南巢縣南巢湖之東

乾谿　江南亳州東南丨丨

豫章　當在江南淮水南

房鍾　吳地當在壽州蒙城縣界

虢　燕地直隸滄州境

羽山　案書經羽山有二一舜殛鯀于丨丨傳云丨丨東裔在海中一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丨丨在東海祝其縣南今[illegible]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朐在縣之西北今[illegible]圾西是也山下有丨潭一名丨淵班固志司馬彪志皆云羽山是其地唐崔國輔詩云丨丨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也即閻氏釋地初集見亦相同但此丨丨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丨丨北直沙門島寰羽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丨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然則禹貢之丨在徐域舜典之丨在青域登州三面距海故云海中

魏榆　晉地山西榆次縣西東北壽陽竟西徐溝境此條與祁氐同界

虎祁　山西曲沃縣西姑射九原山南

紅　魯地

根牟　魯東界

商　宋地魯西境接壤宋衛

城父　江南亳州東南丨丨故城

狙　周邑河南嵩縣北有陸渾故城

駘　陝西武功縣南

蒲姑　齊地山東博興縣東南縣丨丨故城

商奄　魯地

肅慎　今盛京

瓜洲　甘肅肅州

虎門　齊寢門畫虎

鄭　莒邑

泉邱　魯邑山東宣陽泗水丨丨人奔僖子即此

不羹　在河南襄城縣東南者西丨丨也在舞陽縣北者東丨丨也

陽　即唐燕別邑直隸唐縣東

鮮虞　白狄別種直隸保定府唐縣丨丨亭古蹟有慕容垂中山城王陵城丹朱鴻郎城

昔陽　藁城縣西南與鮮虞接壤

肥　藁城縣西白狄邑

潁尾　下蔡西江南丨上縣之丨口芒碭山南霍邱縣北蒙城縣西人物則周管仲秦甘羅

平邱　河南陳留縣北丨丨故城古有莘城

魚陂　湖廣景陵縣西北

棘闈　丨楚邑丨門也

訾敖　疏丨丨郟敖並以地名冠敖案不成君無諡者楚皆謂之敖未知是否

沿夏　夏漢別名順流為丨順漢水南至鄂丨一作沿

中人　直隸唐縣

房國　河南遂平縣西

宗邱　楚地荊州歸安府境

鼓 白狄直隸晉州治

密須 姑姓國陝西靈臺縣西

戎蠻 戎是種號丨是國名子爵河南汝州西南丨城

蒲隧 徐地江夏江縣北

甲父 丨丨古國名山東金鄉縣西北鼎其寶也

長岸 楚地江南當塗縣西南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旁曰天門山

棘津 河津名河南胙城縣北

甘鹿 周地河南宜陽縣鹿蹄山丨水所出

鄅 琅琊開陽丨山東沂州北開陽城

鄅人 妘姓國

郹陽 蔡邑當在河南新蔡縣南與息近

蟲 邾邑當在山東濟寧州東境

紀鄣 莒邑山東莒州

聊攝 西界山東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 東界姑水出[illegible]黃[illegible]大齊河尤水故[illegible]小姑河

沛 澤名此與徐州別

南里 宋城內里名

橫 地名

盧門 宋東城南門

舊鄘 故城

桑門 城門

鴻口 河南商邱虞城二縣界

赭邱 宋地河南陳州西北境

皇 涅水河南府境

壽餘 莒地山東安邱縣境

東陽 晉地山東邑

雞父 楚地江南壽州西南

狄泉 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疏云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內

平陰 河南府孟津東一里東南大石山南嵩山

翼 邾邑

離姑 邾邑

訾 河南鞏縣東西丨

墻 白丨村新安縣東北

尹 山西汾州有丨吉甫墓郎古丨城

唐 周地河南洛陽縣東丨聚

蒯 洛陽西南縣

巢 楚邑

乾祭 王城北門

瑕杏 敬王邑

野井 山東齊河縣濟河北岸

曲棘 宋地河南杞縣境

東訾 敬王邑

郈 山東東平州東｜城

卷 音權邑名言使二大夫爲巢｜築郭也

尸氏 河南偃師縣西南般西亳也

施谷 周地

渠 周地河南、洛陽縣

褚氏 今洛陽縣東

崔谷 周地

闕塞 即洛陽伊｜山一名龍門山嵩州古｜｜地在熊耳山南洄水北

圉澤 周地洛陽縣東境

隄上 周地

成周 洛陽

潛 楚邑江南霍山縣東北

窮 水在霍邱縣西

沙汭 楚東境懷遠縣東北

鍾吾 宿遷縣西北

乾侯 晉邑直隸成安縣東南境廣平近西北爲邯鄲邑

祁田分七縣鄔 山西介休縣東北

祁 見上

平陵 文水縣東北人物唐武甄畏禍棄官以詩名

梗陽 清源縣境

塗水 榆次縣西南古蹟孟母宅三徙鄉孫楚字子荊生此孫盛綽皆邑人物

馬首 壽陽縣東南

盂 仇猶國智伯欲伐仇猶不通道因鑄大鐘遺之猶悅除道以迎赤章曼伯數諫六聽仇猶遂亡 今｜縣以上俱屬山西本原府

羊舌田分三縣銅鞮 沁州西南羊舌赤邑

平陽 臨汾縣西南漢張敞生此

楊氏 洪洞縣南漢郅都生此以上俱屬山西平陽府沁州

飂 古國河南唐縣南叔安君名

繒縣 河南魯山縣西北

汝濱 河南嵩縣汝水在縣南下文一鼓鐵鼓量名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

養 河南沈邱縣東｜城

適歷 晉地

濫 滕縣東南

夷潛六 皆楚地｜今亳州｜｜今壽州俱屬江南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史傳不言其母

大陸 禹貢｜｜在鉅鹿北嫌絶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爾雅廣平曰陸按吳澤陂河南脩武縣北

胥 近吳澤僑武縣治

舒鳩 楚屬國

平中 晉地

拔 鈌傳稱曰鄭

皐鼬 河南臨潁縣界

少皞虛 丨丨丨曲阜也在魯城內今曲阜縣有丨丨陵

康 丨叔丨字鄭康成作諡號解孔安國書雖晚出却以丨誥誥丨爲圻內國名既有誥文鄆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篇乎況唐誥洛誥皆以地名正可類推丨叔子丨伯代立豈兩代同一命名之典括地志云丨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其爲地也無疑

中山 鮮虞

豫章 漢東江北松名沿緣也

大隧冥阨 三者漢東隘道按三闕之地河南信陽州

大別 禹貢漢水至丨丨南入江然則此丨小丨在江夏界

小別山 湖廣漢川縣此大別山漢陽縣東北

清發 水名湖廣安陸縣西有石門山溳水經其下卽丨丨

雍澨 水名京山縣西南

雎 楚王西走按今湖廣當陽縣北有沮水相傳昭王西涉處

雲中 丨夢澤中

東野 平子邑

房 補正疑卽防字古卩作目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証

稷 皆楚地丨河南桐栢縣境

沂

軍祥 楚地湖廣隨西南

堂谿 河南遂平縣西丨丨城東上蔡汝寍西西平信陽前確山居省南境

麇 湖廣巴陵縣東丨城

稷門 魯南門

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湖廣漢川界

脾洩 楚邑近郢都荊州府境

匡 鄭地杜解

胥靡 周地

郗 改丨爲郢故曰遷郢子丨

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代周六邑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臨潁縣闕外洛陽縣南俱屬河南

縣上 傳係晉

姑蕕 周地

鹹 杜解衛地

沙 直隸元城縣東

鄆陽關 魯邑陽虎居之三家不敢有

瓦 衛地直隸滑縣東南丨岡集

曲濮 衛地山東濮州境

穀城 河南洛陽縣西北

城 周邑

孟 周邑河內縣西北

大行 山在山西省東南河南省西北陽城在北其山縣山王屋在西淇水衛河滎澤在東武陵河陰虎牢孟津嵩山在南案箕山左丨丨右安邑中條歷山山西省圖東南遼山正東有箕山與順天恒山近待考

棘下 城內地

禚媚杏 三邑皆齊西界媚在河南禹城縣杏當在博平縣

五氏 晉地今直隸邯鄲縣西丨丨城

中牟 滎陽丨丨縣迥遠疑非也索隱曰此丨丨當在河北非鄭之丨丨也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丨丨城岳飛廟扁鵲墓浣衣里羑里城皆在其地

安甫 鈌

夾谷 杜云即祝其也補正在今萊蕪縣說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服註在東海祝箕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

鄆讙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善而歸魯田質疑齊歸三邑杜註皆汶陽明亡廣迋云汶陽與丨丨丨丨異地訊杜合一地爲非極是宙以汶陽爲齊地並議左氏則失考矣僖元年賜手氏汶陽之田鞍之戰齊入歸侵地經書取汶陽田八年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曰敝邑之舊也則汶陽本魯田爲齊得者故茲無還欲其返我而齊人來歸鄆用陽虎藉以奔齊者原非反我汶陽也安得謂左以三邑爲汶陽乎

蛇淵囿 山東肥城縣南

垂葭 收名郹氏山東莊盃州

有虞 河南丨城縣南丨城禹封商均有井水清而味苦唐名臣李鍔嘗之名李令皋李白作碑載此

諸綸 虞邑虞城縣東南

五鹿 晉地

句繹 山東鄒縣境也爲邾子地名與哀公十四年丨丨爲小邾子地名不同見閔氏釋地蓋此見于經彼見於傳也

綎 杜云郲邑

鐵丘 即趙簡子勝鄭

啓陽 山東沂州北有開陽城

中山 鮮虞

負函 楚地河南信陽州

欈李 嘉興府古丨丨在府城西南地產嘉李因名越絕書作就李又云吳王曾醉于此號醉里斗星分野與由拳城陸贄宅近

牽 魏郡丨城故丨城在直隸內黃縣西南丨縣之北

菅父霄 二邑由朿[illegible]公叛晉助范氏故瞿而城二邑經筌一時城二邑民勞甚矣案黃儀孑以丨丨中牟爲無考毋乃爲識者淺與

百泉 河南衛輝縣西北與淇水衛河近在省北方案陝西平涼府涇州丨丨泉眼百出大旱不竭雨省相按但湮所在陝東方之中井是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

夫椒 太湖中椒山江南吳縣西南

會稽 浙江丨丨縣東南山

梁霍皆蠻子邑

豐析皆楚邑丨河南淅川縣西南丨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境在省西南與荊州接壤是以屬楚

菟和山在上雒東陝西商州東

倉野在上雒縣商州東南

少習商縣武闕也

三戶河南淅州縣西南丨丨城案亦屬楚

臨晉邑直隸丨城縣東

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入邑晉地欒直隸丨城縣及趙州北境鄗柏鄉縣北逆畤完縣[illegible]壺口山西黎城縣東[illegible]兒峪

柏人晉邑直隸唐山縣西丨丨故城

萊齊東鄙邑犨公子居也

郲瑕魯有負瑕稱郲以別之杜解備晉姜炳璋解逼郲濟寧州南書城止此

大宜陳地河南項城縣竟楚昭王卒于城父

駘齊邑

及冒淳地名

范門邾郭門

茅見上

繹見上

負瑕魯邑滋陽縣西

豙邱河南夏邑縣西南

揖邱曹縣界

大城同上

鍾邘俱定陶縣界

闡山東寧陽縣本魯丨邑

東陽五梧蠶室山東費縣西南有闞陽鎮即丨丨也費縣西北有丨丨城丨丨應亦在費縣西北

雍芷河南杞縣

邗溝廣陵城下吳王夫差鑿案廣陵即今揚州府其地背淮枕江襟海東南都會丨丨與甓社平望射陽白馬諸湖相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鮑照蕪城賦拖以漕渠軸以崑岡是也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

鄎齊地

犁一名隰山東臨邑縣西

轅禹城縣西北丨城

艾陵齊地

清齊地山東長垣縣

黨氏溝朝中地名

泗沛縣即漢高爲亭長虒丨丨亭班固作碑

雩門魯南門

稷曲郊地名

嬴齊地屬泰山案閻百詩四書釋地云丨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

餘里
博 齊邑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
巢鄖少禘 皆衛地河南睢州有丨亭
橐皐 江南巢縣西南有柘丨鎮
鄖 發陽也江南如皐縣東立發瓌古發陽也
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 六邑宋鄭之間
黃池 陳留封邱縣南有丨丨河南封邱縣西南在省東北
泓 水名
姑蔑 越地浙江龍游縣
戶牖 河南蘭陽縣東北在省東北方與陳留近

西狩大野 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堆
豐邱 陳氏邑
郭關 齊關
雍門 齊城門
逢澤 河南祥符縣南
邱輿 山東費縣西輿城
泂汭 水名
平陽 直隸滑縣東南丨丨城
慎 江南潁上縣北丨城
頯黃氏 吳地寍國府境

盼汝 闕封丨水至丨水
昆吾觀 衛有觀在于丨丨氏之虛案即古帝邱直隸開州西南
戎州 戎邑山東曹縣
潞 齊邑
蒙 山東丨陰縣西南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即東丨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下有顓臾國
鄾 楚邑湖廣襄陽縣東北古丨子國初屬鄧後屬楚
冥 越地
艾 吳地江西寍州西
顧 齊地山東范縣東南丨城本傳儒書二字困學紀聞云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于李斯

舟道 齊地
甬東 越地吳王爲越滅居丨丨浙江寍波府是也定海縣東有翁山一名翁州即丨丨
犂邱 隰也山東臨邑縣丨丨亭
鄆 齊晉界上邑
城鉏 近宋邑直隸滑縣東有丨城與黃河道近西爲靈昌又西爲衛水
五梧 魯城南鄙
沃宮 宋都內宮名
空桐 地名虞城縣丨丨亭
空澤連中 丨丨宋地河南虞城縣東丨丨館名在空澤中遺地高二丈
唐盂 地名

平陽 山東新泰縣西｜｜也

濮 水名

南里 在鄭城外傳凡三見

聃 文王子季載國于那處湖廣安陸縣那口不知何年滅于楚十八年傳遷權于那處則｜之滅在權前見顧復初大事表那處見前

南 逸周書云｜國名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之國

房 昭十三年許胡沈皆小國道｜申皆故諸侯荆荆山孟康註楚封吳夫概于此故日吳｜司馬貞史記索隱日吳｜縣名屬汝南

中牟 前解本杜元凱說已悉索隱第云屬河南見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圖註顧復初云余應聘修河南通志見｜｜縣載佛肸墓以爲笑談及檢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以鄭圖田佛肸墓一齊收入承誤已久黃儀于無考之言洵然

甥 成序東
男 蘇來 校字

左傳釋地卷三終

左傳杜註辨證六卷

左傳杜註辨證序

金壇段玉裁譔

左氏古學肇亐劉歆漢書歆本傳載歆治左氏訓故歆學未大行賈逵服虔始沿其緒亐是有賈服之學漢魏間兩學並大行晉有杜氏輯解之而賈學漸微服杜猶並稱焉隋大業以後則服氏之學行亐河雒杜氏之學行亐江左自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而服學遂廢杜氏本集傳中太守諸說亐李芟繁務簡欲期明而反晦緣事依倚復略古而自見後之言左氏者僅知元凱之長不知有賈服之舊唯劉光伯規杜衛冀隆難杜皆發明其義然元凱之疑誤豈惟長歷非法短喪兇禮可議至國朝顧炎武惠棟皆有補正而顧氏弟子尋繹經文裁以己意定爲删廣掇賈服舊注而亐此學一變又博采京相璠土地名左百兩漢漢志及酈元水經注發源江省修證其里歷之謬許其車法之謬極見精確近見程𦧅所左傳翼疏三十卷凡異亐杜氏者悉詳錄之其言精密然卒未嘗審度是非持以公論也左氏有古文不可強解皆古文假借字太據皆不轉爲專一類有古義不可興餅皆有麥麴亐曰麋有肉醬窮亐曰麋專之渝攘公之羭一類有脫文不可遺漏皆施亐夷狄稱天子施亐諸夏稱天王施亐京師稱王一類有古韻不可牽㩻者如貫窺尾衡㴋而爲芊裔焉大國滅之將

以芊以酉韻一類得傳殿辯證一書既博且精咸脊根
柢之其亏經里之學能據毛詩尙書訂漾水入江呂後
猶得稱漾自元凱誤讀禹貢導漾節過三澨之亏大別
南西句遂沿誤千有餘季鮮能發曚者此辯證之功西
最鉅後之言左氏者當推是編西本覩鉅製云歲嘉慶
庚午正月二十日

左傳杜註辨證自序

桐城張聰咸

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葢其原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由是章句訓詁於古義爲備其書皆行於魏亂於晉而衰於隋絕於唐矣故隋書經籍志猶載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左氏傳條例九卷服虔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自杜氏集解出而晉宋以下服杜遂并立國學此北史所以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左傳則杜元凱也然隋志猶謂其先通左氏者唯傳服義及於隋而杜氏盛行服無師說然杜既行而劉炫衛冀隆周樂遜輩卽有規難發違諸作至於唐作正義復專成杜氏一家之學而其時如權德輿及宋之鼂公武又議其錯傳分經矣竊以爲杜解之乖於義者大端有四長歷非歷也抉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而鄭漁仲以爲杜氏通星歷則淺識矣論喪短喪也詳列於顧棟高杜注正譌衰而是時博士殷暢猶爲強相證會則亂禮矣釋軍制則車法徒法不分釋田賦則丘賦甸賦莫辨東吳惠氏棟始博採侍中太守之解誼京氏相璠之土地名證以秦漢子書爲補注六卷洵足以延不傳之緒其功爲鉅然子慎解傳歷用太極上元姜岌已駮其失惠雖未及詳亦終無以閒執信杜者之口惟婺源江氏永獨能據唐一行歷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正長歷之繆據

周禮鄭君車有卒伍注以辯軍制之譌予猶惜其說散見於經義中未有專帙也今參以末學之見更證之羣經諸子及漢志載子駿說之可證會者悉蒐輯之其辭繁而不殺誠欲使劉鄭賈服之古義今時猶得闚其緒餘亦知杜解多本之舊說而刪逸其精詳更易其義例轉不若韋叔嗣之注外傳猶存賈侍中唐尚書之舊也至訓詁之小誤地理之參差則有顧亭林補正江慎修考實與夫惠君之補注皆各詳其說焉一丈器之又廣援郡國志水經注以補松崖之未備然杜氏地理之大乖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僞書傳及後之言地學者皆沿其誤竟無有起而正之者此予之急欲明辨也歲嘉慶己巳十一月二日錄於錢唐寓齋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隱公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杜注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

正義曰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㚒魯作𠂤手文容或似之案說文㚒部𠂤下云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郭忠恕汗簡字云旅）史記魯世家嘉天子命徐廣音義云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司馬貞索隱曰魯字誤蓋未達古文耳）鄭氏註士冠禮云古文旅作臚則知𠂤爲古文之魯古旅又別自爲臚許叔重蓋從今文讀也（後漢書光武帝紀野穀旅生章懷賢注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案魯旁加禾蓋後人以義爲之非是）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尙少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卽位傳

賈侍中云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鄭司農云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撰）案司農之說是也如杜解則惠公薨而隱公始奉桓公爲大子是魯有大子而無君隱公幾若贅旒矣正義徇杜謂賈鄭之說皆誤殊繆○傳文立卽古位字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

神位鄭注位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古文尚書堯典女耐暮禽彝觥立位亦爲立東晉諸儒於古文甚疏如此類可見

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案公羊定十二年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漢儒解經者率據此釋雉之義然堵數悉不相合詩毛傳古周禮說見正義皆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許叔重異義戴禮韓詩皆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五誤爲一據此則雉長四丈何休註公羊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案何說與尚書傳周禮匠人皆不合其云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經無正文鄭康成註儒行云環堵面一堵也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註檀弓上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詩鴻雁箋引公羊傳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據此則雉長三丈周禮匠人鄭司農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曰高度廣曰廣詩鴻雁正義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雉與鄭板六尺不合用此依毛傳一丈爲板故疑五堵爲雉爲五丈諸儒皆從公羊氏五堵爲雉獨元凱吕爲三堵曰雉正義引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詩鴻雁箋誤引爲二丈案周禮賈疏亦依公羊說據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三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雉皆爲丈之義此甚明晰據坊記鄭氏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其實度廣吕廣名皆得通故異義戴禮言雉言長四丈何休言雉二百尺惟鄭說爲長杜當依鄭云五堵爲雉案大戴禮主言篇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蓋取雉之義也惠氏半農易說曰雉棲于桀劣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丈侯伯城之里數自鄭氏已不能定詩鴻雁正義引鄭駁異義曰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故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矣禮坊記鄭注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周禮典命賈疏引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尚書無佚傳見周禮典命賈疏今本在多方篇蓋時人以之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見詩文王有聲正義今本誤五爲三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今本誤三爲一鄭氏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吕推此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三步三分之一非

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介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鄭皆兩解咸案周禮典命上公侯伯子男其國家宮室各眡其命數鄭氏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此說其最通與賈公彥云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匠人疏曰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此以雉爲丈之證然鄭云

雉長三丈案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據長三丈則九雉爲二十七丈周禮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筵則八丈一尺七筵則六丈三尺尙不及九雉之半則賈氏云雉長三丈爲三雉其近之與周禮封人置其絼司農注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案詩緜縮版以載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謂之縮誤當爲繩余疋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疑雉當爲束築版之繩也

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杜氏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案杜氏短喪之議本欲苟合當時其漸至于誣經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詔議皇太子喪制唯預已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援此傳已爲既葬除服諒闇之證案晉書杜預傳載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垂示將來觀此知釋經必在建議之後不可不辨顧氏亭林補正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是也

有蜚不爲災註蜚負蠜也

案漢志自劉歆已來說左氏者皆以爲負蠜子駿云

介蟲之孼子政云蜚色青近青眚也咸竊有三疑洪範五行傳云蜚趙一作越之所生漢書五行志南越淫風所生則眚不應有一疑也有則必爲災如經書螟螽之類然傳云不爲災二疑也有不爲災而漢志已爲嚴公取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三疑也案蜚有二解玉篇云獸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海經又蜚蠜也余疋釋蟲蜚蠦蜰郭注蜚即負盤臭蟲邵氏晉涵云說文作盧蜰當從之蜚又名負蠜廣雅云負盤蠦也一名蠦蜰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已余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邵氏曰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蠜也是蜚亦有負蠜之名也山海經東次四經又東二百里曰大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

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魯竟在大山之側蜚見而不爲災爾經故不
書然先儒相沿以爲負盤幾不可復正顏師古註漢
志駮劉子政以爲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不知
向所據者正南越之蟲春秋經傳所書者則大山之
獸邵氏晉涵卽據之以爲正義疏矣

二年經莒人入向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
城

此本漢志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註引地道記與杜
說同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古向城在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案宣二年公伐
莒取向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顧氏

亭林補正云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
地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
則以攝乎大國之閒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
惟沂州之向城近之此說最善

三年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
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

案禮雜記鄭氏註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正
義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
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據
此則赴書自稱卒不稱薨矣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卒卒者卒終也是
終沒之辭也鄭駮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
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
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
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
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杜氏以爲赴稱
薨而史改稱卒則尤誤

蘋蘩蘊藻之菜註蘋大蓱也蘩皤蒿蘊藻聚藻也

蘋說文作薲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傳作薲蘩蘊藻今本或書薲爲蘋誤也玉篇藴下云於粉切藏也積也聚也蓄也
又菜也蘊與諸物并當從菜杜氏以蘊有聚義又詩

毛傳以藻爲聚藻遂牽合之耳顧亭林據毛晃以藴
爲水草近是

潢汙行潦之水註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服子慎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
之水是也正義從之

鄭伯之車僨于濟註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禮大學鄭氏註僨猶覆敗也引此傳爲證僨或爲犇
案漢書韓王信傳云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史記作僨於吳
張晏曰僨僵仆也如淳註匈奴傳高誘註呂覽皆同
蓋鄭伯之車覆敗而仆於濟也不必因風而仆杜氏
創爲此論何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註言舉國之賦調

論語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已兵從也案孔安國註論語曰賦兵賦惠氏亦主是說

五年經考仲子之宮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

案漢書翼奉傳云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已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蓋考宮釁祭之後始舉祀禮杜氏徑以爲考宮郎祭仲子終不如服說之確正義駮之何也（後漢孝桓帝紀論曰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章懷賢注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引此傳爲證）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

此本高誘淮南原道訓註案服子愼以爲八卦之風（高誘注呂覽亦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呂覽作厲風淮南地形訓作麗風高誘註一曰閶闔風乾氣所生一非也）坎音革其風廣莫（呂覽地形訓皆作寒風）艮音匏其風融（易緯通卦驗作調風淮南白虎通作條風呂覽作炎風地形訓亦作炎風）震音竹其風明庶（呂覽作滔風淮南地形訓條風）巽音木其風清明（呂覽作熏風地形訓作景風注曰巽氣所生誤也）離音絲其風景（呂覽作巨風高注淮南地形訓一曰凱風又淮南原道訓云離卦之風也）坤音土其風涼（呂覽作淒風）兌

音金其風閶闔（淮南地形訓作飂風）昭二十年賈侍中註八風與服同惟與樂緯不合服坎音革緯坎樂用管服艮音匏緯艮樂用塤服震音竹緯震樂用鼓服巽音木緯巽樂用笙服坤音土緯坤樂用磬服乾音石緯乾樂用柷敔然高誘註淮南韋昭註國語皆取服說緯說未詳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許田近許之田

漢志鄭伯以邴將易許田師古曰鄭祀泰山之邑也音彼命反與祊異讀（釋文祊必彭反）許田詩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許魯西鄙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劉光伯規杜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國始名爲許惜未以閟宮傳箋正之耳故正義斥其無所馮也（詩閟宮正義云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

先配而後祖註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案士昏禮昏義無娶妻告廟之制楚公子圍蓋因告聘而及之不得援爲證也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禮曲禮上齊戒以告鬼神鄭註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

曰齊戒謂嫁女之家受于六禮并在于廟布席告先祖也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并自齊戒潔已但在寢不在廟也此甚明晰曾子問正義引此傳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咸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然則未成婦則不得言配賈說之以祖爲廟見是也賈服註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然不當以廟見之後始成昏故

正義駁云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待三月葢誤以成昏爲配也先配而後祖謂先爲成婦之禮如老醴婦于房中舅姑醴婦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之禮皆在廟見後今陳鍼子送女而譏其不爲夫婦疑鄭忽以饗送者之禮待鍼子也而後廟見也○鄭司農云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正義并待中康成三說皆駁其失亦云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然則孔沖遠已心知杜氏之非矣

諸侯以字爲諡何因以爲族註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仰先人之諡稱以爲族

案諡葢氏字之誤鄭駮異義引傳作諸侯以字爲氏故服氏註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氏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皆就氏解無一語及諡正義惟反覆破其說孔沖遠爲禮記大傳正義云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此仍襲取服說何也而竟不知杜氏所據葢誤本也劉光伯規杜云已諡爲族全無一人甚是惜未以異義正之故正義雜取衛齊惡宋戴惡之類以矯其說而傳之舊文愈晦矣顧亭林補正據陸氏云今作諡者傳寫誤也

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註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

詩何人斯篇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

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沖遠引此傳云豭卽豕也并言詛而俱用三故知三物豕犬雞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并用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百人卽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案哀十五年左傳說

衛大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大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杜註未晰故取詩正義辨之

桓公

二年傳是以清廟茅屋註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案詩清廟正義引賈侍中註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頌容春秋釋例同杜所自出詩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孔沖遠云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注云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

其上不忘故也惠氏定宇明堂大道錄云案清廟茅屋以下皆紀明堂之制度及祭祀朝覲之車服也杜註孔疏皆不能詳失古義矣咸以爲明堂配天之祭故清廟謂之清明堂謂之明蓋清明象天也鄭賈頴服之說皆未善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嚮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大戴禮明堂篇云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是也

大路越席註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馬融註論語曰殷車曰大輅引傳作大輅正義據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案高誘註淮南云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晝不文飾也則亦以大路爲木路正義不審反斥劉光伯規杜之妄不知杜氏皆望文生義觀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二註皆云金路襄十九年二十四年註則又以大路爲天子所賜車之總名可知杜氏無定識矣

紘註纓從下而上者

周禮弁師朱紘鄭司農云紘一條屬兩端于武士冠

禮緇布冠組纓屬于缺皮弁爵弁笄緇組紘纁邊鄭註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註雜記云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此最明晰杜以纓釋紘則相紊矣韋昭註國語云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亦未善（詩瞻卬正義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藻率鞞鞛註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周禮典瑞繅藉五采鄭司農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繅讀爲藻率之繂杜說本此然鄭氏不以藻率爲一物也禮經皆云藻藉不言藻率服子慎云藻爲畫藻率爲刷巾禮有刷巾率

帥古帥字聘禮鄭氏註古文帥皆作率說文帥下云佩巾也帥或从兌故詩野有死麕鄭箋禮記曲禮上內則皆云帨佩巾也咸案率通于律白虎通云律之言率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爾雅釋器云不律謂之筆率葢律之假借字也釋文率音律[illegible]參五經文字同內則右佩管遰鄭氏註管筆彄也遰刀鞞也率當筆彄中物鞞卽遰也詩鞞琫容刀毛傳下曰鞞上曰琫又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案鞛卽琫字說文有琫無鞛廣韻亦無鞛字玉篇鞛必孔反刀下飾亦作琫其證也此云刀下飾則沿杜之謬詩正義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曰上曰琫引傳鞛作琫詩瞻彼洛矣釋文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鞘上飾杜註藻率鞞琫皆誤正義曲爲之辨然適以彰其過也

鞶厲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此本服氏註服又用詩毛傳也案上文已舉帶裳幅舄此句自不應以鞶厲爲帶景伯子愼皆誤杜不能正其失而强分上帶爲革帶則更無據詩都人士鄭箋云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云傳作鞶厲鄭註鞶裂厲裂義同也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綠飾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義實同也疏云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周禮巾車賈疏曰易之鞶謂鞶囊卽內則云男鞶革是也士昏禮鄭注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之屬此以鞶爲鞶囊厲爲裂帛之飾得之孔沖遠徑以內則鞶革鞶絲與槃褭皆爲帶駮鄭之說則誣甚矣可置之不議

鸞和註鸞在鑣和在衡

此沿服虔之誤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禮記經解鄭氏註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式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與戴禮同故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鄭氏註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東京賦云鑾聲噦噦西京賦云大路鳴鑾李善兩引鄭註皆與此同案後漢書劉昭補註引蓼蕭詩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引白虎通曰鸞者在衡和者在軾與戴禮韓詩皆同後漢書輿服志云鸞雀立衡又云龍首鸞衡此皆乘車鸞在衡和在軾之證故詩駟鐵鄭箋云置鸞於鑣異于乘車也後漢書補註引許叔重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說文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據此則鸞皆在鑣然與鸞輅異也叔重說亦未確則詩蓼蕭毛傳云在鑣曰鸞案蓼蕭序曰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鄭注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則毛傳言在鑣曰鸞則正周禮所云木路與駟鐵用輶車以田相合鄭箋以

為天子之車飾則路矣故不從毛傳鸞詩商頌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
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
牡其鸞鶬鶬然聲和此皆合蕃服鎮服夷服諸侯而
言所乘蓋木路也與駟鐵輶車相等周禮巾車所云
木路以田以封藩國是也詩正義以金飾錯衡為金路故不得其解司馬
相如上林賦云鳴玉鸞郭璞曰在軌曰鸞此以和為
鸞之誤按軌式前也和在式前傅玄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漢書
五行志顏師古註和鈴也以金為之施于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于鑣上
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賢註皆誤以田
車釋鸞路矣今咸正之曰木路革路之鸞在鑣詩駟
鐵輶車鸞鑣是也玉路金路象路之鸞在衡禮月令

乘鸞路是也故離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鸞鳥
也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惟高誘註呂覽云鸞
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
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惟此論可以破兩漢諸儒之惑
案異義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惜鄭不據月令駁之也周禮大馭賈疏曰案秦詩云
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馬鸞在衡按毛傳無鸞在衡之說
豈今本有脫簡抑賈公彥意必之說與鄭司農注保氏五馭鳴和鸞疏亦云和在式鸞在衡崔豹古今註
五輅衡上金雀口銜鈴未斷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註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詩祈父正義曰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
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
怒民因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
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史記
趙世家正義據括地志以為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
北九十里非也案後漢書志界休有千畝聚劉昭補
注引傳曰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更為謬妄晉與誰
氏為千畝之戰經傳無文誤解傳義不獨沿杜之誤
也故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
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
三年經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註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
血也
案學記云大信不約鄭氏註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

鄭說是也杜云申約言則與傳言不盟相戾矣
五年傳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
伍伍承彌縫註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
以伍承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
麗陳法
江氏慎修曰此與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
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皆失之楚廣之偏引司馬法
十五乘為大偏巫臣之偏引司馬法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為二十五乘一為
十五乘一為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鄭注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伍倍其偏之乘葢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閒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咸案杜氏釋車戰之法每雜車法徒法爲一故其說終迂迴而不可通能抉其繆者自江氏始也麗通古連字鄭氏註聘禮云古文麗爲連魚麗葢取其如魚連屬之義也漢書陳湯傳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麗又與離通哀二十五年公

爲支離之卒杜註支離陳名葢亦相接次之義也

旝動而鼓註旝旃也通帛爲之葢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

旝說文从㫃會聲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也引傳曰旝動而鼓詩曰其旝如林賈侍中解此傳亦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作飛石正義非不知是說而反引周禮司常通帛爲旝作爲旝曲狥杜說是直亂經者咸案三國志魏書云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作發石車司馬相如子虛賦云礧石相擊

師古曰礧石轉石也鄭註周禮職金云作槍雷椎椁之屬疑雷即旝此皆旝爲發石之證

龍見而雩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遠爲百穀祈膏雨

後漢書志補註引服虔注傳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杜本服說案周禮司巫鄭氏註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說文雩下云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或从羽雲作

䨏羽舞也據龍見在四月則服說是月令記於仲夏葢即鄭志答趙商所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多錯雜不與經同故鄭註月令自爲兩解穎子嚴以龍見即五月宜爲元凱所駮矣據昭二十九年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則鄭說是魯用天子之禮樂或可夏祭赤帝也服氏以爲夏祭天名則非據雩又作䨏則雩葢祈雨祭之舞名故周禮舞師有旱暵之事鄭注謂雩也許叔重以爲夏祭樂甚善服杜皆以雩之言遠鄭氏禮注及王充論衡皆以雩之言吁各以義解耳

六年傳嘉栗旨酒注嘉善也栗謹敬也

詩生民實穎實栗毛傳栗其實栗栗然鄭箋栗成就也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服說是

親其九族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詩葛藟正義引異義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杜所自出然漢時俗說也故鄭駮異義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三族輔之盧辯註父族母族妻族案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爾雅釋親云內宗曰族母妻之族爲黨此異姓不爲族之明證故尚書孔傳鄭氏註詩葛藟毛傳常棣行葦鄭箋皆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顧君亭林辨九族最詳見日知錄五經同異正義引尚書歐陽說與詩正義同委曲徇杜蔑視古學謬妄殊甚

接以大牢註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此與內則文同鄭氏註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

使補虛强氣也案記云接子擇日盎爲子接母與傳義正同杜解非是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註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杜解次句太曲故孔沖遠別之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案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云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咸謂以名屬上讀亦非是當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句終將諱之

十二年傳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註句瀆之丘即穀丘也

經作盟于穀丘註穀丘宋地案句瀆音豆釋文亦作句竇史記作笙瀆賈侍中云魯地句竇莊九年殺子糾于生竇是也司馬貞索隱曰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笙聲相近莘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爾杜註莊九年傳生竇魯地一地而分屬二國殊繆漢志濟陰郡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後漢書孝桓帝紀八月濟陰言黃龍見

句陽章懷賢註縣名屬濟陰郡引傳曰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又案史記齊世家莊公卽位執大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故知傳言句瀆史記句竇或言筆瀆論語言溝瀆確為一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終沿杜之誤而不能詳攷其地乃云曹縣北三十里為宋穀丘地又曹縣東北三十里為魯生竇地據此則析為二地矣及其為春秋輿圖則又云宋穀丘在曹縣東北三十里不列生竇所在何地及其為都邑表於宋列穀丘據方輿紀要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於魯列生竇云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濮水所逕為齊魯交界不知酈道元水經註已云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為句瀆之丘顧君於地學甚疎考古者當勿為所誤也

使伯嘉諜之註諜伺也

周禮環人云巡邦國搏諜賊鄭氏註諜賊反閒為國賊說文云軍中反閒也杜註未善

十四年經御廩災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此本劉歆說漢書五行志載諸儒說此傳者三家子駿其一也惟劉向以為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案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倉

鄭氏註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為神倉神倉當卽御廩帝籍鄭註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是也二劉說皆未當○洪适隸釋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御(御篆𢓊古文又廩篆㐭古文災篆𡿧古文)

傳曹人致餼註熟曰饔生曰餼

聘禮賈公彥疏云主國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為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為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藏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為腥曰餼(案服注餼死牢牽生牛)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為腥又不為牲生者鄭望文為義故註不同然則餼為生為腥經無正文案說文米部氣下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又槩下云氣或从旣又餼下云氣或从食則餼其為芻米與

十六年經冬城向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推挍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

劉光伯據周語曰辰星見而雨畢(韋昭注違戌之初寒露節也)天

根見而水涸注寒露之後十日駟見而隕霜注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注霜降之後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注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案考工記輿人賈疏云東壁一名營室一名水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一名定定之方中是也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星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也火見自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

之月得城向者非也咸案詩鄭箋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故韋昭註周語云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即據杜氏以爲月卻節前則時未小雪定星何由昏正即以爲定未昏正可以興功則與夏令詩言相戾矣傳猶書時何邪劉氏規過誠不易之論正義猶曲爲杜諱然愈諱而愈繆矣

十七年傳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註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

周禮大史賈疏曰服虔註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鄭氏註大史日官也舉此傳爲證云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鄭說是服云卿居其官杜云位從卿皆無所據賈疏以爲服君之義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諱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亦同此意必之說不足據也

莊公

元年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註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詩南山鄭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正義曰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夫人孫於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於齊耳其實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

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來而復去非先在齊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據此已知杜氏之謬而於此傳復佐成其說葢疏家意在隨人故卒無定論

二年經公子慶父註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莊二十七年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史記魯世家云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杜氏釋例以爲計其年歲未能統軍徑詆公羊之妄不知杜更何據而指爲莊之庶兄也釋例以慶父之氏曰孟爲明證不省八年傳

又稱仲慶父何謂孔沖遠云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然則正義亦心知其未確矣劉光伯以爲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此又爲杜氏足其說皆肊斷也闕疑爲善案曲禮上正義曰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於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輔死時人爲之諱故稱孟氏

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註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孑雲所紀葢漢時語非古法也周禮考工記冶氏賈疏引此傳註云孑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孑或謂之鏔吳楊之閒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閒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案攷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氏註戈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下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是故句倨外博鄭氏註戈句兵也主于胡也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然則孑葢戈也所以別於戟故冶氏又云戟廣寸有半寸此正孑與戟異之證鄭氏以漢法擬之故云戈今句孑戟戟今三鋒戟亦非以孑爲戟也郎景純註方言亦以戟謂

之孑取名於鉤孑也鉤孑鏝胡卽今雞鳴句孑戟也張平子東京賦云立戈迤戛薛綜註戈句孑戟與此正同杜征南獨未考與按賈疏引註與方言略別鏢方言作鏔伐作戈曼作鏝鉤子作鉤釨○禮曲禮上正義云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并廣二寸用以鉤殺人也

除道梁溠註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人鄖水

元和郡縣志溠水在隨縣西四十里引此傳證之案水經註云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顧氏棟高云溠水出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北黄山東南流注於溳傳言營軍臨隨則梁溠當在隨縣界内無緣反在厥縣溠水之上流而成梁也酈元所言葢在下溠元和志云唐城縣本漢隨縣地梁于

此置下漾戍後沒魏改爲下漾鎭漾之入漬水當去此不遠也案許叔重云漬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據元和志棗陽縣本漢之蔡陽則在隨州之西顧氏棟高云漬水出隨州西大洪山東南流逕德安府治安陸縣西謂之清水杜君釋例易漾爲漈節例切以爲從厥縣西東南至隨縣入漬水讀從漈音非是漈俗音也案漾徐鉉說文側駕切字林莊加反玉篇側駕千何二切周禮職方氏釋文云漾音詐左傳音同從高貴公讀如漈則失古音且易經字矣○鄭司農註職方氏引傳如字惟許叔重引作修涂梁漾古本或異也

六年經齊人來歸衞俘註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孔沖遠云案說文保从人呆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文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咸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寶作[illegible]與[illegible]形似當是[illegible]字傳寫之譌石經大寶龜作大[illegible]龜高誘註淮南云保猶葆也寶也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史記樂書寶龜文作[redacted]龜索隱曰葆與寶同然則俘當爲保保古寶字也獲寶物亦得稱俘周書世俘解云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此明證也經卽爲俘於古義得通猶言歸其所俘之寶物耳不爲繆誤

八年經甲午治兵註治兵於廟習號令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註曰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案鄭駁五經異義云周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曰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也又曲禮下云外事以剛日鄭氏註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引傳曰甲午祠兵此公羊經文案鄭駁異義以公羊治誤爲祠則所引蓋亦以祠爲治也鄭說長傳言治兵於廟沈氏以爲告廟得之

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註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史記齊世家雍廩作雍林司馬貞索隱曰亦有本作雍廩賈逵曰渠丘大夫左傳雍廩殺無知蓋以雍廩

爲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渠丘邑名雍廩爲渠丘大夫也咸以爲賈杜二說皆誤司馬氏之語甚當蓋雍廩有殺無知者其人微末由知也故從其地經書齊人是也雍廩蓋地名故史記作游於雍林

九年傳公喪戎路傳乘而歸註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案鄭氏註少儀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卽取是傳爲證然則傳乘蓋佐車矣正義引作公喪戎路佐車授綏誤也

乃殺子糾于生竇註生竇魯地

此蓋齊魯之閒地卽桓十二年傳盟于句瀆之丘是

也杜兩註皆誤已詳前說

十年傳蒙臯比而先犯之註臯比虎皮

此沿服氏之誤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鄭氏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威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虎皮與櫜非即一物虎皮以包干戈櫜以衣兵甲也服逸經文將帥二句以虎皮即爲櫜據之以釋此傳繆矣鄭註檀弓下云櫜甲衣也註少儀云櫜弢鎧衣也韋昭註國語曰櫜弢也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臯鼓鄭司農註引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鼛作臯緜詩又作鼛詩鼓鐘正義曰鼛即臯也古今字異耳建櫜之櫜下從木鄭司農註韗人臯陶爲

鼓木冒鼓謂蒙鼓以革然則冒革干木之謂臯也故櫜下從木蒙鼓則以鼓爲聲故鼛從鼓亟人爲甲云櫜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引傳云櫜甲而見子南櫜蓋冒革於木爲甲衣也咸謂蒙臯句若詩小戎蒙伐有苑之屬比屬下讀爲比爾干之比孔沖遠云建櫜之字或作建皋

十一年傳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註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正義云矢名僕姑其義未聞案姑當讀如括釋名矢指也其本曰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姑括蓋雙聲又姑似古矢聲之假借士昏禮於是與始飯之錯鄭氏註古文始爲姑矢又與始聲近也矢或借始而成姑聲耳古文僕形近鏷故字林作鏷鏷云鏃矢名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僕疑爲鍭然轉寫既久不可考矣杜氏以爲矢名亦以意解之○南宮長萬

十二年傳皆作南宮萬釋文云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

十四年傳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註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

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宔字下云宗廟宔祏从宀主聲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左傳曰徙宔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

所以藏栗主也此宗祏亦疑爲宔祏孔沖遠云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咸案後漢書志劉昭補註引決疑要註云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之主藏於始祖之廟祏漢以後用木後漢光武帝紀章懷註引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于坎下正義以爲藏在北壁無據

十八年經秋有蜮註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周禮夏官蟈氏疏引傳服註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蜮君則有杜蓋本此

案洪範五行傳（從正義所引）漢書五行志皆以爲蜮生南越陸璣毛詩義疏亦云蜮在江淮水中似魯不得有蜮故劉向以爲蜮生南越由齊姜淫蜮莊公故生於魯云蜮猶惑也近䠶娭死亡之象蓋由穀梁氏以蜮爲射人者故先儒相承爲說惟劉子駿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蓋郎大田鄭箋所云螟螣之屬盛陽气嬴則生之也故呂覽云又無螟蜮高誘註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詩大田鄭箋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釋文螣字亦作蟘）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此說得之

傳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註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周禮小司徒賈疏引服氏註此傳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案服說是杜說非也

遷權于那處註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編有藍口聚卽那處也那藍聲近音轉而字異耳劉昭補註引杜說則自別爲那口城非是後漢書燕常傳云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蓋卽其地案那與冉同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冉國也冉或作那案國語云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引此年傳註聃與那皆音奴甘反故那音爲藍釋文作乃多反誤矣

十九年經伐我西鄙註鄙邊邑

西鄙蓋許邑詩閟宮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

傳而葬於經皇註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正義引宣十四年傳屨及於窒皇謂寢門闕證此經皇亦冢前闕案呂氏春秋載宣十四年傳事作屨及諸庭高誘註引作屨及于經皇據此知經皇非門闕之證蓋庭中也周禮冢人云凡有功者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又云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鄭氏注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經皇蓋在塋限以內官寺之中也顏師古漢書註室無四壁曰皇杜解未確

二十年傳執燕仲父註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

正義曰服氏亦云南燕伯爵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莊公十六年與宋衞共伐周索隱引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衞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世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耳今案左氏莊十九年衞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伐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且燕衞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姓燕與衞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衞乎（案范甯註穀梁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註闕象魏也
服子愼曰西辟西偏也正義云辟是旁側之語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殷敦銘曰繼治我西偏東偏惠氏同
王巡虢守註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咸案守當古文宥字之誤說文守篆㝁華岳碑作㝁見郭宗正汗簡宀部有周伯映彝作㝁惠棟以爲宥之壞字非是㝁守㝁宥形似轉寫者脫去一畫而成守字耳宥猶勸也即十八年傳王饗醴命之宥義此傳下云王與之酒泉予之爵是也杜解於傳義不順
二十二年經肆大眚註赦有罪也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賈侍中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此說爲長正義既疑文姜葬緩而又不從賈說蓋爲杜諱
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註從王事
詩下泉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據此傳證之觀下云王有巡狩鄭說愈確
二十四年經赤歸于曹註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則赤非僖公較矣賈侍中以爲羇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羇而立赤此說較長孔沖遠以爲賈說無據不知杜更乖也豈盡書之舛誤
傳女贄不過榛栗註榛小栗
榛當作亲說文木部亲下云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引傳作女摯不過亲栗又榛下云木也从木秦聲今本作榛蓋誤案禮記古文作亲鄭氏注實似栗而小字林亦云榛木之字从辛木似梓實如小栗杜氏徑以爲小栗與下栗奚別也
二十八年經冬築郿註郿魯下邑
公羊穀梁二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公穀皆作築微范甯註微魯邑酈元水經註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

經書冬築郿公羊傳謂之微案少牢饋食禮鄭氏註古文眉爲微士冠禮註古文眉作麋眉麋微古皆一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註麋與眉同此傳之郿又作麋無異義也杜云下邑亦以意解公羊釋文築微左氏作麋惠氏據京相璠云郿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
傳驪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註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東關疑亦嬖者之姓猶東門襄仲東郭偃皆以其地爲氏如杜解則既所嬖幸而又置在關塞無是情也

三十年傳鬬射師諫註射師鬬廉也

正義云杜以射師與鬬廉爲一人不知何據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射師被執則不得殺子元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不知傳言殺子元則又一時矣服說是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註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顧炎武以爲城小穀爲管仲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云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見顧氏山東考古錄及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見孟任從之閟註閟不從公

說文云閟閉門也从門必聲春秋傳曰閟門而與之言詩閟宮正義引此傳以爲閟戶拒公故閟爲閉也

三十二年傳能投蓋于稷門注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屋上

水經注引服氏注此傳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

二說皆未善劉炫以爲能投車蓋於稷門是也正義謂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案投蓋當并車蓋之達常桯圍而去之也鄭司農注輪人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蓋杠也案輪人云部廣六寸司農云部蓋斗也顧亭林補正以爲有力者乃能投輕物使上亦通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

左傳杜註辨證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閔公

元年傳因重固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正義引服氏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此說勝杜惠氏云杜从許愼說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滎澤注此滎澤當在河北

周禮職方氏鄭氏注滎兖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賈公彥云案禹貢濟出王屋始出兖東流爲濟南渡河泆爲滎春秋戰於滎澤是也詩檜譜正義引鄭注禹貢滎波既豬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京相璠曰濟水又南會于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而居懿公廟諱演報命納肝處也案水經濟水又東合滎澤非此滎澤也彼滎澤蓋滎瀆之誤故酈元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玉海引此正作滎瀆胡渭禹貢錐指云滎瀆非滎澤也據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是知經之澤皆作瀆也咸案宣十二年傳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澤杜云滎澤在滎陽縣東與此滎澤正爲一地蓋濟水出河之後南會於此京相璠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今攷之濟水北流分爲濮則衞之境矣滎澤本此在河北如杜此註豈宣十二年之滎澤又易地邪此不待辯

與門材注門材使先立門戶
周禮掌舍棘門杜子春曰棘門或爲材門賈疏引此傳謚之云棘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
重錦三十兩注重錦錦之熟細者
服虔云重牢也案聘禮鄭氏注重猶善也引傳義同
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漢書五行志注引服虔云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案周禮掌蜃祭祀共其蜃器之蜃鄭氏注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引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據此則蜃爲蜃器賈疏引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案詩緜鄭箋引傳蜃宜社之肉正義引此年傳及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脤皆作蜃賈公彥云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據此則祭肉亦得爲蜃蓋從其所盛之器而名之也蜃可以該脤脤不可指爲蜃器故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氏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引定十四年傳歸脤如字可以知脤之不爲蜃器矣杜仍不如子愼之確大宗伯賈疏亦從服說顏師古注漢志以爲脤讀與蜃同以出師祭社而謂之宜脤卽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此不釋蜃爲器更疏

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服虔注此傳與韋昭注晉語皆以狂夫爲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敺疫服解阻爲止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韋解阻爲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劉光伯駁云元衣朱裳不爲偏衣案戎事袀服上下同色今大子衣之偏衣是尨服也故先丹木以爲是狂夫之服蓋上下雜色杜氏以爲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今試驗之不大乖異乎偏衣猶言服之不衷也服解阻字亦誤韋說是當云服是衣詛祝驅疫也以爲服衣先詛亦非
聞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
司馬貞索隱引荀悅云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辭也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咸案帛禮雜記下作白鄭氏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引傳作大白之冠其注郊特牲云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卽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其注玉藻云君衣布者謂若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今本作帛蓋誤之冠是也又於大帛不緌下釋云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謂白布冠也此皆大白爲布之證案服子愼云戴公卒在此年杜氏以爲衞文公以此年冬立豈喪未期年而已冠厚繒者乎蓋由晉時俗本白誤爲帛杜又

訓爲厚繒後來諸儒如衛冀隆劉炫輩雖有規難皆
不能起而正之至唐章懷注後漢書馬皇后紀云大
練大帛也反援杜爲證孔沖遠爲禮玉藻正義又引
傳大帛爲白繒冠沿襲既久不知謬妄此豈獨釋經
之誤實爲亂禮之始葢短喪劣議自預作俑也可勝
慨哉

僖公

元年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
姜歸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
姜氏之喪邾人懼乃還故要而敗之

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

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按杜云送喪
在敗邾之後邾人何由而懼以義求齊亦不見經傳
正義謂其無據而卒駮服說何也

二年傳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注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
北有顛軨坂

服子慎謂冀伐晉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
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說文鄍晉邑也後漢書補注引服虔曰鄍晉別都據此則鄍在晉矣水經曰河水又東沙澗
水注之酈元以爲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東北十餘
里即巔軨坂經曰又東過砥柱閒酈元以爲砥柱山
名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在

虢城東北大陽城東據此則杜說不盡謬妄然叔重
子慎皆以鄍爲晉邑則必不指三門爲砥柱矣三門
不詳劉昭補後漢書注釋此傳于沛國鄍聚之下云非此鄍葢名偶同也元和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然則三門非古也此三門當在晉之境內顧棟高以爲砥柱即三門非是或爲其鄍邑之三門不作山名解邪然余終不敢肊斷

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葢末界之
微事故以取喻

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云馬牛其風
案高誘注呂覽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
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詩北山鄭箋風猶放也服說
是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解牛馬因風而

走與此傳皆失之故江氏愼修云觀淮南子塞翁失
馬之事可見惠氏亦主是說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
其罪

詩旄丘正義引服虔註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
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
邦國故得征之長發正義與此同杜所自出案禮王制正義
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
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
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孔沖遠
案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九州而八伯何鄭答

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咸案詩旄丘序云責衛伯鄭氏以爲封爵稱侯時爲州伯周之制使伯佐牧引傳云侯爲牧則九伯猶夏之稱九牧也見宣三年傳　詩正義旄丘云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雜問志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臣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周禮大宰賈疏曰周之法使伯佐牧即僖公四年五侯九伯五侯是州牧九伯牧下之伯大宗伯賈疏云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　周禮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鄭氏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說勝賈服正義駁其煩碎顯與禮經八

伯之文相戾矣鄭義精覈愈見

南至于穆陵北至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

司馬貞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案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菁說文云韭華也周禮醢人菁菹鄭司農云菁菹韭菹賈公彥曰鄭云菁蔓菁也與茅自別爲一物案公羊傳云菁茅之貢不至范甯注香草所以縮酒亦混菁茅爲一故楊士勛疏引孔安國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別之杜氏則又誤以公羊亂傳矣漢書郊祀志江漢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茅亦作茆高誘注呂覽引傳包茅作包茆周禮醢人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後鄭不從茅謂茆鳧葵也詩伐木正義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茆也引傳如字縮亦作莤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廟諱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後鄭說長

筮短龜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禮月令鄭氏注云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于兆也正義曰易言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曰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周禮占人掌占龜鄭氏注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賈公彥云龜長者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知末又案馬季長云筮史短龜史長亦引杜說咸案禮曲

禮正義曰筮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此論最通但應云止公之不從筮不阻其再筮也前儒說多附會未可盡信

專之渝攘公之羭注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咸案專卽古鱄字襄二十七年衞侯之弟鱄穀梁鱄作專傳鱄設諸史記刺客列傳作專諸玉篇云鱄魚名市緣切羭說文云夏羊牡曰羭爾雅釋畜夏羊牡羭攘古讓字禮曲禮下鄭氏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

讓字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云攘古讓字也專之渝猶言魚腹疾也魚腹疾故讓公之羭與下文薰蕕皆比義杜解迂曲而不可通葢未達古文耳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禮內則鄭氏注云庮惡臭也引傳作一薰一庮釋文曰薰或作熏又作葷說文云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不訓爲臭艸庮下云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然則從庮者是也臭兼氣之美惡月令其臭香詩緜胡臭亶時大學如惡惡臭當訓爲薰猶之氣皆在也周禮膳夫鄭司農云庮木臭也

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注視朔親視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在太室明堂之中諸儒皆以廟學靈臺爲一案史記封禪書亦引傳云視朔在太廟猶天子明堂觀臺猶天子靈臺後漢書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五經異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盧植禮記注穎容春秋釋例詩靈臺正義引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雝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蔡邕明堂月令論高誘淮南本

經注皆以太廟靈臺爲一與賈服說同袁準正論曰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咸以爲靈臺觀臺當通名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其明證也詩靈臺鄭箋云觀臺而曰靈臺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周禮小宗伯賈疏云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馮相氏疏云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觀天文五經異義據公羊說以爲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諸侯無靈臺但不名靈臺耳以爲不得觀天文左矣蔡邕月令論云太廟明堂圖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惠棟謂通天屋卽靈臺黃帝明堂圖所謂昆

命甚當杜氏以爲望遠之臺於古法全不審矣

虢仲虢叔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某氏尚書傳君奭云虢國叔字文王弟孔沖遠云母弟之言事無所出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上陽虢叔封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咸案隱元年傳既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虢叔封制之證酈元水經注索水又東逕虢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今虢亭是矣此即侍中所云西虢詩檜譜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水經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酈元曰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又云長明溝水出菀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即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即滎陽宛陵縣東即春秋之制田也案漢志水經注皆於成皐下言東虢滎陽下言虢亭故侍中所謂東虢西虢皆在鄭地意以成皐爲東虢滎陽爲西虢故應氏亦以滎陽爲虢公國也然與傳叔死制之文不合杜氏又不言所在徑以滎陽當之皆失之矣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宏農陝縣東南東虢

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漢志宏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謂下陽城西虢謂虢宮在扶風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虢亭虢叔國宏農郡陝本虢仲國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劉昭補注虢邑據此則爲鄭滅者虢叔之後爲晉滅者虢仲之後較矣正義以杜氏無訓而猶豫不決非是

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此本賈注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袀服振振顏師古云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皃也案閒居賦李善注引服虔曰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袀玄服也月令孟冬乘玄路鄭氏注今月令曰乘袗路今誤爲袗袗似當爲袀字之誤今誤袀爲袗正義以爲玄色經文乘玄路玄袀義同後漢書輿服志皆服袀玄劉昭注引獨斷云袀玄袀紺繒也又引吳都賦曰袀皁服也此皆訓袀爲玄服士冠禮鄭注古文袀作均周禮司几筵鄭司農云純讀如均服之均士昏禮袀玄鄭注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彼下有玄故訓袀爲同此傳與彼有異依服說爲確

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注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

此沿服氏之說案禮雜記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氏

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熊氏疏云諸侯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是也禮正義雜記下引服虔注以爲夫人之卒在于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此義亦當周禮內宰鄭注夫人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杜君徑以小寢當之何以別於燕寢也服氏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玄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周禮大祝注鄭司農引檀弓下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云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賈公彥云鄭志答趙商孔子發凡言不

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例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據鄭氏二解皆以殯爲殯于廟此不易之論服杜終不可通

九年傳以伯舅耋老注七十曰耋

說文老部云年八十曰耋从老至聲詩車鄰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鄭注易離卦大耋之嗟云年踰七十也見禮射義正義詩箋云八十曰耋劉熙釋名郭璞爾雅方言注皆同舍人云耋年六十稱則更謬矣然杜亦沿服氏說禮射義正義引服注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注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既云又焉能克則秦伯知其不能害己矣復何慮之有蓋以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是吾之利也

十年傳及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襄二十四年傳注官名案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輿衆也侯領輿衆在軍之後者故服虔注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韋昭注國語亦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杜氏兩解皆進退無據劉光伯規過云若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詰之注秦伯之軍涉河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棟高云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顧讀侯爲候甚當詳見春秋大事表然訓爲探候之車則俗說矣咸案晉語元侯韋昭注中軍候奄也侯車今斷爲中軍候奄之車不疑

亂氣狡憤注狡戾也憤動也

禮樂記鄭氏注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引傳作血氣狡憤鄭說是

箕子曰注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馬融注論語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漢書五行志云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故尚書微子傳云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顏師古云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箕子紂之諸父正義引鄭玄王肅亦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誤以爲庶兄者惟服杜注左傳王逸注離騷也孔沖遠云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爲兄歷撿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舍尚書微子之文而不詳審卒爲杜氏迷惑矣

十六年傳六鷁退飛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漢書五行志作六鶂退蜚說文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鷊或从鬲司馬相如說鶂从赤劉向以爲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劉歆以爲象宋襄公區霜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故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漢書嚴安傳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此數說皆足以發明經義訓釋猶節目耳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服虔曰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劉光伯亦用此說杜氏以陰陽錯逆非人所生叔興果如是言則君亦不爲失問又何懼人譏刺之有服說終是不易

十八年傳故以鑄三鍾注古者以銅爲兵

史記秦本紀云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說本此案兵蓋周禮所謂五兵之屬是也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此爲得其實矣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關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服氏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案此正爲作門不時發凡不必牽就土功之制服說甚合正義亦知杜無明證而卒駮其說何也

二十二年傳鼓儳可也注儳巖未整陳

案儩當讀爲毋儩言之儩鄭氏注儩猶暫也蓋謂利
而用之雖阻隘亦可若僅盛聲以致志則鼓暫可也
即上文則如勿傷之義
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夷一名城父頓國
今汝陰南頓縣
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劉昭補注
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酈元曰城父縣故
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夷
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
在濮水西者也咸案城父亦夷之邑遷許于夷而因

實其地也郡國志汝南郡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
父聚是矣觀昭九年傳云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則城父斷爲夷之邑不疑杜氏于昭九
年傳云此時改城父爲夷不知此年焦夷之名又從
何時而改邪其疑可立決矣竊以爲春秋時之夷即
漢時之城父縣春秋之城父即漢時山桑縣之城父
聚也相距甚近故後世并夷地而啚以爲縣耳杜訓
夷一名城父其誤在錯解實字矣酈元曰濦水于樂
嘉縣入潁下至於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
公二十五年楚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
城口也漢志汝南郡南頓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

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酈元云潁水
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
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於陳而奔楚自頓
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然則此
城在南頓縣之南杜云南頓以意度耳
薄而觀之注薄迫也
案晉語載此事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曰薄簾也蓋
讀爲帷薄不踰之薄高誘注淮南亦云設薄以觀之
則訓帷薄者是
其辟君三舍注三退
韋昭晉語注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

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絏注羈馬羈絏馬繮
說文引傳絏作紲云系也少儀曰犬則執紲服氏云
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故晉語韋氏注馬曰
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羈說文云馬絡頭漢
書刑法志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
謂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咸
案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注繮在口曰鞿
革絡頭曰羈晉灼小顏以鞿爲羈杜氏以絏爲馬繮
皆失之
師退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酈元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葢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例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於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上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注桑泉在解縣西二十里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此本馬融說詩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先儒說左氏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然則鄭氏已知馬說之不可用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孔沖遠云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咸案詩黍苗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正義引服虔注召穆公王卿士也孔云召伯之為卿士宣王時也據此則正義亦知杜說之非矣

鄂不韡韡注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常棣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

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古聲不拊同拊亦作跗案成公十六年傳韎韋之跗注詩六月正義引鄭雜問志作不注不讀如幅葢古本跗或作不故鄭讀從之也

好聚鷸冠注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

正義引釋烏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樊光曰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烏毛案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烏也師古曰鷸大烏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烏自有鷸名而此

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此說甚確故蔡邕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枚(後漢書輿服志作大銅珠)制似縷簏(輿服志作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輿服志作知天者冠述)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者服之(輿服志引傳曰鄭子臧好鷸冠無聚字)說文云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或从遹(鷸)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顏注(逸去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二句)以釋翠鷸殊繆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注衷猶適也

淮南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注屈短奇長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高以長短不得中為不衷甚當咸案後漢書武帝紀唐章懷賢注引續漢志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故衷即作中

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洮魯地

正義云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案酈元水經注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

二十六年經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水經云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酈元曰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案酈元以秭歸為歸鄉亦未詳所據觀元和郡縣補志以為南岸為歸鄉西岸曰秭歸此可以足酈氏之說蓋歸鄉在秭歸之南)宋太平寰宇記夔子城在秭城縣東二十里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即此後移枝江亦名曰丹陽又移都郢吳置建平郡在此據此知夔城與歸鄉相近服氏之說更精覈矣

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劉光伯規杜云言罄在縣下無粟帛罄國語作罄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罄也案禮王制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正義引皇氏說此傳云如縣樂器之磬也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古人五架屋從弟四架下為戶牖以隔之外為堂內為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牖牖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也依程說則室如縣磬為古人架屋之常與此傳上下文義絕不相類惟韋昭劉炫之說得之

服孔杜君皆失解○磬與罄古通大戴禮禮三本篇縣一罄而尙拊搏與此傳縣罄外傳作磬皆是也說文罄器中空也从缶㱿聲㱿古文磬字詩云缾之罄矣杜故依此訓罄爲盡然於傳義不合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其閒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轉寫誤案劉炫規語已難駮正孔氏必曲爲之諱適以彰其陋也即據所駮世有經千百餘年之久而兄弟伯叔相及僅十二世者乎謬妄更甚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注左右謂進退在已

詩載芟篇侯彊侯以毛傳以用也鄭箋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沖遠引此傳云左右即東西也案傳因楚師發凡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韋昭國語注西廣東宮楚軍營名此左右即東西之證鄭說精確杜解非也

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注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楚語故唯東宮與西廣寔來韋昭注東宮西廣楚軍營名江氏愼修云此卒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

也案此當是車法非徒法夏官司右鄭氏注車亦有卒伍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此相類杜解并失之

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說文韅著掖鞥也从革顯聲靷引軸也史記禮書鮫韅索隱云以鮫皮飾韅馬腹帶也詩小戎毛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靷所以引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哀二年傳兩靷將絕正義曰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鞅說文云頸靼也靼爲柔革周禮巾車樊纓玄謂纓今馬鞅鄭司農云纓謂當胷玉篇云靽與絆同說文絆馬縶也詩白駒正義縶之謂繫其足維之謂繫其靷也釋文縶足曰絆杜說與前儒竟無一而合未足信也

晉師三日館穀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案此與成十六年傳入楚軍三日穀不同彼傳釋文云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此穀爲地名春秋隱十年宋人衞人蔡人伐戴後屬宋楚滅宋改名曰穀後漢書郡國志考城故菑劉昭補注引陳留志曰有穀亭是也後以爲菑縣元和郡縣志云古戴國也今爲考城縣與城濮有莘皆相近濮水在南華縣南五里莘仲故城在濟陰縣東南三十里蓋古莘國考城南華濟陰唐開皇時皆屬曹州南華本漢離狐縣屬東郡濟陰本漢定陶縣屬濟陰

第2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反内

郡據元和志莘之去穀當一百二十五里蓋晉師勝楚之後去而館于穀地三日以示暇也晉師
三日館穀蓋謂館于穀地也杜氏失解韋昭注晉語
亦誤杜氏以宣十二年傳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遂以爲食穀也不知傳特省文耳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經注踐土鄭地郡國志河南尹卷縣有垣雝城或曰
古衡雍杜據或說以實其地劉昭補注引杜預曰卽是衡雝酈元水
經注亦沿杜解咸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衡雍踐土今
之汝陽兩漢屬汝南郡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
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禮王制正義引服虔注云謂馬飾案後漢書輿服志

以與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誇西京賦云璿弁
玉纓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或誤爲鞅
也以玉纓飾之周禮巾車鄭氏注纓今馬鞅弁亦
以金爲之輿服志金鍐方釳劉昭注引獨斷曰金鍐
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據此
知瓊弁爲馬冠不疑杜森曲說
晉中軍風于澤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劉光伯規過云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
馬二說皆非風讀當爲風乎舞雩之風包咸注風涼
於舞雩之下此云風于澤蓋云風涼於澤也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
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周禮大司馬序官鄭氏注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
有三行取名於此鄭不以三行合三軍爲六謂三行
爲六軍之佐故三行無佐杜以三行爲三軍遂疑三
行之佐爲大夫帥此無據之說矣
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賈服注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
知伯翳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
在四夷案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
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景伯子愼之說與周禮未嘗相戾賈疏駮之非是詩
秦譜正義引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于
鳴牛此又可以足賈服之說
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顧炎武以爲晉有二瑕其一河東解縣其一宏農湖
縣解以此瑕爲湖縣謂酈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
邑爲誤江愼修正之云傳曰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水經注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
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解梁閒一邑焦在河外獨

之武於河外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强以後漢宏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然不知顧氏之誤實爲杜說所惑

羞嘉穀注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

詩生民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以此爲四穀傳蓋取穀之異色以象其文杜說非也

三十三年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注旣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

案卒哭者前儒皆以爲卒此無時之哭唯朝夕哭非止哭之謂杜氏蓋意主短喪之說其誤一也作主在旣虞之後從祔所用故云祔而作主杜氏以爲旣祔乃作主以祀於寢則祔於祖者空以祔告抑以主祔乎其誤二也禮記檀弓下正義云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愼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駮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曲禮下正義云公羊上係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祔而作主又引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此甚明晰作主之木公羊傳有正文杜氏乃舍練主用桑虞主用栗而取張包周之論語以社主爲主其誤三也後漢書禮儀志云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據此則虞祭時已用主至祔廟卽以其主祔此與周禮略異然以主祔廟猶古制也咸案士虞禮記卒哭明以其班祔鄭氏注凡祔已復于寢正與傳合賈服注此傳皆與鄭同故朱子亦宗康成之說近顧氏棟高以爲不必拘儀禮本文而以檀弓喪事有進無退爲旣祔不反寢之證不知有進無退蓋謂柩出無復反之禮豈卒哭祔廟之事乎觀檀弓下云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此皆未葬以前之事非卒哭以後之謂也顧氏意欲排擊朱

子而遂爲此蔑禮之論試思傳云卒哭而祔豈三年始祔之謂邪如祔不反寢而傳又別之云烝嘗禘於廟何邪以開元政和之禮可以定三禮三傳之非邪此正晦菴之所以痛詆象山而顧氏又拾象山之牙慧也近時異說嘵嘵多準於三年喪畢祔廟之說此論蓋起自程張然非禮經之舊矣晦菴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案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此可以證晦菴同廟而享之說

烝嘗禘於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旣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

同於吉

禮王制云祫禘祫嘗祫烝蓋四時之常祭行于三年喪畢以後皆爲吉祭之大禮不獨禘祭爲然也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公羊傳謂之大祫蓋喪畢之大嘗也杜注彼傳以大事爲禘此傳以烝嘗爲常祭皆誤故惠棟云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祭統謂之大嘗禘是也行於冬謂之大烝夏官司勳曰祭于大烝是也詳惠氏禘說禮王制鄭氏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詩玄鳥箋又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禮王制正義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信三年禘僖六年祫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僖

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文公十六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故十五年春乃禘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案鄭志所載三傳無文且王制注云喪畢而祫玄鳥箋云喪畢而禘首鼠兩端繆義轉從而惘惠棟拼之甚善成以爲烝嘗禘皆得爲祫於文二年公穀兩傳及國語見之穀梁傳云祫嘗魯語謂之烝公羊傳則直謂之大祫蓋祫爲大祭之總名可以該烝嘗禘三祭也然圜丘祭天之大禘祫之名獨不可通蓋祫爲廟中之祭說文云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鄭以爲祫大於禘王肅等以爲禘大祫小皆不必軒輊正義以爲祫即禘顧棟高用其說以拼譏朱子遂并世本國語史記戴禮皆以爲附會不足信誕誣甚矣

文公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注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顧亭林據漢書律歷志及高帝紀謂置閏必在歲末以正杜說然顧氏不明歷法安能抉其本根惟江氏愼修云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案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同元史歷志推之云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入食限失閏也顧棟高以爲非大義所關不必致詳此欲自文

其淺陋而又奉杜氏之謬法以爲圭臬者觀其爲朔閏表是獨求合長歷之說而未能盡合近人則又奉顧氏之說以爲確論其流失誤人久矣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謂步歷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則推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太初歷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爲正月也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推有入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

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卽經書乙巳公薨於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用劉敞說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閒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此由杜氏長歷置閏之失實自晉宋以來無有辨其誤者至江氏始能抉其紕繆然解舉正於中爲正朔之月謂古歷無二十四氣則又不然咸案周書時訓解所載皆二十四氣周月解曰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漢書律歷志分至者中也中必在正數之月所謂舉正於中者葢舉正數月中之分至也分至居四時三月之中故謂之正杜解正字誤顔師古注漢志亦不尋繹正文而沿其說江氏謂正朔之月然正朔亦不得爲中漢志所謂中朔相求之術謂四分朔旦冬至之月法以其一乘之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志曰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亦不專指正朔之月爲中也志引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此又可以證江說之確然余每服其論而惜其無專帙以破俗學之疑也

及南陽注今河內地

僖二十五年傳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案呂覽高誘注南陽晉河北山陽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川之屬皆是也杜解可逸

六年傳由質要注質要劵契也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後鄭謂質劑者爲之劵藏之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據二鄭之說皆以分訓爲晰

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八

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服子愼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衞冀隆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卽發文史失之卽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氏憑空發傳衞難之甚當正義必曲爲之辨然適存服衞二說以佐成其非也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注摏猶衝也
摏亦作舂禮學記鄭氏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謂重撞擊也正義以爲兵車之法三人其乘魯宋與狄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此

爲杜氏諱狄長三丈之說耳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軵人鄭氏注兵車衡高八尺七寸卽據車之高與戈之長亦僅過狄身之半安能徑及其喉若據何注公羊云狄長百尺則更懸絕矣蓋殺狄於既獲之後則長狄未必仍立杜氏所云三丈者正以此句擬其辭耳而不知其說亦不可通舂其喉必在長狄既踣之後不疑若以長論則穀梁傳云身橫九畝豈盡誣乎顧亭林疑之非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注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此沿賈逵之誤如逵說則傳當云皇父穀甥牛父死焉不得謂之二子鄭衆云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解二子亦誤惟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此爲定論服虔又辨之云殺緣師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如服說則必傳云皇父與二子死乃順是馬說既明而又爲服虔所晦傳文本簡直易曉前儒必自擾之何也正義亦云如馬之言於傳文乃順然不敢違杜顧亭林以爲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耐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以敗狄于長丘注長丘宋地
郡國志陳留郡封丘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有狄溝卽敗狄于長丘是也顏師古注前志封丘亦引孟康曰

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酈元注水經濟濱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其在春秋爲長丘諸說皆以長丘在封丘元凱所未詳也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
詩皇矣是伐是肆毛傳肆疾也鄭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此今隱九年與此年傳解其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氏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賈公彥引此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必賈服之說也案釋言曰窕肆也郭璞云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詩周頌大明鄭箋肆疾也正義引爾雅

郭注及此傳云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邵氏晉涵云肆又爲力者文十二年傳云使輕者肆焉皆解爲勇士犯敵之義非輕騎誘敵之謂也杜說誤矣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注大廟之室

大室公羊作世室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正與公羊傳同義世大古通用字耳案禮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注世或爲大惠棟云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

稱大子春秋傳曰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經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古世與大同義大室猶世室也杜氏以爲大廟之室亦本賈服正義謂是周公之廟非魯公誤也

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

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京相璠亦云瑕城在解縣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杜說與晉地道記皆云在猗氏縣東北劉昭郡國志補注於猗氏縣下引地道記於解縣下引杜解此執首鼠兩端之說安足以證古且郡國志既明言解有瑕城而復援杜說以亂之則更多事矣郡國志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劉昭補注引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此顧氏亭林所云瑕有胡音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閿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謂酈注水經誤咸案郡國志宏農郡華陰劉昭補注引高誘注淮南云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元和郡縣志河內道靈寶縣〔本漢宏農縣隋置桃林縣唐天寶元年改靈寶〕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春

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車馬經過奸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又於關內道華陰縣下云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博物志所云在湖縣休與之山太康地記所云在閿鄉南谷中者特就桃林之在湖縣而言其實猶一隅耳杜云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地道記云潼關者則又桃林塞之盡處然杜云縣東疑非舊址則以高誘縣西之說爲近古也〔郡國志華陰縣劉昭補注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此亦桃林塞之盡處也〕惟宏農縣之桃丘聚則

桃林塞之首也桃林塞近華山瑕近解梁傳所云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是也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鎮
撫其地非桃林別有瑕邑也瑕之距桃林僅四百餘
里耳杜氏僅知潼關為桃林塞已疏顧炎武又指湖
縣為瑕則更紕繆酈道元必不受其誣也
其處者為劉氏注士會堯後劉累之嗣別族復累之姓
孔穎達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
傳說處秦為劉氏其文不類疑非本旨蓋以為漢室
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
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
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

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
引之以為證耳案後漢書賈逵傳論曰桓譚以不善
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
顯章懷賢注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
也然則孔氏之疑不盡虛誣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注蚡冒楚武王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鄒氏云蚡一作粉音憤
冒音亡報反又音默也劉炫規杜據楚世家蚡冒是
武王之兄正義駁其紕繆然不知杜更何據
七遇皆北注軍走曰北
楚語吳師大北韋昭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

案虞仲翔駁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康成謂
春秋能東西之曰以正以師之用戒走北也鄭意讀
北如字漢書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然則虞韋之
說其近之與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庥蔭之處古字聲同皆
相假借
服虔注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因迫將死不暇復
擇善音急之至也案吳都賦獸不擇音李善引服注
同善曰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惟
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案郭象注野獸蹴之窮
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杜說誤劉光伯規過

不誣
十八年傳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注驂乘陪乘
戰國策高誘注三人共載曰驂乘
在九刑不忘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昭十二年傳八索九丘孔穎達引延篤言張平子說
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
丘空也亦空設之此正與子慎說同案周禮司刑賈
公彥疏引此傳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
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引韋昭曰謂正刑五及
流贖鞭扑也案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
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杜氏以彼傳云作九刑遂以九刑別爲刑書不知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之謂何也此可以見鄭氏之卓識

賓于四門注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

尚書鄭氏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惠氏棟云鄭注尚書以堯典文祖如周之明堂經云舜假于文祖下卽云詢于四岳闢四門又堯歷試舜賓于四門四門卽明堂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外有四學總名曰辟廱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西東南北卽指四門此舉蔡邕月令明堂論爲說案論云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宮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則周之四門實兼闈門蔡邕所云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蓋綜詩義耳周實四門散見于明堂位故大戴禮盛德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盧辯注云言四海之君各以其方列于水外與明堂位合又上與周詩堯典合先儒不以明堂位盛德兩篇之記契勘書之四門與詩之東南西北而汎指四方及四方之門微蔡氏發明大義明堂之法幾不可攷成案杜氏訓傳多失古義惟文二年傳注以明堂爲祖廟與古法合惠定宇云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於明堂之制此傳及僖五年觀臺注并爲疏矣

使樂呂爲司寇注樂呂戴公之曾孫

孔沖遠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左傳杜注辨證卷二

左傳杜註辨證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宣公

元年經會晉師于棐林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酈元水經注云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謂傳云遇于北林杜注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盍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咸案司馬彪郡國志河南尹苑陵有棐林此最爲明晰元凱舍棐林而取林鄉爲訓是猶襄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舍閭丘鄉而取顯閭亭爲訓并迂曲矣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棐林閭丘下復援杜說以亂之尤爲紕繆

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句）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注（在經文下）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葢闕

杜氏以宋屬上讀誤詳玩經傳宋公主會晉師于棐林以伐鄭所以自解其楚之侵也楚鄭合軍伐鄭則楚不暇侵宋而救鄭矣故經書楚子鄭人侵陳傳云楚子侵陳經書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不言諸國者葢宋公主會耳條理分明元凱徑謂經闕亦何誣也正義惟知反覆駁服而佐成杜說左氏之義終以晦矣

二年傳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注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叔牂如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案傳言羊斟非人必非自任其咎者且叔牂口中亦不得自稱其人當從鄭司農之說（服虔注載三說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晉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此與傳義悉合賈侍中與或說皆未善）

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

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杜說本此案後鄭謂植築城楨也葢破先鄭之說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鬚之貌

賈逵云白頭貌詩瓠葉有兎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白頭貌孔沖遠曰字雖異葢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正義以爲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不知家語云顏回二十髮白晉稽含白首賦序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少壯髮白未爲異事此又不可以年論矣

趙盾爲旄車之族注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釋文旄一作軞服虔注軞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鄭

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于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然則古本旄皆作軞

三年傳螭魅罔兩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杜解螭魅本服虔注案服云罔兩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服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服氏所據近誕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鄭氏注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說文鬽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从未聲魑鬼屬从鬼从离周禮方相氏毆方良鄭氏注方良罔兩也依國語云木石之怪賈逵服虔同劉昭後漢書補注引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蔡邕獨斷亦然劉昭又云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此亦誕說惟杜氏以爲水神似本漢舊儀說然國語爲足徵也訓鬽當依周禮訓螭當依楚辭王逸注螭龍類也周禮賈公彥疏云鄭君以魑鬽爲一物案鄭無此義疏誤東京賦注魑魅山澤之神蓋以意解螭魅亦不得分屬山澤也○案螭魅多作魑魅與魑不爲一物說文云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从虫离聲或曰無角曰螭魑鬼屬鄭氏注周禮引作螭鬽魍魎然則古本螭如字魅本作鬽今他書用作魑魅者不可通于左氏也賈服等注螭如字罔兩蓋古文魍魎字之假借晉語同

四年傳射王汰輈注汰過也

汰當作泰說文云汏淅澗也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徐鉉曰今左氏傳作汰輈非是

以貫笠轂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禦寒暑名曰笠轂

周禮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鄭氏注以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說文云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卽謂此蓋之屬此爲車中無笠之證服虔注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輪輪謂之笠轂或說爲長

邧夫人使棄諸夢中注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漢志江夏郡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娶于邧今邧亭是也雲杜卽今京山縣沔陽州治此夢蓋在雲杜水經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漢志云雲夢澤在南韋說本此案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華容今之監利石首縣也咸案此傳之夢與昭三年傳又異此卽酈元所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是也今京山縣與邧亭相近胡渭云邧都卽今安陸縣是不知雲杜之有邧亭矣於應劭漢志之注殆未之攷杜氏以爲在安陸縣城之東南者但就夢澤在江北而隨舉其地耳經傳單稱夢者傳凡兩見此年傳與昭三年傳田江南之夢司馬貞史記索隱酈元水經注引同惟李吉甫元和志引作畋于江南之雲夢多一雲字此又沿元凱之注而誤也推而廣之如淮南墬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誘注夢雲夢楚辭

招魂與王課夢趨後先王逸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鬭伯比與䢵公之女婬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于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一注云夢草中也元和志安陸縣下云雲夢澤在縣南五十里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左傳云䢵子之女棄子于夢中无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司馬貞索隱亦云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于夢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二澤各別也鄭漁仲等於是有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之論胡渭又辨之曰夢在江北雲在江南又引元凱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謂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不知南雲之說顯與昭三年傳敗于江南之夢相戾且單合既可通稱又何爲創南雲北夢之說首鼠兩端轉滋枝蔓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即用其說以斥宋儒之誣而胡氏臆說獨未之省則又疏矣雲夢實爲一藪經傳或分舉者行文之便體耳宋羅泌輩以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固非近人又以爲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更非

八年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注舒蓼二國名

正義云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以蓼於文公五年已滅此時不應復存故爲杜諱案詩漸漸之石鄭箋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正義云傳又有龍舒謂之羣舒漢志廬江郡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無龍舒羣舒即龍舒也故詩正義以龍舒謂之羣舒顧棟高云羣舒猶言衆舒則衆舒中獨無龍舒何也此又誤駁正義矣舒蓼蓋即鄭氏所云舒鄝也與蓼異國文五年傳注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桓十一年傳鄖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八十里水經注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于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舒蓼又淮水注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酈元兩注皆以蓼爲舒蓼殊謬顧棟高亦云若蓼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安從盟吳越而還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此本章懷後漢書注漢志廬江郡舒故國當爲衆舒相屬之域若舒與龍舒也高說較爲有據若如顧氏求吳越相近之舒鄝則是課虛無以責有矣

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辰陵陳地潁川

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云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後漢書劉昭補注引同今此亭在長平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繆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詳也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注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此傳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也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封人葢即周禮所謂封其四疆者非專司築城之職也正義亦引鄭說顧亭林解慮爲籌度以正杜誤說淺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周禮州長鄭司農注引傳同賈公彥疏引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咸竊疑傳文人字或非本旨謂每鄉各取一人亦何由成一州之衆謂一人爲討徵舒所獲又何爲實之以州玩賈服等注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則於一人意更爲隔閡景伯子慎所據之本必與今本有異（今周禮州長鄭司農注所引與傳文同者深疑後儒又因傳而更其字葢相涉誤也）愚意人當爲入字轉寫之譌謂鄉取一以入于楚也故謂之夏州然無本可據

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韓宣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葢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耆昧也注耆致也致討於昧

詩酌鄭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孔沖遠引傳證云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杜說非也（酌傳作汋詩正義云古今字耳今本酌左傳作約葢轉刻之誤釋文耆音旨此從杜解故正義云旨致聲相近故爲致案徐仙民讀其宜反老也葢宗康成之說故不作旨聲）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周禮夏官序官鄭氏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賈公彥引服氏注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自鄭氏服氏以徒法釋車杜君更溷車徒爲一宋馬端臨通考陳祥道禮書皆沿其論故車法徒法終不復顯至近時江永始能據周禮司右之文解傳之卒偏爲車法（已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說下）云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周禮司右所云車之卒伍也）故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咸以爲江解兩字亦曲案呂氏春秋云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高誘注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卒偏之兩葢卒爲偏之兩兩技也三十乘爲卒（廣有一卒謂一廣三十乘之車卒）廣十五

乘爲偏以三十乘爲十五乘之技即司右所謂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也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即伍爲偏之技也所謂兩者即司右職云能用五兵者屬焉是也攷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是車法異於徒法之明證也顧棟高大事表顧炎武補正皆執杜氏之說而各爲曲解失之遠矣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

正義云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周禮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鄭氏注引士喪禮下篇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賈公彥疏曰言交轡者士兩馬二人

牽之證馬兩飾之事也服虔葢取鄭義然致師之時安得有交轡夾牽之禮咸案周禮小司馬綱惡馬鄭氏注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兩即綱之假借謂御下調習其馬而收束其驂靷也徐仙民云兩或作柄周禮環人鄭氏注引傳作御下柄馬掉鞅而還賈疏亦作柄引注柄猶飾也掉猶正也此本服注兩柄皆力掌反或音亮與綱爲同部字故兩爲綱之假借也柄同說文云掉搖也掉鞅謂掉搖其鞅而轉與尾大不掉之掉義同楚語韋昭注掉作也亦順服杜皆訓爲正失傳義矣顧亭林據邵氏云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解與御下兩字不屬且亦不足以示閒暇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周禮車僕掌闕車之倅鄭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引傳作旃闕四十乘杜別闕爲義非是闕即闕車也

楚人惎之脫扃注惎教也扃車上兵闌

傳氏依說文解惎爲毒昭四年傳惎間王室哀四年傳惎澆能戒之杜氏兩注皆解毒爲義顧棟高大事表亦依是說以正杜譌謂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顧氏亭林又駁傳說云晉人困厄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詭言故傳書之以紀異案杜氏此訓本未嘗誤淺人自擾之耳扃服虔注橫木有橫木投於輪閒一曰扃車前橫木禮曲禮上釋文曰扃何云關也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所以止旗李善云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

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服氏橫木之說甚確吾鄉馬君補注據鄭氏考工記注證之然矣元凱之注則巢車蔽櫓之屬非此建五兵旗幟之扃也

每射抽矢菆注菆好箭

十二年傳左射以菆注菆矢之善者案既夕記云御以蒲菆鄭氏注蒲牡莖蒲莖也古文菆作騶此傳下云董澤之蒲正謂牡蒲莖也玩杜解似不與下句爲一義當依鄭說爲瞭然矣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騶發如淳曰騶矢也顏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小顏葢依杜說案秦漢時猶有以蒲爲箭之說藝文類聚引三齊略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

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索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爾雅釋木云楊蒲栁郭璞注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王風楊之水云不流束蒲鄭箋以爲蒲栁正義引陸璣疏蒲栁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栁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取其鯨鯢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漢書翟方進傳作取其鱷鯢師古曰鱷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鱷古鯨字案說文云鱷海大魚也从魚畺聲春秋傳曰取其鱷鯢鱷或从京郭忠恕汗簡鱷字云鯨并出馬日磾纂羣書古文據漢書說文皆作鱷知杜氏所據者非古本也正義引裴淵廣州記周處風土記皆如字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正義曰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窮者是藥草之名

案二者非禦溼之具且又不生水中杜氏之說或非事實說文云䴵同麴酒母也淮南氾論訓云夫亂人者若芎窮之與槀本蛇牀之與麋蕪司馬相如子虛賦芎窮昌蒲師古曰蘪蕪即芎窮苗也案史記索隱引司馬彪云芎藭似槀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蘺孟康曰蘪蕪蘄茝也似蛇牀而香高誘淮南說林訓注蛇牀臭麋蕪香司馬貞云芎藭槀本江蘺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叔展蓋意託麥麴以詰其有軍食否託鞠窮以詰其有佐亂軍者否無社兩對曰無皆以實告故叔展度其時窮勢蹙將不免於難始授之匿於水中軍前又不能正言故作反詰之語云河魚腹疾奈何詳審上下傳文情事宛然若如杜說則叔展卒詰之以禦溼之物語既鶻突而無社又不能解此二語轉無謂矣唐劉欽明爲突厥所執至城下呼曰有黍粱乎有簡米乎并乞墨一枚蓋欲城中選將簡兵夜襲其師也此有取於傳義軍中多隱語矣

十五年經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案杜氏釋傳則取漢志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與此正相違戾也十畝既爲公田則穀出盡歸于公豈

復十取其一若十取其一豈其九尙屬于民杜將以公田十畝之外別稅其民田之一邪則平時已行稅畝初之謂何趙岐孟子注鄭氏詩箋及周禮載師注何休公羊注皆不破什一之義什一者蓋公田居民田十分之一也今於公田之外而令民出穀故曰稅畝據孟子則公田爲田民田爲畝傳云穀不過藉則亦以藉別民畝也范甯注穀梁云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此亦從食貨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蓋通論也若如杜氏云十畝之公田在民田百畝之內則與孟子及此傳皆相悖矣

登諸樓車注樓車車上望櫓

漢書光武帝紀衝輣橦城章懷賢注引許慎曰輣樓車也今本說文作兵車又紀曰雲車十餘丈注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案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車上爲櫓說文作轈云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杜兩注皆訓爲車上之櫓者他書多借櫓爲樓漢書劉屈氂傳云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泰山爲櫓張揖云櫓大盾以爲翳也郭璞云櫓望樓也又有

一事樓櫓互用者三國志魏書云紹爲高櫓下曰大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其實皆望樓也故漢書陳涉傳云獨守丞與戰譙門中顏師古注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樓亦爲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成謂巢樓皆當依本傳訓爲望樓不必依他書借櫓爲樓又解爲蔽車之櫓是使傳文反晦矣觀郭景純釋櫓爲望樓可見正義亦云櫓澤中守草樓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皆借櫓爲樓

十六年經成周宣射火注傳例曰人火之也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宜从榭案漢書五行傳載此經與傳文正同獨鄭氏引作災豈傳文發凡不專指此經抑鄭以意言不出古文與榭依邢敦銘作射漢志曰講武之坐屋

成公

二年經盟于袁婁注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

杜氏釋例袁婁闕不知其處案司馬彪郡國志齊國臨菑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

三周華不注注華不注山名

外傳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案水經濟水又東北脫逕字華不注山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引傳下云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李吉甫元和志云濟南郡歷城縣東北十五里一名華山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晉逐之三周華不注咸謂不當讀作鄂不韡韡韎韋不注之不鄭氏注不讀爲柎華鄂足也亦作跗

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注震動橈曲也

詩商頌長發篇有震且業鄭箋震猶威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今本君誤爲吾師徒橈敗是也

益車馬注多埋車馬

周禮校人云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案塗車非謂泥車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者塗飾也與校人飾遣車之馬同義自

賈公彥校人疏與孔穎達檀弓左傳兩正義解云用泥爲車而鄭氏校人之注皆莫之省矣周禮圉人云廞馬亦如之鄭注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又大司馬職云喪祭奉詔馬牲鄭氏注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此周制遣奠有茅馬之飾益車馬者謂益遣車之馬也埋車馬蓋漢制後漢書禮儀志劉昭補注引漢舊儀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皇覽載漢家之葬埋車馬元帝葬乃不用車馬光武帝紀又載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此欲更當時之法崇古制也杜氏以漢法釋傳誤矣

棺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

鄭氏注喪大記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案翰檜當猶題湊也漢書霍光傳云黃腸題湊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禮儀志云牙檜梓宮如故事其遺制也杜氏別爲上旁之飾未知所據

三年經傳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案郡國志濟北國蛇丘劉昭補注左傳有棘地引杜云汶水北地有棘鄉與今本杜注異然以酈元之說合之則以昭所引者爲詳

五年傳乘縵注車無文

此本說文解字云縵繒無文韋昭注晉語與杜同案周禮巾車夏縵鄭氏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巾車職云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正義不知杜失而謂乘縵蓋乘大夫墨車則直亂經矣乘縵謂降而乘卿車耳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注墊隘羸困也

說文土部墊下云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又雨部䨣下云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也讀若春秋傳墊阨唐元度九經字樣云䨣寒也傳曰䨣隘今經典相承作墊叔重既讀傳如字唐又引作䨣者蓋以䨣訓爲寒與傳義近耳杜氏乃以意言非古義矣方言曰墊下也與說文同解與傳義土薄水淺亦順

子之佐十一人注六軍之卿佐

孔沖遠引服虔曰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案欒書以下共十二人軍帥謂欒書

之辭故云十一人也此視元凱爲詳備
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
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
葢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江愼修云車法兩偏爲卒卽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是也一廣三十乘得兩偏之數故爲一卒五偏爲伍卽桓五年傳先偏後伍是也五倍其偏之乘故曰伍二十五
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
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解云以兩之一卒適吳
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
留其卒之一偏偏居卒兩之一卽十五乘也質言之
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杜誤以徒法釋車故兩之

左傳杜註辨證卷三　十七

一卒句不可通矣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咸案
昭元年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二十五乘
爲偏然則兩之一卒謂五十乘之車卒也舍偏兩之
一謂留二十五乘也偏居兩之一故曰舍偏兩之一
愼修之說猶未備據顧亭林依傳氏解兩爲百兩之
兩偏爲半偏之偏則更淺率矣案禮坊記正義曰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引傳云臨軍對陳用鄉法此沿元凱之誤
八年經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
稱
案禮記正義曲禮下曰許愼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
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今本左氏

傳無此文此當召桓公來賜公命傳下發凡之辭晉
宋時已脫簡耳觀康成叔重景伯子愼等皆依是文
解經可見禮曲禮下云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子謂
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正
義云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
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白虎通亦云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故賈侍中解文元年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以恩深
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
夷狄同故稱天子皆依傳例爲訓自杜氏注出而古
本既失古義亦晦矣禮記正義以爲魯非夷狄稱天

左傳杜註辨證卷三　十八

子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此皆信杜氏而棄古
注如塵羹殊可嘅惜案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簡閒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又案後漢書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則賈氏所解詁者猶未離古文之舊故所發義例多不見於今本傳文而孔氏爲正義槩從擯斥于是左氏之古學湮滅殆盡矣
九年經城中城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司馬彪郡國志東海郡厚丘劉昭補注左傳成九年
城中城引杜注在縣西南有中鄉城然則今本作廩
丘者已非元凱之舊顧棟高據南齊志北史東海郡

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其
地在沭水之陽案舊唐書志云沭陽漢厚丘縣皆由
杜注廪字傳寫之誤也
傳南冠而縶者誰也注南冠楚冠
蔡邕獨斷曰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後漢書輿服志
作一曰柱後無惠文冠三字高五寸以纚裹輿服志作以纚爲展筩鐵柱卷
執法者服之今御史廷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輿服志曰
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獬豸獸名葢一角今冠兩角
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
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葢楚之冠秦
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案高誘淮南主術訓注與中

郎太傅同則南冠爲獬豸冠較矣
十年傳居肓之上膏之下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說文云肓心上鬲下也左氏傳曰病在肓之下玉篇
引同案古文上从二下从二今本在膏之下葢古文
轉寫之譌
十三年傳跋履山川注草行爲跋
聘禮鄭氏注引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
道路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
祭酒脯祈告也古文軷作跋今本跋誤爲軷周禮大馭犯軷
遂驅之鄭氏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蒲
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引傳曰跋涉山川此從古文故跋加字禮月令鄭氏注行在廟
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注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跋壤大小與
之同詩云取羝以軷說文云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
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故聘禮賈公彥疏引鄘詩大夫跋
涉作軷詩泉水正義引傳跋涉山川亦作軷詩生民
傳曰軷道祭也禮曾子問正義云祭宮內行神之軷
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此本月令鄭氏注跋履葢道祭
遠行之謂跋卽軷字古文瞭然矣杜說亦本詩泉水
毛傳詩正義云跋者山行之名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草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
亦曰跋後漢書孝章帝紀章懷賢注亦用毛傳高誘注淮南又云不從蹊遂曰跋涉案聘禮大馭二注則

以鄭氏犯軷之說爲長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
坂縣入河
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劉昭補注引張華博
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案
酈元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
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
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
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元和郡縣志聞喜縣
王官故城今名王城在縣南十五里左傳俘我王官
胡渭云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於河左傳謂之涑川然則涑川王官

皆在聞喜邑內矣而杜氏於王官未詳

十五年經會吳于鍾離注鍾離楚邑淮南縣（縣蓋郡字之誤）鍾離本漢舊縣屬九江郡至晉屬淮南郡故杜氏以爲淮南縣案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酈元云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案元和志漢鍾離縣隸九江郡晉立爲鍾離郡漢鍾離縣至晉屬淮南郡安帝時因東郡燕縣流入鍾離者于此置燕縣杜云淮南縣不見晉書然預時尙無燕縣之月深疑今本有錯簡今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此非復杜氏之原文矣）

十六年傳敗諸汋陂　敗諸汋陵注汋陂汋陵皆宋地

郡國志九江郡當塗劉昭補注引皇覽曰楚大夫子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水經

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注芍陂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嚴觀元和補志安豐縣梁置陳留安豐二郡有芍陂後漢書注云在縣東周三百二十四里楚孫叔敖所起崔寔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卽此後漢王景爲廬江太守重修之其陂徑百里咸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安豐有芍陂（御覽引壽春圖經曰芍陂在安豐縣豫州記曰陳縣地有芍陂一湖）然則當塗壽春安豐諸縣（安豐今之霍丘）皆爲芍陂所徑之地杜氏獨未詳也元和志宋州寧陵縣有汋陵在縣南二十五里李吉甫曰春秋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陵

有韎韋之跗注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詩六月正義引鄭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詩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釋文柎亦作跗故此傳亦作不）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咸案詩采菽鄭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沖遠云足卽腳跗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緹與韎同色）鄭意謂屨與裳同色非指跗注爲裳也賈疏誤解鄭義（士喪禮綦結于跗連約鄭注跗足上也約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然鄭志與司服注稍有不合注以

韎韋亦爲裳則跗注乃赤色矣志以韎衣而素裳則跗注又白色矣咸以爲戎事無偏衣之理當以注說爲確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史記作注衣三屬之甲索隱曰案三屬謂甲衣也覆髆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也案韋昭注晉語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上身一髀褌二脛繳三凡三屬也（上身以下蓋如淳說）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顏師古曰如淳是也屬聯也案如說之云脛繳小司馬氏之云脛衣卽傳言跗注也杜氏之說未備

敢肅使者注肅手至地若今撎

說文撎下曰舉首下手也釋文引字林同（今本說文多作舉手下）

下手古文首與手通用士喪禮左首進鬐鄭注古文首為手然從今文別首手乃晰案舉首則
手不能下至地葢揖字誤也揖於至反肅猶後世長揖史
記周勃世家介冑之士不拜應劭曰左傳晉郤至三
肅使者而退漢書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
手自上而極下徐堅初學記引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
于王丹丹謂遵曰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賵子以不拜
遂揖而別此皆肅而不拜之證又佐以公羊僖三十
三年傳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
即此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也肅葢揖而不拜之
謂長揖不跪拜也韋注晉語鄭注少儀鄭司農注周禮肅拜
以此傳為證皆失之段若膺先生釋拜辨之晳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注豹叔孫僑如弟也
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案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
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曰國佐為魯請逆
此本昭四年傳稱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
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已在齊多年僑如始
往有明證矣杜謂豹于此年去齊經書叔孫僑如奔
齊而不書豹何也傳書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
齊又不云豹何也正義謂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為
聲伯使此曲徇杜說而亂經傳矣試思豹於何年歸魯經傳曾見及邪
十七年傳或與已瓊瑰食之注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
象
詩渭陽瓊瑰玉佩毛傳瓊瑰石而次玉孔仲達云瓊
者玉之美名非玉名瑰是美石之名佩玉之制唯天
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案禮緯天子含用珠
諸侯用玉大夫用碧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似玉毛
傳以瓊瑰石而次玉則正與碧同類矣說文云瓊赤
玉瑰玫瑰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然則石之
赤美而次玉者謂之瓊瑰與正義雜引廣雅呂靖韻
集以證杜說不知與周禮詩傳禮緯皆相戾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三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襄公

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鄺元曰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是也然則洧上在新鄭故城中咸案穆天子傳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與此正同元和志新鄭縣洧水縣西北二十里灌潁渠首受洧水西魏遣王思政固守長社城東魏相高澄遣將清河王高

岳攻之築堰通洧水渠灌破長社城洧于新鄭已入潁矣杜氏未詳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洧水潁水出鄺元曰洧水又東爲洧淵水春秋傳曰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則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新鄭縣漢屬河南郡長社城即鄭之長葛地也漢屬潁川郡長社縣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徐堅初學記引服虔注曰以組綴甲馬融注曰被練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正義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咸案呂氏春秋曰郈之故爲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郈君曰不若以組高誘注曰以組連甲今本作以帛綴甲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初學記引注曰縷綴甲不以組此可以證賈馬服說之確侍中解云盈竅任力者又本呂氏春秋甲竅滿任力者半組竅滿則盡任力之說也杜誤孔疏更誤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周禮鐘師鄭氏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

亡是以頌不能具此以不解爲善若如呂叔玉解肆夏爲時邁繁爲執競渠爲思文則鑿杜及外傳韋注又以樊合肆夏爲一其分析更不安矣故鄭氏注聘禮鄉飲酒禮兩引國語終不析句以當三夏之目可以見前儒不執己見也

有窮后羿注羿有窮君之號

正義引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案論語何晏注引孔曰羿有窮國之君孔氏所引蓋僞爲書傳者說也安足爲證說文解字云羿帝嚳射官賈侍中亦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又佐以淮南楚辭堯使羿射九日之事則羿爲射官而世以

羿名猶黎爲火正而世以黎名也

滅斟灌及斟尋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水經注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閒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地理志北海郡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斟亭在溉水東溉水北逕斟亭西北（溉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漢志北海郡桑犢縣有覆甑山）今白狼水薛瓚曰案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里（今本誤爲十）溉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

壽州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汲郡古文曰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洛汭此卽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也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漢志東郡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衞國以封周後今薛瓚酈元皆據此以爲斟灌之地前儒曾未之及且酈元所云河南之尋又未實指其地也）皇甫謐曰衞也又云夏相徙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卽汲冢書曰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爲非舍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以此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案矣咸案郡國志河南

尹鞏縣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曰夏太康五弟須于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鞏縣有尋谷水劉昭注引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鄩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鄩口玉篇云河南鞏縣西有鄩中薛瓚謂鄩爲近洛之地酈元謂河南有鄩其說未嘗錯繆惜不能舉其地以貽後人口耳且以畔觀爲斟灌亦無所依據

戎狄荐居注荐聚也

漢書嚴安傳隨畜荐居蘇林曰荐草也師古曰蘇林說非荐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

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咸案蘇氏之說蓋本服虔服云

荐草也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光伯更證以莊子云麋鹿食荐荐卽草也服言甚確若如小顏之解則更曲於杜矣

敗于狐駘注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

郡國志魯國蕃縣劉昭補注左傳襄四年戰狐台引杜注縣東南有目台山然則今注作亭者已非元凱之舊蕃漢志作蕃應劭云邾國也音皮釋文曰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正義亦依是說然小顏漢書注已斥其非矣（狐檀弓上作臺）（鄭注臺當爲壺字之誤春秋傳作狐鮐案淮南墬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蓋臺台術爲三水所出之山臺台非狐台也故康成注禮以臺爲誤惠定宇據淮南溜出目駘以證狐駘然矣）

或以卜縣北山當之未足爲確

國人逆喪者皆髽注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此本鄭司農說然以髽衰之髽訓爲逆喪之髽誤也成案喪服髽衰三年鄭氏注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葢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此喪服三年之髽也奔喪記曰婦人奔喪盡哀東髽鄭氏注去纚大紒曰髽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鄭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

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此始死奔喪之髽也故賈公彥疏云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郎士喪禮所云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卽喪服注所云是也孔氏妄議鄭說其自爲喪服記正義則始從皇氏三髽之說云有麻有布有露紒復云正有二髽一斬衰麻髽二齊衰布髽總名露紒前後矛盾如出兩人適以貽後人笑矣

九年傳備水器注盆罋之屬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罌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罌備火今之長頸缾也

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漢志作以出入火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杜解出內以心咮分屬非是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注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恆多火災

漢書五行志說曰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偪陽妘姓漢以爲縣郡國志偪陽有柤水柤水而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城杜氏釋例以爲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此又一隅之見試思六日而歷五百餘里豈乖異事邪

傳師於牛首注鄭地

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桓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

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酈元云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雝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

司慎司盟注二司天神

覲禮鄭氏注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定元年傳

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案襄二十八年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皆不及日月則此傳二司蓋卽名山名川之神與覲禮注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異蓋諸侯覲於天子加方明于壇上鄭氏所謂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賈疏引傳以爲有山川兼有二司亦沿杜說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注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外傳云輅車十五乘韋昭注輅車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案周禮車僕鄭氏注引宣十二年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故鄭以廣車爲橫陳之車戰國策載以廣車高誘注廣車大車也服虔曰軘車守之車

歌鐘二肆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鄭氏周禮小胥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據此則鐘磬不全者亦不得謂肆傳云二肆蓋合下鎛磬爲六十四枚耳杜以一堵之數釋肆固誤若依鄭注肆數而單稱歌鐘爲六十四枚亦非劉光伯解合歌鐘鎛磬爲相對之目甚當然云鎛磬亦二肆則又誤矣賈公彥疏云案諸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魏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之半則鐘一堵磬一堵也

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注壽夢吳子之號

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二十六年傳惠牆伊戾爲太子納師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殊誤咸案吳稱句吳越號於越餘祭爲戴吳延陵爲延州來陵州來一地也陵來蓋雙聲故發聲成州來也皆夷言發聲故高誘注淮南云於發聲於越夷言也又推而廣之如襄五年傳吳子使壽越如晉欲知壽爲吳語之發聲否則臣子不能冒君號以爲名也

伐宋師于楊梁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劉昭補注左傳襄十二年楚伐宋師楊梁杜預曰有梁亭與今本注異案水

經注溴水又東逕楊亭北京相璠曰宋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陽亭俗名之曰緣城非矣劉引杜作梁亭則又楊亭之誤然元凱以爲在睢陽縣東鄺氏以爲東南猶未爲確也

十四年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掎其足也踣僵也

周禮簭人云二曰觭夢鄭氏注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之掎今本脫一之字掎亦得也賈公彥曰諸戎掎之是掎爲得也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踣破也謂戎得之與晉破之猶分之也詩七月正義引傳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亦沿杜誤又詩小弁伐木掎矣鄭箋掎其巔者

不欲忘踣之則又讀掎爲倚與傳異義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注成國大國

呂覽高誘注成國過千乘之國也案千乘適當三軍之制故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正義援周禮大宗伯注以證杜說非是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羽毛葢羽葆與旌別爲一物旌亦析羽爲之其名爲旌不曰羽毛晉宋以來爲訓故者皆溷而爲一案羽毛之見於經者若禮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正義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葢謂之羽葆周禮小司徒及葬執纛鄭司農云纛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郭璞曰所持以自蔽翳也周禮巾車有翣羽葢鄭注以羽作小葢以翳日也詩毛傳翿纛也翳也故小顏注漢書韓延壽傳曰羽葆聚翟羽爲之今纛之類也章懷賢注後漢書光武紀曰合聚五采羽名爲葆咸歷撿諸書多以羽旄與旌對舉爲文呂氏春秋節喪云羽旄旌旗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一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二又九歎云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三東都賦曰羽旄埽霓旌旗拂天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四李善注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漢安世房中歌曰芳樹羽林庶旄翠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五顏師古注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然訓旌旄則不得其解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薛綜注謂垂

羽翟爲葆葢飾建隼羽爲旌旗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六漢書齊懷王傳云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七司馬相如大人賦云總光燿之采旄又云攬欃搶以爲旌兮張揖曰旄葆也係光燿之氣於長竿以爲葆也注髦首曰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八鄭氏注司常夏采云注旄于干首者謂旌也高誘注淮南原道訓云翠葢以翠鳥羽飾葢謂羽旄也詩鄘風毛傳以旄爲注旄於竿首謂析羽爲旌與鄭又異然終未釋旌旄爲一也孫炎郭璞爾雅注皆依鄭氏說自杜氏以羽旄爲旌而正義復沿其誤於是幷鄭氏之周禮注郭璞之爾雅注皆疑似而難辨矣

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注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五經異義曰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迎太姒親迎于渭孔子曰答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十六年傳莒犂比公注犂比莒子號也

韓奕詩鄭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孔沖遠曰莒郊公犂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犂比公莒在東夷

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著當作渠之等然則犂比爲莒地較矣時人以其地號莒子故與他國不同杜猶未詳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酈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汝然則杜氏所云蓋在湛水之下流與湛阪異地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麤衰斬者其禮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正義曰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此甚明晰杜解未確

曰唯卿爲大夫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

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以爲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正義據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答皆爲非並與鄭違案孔氏之辨甚明而此傳復取家語爲證不知家語亦出肅手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注守官之臣

周禮大宗伯六命賜官鄭氏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援此傳以足其說

然則官臣者諸侯得受賜天子故臣得稱官晉文告神稱曾臣彪故偃稱官臣也杜說未晰賈公彥疏以爲荀偃自於晉君稱官更謬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巫山在盧縣東北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杜云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爲平陰縣地也　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其水引瀆故瀆尙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郡國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廣光同音馬器之一文補注已詳

其說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師登望晉軍畏衆而歸地里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咸案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防門有長城至東海劉昭補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或以長城即防門非是元和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里此承杜說獨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云在縣北與今本又異矣

兩矢夾脰注脰頸也

說文脰下云項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解脰陷腦張揖解與許同何休公羊注脰頸齊語也傳自史記田單列傳自奮絕脰而死索隱引用何說楊雄羽獵賦觸輻關脰顏師古解同　咸案脰葢古頭字士虞禮曰取諸脰膉鄭氏注古文脰膉爲頭嗌也士相見禮曰夏用腒左頭鄭氏注今文頭爲脰賈公彥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自許何皆從今文而古文之見於經者僅儀禮鄭氏二注而已

伐雍門之萩注雍門齊城門

戰國策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杜氏以揚門爲齊西門未詳何據

右師城上棘注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

酈元曰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案漢志潁

水出潁川陽城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上棘葢近潁地名杜氏以爲水邊未詳其處耳

右回梅山注在滎陽密縣東北

郡國志河南尹密縣有梅山劉昭補注引杜云在縣西北與今本異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見周禮大師賈疏正義引作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　案鄭氏注周禮保章氏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即援此傳爲證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先鄭亦舉是說　賈疏案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

八卦八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然則鄭氏之說未爲確矣服解較善若如杜訓則覘傳義尤遠

十九年傳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注齊侯以衞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衞志於戰死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正義以爲杜用賈說案上下傳文衞在城上號之乃下則衞下矣問守備而以無備告豈衞志於戰死而向背以無備告齊之理乎服虔引彭仲傳以爲齊侯號衞衞慚而下齊侯乃問衞之守高唐者衞無恩信故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

城此解切於情事然末句解云命士卒登城則與下義隔閡當是齊侯揖守備者守備乃登城也

二十年經盟于澶淵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

水經注河水東逕繁陽故城南張晏曰縣有繁淵酈元引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然則今本與釋文皆作繁汙又不可憑矣

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酈元曰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酈氏旣知顯閭爲非而兩端不決爲杜所惑耳劉昭郡國志補注於閭丘亭下復援杜說以亂之更謬晉書地理志高平國南平陽侯國有漆亭郡國志屬山陽郡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鄭箴膏肓云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僦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周禮大司徒鄭氏注聖通而先識

詩小弁鄭箋義同

二十三年傳禮爲鄰國闕注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聘禮赴者至則衰而出鄭氏注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賈疏引傳服注云鄰國尙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杜說未晰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周禮司約云小約劑書于丹圖鄭氏注丹圖未聞或

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裘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正義引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案藝文類聚載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杜說與正義皆後世之法梁簡文帝啟囚徒配役事啟云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是也若解傳義舍康成其誰從乎

啟　胠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胠

馬融注論語云前曰啟後曰殿胠亦作阹漢書楊雄

傳以罔爲周阹顏師古注引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案詩六月以先啟行故先儒多依此訓啟爲前軍杜說未詳

二十四年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注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見詩唐譜正義）鄭氏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日太原晉陽漢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杜說亦本鄭氏然不知中山爲始封之地平陽爲天子之都其遺漏多矣且誤合陶唐爲一地自杜氏始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以瓚說爲非閻百詩援說文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此足以正杜之誤矣（後漢郡國志濟陰定陶縣亦云古唐堯所居水經注永安本彘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薛瓚漢書音義曰唐今河南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案永安在霍太山之陽揚雄冀州牧箴云岳陽是都謂此蓋又平陽帝都之別邑也與在中山晉陽者異胡渭徑以瓚說爲非失之）

侵介根注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郡國志東萊郡黔陬侯國有介亭

二十五年傳四翣不蹕注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氏注故書翣柳作接槓鄭

司農云接讀爲歰棺飾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喪祝注亦云四歰牆置歰則翣本作歰然經傳皆易翣矣

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禮記正義（郊特牲）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異何得比夏殷之

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義疏曰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然則前儒皆以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杜去黃帝堯而并夏殷舜以當之顯與禮經相戾矣詩陳譜正義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

表淯鹵注淯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禮記正義王制曰異義左氏說淯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漢書溝洫志云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正義引呂氏春秋終古斥鹵生稻粱謂鹹薄之地爲斥鹵斥卽舄也周禮草人鹹潟用貆鄭氏注潟鹵也爾雅曰鹵鹹苦也故賈侍中注此傳云淯鹹也淯鹵謂爲鹹薄之地杜解未當

規偃豬町原防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周禮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豬防以傳文爲證後鄭謂偃豬者畜流水之波也防豬旁隄也賈疏云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案異義左氏說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賈逵注此傳同町所以界乎隄防之閒正義引說文云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頃町界畝此正町不爲田之證杜旣誤以原爲平原之原而又以町爲小頃皆誤故正義別之云此原謂隄防之閒

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外傳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注時晉有四軍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案上文欒犯易行以誘之則中軍先入矣當依外傳作三萃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鄭氏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咸謂此傳亦然古文四从三與三字僅一畫之別轉寫遂失其眞耳以外傳證之益信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卽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服虔注衰麻已除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喪服之始咸按士虞禮曰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鄭氏注旣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今文說爲稅賈疏曰變麻服葛是變重服輕服說終是不易稅乃說字之今文耳杜氏不知古文之稅爲說遂迂迴而爲曲說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注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婺源江氏曰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譌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授時二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戌非在申而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杜氏乃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

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歷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譌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歷非知歷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爲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贏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遂或七十餘月案杜氏長歷之誤發端自此說始

咸案漢志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志又云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己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然則此傳在漢說已有疑議而皆參錯不合葢三統之術既疏魯歷亦出漢時耳孔沖遠云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後之學者宜知此意竊以此傳當即漢書劉歆傳所云傳有間編之類邪若如愼修徑斥左氏之妄則又不免厚誣古賢矣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

二十八年傳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注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案杜意與傳相反傳言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則歲星乘玄枵矣下云蛇乘龍蓋蛇爲龍所乘也故陰不堪陽則春無冰服虔注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堪陽故溫無冰正義辨之謂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若如其說又何陰不堪陽之有正義知有杜而不知有左氏且並不尋繹上下傳文而專以排詆爲能事耳

舍不爲壇注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壝以受郊勞
服虔本壇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詩東門之墠毛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引此傳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徧撿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見禮祭法鄭氏注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葢古字得通用也周禮大司馬云暴內陵外則壇之鄭氏注壇讀爲同墠之墠楚辭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王逸注平場廣坦曰壇音善咸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鄭氏注壝土象壇帷其北

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也畫外垣也周禮司儀爲壇三成宮鄭氏注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壇壝宮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鄭氏注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據此三注則壇爲壝土不兼除地之目杜氏執首鼠兩端之說意欲兼通其義耳當從鄭讀壇如字賈公彥覲禮疏曰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受勞于館不爲帷宮臣禮卿行君禮旅從徒衆少故在館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于帷宮引傳云諸侯相朝當爲帷宮受勞之事也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注減其膳
呂氏春秋高誘注肉汁曰洎周禮士師鄭氏注洎謂增其沃汁也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注優俳
禮樂記云及優侏儒獶鄭氏注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漢書檀長卿爲獮猴舞案下云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此又云圉人爲優則從鄭說爲確○正義引史記優孟優旃以爲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殊謬優姓見廣韻
慶封汜祭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周禮大僕鄭氏注空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賈公彥疏曰慶封齊大夫有罪來奔魯魯以饗食之祭先遂覆

豆以祭謂之汜祭
吳句餘予之朱方注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句餘餘祭或謂是一人夷末惟史記作餘眛左氏及公羊並爲餘祭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杜氏誤耳案服注句餘爲餘祭正義亦知此時吳君是餘祭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然杜云夷末必曲爲之諱也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案杜解與前年傳句餘訓爲夷末此年經閽弒吳子

餘祭皆相反又自違戾矣句餘本餘祭而謂夷末時
餘祭尚在夷末末立此經吳子當是夷末而謂餘祭
餘祭已弑夷末新嗣故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
位使來通聘此論終是不易札以六月到魯經傳無
文盖杜之妄也范甯更據之以注穀梁益誤
傳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注言季氏欲得卞而欺
我言叛益疏我
正義依杜本祇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
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同韻案傳依
服本作祇云適也更證以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何
晏注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解多亦爲適然則服作

祇杜作多音雖得通而元凱訓多爲益轉於此傳之
義不了矣
險而易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
案險與易爲對文禮記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美哉思而不貳注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皇甫士安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
菁者莪十篇是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
王之樂
詩維清序云奏象舞也鄭箋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象與清廟相對故鄭注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
也以管播之注文王世子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
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注祭統云管象吹
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據此則舞象爲武王之樂禮文王世
子正義云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
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
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
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詩維清正義
亦云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記
文於管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次之武樂
則干戚以舞之說文箾下云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
韶今本尚書作簫韶某氏傳曰言簫見細器之備詩
周頌正義引韶箾亦作韶簫案禮曲禮上云右手執
簫鄭氏注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正義謂弓頭爲

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僖二十三年傳云左執鞭弭
正義引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鷖鳥捎鳳凰捎亦拂之
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箾捎字同然則箾
當鞭弭之屬可以擊人武舞中必執此物與賈逵注曰箾舞
曲也言天下樂削去無道其說未詳禮文王世子曰胥鼓南鄭氏注南
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
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正義引鉤命
決云南夷之樂曰南一名任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
古南與任通南由正舞位故鼓之白虎通云樂元語
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
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

南音高誘注南方國風之音正義以爲杜不解南其義未聞疏矣籥詩鼓鍾鄭箋籥舞文樂也簡兮毛傳籥六孔鄭注禮記郭注爾雅皆云三孔廣雅云七孔未詳案鄭氏注祭統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高誘注淮南曰持羽武象周武王之樂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韶護武象之樂張揖曰象周公樂南人服象爲虐于東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此說未詳所據

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算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邵氏寶曰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顧亭林又辨之云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然顧氏之說仍曲江愼修云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此爲明晰咸案說文亥部𠀅古文亥爲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更證以魏石經三體左傳遺字古文亥作𠀅而篆作亥與說文同然則古文亥字首皆一畫傳云二首豈後之亥篆卽古文與深疑劉歆時之爲左傳訓故者不無改竄附會故賈服杜君之本相沿爲然也

譆譆出出注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周禮庭氏鄭氏注引傳出出作詘詘說文引傳譆譆作誒誒云可惡之辭一曰誒然

吾公在壑谷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

士喪禮鄭氏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云吾公在壑谷賈疏曰鄭爲伯爵不合立孤但良霄鄭之公族大夫以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之亦號爲公案禮王制正義云卿亦得稱公卽援此傳爲證

三十一年傳延州來季子注延州來季札邑

昭二十七年傳使延州來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其土地名又云延州來闕此三說皆參錯不合案禮檀弓下云延陵季子適齊鄭氏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正義曰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卽此經延陵卽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撿傳言延州來季子凡三見不云延陵禮檀弓公羊誤語史記吳世家漢書地理志皆云延陵不言延州來蓋州來爲吳語之發聲也陵來又雙聲酈元水經注以下蔡州來之城爲延州來殊謬據漢志延陵在會稽毗陵晉書地理志毗陵郡有延陵縣漢志故州來國在沛郡下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縣故州來邑風馬牛不相及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皆沿酈氏之誤○服氏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

漢書蕭望之傳將歸延陵之皐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哀十年傳正義引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子慎韙意以延陵有州來之邑非指下蔡之州來以實其地也高誘淮南注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亦以延州來爲延陵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左傳杜註辨證卷五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昭公

元年傳設服離衛注離陳也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案離古與麗通猶連也古文連爲麗見儀禮鄭氏注正義以設服即執戈者失杜意矣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注辯治也

案此當讀爲徧古徧與辯通猶言不能徧及也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案禮無享卿五獻之制禮郊特牲鄭氏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享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曰下臣得貺不過三獻可證正義不省杜注據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聘禮卿聘饗餼五牢則失之遠矣卿非子男也獻非饗餼也韋昭晉語注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禮郊特牲正義以爲春秋時大國之卿禮同子男即援杜說爲據又與禮經相戾矣

館於雒汭注水曲流曰汭

說文汭下云水相入也閔五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鄭元引服虔本作渭隊解曰隊謂汭也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與許說同某氏尚書禹貢

傳曰水北曰汭又云渭北涯正義引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葢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皆與杜意別當從毛傳爲長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注端委禮衣

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褎長故曰委正義援此以證杜說所自案韋昭注國語曰說云端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禮郊特牲鄭氏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士冠禮注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依此則委當爲委貌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鄭氏注玄冠委貌服氏解以爲衣者以上言弁冕是首服則此當

不重豈知弁爲冠之總名卽不宜服言冕矣云弁冕者通上下言之端委則朝祭會同之服卽韋說猶未爲備服義未詳釋文云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

趙孟視蔭注蔭日景也

淮南說林訓曰蔭不祥之木高誘注蔭木影說文云蔭草陰地釋文蔭亦作陰小顏注漢志猶沿杜說

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以司馬法步卒七十二人當一車之用計之增十八則八十人矣又兼以傳云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右前拒服虔注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以八十人計之則兩之卒四千人伍之卒一萬人專之卒六千五百二十人參之卒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偏之卒二千人去車而以步卒當之故仍兩伍專參偏之名其陳則同也杜氏以爲臨時處置之名非是

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咸竊以爲杜解大曲五乘葢部別五陳人數乘以數計讀食陵切三五卽參伍古參字皆讀爲三考工記韗人上三正鄭氏注三當爲參弓人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韓非子曰偶三五之驗易本義引

作參荀卿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揚倞注參三也此本韋昭國語注劉歆讀易參伍爲三五此云三五葢參變其五陳之法卽爲下文爲五陳以相離句發端也杜氏不知古文故爲曲解

於是乎禜之注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欑用幣以祈福祥

後漢書孝順帝紀靡神不禜章懷賢注引說文曰禜設緜蕝爲營以祈水旱今本說文禜下云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鄭氏注祭法幽宗雩宗宗當爲禜字之誤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注周禮禜

正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鄭注大祝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謂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有牲用何休說案鄭氏凡三
引傳文周禮大祝注鬯人注禮記祭法注皆日月星辰三句在山川
之上今本在下蓋俗本致誤然劉昭注後漢書所引
句次已與今同其誤在晉宋時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湫集也底滯也
呂覽審分篇曰此之謂定性于大湫高誘注大湫猶
大竇說文云湫隘下也然則湫底猶著于隘下之處
而終止也當從服氏之說楚語云民氣縱則底韋昭
注底著也與此義同
疾如蠱注蠱惑疾

說文云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
生也
淫生六疾注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婺源江氏曰陰淫寒疾大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
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大陰溼土
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素
問言六氣風寒暑溼燥火正可以解此傳六疾若如
杜說則疏矣
甲辰朔烝于溫注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
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
誤

服虔曰夏十一月朔也禮王制正義引服注祭人君
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此傳用晉史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界
內古冢得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至莊伯莊伯十一年魯隱公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紀
月上書十二月則魯紀周正也杜云傳誤失之
三年傳齊公孫竈卒注竈子雅
呂覽高誘注公孫竈惠公之孫父子欒堅之子
四年傳三塗注在河南陸渾縣南
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酈元曰今是山在陸渾
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黽非
南望也京相璠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
三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服言或爲轘轅大谷伊

闕皆非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山明矣
案張衡東京賦云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
捷乎轘轅或說以此爲三塗未可爲非且與上四嶽
爲對文下又云九州之險不可以陸渾三塗山泥也
元和志三塗山在陸渾縣西南五十里史記索隱謂三塗蓋河北大行山鄙都在杜氏之誤然司馬氏之
說亦不確史記周本紀作三途
荆山注在新城沶鄉縣南
晉書地理志襄陽郡臨沮縣荆山在東北新城郡沶
鄉無荆山更證以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
在東北漳水所出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荆山劉昭補
注引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

曰荊山卽卞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水經注沮水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淮南子曰沮出荊山案沮水漢志云出漢中房陵東山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臨沮縣下載應劭云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然則淮南所云謂沮出荊山乃入江之會非沮水發源之地也杜氏以爲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胡渭據此以爲荊山之異名殊謬（元和志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纔通人經通典云南漳亦臨沮地）

中南注在始平武功縣南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在縣東郡國志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劉昭補注云前志在

縣東晉志始平郡武功縣亦云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爲終南惟杜氏以爲在武功之南案元和志終南山在郿縣南三十里其武功縣下云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郿縣地是也然則唐武德三年以後武功已非復舊理其舊理已屬於鳳翔府之郿縣故中南不在武功而在郿縣矣中與終通詩秦風毛傳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元和志曰經傳所説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九嵕巀辥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淮南俶真訓作終隆高誘注終隆終南山在扶風

西陸朝覿而出之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鄭志答孫皓云西覿朝陸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頒冰是也詩豳風正義曰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于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服虔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出之（杜亦本此）鄭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謂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別

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此解甚明案鄭注凌人引左傳在夏頒冰掌事下所以別二月初出爲廟之時故此傳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虔注祿位謂大夫以上則知出之謂頒冰也（周禮序官凌人疏引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案鄭志趙商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豳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此豳風藏冰之時則與傳有別）依正説與豳風凌人始合服説據月令仲春開冰與下獻羔而啟亦合若如杜解則進退無據矣

秋無苦雨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詩甫田正義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引此傳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今正義亦從服說

商湯有景亳之命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

鞏縣自漢屬河南郡歷魏晉皆不改地理志郡國志并不言景亳在其地獨杜氏以爲其西南有湯亭劉昭後漢志補注於鞏縣下復援杜說皆不足據皇甫謐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不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漢志山陽郡薄縣元和志曰亳與薄義同字異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案漢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劉昭郡國志補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山陽郡薄縣臣瓚曰湯所都據漢志郡有二亳鄭注尚書三亳阪尹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葢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非有三亳之地士安乃據之以蒙爲北亳後漢志補注復援其說于蒙縣之下皆未爲確也故小顏注漢志亦議其不經今證之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詩正義曰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商頌玄鳥鄭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殷之亳地而受命則景亳之在偃師明矣又旁推之如禮緇衣鄭注夏之邑在亳西正義曰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咸陽正在亳西及後乃徙安邑鄭以湯都偃師爲亳邑是安邑亦在亳西也元和志曰偃師縣本漢舊縣帝嚳及湯盤庚并都之商有二亳成湯居西亳卽此是也史記索隱亦云今河南偃師有湯亳若如臣瓚以濟陰爲湯亳胡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司馬貞顏師古皆辨其非湯都矣

塗山之會注塗山在壽春東北

塗山楚辭說文作嵞山其說有二許氏謂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鄭氏注尚書兼外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內傳執玉帛者萬國合而爲一鄭志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此鄭以塗山會稽爲一酈注水經亦援外傳及劉向說苑辨物王肅敘家語證塗山有會稽之名此一說也漢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劉昭補注于當塗縣下引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嵞山平阿縣下引應劭曰山在當塗鄭元云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晉地理志淮南郡亦云平阿有塗山當塗古塗山國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此一說也咸案論衡道虛篇曰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宜以許氏末說爲長康成偶有不

照耳元和志曰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當塗縣故城本塗山氏國在縣西南一百十七里禹娶塗山卽此元豐九域志濠州鍾離郡鍾離縣有塗山（今懷遠縣）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嵞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王伯厚已正其誤云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杜解亦失之疏遠故酈元徑詆其非也

使屈申圍朱方注朱方吳邑

晉書地理志毗陵郡丹徒故朱方劉昭郡國志補注同顏師古注漢志曰卽春秋云朱方也（丹徒前漢志屬會稽郡郡國志屬吳郡）

鄭子產作丘賦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服虔注隱四年傳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馬一匹牛三頭此一丘出賦之法今於一丘之中賦其甲士故曰丘賦如謂一馬三牛之外別令民出重賦則子產安得爲惠人姚姬傳先生曰此蓋略如魯之丘甲不用古出車以甸計之法而以丘計此論近是咸竊以爲出車猶重出甲士乃能有濟耳若如顧棟高據李廉正杜之誤謂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繫已

五年經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郡國志北海國平昌有婁鄉劉昭補注引此傳杜注曰縣西南有婁亭今本注作防亭者謬也

傳卿喪自朝魯禮也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服氏曰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聘禮歸介復命柩止於門外鄭氏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正義引檀弓君爲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謂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是幷下文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而悖之以此誣詆前儒違經信杜貽誤末學久矣

明而未融注融朗也

詩正義（東方之日）引服虔注融高也既醉昭明有融毛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服言是杜訓朗則與明義奚別釋言云明朗也正義別朗爲大明無據

勞屈生於菟氏注菟氏鄭地

酈元曰溝水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菟氏也

享覜有璋注享饗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

案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氏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周禮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鄭氏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覜視也眾來曰覜其大行人注云謂一服朝之歲也又按廟中將幣三享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後鄭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服氏注此傳同（見釋文）是先儒皆訓享為獻獨杜以享為饗足見晉儒說經之淺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注言務行禮

案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

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此設机不倚之實也聘禮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祭醴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向擸坐啐醴建柶北面奠于建東鄭注糟醴不啐此爵盈不飲之實也杜解略

飧有陪鼎注熟食為飧陪加也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鄭氏注食不備禮曰飧引詩不素飧兮傳方食魚飧詩鄭箋讀如魚飧之飧則詩與傳同也聘禮曰羞鼎三鄭氏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故聘禮云飪一牢鼎九（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設西階前陪鼎當內廉又云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氏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常塗也正義引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蓋即康成所謂如陳饔餼者也云鼎從北向南而陳膷鼎牛臛在牛鼎西臐鼎羊臛在羊鼎西（今本鼎誤為臛）膮鼎豕臛在豕鼎西此為得其實矣故服子慎亦云陪牛羊豕鼎云陪鼎（鄭司農注周禮太宰云飧夕食也即援此傳為證後鄭不從謂飧客始至所致禮）

六年傳聳之以行注聳懼也

古文聳作愯漢書刑法志作愯之以行晉灼曰愯古竦字也說文云愯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愯然則聳蓋晉宋人所改也

儀式刑文王之德注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刑法也

服虔注儀善式用刑法本詩毛傳鄭箋云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皆勝杜說

士匄相士鞅注士匄晉大夫

釋文云匄本或作丐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為是案古文正形似丐說文丏古文正陸氏案士文伯名匄古

本或作正今相苑鞅即文伯是士鞅之族咸又撿漢
書古今人表有兩士鞅一列中上一列中下正疑士
匄即范宣子而士鞅非宣子之子明甚杜既易古本
王正爲士匄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又別士匄爲晉
大夫而不辨士鞅有二進退皆失據矣
七年傳盟于濡上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
入易水
高陽鄚漢志皆屬涿郡晉志泰始元年置高陽國高
陽縣屬之鄚縣遂屬于河閒國說文云濡水出涿郡
故安東入漆涑漢志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
范陽入濡也元和志曰今易州則漢涿郡故安縣之

地以今州理考之濡水源出易州窮獨山與說文漢
志元和志悉合杜解疎遠故正義以爲高陽無此水
也漢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改曰蒲陰後魏孝明帝改名北平縣故元和志北平縣濡水縣西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北平有濡水
爲王旌以田注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
後漢書輿服志龍旂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
齊較熊旗六斿五仞齊肩龜旐四斿四仞齊首此諸
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建大常十有二斿九仞齊
地周禮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仞
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
較士三仞三旒齊首此傳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文同

而於斿數未詳故聘禮賈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大夫
杠五仞齊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
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今正義疑之非也案
鄭注周禮節服氏亦云禮天子旌曳地則王旌顯爲
天子之旌矣楚建天子旌蓋僭王制杜說誤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
鄘元曰余按太無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
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萊柞是也此約言傳義非正文闞駰十
三州記今本闕駰譌爲應劭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從征
記曰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
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

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然如鄘氏之說則萊蕪
之蕪卽無山矣杜略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方鼎莒所貢
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案外傳韋昭注方鼎
鼎方上也
八年傳石言于晉魏榆注魏榆晉地
元和郡縣志榆次縣本漢舊縣卽春秋時晉魏榆地
榆卽州理名也史記曰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魏
榆漢以爲縣屬太原郡說苑曰智氏見伐趙之利不
知榆次之禍卽謂此也引服注魏晉地榆卽州理名
殺馬毀玉以葬注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案時已滅陳嬖人安得出此服氏云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說通正義反斥其不能私藏馬玉而謂杜說爲得實誤矣

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

案髦承弁下不得訓如杜說白虎通曰弁之爲言攀持髮也故連髦爲文喪大記主人脫髦是也劉光伯解以弁髦爲二亦曲

火水妃也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漢書五行志說此傳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

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于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故服用此說正義引用陰陽書多不經之論未足據也

卒于戲陽注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郡國志魏郡內黃有羛陽聚後漢書光武帝紀大破五校於羛陽章懷賢注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引傳卒于戲陽戲與羛同音許宜反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鄭氏注檀弓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賈侍中說同杜蓋本此案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夏以乙卯王紂以甲子喪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駮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

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近崑山顧氏日知錄引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云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盛杜蕢有揚觶之文以翼少君爲術家之說非經咸以爲五行相刑理自不易但不必具貪狠陰賊之目然傳云火水妃亦類術家語亭林又未之審矣

十年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銔注靈姑銔公旗名

案靈姑蓋姓氏定十四年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此

云靈姑鉟葢靈姑氏之旗猶傳言封父之繁弱也杜解非是

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而見殺

案鄭司農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劉光伯從其說以規杜而謂曼伯子元爲一正義據隱五年曼伯與子元潛軍又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謂子元非曼伯然矣子元與檀伯葢一人與曼伯則又別而杜氏謂曼伯卽檀伯劉光伯又謂子元卽曼伯顧亭林謂子元疑卽

厲公之字皆失之矣桓十五年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司農之說甚確若如顧說則櫟本厲公之邑厲公于出奔之後入櫟是還其故都耳且莊公之置在未出奔以前厲既出奔則櫟歸昭公此傳復云寘子元使昭公不立何也知子元爲檀伯不疑葢置檀伯不得其所與下云城穀置管仲事相戾以證君之擇臣有得失也此傳下云鄭京櫟實殺曼伯則曼伯常爲鄭守京大夫杜氏卽指爲檀伯案傳無檀伯守京之事杜以京櫟連文遂肊斷爲一史記鄭世家又作單伯索隱云依左傳作檀伯檀伯鄭守櫟大夫此誤爲單伯也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火水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葢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賈侍中曰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司農曰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若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也鄭賈二說爲近若如杜解則更疏遠不切故正義亦議其無明證也

十二年傳壬午滅肥注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既誤以昔陽在樂平沾縣而又以鼓都爲肥都皆謬元和志曰

肥累故城在槀城縣西南七里春秋時肥子國槀城肥纍二縣屬漢之眞定國晉志趙國下曲陽故鼓子國郡國志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劉昭補注復援杜說以亂之更爲謬妄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與今本小異又于下曲陽下引杜預曰治縣東有昔陽城肥故都也若如劉所引則與今本作樂平沾縣者有異而又善爲杜氏掩過矣槀城距下曲陽非遠故傳於入昔陽下連記滅肥正義曰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非遠在中山南二百餘里案槀城唐武德初屬廉州則昔陽與肥相近劉光伯辨昔陽最晰然以鼓與肥爲一則又誤元和志於沾縣下亦載昔陽故城終沿杜繆

作祈招之詩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馬季長解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

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賈侍中亦解云昭明也言求
明德也皆勝杜說故孔氏亦無從置議
十三年傳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注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三年
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六年而一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
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禮記正義(王制)曰賈逵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
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
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

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
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
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
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
異物也故鄭注王制云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
案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
制也再朝而會蓋五年再朝而致會諸侯也周禮大
宗伯職云時見曰會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
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
也解云六年為會十二年巡守為盟蓋失實矣傳曰
不協而盟是以不必巡守時正義引古文尚書周官

篇六年五服一朝謂即此再朝而會杜言巡守盟于
方嶽闇與彼義符同不知周官篇出於梅氏偽為即
竊此傳與杜氏之說故證以戴記周禮絕不相合叔
向之語蓋舉文襄時法而託言明王之制耳公羊傳
云詛盟不及三王義非無謂
鄭伯男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
前儒釋此傳者其說有三賈逵鄭衆服虔皆云鄭伯
爵在男服(賈說見詩鄭譜正義)今正義引賈云男當作南謂南
面之君蓋誤以外傳之注亂入耳今本外傳作南者
蓋從逵改故韋昭注亦云鄭在男服周公雖制土中
設九服至康王(西呂)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

改易故鄭在男服若何休公羊注鄭氏王制注及此
傳王肅之注伯男可連讀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春秋
伯子男一也何注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王制注
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王肅以
為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故杜預亦依此
義歷撿經傳凡通稱皆散文若連言則未之見㝷繹
傳義終是不安案鄭志答趙商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
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更
佐以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則
鄭氏之說當矣正義辨之云武公既遷東鄭不得食

子男地豈知子產所云葢述周制孔氏舉新鄭不足以難鄭也

及中人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郡國志中山國唐縣有中人亭劉昭補注於望都縣下引杜注於唐縣下引博物記曰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應劭地理風俗記引同并見水經注案晉書地理志中山國有唐縣是沿漢末改杜氏以望都釋之轉迂迴矣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減曰義也夫注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衆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案史記上減五索隱云今或作減或作咸是韋昭之說咸與減古通用以減屬下讀別上仲尼曰義正得通孔氏斥其妄殆未審傳文也若如杜說則不應重出曰字

十五年傳密須之鼓注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

漢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師古曰即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晉志安定郡陰密殷時密國惟應劭解河南郡密縣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臣瓚曰密姬姓之國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師古辨應瓚二說皆非然姬姓之密小顏亦不能詳正其處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別元和志河南府密縣本漢舊縣古密國春秋諸侯伐鄭圍新密涇州靈臺縣理即古密國之地今縣理西陰密故城其東接縣城是也詩曰密人不恭然則河南之密亦古密國且同郡亦有鞏縣鄭元曰鞏伯國安知密須闕鞏不同在河南郡內而安定密人國非即姬姓之密與應劭司馬貞之說不盡非杜預顏師古之說未盡是也

十六年傳齊師至于蒲隧注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

郡國志下邳國取慮有蒲姑陂劉昭補注引杜曰縣東有蒲姑陂今本注及陸氏釋文皆誤

十七年傳故爲雲師而雲名注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葢其一官

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正義引服虔說同未詳所本

青鳥氏注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張平子西京賦云況青鳥與黃雀李善注引傳杜預曰青鳥鶬鶊也今本皆作鶬鴳釋文鴳亦作鷃鴳已非杜氏之舊說文云鴳雇鴳也郭璞注也非一物爾雅亦不具鴳鴳之目且屬鴳已詳下九扈內復杜誤爲一殊謬然自孔氏爲正義時已據俗本傳訛相沿至今竟無有正其誤者故顏師古注漢書百官公卿表

第10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版正內

仍沿作鶬鶊惟西京賦注猶存其眞也咸案鶬鶊據月令鳴於仲春亦不以立春時鳴是杜解本未爲確今攷之大戴禮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更證以史記歷書孟春秭鳺先滜索隱以爲子規引徐注秭規一名鶗鴂楚辭慮鸋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洪興祖楚辭補注辨子規鶗鴂爲二甚是王逸注鵜鴂以春分鳴顏師古云以立夏鳴思玄賦注以秋分鳴皆與歷書不合索隱及徐注謬也青鳥氏葢卽戴禮所謂瑞雉歷書所謂秭鳺今俗人所謂呼春鳥是也（余以癸亥之十二月立春前三日閱于東墅山莊）

九扈爲九農正注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正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蔡邕獨斷曰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葢藏棘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正義引賈逵說同賈以桑扈爲蠶驅雀小異然蔡說勝如孔疏所駁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既辨之矣爾雅說文皆云老扈鷃鷃（今本爾雅斷老屬上鷃鷃邵氏云說文云鴳鴳老是鴳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爲非疑扈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去之）鴳字不重正義引賈服皆云鴳鴳疑晉宋時俗本所益非其舊也（邵氏爾雅正義引說文老扈鴳重鴳字屬鴳下援此傳正義引賈服注鴳鴳以聲音爲名皆與爾雅正文相戾徙亂經矣案樊光注爾雅鴳亦不重）

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注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

若我用瓘斝注瓘珪也斝玉爵也

說文云瓘玉也春秋傳曰瓘斝瓘斝卽玉爵杜別瓘

爲珪則二物當節去珪也二字

十八年傳巡羣屏攝注屏攝祭祀之位

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服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外傳周氏解亦讀屏爲并然釋云并攝主人之位又與服異案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外傳韋昭注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尊卑之位近漢亦然鄭韋二說近之若如服解則祭時容有并攝之位無常所矣復安得巡

行之邪杜沿其說

郿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案鄭注王制及詩載芟箋皆云藉之言借外傳韋昭注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周語云王治農于藉耨穫亦於藉韋注王亦至于藉考課之後漢書劉昭補注引應劭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日藉田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郿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此皆可以佐服氏之說杜僅釋爲履行失古義矣（後漢明帝紀章懷注引五經要義曰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是以訓藉蹈爲躬耕也）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

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婺源江氏以爲此年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云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爲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歷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强增歲月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案漢志曰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愼修謂春秋時梓慎裨竈史墨之徒但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誠有識之言正義謂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尤鄙陋可笑

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注辰及地皆元公弟

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

賓將掫注掫行夜

周禮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據此則杜子春讀本掫作趣賈公彥曰注謂

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云杜意鼜易爲造擊鼓行夜謂之造造與左氏賓將趣之趣音相近蚤聲取聲告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案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與今本字同解別與子春字異義同周禮鎛師守鼜亦如之鄭注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音聲相似子春注掌固引傳掫作趣注鎛師作趣皆讀若促與掫爲雙聲也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禮記正義（內則）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

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秭億之間是大數之法史記索隱云案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爲億是大數也鬻子曰十萬曰億是小數也詩伐檀毛傳賈逵唐固國語注皆訓萬萬爲億詩鄭箋韋昭國語注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惠氏定宇據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陔秭韋昭注鄭語數極於姟萬萬曰姟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

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然則元凱所云蓋舉用中數也特疑鄭康成注王制曰萬億今萬萬也依鄭解則杜訓億兆奚別邪咸案孫子算經曰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陔萬萬陔曰秭萬萬秭曰穰萬萬穰曰溝萬萬溝曰澗萬萬澗曰正萬萬正曰載竊疑古數僅有大小二法小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以下也大數者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以下也漢書刑法志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又如康成以萬億即萬萬則數術記遺之說恐出於晉宋人手非漢時書也惠氏援以爲據殆未爲確

七音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服氏云七律爲七器音引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七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賈公彥疏曰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七鍾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外傳周語賈侍中注周有七音謂七律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節服注而其義未晰故劉光伯以爲違國語之文也

二十一年傳泠州鳩注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後漢書孝靈帝紀有護羌校尉伶徵章懷賢注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漢書古今人表上中列泠淪氏詩簡兮鄭箋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杜解葢本應劭然徑以泠爲官皆疎矣泠與伶同故周禮大司徒大司樂考工鳧氏賈疏皆引作伶顏師古以爲樂官曰伶後遂以爲氏誤也當解如鄭說爲確釋文以泠或作伶爲非益誤

小者不窕大者不椒注窕細不滿椒横大不入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窕輕小也椒横大也此亦規摹杜注呂覽云不詹則窕高誘注窕不滿密也注淮南滔窕同杜解本此咸案窕與庣通漢書律歷志云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筭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毫然後成斛然則不窕者謂音不過乎器也故下曰窕則不咸說文無椒字當依玉篇作瓠胡霸切横木不入也今本杜注及正義皆作横大亦誤

二十三年傳使各居一館注分别叔孫子服回

此本鄭司農注賈侍中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子

愼亦從賈說案傳下顯言過邾館則景伯說確正義所駮徒費辭矣

明其伍候注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

正義引賈服王董皆作五候杜獨易五爲伍欲通其部伍說耳當從侍中解讀如字存古文之舊孔氏以諸本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不知伍五古通用字不必如杜改也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

咸意以爲陽不克絶句莫讀爲覛日蚤莫之莫與上將積聚也注陽氣莫然不動乃日過分相對也

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杜注本此案大司馬職云師以門名鄭氏注古者軍將葢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賈公彦曰由卿居於國門使爲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爲名然則桐門葢國門非居室之地也

爲六畜五牲三犧注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麋鹿麏狠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鄭司農注庖人六獸麋鹿熊麏野豕兎後鄭云六畜當有狠而熊不屬服虔注五牲依先鄭說去麋杜注

依後鄭說去野豕皆無定識十一年傳元凱訓五牲爲牛羊豕犬雞得之此上云六畜次五牲者後鄭注庖人云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去馬云五牲葢别畜與用也三犧卽尙書召誥云牛一羊一豕一是也犧取毛羽完具供大祭祀之用鄭注曲禮下云犧純毛也宋玉神女賦云進純犧凡三言皆不異物猶[illegible]六采五章類也服云三犧雁鶩雉未詳

爲九文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周禮司服後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

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杜去宗彝而分華蟲爲二非是繢人職云鳥獸蛇鄭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又驚畫以雉謂華蟲也鄭注尚書大傳及司服云華蟲五色之蟲僞爲尚書傳者云華象草蟲雉又別宗彝爲宗廟彝器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破碎經文皆由沿杜之謬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注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詩烝民正義引服注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傳引賈侍中說同

孔氏徑詆其謬詩漸漸正義云庶徵寒燠卽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建厥罰常陰是也而賈服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惟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案傳言陰陽風雨晦明與內經六氣風寒暑溼燥火一也今證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與五運行大論二篇東方生風其志爲怒南方生熱其志爲喜中央生溼其志爲思西方生躁其志爲憂北方生寒其志爲恐賈服之說闇與此符內經疑周秦時書足以依據若如杜訓及孔氏所駮皆淺說矣傳云好惡喜怒哀樂素問言喜怒思憂恐繁約似異其實皆生於六氣也

季氏介其雞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鄭氏注少牢饋食禮云拒讀爲介距之距疏引傳鄭氏云介甲爲雞著甲此傳引作鄭司農說今鄭君合取季氏之介又取郈氏之距而云介距之距然則康成亦以介爲甲也自賈侍中易介爲芥元凱復沿其說于是後人徑易爲芥字矣徐堅初學記引作芥惟高誘淮南呂覽二注則兩存其說淮南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此從侍中讀介爲芥呂覽注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此從司農解介如字正義亦云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案晉宋以下無有從介甲義者如周褒看鬬雞詩云猜羣芥粉生梁簡

文帝鬬雞詩云芥羽忽猜傳陳褚玠鬬雞東郊道詩云芥羽雜塵生此用杜說

萬者二人注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服虔以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案後漢書祭祀志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卽古之二羽也然則二人當爲二八惠氏定宇既詳之矣

臣請待於沂上注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正義引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瑯琊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案元和志魯縣之沂水亦名雩水源出魯

縣東南八里酈道元以爲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案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元凱徑以爲出魯縣西南殆未究其發源處耳咸竊以此沂當近費地說文解字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呂忱字林說同水經注云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東南趣也故世俗謂此水爲小沂水酈元曰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治水注之俗謂之小沂水漢志泰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蓋小沂水之異名也東南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逕費縣故城南此卽叔重所云水出費縣東也傳下云請囚于費則沂上必爲近費之地無緣近在雩門也所謂大沂水者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浸沂沭鄭君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世俗謂之雕崖山今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有沂山卽寰宇記所云東泰山也非沂源矣黃子鴻以爲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其實古沂山卽雕崖山也案沂山古當有術名淮南地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漢志瑯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疑沭水亦出沂山之支阜故其名得爲術胡渭僅援水經注沭水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東莞卽今沂水縣治小泰山卽今之東鎮沂山寰宇記云東泰山今世俗謂沭水源出沂山是也胡氏又未之考矣杜云沂出艾山據隱六年傳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土地名沂出東莞蓋縣艾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援

其說于瑯琊國臨沂縣下皆執一偏之說也元豐九域志臨沂縣有艾山沂水下邳縣亦有艾山沂水羣說尨雜俱爲繆妄然其致誤之由未嘗不始元凱卽酈元亦沿其說棄大言細難足徵矣故小顏注漢志云沂山在蓋縣卽沂水所出此從康成之說乃爲綜覈

繾綣從公注繾綣不離散

詩民勞篇云以謹繾綣毛傳繾綣反覆也正義引此傳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余謂傳義卽毛訓也

竊其寶龜僂句注僂句龜所出地名

尙書虞夏傳禹貢曰孟諸靈龜鄭氏注龜俯首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鄭注天龜元俯者靈爾雅釋魚云龜俯者靈郭璞注行頭低咸案高誘呂覽注偃僂俯者也句猶倨句之句亦俯首向下貌俯者天龜周禮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鄭注下俯者也然則僂句蓋天龜矣杜氏方之大蔡無據

二十六年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周禮載師有里布鄭司農注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後鄭說同賈公彥曰此先鄭以彼布卽傳一布

之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咸以爲司農說是杜解迂迴不可從也

斷其足鑿注鑿一足行

說文云鑿金聲也謂以刃斮其足其聲鑿也如杜解則易鑿爲躩廣韻云躩一足行也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注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三國志魏書曰羣后釋位以謀王室裴松之注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服虔注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正義援周本紀彘之亂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以證其事顧亭林據汲冢紀年呂氏春

秋司馬彪莊子注及漢書古今人表辨共和乃共伯和厲王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其說爲善服杜偶未詳耳

攜王奸命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束廣微曰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正義引汲冢紀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爲大子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伯服與幽王既死于戲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然則攜王乃余臣矣其以地名者猶傳言莒郊公鄭共叔詩稱厲王爲汾王皆是杜既誤以攜王爲伯盤又訛伯盤爲伯服廣微既正之而又云伯服立爲王亦誤伯服既立爲大子而死於何時得立爲王邪國語史記俱無正文肊斷非也盤古作般周語在般庚韋注今尚書般庚古般形近服故經傳多訛作伯服惟汲冢書作今文盤字當據之以正其譌

二十七年傳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服虔注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死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高誘注呂覽

曰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服說與公羊世本皆合又與高注符咸以爲世本在馬遷前當得實也故司馬貞史記索隱卽據公羊世本以正史誤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司馬貞曰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我奈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下文云我爾身死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迴非也正義亦引彭仲博說意不從杜如亭林解則又似釋史文矣

二十八年傳經緯天地曰文注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詩皇矣正義引服虔注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二十九年傳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

周禮掌節文曰澤國用龍節以英簜輔之杜子春注簜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簜畫函賈公彥曰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正義據此以爲盛龍節謂之龍輔獻函不獻節故云獻龍輔援說文龍禱旱玉爲龍文然則龍輔異物不得連言玉名矣賈氏掌節疏引注謂所以輔龍節與英簜別又是緣杜氏致誤惟玄鄭之說爲簡當也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注設水官修則龍至

正義援漢世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其五行之次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審傳下云能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據五行之次則龍木物水官棄則龍不生豈漢儒所據之本皆作木物與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注犂爲火正

經傳凡連言重黎者蓋顓頊以來司天地之官名單言犂者則顓頊之子爲火正者名也尚書呂刑曰乃命重黎某氏傳以爲重黎即羲和鄭注顓頊命重黎非羲和也鄭語曰且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本楚語及漢書律歷志言楚之先爲此二官此連言舉官名也鄭語曰夫犂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注犂顓頊之後吳回此沿馬遷之謬詩譜正義既辨之矣賈公彥周禮疏序引鄭語於黎上加重更妄韋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此本漢書古今人表然幷重黎之官而以爲犂則自班馬二家始惟史記楚世家徑以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詩檜譜正義辨之云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馬遷同以重黎爲祝融束晳譏其幷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漢表作老童字與卷章相近必有一誤卷章生黎今本史記作卷章生重黎非是正義引作卷章生黎無重字是也則傳所云顓頊氏之

子矣然大戴禮帝繫僅載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此字當衍黎及吳回與漢表同略稱一代然則據帝繫則犂爲顓頊之孫依世本則犂爲顓頊之曾孫其詳未聞也若如史遷自敘云重犂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此本鄭語云重黎之後亦幷舉天地二司而言未可爲繆司馬貞正之云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今稱重黎之後者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對文其實休甫則黎之後顧亭林援晉書宣帝紀宋書衛瓘等奏以連稱重犂爲謬固是然徑斥史遷自序之非又忘外傳鄭語之文矣即索隱說猶考之未詳咸掩楚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

德顓頊受之則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漢書律歷志作南正重後漢書天文志作北正黎唐固國語注及帝王世紀皆作北正詩檜譜正義引尚書鄭志答趙商火當作北則黎爲北正也臣瓚漢書注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誤史記索隱引揚雄譙周並以爲然小顏復援班固幽通賦玄黎醇耀于高辛以辨黎爲火正不知重黎自爲天地之官黎自爲火正其事各別不相妨也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據楚語顓頊當少皞之衰卽得命黎則卽位時年甫二十耳安得有孫若會孫而命

之爲火正又世紀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以人事紀官據鄭語犂爲高辛氏火正計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見世紀帝嚳四十始卽位共一百一十八年安得復命顓頊卽位時之黎爲火正若據春秋命歷序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更不相及矣禮月令正義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黎鄭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黎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同稱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然則顓項時之重黎與高辛時之卒不可溯而爲一較然矣蓋爲顓頊時司天地者則重黎其官爲帝嚳時火正者則犂其人而尚書僞孔傳又誤以高辛氏命重黎後漢志援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及楚世家以爲帝嚳使犂誅共工不盡誅黎而以吳回爲黎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亦依是說然皆與內外傳互相齟齬正義雖辨之終不足以晰疑也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夢童子嬴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注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庚日

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周禮占夢鄭氏注引傳說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說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賈公彥疏援鄭志張逸問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鄭答曰月在辰尾夏之九月此依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故云夏之九月辰在

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故知庚
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
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
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
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月并之十二
月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九月十九日
今本作八月誤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
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問何知有此
厭對之義答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
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
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

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
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
也服氏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
一月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
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入其郢吳屬水
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
知吳終亦不克又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
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
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
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爲亡臣是歲吳始
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

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
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發同盟日應之日故
夢發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
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咸案定
四年二月有癸巳則是年不應有閏杜欲自足其說
故以二月癸巳爲正月七日鄭氏以爲夏之九月與
定四年十一月經合然與此傳十二月似不相應杜
氏以爲周十二月今之十月與本傳合矣而又與定
四年十二月經不合乃強解云今以十一月者并數
閏服氏則以爲十一月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
月又於庚午之日句未審然則三家皆不詳究日始

有謫句耳傳文有始字爲最斷始有謫者蓋卽謂十
一月也故定四年經云十有一月庚午此傳不言十
一月庚午之日與定四年不言十二月庚辰吳入郢
皆史家省文之常曲解者非也杜氏長歷自以爲言
歷之通理皆循已意爲之有不合於經者則爲傳誤
有不合於傳者則爲經誤其或經傳參錯則增置一
閏以兩通其義不知漢初之周魯歷卽不相合也後
漢書律歷志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故賈逵論曰以新
歷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
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等齊
是也豈杜氏之歷獨與春秋時悉合而無紕繆乎其

自以爲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人之足也故慎修云杜氏非知歷者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此本服氏注而節其說案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賈公彥疏云服注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餘說已見杜注）鄭君之意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氣近而禍小吳越以周（今本周上多一夏字當衍）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咸案漢志晉灼解歲星云大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而周天依此則定十年七月歲在顓頊之虛（顓頊之虛謂玄枵）十二年不得

遂在大梁（周禮保章氏賈疏作十二年在大梁春秋正義作十三年在大梁）十二年在大梁此年應在析木（見賈疏）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義見正義）諸家率皆牽合未敢爲然漢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亦在星紀之分可以伐人矣又何受其凶乎若如杜云先用兵故受其殃則歲之所在亦未可爲福矣且傳顯言越得歲則歲星在越之分不得統屬星紀故康成以爲此年歲星在牽牛吳伐之凶未可爲妄正義據三統術辨之又左矣漢律歷志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竊以爲傳云歲星所在猶漢志謂已居之又東西去之是也蓋始居星紀之初度去而之牽牛耳故江氏慎修云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然則漢志所謂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且不可以漢志求矣

屬役賦丈注付所當城丈尺

周禮大司馬職云屬其植鄭氏注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公彥疏云屬役賦丈尺計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案淮南兵略訓云賦丈均屬誘注賦治也軍壘丈尺均平也杜合屬賦爲一且誤解賦字矣

左傳杜註辨證卷五

左傳杜註辨證卷六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定公

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氏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以爲二曰雉門後鄭謂雉門三門也引傳作雉門災及兩觀賈疏曰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矣鄭注朝士云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此䂓杜解爲晰故正義亦云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

四年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周禮大祝云設軍社鄭司農說軍社以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小宗伯之職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注社主曰軍社亦援是傳爲證小司馬職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注軍社社主在軍者大司寇職云大軍旅涖戮于社鄭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皆謂在軍之社故鄭注小宗伯之職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賈疏引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然則與師出時宜于在國之社者異矣杜失古義鄭司農注周禮大祝引傳同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

詩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尙書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某氏傳云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皆以商奄爲四國之二非別自有四國也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正義引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梅氏爲蔡仲命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則商與奄各自爲國較矣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服虔注濱東海者蒲姑齊也商奄魯也詩譜正義引昭二十年傳晏子云蒲姑因之蒲姑居齊地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蒲姑非奄君之名而尙書傳云奄君蒲姑咸以爲此梅氏誤沿元凱之謬而又合蒲姑與奄爲一誕妄尤甚卽正義引玄卿以商三監爲四國奄在外此亦無稽之說矣案漢書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非商奄也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無毛叔聃尙書正義引王肅云畢毛文王庶子史記魏世家索隱引馬融說同案此當有曹叔振鐸詩思齊正義曰曹爲伯甸非侯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

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鄠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次與世家異然其名則同也依士安說亦不載毛叔聃然則元凱之訓未足爲確矣

自小別至于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漢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桑欽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魏置安豐郡晉因之安豐其屬縣也在今霍丘縣西南與固始縣接境霍丘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傳云淮汭在今之壽州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六安有霍山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置霍山縣後漢書注漢安豐故城在縣西北唐書霍山縣有大別山鄭氏尙書注大別在廬江安豐縣顏師古漢書注同案禹貢凡兩言大別皆在荆揚分界處蓋大別居漢之下流而又夾漢淮之間巴決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於淮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名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淮水又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是也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水經注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東流注于江謂之巴口是也蓋漢水雖自江夏南入于江至彭蠡而始盛故入江以後猶得與江幷名所由春秋時豫章居巢之閒皆目爲漢水也禹貢云內方至于大別者蓋特詳其導山所經之地云過三澨至于大別者蓋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其流浸盛巴水逆之而其勢莫敵反引漢以退觸大別之陂春秋時所由有漢淮之名也蓋漢旣入江行七百餘里復截江而東匯彭蠡其力之大勢之壯泛溢于大別閒又无足怪矣自杜氏誤讀南入于江以爲漢至大別南入江僞書傳因之以爲在荆州界近程氏瑤田云荆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卽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凋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此說是矣若如杜說則漢水入江後卽不復稱漢然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者漢與江與經云江漢朝宗于海者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今之嘉魚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乃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居巢今之無爲巢縣地古巢國更證以二年傳云吳軍楚師於豫章遂圍巢又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此傳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昭十三年注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此傳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是杜本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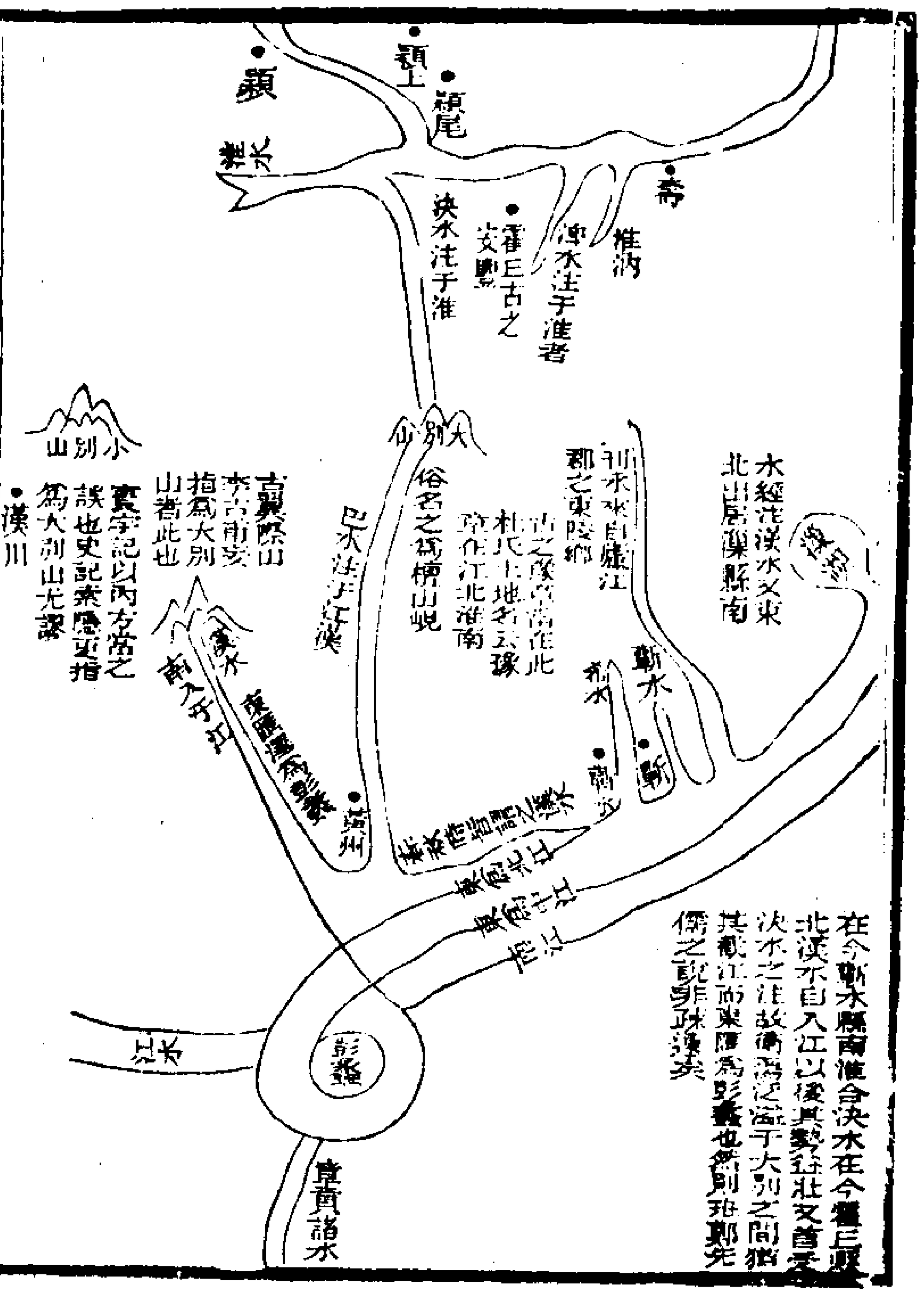
豫未決其誤在小視漢水矣豫章蓋江北淮南之水與居巢淮汭相近猶刋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西南注于江皆是今江水於興國州北受刋水之注即水經注江水又東逕下雉縣北刋水從東陵西南注之與巴水皆在淮南江北之間然皆去江夏入九百里豈能遠至夏口而與楚夾漢則此漢必在蘄春下雉之間蘄春今之蘄州下雉今之興國州不得在江夏明矣更佐以桓八年傳云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此漢旣入江猶得稱爲漢之確證故正義云江北淮南詩江漢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正義云命將在江漢之上蓋在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引禹貢說漢至大別之

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此說不爲謬妄然自夏口已江漢合流豈有異議孔氏亦小誤耳必若杜氏及僞爲書傳者泥以漢之名不踰江夏故釋例土地名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因解大別在江夏之界而又不能質指其地土地名二別皆闕至唐李吉甫始謬以水經注之古翼際山當之其後言地里者悉奉是說以爲確解於是兩漢諸儒之說皆棄如塵羹矣且並不爲繹漢說何緣遠取安豐之大別而不云在江夏以上之故酈元知江水東逕㝵山南古翼際山而不指之爲大別豈前儒皆疎而後人乃得其詳與蓋

由謬合禹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爲何禹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蓋經體之對文以南屬上讀誤矣遂不能不詩江夏以內之山而指之爲大別矣正義更妄指小別在大別東胡渭辨以爲當在西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眾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卽據李吉甫以魯山爲大別則去汊川之小別已一百二十餘里舟師幾何而能爲長陳以横接其間乎蓋由執杜及僞書傳之說誤以漢爲漢口且今漢水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翼際山後入江卽魯山元和志以爲大別與酈元引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迥不相符卽巖壑變遷豈盡乖舛也蓋地說所云酈元亦以

爲不知所在然則翼際非古之大別益明矣審傳載吳楚合軍之路不出漢淮之間始云舍舟于淮汭復云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則史皇謂子常速戰恐尹戌獨成其功故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謂由江夏以舟師列陳乃濟漢而泝巴水以至于大別之下兼欲乘間以毀吳淮汭之舟耳豈在夏口哉顧棟高知淮汭至夏口九百餘里而不能正杜之譌復爲意必之說以佐成其誤何也今依班鄭桑京定大別在安豐復證江漢通名列圖于左

此圖兼定三江近程夫瑤田辨之悉矣今并淮水論之書蓋以大別扼居漢淮之間巴決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于淮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案江合巴水



九年傳晳幘而衣貍製注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案經書秋夏之六七月耳不得便著貍裘宜讀爲貍首斑然之貍猶詩言懸鶉狀其色也與上晳爲對文製衣服通稱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注製雨衣是矣此杜沿服氏之說服注見詩七月正義晳幘說文引作晳齰云齒相值一日齧也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注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鄭氏雜記注在塗曰引既夕記屬引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引傳作坐引而哭之三賈公彥疏援服注云坐而飲食之鄭略引之云坐引者亦謂飲食之案禮檀弓下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鄭注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若如杜說則君方親推喪車而引者反不立而坐無是情也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注還叔詣曾孫

正義援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然則杜說誤矣釋文引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注獨作叔詣不足依據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漢志會稽郡由拳縣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

曰古之檇李也然則杜解作醉李城又從當時俗稱矣

哀公

元年傳后緡方娠注娠懷身也

娠與震通詩生民篇曰載震載夙毛傳震動也正義引此傳及昭元年傳邑姜方娠大叔皆作震云震動釋詁文動謂懷妊而身動也故說文娠下云女妊身動也引此傳同

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

辟依禮經作椑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鄭氏注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大夫無椑士無屬引傳辟作椑時僭也案晏子向儉篇與傳文同依禮簡子當有屬無椑不設屬椑者蓋降大夫爲士耳鄭氏注喪大記云士無屬不重是也屬椑特棺中之二重杜訓爲重數誤矣豈王棺四重爲四屬椑君再重爲再屬椑大夫一重爲一屬椑王之四重有水兕革棺將亦爲屬椑乎漢書何並傳云葬爲小槨亶容下棺張晏云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祭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槨纔容下棺無令高木也此可以證傳之義鄭注檀弓云杝棺所謂椑棺也椑堅著之言也

四年傳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注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即高邑縣也潞縣東有壺口關郡國志常山國平棘有欒城劉昭補注在縣西北四十里元和志云故欒城在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縣治遷徙故地之遠近不同古壺關在黎城縣東二十五里漢爲潞縣之地春秋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盂口盂口即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則古本有作盂口衍壺字者劉昭郡國志補注所引作壺口二字或有一衍今本亜壺疑轉寫者依注增入然漢志大原郡有盂縣晉大夫盂丙邑疑八邑當有盂或譌盂爲盂李吉甫援爲盂口當有依據也

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禮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注不與不在數中也引傳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氏尚書注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

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州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人八州府而各有六引傳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王制正義曰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畧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鄭志趙商問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鄉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未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圻內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

貢急也咸案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
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
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
氏說此與漢志幷合漢志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以易
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是也尙書正義亦引漢志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經注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案郡國志劉昭補注引帝王
世紀顓頊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
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及夏之衰孔甲至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晉
書地理志亦依是說孔仲達以爲傳稱萬盈數失古義矣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
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
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

左傳杜註辨證卷六　十二

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
許同此皆實證萬國之義而附庸之君不與如杜說
蓋本王肅尚書注某氏書傳因之然肅解三帛亦云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元凱何
緣知此傳無公之孤與諸侯世子乎舍禮經鄭許諸
說吾不知所從矣晉書地理志載春秋之初尙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
年秋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
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樂虞郞小邾徐燕鄀夔
舒庸郯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偪申戎向南燕狄凡戴息郜芮魏宿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
譚蕭遂滑權郭霍耿江冀弦道栢微鄀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邢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
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道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陽臨鄣鄅扈邵胡黎大庭駘岐邶鍾吾諸
姑比吾房密須甲父鄅桐邑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虒祭極荀賈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聃莘偪封
父仍有仍崇鄠庸姚奄商奄褒姒蓐有緡鬭輦翼殷窮桑案傳云今其存者無數十此又據定公時言矣
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注知伐
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
怪且阿附季孫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
恃眾可乎言不可
服子愼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
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二說皆非咸竊以爲皆大夫
言也何故不言猶言知必危故不諱言必魯德如邾
而以眾加之乃可故季孫不樂而出如服說則知上
當有孟孫曰如杜說則魯上當有孟孫曰且云大夫

左傳杜註辨證卷六　十三

阿附季孫則季孫何不樂之有故知二說不可通也
四諸負瑕注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地理志山陽郡瑕丘縣應劭曰瑕丘在西南水經泗
水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
之酈注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案晉志南平陽屬高平國晉初分山
陽置省瑕丘縣而幷于南平陽故杜據當時郡縣非漢舊矣
八年經齊人取讙及闡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漢志泰山郡剛縣故闡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
亭是也郡國志濟北國剛縣和帝永平二年分泰山置劉昭補注
引此傳同案晉書地理志東平國無剛縣有剛平今
本杜注誤也郡國志補注於剛縣下引杜預曰在縣

北有闟鄉此說是矣

十年傳於是乎取犂及轅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漢志隰陰作濕陰與高唐祝阿同屬平原郡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桑欽言高唐濕水所出郡國志隰皆作濕說文濕下與桑應說同音他合切顏師古注漢志漯音他合反然則今本杜注作隰釋文隰音習本或作濕音同蓋失之遠矣水經濕水又東北逕濕陰縣故城北酈元日縣故犂邑也正義引二十七年傳云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案隰當讀他合反

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賈侍中云一井之田欲出十六井之賦也咸案田當讀爲甸古文田與甸通十七年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乘中佃虞仲翔易以佃以魚佃作田周禮甸祝鄭氏注甸之言田小宗伯注甸讀曰田故周禮田獵多作甸獵司馬法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季孫欲令一丘之閒出一甸車乘之賦也詩信南山正義援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依此則古音田與乘甸義皆得通成元年傳服虔注引司馬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鄭志答趙商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此皆足以證田賦爲車賦之義若如賈說則使井爲丘是十六倍其丘賦之法恐民不堪給如杜說則丘賦中安得所謂家財而別爲一賦乎審傳下文仲尼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是田當爲甸益明矣顏師古注漢書仍沿杜之說

十二年傳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

此本服虔注然服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賈逵注尋溫也杜逸溫也二字便不明矣案少牢有司徹乃爇尸俎鄭氏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尋或作燖引傳尋作燖故鄭注大學云溫讀如燖溫之溫何晏論語注溫尋也鄭引傳尋作燖傳作尋蓋古字也

十三年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吳子會

諸侯于黃池掘溝于齊魯之閒今陳留外黃有黃溝
是也史記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
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案郡國志陳留郡平丘縣有
黃池亭劉昭補注援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引傳吳
四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謂黃池在戶牖西又以臣
瓚之說爲非咸意以爲瓚據外傳以證黃溝未爲謬
妄且酈注水經顏注漢志引瓚言縣有黃溝未嘗若
昭所云東溝也即如戶牖亦在外黃縣西北正距黃
池未遠此又不可以司馬彪與杜預之說泥之矣元和
志云黃池在封丘七里此用杜氏說
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漢志會稽郡大末孟康曰大音如闥郡國志補注左
傳謂姑篾今本杜注多作大宋葢轉寫之謬
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
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兹芒子盈惠子得凡
八人二人共一乘
司馬貞史記索隱拨服虔注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
乘一車故四乘案世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
宣子其夷穆子安稾丘子尙黶世義引作稾王子黶兹兹子芒
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
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武子之叔父又不名
莊强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復據田完世家云田
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言
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入非二人共車也然
其兄弟三人不見者葢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
强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也
案乘當讀爲公子彭生乘公之乘注上車曰乘
十七年傳艮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
說文佃下云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鄭氏
注周禮小司徒云四丘爲甸甸言乘也讀如衷甸之
甸注郊特牲云甸或爲之乘周禮校人職云四馬爲
乘正義曰古者乘甸同故鄭注稍人云甸讀與維禹
敶之敶同然則甸葢一乘四馬中甸則四服馬矣兩

牡則兩驂馬矣許氏謂之一轅者詩干旄正義引王
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
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
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
之名後漢書輿服志紫罽軿車及綠車皆左右騑駕
三馬猶古之制然則一轅本大夫之車且衞侯素許
艮夫服冕乘軒杜注軒大夫軒車此亦職所應有安
得爲僭若據杜云卿車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
侯與卿同駕四士駕二庶人駕一易孟京說亦云天
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依衆說
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駕四猶未得爲僭必其駕乘

一甸四馬之車而乘以兩牡乃為淩偪於君故大子使數以三罪衷甸兩牡一罪也紫衣狐裘二罪也袒裘帶劒三罪也杜氏去此句而以紫衣袒裘帶劒當之左矣或據韓非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謂良夫乘中甸四乘之車以辨正義兩馬中乘之說案甸出一乘安得所謂四乘之名卽就下大夫專乘而論專乘亦得駕四馬未足為僭也正義援古毛詩說諸侯大夫士唯駕二案士喪禮賵以兩馬非大夫之制以逸禮王度記與韓非證之詩說未足為據也

如魚竀尾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

此本詩毛傳案竀乃古赬字之假借也說文作經詩

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鄭注畫繢之事亦引作竀赬竀皆丑貞反郭注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知勞則尾赤引傳曰如魚赬尾橫流而彷徉依此則晉宋古本當有作赬者鄭氏注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與毛詩不同子慎之說亦未盡當服說見詩正義

衡流而方羊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張平子西京賦云相羊乎五柞之館離騷云聊須臾以相羊九辨聊逍遙以相羊李善注相羊方羊也子虛賦消搖乎襄羊郭璞云襄羊猶彷徉也鄭司農釋此傳云方羊遊戲喻衞侯淫縱劉光伯亦以方羊為縱恣之狀得之

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注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此皆縣辭

案亡與上羊為韻劉光伯以裔焉二字屬下讀之是也然解裔為遠未順成謂裔當讀為容裔之裔東京賦云紛焱悠以容裔上林賦云淫淫裔裔喻蒯聵淫裔於國自取滅亡也杜解裔為水邊屬上讀便無韻矣下句竇與踰為韻正義謂繇或無韻理無定準引傳猶臭不與渝瑜為韻殊謬不知羊亡與竇踰各為韻猶猶臭與渝瑜也

十九年傳敬王崩故也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宏言東王必大克

杜氏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據此則敬王之崩不在哀公十九年是顯與傳文悖矣案世本載敬王崩年與傳合史記諸侯年表云敬王四十三年崩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自定王元年逆計元王八年至敬王崩則值魯哀公十九年也與傳亦合陸氏釋文據史記謂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是宋于定王元年逆計之也然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馬遷采世本作史記而誤以元王為敬王子定王為敬王孫則顛倒世序而敬王崩之元年亦未嘗不與世本合宋衷世本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案世

本十五篇本古史官所紀在馬遷前蓋得實也帝王世紀云敬王四十四年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皇甫謐云四十四年當魯哀公十九年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與傳文世本無不應合杜氏之誤又不待辨矣

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注躗過也

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子愼以為躗偽不信然從古解為長

二十七年傳乃救鄭及留舒注留舒齊地

詩車攻鄭箋引傳作舍於柳舒之上孔疏云留柳不同葢所據書異案留柳疑聲之誤然晉宋時已作留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六

附段若膺明府書

上年別後為祈寒所迫成疾至二月望後乃有生人之樂葢老境如此耳大著既博且精辨證咸有根柢中論漢水破征南傳注之謬尙書毛詩皆可由此說發明千有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誠為本朝鉅製惜瀏覽尙未及半拙序未敢輕率竟尙未屬稿姑先將原稾呈還俟徐日奉寄也四月望段玉裁頓首

左傳杜注辨證跋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二月桐城阮林張君卒於都城旅次其卒之前數日出所著左傳杜注辨證授冢墨莊太史屬爲刪訂其說太史爲寫副存焉而原書仍歸其家屬余校其字余因卒讀是書夫左氏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注遂佚先王父樸齋先生撰左傳翼服凡古義之異於杜者一一引申其說宋以前諸書引古注有與今杜注無殊者亦俱錄出蓋集解多承用舊說其自出新意則往往紕繆難通張君是編憤杜氏之襲舊而不著其名又如長厤非法短喪誣禮皆乖經義之大乃博采衆說參證其失徵引繁富誠足爲治是經者考訂之資也君銳於著述博聞多識六經子史罔不尋覽於詩專學少陵遺貌求神追摹甚力卒以爲學太勤不自節省攖疾以終深可惋已君所著書其已刻者有經史質疑錄一冊其未刻者是編外有漢晉各家逸史謝承後漢書及王隱晉書已輯有成本其遺稾俱存姚幼楂孝廉處又有詩集八卷存徐樗亭農部處君之疾也姚孝廉與偕臥處躬候湯藥者月餘其卒也徐農部及姚孝廉經紀其喪殯斂盡誠不辭勞瘁夫禮朋友皆在他邦袒免且以遠出在外而死無爲之主悲惻尤深故有袒免之服今徐姚二君之篤於友誼如是庶古人重友之義復明以覘世之酒食徵逐詡詡笑語反眼若不相識者其相去何如哉君諱聰咸字阮林庚午歲與余同舉於鄉在京師以力學相切劘每辨論經義精悍之色見於眉宇雖互相詰難而終無忤容今讀是書所謂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孝標之悲惡能已也七月既望年愚弟績溪胡培翬跋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同治丙寅仲冬代州馮志沂署

序

余少承先大夫訓不敢濫交道光壬午北行遇亥白於途亥白早
聞先大夫名遂投刺與余交如舊相識余聞其談論古今十不識
一心竊愧之入都往來甚懽一日寒甚披新裘游法源寺亥白一
見訶曰若衣此何可令老翁見余悚謝自是推服爲畏友丁亥戊
子間亥白隨海鹽朱虹舫師學幕復隨入都己丑余倖捷南宮入
翰林出所習律賦質之亥白必爲别白是非有當意者則曰子所
言自有身分且勉以正學余處事疑難就與商榷裁制輒當理始
歎從前之相知未盡也庚寅假歸亥白爲余己丑同年生代撰先
大夫壽言先大夫喜曰作古文有學識吾罕見其匹是年冬余復
至都則亥白貧愈甚仍橐筆爲虹舫師校定　國朝從政錄後館
歙縣吳退旃師邸第課諸公子問握管作程文習楷書蓋亥白數
十年研究經史忽易其所學於不願爲者而爲之其胸中鬱結當
何如也亥白體弱素患痰喘至壬辰益劇病革取所著書付嘉興
錢子萬託其尊人衎石先生手定既歿退旃師哭之甚余與子萬
經紀其喪歸之於家丁酉余視學楚北任滿入都亥白子文貴已
登賢書來謁下第將行余助之金歸旋聞子萬捷鄉闈方謂亥白
遺書錢氏父子可力任其事無何文貴歿衎石子萬相繼物故余
於咸豐癸丑告養旋浙詢之文貴子保蔭茂才知遺書已從錢氏
取歸余取亥白攬青閣詩集及其配吳孺人早花集擬先付梓出

百金屬保蔭别錄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待刊未幾保蔭又歿同治癸亥余視學皖中次白從姪少石刺史出賈服注輯述手稿畀余塗乙增改不能盡識適延寶應劉叔俛茂才在幕茂才以經學世其家余屬爲校勘經始於今年春十月蕆事爬梳抉摘條分件繫始燦然可讀時李少荃宮保方開書局於金陵因將是書暨其夫婦詩集節俸鋟諸板俾少石終其事焉次白所著錄甚多而賈服注輯述尤所經意旁通曲證使古誼昭若發蒙詩亦才華發越性情真摯酷肖其爲人吳孺人詩秀骨天成絶非近時閨秀所能及綜其生平享文字之福至厚乃早喪嘉偶屢上春官終不獲一第中年客死遺書經歷歲時多所散落而是三書故完好無恙固次白之幽光必耀抑亦天之償於身後者倘豐耶余老而無聞負此畏友惟念生平落落寡交至今稍知自守不背先訓則猶賴次白提撕之力也次白事蹟詳衎石惺菴兩先生所作銘傳書之精蘊詳叔俛所撰序跋中兹但記吾兩人相交之深以及人事變遷傳書之難如此此書刻成可稍慰次白於地下世有志次白之志者當益爲發明以傳諸不朽也同治丙寅冬至日餘姚朱蘭序

序

嘉興李次白先生邃於經史尤善小學沈潛不近名世鮮知者陽湖孫淵如觀察一見劇賞之觀察晚年善病所著書多先生爲助嘉慶戊寅本省鄉試以經策博贍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之門文簡小學爲海内所推既得卷甚喜自是屢赴公車徵於旅次與餘姚朱久香宮詹訂莫逆交兩先生皆謹慎不妄交友者也先生數奇卒不第宮詹已捷南宮官翰林先生歿於退旃吳侍書京邸宮詹親視含歛集貲歸其喪於家既又取所著書並古近體詩選錄將付梨棗于是先生所著左傳賈服注義始見於時其書援引甚博字比句櫛於義有未安者亦加駁難雖使沖遠復生終未敢專樹征南之幟而盡棄舊義也至周禮賸義詩考異詩經名物考十七史考異（見錢衎石先生所撰墓誌）今俱無存所爲詩名攬青閣詩鈔配吳孺人亦慧才能詩有早花集風雅商搉或相唱酬爲閨中韻事恭冕嘗取合讀之沖和綿邈怡情悦性於溫柔敦厚之旨未之失焉吳孺人早卒先生年未三十遂不續娶子㚟尉先生名文貴世其學道光乙未科舉人與先君子爲同年生恭冕未之見也其孫保恩亦謹厚有祖父風宮詹招至使署與恭冕共事久故得讀先生遺著而謹括其學行之大俾後之人有所考焉同治乙丑寶應後學劉恭冕謹序

李次白孝廉傳

平湖徐士芬撰

君諱貽德字天彝一字次白又號杏村先世由江陰徙居嘉興梅會里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父朗皆國子生本生祖宗渭永昌府知府本生父蘭乾隆己亥舉人君二歲而孤三歲外祖陸公韻天口授以詩至輾轉反側句輒下上其手七歲賦柳絮有滿地落花應羨汝春風吹到最高飛之句族人進士集一見目爲奇童延之家塾爲剖析經義數十條每覆解未嘗失一字十歲習舉子業一藝出輒冠其曹年十八爲縣學生試高等食餼因家貧遊慈谿習法家言尋以母病歸燀湯調藥悉身親之時說稗官雜劇凡可以娛親心者無不爲也後館硤川蔣氏蔣藏書富盡發其篋

讀之學益進繼又館金陵王氏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僑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郎相得甚歡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孫公晚年所著書君爲卒其業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爲浙士冠得進呈嗣是六上春官屢薦不售都下無不知君學行爭欲延致之會朱閣學方增視學江蘇延君衡校所甄拔盡一時名士壬辰會試復報罷君念祖父皆未中年賫志卒思得甲第以慰先人以故精力已衰而志未嘗少挫時子文賫已食餼于庠屢以書請歸君報之曰父子各努力毋遽作歸去來辭灰乃翁心也是年館吳氏課少司空椿之子司空重其學倍加敬禮君力疾督課不少輟竟於十一月以痰喘歿於館舍年五十歲君生性孝友篤於內行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輒跪受無少忤兄鳳孫有廢疾終身敬事之不少衰撫兩從子若己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鄰之貧無依者配吳孺人工吟咏姑卒泣血成瘵疾不起君時甫逾冠誓不再娶作述哀悼亡諸詩以見志素耿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公宗傳居停婺源王公鳳生先後攝本郡守裹足不一及其門與人交肝膽披露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然不設崖岸讀書一覽成誦終身不忘嘗徵事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人覆視之不少爽尤具經濟畧於天下山川阨塞士馬芻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弱冠時即工韻語亦間爲倚聲著有攬青閣詩鈔夢春廬詞存若干卷後乃與馮太史登府張孝廉昌衢

以經術相切劘著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漢魏之說經者爲十三經佚注一書命同志諸人分任之君著有周禮賸義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以迄五代靡不縷析條貫實事求是著有攷異若干卷視錢宮詹攷異一書尤加詳焉他若糾鄧氏姓氏辨證之謬則爲訂正之因錢氏史韻之缺則爲增補之而待勒成書者復有數種文賫以行狀請爲傳因刪剟其凡如此

史官徐士芬曰余與次白同舉鄉試又皆出桐城李公房里居接壤一見如故遂同偕計車北上復共舍館嗣是每在都間二三日必相過氣誼之親侔手足焉君豐頤便腹不事脩飾吐屬諸儁見

者如飲醇醪亦莫測其涯涘座師高郵王公深契之每論學術必語及君禮闈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輒疑爲君卷亟入選蓋欲昌其學也使其得展所負豈止著書數尺已哉不幸賫志以歿令子克世其學屬其裒集著述以備采入史傳云

李亥白墓誌銘

嘉興錢儀吉撰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亥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亥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著蘄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間亥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亥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賁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賁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亥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間兩舉博學宏詞科李氏皆有薦者亥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

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閎海內亥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亥白分任之成周禮纘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恭冕謹案當作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著書多付亥白爲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尚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土馬芻糧治河興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亥白語則皆驚歎以爲殊絕然亥白處衆中侈頤菀悴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

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習書其論爲學門徑共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亥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歿亥白經紀其喪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朝夕呫嗶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尚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歿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亥白兄鳳孫有廢疾亥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間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茶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窆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留將謀之不

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亥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亥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迺其所著書則雖余不以告蓋亥白志意深遠初不屑屑文字間今得其手稿有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異詩經名物考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畧未竟其十七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詳審當與嘉定錢氏書並行者嗚呼亥白已矣幸而傳其所著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亥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邨先世自江陰徙嘉興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府知府宗涓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亥白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貢縣學廪膳生有學行能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亥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一

嘉興李貽德學

春秋　賈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本疏

案爾雅釋詁法常也周禮冢宰以八灋治官府太宰之職毛鄭注常所守以爲灋式也陰陽之中卽下所指春秋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者漢書律歷志文志云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所以定命也是賈義本之劉歆也而正義駮之曰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矣然案墨子明鬼篇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言書之竹帛卽所云春秋也稱古者聖王明春秋之名由來已遠當不始於周也故劉賈釋春秋制名之始不以周正爲文而曰春爲陽中秋爲陰中也尙書大傳曰萬物非春不生非秋不收收亦成也說文酉部云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卽其義也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者中卽天地之中動作之則所以定命卽不失中也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此春秋之名所由立也周禮盡在魯矣昭二年傳文史法最備謂未脩之春秋如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孔氏謂五十凡是周公舊制是史法最備也史記卽魯春秋韓宣子見春秋而稱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史與周禮同名也

傳孟子卒　服曰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本疏

案說文嫌一曰疑禮雜記疏引異義曰卒終也嫌與惠公俱卒者以上云惠公元妃孟子不重言孟子則卒之文上蒙惠公矣故曰嫌與惠公同卒也仲子生正義曰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言孟子卒其義同也

聲子　服曰聲子之謚非禮也通典一百四

案詩文王箋釋文謚悉也生成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謚也白虎通謚篇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周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迹論衡道虛篇諡生時所行爲之謚稱聲子謚也史記正義引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禮記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白虎通又云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郊特牲又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然則婦人亦當從夫之謚矣故通典引劉向通義曰婦

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子謚今聲子妾也以不得蒙惠公之謚而別爲謚非禮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賈曰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 本疏

案禮記王制王太子羣后之適子則王之子爲太子矣曲禮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國君之子爲世子矣白虎通爵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升于舟初學記或曰諸侯之子稱世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

不定也按此故賈以桓公爲太子也然太子之立當在父存之時今惠公已薨而隱立桓爲太子者承惠公志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凡當繼體者卽君薨而仍稱世子矣廣雅釋詁奉持也匡謬正俗亦云奉謂恭而持之知奉以爲君者隱公攝也故元年不書卽位往還不告廟惠公改葬不臨尊仲子爲夫人以赴諸侯是皆不敢自以爲君而以君道讓桓也正義曰隱雖不卽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按白虎通爵篇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當時惠公薨桓少隱因爲之攝政也隱攝政而仍改元者所以繫臣民之望史家從實書之蓋於桓不能繫其虛年於隱不能沒其政令史記十二諸侯表列共和元年是時奉宣王爲君而攝事者未嘗不改元也文王世子云昔者周公攝政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云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是時奉成王爲君而攝政者未嘗不號令也又何疑隱之改元號令乎若然則隱旣奉桓爲君隱不當直稱爲公矣曰周公共和臣也以臣攝君臣不得干天位也故第改元號令而已若隱惠之子桓之兄也白虎通嫁娶篇人君無再娶之義是元妃旣卒仲子來歸其分與聲子等也又封公侯篇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

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按此則隱當立矣隱當立而奉桓爲君隱之讓也魯史不書卽位穀梁傳曰成公志也成其爲公者春秋繁露王道篇魯隱之代桓立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

隱公

元年 經 春王正月　服曰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本疏

案公羊序疏引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是言春秋爲孔子作也然杜氏云春秋魯史舊名公

羊莊公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公羊解題疏云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之若然則春秋不得言孔子作矣而云作者公羊莊二十九年舊注云有所增益曰作蓋孔子因史文而增益之故孟子亦曰孔子作春秋也言於春每月書王者謂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也何休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統三王之正者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

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案禮記大傳云改正朔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春秋稟承周正自當以周王爲斷而云統三王之正者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一姓也律歷志述劉歆之言曰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郊特牲疏引異義曰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蓋周監二代其通三統亦猶不相沿樂而成均存夏濩不相襲禮而養老用饗食也傳於此經著之曰王周正月正見王二月則殷正月王三月則夏正月舉一反三也不然告朔頒時王所建習之固然誰不知爲王正月也而必舉周以示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賈服曰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本疏

案爾雅釋詁嘉美也墨子經上孝利親也賈子道術子愛利親謂之孝後漢列女傳注謙讓者德之基也儀父美隱有利親之

孝讓弟之賢儀父能與結好是尚賢矣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傳云未王命故稱名是附庸當名而此稱字者莊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是褒則書字貶則稱名書字爲貴之也書字爲貴者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已冠而字之注字所以相尊也今儀父稱字是貴之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賈曰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穀梁成八年疏　服曰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本疏

案周禮維王建國釋文引干寶曰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也漢

書文帝紀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公羊成八年傳注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賈氏別王與天王並天子者獨斷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公羊隱元年傳車馬曰賵小爾雅廣名贈死者謂之賵白虎通崩薨篇賵者覆也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賵之爲言覆也廣雅釋詁二賵覆也公羊隱元年注亦曰賵猶覆廣雅疏證冒賵覆古聲並相近說文無賵字新附有之鈕氏樹玉新附考曰賵疑作冒是服云覆者古義也其云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者漢書鄒陽傳注覆猶被也故覆被連文服以賵來自天王因以覆被之義申之

正義曰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按服云賵覆也自詁賵義云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自詁來歸之義非必以賵專屬覆被臣子廣雅釋詁又云賵送也既夕鄭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明有數義隨事所指則此經之賵以上賜下與他賵異服因以覆被爲義夫各有所當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賈曰盟載詳者書日月備易者日月略（春秋釋例大夫卒例）

案盟之見經百有三事書日者五十三不日者五十云盟載詳者書日月備者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辭也僖九年盟葵丘傳紀盟言經書九年戊辰二十八年盟踐土傳紀要言經書五月癸丑襄九年同盟于戲傳紀載書經書十有二月己亥十有一年盟于亳城傳紀載書經書七月己未由是推之盟載詳者日月備若盟載簡易者則具月而不書日故曰日月略也

傳不書即位攝也　賈服曰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本疏）賈又曰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本疏）不書隱即位所以惡桓之篡（春秋釋例即位例）

案四公隱莊閔僖也禮記燕義注位朝位也白虎通爵篇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又曰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四公皆書元年則實即位矣謂孔子修

經乃有不書者楚辭湘君注修飾也禮中庸注修治也春秋本魯史舊文孔子因而飾治之故傳亦曰非聖人其誰能修之人君即位繼體改元舊史無不書至孔子修時始有不書釋例引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與賈服同桓爲齊襄所賊閔爲慶父所弒莊僖因之即位是曰恩深不忍故傳言不稱以明心之至痛也桓未克君而暫稽般未成君而見弒隱閔因之即位是曰恩淺可忍故傳言不書以見時之流變也隱公存讓弟之志居攝以俟桓公不察隱志竟至篡弒故賈以爲仲尼新意特不書即位以明隱志而桓之惡愈見矣

末王命故不書爵　服曰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本疏

案說文爵禮器也禮器貴者獻以爵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古者以爵爲秩次故假爲爵人於朝之爵也爵者醮也者詩卷耳疏引韓詩說曰爵盡也足也醮曾子問疏酌酒爲醮冠義疏醮者醮盡之義醮通噍漢書高紀如淳注青州俗呼無孑遺爲噍類或通釂曲禮長者舉未釂鄭注盡爵曰釂是爵爲盡醮亦盡也所以醮盡其材也者國語周語韋昭注呂覽異用高誘注竝云材用也儀禮士冠禮注德大者爵以大官疏爵位次高下之稱則位次高下所以盡其用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材也

卽服義也

初鄭武公娶於申　賈曰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本疏

案隔其年後有禍福者謂間隔其初年之後或禍或福傳將終言禍福之事乃曰初以追敍事原也

及共叔段　賈服曰共謚也本疏

案謚法解旣過能改曰恭恭卽共也段謚曰共當取此義莊公十六年傳鄭伯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段有後於鄭知段當有謚矣正義曰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糊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段出奔共故稱共知不然者案謚法解恭之謚有九烏知必取義於敬長事上乎且如正義之言則魯之慶父親弒子般於事上之德何如何亦謚共也且列國卿大夫出奔之後如宣伯太叔成子類皆有謚安見共叔無人爲之謚乎至餬口四方鄭伯權宜之詞豈足爲典要乎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下文出奔共注云共國名豈有人臣出奔繫他國之號以相稱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正義伸杜氏而斥賈服過矣

請京　賈曰京鄭都邑鄭世家注

案禮記郊特牲疏引異義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時叔段封京得立宗廟故曰都也都亦名邑莊二十八年傳宗邑無主閔元年傳分之都城

皆指曲沃而都邑互言故賈云都邑也

都城過百雉　賈服曰雉長三丈賈義見本疏及周官典命疏○服義見典命疏

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正義引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按諸說不同如此而賈以三丈爲雉者詩鴻雁疏引鄭康成駮異義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爲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禮記坊記疏又引異義云古春秋說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按此則許雖列大戴禮韓詩說亦以雉長三丈爲正然則鄭於異義蓋申之也鄭知鄭伯之城方五里者考工記匠人疏引駮異義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是也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爲古學皆云雉長三丈知古義然也

太叔完聚　服曰聚禾黍也（本疏）

案禮記月令務蓄菜多積聚方言萃雜集也東齊曰聚周禮委

人注聚凡蓄聚之物也禾者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淮南墬形訓禾春生秋死注禾者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黍者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月令注黍火穀管子輕重黍者穀之美者也齊民要術二引氾勝之書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孟子師行而糧食詩公劉于橐于囊爰方啟行蓋段將襲鄭故聚蓄之以供軍食也

出奔共　賈曰共國名（鄭世家注）

案呂氏春秋愼人共伯得乎共首注共國伯爵也徐文靖竹書統箋引魯連子曰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

謂之鄭志　服曰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本疏）

案大戴記夏小正傳養長也詩樛木傳成就也廣雅釋詁誅殺也荀子仲尼篇注誅者討伐殺戮之名禮記檀弓注志意也國語越語注意志也志意互文故周語有不祭則修意韋昭云意志意也言欲長就段惡而後殺戮之不令生全以出奔鄭伯處心積慮如此故謂之鄭志正義曰鄭伯於段實無殺心及其謀欲襲鄭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服虔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按鄭伯非志在必殺則因祭仲子封之言早爲裁抑使知戒懼必無逞志之事矣惟

深心積慮欲厚集其毒使殺弟出於有名曰自斃曰將崩坐料其敗而不爲之節制平時養成其惡者如是及聞襲鄭之計始曰可矣則欲殺之心見乎辭矣正義申杜難服恐未盡當時要領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賈曰城潁鄭地（鄭世家注）服曰天元地黃泉注地中故曰黃泉也（文選繆熙伯挽歌詩注）

案城潁當即地理志潁川郡臨潁今許州臨潁縣西北十五里有故城天元地黃易文言傳文荀爽曰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元也地者陰始于西南故色黃也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詩召旻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從中即地中之義也言地

之色黃泉由地中行故曰黃泉
爲潁谷封人　賈曰潁谷鄭地鄭世家注
案水經注潁水篇云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
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　服曰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本疏
案公言入不言出言姜出則公出可知姜言出不言入言公入
則姜入可知故曰互相見
同軌畢至　服曰軌車轍也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三
案楚辭思古復往軌於初古注文選西京賦方軌十二注東京

賦經涂九軌注竝云軌車轍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注軌車迹也
軌或爲車轍或爲車迹者廣雅釋詁三云轍迹也漢書賈誼傳
集注車迹曰轍本作徹說文云軌車徹也段氏注高誘注呂氏
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輈以下曰軌合
此二語知軌所在矣上歫輿下歫地兩旁歫輪此之謂軌中庸
車同軌兼廣陿高庳言之徹廣六尺軹崇三尺三寸天下同之
同於天子所制之度也車人徹廣六尺自其裏言之匠人注徹
廣八尺自其表言之曰由輈以下曰軌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
裏言之史記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自軌徹之說不明訓之
以地上之迹迹非不名軌徹也而迹豈軌徹也如後人之慣慣

則許當云軌車轍也轍車迹也已矣轍與從同義見段注
改葬惠公　賈曰改備禮也同上
案儀禮喪服記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
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惠之葬未久諒無崩
壞毀敗其欲改葬者下文云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禮不
備也故據以爲義君之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
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
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
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
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

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
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
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
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
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
諸侯相誄非禮也此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
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紼二碑
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
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冢人凡諸侯葬於墓者
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惠之葬爲闕何禮傳不能明至此

改葬

公弗臨　賈曰葬嗣君之事公勿臨言無恩禮曰改葬緦也同上

案葬嗣君之事者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嗣君之稱別於未葬已葬明葬爲嗣君事也公勿臨言無恩者喪服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穀梁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喪服記改葬緦鄭注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

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若然則臨而見柩禮惟服緦服輕則恩已輕矣今勿臨則勿緦恩無所錄故曰無恩也禮曰云者即引喪服文也

有宋師　服曰宋師即黃之師也本疏

案上文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故服云即黃之師正義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太子故有闕也服以爲即黃之師則隱自敗宋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知不然者國語晉語雖當三季之王注云季末也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齊季斯甚注季謂末年則上云惠公之季年謂惠公之末年也白虎通爵篇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若然君薨以後未改元以前則乘前君之年傳云惠公之季年隱未改元義當繫於惠也其實宋師適在惠薨之後傳故於改葬而申之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其即爲黃之師甚明不必謂報黃之師也黃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黃縣當即其地

葬故有闕　賈曰言事以明禮闕之故御覽五百五十三

案禮記禮運三五而闕疏云謂月光虧損漢書谷永傳闕更減賦注闕亦謂減削之禮闕之故即傳上文所云也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賈曰不與大斂則不書卒本疏

案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鄭注爲之賜謂有恩惠也是君於大夫容有不與小斂而無不與大斂者白虎通崩薨篇大夫曰卒若君不與大斂直不以卿佐視之亦不得以卒予之是賈氏所云雖於傳無例要與禮意相發明也

二年經無駭帥師入極　賈曰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釋例爵命例　極戎邑也本疏

案周禮典命公之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是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固周正禮故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是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若然則卿之正禮爲三命惟卿乃得見經是春秋之序必三命乃得見經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卿有等差不皆三命與周禮異恐非周之正制至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而其父兄並得見經者書內事故也列國則三命始書通例也極爲戎邑者穀梁以極爲國杜以爲附庸賈以爲戎邑正義曰傳無文焉今按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而故戎城在兗州府曹縣故賈以爲戎邑

三年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賈曰日月詳者弔贈備日月略者弔有闕（釋例崩薨卒例）

傳爲平王卿士　賈曰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御覽四百八十）

案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昏義天子立九卿說苑臣術篇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是卿當九而此云六卿者昏義疏云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大戴記保傅篇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盧注卿也謂之孤也云有事者六卿也者詩假樂箋卿士卿之有事者周官孤卿並舉而孤之職掌無聞是九卿中有事者惟六六卿者鄭司農注云冢宰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治司徒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教宗伯之職帥其屬而掌邦禮司馬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政司寇之職帥其屬而掌邦禁此三時皆有官惟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詩緇衣序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是武爲司徒矣若莊公不知六卿何屬故賈氏統以六卿釋之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賈曰王子狐周平王之子忽鄭莊公太子忽也（同上）

案史記周本紀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爲質時平王未崩故知爲平王王子忽後爲太子桓六年傳云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取溫之麥　賈曰溫周地名蘇氏邑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注云蘇忿生所封也隱十一年傳與

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在首列成十一年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溫爲蘇忿生所封邑

潢汙行潦之水　服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本疏）

案說文潢積水池畜亦作蓄後漢和帝紀注文選東京賦洪慼素蓄注並云蓄積也畜又作稸文選高唐賦注引字林稸積也則說文言積水服言畜水義並同也爾雅釋邱注頂上汙下者釋文汙本亦作洿說文洿濁水不流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洿呂覽達鬱注水淺不流曰汙潢汙義相等國語周語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注大曰潢小曰汙史記屈賈傳索隱汙

瀆也又老莊申韓列傳我甯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索隱汙瀆瀆汙之小渠也潦說文雨水大貌詩泂酌傳行潦流潦禮記曲禮釋文雨水謂之潦爾雅釋宮行道也月令水潦盛昌又云邛隰水潦正義云言道上聚流者故以道路之水釋之

東宮得臣之妹　服曰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碩人疏

案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若然則得臣時居東宮故傳稱若此漢書竇皇后傳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漢時太后居東宮是古者東宮非世子定稱也

正義曰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非古義也

石碏　賈曰石碏衛上卿衛世家注

案禮記王制次國三卿儀禮聘禮疏卿每國三人是卿有上中下也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服曰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本疏

案四者驕奢淫泆上云弗納于邪明不邪則無是四者之弊若邪則四者皆由此而起正義曰驕謂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

四年經衛州吁弒其君完　賈曰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本疏

案州吁公子也不稱公子而稱衛州吁以其志在取國故以國言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賈曰遇者用冬遇之禮本疏

案周禮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冬遇之文亦取此義此經公羊傳云遇者何不期也賈以冬遇之禮釋之義足相輔也釋例云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是賈氏說又本之劉歆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服曰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詩擊鼓疏

案傳曰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衛使宋爲主也知使大夫將者詩擊鼓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鄭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伐鄭在魯隱四年是將兵者爲公孫文仲故知爲大夫也敘於陳蔡下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定四年敘踐土之盟衛在蔡先盟會征伐敘次等差若衛侯自行當敘在陳蔡前今不然者以大夫將兵故也

殺州吁于濮　服曰濮陳地衛世家注索隱四十一。

案昭九年傳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水經注淮水篇是濮爲近陳之地杜云陳地水名顧氏

棟高曰在今陳州府北境卽湨水水經湨水篇注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原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衞靈聞音於水上殊爲乖矣余按水經爲湨水不爲濮也是水首受湨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涓涓與之過沙枝流派亂互得通稱是濮卽湨也此地蓋在其上

(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服曰先君莊公本疏

案漢書禮樂志而背死忘先者眾注先者先人謂祖父州吁於莊公考也故知稱莊公也杜指二年鄭人伐衞之怨按史記衞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弒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州吁方弒桓而奪其國豈反爲修怨而復仇乎則指爲隱二年之

怨非是當是莊公時嘗怨在春秋之前隱二年伐衞亦是修怨非桓公始有怨先君不得指桓

以賦與陳蔡從　服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衞世家注

案國語魯語悉帥弊賦注淮南要略悉索薄賦注並云賦兵也說文兵械也荀子大略注兵五兵也詩擊鼓序疏古者謂戰器爲兵昭十四年傳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執兵因卽名人爲兵也然則兵亦可通爲軍也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氏公彥疏謂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又論語道千乘之國成元年正義引鄭注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小司徒疏引鄭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與周禮注所引同是司馬法而甲士徒卒之數異者賈公彥曰彼是畿外邦國法外

內有異故也大司馬之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後鄭注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爲制如六遂矣若然則甲士徒卒數容有異而以田賦出兵則上下通制也故謂兵爲賦也

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服曰右宰醜衞大夫同上

案隱元年傳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未可知也凡賈服注名氏見傳曰某大夫亦同此意故後不復疏證之

衞人逆公子晉于邢　服曰邢周公之允姬姓國同上

案成六年傳凡蔣邢茅周公之允也故賈云周公之允禮記大

傳疏引鄭駮異義曰賜稷姓曰姬邢爲周公之允是姬姓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二

嘉興李貽德學

隱公

經五年　公矢魚于棠　賈曰棠魯地矢魚陳魚而觀之魯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卽其地也陳魚而觀傳文也經矢傳陳者爾雅釋詁矢陳也

考仲子之宮　服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本疏

案云宮廟者言凡人所居之宮與宗廟一也然宗廟亦稱宮則此仲子之宮是也云考爲宮廟初成之祭者大戴禮記釁廟篇

成廟釁之以羊盧辯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雜記云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卽釁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若然則成廟曰釁成寢曰考似不得以考爲釁然詩斯干序云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彼疏云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服故亦以考爲釁也將納仲子之主者納本作內說文內入也漢書五行志廼作主注主廟主也初學記十三引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

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曲禮疏引異義云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疏引鄭駮異義云練時旣特作栗主公羊文二年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時宮廟新主尙未入故曰將納也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者周禮肆師及其祈珥後鄭注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後鄭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按兆指社稷言宮指五祀言也是宮廟考成當致五祀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

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又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旣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然則升屋自中數中當歟先門後夾室者數門戶歟堅之者爾雅釋詁堅固也淮南時則堅致爲上注堅致功牢也正義曰按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旣不用樂何由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知不然者策書所列考宮一時事獻羽又一時事故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廣雅釋詁將欲也明是考成仲子之宮將欲萬焉非考時卽獻羽也服祇言釁廟之事不及用樂正義不得合併經文以妄規之也至致五祀之神本之小子職非服臆撰孔氏所言良未允矣

(傳)昭文章　服曰大司馬曰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本疏

案大司馬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按司常職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其所建與仲秋不同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注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旗物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正義曰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旣同建當不異故服解此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

不登於俎　服曰登升也本疏

不登於器　服曰登成也本疏

案登升者周禮羊人登其首注登升也儀禮注升當爲登是升登同也登爲成者詩嵩高傳周禮小司徒注竝云登成也服於上爲升下爲成者以骨角毛羽飾器之物不得言升故據成義以釋言飾之而後成矣正義曰上登爲升下登爲成登不容異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按服以升義難以下通不能不異若以不成於器爲不辭詩皇矣誕先登于岸箋登成也昭三年傳以登於釜注登成也鄭杜竝釋爲成皆孔氏所疏何不云不辭乎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服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書樂志

案八八是六十四人六八是四十八人四八是三十二人二八是一十六人宋書樂志載太常傅隆議云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其義甚允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惟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

半非惟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傅氏之議如比按白虎通禮樂篇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楚辭招魂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國語晉語女樂二八韋昭注八人爲佾備八音也若然卽二八亦八人爲行列矣服說是也

而行八風　服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本疏

案八卦之風者漢書律歷志統八卦調八風是八卦應八風也乾音石其風不周者易緯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淮南天文云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高誘注乾卦之風也爲磬也按說文磬樂石也故高曰磬服曰石其義同也其乾之爲石者易說卦乾爲玉詩商頌那依我磬聲箋云磬玉磬爾雅釋樂大磬謂之毊郭注以玉石爲之是石卽爲玉之義也坎音革其風廣莫者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天文云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注坎卦之風也爲鼓也律歷志云皮曰鼓禮記樂記鼓無當於五聲疏鼓革也風俗通聲音革曰鼓是鼓卽革也其坎之爲鼓者樂記鼓鼙之聲讙疏引崔氏說鼓鼙爲坎故詩宛邱坎其擊鼓毛傳坎坎擊鼓聲蓋諧音以應象也艮音匏其風融者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天文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

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白虎通禮樂篇匏曰笙周禮太師注禮器注並云匏笙也釋名釋樂器笙生也竹之貫匏象物貫地而生者也是笙屬匏也匏之爲艮者說卦艮爲果蓏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匏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儀禮既夕疏蓏瓜瓠之屬論語陽貨集解廣雅釋草並云匏瓠也是匏屬艮也震音竹其風明庶者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天文云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白虎通禮樂篇竹曰管律歷志亦云竹曰管是管卽竹也震之爲竹者說卦震爲蒼筤竹九家易云蒼筤靑也震陽在下根長

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風俗通云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是猶震陽在下使外蒼筤也故竹屬震也巽音木其風清明者通外驗云立夏清明風至天文云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注巽卦之風也爲柷也其巽之爲木者說卦云巽爲木是也離音絲其風景者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律歷志絲曰絃是絃卽絲也其離之爲絲者白虎通禮樂篇琴在南方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爾雅釋樂大琴謂之離猶古義也坤音土其風涼者通卦驗曰立秋涼風至天文云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注坤卦之風也爲塤也律歷志土曰塤宋書樂志土之屬塤是塤卽土也坤之爲土

者莊二十二年傳國語晉語並云坤土也兌音金其風閶闔者通卦驗云秋分閶闔至天文云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注兌卦之風也爲鍾也郊特牲以鍾次之注呂覽仲夏飭鍾磬注並云鍾金也白虎通禮樂篇楚辭大招叩鐘調磬注並云金曰鐘是鐘卽金也兌之爲金者禮運疏引異義云西方兌白虎通五行篇金在西方是兌爲金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惟弦鐘與服合餘不同者師說異也正義沈氏引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

立冬樂用柷敔亦與服說異

叔父有憾於寡人　服曰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詩伐木疏

案禮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又曰同姓謂之叔父以國之大小判也詩伐木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此稱叔父而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是稱伯父叔父矣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者孟子不挾長趙注長年長漢書賈誼傳集注少謂年少儀禮覲禮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邦曰叔父若大夫無大小之差矣故當以年長少爲次

六年經宋人取長葛　賈服曰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本疏

案五年經宋人伐鄭圍長葛則長葛宜繫之鄭周禮天官注繫綴也此云不繫言無所綴屬也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使鄭能拊循其民與之固守宋豈易言取乎惟忽視其邑故敵能取之甚易不稱鄭蓋刺之耳

傳鄭人來渝平　服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本疏

案隱公爲鄭所獲見十一年傳釋而不結平者淮南本經訓注小爾雅廣言竝云釋解也謂公於鄭解怒也說文結締也楚辭招魂注結連也言公雖已釋怨未嘗結好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更卽傳曰更成也釋名釋書契約約束之也周禮秋官序官

注約言語之約束又司約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又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約之載注有疑不協也計公立時鄭人當有求成之舉經不書者如宋人之求成亦不書也是時鄭以公舊怨雖釋非約束無以徵信故來渝平正義以公自逃歸非鄭所釋譏服不知服自以釋解公之釋怨非言鄭之釋公也所以知公釋怨者四年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則公之怨解矣羽父請以師會之非公意也故經書翬帥師惡專且逆公命也

七年經叔姬歸于紀　賈曰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本疏

案易歸妹釋文詩葛覃傳論語八佾注竝云婦人謂嫁曰歸叔姬伯姬之娣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白虎通嫁娶篇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釋名釋親屬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若然則媵賤者也釋例稱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內外相比不得書歸明矣今紀侯既貴重之故經特變之例以書於策蓋所以刺之也

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服曰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脩賓主之禮敬報于戎儀禮覲禮疏

案戎以朝禮者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禮記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經解聘覲之禮廢則朝禮卽覲禮言戎時來朝于周也及公卿大夫者昏義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王制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蓋言此也發陳其幣者儀禮聘禮注幣謂束帛也覲禮疏云聘禮享君訖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按聘禮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卽服所云

發陳其幣是也覲禮文不具以聘禮互証知之凡伯以諸侯入爲王卿士者顧命芮伯畢公詩淇澳序疏引鄭注云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尚書今古文疏云入者蓋衞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畿內諸侯而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詩淇澳序衞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古有其制也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是封建爲侯而入爲王朝卿士也卿士者隱元年傳賈注六卿之有事者也不脩賓主之禮敬報于戎者國語晉語不脩天罰注脩行也鄉飲酒義賓者接人以義者也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曲禮其次務施報戎既奉幣私面則凡伯宜敬報之敬報

之文覲禮亦不具以聘禮証之有大夫餼賓介禮有大夫餼賓介禮今凡伯不行此禮是弗賓也

歃如忘　服曰如而也釋文○本疏無也字似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本疏

案莊七年經星隕如雨論衡增藝作星隕而雨孝經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漢脩堯廟碑作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宋書樂志題作艾如張辭作艾而張是如卽而也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賈曰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本疏服曰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也禮記曾子問疏

案配成夫婦也者配與妃義同爾雅釋詁妃匹也詩皇矣天立厥配傳配媲也易家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必成夫婦之位乃得曰配故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正名不得稱配故曰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者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注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然對筵伊始婦禮未成不得言配儀禮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帥婦以入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賈公彥曰若舅殁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殁婦人無廟可見推賈氏之意舅存者當不廟見其實此係士禮若士以上未有三月不見祖

廟者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上是廟見下是祭禰明是兩事鄭注三月廟見謂舅姑既殁者也蓋據士昏禮以釋非禮意也白虎通嫁娶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殁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是三月祭行爲廟見之事三月奠采爲舅姑既殁之事以亦字別之明是兩事而士昏禮不言見祖廟者王制士一廟注雖據祭義云上士二廟然據本文是統言士則一廟其常制也一廟則不得有祖廟故士昏禮祇奠采于舅姑而止其必廟見然後配者哀公問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之主又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

敝邑事宗廟蓋娶婦以奉承祭祀爲重苟性不柔順又有七出以濟其變雜記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是也白虎通嫁娶篇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是必廟見之後乃得成婦乃可稱配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廟見成婦矣桓二年傳嘉耦曰妃則怨耦不得稱配矣是以哀公問曰足以配天地之神明鄭注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文公二年傳娶元妃以奉粢盛妃卽配也服義與賈同曰大夫以上者別士言之也曰無論舅姑在否者非如士昏禮舅歿則奠菜舅存則否也必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婦者

卽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之義也今公子忽先配後祖故鍼子譏之又按詩葛屨摻摻女手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曾子問疏引熊氏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賈服謂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諸侯以字　服曰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臧氏展氏是也本疏

案公之母弟者宣十七年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蓋謂與太子同母也以長幼爲氏者釋譯名義一引西域記云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是子孫出於嫡夫人者則以長幼爲氏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先生後生長幼之別也儀禮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鄭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生以爲字死卽爲氏矣貴適統者詩江有汜序釋文云嫡正夫人也嫡與適同書周官疏引周禮以統百官馬注易乾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竝云統本也蓋公之母弟則爲適夫人所出當重其本以長幼爲氏明其所生之次第也白虎通姓名篇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釋名釋親屬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是仲叔季統於伯之後凡適所生者乃如此稱庶長以下則否矣郊特牲適子冠於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則儀禮所稱伯某甫仲叔季者專指適子之次第言之冠禮庶子

冠于房外遂醮焉其無字辭明矣其字辭所稱伯仲叔季之不繫於庶子益明矣若然魯公子牙杜氏世族譜云慶父同母弟則庶子矣何得稱叔牙何得稱叔孫氏曰杜氏之說雖自世本不足據也觀莊公問後先問叔牙蓋以母弟至親故首問大計而叔牙卽以慶父爲對無有嫌疑若果爲慶父同母弟公何以舍慶父而問叔牙且叔牙亦不自知引嫌乎然則以長幼爲氏者必公之母弟故舉伯仲叔季以申明之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者大傳其庶姓別於上疏庶眾也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士冠禮注名者質所受冠成人益文賈公彥曰益文者對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庶公子以字爲氏

配者合也言其所配字後以爲氏也尊公族者仲尼燕居疏族
屬也公族言屬體於公與繫統於適爲對文耳臧氏展氏者杜
世族譜云公子彄字子臧孝公子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子是臧
展爲二公子之字其後爲臧氏展氏故舉以爲例也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服曰異姓宋司城韓魏是也本疏
案桓六年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服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是
司城宋司空也子罕爲司城後以爲氏服舉以證官族正義曰
宋司城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知不然者春秋有兩稱氏者
如知罃一人也又稱荀罃趙午一人也又稱邯鄲午士會一人
也傳稱范武子檀弓又稱爲隨武子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則樂

氏可別爲司城也韓魏者桓三年傳韓萬御戎韓其食采地閔
元年傳晉滅魏以魏賜畢萬其後卽以韓魏爲氏舉以證邑亦
如之也司城卽樂氏成十六年傳注樂懼戴公六世孫韓萬正
義引世本曰韓萬莊伯子畢萬史記韓世家畢公高之後於周
爲同姓則亦與晉爲同姓若然則樂氏爲宋之同姓韓魏爲晉
之同姓而服云異姓當是傳寫之誤
九年傳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服曰言必不往相救先者見
獲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本疏
案言必不往相救者穀梁僖元年傳注救赴急之意言戎人不
往赴其急也先者見獲各自務進者說文先前進也一切經音

義六引廣雅務遽也謂前進者見有所獲則遽進言其貪利者
釋見獲務進也墨子經上利者貪所得也得卽獲也正義引作
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而規之曰其
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
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
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今尋繹服意言必不往相
救自釋上文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各自務進自述傳文言其貪
利也乃釋見獲務進之旨兩稱言字是分詁上下文可証孔氏
所見本先者見獲句誤倒於言必不往相救之前因滋疑義今
爲更正知服氏所釋未爲訛也魏書徐遵明傳又知陽平館陶

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乃往讀之河北偏習
服義而善本寶貴如此知傳寫舛誤由來久矣
十一年傳爭長　服曰先登授玉儀禮覲禮疏
案先登授玉謂爭先升堂授玉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
廟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後鄭謂授幣當爲受幣
以下云賓送幣則上爲主受幣矣彼言送幣而此言授玉者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
幣必有玉也故鄭注再拜授幣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登之先
後禮無明文儀禮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
異姓東面北上注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受舍之先

後以同異姓別之則受玉之先後亦當如是矣今薛侯不循往制故爭先登

周之宗盟　賈曰宗尊也（本疏○路史前紀八）服曰宗盟同宗之盟（本疏）

案以宗爲尊者詩梟鷖傳云宗尊也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白虎通宗族篇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是宗盟者言盟之所尊也服言同宗之盟者國語晉語注宗本宗也白虎通宗族篇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祭義周人貴親而尙齒故盟有異姓而曰同宗之盟以貴者統之耳正義曰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疏難服曰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其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

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奬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故謂之宗盟猶公與族燕非無異姓而亦祇稱族燕何得輕以相詆也

潁考叔挾輈以走　服曰考叔挾車轅筆馬而走（本疏）

案考工記輈人爲輈注輈車轅也儀禮既夕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輈轅也方言九轅楚衞之閒謂之輈詩小戎疏云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而鄕下句之釋名釋車轅援也車之大援也爲車之援故可挾國語吳語注在服曰挾筆馬而走者說文筆擊馬也攷工記車人凡爲轅疏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擊馬而走欲其捷也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服曰菟裘魯邑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魯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梁甫有菟裘聚劉昭注引此文是魯邑也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郡氏正義散文言之古者宮室通名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傳室猶宮也孟子爲巨室趙岐注巨室大宮也是天子諸侯所居宮室也作者後漢書樊準傳注作謂營作也欲居之以終老者周禮太史注居猶處也禮記禮運老有所終疾醫注老者曰終言欲處此以終其老也

而禱于其主鍾巫　賈曰鍾巫祭名（同上）

案鍾巫祭名者言所祭巫神名鍾也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高注神在女曰巫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是古所祭之神有名巫矣

館于寪氏　服曰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同上）

案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儀禮聘禮及館注竝云館舍也易屯釋文舍止也漢書高紀注舍息也言止息於寪氏也寪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錢氏大昕云蔿蔿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卽蔿氏之後乎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三

嘉興李貽德學

桓公

元年 傳 宋華父督 服曰戴公之孫宋世家注

案正義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

目逆而送之 服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同上

案極視精不轉者漢書溝洫志注楚詞大司命注並云極窮也淮南子主術訓注睛目童子也古睛作精說文睽目精是也漢書高帝紀注文選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引莊子司馬彪注並云轉運也極視精不轉言窮視之至目精不運轉也

二年 經 宋督弑其君 賈曰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釋例氏族例

案傳曰君子謂督有無君之心賈據之隱七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督爲華氏受於君也今督既無君故經不稱華督見去其受於君者之氏以著無君也

以成宋亂 服曰成就宋亂本疏

案詩棫木傳成就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是成就互訓傳云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亂由華納賂立之昧討賊之義經特書之以成就宋亂實由公也

會于鄧 賈服曰鄧國也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本疏

案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自注故國應劭曰鄧侯國公羊傳云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鄧與會爾是以鄧爲國爲賈服所本左傳云始懼楚也蔡鄭鄧皆近楚之國鄧爲地主蔡鄭就往會之故於鄧國都也

傳 十一戰 賈曰十一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於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宋世家注服曰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於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

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本疏

案賈服義同皆詳言十一戰之實也

是以清廟茅屋 賈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詩靈臺疏

案後漢張衡傳注肅肅清也素問五常政大論注肅清也靜也是肅然狀清靜也論語微子馬注清純潔也國語周語注靜潔也以見名清廟取其潔也

大路越席 服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皆乘之其采飾有差續漢書輿服志注 大路木路本疏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史記禮書注

案大路不得爲總名大宇疑衍路總名也者詩汾沮洳傳路車也廣雅釋器輅車也荀子哀公篇注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是路爲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皆乘之者以漢法況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續漢輿服志注引徐廣曰立乘曰高車晉書輿服志車倚乘者亦謂之高車漢書高祖紀如淳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元帝紀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續漢輿服志云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又曰大使車立乘駕駟又禮儀志云立秋之日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是漢法駕駟高車尊卑同之以況路爲總名也其采飾有差者漢書景帝紀云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續漢輿服志云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劉昭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是采飾爲尊卑之差也大路木路者禮記禮器大路素而越席注引明堂位大路殷路也明堂位注云大路木路也周禮巾車注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祀天車者禮記疏云大路殷家祭天車也按巾車玉路以祀則大路宜指玉路矣服不然者郊特牲

乘素車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今臧哀伯以魯禮誨君宜以木路故服不從周禮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者禮運與其越席注越席翦蒲也此言結括草者禮運釋文越字書作趏其實當作秳禮器莞簟之安而稾秳之設注穗去實曰秳禹貢三百里秳服今本作秸服說文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玉篇作秳云祭神席也秸同上則秳秸一字括草即秳草字書作趏亦因括轉也言結此草爲席也

藻率　服曰藻畫藻率刷巾禮有刷巾本疏

案藻畫藻者周禮司几筵加繅席注鄭司農云繅讀爲藻率之藻典瑞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鄭司農仍讀爲藻率之藻賈疏云藻是水草之文故讀从之也是畫藻者言五色采如水藻之有文也說文帥云佩巾从巾𠂤聲帨云帥或从兌古帥率通周禮樂師故書帥爲率聘禮古文帥皆作率然則率即帥服云刷巾即說文之佩巾爾雅刷清也說文刷括也又云拭也儀禮士冠禮注巾所以拭汙垢

鞶厲游纓　賈服曰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本疏。按杜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孔疏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禮記內則疏引服云纓鞶大帶無紳帶之訓賈服文多同故今節取杜文爲賈服義焉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本疏

案易訟或錫之鞶帶釋文引馬注鞶大也虞注鞶帶大帶正義曰上帶爲革帶故云鞶厲帶之垂者服蓋用毛公詩傳說也正

義曰大帶之垂者名之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者巾車先鄭注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賀以削革爲之後鄭謂今馬鞅賈公彥疏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按杜預傳注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亦與服說同陳氏禮書曰纓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其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者五采一匝爲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謂削革三重康成謂纓以五采罽飾之殆不然矣陳蓋援杜索帬之說以斥二鄭也索帬魏晉閒常服束皙近游賦親里往來服索裙蓋舉時制以況也今乘輿大駕

有之者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又云天子出有大駕晉書輿服志乘輿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注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是與服說合也

錫鸞和鈴 服曰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注）

案鸞本作鑾說文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故鑾又通鸞廣雅釋器鑾鈴也文選上林賦鳴玉鸞注鸞鈴也鑣說文馬銜也尒雅釋器鑣謂之钀釋名釋車鑣苞也在傍苞斂其口也詩碩人傳人君以朱纏鑣扇汗釋文云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楚詞靈懷斷鑣銜以馳騖兮注鑣勒也廣雅釋器和鈴也荀子正論和鸞之聲注和車上鈴也禮經解注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衡漢書揚雄傳注衡輈前横木也論語爲政包注衡輗也按鸞和所在傳注各異禮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周禮大馭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呂覽孟春注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注引魯詩訓云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諸家竝以鸞衡和軾爲義然詩駟鐵云輶車鸞鑣是鸞之在鑣詩有明文蓼蕭毛傳在鑣曰鸞文選思元賦注鸞鑣也傳元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則鸞之在鑣明矣後鄭用韓魯詩說以注禮記周官而其箋詩烈祖篇則云鸞在鑣蓋鄭注禮在先

後箋毛知毛義爲長故改從毛今此服亦本諸毛詩說也正義曰案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詩載見傳和在軾前與韓詩同軾之前蓋衡也蓼蕭傳在軾曰和與載見傳異者毛以在軾卽是軾前也漢書五行志注和鈴也以金爲之施于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焉施于鑣上正與服義相發明

三辰旂旗 服曰三辰日月星也（詩大明疏○儀禮覲禮疏引畧同○恭冕謹按詩疏引此注下云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金谿王氏陽湖洪氏皆取爲服注文予案左

傳疏解三辰云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與詩疏畧同不言服義然疏多乾沒舊注附識於此以俟考焉 旂旗二字以意補 九旂之總名 儀禮覲禮疏

案三辰謂日月星者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後鄭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後漢鄭興傳仲長統傳注竝云三辰日月星也司常曰日月爲常不言晝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是司常不言星者統于日月也旂旗爲九旂之總名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是九旗也服云九旂卽司常九旗尒雅釋文旂又作旗是旂旗通

也服以旂旗爲九旂之總名如爾雅釋天亦以旌旂題上事也

遷九鼎于洛邑　服曰今河南有鼎中觀 尚書召誥疏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郡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服云今河南卽雒邑也續漢書又云東城門名鼎門劉昭注補引帝王世紀曰武王定鼎雒陽西南雒水九鼎中觀是也鼎中觀常是安鼎舊址故服亦舉目見以明所在也

師服　賈曰晉大夫 晉世家注

士有隸子弟　服曰士卑自其子弟爲僕隸 儀禮既夕疏

案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注春秋傳謂士爲微是士卑也子弟者對父兄稱之也士卑祿微不足及其宗故自役使其子弟廣雅釋詁僕使也國語魯語子之隸也注隸役也既夕童子執帚郤之注童子隸子弟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是皆爲隸之證

侵陘庭之田　賈曰陘庭翼南鄙邑名 晉世家注

案傳作陘陘本字陘假借字翼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絳邑有翼城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翼卽今平陽府翼城縣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志云卽陘庭也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地皆近翼城又水經注紫谷水出白馬山西逕熒庭城南西入澮亦在翼城南則陘庭卽熒庭亦卽熒庭也國語吳語都鄙荐饑注鄙邊邑也言陘庭爲翼南邊邑也

（三年）經春正月　賈曰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 本疏

案桓公自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而皆無王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十八年有王范氏甯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賈並用穀梁說而易祊田成宋亂皆無王之實故兼言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賈曰使翬逆女兼脩艾之盟 春秋釋例外君臣逆女例

案禮諸侯當親迎而使卿逆女者正義謂有故得使卿是也文
之盟在隱六年
有年　賈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本疏）
案爾雅釋天周曰年注年取禾一熟也穀梁此年傳五穀皆熟
爲有年也白虎通災變篇引春秋潛潭巴曰異之言怪也國語
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
香不登是年之豐儉係乎主德之純否也今桓以篡弒之人而
年穀豐登是可怪矣有非其所宜有者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
傳曰有食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諸書

有皆不宜有之詞也
傳　韓萬御戎　服曰韓萬晉大夫（詩韓奕疏）賈服曰曲沃桓叔之子莊
伯之弟（詩韓奕疏○晉世家注）
案二年傳曰曲沃莊伯伐翼杜注莊伯桓叔子世本云韓萬莊
伯弟是萬亦桓叔子也
五年　經　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服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
大夫也故稱人（詩伯兮疏）
案傳曰陳侯鮑卒於是陳亂又曰陳亂民莫有鬬心是時君猶
未定故知從王者爲大夫陳既以大夫稱人則蔡衛皆大夫矣
詩載馳箋許人許大夫也疏大夫而曰人衆詞

大雩　賈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穀梁疏　本疏引略同）　服曰大雩夏
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續漢禮儀志注　禮月令疏云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卽服義左疏亦有此文）
案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呂覽仲夏紀高誘注云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
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其實非也鄭禮注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
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
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彼疏云春秋考異郵說云
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祈祀山

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是祈祀山川一事大雩又一事賈云別
于山川之祭者言祈祀與大雩不同非如高誘所云也服云夏
祭天名者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雩遠者是釋所
以大雩之意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夏小正於三月曰越有小旱
先王因於未旱之先設此常雩之祭正義曰遠者預爲秋收言
意深遠也爲百穀求膏雨者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詩下泉
云陰雨膏之故曰膏雨按爾雅釋訓舞雩也公羊此年傳注云
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禮記祭
法注雩之言吁嗟也周禮司巫疏引春秋考異郵曰雩者呼嗟
求雨之祭女巫疏引董仲舒說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月令疏雩

音近吁是古訓並以吁釋雩而服不同者說文云夏祭及月令仲夏大雩帝此常雩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注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此旱雩也旱雩當以吁嗟爲義常雩當以遠祈爲義也

冬州公如曹　服曰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本疏

案世本云州國姜姓說文黜貶下也爾雅釋詁騭陞也騭與陟同舜典三考黜陟白虎通攷黜篇云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又曰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

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又曰百里之侯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書大傳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是黜陟之法春秋以前王者行之州先未知何爵後以功陟至公爵故曰州公又按王制鄭注謂殷爵三等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是鄭氏所云爵尊而國小者即指此州公之類言之蓋封建之初州公無聞今得稱公當是以德功進爵也

傳旝動而鼓　賈曰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有作飛石事本疏

○疏謂賈引范蠡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

案發石飛石一事二名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者春秋傳曰旝動而鼓許本侍中說也大明詩曰其旝如林馬融廣成頌云旃旝摻其如林旝與旃伍則以爲旗之屬故杜注不用賈義也

啟蟄而郊　服曰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記王制疏

案孟月仲月指夏正言魯郊是祈穀之郊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即引襄七年傳文明月令之祈穀即

魯之郊也魯郊在夏正月者夏小正云正月啟蟄此云啟蟄而郊則孟月卽夏孟春之月也若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祀帝于郊鄭氏云孟春建子之月非服義也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據此則所云正月日至者是夏正十一月冬至矣禮雜記與襄七年獻子之言不合或魯有祈穀之郊有冬至之郊或祗一郊而月可移易郊特牲疏云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是二郊也馬昭引穀梁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

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是魯郊之月可易而服必以爲孟月者依此傳啟蟄而郊故定爲夏之孟春也知其用夏正者昭元年十二月晉侯烝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周十二月爲夏十月則彼云用孟月謂夏孟冬之月故知此孟月謂夏孟春之月然彼云祭人君用孟月此云魯祭宗廟以仲月者王制疏引南師解云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是服此云以仲月者謂祭天之月不祭宗廟其餘祭宗廟亦用孟月也

龍見而雩　服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續漢禮儀志注）

案龍角亢者莊二十九年傳龍見而畢務疏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卽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邵氏爾雅釋天正義云史記律書云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夏小正云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角兩星相對觸故天官書云左角李右角將亢四星曲而長故天官書云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小正以識亢星所在也是四月角亢昏見於東方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者淮南天文訓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素問皮部論注盛謂盛滿尚書大傳曰萬物

非夏不長是也待說文云竢也呂覽慎大篇注大長言萬物竢雨而長也雩祭以求雨者月令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是正雩當在周季夏今秋而始雩故曰不時書之以懲怠也

始殺而嘗　賈服曰始殺孟秋（本疏）

案殺者言陰氣肅殺也月令孟秋之月用始刑戮亦本時以爲政也杜謂建酉之月與賈服異然杜于郊雩皆著孟月此舉仲月以當之斯不倫矣且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爾雅釋天秋祭曰嘗注嘗新穀白虎通宗廟篇嘗者新穀熟嘗之是嘗以嘗新穀取名而嘗新穀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

露四祭篇謂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

（六年）經天閱　賈曰簡車馬於廟公羊本經疏

案傳云簡車馬也是閱當訓簡周禮小宰鄭司農注簡猶閱也反覆相訓閱亦爲簡知簡車馬于廟者隱十一年傳授兵於太宮杜云太宮鄭祖廟攷工記廬人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鄭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疏云六建建在車上然則授兵之時車馬咸在故潁考叔與公孫閼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服彼注云挾輈轅以策箠馬而走也授兵既在太廟則大閱亦當在廟明矣

子同生　賈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禮記曾子問疏

案正義曰古人之立太子其禮雖則無文葢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太子也

（傳）楚武王侵隨　賈曰隨姬姓也楚世家注

案世本隨姬姓

吾牲牷肥腯　服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本疏

案說文牛大牲也賈誼新書云羊西方之牲也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曲禮天子以肥牛詩亦有肥羜是牛羊言肥矣正義曰按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而服以肥屬牛羊腯屬豕者詩瓠葉序箋牛羊豕爲牲既云牲牷則備此三物矣但肥

牛肥羜傳記可証而腯屬牛羊別無他據郭注方言云腯腯肥充也音突亦作腯說文㐬部豰豕走挩也腯一从彖是散文則牛羊豕皆可言肥對文則腯當專屬于豕且說文肉部腯解云牛羊曰肥豕曰腯古訓如是正義援禮以規服非也

接以太牢　服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鄭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王肅曰以太牢接待夫人杜此傳注云以禮接夫人是王本鄭義而杜又本王義也內則又曰凡接子擇日鄭注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又曰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于父若然則初生時子惟接見於母而不接

父而服不同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敢見鄭注云三日負子日也禮中庸曰事亡如事存君薨之後猶以三日見于殯則父在之日亦當以三日見于父也內則不言文不具也

公問名于申繻　賈曰魯大夫魯世家注

以德命爲義　服曰謂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名武王曰發本疏

案史記周本紀太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是太王度德命而名文王曰昌也武王名發之義未聞正義引舊說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爲

發是亦以德命爲義矣
不以畜牲　服曰馬牛羊豕犬雞本疏
案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後鄭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膳夫膳用六牲後鄭注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職方氏其畜宜六擾後鄭注云馬牛羊豕犬雞擾亦畜也
不以器幣　服曰器俎豆罍彝犧象之屬本疏
案易繫辭傳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攷工記云以辨民器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是切于民用者皆謂之器不耑于六者故云之屬以賅之俎本作且說文薦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又曰俎禮俎也从

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注俎者所以薦肉故且亦作俎也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梡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阮諶三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夏后氏以嶡鄭注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孔疏謂足以横蹷故鄭讀嶡爲蹷謂足横辟不正也今俎足閒有横似有横蹷之象殷以椇鄭注謂曲橈之也阮圖云屈橈其足周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孔疏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閒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說文所言其大略也豆者說文云豆古食肉器也攷工記梓人食一豆肉中人之食韓非外儲說取一豆肉是豆者食器之名其俎豆之豆當作梪說文木豆謂之梪从木豆爾雅釋器釋文豆本又作梪然說文明梪之本字其實經文皆省作豆爾雅釋器亦云木豆謂之豆猶鄭注公食禮云瓦豆謂之鐙爾雅亦祇作登也其制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邵氏爾雅正義三禮圖云口圓徑尺墨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以玉罍者爾雅釋器云器也詩蓼莪疏引孫炎曰罍酒尊也說文作櫑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重文作罍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注云大罍瓦罍也又詩卷耳傳人君黃金罍孔疏引異義云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

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爾雅小罍謂之坎是罍有大小之別毛詩所說謂大罍也郭注爾雅大者受一斛與毛說又異彝者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後鄭注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司尊彝後鄭注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斝讀爲稼畫禾稼也鄭司農云黃彝黃目尊也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器之上尊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又鄭注尚書宗彝云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賈公彥云雞彝是夏濩斝彝是殷濩黃彝是周濩又云虎彝蜼彝當是有虞

氏之尊亦與鄭略同也　象者禮器云君西酌犧象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毛公詩傳云犧尊有沙飾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詩疏引阮諶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諸家說各不同經傳無文莫能定之惟王肅以犧尊爲犧牛形刻木爲之顯與經異辨見王氏廣雅疏證

宋以武公廢司空　服曰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禮記檀弓疏）

案周禮司空爲王朝之官而列國亦名其卿者以卿是總名必立官以盡其材成十八年傳右行辛爲司空襄二十五年傳司

空致地昭四年傳孟孫爲司空是列國之官皆有司空不獨宋備六官有司空也諱武公之名廢爲司城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白虎通封公侯篇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兄於實若然司空所掌城郭爲重故取相近之義名司空爲司城也

（七年）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服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本疏）

案密邇者文十七年傳以陳蔡之密邇於楚注密邇比近也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自注故穀伯國師古曰春秋穀伯綏來朝是也鄧自注故國應劭曰鄧侯國春秋地理考實本彙纂謂襄陽府穀城縣治爲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又謂鄧國在今南陽府西南百二十里鄧州是皆與楚地相近也親仁善鄰隱五年五父語也傳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親仁事也又曰要結外援善事鄰國以衛社稷善鄰事也今穀鄧不然無以自固以致卒爲楚滅蓋魯弱於楚而又遠于穀鄧力不足以芘二國而二國乃背楚以事之是適以怒楚而自速其亡耳其又何望于同好之救哉且桓又親弒賢兄天下之所共棄而二國乃相率來朝其可賤孰甚焉曲禮曰諸侯生不名賤之故名之滅鄧事在莊十六年滅穀于傳未聞

（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服曰桓公子莊公射姑（御覽一百四十六）

傳賓之以上卿禮也　服曰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于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同上）

案廣雅釋詁故事也有故言有事也服引周禮典命文而云曲禮者御覽刊誤也典命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大宗伯云孤執皮帛世子擬

孤而賓之以上卿者與命又云公之孤四命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若然惟公有孤諸侯不得有孤則以上卿當之故服云如諸侯之上卿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者掌客子男三積飧三牢牽一牢壹饗壹食壹燕周禮言子男而服舉以証上卿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是諸公使臣得有三積其他飧牢饗燕之數皆得與子男同況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僖二十九年傳在禮卿不會侯伯會子男可也曹爲伯爵則其上卿正與子男相當故服引待子男者証上卿也

初獻　服曰初獻酒加獻爵同上

案聘禮有醴賓之事宰夫實觶以醴然云送醴與獻酬禮異此云初獻酒盖燕禮也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注禮酒饗燕之酒卽此獻酒燕禮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卽此初獻酒也云如獻爵者燕禮坐取觚注曰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賈疏曰此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云如者言此獻酒用觚與鄉飲酒鄉射之獻爵同也

樂奏而歎　服曰樂奏人上堂也初獻爵樂奏太子嘆而哀樂也同上

案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燕禮樂奏也服云人上堂者人卽工堂卽西階以東之位也燕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修政之樂歌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是樂卽樂歌也說苑修文篇樂者聖人之所樂也禮記仲尼燕居行而樂之樂也樂記樂者先王之所飾喜也今太子聞樂而嘆是哀樂也

施父　服曰魯大夫同上

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服曰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

禍福無喪而戚憂必讐焉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本疏

案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成十四年傳文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饗與享同廣雅釋詁覯視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爾雅釋言威則也說文儀度也爾雅釋詁省察也荀子天論逆其類者謂之禍賈子道德說妥利之謂福說文禍害也神不福也國語周語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服物昭融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可覩是卽以觀威儀也周語又曰晉

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王叔子譽諸朝單襄公曰兵在其頸其郤子之謂乎又曰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諸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叔向曰異哉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是卽以察禍福也無喪而戚憂必讎焉僖七年傳文也杜注讎對也引以證太子之臨樂而嘆也是父將死而兆先見者明年曹桓公卒是父將死也荀子王制占祲兆注兆萌兆文選魏都賦是以兆朕振古注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

（十一年）經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　服曰不書宋宋後盟本疏

案傳云齊衞鄭宋盟于惡曹列宋于衞鄭之後以其後至而盟

故列于下也當來告時止有三國故史據書之不及宋也

（傳）君多內寵　服曰言庶子有寵者多鄭世家注

案傳言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子突入鄭而曰猶有則前時當不止八人下文云三公子皆君也是諸子中有寵者已有三人語云毋寵者子抱莊公多內寵故庶子有寵者多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　賈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同上

案國語晉語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有姞姓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雍氏爲黃帝之孫故稱雍姞也雍氏距黃帝已遠而稱孫者周頌曾孫篤之疏云孫是其

正稱自曾孫以下皆得稱孫是也雍氏爲宋大夫無明文賈以意知之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服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同上

案傳曰並于正卿晉語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祁午見曰子爲正卿則正卿爲上卿矣知雍氏有寵爲上卿者如上文祭封人有寵于鄭莊公公使爲卿議以相例而知也

（十三年）經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　服曰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本疏衞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譏其不稱子也禮記曲禮疏

案經順文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日于鄭伯之下

者是俟公至而後定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惠氏士奇禮說云式卽栻也漢書天文郞按栻抱猶按也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龜筴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按此則古法戰必占天時以定日矣衞先君者宣公也前年十一月衞侯晉卒隱元年傳諸侯五月而葬宣公之卒距今四月故下經三月書葬衞宣公此戰在三月是尙未葬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春秋繁露精華未踰年之君稱子僖九年傳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今宣公未葬朔不稱子而稱侯違于禮矣經故直書以譏之也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　服曰夫謂鬬伯比本疏
案說文夫丈夫也禮記檀弓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古語稱人往往曰夫詩車攻疏夫男子之總名故知此稱夫即謂伯比也猶此人云爾非發語辭

十四年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服曰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本疏
案宣十六年傳例天火曰災御廩即月令所云神倉鄭注重粢盛之委是也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饗祀即春秋之御廩也今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

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耤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歷觀諸說則天之棄桓甚矣乃乙亥而嘗距災之日僅四日耳不能遇災而懼而猶藉他穀以奉祭祀傳云不害者淮南子修務篇注害患也言不以災為患也服云不以災為恐者申傳義也杜云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衛冀隆難杜曰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案衛說亦不然傳有詳略無以見魯不救火但當遇災而懼廢一時祭耳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災為害公羊傳云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云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惠氏春秋說曰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愚按如服氏所釋二傳義足相成不得詆左為短也杜云不害嘉穀書以示法則失傳義亦與自來諸儒之說異矣

十五年　經鄭伯突入于櫟　服曰櫟鄭之大都水經潁水注○鄭世家注櫟大都
案水經注潁水篇云櫟宋忠曰今陽翟也王隱曰陽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知櫟為鄭大都者昭十六年傳稱五大不在邊

又云鄭京櫟實殺子元是櫟為大都也

傳雍糾　賈曰鄭大夫鄭世家注

殺檀伯　服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水經潁水注
案史記索隱引十三州記曰大郡曰守

十六年　傳構急子　服曰構會其過惡詩二子乘舟疏
案詩四月箋構猶合集也說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朔與宣姜合謀增益急子之罪惡也

使盜待諸莘　服曰莘衛東地同上
案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故莘亭劉昭注補衛殺公子伋之地水經卷五河水篇云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

續修四庫全書

莘亭伋壽繼殞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近刻平作陽縣此从戴校有故莘亭近刻亭下有道字此从戴校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按齊在衛東今適齊故曰衛東地莘亭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

十七年經葬蔡桓侯　賈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本疏

案諸侯卒書爵葬書謚稱公其得稱公者各國臣子據本國之稱以赴告而簡策亦據以書之也此獨稱侯者則以桓卒三月而季始歸是喪無主喪無主則猶之無臣子矣賈云無臣子之詞以釋經之稱侯也

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服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周禮太史疏

案呂覽孟春注典掌也尚書堯典歷象史記五帝本紀作數法是歷卽數也周禮太史注云太史日官也又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是日官卽史官掌歷數卽正歲年諸侯稱日御避日官之稱其掌歷同也

日官居卿以底日　服曰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同上

案鄭注太史引此文解之云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疏曰鄭注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太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太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掌歷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歷數至周使下大夫爲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按周禮太史爲下大夫鄭以處六卿爲文而左氏所述或卽古義周官叙引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是古者欽崇天道歷象以卿主之是其證也

十八年傳齊侯通焉　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詩雄雉疏

案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詩雄雉疏云牆有茨云公子頑通乎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

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爲公設享燕之禮魯世家注

師于首止　服曰首止近鄭之地鄭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已吾有首鄉劉昭注補左傳桓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按其地與鄭相近故服云然恭冕謹案杜注云衛地然服言近鄭固以首止爲衛地而近鄭也

逆鄭子于陳　服曰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詩出其東門疏

案陳樹華云史記作召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校勘記云按儀同倪

一第一九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正內

倪郎兒小兒也故左作儀史作嬰

而立王子克　賈曰莊王弟子儀也周本紀注

辛伯告王　賈曰辛伯周大夫同上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四

嘉興李貽德學

莊公

〔元年經〕三月夫人孫於齊　賈服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詩南山疏　服曰益魯桓公之喪從齊來詩南山疏○按疏引此句下云以文姜爲二年始來語氣不接此下引魏書云云似爲一貫識此以俟質焉　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魏書竇瑗傳○按魏書孫于齊句下云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玩其語義似有駁難服氏之意故此節去而識其語於此　賈服並以文姜爲二年

始來詩南山疏○按疏云服虔以文姜爲二年始來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是賈服同義孔疏引用時多刪節故文有詳略

案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此年三月爲一期也說文云禩復其時也期會也二字義略同會有合訓復其時合於此月也禮記閒傳云期而小祥祥者吉也言小小從吉也公於斯時憂思其父其心少殺殺者減損也問喪云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荀子禮論喪禮之凡久而平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念及于母者謂思念母也雖思母而母罪太重不可請于齊而反之故書孫于齊公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蓋前此深痛父仇無暇計母之出至是哀思少殺始念母出未反簡策宜書

卽繫之此月以爲首事其實卒未歸也　魯桓之喪以前年四月至夫人宜與同反經不書夫人之反見文姜與聞殺公之謀內慙於心故不敢還隱痛深諱者魏書賈琰傳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期而中練者禮記喪服四制期而練曾子問主人練祭而不旅疏練小祥祭也周禮大祝疏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蓋桓公之薨至此將練祭矣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練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若然則練祭之時哀少減矣正義曰公羊穀梁傳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尚不反三月

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正義申杜之文如此然詩南山序疏云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服云云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杜預創爲此說前儒盡不然也按此以杜預之說爲創則以先儒之說爲然矣二疏並出孔氏而枘鑿如此蓋疏詩之時無容袒杜故折衷有當也

(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服曰夫人有與殺桓公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 魏書賈琰傳

案傳公謫文姜文姜以告齊襄公始爲彭生所搤殺是桓公之殺姜實與之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者禮喪服小記大傳注並云親謂父母也桓六年疏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又引異義云今禮戴尚

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若然則因母而立母族以見恩有由起也儀禮喪服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賈疏謂絕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故云絕族愚謂賈氏之說非也婦人無由以夫家爲族其云絕族謂母族已絕依子言之也若然出母曰絕族則與母絕者當去族矣經之不稱姜氏是也雷次宗曰子無出母之文鄭注喪服傳云母子至親無絕道今乃以絕不爲親爲禮者文姜與聞殺公其罪至大非有過而出者可比莊公隱痛父死絕其私恩得尊父之義矣喪服云父至尊也坊記云尊無二上喪服傳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此其義也洪氏亮吉左傳詁按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與服說相發明

（三年）經紀季以酅入于齊　賈曰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本疏）

案春秋繁露玉英篇云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于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絕

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左氏襄二十六年傳疏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爲有地隨己故稱爲叛公羊傳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故賈意亦以紀季之奔受命于紀侯以存宗祀非專邑自恣者比且入以事齊則不能專有其邑故曰不言叛不能專酅也

（八年）經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賈曰陳蔡欲伐魯故待之服曰欲共伐郕（本疏）

案賈說本穀梁傳傳云甲午治兵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據此則穀梁亦以次爲俟陳蔡之來伐矣服說本公羊傳傳云託不得已也何休注師出本爲下滅盛（盛與郕同）與陳蔡屬與魯伐衞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此服言欲共伐郕之義也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賈曰不稱公孫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春秋釋例氏族例）

案與隱四年州吁同例

（傳）連稱管至父　賈曰齊大夫（齊世家注）

瓜時而往　服曰七月（同上）

案夏小正五月乃瓜夏五月周七月也服云七月據周正也詩豳風七月食瓜服不取以爲時者以此云瓜期當指瓜之始生非言蓄瓜之候也

及瓜而代　服曰謂後年瓜時（同上）

案呂覽長見篇注後來也後年猶來歲周禮肆師涖卜來歲之稼後鄭注卜者問後歲稼所宜是也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服曰爲妾在宮也（同上）

案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據傳云無寵又公孫無知使之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明在公宮時未爲夫人則是爲妾也

齊侯遊于姑棼　賈曰齊地也 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姑棼卽薄姑一名蒲姑樂安博昌縣北有薄姑城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益太公之封後胡公徙都于此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按杜氏土地名例姑棼地闕郡國志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劉昭注左傳姑棼杜預曰薄姑地卽顧氏所本郡國志于博昌又曰有貝中聚注引此傳齊侯田于貝邱遊田相次地亦相比則在博昌明矣

公子彭生也　服曰公見豕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 同上

案說文豕豨也故注以豨釋豕公見爲豨從者見爲彭生言所見異也鬼改形爲豕者易繫辭傳游魂爲變鄭注游魂謂之鬼

廣雅釋天物神謂之鬼墨子明鬼篇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期年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日中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之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乃使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敨血摽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詞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詞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則彭生死而爲厲變化易形理或然也

豕人立而啼　服曰啼呼也 文選蜀都賦注

案說文嗁號也啼與嗁同曲禮釋文呼號叫也

虐于雍廩　賈曰渠邱大夫也 齊世家注

案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故知雍廩爲渠邱大夫

九年經春齊人殺無知　賈曰君惡及國稱國以弒君惡不及國則稱人以弒 春秋釋例書弒例

案此賈氏說春秋之例無知雖弒君然惡不及國故稱人以弒

弒殺同辭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卽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

納糾　賈曰不言公子次正也 本疏

案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春秋經曰

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子嫌與庶子同也今本有子字臧氏琳曰沿唐定本之誤也

齊小白入于齊　賈服曰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同上）

案盟謂前年盟于蔇也齊語桓公自莒反于齊韋昭注亦曰齊人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卽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於莒桓公自莒先入是古說相承如此

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曰稱子者愍之（同上）

案一切經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閔愍憐也前納糾不書

子今書子故知憐之也按唐定本上納糾有子字故正義曰上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然公穀皆云納糾無子字可見賈景伯所見左傳本亦無子字故所釋如此孔氏執定本以斥賈氏非也

浚洙　服曰洙水在魯城北（水經泗水篇注）

案水經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注云北爲洙瀆是洙水在魯城北也

〔傳〕乃殺子糾于生竇　賈曰生竇魯地句竇也（齊世家注）

案史記作笙瀆瀆竇通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竇本亦作瀆是也句竇者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論語云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溝瀆卽句瀆句古讀如溝如句芒句龍句吳皆古讀也子糾殺于其地召忽亦自經于此論語溝瀆卽生竇之地

及堂阜而稅之　賈曰堂阜魯北境（同上）

案杜氏以堂阜爲齊地云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賈云魯北境蓋據齊魯接壤處言之洪氏亮吉曰文十五年傳飾棺置諸堂阜明堂阜爲齊魯交界旣至齊境故卽釋其縛也

管夷吾治於高傒　賈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同上）

案禮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僖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則命于天子爲正卿矣襄十九年傳齊人立敬仲之曾孫良敬仲也是敬爲傒謚仲爲傒字也

〔傳〕（十年）蒙皐比而先犯之　服曰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皐（本疏）

案服用樂記文皐本作櫜說文櫜咎聲皐陶亦作咎陶是其證故集韵櫜亦作韟也彼注云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若然兵甲之櫜當以虎皮包之服故援以解皐之由名以見蒙虎皮于兵甲之上與鍵藏時其制相似

〔傳〕（十一年）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服曰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本疏）

案隱九年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杜注云覆伏兵也國語晉語注

伏隱也則覆爲伏伏爲隱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文敗之易者襄十二年傳凡書取言易也服義本之

公使弔焉　賈曰問凶曰弔（宋世家注）

案周禮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烖鄭注謂遭水火又曰以荒禮哀凶札若然則此是問禍烖不當云問凶然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今傳云害于粢盛則歲凶矣故賈曰問凶也

射南宮長萬　賈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同上）

宋公靳之　服曰恥而惡之曰靳（釋文○本疏）

案公羊傳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

服氏尋公羊傳文故知爲恥而惡之若杜云戲而相愧則此虜也之言非戲言也萬亦何至弒公因事攷義服氏爲長正義曰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不知靳之之由因萬歸國後夸美魯侯而致是始則重其人而請繼則妬其言而靳前後固不相妨也如孔氏言固矣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　賈曰未賜族（本疏引釋例）

案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杜注皆稟之時君是賜氏即賜族也春秋之例賜族則書其族此書宋萬是未賜族也正義曰按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然按隱八年傳無駭卒疏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智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是春秋時有賜族亦有私氏也傳稱南宮萬而經止言宋萬則南宮當是私氏故賈于射南宮長萬注云南宮氏而此云未賜族也

（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賈曰宋澤名（宋世家注）

案郡國志梁國蒙有蒙澤劉昭注引此文杜云宋地梁國有蒙縣與賈異按下文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則蒙澤當有宋別宮矣賈云澤名者言蒙澤之地以澤名蒙也周禮大司徒注水鍾曰澤又澤虞注澤水所鍾也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服曰蕭亳宋邑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沛郡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考蕭爲附庸即是年所封（說見正義）宋封爲宋邑今徐州府蕭縣北十里有蕭城郡國志梁國薄劉昭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案僖二十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哀十四年桓魋請以鞌易薄公曰薄宗邑也即此

使婦人飲之酒　服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同上）

案說文縛束也釋名釋言語縛薄也使相薄著也

宋人皆醢之　服曰醢肉醬（同上）

案爾雅釋器肉謂之醢說文醢肉醬也詩大雅行葦醓醢以薦

毛傳以肉曰醢醢周禮醢人鄭注醢肉汁也

十六年　經邾子克卒　賈服曰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隱元年疏）

案隱元年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此稱爵則已受王命王制云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北杏之會在十三年邾人在會知此時已得王命故得列于會也

傳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　服曰定叔之祖其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言其刑之偏頗（本疏）

案叔段伐君事在隱元年國語周語注父子相繼曰世叔段有罪宜不世及也偏頗言刑失中也說文云頗頭偏也廣雅釋詁云頗衺也漢書匈奴傳上注頗亦偏也

十八年　傳有蜮為災也　服曰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周禮秋官序官疏○本疏引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案詩何人斯傳蜮短弧也正義引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在水旁能射人南方謂之短弧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案向歆說同服云南方盛暑所生明北方本無今此有蜮故謂古無今有也詩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與服所言同徧身濩濩蜮蜮當謂蜮之狀本疏引作或或亦聲相近五行志云蜮猶惑也公羊傳注蜮之猶言惑也劉向以莊公將取齊淫女故蜮至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二說皆為惑君也引禮者禮家諸儒之說也

二十年　傳執燕仲父　服曰南燕伯爵（本疏）

案水經注濟水篇二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

樂及徧舞　賈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周本紀注）

案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此

周所存六代之樂又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

二十一年　傳享王于闕西辟　服曰西辟西偏也（本疏）

案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郭注宮門雙闕邵氏正義曰說文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天官太宰云縣治象之灋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詩疏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太平御覽引穎容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西辟西偏者曲禮辟咡詔之釋文辟側也淮南說山注辟旁也儀禮覲禮偏駕不入王門注左旁與己同曰偏是旁亦偏西偏言西闕旁

也

王以后之鞶鑑與之　服曰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本疏

案杜注鞶帶而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按以鏡飾帶則當名鑑鞶矣此云鞶鑑葢以鞶盛鑑耳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儀禮士昏記施鞶注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之屬法言寡見又從而繡其鞶帨足證鞶爲囊盛帨者爲鞶帨盛鏡者爲鞶鑑杜謂以鏡飾帶于古未聞羌胡之服不可以例服

謂婦人之物固謂以囊盛鏡者也王以賜有功是爲褻也

王子之爵　服曰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上同

○恭冕謹案正義此文下云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金鶚王氏陽湖洪氏輯本俱連上爲服義然玩其語意似爲孔疏之文不如此輯本爲妥

案呂覽孟春注爵飲器知是玉爵者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今因享予爵是玉爵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賓二爵注引舊說曰爵一升禮器貴者獻以爵故云人之所貴

二十二年傳肆大眚　賈曰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本疏

案書眚災肆赦某氏傳眚過肆緩也緩卽寬宥之意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有罪者亦不當入兆域故季氏之溝昭公亦此意也文姜與弒桓不當合葬大赦國中隱使姜之罪惡亦與洗滌然後得入兆域所以解說魯之臣民也正義曰文姜出奔之日嘗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知不然者出奔書夫人者魯史臣所以諱國惡也葬文姜而先肆赦者魯莊公所以解公議也文姜與弒其君禮雖合葬莊又不忍以絕不爲親者割母子之愛曲意肆赦使姜罪同在洗濯之列而後葬之魯人可無詞矣故上文書赦下卽書葬以見事之有緣起也不然姜以前年七

月薨至十一月當合葬矣而必遲至此年正月始葬于肆赦之後此爲子不得已之苦心可概見矣孔氏之說非也

夏五月　賈服曰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禮記中庸疏

案僖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詩靈臺疏曰公羊說天子有時臺以觀四時諸侯當有時臺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疏言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是視朔卽聽朔也登臺是四時之事視朔

是每月之事故登臺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視朔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以核實也登臺視朔禮並無闕雖無事紀仍書時月以存禮也若然則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者明不登臺及視朔也桓十七年但書五月不書夏者明不登臺而但視朔也此書夏五月而不繫事者明登臺視朔備也

（傳）羇旅之臣　賈曰羇寄旅客也（陳世家注）

案周禮遺人以待羇旅注羇旅過行寄止者鄭氏通釋此則分言義無異也廣雅釋詁旅客也

翹翹車乘　服曰翹翹遠貌（詩漢廣疏）

案文選南都賦翹遙遷延注輕舉貌此文翹翹當訓高詩翹翹錯薪亦謂薪之高者訓遠似未確

使爲工正　賈曰掌百工（齊世家注）

案攷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又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注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禮記月令百工咸理監工日號工正卽其職也謂之正者亦猶奚仲爲車正閼父爲陶正也國語齊語立五正注正長也則齊掌百工之長亦以正爲名矣

臣卜其晝　服曰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本疏○詩湛露疏引無將字之字又戒作敬）

案禮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然齊桓賢敬仲欲至其家敬仲或辭不得故設享禮以待桓公耳享必卜日者周禮太宰凡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臣之於君尊之與神示同享神示必卜日則享君亦當卜日所以示敬慎也敬仲曰臣卜其晝是卜日之實事非虛詞也若燕食饗飲禮有戒而不卜日者或分相臨秩相等與臣享君異故也

五世之後並於正卿　服曰言完五世之後與卿並列（田敬仲世家注）

案言完五世之後者下文云陳桓子始大於齊史記田敬仲世

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正五世也與卿並列者正義曰位與卿並得爲上大夫也

莫之與京　服曰京大也（同上）

案此爾雅釋詁文

遇觀之否　賈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同上）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漢上易叢說）　服同（本疏○按杜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疏謂賈服及杜並皆同焉是賈服同義）

案正義申村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如此輩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

巽巽爲風爲木互體爲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按觀六四陰爻變而爲陽則爲乾合坤爲否故曰變爲否也

風行而著於土　服曰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本疏○恭冕謹案本疏下云一曰巽爲風復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巽爾王氏洪氏列入服注以意揆之良然

案易說卦巽爲風又泰爻辭城復於隍虞注坤爲積土國語晉語注著附也觀坤下巽上是風著土也

（二十二年）傳士蔿　賈曰士蔿晉大夫晉世家注

（二十四年）經大夫宗婦覿　賈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詩常棣疏

案詩正義云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

赤歸于曹　賈曰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本疏

案上經戎侵曹羈出奔陳與赤歸于曹連文故賈云然知赤爲戎之外孫者以非戎之自出戎不逐羈而立赤也與宋納鄭厲公同杜云蓋爲戎所納故曰歸略同賈說

（二十五年）傳乃城聚而處之　賈曰聚晉邑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謂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顧氏棟高曰此時之絳都爲翼城縣而聚在今絳州縣東南十里有車箱城相傳爲晉置羣公子之所是城絳城聚非一地亦非一時史混而一之誤矣

（二十八年）經大無麥禾　服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本疏

案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淸以成之又循天之道篇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禮記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王命布農事所謂陰陽和而萬物育焉書洪範土爰稼穡御覽引書大傳水火木金皆賴乎土而成今陰陽失調土氣無以暢達則稼穡失其性矣故大無禾麥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曰無庭實也儀禮聘禮疏　不言加齊重穀急辭本疏

案庭實謂馬若皮實于庭也儀禮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言則者或以馬疏云以其皮馬相閒有皮則用皮無皮則用馬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加享禮注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無庭實也服釋與鄭氏同彼疏云以經直云束帛加享禮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知無庭實也國語魯語臧孫辰以鬯圭與玉磬如齊直是告糴之物足徵無皮馬之實矣云不言加齊重穀急辭

者春秋之例卿聘問鄰國皆書如某此云告糴于齊不言如齊
非常例也故服云重穀急辭正義曰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
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二十九年經新延廄　賈曰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
用之木非公命也本疏
案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則有故木矣楚辭招魂注
故舊也漢書禮樂志注作謂有所興造也言興造則當用新木
矣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
此獨無作字傳則仍言新作知所用雖有新木以不本於公命
故經不書作也

城諸及防　賈曰言及先後之辭本疏
三十年經齊人降鄣　賈曰鄣紀之遺邑本疏
案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穀梁傳鄣紀之遺邑也賈本二
傳為說說文鄣紀邑也段氏注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
北有鄣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
南三十里紀城鄣邑當附近卽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鄣也紀鄣
者本紀國之鄣邑猶齊語紀鄑也謂本紀國之鄑邑也公穀云
鄣紀之遺邑與左傳合杜云紀鄣在東海贛榆是也莊三十年
之鄣卽此杜分為兩地非今江蘇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有
故紀鄣城亦曰紀城

傳鬬射師諫　服曰射師若敖子鬬班也本疏
案正義曰射師被梏不言舍之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攻子
元伐鄭傳在二十八年歸處王宮而射師諫之當在是時越至
三十年秋始殺子元將及兩稘矣豈猶梏而不舍乎傳敘執梏
事於此以見子元見殺之由非一時事也其間不書舍之蓋傳
所略也烏見殺子元者必非鬬班乎
三十一年經城小穀　服曰不繫齊者世其祿然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後鄭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
之屬在畿內者若然惟王之卿大夫有采邑其邑不必繫之於

王如溫原皆世祿之邑傳稱取溫之麥及晉人伐原未嘗繫於
周也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無世祿則小穀既為齊邑當
繫之齊今僅云城小穀是與世祿之例相同故曰世其祿然
傳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曰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本疏
案此書益稷文引以證虞興神降之實
臨黨氏　賈曰黨氏魯大夫任姓魯世家注
案黨釋文音掌本字當作爪說文爪亦丮也孟子母仉氏仉卽
爪之異文是魯有爪氏矣黨假借字也知為任姓者以下云見
孟任也

見孟任　賈曰黨氏之女（同上）

從之　服曰從之言欲與通也（本疏）

割臂盟公　服曰割其臂以與公盟（魯世家注）

圉人犖　服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同上）

案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能投蓋於稷門　服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泗水注）

案說苑辨物三十斤爲一鈞考工記冶氏重三鋝注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二說不同服云千鈞之重未知用何說然曰千鈞猶稱拔山舉鼎云爾非事實也匠人職曰宮隅之制七雉注宮隅謂角浮思也雉高一丈又曰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注其城隅制高七丈門之高數未聞以過於其上計之當及角浮思之處矣千鈞之重服未指蓋爲何具杜云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如杜所說則傳文當云能投桷而蓋於稷門投蓋不當連文矣劉炫指爲車蓋孔氏謂周禮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周禮巾車所掌其張帛物以翳日者果謂之蓋而其承帛物者亦謂之蓋考工記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鄭司農注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圍倍之六寸司農注桯蓋杠也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司農注部蓋斗也部長二尺後鄭注謂斗柄達常也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後鄭注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弓鑿廣四枚後鄭注弓蓋橑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後鄭注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歟是故蓋崇十尺是蓋有達常有桯有部有弓其長則十尺也其弓則二十有八也皆統之曰輪人爲蓋是散名則分大名則一其蓋之重可知是劉說正未可非也服以千鈞之重狀之或亦謂車蓋歟

使成季酖之　服曰酖鳥一曰運日鳥（魯世家注）

案說文鴆毒鳥也一名運日此服所本山海經中山經女几之山其鳥多鴆郭注鴆大如雕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又作暉淮南繆稱暉日知晏注暉日鴆鳥也或作䳄名醫別錄云鴆鳥一名䳄日又作雲劉逵吳都賦注鴆鳥一名雲日正義曰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譖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

成季奔陳　服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同上）

案知慶父之情者知其通於哀姜而哀姜欲立之也

立閔公　服曰閔公於是年九歲（閔元年疏）

案服於閔二年傳注云公卽位時年九歲與此注合若然則閔公二年公被弒時當爲十一歲而服於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疑有錯誤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五

嘉興李貽德學

閔公

元年傳因重固　服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木疏

案說文重厚也呂覽貴生注重大厚大故不可動國語鄭語注廣雅釋詁並云因就也固之言堅者詩天保傳云固堅也襄十四年傳因重而撫之卽此意

以滅耿滅霍滅魏　服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晉世家注○元和郡縣志十四引魏在晉之蒲坂

案襄二十九年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史記管蔡世家言文王子霍叔處封於霍其後晉獻公時滅霍詩魏風譜魏者周以封同姓焉彼疏曰魏世家言周以封同姓子漢書地理志魏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又河東郡皮氏自注耿鄉故耿國杜注亦云姬姓是三國皆姬姓也地理志河東郡蒲反自注故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臣瓚曰秦世家云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又河北自注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按此則魏非在蒲阪矣詩譜云魏者虞舜所都之地彼疏引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卽河東縣是也然則魏都河北蒲坂近之故云虞舜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

都耳據此則服亦卽境內言之也坂阪同
分之都城　服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晉世家注
案此莊二十八年傳文
而位以卿　服曰謂將下軍同上
案周禮大司馬軍將皆命卿今申生將下軍是位以卿也
先爲之極　服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也同上
案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位爵次也又以八則治都鄙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禮記禮運諸侯有國采邑國鄙以處其子孫是不得嗣位者乃有都邑今申生封之曲沃是祿已極矣白虎通爵篇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

爲人無生得貴者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然則諸侯世子亦士列也今申生位以下卿是位已極矣表記注極猶盡也極盡於此言祿位止於此也
卜偃　賈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同上
案國語晉語郭偃韋昭注郭偃晉大夫卜偃也是用賈義稱卜大夫者言爲掌卜大夫也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服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同上
案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十千謂之萬正義曰數從一至萬每十則改名至萬以後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始名億從

是以往皆以萬爲極是至萬則數滿也魏世家萬滿數也是盈爲滿也淮南俶眞注巍巍高大故曰魏闕孟子音義下引丁音巍魏當作巍巍是魏巍義同也顧氏南原云說文巍从嵬委聲巍高之巍卽巍國之魏今巍國字省作魏按魯峻碑陰巍郡衡方碑恢巍緈之和戎韓敕兩側題名巍令楊著碑陰巍郡陳球後碑巍郡武梁祠堂畫象象巍湯君石門頌南鄭巍整華山亭碑戸曹掾巍嘗威魏皆作巍或作魏服以巍巍釋音義相兼也緯書當塗高指魏三國志杜瓊傳魏者大也是兼高大言之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賈曰以魏賞畢萬是謂天開其福同上
案說文賞賜有功也禮記月令注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

也釋名釋姿容廣雅釋詁並云啟開也襄十八年傳善人富謂之賞郊特牲富也者福也畢萬受此顯賜是天開其福矣
筮仕于晉　服曰畢萬在周筮仕于晉本疏
遇屯之比　賈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晉世家注
辛廖　賈曰辛廖晉大夫同上
二年經吉禘于莊公　賈曰禘者遞也審遞惠校宋本作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位禮記王制疏
案禘之言遞以音義兼釋也爾雅釋言遞迭也說文遞更易也廣雅釋詁遞代也審遞昭穆者言審視而更易之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周禮小宗伯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遷主遞位者杜注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孫居王父之位者爾雅釋親父之考爲王父如王父昭則孫亦昭位王父穆則孫亦穆位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賈服曰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本疏)

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絕不爲親以文姜與弒桓公故舍族以絕之明其罪重也慶父通哀姜而子般見殺是哀姜有殺子之罪然輕於文姜故不去氏

(傳)虢公敗犬戎于渭隊　服曰隊謂汭也(水經渭水注)

案今本作汭與服異服以隊汭音義相同故舉以釋也穆天子傳于是得絕鈃山之隊注隊謂谷中險阻道也谷中之險阻爲隊崖岸之隈曲亦爲隊義互證也說文汭水相入也書召誥攻位于洛汭鄭注隈曲中也爾雅釋丘隩隈說文隈水曲隩也淮南原道以曲隈深潭相予高注曲隈崖岸委曲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　賈曰卜齮魯大夫(魯世家注)服曰公卽位時年九歲(本疏)

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賈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魯世家注)

案此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說文闈宮中門考工記匠人闈門容小扃參个鄭注小扃長二尺參个六尺

閒于兩社　賈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同上)

案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云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包土者使立國社魯爲周王所封故國社謂之周社亳社則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立亳之社於廟之外是魯有亳社矣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司士職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太宰職注治朝在路門外大僕職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朝士職注外朝在庫門之外又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若然則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內朝則與王所在同宗廟社稷既在雉門之外雉門外無朝不得云執政所在矣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當在雉門之側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蜡祭在廟云出遊於觀之上可證魯之宗廟宜在雉門內周禮注云在雉門外者指王之宗廟言之右社稷左宗廟亳社爲廟屏是亳社在左周社在右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卽周禮所謂治朝是也江氏永曰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

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服云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專指治朝不兼外朝言所謂閒于兩社也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羣臣之列位也雖分左右總在兩社之閒傳所謂有位于朝是也

季氏亡則魯不昌　服曰謂季友出奔魯弑二君本疏

案二君謂子般閔公也子般未成君而稱君者統辭也

鶴有乘軒者　服曰車有藩曰軒同上

案說文軒曲輈藩車也文選東京賦薛注屬車有藩者曰軒周禮巾車注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亦作轓漢書景紀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屛翳塵泥也以簟爲之或用

革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轓者謂之軒羽獵賦注引韋昭車有轓曰軒廣雅釋器轓箱也亦作藩續漢書輿服志引通俗文車箱爲藩太元積次四君子積善至於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藩也嚴舉碑位至藩車是也

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　服曰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詩牆有茨疏

歸夫人魚軒　服曰魚獸名詩采薇疏

案詩采薇疏引陸璣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彼詩曰象弭魚服此曰魚軒然則可以飾器惟此魚獸耳

重錦三十兩　服曰重牢也本疏

案廣雅釋詁牢堅也爾雅釋詁掔固也郭注掔然牢固蓋重則牢固矣服故以牢釋重也

伐東山皋落氏　賈云東山赤秋別種晉世家注服云皋落氏赤翟之都也水經河水注四

里克　賈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晉世家注

案國語晉語韋昭注里克晉大夫里季也與賈同蓋季爲克之字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曰廚膳飲食同上

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蒼頡篇廚主食者也周禮序官膳夫注

膳之言善也又膳夫職注食飯也飲酒漿也廚卽彼職所云徹於造者也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服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助君撫循軍士同上

案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卽所云代太子守者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賈曰國政正卿也同上

君其舍之　服曰舍之置中生勿使將兵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不對　服曰里克不對同上

敎之以軍旅　賈曰將下軍晉世家注

無懼弗得立　服曰不得立已也同上

公衣之偏衣　服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同上

案國語晉語衣之偏裻之衣韋昭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韋多本賈注則服賈同也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蒼頡篇駁不純色也說文駁馬色不純漢書梅福傳白黑雜合謂之駁一切經音義十七又引通俗文黃白雜謂之駁犖裻說文新衣聲一曰背縫史記趙世家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亦曰衣背縫也是衣蓋以背縫分而左右各自爲色也

佩之金玦　服曰以金爲玦也同上

案國語晉語注玦如環而缺漢書五行志注後漢書馮魴傳注並云半環曰玦玦以玉爲之故字從玉說文玉佩也楚辭九歌注同今乃以金爲之

狂夫阻之　服曰阻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敺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本疏

案國語晉語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是明言狂夫所服者如杜以狂夫猶知有疑爲解則晉語所言爲不辭矣韋昭注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敺疫也韋以阻爲詛服以阻爲止釋阻字雖不同而以狂夫爲方相則韋服同也當是相傳之古義如是方相氏見周禮司馬篇後鄭注云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身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違至孝之義與皐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衆賢之言以迹太子所以死也御覽百四十六○恭冕謹案洪本此下云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此亦似非服義

聞成季之繇　服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周易釋文

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吉凶之占繇釋文繇卦兆辭繇抽聲相

近說文㩅引也或从由莊子天地釋文引李注亦曰抽引禮記月令審卦吉凶繇辭所以引其緒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　服曰戴公卒在於此年詩定之方中疏

案詩定之方中序箋云戴公立一年而卒史記衛世家戴公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詩疏云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則戴公立未踰月卽卒故服云卒在此年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六

嘉興李貽德學

僖公

元年 經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賈曰殺子輕故但貶姜（本疏）
案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賈蓋本此言殺子
罪輕故但貶姜援文姜去姜氏以明之也
傳 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　服曰虛邱魯邑魯有亂
邾使兵戍虛邱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
（本疏）
案說文云戍守邊也詩采薇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子般之

弑成季以僖公適邾邾人因爲魯戍虛邱以爲之援及公位已
定故戍卒將還要者荀子儒效注云邀也漢書趙充國傳注云
遮也言公邀遮而敗之也杜云邾人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傳無
明文不如服釋傳意之爲得也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賈曰汶陽鄪魯二邑（魯世家注）
案汶陽在汶水之陽水經汶水篇注汶水西逕汶陽故城北而
西注卽此汶陽也漢書地理志魯國汶陽師古曰卽左傳所云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者也又東海郡費班氏自注云故魯季氏
邑沂水篇注云治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爲魯季孫之邑
二年 經 城楚邱　賈曰楚邱衞地（史記索隱十）

案僖二年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衞焉十二年傳諸侯城衞楚邱
之郛是楚邱爲衞地也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自注云有楚
邱亭
滅夏陽　服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水經河水注四〇戴校以城南爲衍文）
案左氏作下陽公羊作夏陽服本同公羊漢書地里志宏農郡
陝自注云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服所本也
江人黃人　賈曰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
滅（本疏）
案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今其地有

江亭又云柴水又東逕黃城西當卽此經之黃也其地皆與楚
鄰不度德善鄰並傳文也說文云恃賴也楚辭惜誦注背違也
言江黃於齊之遠賴之於楚之近違之後遂爲楚滅十二年滅
黃文四年滅江卽其事也
傳 請以屈產之乘　服曰產生也（公羊本年疏）
案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是
馬可名產孟子趙注亦云產生也
假道于虞以伐虢　賈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晉世家注）
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自注云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
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又絳注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又

宏農郡陝注云故虢國有焦城北虢在大陽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曰冀伐晉也本疏

案說文鄍晉邑春秋傳曰伐鄍三門是服許同義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服曰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大疏

三年傳蕩公　賈曰蕩搖也齊世家注

案禮記樂記注蕩猶動也廣雅釋詁搖動也是搖卽蕩也

四年經蔡潰　服曰民逃其上曰潰也同上

案見文三年傳

許男新城卒　賈曰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本疏

案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今許男卒于師而不言者蓋以善會主之能加禮也會主斥齊桓加禮卽傳云葬之以侯禮也云若卒於國者穀梁傳曰諸侯死于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彼注云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　服曰言來者外楚也本疏

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杜曰來者自外之文穀梁傳曰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則外楚矣服故云然也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服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賈義見書費誓疏○服義見本疏

案書費誓馬牛其風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風走逸孟子云如追放豚則放亦走逸之謂說文云牡畜父牝畜母廣雅釋獸牡雄也牝雌也誘者禮記樂記注云引也牝牡相誘者言雌雄相引而放逸也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云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也

昔召康公　服曰召公奭齊世家注

案說文以奭爲召公名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召公文王子也詩甘棠疏引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孫先生尙書今古文疏云傳載文王之子無名奭者史記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與史記同姓之說合

五侯九伯　賈服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周官大宗伯疏○詩旄邛疏引服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

案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既各有主名矣而統謂之侯者隱七年傳疏云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之總號周之九州據職方氏爲雍冀幽幷青揚豫荆兗是也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若然則九伯當稱九牧而此言伯者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疏云牧用侯伯不定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

周皆曰牧是伯卽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詩旄邱疏引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是鄭氏以牧屬侯與賈服說異

女實征之　服曰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詩旄邱疏

案禮記檀弓注云齊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是爲王官之伯矣既爲太師而曰掌司馬職者詩淇奧疏引書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鄭志答趙商問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是三公之有師保有其人則設其實以六卿爲實職白虎通封

公侯篇云王者所以立三公何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以見三公有實職也然則太公雖官爲太師而其職則司馬也知者大明詩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燮伐大商史記齊世家述太公師尙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樂記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是周之興也太公實掌兵政掌兵政則司馬職也九伐之法者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云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其法則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是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服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齊世家注

案史記齊世家云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尙父於齊營邱是太公始封卽在平商之後矣正義曰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是齊之西界其東至海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也穆陵無棣春秋土地名並闕集解云皆齊境也周禮序官掌疆注云疆界也詩召旻箋國中至邊竟釋文云竟本亦作境是疆境所至言至四邊之界也

爾貢包茅不入　賈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同上

案書禹貢包匭菁茅史記集解引鄭注云菁茅茅有毛刺者管

子輕重丁篇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名曰菁茅鄭注又云匭纏結也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劉逵注吳都賦亦云既包裹而又纏結之賈云包匭之者亦言包之而又匭之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元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說文云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象神歆之也卽引此傳文是茅爲供祭祀之用故下文云王祭不供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　服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同上

案呂覽音初云周昭王親將征荆還反涉漢梁敗王抎於漢中是呂覽云梁敗也服云船解者本疏及穀梁疏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與呂覽異所謂傳聞異辭也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者史記周本紀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服曰方城山在漢南（同上○詩疏引作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詩殷武疏）

案水經潕水篇注引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阴有小城名方城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盛宏之曰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數

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是方城在漢南也史記集解引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阨卽隘也

死王事　賈曰謂朝天子以命用師（御覽五百五十二）

案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賈約此義以釋王事也

於是有以衮斂　賈曰衮斂上公九命服衮也（同上）

案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注云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則如王之服疏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著衮冕是上公九命始得衮冕也鄭注覲禮云上公衮無升龍說文衮幅一龍蟠阿上鄉謂之升龍惟天子有之故白虎通引傳云天子升龍諸侯降龍（見覲禮疏）許穆公死王事故加二等而得公服斂也許男爵加二等僅得視伯而此得從公服者白虎通爵篇言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是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

太子祭于曲沃　服曰齊姜廟所在（晉世家注）

案晉語夫曲沃君之宗也韋注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

宗廟在焉又烝於武公韋昭注云廟在曲沃春秋釋例內女夫人卒葬例云卒哭而祔於祖姑故齊姜之廟在曲沃也

五年傳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服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合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禮記玉藻疏○通典四十四）賈服曰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詩靈臺疏○玉藻疏通典四十四引服曰在明堂之中文承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之下辭意不明）賈服皆以廟學明堂爲一（詩靈臺疏○文二年疏賈服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

案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聽朔卽視朔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中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是視朔告朔之禮必於太廟行之云人君者統天子諸侯言異義又引左

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是靈臺觀臺以天子諸侯異名服亦與許同也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曰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敘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又引穎容春秋注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淮南本經訓高誘注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察氛祥望雲氣謂之靈臺諸說皆以廟學明堂爲一而靈臺卽在太廟明堂中也

狐裘蒙茸　服曰蒙茸以言亂貌晉世家注

案今本作尨茸詩下國駿厖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厖同尨得通蒙也詩旄丘狐裘蒙戎傳云蒙戎以言亂也蒙茸與蒙戎同故服據毛傳以釋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服曰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同上

披斬其祛　服曰祛袂也同上

案說文云祛衣袂也詩遵大路羔裘傳並同然有析言之者儀禮喪服注祛袖口也檀弓注祛謂褎緣袂口也玉藻注祛口也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幅謂衣之身也深衣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屬於幅長於手反詘至肘皆袂也其袂近口又別名爲祛故鄭每析言之也正義曰袂是總名得以袂表祛故云祛袂說文云袂褎也

會王大子鄭　賈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杜注全同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大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謬也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

輔車相依　服曰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詩碩人疏

案易艮上六艮其輔虞翻作酺是輔本作酺說文云酺頰也玉篇引傳作酺車相依楚辭大招靨輔奇牙王逸注云言美人頰有靨輔口有奇牙淮南說林訓奇牙出靨輔搖高誘注云靨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又曰靨輔在頰則好詩碩人傳云倩好口輔也說文云頰面旁也靨輔在頰卽俗所謂笑靨此皆自外言之至服所云上頷車則謂上下持牙之骨釋名釋形體所云頤或曰輔車或曰牙車或曰頷車或曰頰車或曰鼸車咸卦咸其輔頰舌虞注亦曰上頰車凡此皆自內言之段氏曰服注左傳謂之上頷車然則在下持牙者亦得曰下頷車矣必云上頷車

者言醽則言上是也楚辭怨世余生終而無所依王逸注依保
也言與牙相保也
虢仲虢叔　賈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本疏
案晉語文王敬友二虢韋昭注云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又
鄭語言濟洛河潁之閒虢鄶爲大注云虢東虢虢仲之後史記
鄭世家集解引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
曰初桓公寄孥與賄於虢會之閒幽王旣敗二年而滅會四年
而滅虢鄭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虢在成臯地理志河南郡成臯
注云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葢卽東
虢封地鄭語西有虞虢注云虢虢叔之後西虢也地理志宏農

郡陝注云故虢國此卽所謂西虢虢公指虢公醜正義謂賈氏
東虢西虢之言亦以意解不可審知按國語旣指虢叔之封曰
西有虞虢是當時自指虢仲之封爲東虢矣隱元年傳杜解亦
曰虢叔東虢君也正義曰言所滅之君字叔也案傳燕國有二
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
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
西別之是疏於杜義亦以東西之稱爲然也
甚愛之也　服曰愛之甚本疏
案甚本今作其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服虔作甚當謂愛桓莊
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

甚也案愛之自當主桓莊言之是釋上文親字言理當甚愛之
也而何以寵偪害之況虞本非所愛乎所以警虞公者甚至若
正義謂愛爲愛虞眞是文勢不順矣其甚二字經典往往相亂
此語杜氏無解則甚之爲其或亂於六朝本乎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服曰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
之則不見享有德則言饗言物爲有德用也詩泂酌疏
案發聲者凡聲之發有紓有閒所謂語助辭也周禮甸師注齍
盛祭祀所用穀也小宗伯六齍注六齍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
是六穀皆爲祭祀之用而獨舉黍稷者禮記月令注以稷爲首
種管子輕重篇以黍爲穀之美者故楚茨詩曰我黍與與我稷

翼翼舉黍稷足以包餘穀矣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
之官王制云賜圭瓚然後爲鬯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注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
用中璋於小山川用邊璋是牲玉皆以祭祀者也其物有常制
未嘗改易而饗與不饗則係於德之有無也
袀服振振　賈曰袀同也周禮司几筵疏　服曰袀服黑服也文選閒居賦注
案袀今本作均說文袀讀若均是均以聲同相叚其本字當作
袀也呂覽悔過今袀服回建注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
服淮南齊俗尸祝袀袨注云袀純也純亦同也服云黑服者說
文云袀元服也漢書五行志引傳袀服振振注云謂黑衣績漢

輿服志注引吳都賦注云袀阜服也輿說文元服訓同竊謂兵服上下皆黑衣故曰袀服賈服各舉一義其實互相成也

而修虞祀　服曰虞所祭祀命祀也晉世家注

案命祀也者周禮大宗伯乃頒祀於邦國注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大祝建邦國禁督逆祀命者注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有逆者則刑罰焉是諸侯祀典皆受之王朝故曰命祀今虞滅而仍修其舊班之祀典焉

六年傳使賈華伐屈　賈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同上

案十年傳右行賈華是華爲右行大夫也

七年傳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服曰鄭伯罪之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八年傳不殯于寢　服曰寢謂小寢禮記檀弓疏

案爾雅釋宮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公羊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其實天子六寢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謂路寢一小寢五是也禮記玉藻退適路寢又云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也路寢與小寢各別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是夫人所卒之地亦名路寢也正義曰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爲小故云小寢也

不殯于廟　服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同上

案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則周制不殯於廟而此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於廟者鄭氏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服氏不從者以春秋從時王之制不得用公羊說知殯宮亦可稱廟者儀禮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其時尸在適寢也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之右東面其時亦迎魂反神在寢也非廟而皆稱廟鄭注士喪禮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注士虞禮云鬼神所在則曰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韓詩亦云鬼神所居曰廟是古說如是其實春秋時變禮不必如檀弓所云傳稱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周禮喪祝注云晉宗廟在曲沃是實殯於廟矣鄭君謂從殷之質其說亦確

九年傳以伯舅耋老　服曰七十曰耋詩車鄰疏○禮記射義疏

案禮記曲禮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邵氏爾雅正義曰按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耋今本脫曰耋二字毛傳說文俱用禮記古本蒙謂易釋文引馬融注云七十曰耋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則曰六十稱耋爾雅釋言舍人注亦曰耋年六十稱也毛許及王肅易注則曰八十射義疏引鄭易注則曰年踰七十使古本果有曰耋二字諸家所稱不應參差若此是耋爲耆老概稱自六十至八十並得稱也服云七十曰耋者正義曰曲禮云七十曰老爾雅以耋爲老故以爲七十蓋杜亦從服說也

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賈曰丕鄭晉大夫

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 晉世家注
案晉語驪姬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又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昭注徒黨也
及高梁而還　服曰高梁晉地也 同上
案續漢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劉昭注引地道記云有梁
城去縣五十里叔嚮邑也
公謂公孫枝　服曰秦大夫公孫子桑 秦本紀注
案左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又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子桑有焉子桑卽公孫枝論語子桑伯子鄭亦以爲秦大夫
十年 傳周公忌父　賈曰周卿士 晉世家注

狐突適下國　服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 同上
案耿霍楊魏虞虢皆晉所滅之國此下國未審其地以爲下邑
者廣雅釋詁云邑國也是下國猶下邑也地已滅而猶稱國者
猶禮所謂因國也
夷吾無禮　賈曰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 本疏
案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是正妃故稱君詩鶉奔我
以爲君傳曰君國小君疏云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
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十五年傳
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烝于賈君服氏曰上淫
曰烝禮記曲禮曰夫禮所以別上下也今惠公爲鶉鵲之行故
曰無禮正義引馬融說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之章父之
過故曰無禮亦足補賈義也
余得請於帝矣　服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晉世家注
案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
所祀天皇大帝書舜典肆類於上帝馬注上帝太乙神君夷格
於上帝鄭注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公羊宣三年傳帝牲不吉
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卽此天
帝也請罰有罪者禮記王制郵罰麗於事疏罰謂責罰其身廣
雅釋詁云罰伐也古者天人相通命德討罪赫聲濯靈詩皇矣
云既受帝祉元鳥云帝立子生商文王世子云夢帝與我九齡

洪範云帝乃震怒晉語云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呂覽音初云
帝令燕往視之無不福善禍淫呼吸相感故在上者亦無不承
奉天憲子惠黎元後世不畏天命於是明赫之象委之虛冥板
蕩之篇無足警惕藝天輕命端基此矣
斃于韓　賈曰斃敗也韓晉韓原 同上
案說文云斃頓仆也與敗義近韓晉韓原者十五年傳戰于韓
故指韓爲韓原也顧氏炎武曰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
河東故曰寇深矣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
解但云晉地
及七輿大夫　服曰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 本疏

案晉語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韋昭注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
也與服義同此作上軍者陳樹華云上當作下阮氏校勘記云
按閔二年傳云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陳所訂是也正義
曰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上當作下）軍今七輿
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炫（即劉炫）謂
服言是然則正義亦以杜氏侯伯七命副車七乘之說爲不然
矣

十二年　傳若節春秋　賈曰節時也（周本紀注）

陪臣敢辭　服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同上）

案說文陪重土也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自稱曰陪臣某疏云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已君之臣故自
稱對王曰重臣也

王曰舅氏　賈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同上）

案禮記曲禮天子異姓謂之伯舅注親之之辭也疏云異姓謂
之伯舅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爲伯舅亦親之
故也

十三年　傳謂百里　服曰百里秦大夫（晉世家注）

案百里當是百里奚三十二年傳疏據世族譜謂百里爲姓

自雍及絳　賈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秦本紀注）

案史記秦本紀云德公元年初居雍城詩秦風譜亦云秦仲元

孫德公又徙於雍疏云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史記集
解引徐廣曰今縣在扶風顧氏炎武曰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
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
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今太平西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釋
名釋州國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十四年　經沙鹿崩　服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本疏）

案沙山名本穀梁傳文鹿山足者詩旱麓周語作旱鹿注山足
曰鹿易屯卽鹿無虞釋文云王肅本作麓曰山足穀梁傳注引
劉向說鹿在山下平地是鹿麓古通而訓爲山足也服云沙山
名鹿山足者言沙山之足也林屬於山曰鹿者亦穀梁傳文也
水經濁漳水注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杜氏云沙鹿山名平
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正義曰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孺自
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
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
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虛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故以沙鹿
爲山名依漢書爲義也愚按晉史之言於傳無徵元城建公所
云當由王氏之附會此與處者爲劉氏語本僞造班氏據之以
推漢系者同失之誣杜氏反取之爲無識矣

十五年傳公曰不孫　服曰孫順也晉世家注
案孫本作愻說文云愻順也通作遜又作孫詩文王有聲貽厥孫謀儀禮聘禮辭無常孫而說禮記緇衣則民有孫心注皆以孫爲順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服曰二子晉大夫同上
按程公說春秋分記引世族譜郤芮從子曰步揚揚生二子曰犨曰蒲城是步揚爲郤犨之父
輅秦伯　服曰輅迎也同上
案杜注及韋昭晉語注並同說文云輅車軨前横木也段注蔞敬傳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横遮車前二人挽之

三人推之劉昭注輿服志曰韻集云軛前横木曰輅按軛前當依許作軨前輓輅之車用人不用牛馬疑有輓無軛也禮經既夕篇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注輅轅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若左傳梁由靡虢射輅秦伯及狂狡輅鄭人皆謂車前相接可以禽之此格引伸之義也
作爰田　服曰爰易也本疏
案晉語云作轅田說文云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漢書地理志秦孝公制轅田注引孟康曰爰轅同是轅田卽爰田晉語注或云轅車也以田出車賦此妄說也爰訓爲易者葢爰轅皆假借字本當作趄說文云趄趄田易居也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曰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注引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皆徧三年後仍耕上田故曰爰易也惠公之前古制已廢肥瘠不相換易今受賞之後民衆大和復作爰田之制使三年一易財均力平不私其利欲以富國也下文作州兵亦復周制以强兵也

士刲羊　服曰離爲戈兵兌爲羊本疏
案睽之上卦爲離離爲戈兵易說卦文虞翻曰乾爲金離火斷乾爍而鍊之故爲戈兵也歸妹士刲羊無血釋文引馬注云刲刺也廣雅釋言云刲㓨也刺刲當用戈兵也歸妹之下卦爲兌兌爲羊亦說卦文周禮疏引鄭易注其畜好剛鹵易疏引王廙注羊者柔順之畜故爲羊也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服曰三至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本疏
案三至五爲坎者歸妹睽互體皆有坎也坎爲月易說卦文文

逕月賦注引鄭易注臣象也虞翻曰坤爲夜以坎陽光坤故爲
月也禮記祭義云月生於西故曰生西方也坎爲水說卦文宋
衷云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兌爲澤亦說卦文宋衷云陰
在上令下溼故爲澤也澤聚水者周禮地官序官注澤水所鍾
鍾亦聚也坎責之澤者兌爲澤虞翻曰坎水半見故爲澤兌澤
旣託於坎水故坎可責之澤澤償水則竭者兌上坎下其卦爲
困其象曰澤無水困是償之則困矣故曰不可償
猶無相也　服曰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本疏
案易說卦兌正秋也禮記鄉飲酒禮西方者秋白虎通五行篇
金在西方是兌爲金也離爲火說卦文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

火之外照也金火相遇而相害者五行篇又云五行所以相害
者天地之性精勝堅故火勝金兌離相遇是火害金也故無助
相訓助者詩生民有相之道傳云相助也
爲嬴敗姬　服曰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
火故爲嬴敗姬本疏
案離爲日爲火易說卦文荀爽曰陽外光也秦嬴姓水位者史
記秦本紀舜賜姓嬴氏又始皇帝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是秦嬴爲
水姬爲火以下卦離互體坎證之火本不勝水故爲嬴敗姬也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服曰五至三有坎爲

水象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
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
故曰宗丘本疏
案歸妹上卦爲震震爲雷詩采芑云戎車嘽嘽如霆如雷故震
亦爲車說文云輹車軸縛也易大畜輿脫輹子夏傳曰輹車下
伏兔也按說文云轐車伏兔考工記加軫與轐焉先鄭以轐爲
伏兔是伏兔名轐故廣雅釋器亦云轐伏兔也輹說文旣以爲
車軸縛廣雅釋詁云輹束也大畜釋文云輹車上縛也則非伏
兔明矣段氏曰謂以革若絲之類以固軸若然則水濡之當脫
矣震爲龍說卦文龍爲諸侯旗者周禮司常交龍爲旂又諸侯

建旂後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疏云象
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震爲諸侯之卦而有龍象故知爲諸
侯旗也儀禮覲禮疏引白虎通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
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是龍爲諸侯旗也離之震
者爾雅釋詁云之往也卦以往而變也葢言睽之上卦離往變
歸妹之上卦震離爲火震爲龍旗是火焚其旗矣漢書魏相奏
曰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薆
以兌屬西方震屬東方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木在東方金在
西方故曰震東方木也兌西方金也五行篇又云剛勝柔故金
勝木是金　相遇必敗矣秦西方晉東方木不勝金故知晉敗

於秦也云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邱者傳曰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晉語夫曲沃君之宗也注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
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然則稱宗邱者知其以
先君宗廟故也
寇張之弧　服曰坎爲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本疏
案易說卦坎爲盜虞翻曰水行潛竊故爲盜也又爲弓輪虞翻
曰可矯揉故爲弓輪坎爲月月在於庚爲弓繫辭云負且乘致
寇至盜之招也是盜卽寇也又弦木爲弧虞翻曰坎爲弧故弧
卽弓也
此一役也　服曰一役者韓戰之役本疏

饋七牢焉　賈曰諸侯饔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秦本紀注
案儀禮聘禮歸饔餼注牲殺曰饔生曰餼周禮大行人言諸侯
禮七牢禮記禮運云諸侯七介七牢齊語環山於有牢注牢牛
羊豕也周禮宰夫以牢禮之灋注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大行
人注三牲備爲一牢又曰太牢公羊桓八年傳注牛羊豕凡三
牲曰太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
箕子曰　服曰紂庶兄本疏
案論語微子注以箕子爲紂之諸父司馬彪注莊子大宗師曰
箕子名胥餘正義曰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
知爲父也兄也鄭元王肅皆以爲紂之諸父服杜以爲紂之庶

兄既無正文各以其意言耳
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賈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
故鷁逢風卻退宋世家注
案抱朴子云風高者道遠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注暴風從下
上名義攷云暴風相扶而動搖犇疾若走犬然卽爾雅所謂颷
也莊子逍遙篇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淮南原道訓云扶搖
抮抱羊角而上蓋風爲土氣始起於遠愈高則愈疾故顏師古
漢書注云猋疾風也宋都者何休曰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
鷁蓋過此而退飛也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賈曰石山岳之形宋本作物齊太岳之

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
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伯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
臣之訟鬩也穀梁疏
案賈氏說本劉歆漢書五行志於此傳引歆說云石山物齊太
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
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鶂退飛故爲得諸侯
而不終六鶂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盂也師古曰齊姜姓也
其先爲堯之四嶽四嶽分掌四方諸侯五公子謂無虧也元也
昭也潘也商人也賈以嶽爲岳者說文嶽古文爲岳尚書咨四
岳蓋古文也莊二十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周語言堯命禹治

水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石爲山物故其徵在太嶽之後齊桓公卒在十七年十八
年齊立孝公宋與四公子之徒戰于甗故曰治五公子之亂也
鷁退不成之象者穀梁疏引鄭君云六鷁俱飛猶諸侯之象也
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由此而宋稱霸至二十二年敗
泓而霸業退距此適六年也鷁水鳥者鷁說文作鶂釋文云水
鳥文選上林賦浮文鷁注亦云水鳥正義引洪範五行傳曰鷁
者陽鳥白虎通五行篇云水者盛陰者也鶂以陽禽而在水是
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者韓康伯易繫辭注陽君道也陰
臣道也鬩說文云从鬥兒兒善訟者也蓋謂戰泓之時大司馬

固諫而不聽也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服曰鷁退風咎君行所致
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
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本疏
案正義曰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德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
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
而告人以此言也
十七年傳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服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
曰妾晉世家注
案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先鄭注養馬爲圉又圉師云掌教

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皆養馬之事昭七
年傳馬有圉是也廣雅釋詁云圉臣也太司馬序官僕云圉師
乘一人徒二人而不以士稱是臣之賤者矣禮記內則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既曰聘爲妻則不聘者自爲妾矣
齊侯好內　服曰內婦官也齊世家注
案莊子逍遙遊釋文內者對外立名婦人居閨門之內故卿之
妃曰內子婦官者周官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注內
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其職列於天官是婦官也諸侯制雖稍
殺亦當有之服言此者諸侯夫人有定制而傳言齊侯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明此六人指嬪御而言故曰內婦官也

宋華子　賈曰宋華氏之女子姓同上
案成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是華爲戴公之後史記殷本紀云
契賜姓子氏又云契爲子姓其後分封有宋氏是宋爲子姓而
華出戴後故曰華氏之女子姓也
雍巫　賈曰雍人名巫易牙字同上索隱曰賈逵以雍巫爲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
案周禮有內饔外饔儀禮少牢饋食禮作雍人正義曰此人爲
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因內寵以殺羣吏　服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
案如夫人者六人即上文長衛姬輩六人也羣吏諸大夫者說

文云吏治人者也是在位者皆得稱吏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疏云吏謂卿大夫士之總號羣吏卽諸吏而此云諸大夫者所以槪卿也晏子曰惟卿爲大夫杜云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與傳文相違賈義爲長也

十九年傳乃溝公宮　賈曰溝塹也（晉世家注）

案塹說文云阬也莊子外物篇釋文云塹掘也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　服曰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本疏）

案禮記月令仲春修闔扇注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孟冬修鍵

閉注鍵牡閉牝也疏曰凡鎖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易繫辭曰闔戶謂之坤淮南墜形訓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注闔閉也是闔爲閉而此云開者蓋月令之闔爲門扇管子八觀所云閭閈不可以毋闔襄十八年傳所云以枚數闔荀子儒效所云外闔不閉是也月令仲春陽氣畢達修闔扇義主乎開故曰闔扇所以開也何允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疏曰案漢書五行志牝飛及牡亡謂失其鏁交鏁交則牡也案何說因未盡鍵制孔氏以爲鏁交尤非說文云鍵鉉也鉉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鼎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舉之盇鼏卽扃儀禮注所謂古

文扃爲鉉也是鼎耳之鍵以木而字从金者緊於鼎言之也然則以木貫鼎耳爲鍵引伸之爲門鍵當亦以木貫門扇矣顏氏家訓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扇說文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若然則鄭云鍵牡閉牝者鍵爲關牡閉爲關牝矣凡物之相施受者皆可爲牝牡故考工記車人稱車箱曰牝服疏曰謂車較卽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喪大記君蓋用漆注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是棺蓋亦可稱牝牡也鍵自以木爲之故呂覽孟冬紀淮南時則訓作楗至五行志所云牝牡自指管籥言之月令修鍵閉下繼之曰愼管籥鍵與管明是二物鄭注云管籥搏鍵器

也明管籥所以搏鍵非管鍵是一物至檀弓注云管鍵也者特互文耳則孔氏指爲鎖交者誤矣鍵閉所以塞者荀子王霸篇注塞謂行不通也從此時謂從此月令仲春孟冬之時也

滑人叛鄭　賈曰滑姬姓之國（周本紀注）

案成十三年傳晉呂相曰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晉以費滑爲兄弟是滑爲姬姓矣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七

嘉興李貽德學

僖公

二十年傳修城郭　服曰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爲守備也本疏

案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注荒凶年也疏曰司農凶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荒爲荒亂城者說文云以盛民也管子度地云城外爲之郭乘者文選演連珠注猶因也城郭爲守備者禮記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是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禮記玉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而此云修城郭者蓋有道之國則知以荒禮哀凶札所謂救災恤鄰道也反是則狡焉思啟因其饑饉加以師旅使不設險以守其國則國危矣必修其城郭所以爲守備計者至矣

二十年傳寡君之使婢子　服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晉世家注

案曲禮是小戴禮篇名鄭彼注云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說文云婢女之卑者也曲禮疏曰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

富辰言於王曰　服曰周大夫周本紀注

二十一年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服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齊世家注

案十九年冬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時宋襄欲繼桓而霸不與此盟而爲鹿上之盟故今討之策名委質　服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史記索隱十八

案詩四月箋云仕事也始仕謂始有事於朝也必先書名於策者策本作冊定四年傳備物典策釋文云策本又作冊是冊正字策假借字說文解冊字云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獨斷云策簡也其制長者二尺短者半之儀禮聘禮云百名以

上書於策臣將仕必先書其名於上周禮鄉大夫云獻賢能之書於王當亦書賢能二名於版即策名例也委死之質於君者白虎通瑞贄篇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愊也始仕當爲士周禮典瑞言諸臣之贄士執雉瑞贄篇又曰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瑞贄篇所說即服氏爲臣必死節於君之義晉語處沙蠶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注云質贄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服義本此若然則質之言贄也正義以形體解之非矣

司空季子　服曰胥臣臼季也（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胥氏也臣名也晉有臼邑蓋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按二十四年傳臼衰杜云解縣東南有臼城蓋卽臼邑也三十三年傳曰季使過冀是胥臣食采於臼而字季也故此稱季子晉之司空自士蔿始見於傳其後文二年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成十八年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與季子之爲司空當同在卿列也他如成二年賜司空一命之服襄十九年賜司空一命之服顧氏棟高曰蓋晉自司徒既廢僅大司空一見於傳文公以後世主夏盟諸卿皆以將軍爲號而司馬司空僅列軍尉與師之閒亦世變之亟也

出于五鹿　賈曰衞地（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杜注衞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蓋兩注以存疑晉之衞縣今爲山東東昌府觀城縣元城縣卽今大名府治也案五鹿爲衞邑晉文取之而仍屬衞襄二十五年衞獻公自齊還國（恭冕謹案傳文晉自齊逆衞侯崔子因止其帑以求五鹿時衞獻向未歸國顧說似未晰）齊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此時蓋屬衞哀十四年齊衞救范氏（恭冕謹案齊衞圍五鹿在哀元年至哀十四年絕無齊衞救范氏之事顧氏說亦誤）圍五鹿杜注晉邑則又屬晉其迭屬晉衞且地近邯鄲中牟鄴城則元城之說爲長今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屬元城縣者卽沙鹿城屬開州者衞地五鹿是也開州東與東昌觀城縣接界

有馬二十乘　賈曰八十匹（宋世家注）

案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匹馬一馬也禮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釋文四馬曰乘儀禮聘禮設馬乘注乘四馬也若然則二十乘爲馬八十匹矣

姜氏殺之　服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晉世家注）

案杜云恐孝公怒其去韋昭晉語注畧同爾雅釋詁云滅絕也此常訓

其避君三舍　賈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同上）

案史記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卽所謂司馬法也從猶韓厥

從鄭伯之從遯說文云逃也亦作遁廣雅釋詁遁避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曰過謂踰之不過三舍者言師之進退不得踰三舍也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爲一舍詩六月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云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故莊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爲舍然則古軍法師進退日行三十里卽舍此三舍蓋三日而九十里也退避里數至三舍而極故下云若不獲命則與周旋矣司馬法所云從遯不過三舍是也

降服而囚　服曰申意於楚子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屈於不知己（本疏）

案杜云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曰吾聞

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云吾聞則二語為古語矣中意於楚子謂對楚君之語以楚子饗而禮之是知已也故得發舒其志氣懷嬴女子且以重耳為卑已是不知已也故降服而囚以自貶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　服曰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本疏

案段氏說文注曰凡義有兩岐者出一曰之例然則服氏出一曰上當有本義今不存矣禮記少儀犬則執緤緤即紲亦作絏注云所以繫制之者或說本少儀釋紲以別於羈也晉語從者為羈紲之僕注亦云犬曰紲韋注大抵本賈侍中而與此同則服或引賈說也云古者行則有犬者少儀守犬田犬疏曰犬有

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即騶驖詩所謂載獫猲驕者也行之有犬當是守犬蓋居則守禦宅舍行則守禦車徒義或然也各本說文並云紲系也段氏以紲次牛系牛䌥之下據少儀補之曰紲犬系也釋之曰紲本犬系引伸之馬亦曰紲故上文繮下曰馬紲也如服說是紲之本義如杜說紲馬繮則紲引伸之義也服云犬繮許云馬紲文意正同愚謂杜所用者當為服之本義正義所引者為服之或說耳正義引說文云紲係也紲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紲是唐時說文亦無犬字段氏蓋以意增之耳

軍於郇　服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涑水注

案解二漢志並屬河東郡劉昭注云左傳曰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此云解縣東者蓋漢晉縣治容稍移易服杜各據當時地界言之也云郇瑕氏之墟者成六年必居郇瑕氏之地杜云古國名顧氏棟高曰案郇國名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今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朝于武宮　賈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言武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文公為獻公子於武公則稱祖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服曰繆公女同上

案秦伯春秋傳作穆史記作繆禮記大傳昭穆亦作昭繆二字古通嬴氏文嬴也

上下相蒙　服曰蒙欺也同上

案昭元年又使圍蒙其先君八年甚哉其相蒙也廿七年蒙王與令尹傳意皆以欺為蒙故服云蒙欺也

以緜上為之田　賈曰緜上晉地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以緜上為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緜水出介休縣之緜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有介山緜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原世以為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

傳有狄山之事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攷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緜上以治兵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緜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緜山俗謂之小緜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於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為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且旌善人　賈曰旌表也同上

案說文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周語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是旌以精進士卒引伸為表識之義

王使伯服游孫伯　賈曰二子周大夫周本紀注

而不與厲公爵也　服曰惠王以后之鞶鑑與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同上

案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服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怨於王王以與衛同上

案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杜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又十三年殄滅我費滑杜曰滑國都於費疏謂國邑並舉是滑為小國也顧氏棟高曰其地近鄭在所必爭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入滑稱叛則舊為服從可知鄭師伐之即此年事也知自怨於王以王為請知之呂覽必已篇此必怨我於萬乘之主注怨告也

弔二叔之不咸　賈曰二叔管叔蔡叔本疏○詩常棣疏引二叔謂管蔡

案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子管叔鮮蔡叔度故二叔為管蔡也杜云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同之詩常棣序疏云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云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

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按孔氏春秋疏與詩疏異義蓋各證各注例如此也其實二叔當以主管蔡者爲是指夏殷爲二叔雖有三辟皆叔世之文爲據然叔世必連文去世字則不辭矣特是孔氏謂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其斥賈說亦爲有理不知封建實在羣叔流言之後反東攝政之初也禮記文王世子疏云案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

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愚謂既攝政之後公傷同氣不諒其志於是首行封建親戚明其無私欲以啟牖二叔之衷弭人倫之變故傳言弔二叔之不咸管蔡得列國焉東山序箋云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是管蔡雖得建國怙終不悛反懼而致叛周公乃不得已征之鄭氏詩書二注參之此傳以二叔爲管蔡足以徵周公之心矣

召穆公　服曰召穆公王卿士詩黍苗疏召康公十六世孫詩民勞疏

案詩黍苗序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曰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周語韋昭注召公召康公之後爲王卿士也江漢疏引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是服義本世本也按陸德明曰康公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燕世家載召公下九世至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是繼燕之惠侯當厲王時上距召公止九世而穆公爲繼召之後乃當厲宣時上距召公至十六世者民勞疏云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王遂出及坎欿　服曰鞏東邑名也水經洛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河南尹鞏有坎欿聚酈道元曰洛水又東北洞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水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

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在鞏西非也

〔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　服曰明不失子道禮記曲禮疏

案禮記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白虎通爵篇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今衛文公既葬而稱衛子見其以子道自居不敢遽以爵稱能不失禮

〔傳〕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服曰阪泉地名五帝本紀注

案大戴記五帝德云黃帝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史記五帝紀稱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集解引皇甫謐曰在上谷

次于陽樊　服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也（晉世家注。續漢郡國志注引下二句畧同）

案周地者周圻內之地陽邑名者賜晉後專名陽陽處父食邑即此詩烝民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疏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曰食采於樊若然是樊爲圻內國名而陽則其食邑猶何人斯傳以蘇爲國名而其食邑則爲温也此陽樊之義也

二十六年傳　公使展喜犒師　服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本疏）

案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注故書槁爲槀鄭司農云槀當爲犒謂犒師也地官序官槀人注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案此是犒古作槁說文槁木枯也故枯槁連文渻其槁而名之曰槁猶惕其勞而名之曰勞也饋之飲食者公羊莊四年注牛酒曰犒飲食不外牛酒後人測義製字或从牛者今經傳中犒師之犒是也或从酉者斥彰長田君碑史見勞鰝之鰝是也魯語云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淮南氾論注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即服義也

室如縣罄　服曰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本疏）

案室屋異名同實故服連言之釋名釋宮室云屋亦奥也其中温奥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注發謂散發也華嚴經音義引字書撤除也去也言室中所藏皆散去矣說文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是榱即椽言室所存者惟此釋文罄亦作磬說文磬石樂也从石岀象縣虡之形段氏曰或曰卬象磬之股丨象磬之鼓磬之縣股橫出而鼓直若然則室之空其中而僅存榱椽者象之矣程氏瑤田曰左傳室如縣罄字从缶與从石同意罄有房室中空之象室無資糧故曰如縣罄也國語作縣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假借之凡器中空皆謂之罄詩云瓶之罄矣是也空則有盡義故又謂罄爲盡詩云罄無不宜是也按說文云罄器中空也从缶

殸聲殸古文磬字罄磬本同程氏以縣磬證空以空證盡可以推見古義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服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楚世家注）

案鄭語夔越不足命也韋昭注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是夔爲熊摯後也史記楚世家熊繹封楚歷五世爲熊渠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當即摯是服云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字之誤也楚世家又云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然傳言熊摯有疾自竄于夔則史言延弑誤也漢書地理志南郡巫應劭曰巫

山在西南穀梁傳山南爲陽又南郡秭歸自注歸鄉故歸國洪氏亮吉曰歸州漢秭歸夔子城在州東

（二十七年）傳讓於欒枝先軫　賈曰欒枝欒賓之孫也（晉世家注）

案欒賓見桓二年傳其子爲欒共子成見晉語並韋注枝成子也

（二十八年）經戰于城濮　賈曰衞地也（同上）

案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杜解亦曰衞地顧氏棟高曰今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

楚殺其大夫得臣　賈曰不書族陋也（釋例氏族例）

案賈子道術篇云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楚自武王始居

賈服註輯述　卷七　十三

江漢之閒經書荆敗宋師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從其陋俗故稱人僖二十一年楚之君爵始列於會而其臣名氏猶多差錯得臣書殺而不舉族仍其陋也至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得具列後殺子反亦書公子側矣

盟于踐土　賈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周本紀注）

案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衡雍三十餘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有鄭地得垣雍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是衡雍爲鄭地踐土近垣雍亦爲鄭地矣顧氏棟高曰滎澤今屬開封府

天王狩于河陽　賈服曰河陽溫也（水經河水注五。周本紀注引賈曰河陽晉之溫也）

案穀梁傳溫河陽也故賈云然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自注故國蘇忿生所封也時已賜晉

（傳）自南河濟　服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衞世家注）

案曹在衞東傳云自南河濟實從汲郡南渡出衞南而東故云濟南之東南流河也

衞侯出居於襄牛　服曰襄牛衞地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秦置襄邑縣明初省縣併入睢州今屬河南歸德府案顧說本漢書應劭注地理志陳留郡襄邑應劭曰春秋傳曰師于襄牛是也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溼故徙縣於襄陵

賈服註輯述　卷七　十四

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然則應說以爲襄牛誤也案此則顧氏說不足據當闕之而已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服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同上）

案詩執競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釋名釋姿容執攝也使畏攝已也蔿賈言見前年傳

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　賈曰宛春楚之大夫也（同上）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服曰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矣（本疏）

案詩終風疏云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服所言俗語

亦其例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倉頡篇罵詈也釋名釋言語云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呰啛也書亦作歠所洽反謂以口微吸之也引漢時語以證歃之狀也

作王宮于踐土　服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晉世家注

案周禮鬯人注以尊適卑曰臨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括地志滎澤縣西北有王宮城即此

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同上

案詩淸人駟介旁旁傳介甲也箋云駟四馬也疏曰介是甲之

賈服註輯述　卷七　十五

別名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以不介馬爲異則戰馬皆被甲矣干旄疏引王肅說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說文徒作赴云步行也禮記祭義五十不爲甸徒疏曰徒謂步卒說文兵械也顧氏炎武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加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由顧氏之說而推之易說卦離爲戈兵越語兵者凶器也呂覽論威云凡兵天下之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傳令尹好甲兵文選吳都賦長殺短兵皆以兵爲器未嘗以卒爲兵也然隱四年敗鄭徒兵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所云徒兵斷指步卒若以兵爲器械則不辭矣擊鼓序疏云古者謂戰器爲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斯爲通論矣襄元年疏云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服云步卒即步兵也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賈曰王子虎周大夫也晉世家注

賜之大輅之服　賈曰大輅金輅同上

案樂記大路者天子之車也而天子所賜車亦得名大路襄十九年王追賜之大路廿四年賜之大路杜氏並云天子所賜車

賈服註輯述　卷七　十六

之總名然名雖統稱大路而制仍以巾車所差爲等顧命言大路輿路疏引鄭注大路玉路者以大戴記朝事篇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云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合證二文知大路爲玉路也此以大輅爲金路者以巾車金路以封同姓封同姓旣以金路則賜同姓亦當以金路矣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賈曰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晉世家注服曰矢千則弓十詩彤弓疏

案說文彤丹飾也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廣雅釋器丹朱並云赤也玈說文新附有之正字當作旅說文黸齊謂黑爲黸是也

省字當作盧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矢百是也假字當作旅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故聲與盧得通釋文云旅本或作旅非也者陸氏誤也公羊定四年傳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以備用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畧本禮記王制彼注云得其器乃敢爲其事服云矢千則弓十者旅弓無數以上彤弓矢之數測之故杜亦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文侯之命所謂盧弓一則賜盧矢亦可準矣觀注文加此則釋文云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輒加也信然周禮大司寇入束矢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

歟疏即據尚書與此傳文而荀子論兵篇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矢五十矣詩泮水角弓其觩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一弓亦矢五十矣彼疏謂在軍之制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其說良然

秬鬯一卣　賈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晉世家注）

案秬黑黍爾雅釋草文說文作𩰪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爾雅云秠一稃二米說文禾部有秠亦同爾雅文則此𩰪下云一稃二米以釀兼秠言之非專指𩰪也郭璞注秠云此亦黑黍則亦秬類說文秬𩰪或从禾鬯香酒者鬯之說有二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詩江漢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白虎通攷黜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周禮鬯人共介鬯先鄭云鬯香草說苑修文云鬯者百草之本是專以鬯爲香草也鄭氏於春官序官注則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於江漢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於易不喪匕鬯注及禮記王制注並云鬯秬酒也是專以秬黍爲鬯鄭君與諸說異者春官以鬱鬯屬鬱人以秬鬯屬鬯人則單舉之爲鬯連舉之爲秬鬯較然矣郊特牲云鬱合鬯則鬱與鬯分又較然矣鄭君析名物辨同異故必以秬黍爲鬯也其實專以香草不能以釀酒專以秬黍不足以達芬故鄭於春官序官注鬱鬱

金香草宜以和酒明堂位注鬱鬯之器也明鬯可統鬱也然則禮緯中候所云鬯草者明草以和鬯故得名鬯草猶蒪茅之得稱包茅而不得謂香草即鬯孔氏曰古今書傳香草無名鬯者是也說文鬯以𩰪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云中象米見鬯之得名以𩰪也云以秬釀鬱草見秬必備以鬱也若然秬黍爲鬯本名香草亦得爲鬯明兼名也雜記暢臼以椈杵以梧注所以擣鬱也周禮肆師大渳以鬯則築鬻注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足證鬱草亦得單名鬯周語鬱人共鬯則鬯亦可共自鬱人矣王制疏云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斯不然矣所以降

神者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疏云先求神後迎牲也是灌以求神卽降神也卣器也爾雅釋器文傳疏引孫炎云鬯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鬯人注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犧尊象尊皆爲卣也江漢疏云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詩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之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賜圭瓚然後爲鬯王制文

虎賁三百人　賈曰天子卒曰虎賁同上

案正義引國語云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是惟天子之士得稱虎賁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是虎賁之屬有卒

也故曰天子之卒曰虎賁八

稽首　賈曰稽首首至地同上

案周禮大祝辨九摔一曰䭬首注拜頭至地也疏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盟諸侯于王庭　服曰王庭踐土也同上

案云是踐土者以經文盟于踐土故斥言其地以別京師

自爲瓊弁玉纓　服曰謂馬飾禮記王制疏

案文選西京賦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張衡所用卽本傳文說文引傳亦作璿弁弁纓屬於六駿駮之後是漢世解此文皆爲馬飾矣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段注說文引鞅作靺以玉飾之杜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疏云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是孔於杜玉纓之訓他無佐證亦稱蓋以疑之矣

作三行　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大司馬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時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若仍軍名是六軍矣故稱行以避六軍之名

二十九年傳其音云問之而信　賈服曰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慾死生上疑有生字各本周禮注疏皆無之阮氏校勘記亦未言及可知伯益明是術故

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周官夷隸疏

案大戴記易本命律主禽鹿禮記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故曰八律之音王制嗜欲不同疏云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是嗜慾爲好惡矣生卽犧生死卽用犧言聽其鳴而得其情也伯益明是術者伯益是舜臣言亦能聽鳥獸之言皇侃論語疏云伯益能聽鳥語是也相傳如是當有所本史記秦本紀佐舜調馴鳥獸揚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而已漢書百官表栝作朕虞應劭曰栝伯益也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師古曰栝古益字周失其道者謂東遷以後若其盛時則制夷隸貉隸之言掌與鳥獸言其後官既不設無能通禽獸之言介葛

盧爲東夷反能審音故云官又在四夷也昭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賈服引以證此

（三十年）傳鄭公子蘭出奔晉　服曰鄭逐羣公子故奔晉（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宣三年傳言文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此云本國亦其義也

使待命于東　服曰待命於鄭東也（同上）

案說文待竢也

饗有昌歜　服曰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籩人疏）

案昌歜昌本一物二名本卽根也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昌

本鄭注云昌蒲根也公食大夫禮醢醢昌本注昌本昌蒲本菹也韓非子難篇文王嗜菖蒲葅葅與菹同說文菹酢菜也又薀醢也酢菜今俗云醃菜是卽醢亦卽菹也

鹽虎形　服曰剋形（同上）

案剋與刻通矜顏刻莊子秋水篇釋文刻作尅說文刻鏤也周禮籩人形鹽先鄭云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荀子富國云故爲雕琢刻鏤琢卽築刻卽剋是先鄭與服同也後鄭云形鹽鹽之似虎者賈疏以爲自然似虎形與服說異也

（三十一年）經猶三望　賈服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本疏○穀梁疏九引賈說周禮小行人疏引服說並曰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

案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元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

婁傳稱去衞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衞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

（三十三年）經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賈曰月者爲公薨不發隕霜李梅實也（釋例大夫卒例）

案十二公之薨經無不繫月至自及災異或繫時不繫月此十二月本爲公薨而繫以至自齊在前則併書之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異而不災無足憂者不因是而繫月

（傳）輕而無禮　服曰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橐甲束兵而但免冑（本疏）

案詩彤弓傳橐韜也說文束縛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

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
雎是脯資餼牽竭矣　服曰腥曰餼（儀禮聘禮疏○禮記聘義疏引作死曰餼）
案今之氣說文爲气今之餼說文爲氣云氣饋客之芻禾也通
爲餼遺之名儀禮聘禮餼之以其禮釋文餼猶遺也一切經音
義十三引埤蒼餼饋也饋遺爲餼則不獨芻禾爲餼牲牢亦爲
餼矣故周語廩人獻餼注生曰餼禾米也聘禮注凡賜人以牲
生曰餼是也其實牲之生腥皆曰餼聘禮歸饔餼五牢饔餼對
文故殺曰饔生曰餼此餼牽對文周禮象胥注飧牽謂共如飧
而牽牲以往不殺也則牽爲生餼爲腥矣服故以腥釋餼也詩
漢廣釋文牲腥曰餼文選東京賦薛注腥曰餼可見餼之無定

稱也禮器疏云腥生肉也然已殺故禮記疏引服云死曰餼
子墨衰絰　賈曰墨變凶（晉世家注）
案儀禮喪服斬衰裳傳曰衰三升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
幅三袧負廣出於適寸衰長六寸博四寸衽二尺有五寸袂屬
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傳又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以爲帶
此衰絰之制也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僖五年傳均服振振皆
作袀服振振晉書音義云袀戎服也說文袀元服也元色黑戎
服所宜今此衰絰是凶服故墨以從戎爲稍變凶也
遂墨以葬文公　服曰非禮也（同上）
案禮記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
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
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是禮於葬服有定今墨以葬
是非禮也
文夫人斂而葬之郚城之下　服曰郚城古郚國之墟（詩緇衣疏）
案郚詩作檜詩譜云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溱洧之閒疏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墟者文選西征賦
注引聲類云故所居也
作主非禮也　賈曰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
典常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於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
子罷咎傳故上係此文於僖公篇（釋例作主禘例）

案不順祀自文公始而云僖始不順祀者八年經書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傳謂非禮是不順祀卽致哀姜之事是年經公薨于
小寢傳謂卽安故譏其終則小寢也易繫辭既有典常虞翻曰
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慢典常者慢其常度也文公緣僖公之
事而生邪志作主緩至二年故曰陵遲荀子宥坐云陵遲故也
注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夫人歸嗣子罷咎謂文公夫人出
姜大歸於齊及子赤子惡爲東門遂所殺作主事當繫文而繫
於僖公之終篇明僖有以啟之也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服曰特祀于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遭烝
嘗則行祭皆於廟焉（儀禮士虞記疏）

案謂在寢者儀禮士虞記注凡祔已復於寢疏曰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杜此注云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亦用服義也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閔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主之檀弓疏云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氏主之喪大記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畢者爾雅釋詁盡也謂禫祭後喪乃盡也爾雅釋天云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祭義云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烝烝言眾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遭遇也言禫後遇四

時之祭得行祭於廟也士虞記疏曰遭烝嘗乃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賈服之義是也鄭注士虞記云練而後遷廟周禮鬯人疏云案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若然則鄭義以祔之後主復於寢練之時主遷於廟練祭卽在廟是行祭於廟不待三年喪畢矣然穀梁疏云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案此則練時未遽遷主卽以穀梁傳文言之僅曰壞廟不曰遷廟則遷廟在三年喪畢之後是以范甯云將納新神言將則有待明非一時事矣士虞記疏云若然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按祔當申躋祔之辭不得不

在廟故行祭於廟若練在廟而大祥禫復在寢遷主反主瀆神不已甚歟是大祥禫在寢練祭亦當在寢明矣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曰謂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若然禫月遇吉祭猶未與羣廟行祭之列謂期年後烝嘗得遽行於廟乎是三年喪畢遭烝嘗乃行祭於廟服義於禮爲順杜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

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於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寡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案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惟嘗禘宗廟俟吉也王制疏云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杜不盡用禮記也愚謂杜解不獨與禮經相違且與傳文相戾傳言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者承立主之文以明主

之所在也言喪未畢主復于寢練大祥禫皆在寢言特祀者特之言獨也喪既畢主遷於廟烝嘗禘乃在廟皆就作主立說杜泛及四時常祭非傳意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八

嘉興李貽德學

文公

元年 傳楚國之舉 賈曰舉立也 楚世家注

案舉訓立者引申之義

忍人也 服曰言忍爲不義 同上

又欲立王子職 賈曰職商臣庶弟也 同上

能事諸乎 服曰若立職子能事之 同上

案周禮內小臣疏若不定之辭也

能行大事乎 服曰謂弑君 同上

二年 傳不登於明堂 服曰明堂祖廟 通典四十四

案服以明堂祖廟爲一祖廟謂太祖廟鄭氏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則與服異禮記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魯之太廟用周明堂之制非魯亦有明堂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服曰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與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 本疏

案詩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箋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稷配天極尊不得云不先后稷故降舉不窋國語周語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韋昭注

不窋棄之子是也后稷爲周始祖今旣舍以明尊則契爲商始祖亦當舍契以其下當不窋鯀爲禹父今言文武者舍王季而上及不窋則論禹者亦當舍鯀而上溯鯀祖乃於禹曰不先鯀於湯曰不先契與言文武所不先與者正以禹湯異代故約略言之不妨參差也

三年　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賈曰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本疏

案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賈所本也

取王官及郊　服曰皆晉地不能有秦本紀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卽王官城也郊史記作鄗正義曰鄗音郊當爲臨晉平陽閒小

邑知不能有者王官郊皆在河東其濟茅津而還未嘗設守是不能有也

封殽尸　賈曰封識之同上

案禮記樂記封比干之墓注積土爲封識讀爲故以其旗識之之識史記孝武紀索隱識猶表也

舉人之周也　服曰周備也同上

案易釋文周備也此常謂杜云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四年　傳圍邧新城　服曰秦邑新所作城也晉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邧當在同州府澄城縣境新城卽梁國之新里也秦取之謂之新城今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

五年　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曰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本疏

案荀子大略輿馬曰賵玉貝曰含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其隱元年傳云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含賵當異人者禮記雜記含者執璧將命上介賵執圭將命是含賵異人之證今歸含賵惟使榮叔是一人兼兩使矣公羊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書且以譏之者穀梁傳其曰且志兼也何休公羊傳注且兼辭詩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曰譏之

不祀忽諸　服曰諸辭詩邶柏舟疏

案辭猶云語助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賈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晉世家注

案霍本周霍叔處封地晉獻公所滅今爲先且居食邑故稱霍國語晉語注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又蒲城伯請佐韋昭注賈侍中云蒲城伯先且居也是以蒲城爲食邑此又曰霍伯者當是兼食二邑也

六年　傳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服曰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本疏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曰子車秦大夫氏也
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詩黃鳥疏）
案白虎通姓名篇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
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
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
國崔也子車當爲秦大夫其後子孫以王父字爲氏矣禮記檀
弓注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詩黃鳥序箋云自殺以從死服云殺
人以葬則三子非自殺矣詩疏云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
穆公命從已死若然雖自殺與殺之者同故曰殺人以葬也璇
與旋同莊子達生釋文引司馬注旋圓也漢書律歷志注還讀

曰旋公羊莊十年傳注還繞也環與還同國語齊語注漢書食
貨志注呂覽節喪注並云繞也殉从旬說文旬徧也然則殉者
殺人徧繞以衛死者也史記說此事曰從死者百七十人是不
止三良從故可璇環其左右也
晉人以難故　服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晉世家注）
案漢書賈山傳注數屢也此常訓患難謂奚齊卓子惠懷之難
難必舒矣　服曰舒緩也（本疏）
案正義本作抒云服虔作舒舒訓緩者爾雅釋言文
辰嬴嬖於二君　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晉世家注）
案始稱懷嬴者傳以懷公之謚繫之此稱辰嬴者從其後謚也

班在九人　服曰班次也（同上）
案儀禮既夕明日以其班祔注國語齊語班序顛毛注並云班
次也次者楚辭思古宗鬼神之無次注第也言等第也
其子何震之有　賈曰震威也（同上）
案易震來厲注震之爲義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詩長發有
震且業箋云震猶威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成二
年傳畏君之震震亦當訓威杜云動非傳意也
（七年）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服曰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詩渭陽序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晉出者爾雅釋親男子謂
姊妹之子爲出釋名釋親屬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
之也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此十四年傳齊出貜且長
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
徐子吳出也皆謂姊妹出嫁而生子也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
自出
文公之入也無衛　服曰衛從兵也（同上）
案易大畜注衛護也呂覽恃君注衛扞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
士庶子先鄭注宿衛之官說文衛宿衛也漢有衛尉掌宮門衛
屯兵然則直宿則爲宿衛守宮門則爲衛屯兵行則爲從兵矣

宿衛衛尉雖漢制可舉以相例也漢書韓信傳注從從行也廣
雅釋詁從行也從行之兵卽下所云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　服曰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也同上
將焉寘此　服曰寘置也同上此太子同上○晉世家注
案易坎寘於叢棘釋文云張作置昭四年傳疏云禮置器物於
地皆謂之置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服曰如子善爲教誨
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才而受
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大戴記保傳篇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
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
正而天下定矣保傅言教太子至國君世子亦猶是也善爲教
誨卽早諭教之道也使之有賢才卽開於道術也知人君之道
卽知義理之指也賜猶惠者荀子大略賤者惠焉注惠亦賜也
是賜惠義相輔也美其教者保傅所云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是
也惡其教不至者保傅所云其所以習導非其治是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曰君殁未久其言聲語氣尚在耳同上
案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發乎聲注聲言也是言本聲也論語出
辭氣是言有氣也故曰言聲語氣

諸大夫皆患穆嬴　服曰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己
也同上
案顧命書篇名釋文引馬注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
率諸侯輔相之史記集解引鄭書注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
去之意也迴首曰顧顧命之名施於天子而諸侯亦得稱顧命
者禮緇衣葉公之顧命是已彼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今襄公
顧命卽上此子也才數語
且畏偪　服曰畏偪迫無寘公一云畏他公子徒來相迫也同上
案淮南精神注迫切言迫切無以寘靈公卽上文將焉寘此是
他公子謂公子樂輩也

八年 傳春晉侯使解揚　服曰解揚晉大夫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作楊注引服義亦作楊當是裴駰據史文所改
九年 經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賈曰箕鄭稱及非首謀本疏
十一年 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服曰叔仲惠伯魯世家注
案見傳文
傳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服曰反不書者施而不德本疏
案施而不德襄二十九年傳文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
施惠也僖二十四年傳疏荷其恩者謂之爲德施而不德惠而
不自以爲恩也諸侯之卿出奔而復歸者宋華元衛孫林父之
徒皆書歸則蕩意諸亦當書而史不書者蓋不以爲功也杜云

史失之衛冀隆同服義

郳瞞侵齊遂伐我　服曰伐我不書諱之本疏

案經書侵齊而伐我不書是史爲本國諱也楚辭謬諫恐犯忌而干諱注所隱爲諱

富父終甥駟乘　服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晉世家注

敗狄于鹹　服曰鹹魯地也同上

摏其喉　服曰摏猶衝同上

案摏史記作舂舂正字說文舂擣粟也从廾持杵以臨臼杵省然則假借之以器衝人亦謂之舂作摏俗字也摏猶衝者六年傳疏云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鬼之爲言歸也舂之爲言蠢也

今舂聲近衝故爲衝也國策齊策注衝突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服曰子駒魯郭門名也同上

案管子度地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郭有門故曰郭門顧氏棟高曰子駒之門魯西郭門惠氏棟曰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按禮記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詩皇矣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至春秋之世容有斷首以獻者故說文云聝軍戰斷耳也馘聝或从首斷耳故从耳則从首或斷首矣今埋首在郭門者是告馘之後就近埋之也史記集解引皇覽蚩尤冢又有肩髀冢是身首異埋者不自春秋始矣

以命宣伯　服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僑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同上

案僑如史作喬如或服本亦作喬釋文僑如本又作喬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喬如是古作喬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今得臣以名其子亦是表功之意故服云旌識也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　服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同上

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司空元年在周平王六年卒於

魯惠公之二十一年爲魯隱公元年云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者上溯穆公宣公以及武公也其鄋瞞伐宋不審在武世何年耳鄋瞞長翟國名者釋文鄋說文作郯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按釋文略本國語魯語

獲長狄緣斯　賈曰喬如之祖同上服曰不言所埋埋其身首同處於戰地可知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本疏

案僑如榮如皆言埋其首是身首異處矣於緣斯不言首埋何地是身首同埋於戰地故也三子謂皇父穀甥牛父也下文皇父之二子死焉賈以二子爲穀甥牛父是三子皆死烏能殺緣斯故知是士卒獲之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二子皆死（本疏）

案杜從賈義正義曰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又曰下言宋公以門賞耏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皆死賈君爲近之王尚書經傳釋詞曰之猶與也引此文從賈說又引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二之字皆訓與是也顧氏炎武曰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其說亦是

齊王子城父　賈曰王子城父齊大夫（齊世家注）

衞人獲其弟簡如　服曰獲與簡如同時（魯世家注）

自安于夫鍾　服曰自安猶處也夫鍾郕邑（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爾雅釋詁安止也說文處止也故訓安爲處

國人弗徇　服曰徇順也（同上）

案漢書注皆以循爲順詩江漢箋使循流而下釋文循本亦作順是循順通也今本循作徇

十二年　經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曰河曲晉地（秦本紀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陰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清縣境

傳　郕人立君　服曰立君改立君不命於天子（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注以爲太子是諸侯太子命於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得立爲君亦命於天子也今郕太子在外而國人改立眾子爲君是既易受命之太子則其君之立不順故傳曰郕人立君明國人眾立之非命自天子也

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服曰郕邽亦邑名一曰郕邦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同上）

案云亦邑名者蒙上夫鍾言之惠氏士奇說一曰郕邽邦之寶圭則邽當作圭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儀禮聘禮注圭贄之貴者故稱爲寶圭古者器物之貴者恆以國繫如顧命稱越玉夷玉明堂位稱崇鼎貫鼎傳稱紀甗莒鼎此郕圭亦其例也文王世子言世子問寢視膳傳言太子監國撫軍今郕太子出居外邑于職不供宜乎國人勿從舍之更立因而挈邑輦寶出奔他邦謬矣

取羈馬　服曰晉邑也（秦本紀注）

案江氏永曰彙纂云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一名涉耶

十三年　經　大室屋壞　服曰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北史七十二○隋書四十九引太廟）

一萬〇〇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12 … 版文

下有大室二字○明堂位疏引作太廟之室

案禮記月令天子居太廟太室注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書洛誥王入太室祼馬注廟中之夾室夾室有東西言太則不得以夾室當之馬注誤也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則魯之太廟之室亦名太室矣服所云太室即月令之太廟太室也其云太廟之上屋者考工記匠人於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則周之承殷可知故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是周之廟飾有重屋而魯亦有重屋可知漢書五行志說此事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服云上屋即重屋也按此太廟太室直是周公之廟公羊緣室字起義以魯廟二室同於文武世室遂改太爲世指爲伯禽之廟穀梁於經文未改而義同公羊經不誤而傳誤也正義曰左氏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太室是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諡案左氏經爲太室不作世室故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也今案吳氏澄謂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爲大據一傳以駁二經失之武斷矣

傳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　服曰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汚辱本疏

案賈子道術放理潔淨謂之行反行爲汚漢書䵷錯傳注汚辱也廣雅釋詁辱汚也二字轉相訓不可汚辱言不可犯以非義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字林濁水不流曰汚儀禮士昏禮注以白造緇曰辱

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服曰晉之魏邑大夫秦本紀注

案壽餘史作讎餘詩魏譜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彼疏云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故壽餘以魏叛入秦於秦易信

繞朝贈之以策　服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

案策說文云馬箠經傳多假策爲册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以竹爲之故說文册古文从竹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杜氏春秋集解序云大事書之於策故曰策書傳氏左傳補注曰蓋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若然則所贈之策之言當即留會之言以隱示秦之有人雖請留之言不著於傳然傳曰吾謀不用當有其事矣服故不以馬箠釋策而曰策書也恭冕謹案惠氏棟補注劉勰曰春秋勝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賦載馳之四章　服曰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甯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

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
也詩載馳疏
案載馳五章屬鄘風詩本四章服歷舉亦祇四章並以無我有
尤在四章下大夫君子二語亦在四章不得有五章此云五章
五當作四字之誤也詩邶鄘衞譜疏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
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詩序云載馳許
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人所
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服卽約此序文也云戴
公失國者僖二年傳立戴公以廬於漕非其舊都故曰失國卽

序云露於漕邑是也唁者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作以自痛者
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謂載馳爲夫人親作是自痛而
作此詩也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歸甯兄弟者詩葛覃傳甯
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泉水序衞女思歸也父母終思歸
甯而不得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
弟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
甯也父母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傳曰楚司馬子庚
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甯也於是許人不嘉
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者二章詩云既不我嘉又云我思不遠
是也許人尤之者彼傳云尤過也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夫人

之欲歸唁其兄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卒章無許人不
聽之意非許人不聽卽三章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儀禮燕禮注
遂猶因也則服謂有三章而因賦四章不得謂卒章卒當爲三
字之誤也言我遂往詩云我行其野是無我有尤亦詩辭
十四年經 齊人執子叔姬 服曰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本疏
案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卽位齊商人弒舍是
舍爲叔姬子閔卽愍詩載馳序釋文閔本作愍廣雅釋詁愍傷
也儀禮喪服傳故子生三月注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喪服
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

者關已許嫁若未出嫁謂之在室今叔姬爲齊夫人矣經不稱
夫人而稱子者蓋自魯錄之猶似未嫁者然所以閔之也
十五年傳 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服曰華耦爲卿
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之空官廢職爲人不知
其非反尊貴之本疏
案宋六卿司馬居其一故知爲卿也侈而不度者說文侈一曰
奢也度法制也以君命修好結盟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
命使者是出聘奉君命也文元年傳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外援故服約以爲文知官爲屬者禮記中庸踐其位
鄭注其者其先祖也則傳曰其官其指華耦故知官爲屬也傳

曰皆從之則空官廢職矣荀子王霸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注
官人列位之人周禮掌固注職謂守與任是有位謂之官任事
謂之職今其官皆從非曠位而弛業乎乃魯史猶書其字以尊
貴之是不知其非者也
史佚有言曰　服曰史佚周成王太史玉藻疏
案周禮春官有太史知史佚爲周成王太史者書洛誥逸祝册
鄭注使史逸讀其所作册祝之書冊逸篇大傳逸作佚是逸卽
佚也大戴記保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史
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此封若史
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皆史佚爲成王時人之證也

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　服曰魯國中小寇非異國
侵伐故不書也本疏
案鄭注舜典云强取爲寇又注費誓云寇刦取也此蓋國中剽
刦之寇非他國來相侵伐故傳紀二子禦寇而死而經不書何
寇也
十六年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　服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
姬也不可䫉不肯也宋世家注
案襄夫人爲周襄王之姊見文八年傳爾雅釋詁肯可也此釋
可爲肯轉相訓
十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　服曰再來伐魯西鄙書北鄙不書諱仍
見伐本疏
案經書伐西鄙傳言伐北鄙是再來伐西鄙書謂經書之也北
鄙不書者經不書而於傳發之也諱仍見伐者廣雅釋詁仍再
也漢書注皆以仍爲頻也
以蕆陳事　賈服曰蕆敕也本疏
案正義曰蕆之爲敕無正訓先儒相傳爲然也說文無蕆字新
附字有之鈕氏樹玉曰蕆疑古作箴玉篇蕆敕展切解也備也
引左傳曰寡君願以蕆事箴敕也據晉語暘畢曰厚戒箴國以
待之韋注箴猶敕也是箴義與蕆同方言蕆敕戒備也又云備
該咸也箴从咸或聲兼義更與蕆合又形聲亦相類故疑古作

蕆
鹿死不擇音　服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
擇善音急之至也本疏
案詩鹿鳴傳鹿得萃呦呦然鳴而相呼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
呼約毛公傳意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者文選吳都賦注凡
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劉炫云不擇音聲而出之言甚急
也杜云音所庥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正義曰杜意言本
當作蔭以傳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走險論其依止之處以
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靜庥蔭之所傳文所論止言其
出處所在不論音聲好惡故杜不依服義劉以爲音聲而規杜

非也按鹿死不擇音爲古人成言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郭象注野獸蹵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音爲音聲之音未嘗改字至下文鋌而走險是言困迫將死之狀非論其依止之處傳明云走險孔氏乃云得險則停更與傳意相違云急何能擇仍言不擇音也吳都賦菈擸雷硍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卽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旨也服不改字合於古義（恭案謹案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後漢書皇甫規傳稱鹿死不擇音謂目昧略上亦是從音聲之說）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服曰邥垂在高都南（水經伊水注）

案水經注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邥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存焉京相璠曰舊

說言邥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疏遠未足以證無如虔說之旨密矣

十八年　傳而使歌僕　賈曰僕御也（齊世家注）

案詩正月箋云僕將車者車攻傳御御馬也古佐御之人或稱僕或稱御禮記曲禮僕人執策儀禮既夕御者執策是也故謂僕爲御

襄仲莊叔如齊　服曰襄仲公子遂（魯世家注）

在九刑不忘　賈服曰正刑一加之以八議（周官司刑疏○本疏引服云正刑一議刑八卽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

案書舜典五刑有服馬注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周禮司刑疏引鄭注正刑五則此云正刑一謂五刑中之一也加之以八議者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　服曰八人禹垂之屬也（本疏）

謂之八愷　賈曰愷和也（五帝本紀注）

案正義曰和言其和於物也愷訓爲樂樂亦和也

謂之八元　賈曰元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善言其善於事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賈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同上）

案大荒東經云帝俊生帝鴻帝俊郭氏以爲帝舜也畢氏沅據帝王世紀定爲帝嚳傳所云帝鴻氏未審與山海經相合賈云黃帝不知何徵古籍云亡難以審定不才子其苗裔驩兜者太元積注元孫之後稱苗裔

謂之渾敦　服曰獸名（本疏）

案山海西山經云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畢氏沅曰江讀爲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

也愚按畢氏之說非也經云渾敦無面目言其象帝江則其名
經云神服云獸不得以帝江當之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
狀如犬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藏有腸直而不
旋食物經過人有德行而往牴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
其然名爲渾沌則實有此獸爾雅翼亦引帝江爲渾沌誤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　服曰金天氏帝號五帝本紀注
案昭十七年傳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漢書律歷志曰少昊帝
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
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高誘注淮南天文訓云少皞黃帝之
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史記索隱引宋衷云元囂青
陽是爲少皞繼黃帝立帝王世紀云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
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按此是高誘以青陽卽少昊宋衷
皇甫謐以元囂卽青陽亦卽少昊史記五帝紀元囂是爲青陽
青陽降居江水又云自元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大戴記帝繫
亦云青陽降居泜水愚謂禮記月令云其帝少皞合之郯子所
云則史記大戴記皆不足據而宋衷皇甫謐以少昊卽元囂青
陽亦不足據班固高誘以少昊爲黃帝子若孫則黃帝土德少
昊金德子孫與祖父異德亦無是理蓋少昊自承黃帝子孫之
後易世而有天下者不必其託體於黃帝也
服讖蒐慝　服曰蒐隱也本疏

案公羊桓四年傳秋曰蒐昭八年經蒐于紅釋文並云蒐亦作
廋是蒐卽廋國語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方言同故
服以隱訓蒐
謂之窮奇　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五帝本紀注
案知窮奇卽共工氏者書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三國
吳志陸抗傳抗稱靜譖庸回唐書攸戒是尙書文有作靜譖庸
回者此傳所稱靜譖庸回當本堯典文則窮奇爲共工矣其行
窮而好奇者正義曰行惡終必窮是所好奇異於人也服釋渾
敦檮杌饕餮皆援獸名此注疑已佚也西山經邽山有獸焉其
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海內北經云窮奇狀
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一曰從足
謂之檮杌　賈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五帝本紀注　服曰案
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
鬭不退本疏
案杌从兀兀从兀聲頑从元聲云頑凶以同音字釋杌義也檮
壽聲疇亦壽聲疇者類也云無匹以同義字解檮字也檮杌本
獸名無正訓故賈以音義相近爲訓禮記祭義云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夏爲鯀後而祖顓頊則顓頊之後
爲鯀故以檮杌爲鯀也神異經相傳東方朔著今刊本文畧有
異服引之者亦以檮杌爲獸名也

縉雲氏　賈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五帝本紀注

案國語晉語炎帝為姜是姜為炎帝之姓故曰姜姓炎帝之苗裔昭十七年傳稱黃帝以雲名官是縉雲為黃帝時官名故曰在縉雲之官服氏彼注云夏官為縉雲氏

謂之饕餮　賈服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本疏○按貪財二句係杜注疏謂賈服等相傳為然是杜襲舊注　服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本疏

案說文餮作飻饕飻並云貪也賈服以貪財貪食分之者說文饕又作叨古名泉為刀叨从刀故以財言之飻从食故以食言之山海北山經云鉤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

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呂覽先識云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服亦以山海經之狍鴞為饕餮故所引即狍鴞狀閩本監本毛本並作身如牛宋本作身如羊是也

投諸四裔　賈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五帝本紀注

案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馬注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注五服已五千又弼成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又禹貢鄭注堯之五服五百里耳禹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若然四面去王城各五千里此云四裔去王城四千里

者賈以荒服計去王城為四千里也國語晉語以實裔土注裔荒裔也方言云裔夷狄之總名史記五帝紀云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是四凶放流皆在夷狄故曰四裔也

以禦螭魅　賈服曰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周禮神士疏○五帝本紀注引服說螭魅人面云云同

案螭說文作离云山神也獸形廣雅釋天山神謂之离是螭本作离說文引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書牧誓如熊如羆史記引作如財如離徐廣注離與螭同皆离字假借若然則山神之字及

歐陽喬說皆當作离本不从虫从虫者說文所云若龍而黃者也傳文及文選西都賦挖熊螭並作螭者繕寫之誤也魅說文本作鬽或作魅周禮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鬽注百物之神曰魅春秋傳曰螭鬽魍魎則此傳魅亦當作鬽釋文魅本作鬽是也說文鬽老物精也周禮疏引服氏宣三年傳注魅怪物好惑人者玉篇惑迷也正義曰宣三年傳王孫滿說九鼎云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知螭魅是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也

遂出武穆之族　賈曰出逐也（宋世家注）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九

嘉興李貽德學

宣公

元年 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本疏）

案詩行露韓詩外傳以爲女許嫁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而不行劉向列女傳所載相同向傳魯學者也是韓魯合矣服此注引詩辭蓋本魯韓詩說以證夫人從喪娶爲非禮故經不稱氏也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喪娶者公

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服本二傳爲說以見公與夫人一體喪娶非禮若以行露之貞女相例則亦不女從可也乃竟來嫁於魯故不稱氏以略賤之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服曰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本疏）

案傳言晉趙盾帥師救陳宋而經但書救陳知楚師已去宋晉師但及陳未及宋也正義譏之非是

二年 傳文馬百駟　賈曰文貍文也（宋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貍首之斑然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貍三國志

管輅傳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是貍獸之有文章者說文引傳作馮云畫馬也許從賈受古學文飾雕畫比於貍文故曰文貍文也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服曰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

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疏

案三說各自當日情事以臆斷之於理竝順故服備列之

于思于思　賈曰白頭貌釋文○本疏　服同詩瓠葉疏

案思訓白頭者詩瓠葉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彼疏云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斯思相通詩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疏引作斯樂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故白頭亦得訓爲思也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來力知反又如字以協上韻是古本讀思如字讀來爲釐以協上韻言讀力知反以協上思韻又如字三字當在以協上韻之下其讀思爲腮讀來如字合於今讀然列爲第二可見非正讀也

厚斂以彫牆　賈曰彫畫也晉世家注

案說文彫琢文也詩棫樸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說文彫之本義以爲琢文與琱玉之琱同然从彡彡毛飾畫文也則彫亦可爲畫也詩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何休公羊定四年注天子彫弓是敦彫同彫亦畫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曰蹯熊掌其肉難熟同上

案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說文引作其足蹞又云獸足

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是獸足皆得名蹯掌足通稱故此云熊掌也公羊此年傳注國語楚語注竝云蹯掌也孟子告子注熊掌熊蹯也蓋互訓也文元年傳王請食熊蹯而死杜云熊掌難熟冀从將有外救是其肉難熟也

使鉏麑賊之　賈曰鉏麑晉力士同上

遂跣以下　服曰趨盾徒跣而下走本疏○釋文遂扶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

案說文跣足親地也禮記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燕則有跣爲歡也儀禮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是古者見君當解韤則足親地故曰徒跣趨盾侍燕聞彌明之言而悟不暇納屨遂

跣而下走也杜本跣作扶校勘記引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也按杜於此無注釋文云今杜注本往往有跣者是杜本或亦作跣正義本作扶或所見本異耳

公嗾夫獒焉　服曰嗾取也 本疏

案釋文云嗾服本作噉然本疏引服云嗾取也與釋文異疑正義誤也考噉字說文玉篇皆無集韻始收閩本監本毛本注疏噉作取段氏玉裁曰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作取注云取嗾也愚謂段氏說是也取當爲趣之省莊子齊物趣舍不同

釋文趣字或作取可證周禮縣正趨其稼事釋文趨本又作趣禮記月令趣民收斂釋文趣本作趨趨有疾使之意趣有乃苟一音與嗾相近是服本趣省爲取也

宦三年矣　服曰宦學仕也 晉世家注○曲禮疏引宦學也無仕字當補

案禮記曲禮宦學事師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服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學下脫仕字學職事爲宦所以詮明學仕之義

不告而退　服曰不望報 同上

爲法受惡　服曰聞義則服 同上

案管子任法注服謂屈服言宣子聞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言而遂屈服惠氏棟云聞義則服弟子職文也

詛無畜羣公子　服曰驪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 本疏

案詩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彼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驪姬搆難恐里克之徒不服故與獻公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二子謂奚齊卓子也國語晉語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

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即此詛無畜羣公子事也又曰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即此下文云自是晉無公族也

以爲公族　服曰公族大夫也 晉世家注

案詩彼汾沮洳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故公族大夫得單稱公族猶周禮掌國子之倅者稱諸子也成十八年傳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趙盾爲軞車之族　服曰軞車戎車之倅 詩汾沮洳疏

案今本作旄車釋文旄一本作軞一本與服同也戎車之倅周禮車僕文彼作戎路之萃後鄭注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

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旌車爲戎路者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旌故又謂之軘車

〔三年〕傳觀兵於周疆　服曰觀兵陳兵於周也楚世家注

案國語周語先王燿德不觀兵注觀示也此訓陳者謂陳列兵械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賈曰王孫滿周大夫周本紀注服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世家注

貢金九牧　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楚世家注

案禮記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彼疏云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九州據夏制言之書禹貢揚荊二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疏引鄭注三品者銅三色也孔氏申鄭義曰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按此則此之貢金亦當是銅考工記輈人云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此鑄鼎之金卽考工記之金均無銅也禹貢荊揚二州貢金是常貢此以鑄鼎之故令九牧皆貢所謂錫貢也

鑄鼎象物　賈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同上

案所圖物卽上文遠方圖物也管子立政注著標著也畢氏沅山海經序云海外經海內經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亡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於冊

螭魅魍魎　服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周禮神士疏

案說文彪老物精也故曰怪物國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

載祀七百　賈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楚世家注

案載辭者謂載爲語助爾雅釋天商曰祀周曰年而賈以年釋祀者邵氏爾雅正義曰左傳疏引李巡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其名不相襲而義則相通故載卽歲也李以爲載卽歲故賈以爲祀卽年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　賈曰姞南燕姓鄭世家注

案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也后稷妃家或作吉詩都人士謂之尹吉

夢天使與己蘭　賈曰蘭香草也同上

案說文訓同

余而祖也　賈曰伯儵南燕祖同上

案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姞其一也伯儵當是受姞姓者

文公報鄭子之妃　服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服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詩雄雉疏

四年傳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賈曰二子鄭卿也鄭世家注
子公之食指動　服曰第二指鄭世家注俗所謂啖鹽指也本疏
案儀禮大射禮右巨指鉤弦注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
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
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按此巨指爲第一指順數之卽食
指則食指爲第二指矣孟子告子章趙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
指也則將指爲第三指矣一切經音義八引字書啖喋也蓋漢
時語也
以貫笠轂　服曰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
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本疏

案說文轂輻所湊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考工記輪人爲輪斬
三材必以其時注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又曰轂也者以爲利
轉也言轂者未嘗及蓋而此云轂之蓋如笠蔽轂上以禦矢者
說文幔衣車蓋也集韻一曰戰車以遮矢也淮南氾論渠幨以
守注幨幰也所以禦矢也一切經音義十四引蒼頡篇布帛張
車上爲幰是戰車上有幔幰矣說文⿱敄巾一曰車衡上衣卽采芑
詩之錯衡是車衡上有衣矣若然則轂以利轉亦必有物護之
始不爲矢所礙其形如笠故卽以笠名之也作傳者又慮訛爲
簦笠之笠故稱曰笠轂猶輜輧稱衣車行敕稱幢棨也一曰車
轂上鐵者說文軎車軸耑也軎蓋車軸之末見於轂外者考工
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注軹小穿
也而出於此穿外爲軎然古法軹軎多不分周禮大馭右祭兩
軹注故書軹爲䡨杜子春云䡨當作軹謂兩轊也軎說文重文
作轊是析言之則轂之小穿曰軹穿自軹中者曰軎渾言之則
軸末轂末並得爲軎也史記田單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而傅鐵籠已而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惟單宗人以鐵
籠故得脫鄧析子無厚篇夫木擊折轊若然以轊易折故轊與
軹之交必以鐵裹之廣雅釋器⿰車龍⿰車堯轊也⿰車龍之言籠⿰車堯之言繞
也言籠繞其鐵於轂外以保轊非卽以⿰車龍⿰車堯爲轊也足證鐵籠
之制自昔兵戰時已有之此曰笠轂卽鐵籠歟以軸末轂末並

得爲轊故田單傳曰車軸末此曰笠轂言冒於轂末也或曰兵
車旁幔輪謂之笠轂者兵車旁謂兵車兩旁幔輪當作幔轂考
工記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注幬幔轂之
革也又曰幬必負幹注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幬革卽
采芑詩之約軝傳軝長轂之軝也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曰軝說
文亦作䩭从革孔沖遠以爲長轂名非也軝卽考工記之幬革
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
飾故曰長轂之軝按此兵車暢轂當有幬矣賈公彥曰幬覆也
謂以革覆轂也晉書天文志載蔡邕蓋天論其言天似蓋笠是
笠亦有覆義故幔轂亦稱笠轂也笠轂之制於傳無徵服亦以

意解之故列諸說以見闕疑之意焉

五年 經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賈曰不書奔喪諱過也 釋例弔贈卒例

案傳曰公如齊奔喪考君親奔喪非禮也經祇書如齊所以諱其事而傳明言之

十一年 經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賈曰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 本疏

傳令尹蒍艾獵城沂　服曰艾獵蒍賈之子孫叔敖也 本疏

案呂覽情欲知分注並云叔敖遠賈之子遠蒍同

申叔時使於齊　賈曰叔時楚大夫 陳杞世家注

十二年 傳卜臨於太宮　賈曰臨哭也 御覽四百八十

案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以檀弓哭於寢門例之則臨亦哭也呂覽觀表還車而臨注亦曰臨哭也

且巷出車　賈曰巷出車陳於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 同上

案巷說文作䢽里中道也从䢼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作巷今作巷隸省古之巷今之街也若今以夾而長者爲巷爾雅釋宮所云宮中衖謂之壼是故賈以街巷連文經傳無街字天街之星街亭之制街衢之名街彈之碑皆著於漢疑卽逵之變文逵說文本从坴坴又从圥得聲不得轉爲街釋文讀逵爲求龜反則與圭音相近逵之轉街其秦漢時歟降說文下也夂部有夅云夅服也此戶江反之正字作降通字也公羊莊八年傳曷爲不言降吾師注降者自伏之文今出車則示欲戰之狀不肯爲自伏之計矣惠氏棟曰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守陴者皆哭　賈曰陴城也 同上

案埤今本作陴說文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埤增也是陴正字埤假借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埤蒼俾倪城上小垣也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詩傳埤訓厚說文埤訓增皆有增高之義故陴可通埤賈不云城上女牆而曰城者亦以助城之高故舉大名以統之也國語晉語反其埤注城上女垣墨子備城門篇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倪爲埤之疊韻說文陴籀文从𩫏亦以統於

城郭也

入自皇門　賈曰鄭城門 楚世家注

鄭伯肉袒牽羊　賈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 同上

案國語晉語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廣雅釋詁隸臣也是隸亦臣也說文隸附箸也臣隸卽臣附矣肉袒牽羊示臣服者古禮有之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也儀禮覲禮侯氏肉袒爲覲君之禮周禮大宗伯卿執羔注羔羊子牽羊卽執羔之旨皆臣禮也

孤不天　賈曰不爲天所祐 同上

案易大有爻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云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鄭但言不爲天所助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賈曰潘尫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同上

案下文欒武子曰師叔楚之崇也故知尫字師叔子良穆公子

韓厥爲司馬　服曰厥韓萬元孫本疏

案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按傳二十八年傳載盟諸侯之要言曰及其元孫言以元孫爲遠孫也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爲昆孫昭十六年傳孔張君之昆孫孔張爲穆公之曾孫亦云昆孫可證散文言之曰元曰昆爲遠孫之統稱未必盡合雅訓也服以世本不可盡信故稱元孫以槩之也

觀釁而動　服曰釁間也釋文

案文選東京賦巨猾間釁卽釁之俗字薛注釁隙也隙閒義同兵法所云乘隙而入也

彘子曰　服曰食菜於彘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京師篇采作菜云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國語周語乃流王於彘注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白汞安詩韓奕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按此當卽彘子食菜之彘

在師之臨　服曰坎爲水坤爲眾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爲澤坤爲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本疏

案坎下坤上爲師坎爲水坤爲眾震爲雷爲長子並說卦文互體爲震者師卦二之四爲震也雷鼓類者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革而出故曰鼓禮記月令仲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是雷與鼓類也巡者文選東都賦注引逸禮巡者循也師彖辭地中有水師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莫過於水是巡水而行猶言循眾而行故曰有行師之象爲兌下坤上爲臨坤爲地兌爲澤並說卦文坤在上故曰居地兌在下故曰俯視於[illegible]象辭澤上有地臨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彘子尸之　服曰此禍也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本疏

案彘子主此必敗之禍服引師卦六五又以輿尸之象解此尸字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師六五爻辭長子帥師至使不當

也師六五象辭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眾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卦義如此而服云佐之於元帥者以佐當弟子元帥當長子時彘子爲中軍佐元帥謂荀林父下文子爲元帥是也而專以師濟謂以中軍佐濟軍必破敗而輿尸者師六三師或輿尸虞翻曰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此謂彘子有是象也

篳路藍縷　服曰言其縷破藍藍然本疏

案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爲藍縷破敝則縷稀散矣藍藍當是漢時方語服故以狀衣之縷破也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服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周禮夏官序官疏

案知左右廣各十五乘者下文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故也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杜引司馬法同言廣有卒爲承者下注承有偏對偏而言則承爲正矣

卒偏之兩　服曰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同上

案偏者國語晉語君賜我偏衣注偏半也百人爲卒五十人半之故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周禮司馬序官文廣有卒有偏有兩蓋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卒外復有偏五十人偏外復有兩二十五人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七十五人從之然則傳當云卒偏兩明矣必云卒偏之兩者猶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以之爲與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服曰兩飾也掉正也本疏

案惠氏棟曰鄭注周禮環人引作掚馬釋文引徐先民云兩或作掚按此則兩本掚字故服杜訓爲飾愚按說文兩本作㒳兩下云㒳平分也㒳下云㒳平也說文飾㕞也釋名釋言語飾拭

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司尊彝注涚酌者涚拭勺而酌也釋文作飾今本作拭是飾拭古今字兩馬者謂分其毛而平拭之故服以飾訓兩也六朝人尋繹服義不得其解以飾是刷治故於兩加手證成之釋文所云或作掚者是也鄭氏注文兩作掚者亦後人所改掚字玉篇廣韻皆無之知舊祇作兩無作掚矣掉爲正者正卽整說文整从正正亦聲整亦同振故振旅亦曰整旅文選西京賦振天維薛注振整理也

射麋麗龜　服曰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本疏

案易離彖辭離麗也注麗猶著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書著相附著也云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正義曰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

此射麋麗龜謂射其高處北史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工騎射父
每日令出田還即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羨獲雖多非要
害之所又曰明月必背上著箭 明月即光字 若然則獸之背隆高者
爲龜矣
魏錡求公族未得　服曰錡魏犫子 本疏
使輒車逆之　服曰輒車屯守之車 本疏○襄十年傳疏
案說文輒兵車也服以字从屯故云屯守之車从指事之義文
選東都賦陳師按屯注臣瓚引律說勒兵而守曰屯是單言之
曰屯兼言之曰屯守矣
楚人惎之脫扃　服曰扃横木校輪間 釋文○本疏引作有横木投於輪間

案扃横木者禮記曲禮疏曰奉扃之說事有多家今謂禮有鼎
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若然則扃爲
横木矣說文横闌木也段氏曰古从横字衹作衡不作横横者
桄也愚按說文且部且从几足有二横禮記孔子閒居以横於
天下樂記號以立横鄭注並云横充也古文尚書光被四表漢
書王莽王褒等傳並作横被四表則凡充拓於外者並得爲横
矣校輪閒本疏作投於輪閒釋文本作校爲長漢書成紀大校
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
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考工記車軫四尺注此所謂兵車也戈
殳戟矛皆插車輢鄭用牧考工記補注車輢外設扃插戈殳矛
戟說文輢車旁也則此扃設輢之外闌於輪之內故曰校輪閒
鄭石制實入楚師　服曰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 本疏
案正義曰此石制引楚師入鄭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賈曰麥麴鞠窮所以
禦溼 本疏
案麴說文米部作𥻆云酒母也鞠或从麥鞠省聲故經傳皆作
麴麥麴即餅麴說文䴬䵃麴皆云餅𥻆蓋以麥堅築之成𥻆釋
名釋飲食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齊民要術說作女麴加
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
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仍停要須衣徧乃止出日日暴之燥則用

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然則麥之性既屬火
而麥麴又必日以燥之故足以禦溼鞠窮即营藭鞠窮雙聲爾
雅鞠究窮是也古草木名雙聲疊韻爲類甚多营與鞠一聲聲
轉又爲营藭說文营藭香草也司馬相如說营从弓子虛賦芎
藭昌蒲並舉以性香辛故相類次香辛足以止溼故賈義如是
十五年經 宋人及楚人平　賈曰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 本疏
傳 伯宗曰　賈曰伯宗晉大夫 晉世家注
登諸樓車　服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鄭世家注
案樓車即巢車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即服云窺
望敵軍者兵法泛指兵家之言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敘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是古來稱兵法者眾矣雲梯者墨子公輸篇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列子張湛注雲梯可以淩虛御覽引六韜雲梯飛樓注云覘城中也則雲梯爲言兵者所必及故云兵法所謂雲梯以曉之也

有死無實　服曰實隊也同上

案說文云齊人謂雷爲實一曰雲轉起也此別一義服訓隊者謂實爲隕之假借字說文隕從高下也爾雅釋詁隕落也詩傳隕隊也說文隊从高隊也落墜皆隊也

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服曰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

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本疏

案刪言兩盟字之異上盟字是子反懼與華元私盟猶言私約故引魯莊公盟孟任以況之下盟字則是兩國平後共盟爲此載書之辭也

而奪黎氏地　服曰黎侯之國詩式微疏

案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顧氏棟高曰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

故文反正爲乏　服曰言人反正者皆乏之絕之道也本疏

案乏說文篆作𠂀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段注此說字形而義在其中矣今作乏隸變也射禮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亦以二字嚮背爲義云人反正皆乏之絕之道者自釋字義周禮服不氏杜子春注車僕鄭司農注並云乏讀爲匱乏之乏禮記月令振乏絕是反正者字之形而匱絕者字之義也

十六年　經成周宣榭火　服曰宣揚威武之處本疏

案禮記禮運注宣猶揚也故以揚釋宣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榭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若然則榭本作謝惠氏棟曰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邦敦銘曰王格於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據此是左氏古文作宣射也榭本以行射禮故

州學名之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射以揚其威武故名曰宣榭爾雅釋宮無室曰榭禮記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注即今堂堭疏云如今廳是也

十八年　經公孫歸父如晉　服曰歸父襄仲之子魯世家注

案襄仲公子遂也

傳欲去三桓　服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同上

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服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同上

案詩邦之媛兮箋云媛者國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釋文云媛

韓詩作拨拨取也取疑當作助鄭以韓詩說詩媛字故以助訓援是援有助義也適爲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國政無常鄭國非之者杜氏謂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卽服義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

嘉興李貽德學

成公

元年經作邱甲　服曰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詩南山疏

衆服備引司馬法邱甸之制以明古者邱無甲甸始有甲今邱而作甲雖所出之數不盡如甸賦而要爲厲民之事也乃杜氏直云此甸所賦使邱出之譏重斂噫叔孫豹之罰御叔也不過倍其賦而已今一邱之中而使具一甸之賦是四倍其賦也雖後世暴君汙吏猶將瞪眙而不敢信而謂秉禮之魯竟肆然以是令其民乎惠氏士奇春秋說曰杜預謂邱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邱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作八一乘者四馬也甸馬四匹一馬邱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四馬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然則邱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邱有馬無甲今使一邱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邱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穀梁子曰邱作

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案據惠
說則邱甸出甲始于齊桓而杜乃以之誣爲周禮乎
傳二年取龍　賈曰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耳本疏
案傳詳而經不書故曰諱
請八百乘　賈曰八百乘六萬人齊世家注
案八百乘爲六萬人者司馬法曰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然則每百乘計七千五百人以七八五
六五八四乘之八百乘合六萬人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乃得七萬五千人此八百乘得

六萬人則千乘之封等於王六軍矣邢昺論語疏云禮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
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
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
公徒三萬者論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
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
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
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
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兵之法但鄉之出軍
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按此則卻克

忿齊力請加乘是非常之役當是成出一車之法故知爲六萬
人矣
師至于靡笄之下　賈曰靡笄山名同上
案史記晉世家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靡卽靡笄省
文徐廣曰靡一作歴則靡下卽歴下三齊記云歴下城南對歴
山靡笄又卽歴山歟
師陳于鞌　服曰鞌齊地名也同上
案江氏永曰彙纂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
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
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爲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平陰

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鞌卽古之歴下似爲
得之
逢丑父　賈曰齊大夫同上
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服曰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
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本疏
案司馬法有此殞命之禮引以証韓厥所行是軍中舊有此儀
也晉語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殞命之禮注伐國獲君
若秦獲晉惠是爲殞命丑父雖與君易位韓厥尚認爲齊侯旣
已相及則與晉惠之獲相似故以殞命之禮待之言如會所用
儀者晉語注亦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

利也若殞命以下言所用儀曲禮武車綏旌注盡飾也武車亦兵車今以殞命不必盡飾故結旗司馬卽周禮之軍司馬輿司馬在列國則晉語云中軍司馬上軍司馬也飲者周禮膳夫注曰酒漿也曲禮注苞苴或以竹或以葦釋文苞裹也周禮挈壺氏注壺所以承飲言持苞裹之壺以進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亦用殞命禮也

且懼奔辟　辟服讀扶亦反釋文

案此辟讀闢周禮闢人則爲之闢釋文闢本又作辟避也

擊馬陘　賈曰馬陘齊地也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史記作馬陵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逕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道亦曰馬陵卽郤克追齊侯處所謂弇中狹道亦卽此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賈曰蕭附庸子姓同上

案蕭是宋附庸邑蓋蕭叔大心本爲蕭邑大夫以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也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服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同上

案東行者由西達東之路也杜氏云使隴畝東西行宋鶴齡云西行字案杜于戎車是利注云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亦無西字

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服曰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本疏

案正義曰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於口爲藉故曰藉口服引俗語藉手以明藉口之義

使爲邢大夫　賈曰邢晉邑晉世家注

案邢卽故邢國衞滅之後入晉爲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卽此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經三年鄭伐許　賈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剌無知也本疏

案廣雅釋言仍再也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公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賈本公穀之義釋此故曰不稱將帥夷狄之也

傳晉作六軍　賈曰初作六卿僭王也晉世家注

案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則六卿領之諸侯大國三軍則三卿領之此傳六軍晉世家作六卿齊世家亦云晉初置六卿疑賈注左傳本作六軍集解依史記之文改作六卿耳

傳六年立武宮　服曰鞍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本疏

案公羊傳武宮者何先君武公之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毁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爲不毁之廟禮記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公羊傳曰世室言其世世不毁也知禱於武宮者哀二

年傳曰鐵之戰衛大夫蒯聵禱曰會孫蒯聵敢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軍中有禱事也蒯聵得禱於文王康叔故晉亦得禱於武宮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知此立武宮亦是因禱立之也正義曰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可從愚按十六年傳伯州犂曰戰禱也是將戰而禱行軍之常傳何必贅言乎若季平子逐君而懼私自禱祠故傳特顯言之以發其伏事有同異故文有詳略也杜氏于此注云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則泥于楚子作先君宮告成事之言而不知其說之難通也楚子所謂作先君宮者蓋師行則載主以從因於野

次張幕爲宮設主其中以告戰勝今距鞌戰已四易歲何于四易歲後始告成事乎師還告廟飲至策勳今四易歲而始告成事則飲至諸典盡曠不行乎且告成事告廟而已何必遠立已毀之廟乎凡此皆說之不通者也然則立武宮非因禱武公求勝而何

沃饒而近盬　服曰土平有溉曰沃盬鹽池也水經涑水注

案地理志沃野千里蓋謂土之平者說文渶灌漑也周語注有溉曰沃盬爲鹽者說文盬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水經注六引呂忱曰河東鹽池謂之盬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周禮鹽人祭祀供其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是盬卽周禮之苦鹽也不湅治爲盬引申之則不工緻爲盬詩鴇羽傳云盬不工緻也不堅固者爲盬采薇箋云盬不堅固也轉爲苦典婦功云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其麤也又轉爲楛荀子彊國注楛讀爲王事靡盬之盬不堅固也

子之佐十一人　服曰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本疏

案四年傳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三年傳云晉侯使荀庚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正義曰于時荀庚將上軍故知欒書荀首爲中軍將佐荀庚士燮爲上軍將佐矣郤錡承克後宜爲軍將中上既有人則錡當爲下軍將趙同在佐之中而請戰則佐下軍矣至韓厥以下六人爲新軍將佐次第知者以三年傳云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此年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韓厥居新軍之首故三年傳先列其名則以下五人所將所佐可循序知也

七年傳使爲行人於吳　服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吳世家注

案此見周禮小行人其文云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鄭注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賓大客賓當作擯小行人大客則擯注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小客之幣辭者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注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服以侯國行人不能以當大行人故舉小行人說之

八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士昏記疏

案服約公羊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文也彼傳云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注爲養廉遠恥也傳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傳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服蓋昏禮本不稱主人而母命又不得達則自命之矣故稱使與公羊宋公無母之說稍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是父沒母可命矣故何休謂母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而服不然者以昏禮記是士禮故母得命之若國君之母不得以命達于境外何休註于禮無明文故服不同之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賈曰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本疏

案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是漢時諸侯王稱皇帝卽諸夏稱天王之義疏引五經異義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蔡邕獨斷云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則賈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

夷狄稱天子漢時經師相傳之訓也案賈義亦見隱元年傳　榮叔歸含且賵在[illegible]年　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疏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又注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是畿內諸侯有喪得有含襚賵賻之屬今成風以外侯妾母王亦歸含且賵是於禮有加恩比畿內故稱王以見其近也白虎通崩薨篇諸侯薨使人歸瑞珪于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是賜命當在三年之後今越八年乃賜命直以夷狄遠之故經稱天子

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賈服曰姬氏成公之女（本疏）

案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九年）傳南冠而縶者誰也　服曰南冠楚冠（御覽六百四十二）

案司馬彪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十年）傳晉侯夢大厲　服曰公明之鬼（本疏）

案世本曰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衰史記趙世家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共孟當即公明字異聲相近書被孟豬夏本紀作明都是其証世本以公明共孟為父子非也夙衰同時衰不得為夙孫晉語衰為夙弟當得其實共孟當從世本為夙父史反以為夙子者史遷言世系往往牴牾也宣二年傳疏云世本夙為衰祖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則亦當據晉語為正趙氏先祖其人非一而服以為公明之鬼者以趙夙始受封邑雖不逮事景公有故臣之義不得仇君公明在武獻前所事之君當是昭哀與景公無君臣之分故得為厲此服以意斷之也

居肓之上膏之下　賈曰肓鬲也心下為膏（本疏）

案說文肓心下鬲上也此云鬲不云鬲上者素問云肓之原在齊下釋名釋形體云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是肓原在臍下而運于鬲上言鬲足該之矣說文列膏于腸肪之閒腸者大小腸也膏者肥也肪者亦肥也通俗文以脂在腰曰肪則膏即脂矣正義曰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首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杜依賈說）非也

（十一年）傳郤犨來聘　服曰郤犨克從祖昆弟（本疏）

案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犨也如彼文則犨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

吾不以妾為姒　賈曰兄弟之妻相謂為姒（本疏）

案正義曰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因即惑于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

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鄭及此註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爲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邵氏爾雅釋親正義曰孔氏之言非也婦人三從之義既嫁從夫若娣姒之名從身之少長不計夫之長幼則從夫之義謂何矣且孔氏所引禮文雅訓俱爲未嫁喪服傳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傳意謂兄弟之妻有嫂婦之稱

不可從母婦之屬也孔氏迺云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則不達于禮意矣釋親上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昆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于雅訓矣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殊不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娌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晰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故賈鄭杜氏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是也孔氏謂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愚謂孔氏之非邵氏辨之㝡是如以身年之長幼爲娣姒豈聲伯之母叔向之妻皆年長于穆姜伯華妻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至邵氏謂急言之則但稱爲姒亦于義未盡爾雅及喪服章區別兄婦爲姒弟婦爲娣正名之義也傳記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者時俗之稱也蓋其各由母族共事夫家居娣道以明謙相推曰姒傳亦就當時稱謂書之于册耳即如下稱上曰君後世則上亦以之稱下矣男子先生爲兄後世則年相輩者亦互稱矣稱謂變移不爲典要邵氏曰急言之但稱爲姒則急言之何不但稱爲娣乎似未合春秋時之習俗也

十三年傳寡人不佞　服曰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詞也本疏

案正義曰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有惡耳爲善敏捷是善佞爲惡敏捷是惡佞案佞說文从女仁聲大徐作从信省說文女部嬛材緊也婧一曰有才也嫛材也佞从女則與嬛婧嫛類故十六年傳諸臣不佞昭二十年傳臣不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夷吾不佞並以不佞爲謙則佞爲才矣此古訓也佞不止口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是故惡夫佞者孔注皇疏並云佞口才此隨文爲訓佞之一端也論語遠佞人晉語佞之見佞此鹽鐵論刺議所謂以邪導人謂之佞

是猶苦爲快亂爲治香爲臭佞之變義也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賈服曰廬之庶子（公羊昭二十三年疏）
案公羊傳欣時作喜時何休注喜時曹伯廬弟與賈服異疏以爲所見本異
（十五年）傳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服曰魚石卿故書（本疏）
案傳言魚石爲左師且是執政之卿故經書之也宋自襄公以前執政皆大司馬華督以太宰相變例也僖九年傳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聽政魚石爲子魚曾孫而爲左師當與華元共聽宋政元復石奔經書之者以其執政故也向爲人爲大司寇亦卿也與石出奔而經不書者以其非執政卿也

晉三郤害伯宗　賈曰三郤郤錡郤犫郤至也（晉世家注）
（十六年）經戰于鄢陵　服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傿陵杜預以爲即此鄢陵郡國志潁川郡隱陵春秋時日鄢劉昭補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理志陳留郡有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克段之傿與潁川之鄢陵有別續志所云恐未的也服斷以爲鄭東南地者伐鄭禦楚則越鄭而東而東南與楚遇當在鄭東南地矣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賈曰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本疏）
案春秋書列國執行人皆不言所舍之地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皆不言舍地此書之者明未至國也無罪見執是失所也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曰尊晉也若然則此季孫行父見執而歸不書至者可證晉受僑如之譖非理見執魯無可罪也
傳今楚內棄其盟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服曰外絕其好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義不建利也疲民以逞信不守物也（本疏）
案外絕其好服以爲刑不正邪者皇矣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親親則多（相臺本）志齊心一也若然則結好同志乃可除慝今楚外絕好是致刑不能正邪矣食話言爲義不建利者易繫辭曰理財正辭曰義荀爽曰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之正辭咸得其宜故謂之義也論語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易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墨子經曰義者利也崔憬曰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返之則必有辱也今楚食話言是失義而利不立矣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者禮記經解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今楚疲民以逞是咈民之欲以從已欲者也故爲信不守物杜氏注內棄其民云不施

惠而外絕其好注云義不建利瀆齊盟注云不詳事神而食話言注云信不守物奸時以動注云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注云刑不正邪正義曰杜以食話言是言之不信也快意征伐是刑之失所也故不從舊說若然則三者與服解相易至內棄其民爲不施惠瀆齊盟爲不詳事神奸時以動爲禮不順時當卽服義矣故正義不別出之服以上文云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六言以次順說令楚以下六事則內棄其民是德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當爲刑不正邪也瀆齊盟是詳不事神而食話言當爲義不建利也奸時以動是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當爲信不守物也尋繹上下文義服之

以次順注當非謬也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服曰賁皇伯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也（本疏）

案傳上文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此皆曰者申明上文指告之言晉楚之士皆在君側卽所謂公卒王卒也厚爲陳厚者陳卽陣古只作陳御覽兵部引諸葛亮軍令曰連衡陳者狹而厚是陣有厚薄之分也當者莊十三年公羊傳注猶敵也不可當言不可敵也正義曰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州犁耳愚謂賁皇惟以國士在楚中軍故請先分良擊其左右則以中軍不可敵挫其左右以動之也服只言君側之士不可當非謂楚槩不可當賁皇復爲此計與上文不相礙孔氏不究服氏皆在君側之言遽謂服言楚不可當是誣服也且皆字指賁皇州犁則承二人互告之文與傳上下文義相浹若從杜意則傳當曰晉侯之左右皆曰以別上文不得僅云皆曰矣

其卦遇復　服曰復反也陰盛於上陽動於下以喻小人作亂於上聖人興道於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本疏）

案此釋復卦義也復反也者鄭氏易注曰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也陰盛于上陽動

于下謂五陰在上一陽在下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荀爽曰坤爲衆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按此卽服云小人作亂于上聖人興道于下之象也萬物復萌者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白虎通三正篇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制度復禮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宋衷曰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是復理之旨也

射其元王　服曰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本疏
案復卦上坤下震初陽觸發射出于地故以取象
有韎韋之跗注　賈曰一染曰韎本疏賈服曰跗謂足跗注屬也袴
而屬於跗周禮司服疏
案詩瞻彼洛矣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爾雅釋
草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可以染絳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韎草
名齊魯之閒言韎韐此韐字鄭志當無之正義誤連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
人謂之蒨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急疾呼成韎是茅蒐合聲爲
韎詩毛傳曰一入曰韎入字從定本去韐字从阮氏校勘記此賈所本爾雅釋器
一染謂之縓縓說文云帛赤黃色縓又謂之縕鄭注玉藻云縕

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注云韎韐縕韍也士縕紱而幽
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儀禮士喪禮結于跗連絇
注跗足上也疏以爲足背莊子秋水篇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跗
析言則跗是足上矣司馬彪注跗謂足跗與服同注屬者周禮
函人犀甲七屬鄭云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鄭亦
云屬讀爲注以注屬聲相近也晉語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
韋注屬猶注也注訓屬屬亦訓注明二字同也儀禮士冠禮屬
於缺注屬猶著漢書楊雄傳集注云屬猶綴也詩常棣鄂不韡
韡箋云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是跗古文作不柎是
假借成二年傳三周華不注伏琛曰不音跗與詩鄂不之不同

則華不注之不卽跗古文是山之承足者爲跗注此戎服之被
足亦名跗注是當時有此名也袴而屬于足者袴說文作絝云
脛衣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
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晉語注兵服自要
以下注于跗若然則賈服云袴而屬于跗非以脛衣當之謂若
袴之連于跗舉袴以擬其狀杜云若袴而屬于跗蓋卽用賈服
舊注周禮疏引賈服注脫若字耳
察夷傷　服曰金創爲夷本疏
案夷卽痍之省文釋名釋疾病云痍侈也侈開皮膚爲創也眾
經音義引通俗文體創曰痍說文刅傷也从刃从一創刅或从

倉今字作創又刱之變金傷爲創則通俗文之體創曰痍是金
創矣月令命理瞻傷察創注創之淺者曰傷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曰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
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家國聞白國佐爲魯
請逆本疏
案知叔孫豹先在齊者以此年傳云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
而立之又昭四年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宣伯奔齊餽之宣
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
故知叔孫豹先在齊也經稱會齊國佐伐鄭故知從國佐在師
也豹自思僑如之敗而去非背叛者比故聲伯仍得使之而豹

亦不忘父母之邦以其情聞于國佐爲魯逆師正義曰若豹以前在齊則非復魯臣聲伯止可因之以請不得云聲伯使豹聲伯安得專使背叛之臣也又聲伯豈無魯人可使而崎嶇艱險遠使他國之人乎今傳言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耳下云聲伯食使者而後食不言食豹而言食使者明豹因請逆遂即不還還者豹之介耳於時魯師在鄭從鄭向齊塗出於魯豹必過魯乃去故得宿于庚宗彼傳因言宿于庚宗遂說娶于國氏生二子耳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豹之避魯雖無歸年而襄二年始見於經豎牛已能奉雉故杜以爲此年去彼年歸故下注云傳因言其終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

婦人適齊娶于國氏生二子於是繼之曰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必召女召女何如曰願之久矣是生二子在宣伯奔齊之前敘次甚明且曰願之久矣則望歸本國已非一日若然則宣伯奔前豹已在齊取妻生子是已久處可知故使請逆時服知先在齊也如杜云僑如作亂豹因奔齊如孔氏謂二子之生必在僑如奔後是顯與昭四年傳牴牾矣夫豹之去當以知穆姜僑如之事適齊避禍與背國出奔者有別故聲伯使之請逆仍以魯臣待之孔氏加以背叛之目尤與傳意相違矣至豹始見于襄二年經亦因事見名其實歸即在僑如奔後也下文云十月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可知是一時事也杜云傳于此因言其終蹤傳文以就已說若據昭四年傳文斷穆子前在齊至是而請逆晉師則前後無支離之說矣孔反執杜難服可云習非而遂迷者也

宋齊衞皆失軍　服曰失軍失其軍糧本疏

案據服說疑服本軍作餫說文餫下云野饋曰餫段注黍苗箋云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可證餫爲運糧思按餫从食軍聲故服曰軍糧若本作軍字則糧爲贅文矣

十七年經九月辛丑用郊　賈曰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本疏

案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本二傳爲說云諸書用者如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傳曰非禮也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皆曰非常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傳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經諸書用者皆不宜用也反于禮者謂違禮也

傳懼不敢占也　服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詩渭陽疏

案惡瓊瑰爲贈死之物者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文五年公羊傳曰含者何口實也何休註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說文琀送死口中玉也按古者含惟用玉石天子

用玉見典瑞士用貝見士喪禮此瓊瑰渭陽毛傳曰石而次玉應劭曰瓊玉之華也故詩言石之似玉皆以瓊冠之如瓊玖瓊琚瓊瑤瓊華瓊瑩瓊英及此瓊瑰是也不得如杜說以瓊爲玉以瑰爲珠也且何休謂天子以珠珠亦當以玉爲之洪氏亮吉釋珠云玫珠字从玉皆以玉爲之周禮玉府掌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是也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以玉

石之白青黑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蠙珠由此推之則天子所含周禮言玉舉其質禮緯言珠言其形其必以玉爲珠所以別于諸侯所含之璧形而小耳杜氏分瓊瑰爲珠玉不特不明于古之名珠卽以玉爲之且珠玉雜含有是理乎至其以瑰爲珠者說文云玫瑰火齊珠文選子虛賦注引晉灼說同是杜所本然必玫瑰連文乃爲珠如此之瓊瑰連文則必當爲似玉之石乃於大夫贈死之物爲稱聲伯夢食瓊瑰合其所含之等故惡之也占謂占夢周官有占夢是也但占必言夢而始占之聲伯不敢占故服以爲不敢言也

公遊于匠麗氏　賈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晉世家注）

案知嬖大夫在翼者國語國人勿蠲遂殺諸翼又曰圍公于匠麗氏合此二文則匠麗在翼明矣

（十八年）傳辛未朝于武宮（本疏）

案杜本作辛巳正義曰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案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卽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言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氏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卽朝于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日矣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

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本與服氏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爲誤而強欲通之爲非耳正義謂逆日卽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爲誤則偏袒之失愚謂臧氏說是也僖二十四年敘文公之入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是入國而後翌日朝廟具有成例豈悼公之入越十有二日而始朝廟乎杜本作辛巳當因國語文而改不知正誤文也

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服曰司士主右之官（本疏）

案周禮有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其職非此車右之類不得屬車右服所謂主右之官蓋卽周禮司右以上士下士爲之

者也司右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此傳下云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則此官與周禮司右所掌相類矣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一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元年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賈曰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於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本疏

案正義曰傳惟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

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與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以上孔疏案入郛當告而書之今不書者以傳例聲罪致討曰伐鄭從楚同伐彭城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虛朾雖爲救宋實先以伐鄭之故令之諸侯矣及入郛敗鄭略而不告故不書於經

敗其徒兵于洧上　服曰洧水名鄭世家注

案鄭語主芣騩而食溱洧是鄭有洧水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
城自注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二年〕傳是棄功與言 釋文
案杜本作棄力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臧氏琳曰當從服本作
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賈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
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
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 疏本服
曰以組綴甲 初學記二十七
案考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謂上旅

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
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又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疏
云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然則凡甲聚衆
札爲之鄭讀屬如灌注之注謂其相連注也太元二掜比札爲
甲是札必相比而後爲甲其相連比必綴以絲帛之類詩叔于
田序繕甲治兵國策綴甲厲兵越絕書吳內傳云越王反國皆
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詩閟宮貝
胄朱綅疏曰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於甲之所用故云
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孟子盡心注縷紩鎧甲之縷
也凡此皆爲綴札之證傳云組甲故賈服皆云以組綴甲管子

五行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貫猶綴也說文綴
合箸也从叕系段氏曰聯之以絲也會意禮記內則織紝組紃
疏曰組紃俱爲條也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采蘋序箋釋文組
綫也疏曰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雜記紃以五采注紃施諸
縫中若今時條也若然組綴甲謂以薄闊如條者施諸縫中耳
賈云車士服之者司馬法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故乘車稱士謂
車士服此組甲耳被當從說文作紴說文紴條屬讀若被又云
練湅繒也湅繒卽考工記之湅帛是已湅之帛謂之練此蓋以
練爲紴而以綴甲云被練者猶司常云通帛雜帛矣步卒服之
者以被練者有三千人故知是步卒也云凡甲之所以爲固者

至尊者所服賈明以製甲精粗之分爲服甲尊卑之等也說文
竅空也廣雅釋詁云盈充也蓋札相連比綴不密則空矣故紩
之必充滿其空而後甲固周禮牛人注任猶用也晉語注力功
也任力謂用綴屬之功裂繒爲紴是條屬之闊者故盈竅之功
半於綴組組既織文爲之正義云薄闊爲組較之紃爲闊較之
被練則陋矣故盈竅之功比被練爲密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
縢孔晁注縷繩甲不以組足徵組甲之當盡力也尊卑所服卽
由此判杜云被練練袍正義曰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
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愚謂孔氏以文不言甲必非
甲名則文不言袍杜何由必知是練袍乎韓非子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練甲卽此被練之甲非精練之甲秦能得韓都則甲之不練可知是被練之爲甲明矣此不稱甲以已舉組甲則此可不煩明指矣惠氏士奇云少儀曰國家靡敝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纓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於被練故凶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空惌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建一官而三物成　服曰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疏

案三賢謂解狐羊舌赤祁午

亂行於曲梁　賈曰行陳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夏官序官行司馬注行謂軍行列賈訓行爲陳者陳亦列也說文陳作敶云列也今字皆作陣

魏絳戮其僕　賈曰僕御也同上

事君不辟難　服曰謂敢斬陽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本疏

案禮記表記事君軍旅不辟難疏曰不辟危亡之難也絳之徇心如此故斬陽干之僕敢於犯死爲之耳

使佐新軍　服曰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疏

案晉語言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彘恭子將新軍使令狐文子佐之注云文子魏頡之子魏顆也又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據國語所云魏絳直代魏頡而魏頡未嘗離新軍佐也今以服意推之知國語文不具也魏頡始爲新軍佐及呂宣子卒彘恭子以新軍將升佐下軍頡以佐升將故趙文子得佐新軍也及魏頡卒則趙武升爲將而魏絳代趙武爲佐矣九年傳云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者也

四年傳　恃其射也　賈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書五子之歌疏引同惟無嚳字

案說文弓部𢏚下云帝嚳射官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今作羿羿之俗羿之先祖亦稱羿是先王射官並得稱𢏚云帝嚳賜

羿弓矢者本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帝俊卽帝嚳據史記五帝本紀堯爲帝嚳子故堯時亦有羿見淮南本經訓

武不可重　服曰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

案呂覽貴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訓重大任言大用也

戎狄荐居　服曰荐聚也本疏

案杜云荐聚也正義曰服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案見齊物論卽荐是草也服言是愚按荐服本作薦說文薦獸之所食草从廌艸管子八觀薦草多

衍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郎本
傳義尤可證古本作薦劉炫本亦作薦所引莊子文景帝紀如
氏注引作麃鹿食曰薦莊子音義出薦字引司馬云美草也崔
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今翻宋本作薦是劉
炫所引當作薦不作荐荐薦通詩饑饉薦臻郊祀志引作荐臻
節南山疏云薦與荐文異義同則正義本自作荐爲薦之異體
併服本劉說皆改從定本耳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服曰言子罕不阿同於亦逐樂轡以正國
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
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疏

案呂覽貴公篇不阿一人注阿亦私也不阿言不私也詩烝民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疏云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
剛者則吐出之今子罕始欲正刑終則忍辱服故以茹柔吐剛
擬之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正義曰杜以春秋
之世君弱臣强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爲國向戌欲益華臣子
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爲大尤知傳載此言是
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愚謂杜氏所言正春秋之
弊習後世所大戒也傳記善惡以詔來茲如子罕之忠志不卒
忍忿偷安斷無反善其得安之理孔氏袒杜誣傳失史救矣
八年傳孫擊孫惡出奔衞　賈曰二孫子狐之子本疏

案正義曰相傳爲此說也
九年傳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服曰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
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本疏
案皇父充石見文十一年傳在宋武公之世杜氏云皇父戴公
子充石皇父名宗卿者成十四年傳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杜云
同姓之卿皇父戴公之後故曰宗卿哀十八年正義引世族譜
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程公說春秋分記引世族譜皇鄖瑗從父
昆弟與此云十世宗卿之子世次參差未審孰是爲人傳不見
名服所據想是世本文也椒是鄖字爲大司馬者正義曰車馬
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必是司馬也

使西鉏吾庀府守　賈曰鉏吾太宰也本疏
案賈知鉏吾爲太宰者以庀府守知之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
府皆統於太宰今所使既皆六官之長則庀府守當是太宰矣
劉炫以爲府庫守藏於義爲長正義駁劉說云百司府藏已屬
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
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上云官庀其司司字原兼百司
若此文云庀府守自指府庫之所藏杜以府爲六官之典六官
之典亦府所藏然官庀其司所庀當已及之此言府守則宜指
財幣言故文次於後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
司草司器司貨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宋承殷

後則府守猶是舊名其爲府庫守藏復何疑乎

閼伯居商邱　服曰商邱地名 詩商頌譜疏

案釋例曰宋商商邱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顧氏棟高曰今爲河南歸德府之商邱縣城西南有商邱周三百步世稱閼臺

相土因之　服曰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湯以爲號 同上○本疏引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天下號

案史記殷本紀殷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是相土爲契孫詩長發相土烈烈毛傳亦曰契孫也因者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謂代有其商邱地也湯以爲號

者詩疏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言湯後得天下卽本商邱之商以爲號也又引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因以爲國號與服此注同詩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如詩言商之名不始相土是湯用商因契非因相土而服以爲因相土者就傳文立義耳蓋契之初封史記集解引鄭君云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也是也逮至相土遷閼伯之墟其地本不名商邱則由後追書耳若然契之封商子孫世以爲國號至湯遂爲有天下之大號詩明云立子生商鄭故箋爲湯因之證此傳祇敘相土服故以爲因相土不及契傳所無也其實因相土卽因契言各有當非違詩辭至王肅每與鄭異不顧詩頌史記之明文其注書序體例與服注傳本異而必從服說者此則義同而意異也

棄位而姣　服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 本疏○釋文姣徐又如字服氏同

案杜云姣淫之別名與服異服以姣效皆從交聲故讀姣爲效小爾雅廣義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禮記坊記云君子刑以防淫是淫爲小人之事故君子制刑防之穆姜淫於僑如故自言如此

肆眚圍鄭　服曰放鄭囚 本疏

案書舜典眚災肆赦史記五帝紀注引鄭注云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患則赦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傳曰肆失也眚災也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公羊傳釋文肆本或作佚是肆爲放赦縱佚之義服以軍中行法如祁瞞奸命之僑先歸干僕亂行皆徇以軍法豈反有赦過之事且肆以縱逸爲義施之己軍文尤不順故以放鄭囚爲義也正義曰按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按諸侯師起鄭必設備苟無所獲豈能遽門于鄭及師之梁乎若云必戰而後有囚則十一年敘圍鄭之事不過曰觀兵于鄭南門東門而已

亦未嘗有戰事而傳明曰救鄭因此又何說軍禮獲則獻俘而
此縱之者二十六年傳楚聲子述靡谷之役曰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杜云欲使楚知之則此之縱逸亦欲其歸洩軍令
以懼鄭志故下文著之曰鄭人懼乃行成軍之善謀容有然也

若三分四軍　賈曰三分四軍爲十二部本疏

案晉中上下及新軍爲四每軍各三分之三四爲十二故云十
二部也文選羽獵賦注部軍之部伍也

冠而生子禮也　賈服曰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

案公羊隱元年傳疏云依八代記郎少昊亦十二而冠則知天
子諸侯幼郎位者皆十二而冠矣是以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

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
弁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書金縢鄭注云弁爵弁天
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士冠禮疏云大
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攷左傳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
亦十二而冠賈說與古尚書說鄭義並合

以先君之祧處之　服曰祧謂曾祖之廟也本疏○儀禮士冠禮疏引以祧爲曾祖禮記祭法疏引曾祖之廟曰祧

案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
讀爲祧禮記祭法設廟祧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
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諸侯無祧大夫可知乃儀禮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此云先君
之祧昭元年云其敢愛豐氏之祧鄭注聘禮云遷主所在曰祧
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是對客舉
廟例得稱祧故祭法疏曰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
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明廟祧得通稱士冠禮疏曰服虔注以
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衞冠于衞成公之廟成公衞曾祖故
以祧爲曾祖廟是服亦以廟祧得通稱循傳文立義耳

冠于成公之廟　服曰成公衞之曾祖本疏○儀禮士冠禮疏無之字

案史記衞世家成公卒子穆公遫立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
卒子獻公衎立云衞曾祖謂成公爲獻公曾祖也

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服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疏

案質誠者國語楚語忠信之質注質誠也此常訓周禮司盟凡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盟
辭誠則明神鑒之今要盟而無忠信故神弗臨也詩大明上帝
臨女箋云臨視也

十年傳會吳子壽夢也　服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
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

案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禮記王
制南方曰蠻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荆蠻是吳在南而云蠻夷者

渾稱之耳猶楚子囊言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也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曕彼洛矣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閒言韎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憎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書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

其將不免乎　服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廣雅釋詁免脫也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書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詩旣醉疏引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服云不以壽終者以二人改其常度不得至老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皆不脫罪禍也起本猶杜云張本

抉之以出　服曰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本疏○按杜本連下門者爲句服本門者下屬

案木撅撅字當爲橛說文橛弋也弋橛也橛弋轉相訓則橛弋一物也御覽兵部引張揖埤蒼曰棋大弋也爾雅釋器樴謂之杙大者謂之棋太公六韜曰鐵環閘弋三尺三寸是軍中有弋明矣十七年傳以杙抉其傷而死是用橛弋者皆曰抉矣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愚按抉而舉之卽服所云以木橛抉使舉也

親受矢石　服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

矢貫之石砮本疏

案說文箭矢也鏑矢鏠也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李巡注鏃以金爲箭鏑也釋名釋兵云矢指也又謂之箭其本曰足又謂之鏑齊人謂之鏃說文鏃作族矢鏠也鏃利也箭鏑卽矢鏠也云古者以石爲箭鏑者書禹貢荊州梁州皆貢砮說文砮碆石可以爲矢鏃是古鏃以石後世易以金傳云矢石服故舉古制以證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魯語文引以明古有此矢石也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服曰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

案傳書而經無文故知其爲內恥諱也
以位序　服曰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疏
案鄭之七穆皆爲世卿此時如子良之子子耳子游之子子蟜子罕之子子展皆父死子代者今子孔使以位次相循由下歷上則故卿之子局於資格不能驟躋父位共聽國謀數年之閒舊卿漸喪繼位無人獨秉國鈞操縱在手其爲擅權之計至深矣正義曰若如服言惟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不知門子一途亦雜厠於大夫諸司之閒則三事庶職人冗而途隘矣故亦弗順

十一年　經同盟于京城北公羊疏
案杜本作同盟于亳城北公羊傳作同盟于京城北釋文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氏棟曰亳城當依服氏作京城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傳七姓十二國之祖　服曰背主盟不自數本疏
案周禮廩人注數猶計也
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服曰三師鐘師鎛師師字依宋本增入磬師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本疏
案周禮春官磬師掌教擊磬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下文云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故知爲此三師也古者樂師有專藝論語云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知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者亦以下敘鐘鎛磬之次第知之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服曰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本疏○晉世家注略同
案會于戲當作盟于戲亳城北服本作京城北孔改服就定本也晉語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韋昭注不數城棣與戍鄭虎牢以合於七也

十三年　傳不猶愈乎　服曰愈猶病愈本疏
案說文瘉病瘳也愈卽瘉字方言病差謂之愈說文無愈有愉愈疑愉之隸變
十四年　傳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服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作國閒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子臧負芻庶兄吳世家注
案何休公羊昭廿年傳注以負芻爲喜時庶兄喜時卽子臧則負芻爲兄子臧爲弟以季札之語推之似然今云負芻庶兄服

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
不獲成焉　服曰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
案莊十一年傳皆陳曰戰公羊莊十年傳注合兵血刃曰戰今
兩師未嘗合鬭故云未成戰陳之事
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
子從之　服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宴
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從之從公於囿衞世家注
案說文誡敕也敕誡也二字互訓服故以敕釋戒儀禮燕禮云
燕禮小臣戒與者是戒小臣事此云獻公戒之者燕是禮食故
小臣戒之此戒二子食即玉藻侍食於君之食故公得親戒之

然二子皆朝服而朝隆君賜若禮食然也宴食者明非禮食宴
即禮經之燕禮經恆作燕傳恆作宴各書之例也孔氏曰曲禮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元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
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
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
甚大衞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
敕戒二子欲共爲宴食宴食者閒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云
皆服朝衣待命者朝衣即朝服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朝服
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天子與其
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
以日視朝賈疏此約玉藻而知彼皆不言臣鄭兼言臣者欲見
在朝君臣同服若然則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亦當朝
服公食大夫禮云賓朝服他國之臣當食禮猶朝服則本國之
臣雖不當食禮亦必朝服故二子朝衣待君命也旰爲晏者說
文旰晚也列子湯問注晏晚暮也旰晏皆日晚之名囿者說文
云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囿周禮地官序官囿人注囿今之
苑時公之囿故二子從之呂覽慎小篇說此事曰鴻集于囿虞
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似二子不從公
也傳紀雜書不足徵也
孫文子如戚　服曰戚孫文子邑也同上

案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云衞邑在頓邱衞縣西顧氏
棟高曰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林父以戚如晉蒯聵自戚入衞
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衞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
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曰戚田晉衞縣爲今東昌
府觀城縣在開州東接界
師曹請爲之　服曰師曹樂人同上
案禮記樂記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大戴記保傅篇工誦正諫
注工樂人也然則師曹爲樂人卽禮經所云工也
見蘧伯玉　賈曰伯玉衞大夫同上
鄄人執之　服曰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本疏

案孫氏既敗公徒追公益急郰人乘閼執之明郰不背公故公先如之至是奔齊追急郰人猶助公執追者以脫公於阨也

射兩軥而還　服曰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本疏。詩小戎疏引車軛下有也字兩邊作兩軛

案說文軥軶下曲者軶轅前也段注軶木上平而下爲兩坳加於兩服馬之頸是曰軥軶隸省作軛詩韓奕作厄士喪禮今文作厄毛傳云厄烏噣也小爾雅廣器作扼云衡扼也扼下者謂之烏啄釋名作扼釋車云槅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若然軛是大名其軛下叉馬頸謂之軥亦謂之烏噣烏噣亦作烏啄服云軥車軛者以軛與軥同體也

王室之不懷緊伯舅是賴　賈作不壞服曰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本疏。釋文壞服本作懷

案詩時邁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也禮記學記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注懷來也安也詩既懷柔連文而懷又有安義故懷訓爲柔也說文緊戟衣也引伸之有覆蔽之義故以蒙訓緊方言蒙覆也廣雅釋詁賴恃也說文恃賴也是賴恃轉相訓服以王室東遷不能懷來列國匡正王室實齊桓倡之故此言爲指齊桓正義引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太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案上文云世胙太師自推太公後言之且太公輔周之時周道方昌諸侯震疊不容言王室不懷也繹其辭意不能懷來自指東遷以後而齊桓實首尊周室此云伯舅斷指桓公無疑若東遷以前夷厲之世王室亦有不懷此時齊之先君無功於周不當數也服謂賴桓匡正深得賜命之意至杜本懷作壞則云王室之不壞唯伯舅是賴是言王室幾壞而賴伯舅以不壞也豈非亦指齊桓若太公時正開國之初何容計及壞與不壞乎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都人士疏

案禮記緇衣引詩彼都人士至萬民所望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詩疏云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然則服云逸詩者以三家詩無此詩也云都人士首章有之者從毛氏本也

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　服曰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本疏

案周禮保氏鄭司農注五射有參連之名故知此連尹爲射官也正義曰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愚按周禮射人禮經司射不過詔相射儀主察射事不必精此藝者乃授此職若以爲棄能不用非官人則宣十二年傳稱楚莊百官象物而動楚之能官人者此時爲盛乃襄老實爲連尹不使養叔爲之何獨於此傳疑之

乎
富而後使復其所　服曰富賣玉得富周禮大宰疏
案周禮賈師凡國之賣價注價買也說文價爲覿之正字出部
賣云出物貨也
十六年經戊寅大夫盟　賈服曰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本疏
案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
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傳諸侯會而曰
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賈服云大夫專而君失權卽本二傳爲文實以申明左氏傳也
傳曰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

在偃擅使諸大夫盟以君臣不敵故使諸大夫盟高厚詳傳文
使是荀偃使也諸大夫承荀偃頤指國君咸在竟爲戊寅之盟
經既列敘諸侯會于溴梁繼之曰大夫盟所以明大夫之專也
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
亦謂君失權也正義曰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尋繹此傳並無君
使之文孔欲難賈服故違傳文恒此類也
十七年傳使夙沙衛唁之　服曰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載馳疏
案說文唁弔生也詩曰歸唁衛侯詩何人斯疏弔生曰唁
抑君賜不終　服曰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

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
不如葢之　服曰葢覆葢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葢不義之人
故尤之本疏
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師古注曰葢謂覆掩其事也文十八年
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隱元年傳多行
不義言左師不能逐華臣而反覆掩之故尤之也
爲已短策　服曰策馬捶也本疏
案說文策馬箠也是捶正字作箠箠說文云所以擊馬也捶說
文云以杖擊也捶亦是擊故此稱馬捶
十八年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曰卯酉以

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本疏北風無
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周禮保章氏疏
案惠氏棟易漢學本乾鑿度周禮太師役鄭注韋昭注定爲鄭
氏爻辰圖以所列推服義知卯酉以北律呂爲無射應鐘黃鐘
太呂太簇也以南爲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也卯爲夾鐘酉
爲南呂在十二律之中亦當數之而服舉卯酉以北以南因卯
爲春門酉爲秋門於位居東西之次故舉以指明南北律呂之
分其實卯酉亦在律呂中也云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
以南者北風內有夾鐘可證服本連卯言之言自戌至卯皆爲
北也至姑洗以南服當云姑洗南呂以南言自辰至酉皆南也

疑周禮疏脫去南呂二字至本疏所引卯酉以北以南者以所引注文不全故不明也云南風北風者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不卽否字）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若然周禮統言之曰十有二風師曠分南北之律呂吹之則爲南風北風鄭云其道亡矣是鄭君尙所未審後學妄測之如此云律氣不至者保章氏疏云師曠曰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卽氣也然則言律氣不至明風不至也死聲多者保章氏所云乖別是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卷十二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十九年　經公至自伐齊　賈曰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本疏

傳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賈服曰刺晉偏而魯貪本疏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　服曰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聲懿謚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公羊莊十九年傳姪者何兄之子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詩韓奕諸娣從之此聲姬爲媵故從懿姬歸齊也顏鬷爲母姓者姬是父家之姓宮中諸姬無以相別故各繫以母家之姓蓋二姬之母一娶於顏一娶於鬷也廣韻二十七刪顏注云又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馬鬷戾然則二姬之母當是內娶於國如莊公娶孟任也聲懿謚也者周書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柔克爲懿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者周禮太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謚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是生後乃得謚傳舉謚足證從死後追敘之也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　服曰諸子妾生子也二子宋女牙公子牙戎子子牙養母也

許之齊侯許之同上

案妾生子者生當是姓之誤諸子是妾而姓子也子是宋姓故知爲宋女

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曰立長爲常明刻本長作嫡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閒犯謂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齊世家注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不可黜也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光是聲姬所生不得爲嫡鮑本作長是也白虎通封公侯篇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云立長爲常者三十一年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今懿姬無子則光以立長當立故云常也閒訓犯者閒讀如惎閒王室之閒爾雅釋詁犯勝也言光列於諸侯皆知其爲太子矣欲以勝諸侯則事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者三年盟雞澤五年會于戚是年救陳九年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會吳于相十一年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會于蕭魚光皆與其列故曰數從諸侯專訓獨者論語不能專對注專猶獨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注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言光數與會盟攝君而行則比於諸侯矣不可獨狥已欲而黜之

難成謂閒諸侯難犯不善謂廢常不祥也祥善釋詁文

遂東太子光　賈曰徙之東遂齊世家注　服曰東徙之東鄙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禮記王制不變移之遂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東遂葢東遠郊之外周禮遂人五鄙爲鄙書文侯之命疏引鄭注鄙邊邑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注鄙郭以外也東鄙東之邊邑

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服曰微隱匿也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說文微隱行也从彳敚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爾雅釋詁隱匿微也是微匿隱轉相訓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注病謂疾困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注疾困曰病此云疾困者是以困釋病也知立爲太子者時君猶未薨也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服曰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

案婦人從人者也禮記郊特牲文彼文云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不爲制刑者言婦人非無刑事特刑皆爲男子而設不專設婦人之刑之制耳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刼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詳五刑之立惟

宮刑兼言男女餘刑皆主男子足證不爲婦人制刑矣禮記文王世子注犯猶干也說文惡過也男子之刑五刑之屬也言婦人之刑既不專設若有干犯過惡卽準男子之五刑刑之今時所謂比照矣鄭注司刑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宮特分男女者以男女異體故刑不得同其他不言者明刑雖爲男子而設若婦人有惡無別立之刑其墨劓刖殺並得同也若然杜言婦人無黥刖之刑失之且傳言無刑者統言不爲婦人立刑制耳不得祇言無黥刖也

見衞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賈曰衞下與齊侯語齊侯以衞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衞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疏本）　服曰齊欲誅衞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衞衞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衞之守高唐者衞無恩信故令（疑當作今）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疏本）

案余氏蕭客五經鉤沈引御覽五百四十三所載傳注以爲服注檢御覽不標服氏其所引注葢杜注非服注孔氏曰杜于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是御覽自引杜注杜注又本賈注故據杜注爲賈義焉衞下與語者謂下至城外與齊侯語齊侯以衞告誠者爾雅釋詁誠信也揖而禮之者周禮太祝先鄭注今時揖是也說文云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儀禮鄉飲酒注推手曰揖聘禮公揖入注揖禮羣臣是揖爲禮也齊侯以揖讓加衞欲使衞屈服而生之衞志在于死不從齊侯之揖而仍登城特牲饋食禮注順猶從也服云齊欲誅衞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者此服辨賈注之失也仲博者彭汪之字見釋文序錄服引其說也衞慙而下衞恥見齊侯而下城內非下至城外也云問衞之守高唐者明非問衞也衞無恩信故今守者以無備告明以實告之也齊侯善其言故揖之者明揖守者非揖衞也乃命士卒登城者明非衞登城也此說近之者服謂彭說近于理也

孔成子　服曰衞卿孔烝鉏（衞世家注）

案世族譜云孔成子孔蒸鉏孔達孫

〔二十一年〕經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賈曰稱名罪其偪（疏本）

案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書其族也又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故賈以稱名爲罪云偪者據傳文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也然傳所云偪非偪公特二子畏其偪耳故又明之曰非其罪也如賈所云于傳無徵未審斯旨

〔二十一年〕經　賈曰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卅一年傳疏）

傳子盍詰盜　服曰盍何不也本疏
案盍說文作盇正義引鄭君說同
二十一年傳若不恤其志而以爲口實　服曰口照宋本增實謂譏讓也本疏
案說文云譙讁問也讓相責讓也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賈曰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
來奔故書本疏
案正義曰杜從賈說
傳禮爲鄰國闕　服曰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儀禮聘禮疏
案杞孝公爲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傳祇云爲鄰國闕
見鄰國猶闕況甥之于舅乎傳意所包服爲申之杜云諸侯絕
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服曰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
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案云不書慶氏以陳叛者傳言而經不書也傳言楚屈建從陳
侯圍陳是二慶由楚人圍之而殺之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慶
寅不書楚圍者見二慶爲衆所惡非見殺於楚是不成其肆志
也元年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
且不登叛人也登者成也此服所本
納諸曲沃　賈曰曲沃欒盈之邑齊世家注
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曰下軍輿帥七人本疏

案欒盈下軍佐故下軍輿帥與之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
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言是
欒魴傷　服曰魴盈之子本疏
案杜云魴欒氏族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賈
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胠本疏
案詩行葦以引以翼箋云在旁曰翼史記李牧傳多爲奇陣張
左右擊之是行軍有左右爲翼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後
漢岑彭傳注凡軍在前曰啟御覽兵部引開元文字指歸前曰
啟則啟不定是左翼之名正義曰賈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
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啟胠是在旁
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爲先知
啟是左也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　服曰司馬法謀帥篇曰大
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本疏
案引司馬法文證大殿之名也晨殿音相似者殿說文作殿从
殳屍聲古讀殿如屯周禮地官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
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是也屯晨
音相似故殿晨音亦相似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也
爾雅釋訓殿屎呻也並以音相近爲義

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賈曰朝歌晉邑孟門太行皆晉山隘 齊世家注

案地理志河內郡朝歌自注曰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是朝歌本衞地此時屬晉顧氏棟高曰在今河南衞輝府輝縣司馬貞謂在朝歌東北高氏曰太行元和郡縣志大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連亘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即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第七蒲陰陘此四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以今日之地大行陘在懷慶府城北白陘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即古朝歌齊之入孟門蓋入白陘也殷紂之國左孟

門右大行蓋以紂都朝歌大行如屏擁其西北二陘分列左右可恃以爲固也是時齊輕兵深入既取朝歌則分兵爲二部一入白陘一登太行也案淮南墬形訓言九山有大行孟門高注孟門大行之限曹孟德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劉孝標絕交論云世路險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喩交道特舉二山以其險也故云皆晉山隘文選東京賦不恃隘害薛注隘險也

張武軍于熒庭　服曰張設旗鼓也 本疏

案周禮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故服知張設旗鼓以示武也廣雅釋詁張施也施亦設也

帥東陽之師　服曰東陽魯邑 本疏

案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進知東陽爲魯邑也東陽之師即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賈曰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 本疏

案正義云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

以公鉏爲馬正　賈曰馬正家司馬 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鄭注卿大夫之采地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此馬正當是家司馬之異名定十年傳公南爲馬正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或稱馬正或稱司馬實一官也

閔子馬見之　賈曰魯大夫閔馬父 同上

案閔馬父見昭二十六年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服曰石砭石也 南史五十九

案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東方其治宜砭石是以石刺病爲砭因即名其石爲砭石一名鍼石東山經高氏

之山其下多箴石郭云可以爲砭針治癰腫者素問以東方砭石南方九鍼並論葢對例言之若散言之則石爲砭亦爲箴也

夫石猶生我　服曰夫謂孟孫也本疏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與杜氏異

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服曰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

案臧孫阿順季武之意廢公鉏立悼子是作事不順理也孟氏立庶卽指立羯事然羯之得立由于公鉏葢公鉏猶挾臧孫之怨故傳言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則孟氏立庶非臧孫所欲矣臧孫惡孟氏立庶故入哭甚哀多涕葢亦知立庶之非而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不恕也

二十四年傳太上有立德　服曰伏羲神農本疏

其次有立功　服曰禹稷本疏

其次有立言　服曰史佚周任臧文仲本疏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服曰焚讀曰僨僨僵也釋文本疏○爲生齒牙僵仆其身本疏

案焚僨音相近說文無焚字一切經音義二焚古文㸑燌二形同則焚古文燌與僨形相近服故讀焚曰僨僨僵爾雅釋言文桂海虞衡志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災也是象遭僵斃以齒牙也

部婁無松柏　服曰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

案說文附字引春秋傳附婁無松柏是左傳古文部作附附與部古字通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服以部婁喻小國者說文云附婁小土山也風俗通山澤篇引傳亦作培塿云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爲部矣是部婁者卑小之阜故喻小國上文云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等也故服云不與大國等承上意也

二十五年傳齊棠公之妻　賈曰棠公齊棠邑大夫齊世家注

案棠當是孟子發棠之棠顧氏棟高以爲棠後譌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葢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史皆曰吉　服曰皆二卦本疏

案二卦謂困與大過也

乃爲崔子閒公　服曰伺公閒隙齊世家注

案說文無伺字新附字有之伺古作司荀子議兵掎契司詐注司讀爲伺漢書高五王傳以爲物而司之得勃注司者察視之

是也荀子王霸曰欲司閒注司閒伺其閒隙

公拊楹而歌　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同上）

案拊釋文云拍也史記作擁柱而歌則史遷以拊爲擁公以姜氏既入室已在外俟姜或不知故歌以告之爾雅釋詁云命告也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服曰言不能親聽公命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

案崔杼以病居內公之眞僞莫能親辨其室又近公宮恐淫者詐稱是公爾雅釋詁詐僞也云崔杼之宮者僖二十八年傳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大夫士之室古得稱宮也

陪臣干諏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曰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之命扞禦謀淫之人（本疏○釋文干服音如字掫服本作諏子須反諏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

案干扞爾雅釋言文諏謀釋詁文言受崔子命卽傳云不知二命也扞禦謀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跡故稱爲謀淫之人服以扞禦訓干以謀淫之人訓諏淫者則服本當是陪臣干諏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義以服爲謬說不知杜本作掫服本自作諏師讀異授各據其本之字詮釋不得指服爲謬說也釋文云今傳本或作諏是从服本又云猶依掫音是讀又从杜義也此由六朝以來不別兩本字及音義並異致有字从服本音從杜讀以牽合之者則後學之誤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賈曰聞難而來（齊世家注）　服曰謂公義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同上）

案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死社稷卽公義爲社稷而死也又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疏云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五經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案孔氏謂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

皆通也若然如太王去國正以圖存社稷故綿之詩紀遷周之事曰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以舊國既遭寇難不能保其社稷避地自存又可復營新制是雖曰去社稷其實公義爲社稷而亡也言必如是之君臣始得或殉難或從亡也

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本疏）

案服以私暱爲私近者說文暱日近也爾雅釋詁暱近也言君以縱欲死亡私近之臣從君之欲者也則亦當隨君死亡

舍之得民　服曰置之所以得人心（同上）

案廣雅釋詁舍置也此常訓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　版正内

執簡以往　服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儀禮聘禮疏

案古文蒼頡所造大篆史籀所著說文序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古文與大篆不同而此云古文篆者說文序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目古文段氏玉裁曰孔子書六經以古文者以壁中經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者於張蒼所獻知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于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

卽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已包大篆也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偁大篆之證故服云古文篆書也說文簡牒也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本書杜氏春秋序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然則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蓋亦渾言之耳獨斷又曰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氏曰鄭元注論語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鄭注尚書曰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所受字數多寡不同而服云一簡八字者以二十年傳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藏在諸侯之策則當加衞字及君之名是字數不止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八字也不止八字而云在策可證一簡所容者八字若八字以外則當書策服或據此以謂當時簡書之數

下車七乘　服曰下車遣車也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檀弓疏○本疏引下車遣車也

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注遣車一名鸞車車僕大喪廞革車注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注皮車遣車之革路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注鸞車

巾車所飾遣車也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若然則遣車是明器當如法度今葬莊公之遣車是不如法度故云下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鄭云天子九服云上公九文異者鄭據檀弓言國君七个遣車七乘云國君則當包公侯言之公侯既同七个則天子九矣服以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齊是侯爵今得遣車七乘則周禮大行人言上公之禮貳車九乘禮九牢由齊侯推之上公當是饔餼九牢遣車九乘也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服曰堙塞刊削也詩泮水疏

案堙說文作垔云塞也引書鯀垔洪水是垔正字堙俗字也說
文刊剟也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注刊謂斫去次地之
皮說文云斮一曰析也又析破木也然則剟斫析破皆謂之刊
矣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服曰祝與司徒等皆陳
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

案祓說文云除惡祭也周禮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
事則保郊祀于社後鄭云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今陳已服
鄭則裁兵可彌故祓社以除不祥知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者
以祝等若是鄭人是子展預知必能入陳先備官以往無是理

也劉炫謂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
正官劉亦以司徒等爲鄭官于理未愜故廄爲此說以通之其
實當從服義爲長云各致其所主於子產者說文致送詣也白
虎通封公侯篇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故主人者致民
主兵者致節主地者致地各以其司送詣于子產不言兵言節
者杜氏以爲節兵符也此三官之所致者亦同上文數俘之意
蓋致其民數兵符地圖以示臣服下文子產獻捷於晉云陳知
其罪授手於我足證致是陳致於鄭惟未嘗疑取之耳

武也知楚令尹　服曰令尹屈建本疏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湻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
衍沃　賈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
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
湻鹹也湻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彊騾墝埆之地
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
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之地九
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衍沃之地畝百爲
夫九夫爲井本疏

案山林之地者周禮大司徒注積石曰山竹木曰林藪澤之地
者散文則藪卽澤說文藪大澤也傳疏引李巡云藪澤之別名
也若對文言則藪澤異周禮太宰藪以財得民昭二十年藪之

薪蒸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禽獸居之曰藪澤虞注
澤水所鍾水希曰藪是也京陵之地者爾雅釋山絕高爲之京
郭注人力所作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邱也詩皇矣傳京大阜
也淮南覽冥訓築重京則京自人力所爲爾雅京邱並舉一是
人築一是天生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李巡
注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釋名釋山云大阜曰陵陵隆
也體隆高也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四平曰陵言土高而四平
者爲陵矣湻鹹也湻鹵之地者浦鏜注疏正誤也當作地說文
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今湻鹵
並舉鹵屬西方則湻爲東方鹹地卽㡿矣湻斥一聲之轉儀禮

特牲饋食禮湇沃注今文湇作激亦以聲轉也彊疆檃境埆之地者上彊字下當有潦字周禮草人彊檃用蕡注彊檃彊堅者境埆淮南子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境埆以封壤肥饒相讓境本作磽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注磽謂磽确瘠薄也賈以彊檃訓彊境埆訓潦鄭衆以爲彊界內有水潦賈與之異者以山林藪澤以下皆對舉其名此獨言彊內有水則是潦一名矣故不同之以境潦聲相近因以境埆爲訓與彊檃類相從也偃豬之地者周禮斂人掌以時斂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疏云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偃今時謂之堰矣豬或作瀦周禮稻人以瀦蓄水注蓄流水之波也通作都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被明都至于豬野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北注古文以爲豬野也又文水篇注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釋名釋邛云澤中有邛曰都邛是偃豬皆受水之地原防之地者爾雅釋地曰可食者曰原昭元年公羊傳曰上平曰原詩公劉云于胥斯原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皆言上平之地可種穀者也釋邛云墳大防詩常武鋪敦淮墳傳云墳涯也箋云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稻人云以防止水鄭注防豬旁隄也益高平尤可種穀隄防亦得耕耨本分言之正義謂此原爲隄防之閒失之隰皐之地者昭元年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爾雅釋地下溼曰隰又曰下者曰隰

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溼也文選秋興賦注水田曰皐史記孝武紀云閼者河溢皐陸正義引顏師古曰皐水旁地也漢書賈山傳云江皐河瀕是隰皐皆近水涯下之地下平曰衍者此與大司徒鄭注周語猶其有原隰衍沃也注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並同益下平而溼者爲隰下平而廣長者爲衍司馬相如傳注平皐之廣衍是也有溉曰沃者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溉灌曰沃說文作浂云溉灌也引申之則土之有水可溉者爲沃矣魯語沃土之民漢書地理志沃野千里西京賦地沃野豐皆言其肥美也賈以辨度鳩之等皆爲地名者以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明井牧是田野經界之名此云牧隰皐井衍沃爲井爲牧之名與周禮合則推之度鳩辨表皆是因地以立名矣其度鳩辨表皆以九夫計數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謂九夫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故山林藪澤雖因地異名其夫數仍本井法所謂準平地爲法也其曰九度當一井以至二牧當一井者食貨志云若山林藪澤原陵湇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若然則山林極磽之地故通率九而當一藪澤京陵湇鹵彊潦磽有等殺故通率八七六五而當一者數亦因地遞減也若偃豬則稍肥矣故通率四而當一原防隰皐則可耕者多矣故三町二牧而當一井此賦稅之差品也小司徒鄭注亦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賈同義知古制相傳如

此晦百爲夫司馬法文見周禮小司徒注九夫爲井亦小司徒
文
二十六年傳殺子叔及太子角　服曰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
案殺太子角不書者謂不書于經也舉重者以君爲重故經祇
書弒其君剽也正義曰按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
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
書不得爲舉重也愚按晉侯宋公之殺世子所殺者惟世子故
當書若此殺太子角因子叔而輕非謂世子概可輕也至荀息
孔父之死公羊傳云何以書賢也固是春秋特例其常例則公

羊傳又曰及者何累也何休注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
及臣子角既無孔父荀息之賢則舉君之弒不得不及矣
專祿以周旋戮也　服曰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
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本疏
案正義曰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
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
臣於晉是反邛明以解傳也愚按經稱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不
言以戚歸晉則傳言如晉者實如楚之處魚石於彭城者然於
衛爲叛於晉亦不歸邑儼以晉之附庸自處其急則愬於晉有
兵則晉戍之晉又爲之疆戚田是晉亦附庸視之實未臣屬于
晉也故曰專祿爲其不屬人般桓二國之間故曰周旋孔以服
義爲短非也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服曰六十邑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六十邑蓋二百四十井又云乃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則二百四十井
計方二十四里以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計之得田二十一
萬六千畝正義云劉炫以服言爲是
晉侯賦嘉樂　服曰晉侯自嘉樂本疏
案今詩作假樂禮記中庸引作嘉樂詩序假樂嘉成王也傳云
假嘉也則詩作假者假借字當作嘉晉侯賦嘉樂蓋取燕及朋

友自成王言之則朋友爲羣臣自晉侯言之則朋友爲同盟矣
云晉侯自嘉樂者非晉侯自以爲嘉美蓋言遂其燕樂之意也
宋芮司徒　服曰宋大夫御覽一百四十七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服曰其身色赤而
生毛也共姬宋伯姬也同上
案成九年經伯姬歸于宋卽共姬也
平公入夕　服曰視夕也平公蒸姬子同上
案禮記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于
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是世子有視夕禮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服曰尤過也意悅之故視之過久同上

案說文覽注目視也此視之過久所謂覽也

姬納諸御　服曰納之平公之御同上

案獨斷妃妾接于寢曰御周禮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注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

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服曰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為宋元公婉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

案立為宋元公者從其後言之婉為順者詩新臺燕婉之求傳說文並云順也很戾不從教者說文狠不聽从也一曰盭也莊子漁父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皆為戾不從教之證故晉語胥也很注亦云很很戾不從人也

合左師畏而惡之　服曰合左師向戌也同上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服曰寺人宋閹士惠伊皆發聲實為牆戾名以公寺人為太子內師長掌內官同上○本疏引惠伊二句同惟無名字

案寺人為宋閹士者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寺之言侍也閽當作奄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此舉閹士釋寺人不必是異其賢也惠伊為發聲實為牆戾名者古人呼名往往有發聲助之今以惠伊為發聲義未聞也詩車鄰寺人之令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疏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正義曰公使之監知太子內事為在內人之長也正義以長釋師服云掌內官廣雅釋詁云師官也蓋為太子監知內事之官也

楚客聘於晉過宋　服曰楚客過使同上

案時楚都郢在今荊州府江陵縣宋都商邱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晉遷新田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楚聘晉或亦可由宋都而達宣十四年傳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是由鄭達晉則常道也

夫不惡女乎　服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于太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二十三年傳疏引夫謂太子也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服曰言我內師也當為內師供內使也同上

加書徵之而騁告公　服曰以書為之徵驗若盟書也騁馳同上

案徵驗者書洪範念用庶徵鄭注徵驗也書盟書者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騁馳者說文云騁直馳也馳大驅也後漢光武紀注直騁曰馳

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服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共謀弒父也同上

案速疾釋詁文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服曰有盟也夫人佐毋棄也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同上

案有盟者謂有盟書也佐此時尚未立爲太子佐毋亦未爲夫人傳者追書之小爾雅廣詁晉語臣固聞之注並云固久也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服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聒讙也欲使佐失期同上

案說文聒讙語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蒼頡篇聒擾亂耳孔也說文讙譁也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讙言語詾詾也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以其聒耳也左師知太子與佐期日中故多言聒佐使之失日中期也

過期乃縊而死　服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

案三十年傳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僖五年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然則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是罪之文也服總述上事以宋公之昏致太子無罪被殺以明經文罪宋公之旨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曰易讀變易之易行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本疏

案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此讀從變易之易者攷工記釋文易改是也行爲道則賈音與杜讀異釋文行戶郎反注同賈音銜行道爾雅釋宮文說文云道所行道也成十六年傳范匄曰塞井夷竈而疏行首伯州犂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行卽戰道也欒爲將范爲佐者十六年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二人分中軍別將之者時中軍既結陣以當楚軍欒范更分軍別將使迭出爲奇兵也云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之者宣十二年傳敘邲之戰曰彘子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襄十四年傳說伐秦之師曰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是晉之軍制將先佐後此欒范易道則佐先將後佐卒少故先犯楚以誘致之然後欒以良卒繼之是欒范易行以誘之實范先率師以誘傳以易行故欒范並舉耳賈知易必是變易之易者以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惟其變易故云中下以見中軍之下變而先中軍之上若從韋氏以爲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杜以爲簡易兵備則國語只須云易中軍足矣何必云易中下傳又何庸欒范並舉乎合內外傳參校知賈義爲長

釁于勇　賈曰釁動也本疏

案正義曰王肅云賁謂自矜奮以矜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奮賁以軒鬐是賁爲奮動之意也按齊語三釁三浴之注賁或爲熏易震厲熏心虞翻曰荀氏以熏爲勳讀作動是賁熏勳動古音義得通也恭晃謹案爾雅云默曰賁賁亦動也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服曰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葢諱之本疏

案高魚無備爲齊烏餘所襲取且烏餘以廩邱奔晉晉人貪之非盟主之道故春秋於取及反皆諱之不書於策也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謂稅服稅服二字从宋本增服之輕者本疏

案檀弓小功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

小功輕不服疏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議限內聞喪但服殘日二說不同以疏爲允服此注義與鄭同也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疏云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按此是稅服爲服之輕矣孔爲禮疏亦謂稅爲輕稅與服義同及爲此傳疏則斥服云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愚按杜氏曰稅即緦也喪服緦衰裳縷細而希無論如杜氏說改易傳字且喪服大功章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是緦衰爲諸侯之大夫以服天子喪者獻公于子鮮親則兄也尊則君也何居乎以諸侯大夫服天子之服服之乎葢子鮮喪于晉公不及當時而服故用稅服爲禮之正也但于禮諸侯絕旁期本可不服今仍追服之故曰如稅服又見禮之變也孔氏執杜以難服非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子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

案後世謂之孔子聘辭者服據當時所見書也云孔氏有其辭

故傳不復載也者傳既云多文辭而篇內不述其語以已載聘辭中故不複述也此是享事而載之聘辭者聘辭所舉當非一事以聘有享賓之事故此事亦採列焉

伯夙　服曰伯夙晉大夫本疏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賈曰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曰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本疏

案叔孫以邾滕屬人不肯視之是得行事之宜故曰義也魯疾之者是時季武當國名曰違公之命實則違季武之命故命史氏去其族以疾之也夫子以無關宏旨遂本魯史舊文著之于經傳言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以見命之非出于公也其敘

叔孫與盟正見臨事能斷不詭隨以辱國體上云季武子以公命此云言違命所以證明魯史阿附季武之意去族示貶故史文如此然則罪叔孫以違命者乃魯史之意非孔子意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者邾滕爲人之私使魯視之辱國甚矣今叔孫以魯與宋衞爲匹得與盟列庶乎能尊國體雖魯史阿順季孫之旨去族示貶據邛明所述論情論事實得尊國之義服非違背經傳正得經傳之微旨也

趙孟爲客　服曰楚此疑燕字之誤以大夫爲賓是燕之恒禮何必云楚之君耶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

案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也與此注同可證楚君之楚爲燕之誤文賈疏云按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太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聘禮記云燕則上介爲賓今宋公以楚先歃尊爲盟主故不以子木爲賓而以趙孟爲賓猶燕禮以大夫爲賓聘禮有燕以上介爲賓示比楚稍降也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是當時大夫燕飲猶存此意杜云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此實違棄古禮豈可爲典要乎至服云楚先歃爲盟主者實謂宋以楚爲盟主耳不言宋以者以上文有君恒以大夫爲賓之文義足相包故此不申言之非謂楚人爲主也乃孔氏不細勘服義遽云此享宋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由于祖杜過甚遂致此失又云此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伯主之國故令趙孟爲賓若然則歃盟之時趙孟既甘讓人燕享之時宋公復欲尊晉楚氛甚惡何以使子木帖然乎劉光伯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惟一人出自當時意耳模稜之語竊所未了不若服氏援据禮經審察時事知趙孟謙抑之衷既肯下楚卽退就賓位其說于理爲允愜耳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服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本疏

牀第之言　服曰簀謂之第史記禮書注

案簀謂之笫爾雅釋器文郭注云牀版也荀子禮論注簀牀棧也說文云簀牀棧也笫牀簀也禮記檀弓大夫之簀歟鄭注云簀謂牀笫也是簀笫一物二名牀棧牀版亦是隨時殊稱其字从竹或卽以竹爲之曾子命易簀則簀是加之於牀非卽以牀爲簀也方言云牀陳楚之閒謂之簀陳楚之閒或謂之笫方言是舉大名傳疏引孫炎曰笫牀也本方言爲說耳考儀禮士喪禮及喪大記言凡浴尸於牀及置冰牀下皆稱笫鄭注皆以笫

爲簀禮第爲夫席孔疏云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
寒氣也
請免死之邑　服曰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
死之賞也本疏
案杜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此即服義正
義申服謂止兵不鬬民免於死殊誤
以誣道弊諸侯　服曰弊踣也一曰罷也本疏
案釋文云蔽必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正義曰服本作弊
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
王董爲蔽掩之也案王肅董遇本釋文與正義異若杜本作蔽

釋文與正義實同正義曰杜本作蔽蔽當爲敝若亦作蔽則當
云王肅董遇杜本皆作蔽不必別出杜本作蔽矣正義實以杜
本作敝當如王董爲蔽句掩之也句蓋掩之也即王董義正義
以杜于此文無注故采王董說以疏之各本皆作蔽沿唐石經
之誤疏中敝作蔽則因正文而竄易耳服云弊踣也謂弊與斃
同此釋言文孫炎曰前覆曰踣前覆者不能起故兼覆亡之義
宣十五年傳有以國斃襄十一年傳踣其國家是斃踣同義一
曰罷者漢書高帝紀集注罷讀曰疲禮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
言罷勞也莊子齊物論苶然疲役釋文引簡文注疲病困之狀
斃罷聲相近故斃亦訓罷西周策兵弊于周齊策不如南攻襄
陵以弊魏注並曰弊罷也
告盧蒲嫳　賈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齊世家注
案三十一年傳絳縣人年長矣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檀弓陳
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春秋時仕于家者
亦稱大夫故知此大夫爲慶封之屬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卷十三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二十八年傳陰不堪陽　服曰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

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是歲爲陽也爾雅釋天元枵虛也疏引孫炎曰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故曰元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邵氏正義曰分野略例云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

子爲元枵也元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元枵是元枵爲陰也歲乘陰進至元枵者卽上文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也淮南氾論訓彊弱相乘注乘加也小爾雅廣言乘凌也開元占經歲星占篇歲星歲行一次十二歲一周天十八年傳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年歲星在亥以右行一次準之距此十一年當在星紀今加淩于元枵之次故服以乘訓傳文淫字正義據下蛇乘龍之文以規服未明服意也歲既越在元枵之次是以陽乘之而陰勿能勝矣論衡寒溫篇陽氣溫易坤象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今溫無冰是陰不勝陽也

楚不幾十年　服曰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

案十年不克征易復爻詞

舍不爲墠　服曰除地爲墠本疏

案墠杜本作壇正義云服本作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說文墠野土也鄭注祭法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與服義同昭元年傳楚公子圍逆女於鄭鄭人請墠聽命楚人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野地除草曰墠矣祭法一壇一墠書金縢云三壇同墠壇與墠似別其實壇墠古通詩東門之墠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曰毛以爲東門之壇又曰

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此作壇字讀音曰墠葢古字得通用也按詩毛傳是古文壇是墠之古文故字爲壇而義則爲墠也左氏傳亦古文則杜本作壇是古文服本作墠爲今文其義則並爲除地也正義曰按下文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此孔氏申杜抑服故與詩正義所云明知壇者除地去草之

言違異至云墠不足昭示後人說亦未確金縢鄭注云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鄭去周公時已越千餘年猶識其址可證墠非不能示後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　服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齊世家注

吳句餘與之朱方　服曰句餘餘祭本疏

案杜以爲夷末考慶封以冬來奔經書在十一月之前計時當在十月間也齊人來讓不容多日計是年尚可由魯至吳至明年五月餘祭始爲閽弑中間四五月豈不能予邑處之是句餘必是餘祭非夷末也史記吳世家云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自

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與服義合

二十九年經　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曰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本疏

傳祇見疏也　服曰祇適也本疏

案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說文祇字下段氏注云凡假借必取諸同部如周易无祇悔釋文云祇辭也馬同音之是反此讀祇爲語辭適也五經文字廣韻作衹者是也五經文字衣部曰衹止移切適也廣韻五支衹章移切適也唐石經衹既平左傳衹見疏也詩衹攪我心論語亦衹以異字皆从衣正用張參字樣而張參以前顏師古注竇嬰傳曰衹適也音支其字从衣豈師古太宗朝刊定經籍皆用此說歟按段說則服本當作衹借衹爲之是反从衣者方言云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衹裯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苑衹裯巨兒之移反法服也不訓爲適竇嬰傳師古謂衹字从衣則唐時始訓適也孫奕示兒編云祇有兩音一音岐神祇之祇一音支訓適與唐以前字合近世經典又以祇敬之祗作祇別于祇正義引西京賦清酤多今文選本多作㚇引廣雅㚇多也音支非多字豈孔所見本有作多字歟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集解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以適訓多亦謂多與祇同也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曰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本疏

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曰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

案杜注不尚取之云不尚叔侯之取貨注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云言先君毋甯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正義云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劉氏炫以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請觀于周樂　服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吳世家注

案禮記明堂位四代之樂器也注四代虞夏商周也四代之樂

皆得稱周樂者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四代之樂命于周王故云周樂也

猶未也　賈服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賈義見史世家注○服義見詩關雎序疏）

案周禮太師曰教六詩曰雅曰頌後鄭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灋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序疏引鄭志云張逸問王者之風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詩序又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然則周南召南不過為王化始基若云施齊正于天

下告成功于神明猶未也詩疏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于命聖聖之所營在于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

美哉淵乎　賈曰淵深也（史世家注）

案詩定之方中秉心塞淵箋云淵深也老子深矣遠矣注深不可測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賈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史世家注）

案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者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是封康叔時管蔡雖誅頑民未靖賈故以管蔡之難包之其實康叔封衛在管蔡叛後也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者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愛褒姒以為后賓之初筵詩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漢書文帝紀注罹遭也言武公遭此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指上文憂而不困言故賈氏即遭難罹憂事以發明焉

為之歌王　服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國人猶尊之故稱

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詩黍離序疏引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

案張逸曰王者之風當在雅今以衰微始列於風也王風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王以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又云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叙以實應故每言憫周也案僖八年經盟于洮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服引

以證風之稱王亦是意也

其周之東乎　服曰平王東遷洛邑同上

案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疏引地理志云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

爲之歌鄭　賈曰鄭風東鄭同上服曰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鄭譜疏

案鄭風東鄭者別于西鄭也漢書地理志京兆郡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此西鄭也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此東鄭也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陸德明云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是東鄭爲古檜國之地詩譜云其國北鄰於虢故鄭兼有虢鄶之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服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于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史記吳世家注

案其風細弱已甚者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謂音聲細弱也此衰弱之徵論語云攝乎大國之間包咸注攝迫也言鄭迫于晉楚無遠慮之謀經久之計恐索敝賦奔走强鄰以苟安旦夕財盡民離不亡何待故知其先他國亡也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

案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詩瞻彼洛矣傳曰泱泱深廣貌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地理志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氏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服故以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釋泱泱也云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者舉詩旨以明大風也約者淮南主術訓注少也微者說文云隱行也疏者楚詞東皇太一云疏緩節兮安歌淮南氾論體大者節疏是也切者小爾雅廣詁廣雅釋詁並云近也齊譜正義曰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出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若然則齊風之作因時起興援古証今學記所云微而臧孟子云言近而旨遠此其大概矣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服曰其爲東海之表式國之興衰世數短長未可量也同上

案說文式法也表所以爲法故言表式是時齊政已衰世數則歷悼簡定康而已實比鄭先亡而云未可量疑季子知者一失矣不知季札之意以泱泱大風人民和會姜氏雖替必有嗣而興者故曰國未可量明國之未可量非姜氏未可量也下文說

晏平仲謂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季固知之熟矣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賈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同上

案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集解引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蕩蕩與戚戚相對則蕩蕩是無憂之貌論語樂而不淫注樂不至淫言其和也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服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秦譜疏

案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本車鄰詩序也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據駟鐵小戎言之服以二詩為襄公追錄先人之歌故係之秦仲與詩序異者或從三家說也蓋秦仲既有車馬當亦由狩史記秦本紀秦仲莊公皆有伐戎之事則駟鐵小戎追錄先世義或然也與諸夏同風者杜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是也論語云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指中國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賈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吳世家注

案禮之稱大雅曰曲而有直體此云直而有曲體互易其文以訓婉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使其行得中使其心應和也禮記中庸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是存之為中和用之為中庸其德一也險而易行史記險作儉杜云險當為儉字之誤也惠士奇曰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為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為儉讀是也按惠氏以左傳本古文故謂險當為儉至傳義當從險故賈本作險師傳如是說文險阻難也賈謂歸中和之德而用之始似阻難而其實行之甚易也若然以德輔此者

言以中和中庸之德也明主之明史記作盟惠舉易以知險繫辭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離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据此則惠氏舉易証此文者謂字當从儉義則仍為險也杜氏云儉約易行非賈義也

自鄶以下無譏焉　服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同上

案詩鄶羔裘序曹蜉蝣序並云國小而迫故賈據以為說說文譏誹也楚詞大招注譏非也淮南說林刺我行者欲與我交注刺猶非無所譏刺謂無所是非也

為之歌小雅　服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

致太平樂且有儀是謂正小雅詩小大雅譜疏

案道文武者道如孟子道性善之道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小雅道述文王武王之事故言道文武也修小政者詩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正義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云定大亂者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卽服所云修小政定大亂也致太平者南有嘉魚序曰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樂且有儀菁菁者莪文是謂正小雅者鄭氏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又曰小雅六月之後謂之變雅則六月之前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並爲正小雅服鄭同也惟詩譜言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之時詩而服僅言道文武者以序不明斥成王而魚麗序言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則自出車至菁菁者莪皆可云采薇以下也其致太平澤四海燕諸侯錫有功雖不能指爲文王時事若武王則固有之矣不必定在周公成王時也詩疏引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蓋傳無明徵訓詁家各以意斷故不同如此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服曰此歎變小雅也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本疏

案知歌變小雅者以季札所言知之六月以下爲變小雅詩大序正義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思上世之明聖者如楚茨信南山魚藻瞻彼洛矣鴛鴦于飛諸篇是已然車舝思得淑女隰桑思見君子則于當代之君猶無二心也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者卽史記屈原傳所謂小雅怨誹而不亂也云周德之衰微者詩序云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惟歌變雅故知爲周德之衰其是疑詞故云疑幽厲之政也六月至圻父宣王時詩亦在變小雅中而不得指宣者以宣是中興之主雖在變雅不得當周德之衰其餘皆怨刺幽厲之詩故以幽厲當之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宗周之壞無不指斥二王矣杜以爲歌正小雅故其注思而不貳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注周德之衰云衰小也注猶有先王之遺民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近本大下有衰字誤此从涫熙本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繆正義袒杜謂劉言爲非然其作詩正義云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

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按此則孔亦同服氏以季札所嘆者爲變小雅矣蓋其作詩正義時無左右之見亘于胸中故能同其所異也

爲之歌大雅　服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詩小大雅譜疏

案詩疏云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此服所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也季札惟嘆文王之德而服兼言武王者詩譜云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詩疏云以文

武道同故鄭連言之服亦此意也云自文王至鳧鷖爲正大雅者按譜云大雅民勞謂之變雅若然則民勞以前鳧鷖以後列正雅者尙有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篇服不數者以季札惟歎文德武可牽連言之以見道同假樂以下則序指成王槩爲列入與季札所美不合故以鳧鷖爲斷非謂假樂以下四詩不爲正大雅也譜又云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而服統爲陳文武功德者以諸序皆不明指成王而據其隆盛上推祖考之休美下示子孫之平成皆可以文武起義故不與詩譜同也

爲之歌頌　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詩譜序疏

案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文也哀十一年傳冬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是自衞反魯在此年也鄭氏論語注云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與服同也云距此六十二歲者阮氏詩經校勘記云浦鏜云二當作一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當時雅頌未定者非謂未定雅頌之名謂未定雅頌之次也周禮大師云六詩曰雅曰頌是周公之初已有雅頌之名矣至春

秋時所歌雅頌或失其次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周禮鐘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據此是先奏頌次歌大雅次歌小雅以時因未定次序故參錯雜陳耳今傳于歌之次第先序小雅次序大雅然後更歌頌其篇次與孔子所正者相合明是時孔子尙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

曰至矣哉　賈曰言道備至也史世家注

案備至以音相近爲訓華嚴經音義上引儀禮劉兆注備畢盡

也

遷而不注　服曰遷徙也文王徙豐武王居鄗同上

案鄗與鎬同大雅詩譜疏云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賈服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賈義見吳世家注惟舞作武通用字服義見詩維清疏　箾舞曲名賈義見本疏吳世家注名作也服義見詩疏　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賈義見本疏惟削作箾服義見詩疏　賈曰南籥以籥舞也吳世家注

案象文王之樂舞象者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注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樂

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箾舞曲名者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云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詩序又曰桓講武類禡也疏云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荀子禮論以箾與武桓同列明箾是舞曲名也杜以爲舞者所執失之天下樂箾去無道者箾從削得聲而義亦因之故服說作削去頌詩如酌桓賚般皆不取篇首爲名別取所志以名篇酌告成功故名酌錫予善人故名賚此名箾者以箾从削故知其取削去無道之義削之作箾猶酌之作汋葢古字通也文王時削去無道者伐崇戡黎之事是也南籥以籥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郭璞注籥如三孔笛而短小廣雅釋樂云七孔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簡兮詩傳云六孔說各不同詩釋文云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詩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籥者何籥舞是也

曰美哉猶有憾　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吳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憾恨也文王率殷畔國以事紂恨不及已身致太平也但致太平必當伐紂服故推本言之

見舞大武者　賈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同上

案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見舞韶護者　賈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同上

案史記作護引賈亦作護今杜本作濩其實濩有護義周禮大司樂大濩後鄭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賈疏云言護者卽救護也本疏云以其防

濩下民防濩之濩當作護故稱濩也白虎通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漢書禮志護言救民也皆取救護之義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賈曰宏大也服曰慙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同上

案孟子萬章篇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載始也此湯之始伐也漢書古今人表湯之佐如伊尹在上中仲虺在上下皆不得爲聖人故曰無聖佐古文云聿求元聖傳以伊尹當之皆本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之語其實伊尹不得爲聖佐故有慙德僞古文本此撰仲虺之誥矣

見舞大夏者　賈曰夏禹之樂大夏也同上

案禮記樂記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服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

案大司樂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書禹貢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禹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見舞韶箾者　服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

案皋陶謨作簫韶鄭注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其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兼箾乎史記作九招五帝本紀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周禮大司樂作大磬九磬之舞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簫韶說文作箾韶云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箾韶卽此傳韶箾正義云韶箾樂兼簫爲名箾字或上或下耳服云大韶者用周禮大磬文也

曰德至矣哉　服曰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善盡美也同上

案荀子儒效云頌之所以爲至者注至謂盛德之極服故以極訓至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集解引孔曰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

如天之無不幬也　賈曰幬覆也同上

案史記作燾正字幬假字也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注幬或作燾說文燾云溥覆照也幬禪帳也攷工記輪人欲其幬之廉也注幬幔轂之革也後漢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幬亦覆皆借燾爲幬而同訓爲覆也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等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上

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六代之樂獨舉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者以四樂已具傳文若言六代則猶有此二樂也大司

樂注大咸咸池堯樂也禮記樂記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司樂雲門大卷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者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受四代而已下二等以別于周不舞其二者是雲門大咸季札在國本聞魯祇四代之樂知至韶舞而止云不敢請他樂益託辭也

子速納邑與政　服曰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同上

案不與之與讀如六十不與服戎之與漢書高紀集注引如氏曰與音相干與之與不與國家之事言不必干與政事也

慎之以禮　服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同上

案隱十一年傳禮經國家定社稷

將宿于戚聞鐘聲焉　服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同上

案孫文子畔居于戚詩鼓鐘云鼓鐘將將白華云鼓鐘于宮正義皆以鼓為擊此言擊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　服曰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

案周禮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注鬬怒辯訟者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故曰辯爭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賈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同上

案出獻公在十四年以戚畔在二十六年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

案經書五月庚午衛侯衎卒季札過戚時在七八月間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而葬是猶在殯也禮記王制云諸侯五月而殯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注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

終身不聽琴瑟　服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同上

案論語云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此聞季札言而不聽琴瑟是聞義能改也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公羊

隱五年傳何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然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大夫當有鐘鼓若士則惟琴瑟而已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明大夫當縣且以見琴瑟下鐘鼓一等傳言不聽琴瑟見琴瑟且徹其不鐘鼓可知服所以申明傳意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服曰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

案祚本作胙隱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胙以天下注胙

祿也萃爲集者詩墓門有鴞萃止傳曰萃集也其役三家卒分
晉國果如季札之言
吾子好直　服曰不能曲撓以從衆同上
案撓說文云擾也與服義不協撓當爲橈橈之橈易大過彖曰
棟橈本末弱也彖以本末釋棟弱釋橈是曲橈者言曲弱而能
隨衆也然說文無橈字故服作撓也
三十年本疏
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　服曰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
案釋文云問王子之爲政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
本同正義曰傳無圍字按服注則當無圍字釋文云服虔王肅

賈服註輯述　卷十三　圭

同者亦言同無圍字本也子圍楚共王子故稱王子
吏走問諸朝　服曰吏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本疏○釋文引吏不知歷
者
案史記歷書云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
朔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氏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
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是治歷爲名家之學故吏有不
知者周禮太宰王眂治朝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故
走問諸朝知問公卿大夫也
而廢其輿尉　服曰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本疏
案襄十九年傳軍尉輿尉皆受一命之服是軍尉輿尉各有其
職而服云輿尉即軍尉者晉語云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
元尉注元尉中軍尉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爲輿尉
注輿尉上軍尉也是服云軍尉者即上軍尉省文耳正義曰于
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此失之矣趙武主晉
政此輿帥役及孤老故得以公廢之豈如行軍時各有司命乎
小司徒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國有大事
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是周官發衆使民小司徒
主之今晉掌白輿帥者當時制耳知其主發衆使民者以此輿
帥因役及孤老而廢則知其主發衆使民事矣
鳥鳴于亳社　服曰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

賈服註輯述　卷十三　圭

悟伯姬也本疏
案亳社禮記作薄社郊特牲曰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爲亳之古文
公羊傳作蒲社哀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
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蒲者薄之轉聲徐彥疏引賈氏
云公羊曰薄社也者是公羊本有作薄社也其云亡國之社猶
郊特牲云喪國之社亦指殷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
竟失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
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穀梁傳注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
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哀四年傳云亳社災是魯有

亳社正義云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云殷宋之祖故鳴其
社者以亳社是殷社而宋爲殷後鳥鳴其上示有災也云伯姬
魯女使魯往悟女者伯姬爲宣公女今鳥鳴殷社以見災應于
宋而鳴于魯之亳社又見魯適宋之人是欲警動魯人使往曉
伯姬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服曰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
坐而待之耳本疏

案不書大非災者宣十六年傳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
羊襄九年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穀梁昭九年傳國曰災邑曰
火此經書宋災不書大穀梁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可證非災及

一國矣服故曰非災言特火耳云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者公
羊傳云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
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略
同是本非大火其及人者伯姬坐待傅母之至而及之耳

大夫放　服曰淫放也釋文言大夫淫放本疏

案周禮宮正去其淫怠注淫放濫也文選絕交書重增其放注
放謂放蕩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曰子大夫也湯蕩也疏曰毛以
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
化之使然是陳大夫淫放之風久矣杜本放作敖

三十一年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服曰胡歸姓之國也魯世家注

齊歸之子公子裯　服曰齊謚也同上

案周書謚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

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服曰無母弟則
立庶子之長同上

案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
長此立長亦謂立庶子之長然則先王之制無適則立長矣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服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
之心同上

案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儀禮喪服記童子唯
當室緦注童子未冠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童子未成人

曲禮云男子二十而冠賈氏士冠禮疏云若天子之子則亦二
十而冠若然則諸侯之子亦當二十而冠昭公是時年十九爲
世子時猶未冠也若已立爲君則襄九年傳云國君十五而生
子冠而生子禮也當有成人之度今昭公猶然童心是與未成
人者同故服云然

以贏諸侯　賈服贏皆讀盈盈受也本疏

案文選古詩盈盈樓上女注盈與贏古字通說文云盈滿器也
謂滿贏之以能受也引申之故盈訓爲受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服曰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
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

案延延陵者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去之延陵此稱延者省文耳州來邑名者成七年傳吳入州來杜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吳伐州來爲雞父之戰七國大敗自後州來當常爲吳有矣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吳地别有州來非楚邑也然哀元年傳曰蔡于是乎請遷于吳二年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上云蔡請遷于吳下云蔡遷于州來則州來自雞父戰後爲吳邑久矣竊謂州來實即此也季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者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

吳始益大稱王又曰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是讓王位也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吳世家又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是季札讓國時去之延陵後遂升爲食邑故公羊傳曰去之延陵史記云封於延陵也云州來傳家通言之者昭二十七年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服謂傳稱延州來者通前後所封言之耳正義曰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禮疏申鄭注曰延陵一名延州來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按彼疏與此異者蓋各申注意

不顧釁柄也

令尹以君矣　服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本疏

案孔氏引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阮氏校勘記云按此條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四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元年（經）取鄆　賈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本疏

案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是伐莒當書於策而經不書者傳又言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是伐莒之役爲國大辱故諱不書而惟書取鄆正義云劉炫以賈說爲是

（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服曰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聘禮疏

案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今得於祖禰之廟者賈氏云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按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注赴告於君也然云五廟之孫不曰五服之親明告君亦須告廟子圍爲莊之孫共之子與庶人異故得自告於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服曰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疏

案執戈二人在前據下文言之周禮天官序官閽人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西都賦離宮別館晉書天文志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是囿游別宮爲離也陳衛在門者以傳言離衛當是離宮之衛故知陳衛在門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衛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漢書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長樂建章甘泉即漢離宮則春秋時離宮當有門衛矣古語簡質故以離宮之衛爲離衛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本疏

案服以蒲宮爲楚君離宮及子圍在國居之自必有徵古籍云亡未詳所出杜云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杜云緝蒲爲宮亦無所據至以服君服釋有前與執戈前矣之文不相應不如服以出有前戈釋有前較杜爲密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憖矣　服曰憖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本疏

案廣雅釋詁憖憂也伯州犂謂子羽當憂子皙子羽又以伯州犂當憂子閭互相譏刺國子因子圍子皙實所當憂故曰吾代二子憖矣傳意自明故服爲此言非謂憂伯州犂子羽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憖而代之乎服明言代子羽憂子皙是所憂者子皙非子羽也孔氏不審語意妄以規服非也恭冕謹案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二子翩

子闞伯州犂
杜注不誤

周有徐奄　賈曰徐即淮夷服曰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本疏

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書序本紀言淮夷奄不言徐傳云徐奄不言淮夷是淮夷即徐服以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言並則不得爲一故引或說以明之傳云周有徐奄此曰魯公所伐徐戎者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若然則伯禽所征亦急周事也故傳以屬周徐者說文作郐云郱下邑也魯東有郐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魯國薛六國時曰徐州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郐故曰東郊不闢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服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本疏

案正義曰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

終事八反　服曰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卒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本疏

案盧氏文弨曰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卒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

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卒安得忽生一萬六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嘗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即服氏之說可實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服曰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本疏

案兩伍專參偏司馬法車數之名與此合故服引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傳改車用卒是不以車數多少爲準當以車所用士徒爲準若五十乘爲兩計卒千五百人陳之於前百二十乘爲伍計卒三千六百人陳之於後八十一乘爲專計卒二千四百三十人以爲右角二十九乘爲角計八百七十人以爲左角二十五乘爲偏計七百五十人以爲前拒盡仍車數之名以刖其士卒之數焉

居于曠林　賈曰曠大也鄭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廣大也曠從廣聲亦作廣荀子解蔽則廣焉能弃之矣楊倞注廣讀爲曠遠也詩六月四牡脩廣傳禮記明堂位

言廣魯於天下注並云廣大也

后帝不臧　賈曰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臧善爾雅釋詁文

遷閼伯于商邱主辰　賈曰商邱在漳南服曰辰大火主主祀也同上○史注主字不重此增

案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商頌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是相土所因之地即睢陽矣云在漳南者地理志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下云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胡氏渭曰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是即禹貢所謂衡漳者也商邱屬今歸德府在林縣東南衡漳所在與漢時當不大異是商邱在漳水南矣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辰即大辰亦即大火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晉語云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又云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韋昭注辰大火

也主爲主祀者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受之穆天子傳以爲殷人主郭璞云主謂主其祭祀成五年傳國主山川公羊昭十五年傳攝主而往皆謂主其祭祀

商人是因　服曰商人契之先殷近刊本殷或作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

案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鄭康成長發詩箋有娀氏之國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是商實契之始封服以商人爲契之先殷之始祖與史鄭不同者以長發詩帝立子生商傳云契生商也詳詩及毛公之意謂契生于商也是契之先早有商之稱矣後封契時商因舊號耳故服於商人之稱不以契

爲斷其稱殷者自盤庚始書云盤庚遷于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從其後稱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則承前後二號雙稱之故此殷之始祖從後明前也云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者襄九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服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此云因故國而代之者相土以商之後故居閼伯之墟因故國之號名曰商止而代有其地傳云商人指相土服更推明商人非相土所自始相土爲商人之後故得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服曰大夏在汾澮之閒主祀參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

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閒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愚案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卽說文河東鹽池與翼絳爲近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水經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至王澤注于汾水說文澮水出河東彘霍山西南入汾大夏爲翼在晉絳吉隰之閒正在二水東也說文參商星也段說參商二字連篆文讀之顧氏讀說文以參爲商星非者大戴記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居實沈者主祀之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曰唐人謂陶唐氏之允劉累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同上服以唐人卽是劉累本疏

案唐人謂陶唐氏之允者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集解引徐廣曰號陶唐爾雅釋詁允繼也堯典允子朱啟明五帝紀作嗣子丹朱是唐人謂帝堯之繼嗣也劉累爲唐後及事孔甲見二十九年傳文彼傳云以更豕韋之後此賈以爲封于大夏者以范宣子自炫其世族必舉虞夏以來之顯者而襄廿四年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是陶唐之後御龍氏最顯則此云唐人必是劉累可知彼傳更豕韋之後非指劉累因

賜氏之文連舉其後之在商者言之耳至此傳唐人既定爲劉累則封在大夏之墟師古高祖本紀贊注云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與大夏地相隔絶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一也范宣子曰在商爲豕韋氏惟豕韋封之自商故宣子曰在商是劉累之封當孔甲時非豕韋其證二也長發詩韋顧昆吾箋韋豕韋彭姓也鄭語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則豕韋至湯始伐至商始滅孔甲時劉累不得代之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三也劉累既不封豕韋則封夏之墟爲劉累所封明矣彼傳又云劉累遷於魯縣而賈云子孫服事夏商者正義曰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漢高帝紀贊注云殷末豕韋徙國於唐若然

則劉累之後初在大夏商時代受豕韋復自豕韋遷唐至成王始滅是服事夏商之證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服曰卽邑姜所生者也（本疏）

案服以此語爲下提綱故云然杜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服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伋王舅伋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伋爲王舅知邑姜是太公之女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賈曰帝天也（鄭世家注）又曰已武王也（鄭世家注）服同（本疏）

案書洪範帝乃震怒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鄭注並云帝天也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故賈服以此夢爲武王之夢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賈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鄭世家注）

案晉世家封叔虞于唐又曰唐叔子燮是爲晉侯若然唐人祀參則屬在唐唐易爲晉則曰晉星矣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服曰金天少皞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同上）

案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

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是元冥爲水官也師訓長者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注周禮地官序官鄉師注並云師長也云昧生允格臺駘故知爲兄弟爾雅釋親男子謂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臺駘能業其官　服曰修昧之職（同上）

案論語修廢官皇疏治故曰修言臺駘能治水官之故職也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賈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服曰陂障其水也太原汾水名（同上）（水經澮水注引賈曰汾洮二水名）

案云宣猶通者呂覽古樂篇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註宣通也釋名釋言語通洞也無所不貫洞也汾洮二水者汾水說見上洮水正義云釋例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

涸無其處耳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洮水水經涑水篇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撿前志聞喜下無莽曰洮亭之文上左邑下有莽兆亭或酈氏所見本兆作洮在聞喜縣下與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據此則洮水漢時猶未絕杜闕其地或絕流於魏晉閒乎服云陂障其水者詩彼澤之陂傳陂澤障也月令毋漉陂池注畜水曰陂匡謬正俗云陂者是隄防之指號是障大澤言防水使不流溢也水經汾水篇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注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今廣雅作水自汾出爲派王先生疏證云水經汾出爲下當有脫文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

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道元所云其遺跡與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服云太原汾水名者以汾水出自太原言太原之地所由名非謂太原爲卽汾水名也檀弓注處安也晉語蚤處之注處定也傳言宣通汾洮陂鄣大澤以安定太原之地禹貢旣修太原亦是治汾水而繫之太原杜云臺駘之所居失之

帝用嘉之　服云帝顓頊也同上

案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敗亡無可撿勘此事未必然也按孔氏以籍亡難勘不知參之他書猶可訂帝系世本之誤者漢書律歷志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是金天氏上承少昊氏乃黃帝之裔而非其子也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是少皞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顓頊之去黃帝中閒隔絕不得爲黃帝孫明矣春秋命歷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足補帝系世本之疏何疑臣世多而帝世少乎服定爲顓頊者或本春秋命歷序不以史遷說爲然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賈曰四國臺駘之後也滅四國同上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賈曰營攢用幣本疏服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鄭世家注

案賈爲服所本孔疏節引耳說文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史記叔孫通傳云爲緜蕞野外習之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蕞卽蕝也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史記索隱引賈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史記叔孫通傳如氏注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何氏纂文曰蕝今

之纂字文選笙賦歌棗下之纂纂古歌曰棗下何攢攢注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然則服云營攢者亦同說文設綿蕝爲營蕝卽纂纂卽攢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當爲禜禜之言營也是禜營同聲故營蕝者爲禜矣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禜謂營酇與服同酇攢字通周禮遂人四里爲酇呂覽季秋制百縣注引爲四里爲攢矣至鄭注禜正祭禜亦如之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鄭據祭法云蓋者疑詞是以禜酇爲正義矣若孔氏不知攢之卽茅蕝云聚草木爲祭處失之莊二十五年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水旱是天災流行故服云用幣據常禮也若過甚則亦用牲玉故雲漢詩云靡愛斯牲

又曰圭璧既卒也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大祀掌六祈四曰禜然則月令云祈山川卽禜也以山川之神能主水旱禜之祈福者大祝祈福祥是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服曰湫著也底止也釋文。本疏

案說文湫隘下也晉語底著滯淫底著猶此湫底彼注云著附也服故訓湫爲著底止釋詁文

於是有煩手淫聲　服曰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莊十七年疏

案漢書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言頻煩也詩關雎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樂記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賈服曰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陽不變詩漸漸之石疏

案詩疏據五行傳謂賈服義與書傳相失不知賈服據易以釋此六氣也說卦巽爲風又曰巽東南也是風屬東方兌正秋也虞注云兌爲雨澤是雨屬西方坤爲陰說卦坤爲地月令云中央土故陰屬中央爾雅釋言晦冥也隨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且說卦云坎北方之卦又坎爲隱伏故晦屬北方離象曰明兩作說卦離南方之卦也故明屬南方惟天陽不變謂乾也乾象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

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故曰元者氣之始也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曰不變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服曰問來赴者楚世家注

案時伍舉代子圍聘鄭使來赴郟敖之喪故問之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曰孟趙盾子餘趙衰本疏

案成八年宣孟之忠杜謂趙盾是孟爲趙盾也子餘趙衰者僖二十三年傳說秦伯之享重耳也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晉語云子餘使公子降拜是子餘爲趙衰字也正義云服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按王制

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敘昭穆在前敘太祖在後卽大傳所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之義也故先盾後衰至孔云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則誤之甚者晉語云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成八年傳成季之勳是衰之字季傳有明文豈有字季復字孟耶

甲辰朔烝于溫　服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本疏）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王制疏）

案顧氏炎武曰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㔻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自注疏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按此則晉用夏正之證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惟晉用夏正故以十月烝祭傳上云十二月者用周歷紀晉事也既用周歷則下甲辰朔在晉尙在是年之十一月在周則爲明年之正月傳曰甲辰朔者以晉未改年當從其實既不得稱明年正月而上文以周正紀十二月矣復不得更著餘月公羊傳所云辭窮之例故稱甲辰朔明用夏正此朔實夏之十一月朔也若僖五年述卜偃對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云九月十月者明夏正也傳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云十二月丙子朔者用周正也傳敘晉事本有此例故此以周正紀十二月復云甲辰朔明晉之用夏正也其上云十二月實夏正十月也晉語平公有疾篇云是歲趙文子卒烝后子來奔篇云冬趙文子卒此晉史用其本國之厤紀事也杜

氏謂十二月月誤劉炫謂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均不得傳意也

（二年）傳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服曰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本疏）

案惠氏棟曰一游一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遊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合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猶豫古字通（按李善說見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愚案晏子內篇作一遊一豫文選東京賦度秋豫以收成並與今

本孟子作豫合服本作豫所引孟子亦作豫今正義作譽就其本以改服並改服所引孟子文杜本作譽爲豫之假借字其義則當從豫之訓遊也杜云譽其好也是望文生義正義云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爲此言不知古本作豫不能以譽其美好通之也至傳敘武子之言亦以宣子游於其下故欲封殖此樹其賦甘棠正取召伯所憩召伯所茇之語並無對答宣子譽美之意孔云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是左杜而背傳也

晉侯謂之少齊　服曰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本疏

案曲禮云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也又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女之常字亦以伯叔爲敘如伯姬孟姜是也今晉侯欲寵異少姜故特字之曰少齊不與齊之衆女敘伯仲字也云如此好女甚少者服依文立義說文少不多也易略例夫少者多之所貴也是其義釋文少詩照反如服義則當讀書沼反矣

晉侯使郊勞　服曰近郊三十里詩駉疏

案聘禮云賓及郊注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此從詩正義所引今儀禮注侯伯三十里當是脫四十里三字耳　近郊各半之晉是侯爵近郊當二十里服云近郊三十里者三當作二字之誤也詩正義則曰服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

（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　服曰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七月疏

案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疏引李巡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知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者月令旦氐中正義引三統厤大寒旦心五度中詩正義曰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過此則立春故曰大寒退矣知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者亦據月令文知之過此則

立秋故曰大暑退堯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傳及月令差一月豳風七月流火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則與傳及月令合邵氏晉涵曰後世歲差之法權輿於此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服曰焜明也燿照也釋文本疏。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已之意望也本疏

案說文焜煌也詩大明檀車煌煌傳煌煌明也故焜亦爲明釋名釋天曜燿也光明照燿也照燿以疊韻連文故以照訓燿說文亦曰燿照也照者說文云明也云備妃嬪之列者哀元年傳宿有妃嬙嬪御焉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注九御九嬪故以妃

嬪釋內官焉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服曰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釋文。本疏畧同

案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注三官農工賈也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不知遷業大史公紀貨殖傳曰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是言任職之民皆以三者爲要論其司則呂覽之言三官重其業則六韜之稱三寶計其年則此傳之曰三老

服曰工老商老農老固不易之詁也正義曰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是士可免於凍餒故晏子不及之且工商農爲利所在至其老凍餒可見衣食之原已乏竊謂別流品當四民並舉言賈乏則三老已該孔氏舉杜以難服非也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賈曰燠厚也休美也釋文。本疏　服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本疏

案燠訓厚者引申之義休訓美者爾雅釋詁文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者釋名釋言語念黏也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者舉時俗以況也攷工記弓人譬於剒而休於氣注休讀爲煦說文煦一曰溫潤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則以口就之謂吹氣以溫之也淮南本經訓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嘔咐卽燠休玉篇本服注燠休又作噢咻矣云代其痛者言愛之甚也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服曰相隨也本疏。釋文相服如字

案說文隨从也言箕伯四人相從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

讒鼎之銘曰　服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本疏。釋文引疾讒之鼎也

案云疾讒者少儀有亡而無疾注疾惡也周本紀曰西伯曰文

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大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明堂位云崇鼎注崇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若然則文王疾崇侯之譖故伐而得其鼎名之曰讒鼎服故以爲卽明堂位之崇鼎也云一云讒地名者備說以存疑也讒之地古籍無徵按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有扈谷甘亭古文扈作屺从山𢎘徐鍇謂從辰巳之巳非也𢎘部曰𢎘嘾也讀若含古文扈字之右同𢎘之右爲聲則扈之古音讀如含含讒聲相近故假音字爲讒今作扈形聲並異今古文之別也若然

則譏卽扈歟云禹鑄鼎於甘譏之地者說文鼎下云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襃德下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之陽卽襃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沙當作池謂鎬池苑卽蘭池宮也）卽襃德縣故城也引地理志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卽夏后鑄九鼎處也漢志右扶風鄠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渭水注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襃德卽今富平縣鄠縣仍秦舊名俱屬西安府相距甚近然則說文以鑄鼎之地近於荊山故云荊山之下鼎則實紀其地故曰譏鼎矣服氏甘譏並舉者以古爲譏今又爲扈其地難曉故據扈谷甘亭以舉之也

子豐有勞於晉國　服曰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

案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據此僖公爲太子時與之俱適晉者子罕及子豐適晉僖公已爲君矣服偶誤記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五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四年）傳三塗　服曰塗道也（水經伊水篇注）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本疏○水經注同惟無三塗二字）

案塗說文新坿字有之古作涂易說卦爲大塗鄭注國中三道曰塗爾雅釋宮路旅途也注途卽道也禹貢大行恆山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大行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山在縣西北野王今河南懷慶府轘轅襄二十一年傳使候出諸轘轅其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七十里崤澠卽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之殽殽正字崤俗字曰崤澠者淮南墬形訓殽阪注崤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云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嶔巖卽欽吟矣風俗通云東崤西崤澠池所高地理通釋云三崤一名嶔崟山在河南永甯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殽二十五里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于洛與三塗杜氏及水經伊水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俱以爲山名服解此爲三處道者以楚策云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蹏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史記范雎傳北斷大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則大行之險也管子地圖凡兵主者必先審

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轘轅與濫車並舉則阨阻礙車者
謂轘轅矣東京賦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薛綜曰轘轅
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則轘轅之險也水經河水注
石峭山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漢建安中曹公
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地理通釋注東峭長坂數
里峻阜絕𡸔車不得方軌西峭石阪十二里則峭澠之險也司
馬侯數九州之險豈得遺此三者以伊闕一山當之也故知三
塗猶上文稱四嶽當是此三道也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服曰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
危一度（周禮凌人疏）

案爾雅釋天北陸虛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邵
氏正義云北陸者四陸之一也古以星紀日月之行分爲四象
亦謂之四陸曲禮云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淮南
兵略訓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是爲列宿
之四象按此以紀日月之行故服云道也正義曰爾雅高平曰
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
度者漢書律麻志載三統麻云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
度大寒終于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危一度卽危
初度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　服曰西陸朝覿不言在則不在昴（本疏）二月日
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本疏○周禮疏引作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詩七月疏引朝作晨東方下有蟄蟲出矣四字又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
祭之用（詩七月疏）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本疏）

案爾雅釋天西陸昴也此不言在者三統麻大梁初胃七度穀
雨中昴八度淸明是日在昴爲三月此啟冰當在二月故傳云
西陸朝覿不言在西陸也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者亦據三統
麻文云中者春分爲中氣也知奎始朝見東方者麻法星去日
半次則得朝見據三統麻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
乃次婁是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以春分之
中得朝見東方也云以是時出冰給賓客喪祭之用者周禮凌

人春始治鑑七月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時謂夏正二
月也凌人又云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以給
賓客喪祭之用也下文云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引月令文爲
二月出冰證也月令作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
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于宗廟乃後賦之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服曰祿位謂大夫以上（詩七月疏）

案禮大學云伐冰之家鄭注云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
冰彼疏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
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傳

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若禮則大夫以上得伐冰常例也若
士則特賜故服於朝之祿位專指大夫以上
以享司寒　服曰司寒司陰之神元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
神同上
案月令孟冬其神元冥注水官之臣元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
熙爲水官昭二十九年傳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
爲元冥是元冥水官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
在黃泉之下是司陰之神水官也將藏冰致寒氣者月令季冬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
時也是藏冰須冰堅厚而堅厚則必盛陰以疑之元冥司陰故
祀之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服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
赤有箴取其名也本疏
案桃之爲逃取聲近者以釋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注桃鬼所
畏也是桃可以逃也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注樹棘以
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是赤者其心而刺
在外箴即鍼內則荀子鍼皆作箴箴即刺今吳人猶曰鍼刺矣
取其名者言取其樹之名以桃爲逃棘爲刺也廣雅釋詁棘箴也
火出而畢賦　服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周官淩人疏

案此十七年傳文周禮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鄭司農云以
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禮郊特牲季春出火注
建辰之月火始出若然則夏建寅故建辰之月爲三月殷建丑
故建辰之月爲四月周建子故建辰之月爲五月
成有岐陽之蒐　賈曰岐陽岐山之陽楚世家注
案閟宮詩言太王曰居岐之陽是
自太王至文王未遷豐以前皆在其地地理志曰右扶風美陽
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言其始也說文郝周文
王所封要其終也說文郝或作岐薛綜西京賦注引說文岐山
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戴氏震曰美陽在今

爲陝西鳳翔府岐山扶風二縣岐山在今岐山縣東七十里陽
者穀梁僖二十八年傳山南爲陽皇矣箋云在岐山之南
康有酆宮之朝　服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同上
案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時成王方大斂而稱廟門者儀禮士
喪禮巫止于廟門外鄭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此豐宮即顧
命所云廟故服云成王廟所在顧命又稱王出在應門之內僞孔
書云此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則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即朝事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
爲王業之不易則史以廟爲文武之廟矣此古文家說也按烈

文詩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閔予小子序嗣王朝于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然則除喪後始見先王之廟此時成王在殯恐不得遽以見先王廟則豐宮指爲成王廟當與書義合也

吾用齊桓　服曰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本疏）

案召陵會在僖四年

寡君將墮幣焉　服曰墮輸也（釋文。本疏）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本疏）

案墮爲輸者據二傳鄭人來輸平以輸爲墮故此以墮爲輸第彼墮爲不成此輸爲將幣不過以墮輸義通非取彼傳之意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是受幣在廟中故服云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宗廟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賈曰仍緡國名也（楚世家注）

案哀元年傳言少康爲仍牧正則仍爲國矣史記吳世家后緡方娠集解引賈氏注緡有仍之姓也則此有緡賈亦當爲仍國之姓云仍緡國名不知譌寫有誤否緡于春秋屬宋僖二十三年傳齊侯伐宋圍緡地理志山陽郡東緡師古曰齊侯伐宋圍

緡卽謂此江氏永又謂有緡叛之卽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服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

案王制曰東方曰夷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此書西伯戡黎之黎書疏引鄭注戡黎入紂圻內按黎爲無道當是輔紂爲惡者故文王伐之此云叛紂非上黨之黎矣地理志魏郡黎陽注晉灼曰黎山在其東黎之蒐史記楚世家作黎山之會則黎者其殆是與在紂時或爲東夷之國黎爲子姓者世本云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是服據世本也

鄭子產作丘賦　服曰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本疏）

案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者約司馬法文（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惠氏士奇曰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禮也管子乘馬篇一乘之地方六里（當作八里）一乘者四馬也（何馬四匹）一馬（丘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按此則司馬法所云丘馬卽管子所云一馬非古法矣而服云復古法者漢世大儒皆以司馬法爲古法鄭引以注小司徒文馬引以注論語千乘之國故服亦同之也知鄭不行丘賦者以襄三十年傳云

子產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輿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
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夫封洫之界廬井之伍皆
古法也乃一朝正之而輿人至欲殺之是鄭於古法蕩廢無存
其取民之道亦必强弱殊形貴賤異斂不能如古之計甸定賦
通力供財也然則邱賦之法同於伍田蠆尾之言等於孰殺蓋
習俗相安忽繩古法柔弱以爲利卽豪强以爲不便矣

釁大夫以落之　服曰釁以豭豚爲落詩斯干疏

案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
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
卽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此

叔孫爲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
器及軍器鄭元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
之器故釁也

五年傳卿喪自朝魯禮也　服曰言卿葬三辭于朝從朝出正門卿
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于朝重之也本疏

案知卿葬三辭于朝者周官喪祝及朝御匶注鄭司農云朝謂
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
朝而遂葬旣夕遷於祖用軸注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蓋象
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服以卿佐之於君亦猶子孫于祖考亦
必三辭于朝象平生時也此是魯禮故記禮者失之從朝出正
門者爾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曲禮云龜筴几杖
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然則出正門者非雉皐之門由朝
之路出國之南門耳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注南門國門是也
詩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皐陶謨云臣作朕股
肱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國之楨幹君之股肱言朝佐之
重傳云自朝故知必過于朝以尊之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服曰使亂大和順之道也釋文〇本疏引無也字

一案禮孔子閒居志氣旣從注從順故以和順釋從

明而未融　服曰融高也詩東方之日疏

案詩正義曰案旣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
遠日之旦明未高

享頫有璋　服曰享獻也釋文

案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
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鄭氏
先儒謂鄭興也然則以享爲獻服本鄭說聘禮受享束帛加璧
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注享獻也旣聘又獻所以厚恩惠
也若然則聘夫人用璋至享則用琮而此云享有璋者小行人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六

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卽是上公正義引鄭說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是也特舉享后者正義云舉璋與圭相對也杜云享饗也旣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饗禮已亡然聘禮及記載饗燕食之禮無執璋之文是杜意主破先儒說而於禮籍無徵所謂不可爲典要也以享爲獻於義爲順

飧有陪鼎　服曰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本疏

案聘禮有司入陳饔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服義本此鄭彼注云陪鼎三牲臛膷臐

膮陪之庶羞加也正義曰按聘禮又有陪鼎三其一曰膷鼎牛臛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臐鼎羊臛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膮鼎豕臛也在豕鼎之西

叔禽叔椒子羽　賈曰皆韓起庶子本疏

案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服曰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本疏

案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杜氏有叔虎無季夙故云劉炫以爲叔虎于時已死別有季夙按劉說是也季夙亦是字稱季則次在叔虎後叔虎已死遠啟疆當不數之

何不可之有　服曰何不可之有如是本疏

使遠啟疆待命于雩婁　服曰雩婁楚東邑楚世家注

案地理志廬江郡雩婁淮南子人閒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注雩婁今廬江案期思陂卽芍陂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不入吳境也惟爲楚之東邑與吳接壤故楚秦之師及此而還水經決水注以雩婁爲吳地誤也方輿紀要曰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有雩婁故城

十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服曰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本疏

案政衰爲叔世者據上云亂政知之季世者三年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是也叔季爲字之次第叔世踰于季世猶言叔某長於季某也若季世並此三刑不能作故曰不能作辟

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服曰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本疏

案儀善式用刑法靖謀皆釋詁文詩傳惟式不詁餘皆同箋云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與服解同正義曰此解于文便于杜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曰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本疏

案文王詩傳云孚信也彼疏云孚信釋詁文箋云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服言善用法者文王是斥文王言箋則斥法文王者言之各自爲說義並得通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服曰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器藏也本疏

案知鑄刑器是鼎者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藏爭辟者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者出火之火爲心星五行之火爲

鑄鼎之火民既爭罪二火亦爭明故必致災宣十六年傳凡火天火曰災在器故稱藏者藏讀如守藏之藏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刑鼎是器故稱藏焉

不抽屋不强匄　服曰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匄乞也不就人强乞也本疏

案抽爲裂者詩楚茨言抽其棘傳曰抽除也毀去爲抽毀裂亦爲抽詩羔裘舍命不渝箋舍猶處也言所處之屋無有毀裂匄爲乞者一切經音義二引倉頡篇云匄乞行謂匄也字體从人从亡言人亡財物則行求匄也又卷三引通俗文求願曰匄强釋文其丈其良二反服云不就人强匄則下音爲是爾雅釋言彊暴也郭注彊梁凌暴言不彊梁以乞之也

七年經春王正月暨齊平　賈曰魯與齊平服曰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本疏

案賈云魯與齊平者穀梁傳云以外及內爲暨賈說本此且經例如燕與齊平當書燕不僅曰暨齊平也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文叔孫婼如齊涖盟即齊平之徵也服不然者以崔杼伐我而後齊魯無相侵伐之事則無庸與齊平經書云暨齊平

是齊求成之詞齊大國無反求成之理不應如此書法六年傳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此事在上年十二月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杜氏釋例云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傳云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次于暨齊平之後文相比連是暨者燕暨之也傳以其不分明故又曰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許君近之者正義曰許惠卿也

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服曰皁造也造

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其勞事也
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本疏○微名亦作徵召
案史記鄒陽傳與牛驥同皁索隱皁養馬之官下士也漢書貨
殖傳至于皁隸注皁養馬者也服不取以爲說者以下文云馬
有圉方爲養馬故此訓皁爲造取聲相近閔予小子詩遭家不
造箋云造猶成也則造成事謂之皁矣僖二十八年聽輿人之
謀襄三十年輿人誦之是輿爲衆也佐皁成衆事者以輿臣皁
故皁造事輿衆佐之隸屬于吏者周官序官司隸注隸給勞辱
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其司隸之職曰
掌五隸之灋注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司厲男子入于罪隸

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
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
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是屬于吏者即屬于
司隸也僚勞者亦取聲近詩板及爾同僚傳僚官也服以同官
爲僚謂卿大夫士也此僚不得有同官之義故訓爲勞詩漸漸
之石箋邦域又勞勞廣闊疏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遼之遼而
作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按服以勞訓僚亦此義也僕僕
豎主藏也者詩出車召彼僕夫傳僕夫御夫也正月屢顧爾僕
箋僕將車者服不以御訓僕者曲禮凡僕人之禮疏古者僕用

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
僕皆用大夫士也若然則此僕非其倫矣故以爲僕豎史記酈
生陸賈傳沛公罵曰豎儒索隱豎者僮僕之稱僖二十四年傳
晉侯之豎守藏者也後漢何敞傳注引方言臧獲奴僕賤稱也
楚辭哀時命釋管晏而任臧獲矣王逸注臧爲人所賤繫也或
曰臧守藏者也然則此僕即豎臧獲之類服故以爲主藏臺給
臺下微名者云臺下以漢法相況文選袁紹檄豫州注引漢官
儀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後漢書蔡邕傳周歷
三臺是也漢曰臺周曰官府給臺下者稱臺猶治府藏者稱府
矣微名言其賤也孟子蓋自是臺無餽也注臺賤官主使令者

後漢書濟南安王康傳注臺隸賤職也微名一本作徵召義亦
通言有徵發之事則臺任奔走之役焉

作僕區之法　服曰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釋文○本疏爲隱下無匿字
案僕隱義未聞說文區踦區藏匿也从品在匸中品衆也荀子
大略言之信者在區蓋之閒注區藏物處是藏物爲區也知爲
隱匿亡人之法者上文云納亡人以實之無字引楚法當是爲
隱匿亡人設也

好以大屈　賈曰大屈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本疏○釋文引作出大屈也條同
服曰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

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啟彊見魯侯魯侯歸之大屈卽大曲也本疏○釋文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

案禹貢荆州厥貢惟金三品詩泮水大輅南金是金出楚地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與好魯事相類故賈以大屈爲寶金也齊語美金以鑄劒戟故曰可以爲劒大屈是地名而以爲金者猶朱提爲銀矣地理志犍爲郡朱提注山出銀服引魯連書以爲弓名者漢書藝文志儒家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卽魯連書也太平御覽兵部珍寶部引魯連子楚子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侯先至楚王悅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卽服氏所引服以魯連去春秋未遠當

得其實且薳啟彊言當是寶器若是賜金不得曰齊晉越欲此並不得曰慎守寶矣故服從之也大屈卽大曲者屈曲聲相近梁簡文樂府詩右把蘇合彈旁持大屈弓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賈曰熊獸也本疏

案釋文云黃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入爲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正義曰諸本皆作熊字然則釋文云今本作能者知古本皆作熊矣其作能者流俗本也郭璞注爾雅鼈三足能不著鯀化之異傳元潛通賦鯀殛變而成熊與終窮爲韻是東

晉時猶作熊正義引梁王云鯀之所化是能鼈也是熊作能而讀爲奴來反異說當起于齊梁時晉語亦作黃熊正義又引汲冢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雜說佐傳知熊者是已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熊如羆黃白文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是熊爲獸名正義又云張叔皮論云張叔錢氏大昕定爲後漢書文苑傳之張叔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爲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按此則後漢時人亦作熊也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　服曰聖人謂商湯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檀弓孔子曰而某也殷人也是成湯之後也

而滅於宋　服曰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注

案詩商頌譜疏引世本云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據此則孔父嘉爲孔子六代祖矣世本云防叔始奔魯非也華督既殺孔父而相莊公氣燄方張孔父之子不得不奔魯以避其難春秋傳于桓三年之後宋之臣無孔

氏可證奔魯卽在是時豈有孔父被殺後越至三世始畏華氏之偪而奔魯乎正義每言世本之疎此類是也服云其子奔魯爲得其實、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服曰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詩那疏

案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是何爲湣公子知是世子者白虎通京師篇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然則諸侯世子亦所以儲君嗣主文選西征賦注引宋均元命包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今傳云有宋明何爲湣公之適嗣當得國者是何爲湣之世子矣公羊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何爲世子故知

厲公之兄史記宋世家云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按此則厲公實自立非弗父何讓之與傳違異猗那詩序疏云何是湣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煬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孔氏之言雖由臆決以傳所云當有其事史不敘讓國者以世家於春秋以前諸君僅撮世系不甚詳事實故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服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子世家注　賈曰三人皆宋君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若然則正考父是弗父何之孫而此言曾孫者與王肅所撰家語本姓解合本姓解云宋丁公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較世本多世子勝一代是正考父爲弗父何曾孫矣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是名且不得同之乃弗父以下降爲卿佐忽有世子之稱於義可疑然漢魏之閒古書未亡服不從世本而斷爲曾孫當有證據故王肅僞撰家語亦與服合其世子勝之稱則不敢遽定也詩那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爲首是正考父佐戴公之證也宋世家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武宣二君考父皆逮事故曰佐戴武宣也

三命茲益恭　賈曰三命上卿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再命爲下卿則三命爲上卿矣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服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孔子世家注　賈曰俯恭于傴傴恭于僂循牆而走不敢安行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說文僂尫也傴僂也俯說文作頫或从俛文選上林賦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是頫正字俛或字俯俗字呂覽盡數苦水所多尫與傴人注傴脊疾也素問刺禁論刺脊閒中髓爲傴注傴謂傴僂身踡曲也傴僂是疾名銘借以象恭敬之形故曰僂曰

傴頫低頭是正義說文又云大史卜書頫仰字如此則凡卑其身者亦謂之頫矣廣雅釋詁傴僂曲也禮樂記進俯退俯注俯猶曲也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孔曰斂身是論語作鞠卽說文之匔說文云匔曲脊此僂傴俯卽鞠躬高下之分廣雅釋訓匔匔謹敬也（龍城札記引廣雅作匔匔廣雅疏證作躬躬曹憲邱六邱弓兩音亦讀鞠窮）故服曰皆恭敬之貌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痀卽傴淮南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三者本不甚分賈云俯恭于傴傴恭于僂者以上文云三命茲益恭銘又析言之故知由僂而傴由傴而俯遞見恭敬之加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

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彼疏云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又云言君若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垂委於地容經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僂傴俯之分亦是也循牆而走謂不敢安行者言循牆不敢由中道也說文行人之步趨也步行也趨走也走趨也奔走也散文義皆相通若對文言之爾雅釋宮堂上謂之行中庭謂之走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是走與安行爲異故賈曰不敢安行也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服曰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詩小弁疏）

案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也天文訓又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服云歲星之神者言太歲爲貴神也周官保章氏十有二歲之相鄭注云歲謂太歲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服注同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星左行在寅卽太歲也歲名則爾雅在寅曰攝提格至丑曰赤奮若者是時四時者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

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閔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云日十日者廣雅釋天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淮南天文訓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是從甲至癸爲十日矣周禮太宰挾日而斂之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賈疏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按賈氏自疏從甲至甲之意至注云凡十日仍謂從甲至癸十日者懸書之十日也斂之日爲甲日則不數也月十二月者爾雅釋天正月爲陬至十二月爲除題曰月名是巳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十者天之數也十二

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又曰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星二十八宿者說文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硩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號鄭注星謂從角至軫邵氏晉涵曰月令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律書備二十八星之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淮南天文訓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東北其星箕斗牽牛北方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其星東壁奎婁西方其星胃昴畢西南方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其

星與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厤志星名與淮南同鄭注所謂從角至軫也辰十二辰者周禮硩蔟十有二辰之號注辰謂從子至亥呂覽孟春乃擇元辰注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集注子丑謂之辰儀禮士冠禮吉月令辰注辰子丑也

八年經蒐于紅　賈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失大權在三家也本疏

案易象下傳尙大也姚信注得其盛位謂之大論語畏大人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若然凡事物屬君上者曰大如寢曰大寢車曰大路蒐之事周禮謂之大田春秋經謂之大閱是已此不言大蒐者以是時君失大權故不書大在三家者論語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按此經不書大賈云公失大權至十二年大蒐于比蒲三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仍書大蒐者以蒐紅爲蒐之始事經書曰大明君失權此後卽書大蒐可證蒐之事出自三家史爲緣飾而書大故不妨仍魯史舊文杜氏序所云文見於此而義見於彼者也是以十二年大蒐于比蒲賈復云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義不相妨也

葬陳哀公　賈服云楚葬哀公本疏

案賈服以楚師滅陳之下放子招殺孔奐葬哀公文相比次故知爲楚葬哀公傳稱袁克私葬而云楚葬蓋楚人以葬陳侯爲

已德牽連以告史從而書之耳公羊十年傳說滅陳之事曰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何休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亦據經發傳以爲楚葬哀公也正義曰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直言葬若然則十三年經云葬蔡靈公傳云平王卽位旣封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傳所云禮明指平王是蔡靈公之葬爲平王所葬何經不云楚葬也

八年傳石言于晉魏榆　服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水經洞過水注引略同○釋文○本疏

案水經注洞過水篇有石言晉之魏榆漢書曰榆次地理志太原郡榆次注梗陽鄉魏戊邑然則云魏邑者謂魏氏之邑也春

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榆州里名謂州中之里名
如闕里樗里史甘茂傳井里荀子是也
將往　服曰將往者欲往到陳氏問助子良攻我意本疏
案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也又數人告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
如陳氏服虔云云謬甚也今知不然者陳桓子亦受甲將助子
良告者必並告于子旗子旗不信者非不信子良之攻不信陳
氏之助子良也于是將往陳氏者蓋以子良之攻有由陳氏之
助何故蓋將以詰責之也至數人又告于道急欲過察其動靜
故曰遂如陳氏是將往陳氏于情爲愜孔以服說爲謬非也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服曰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

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本疏
案葬無殺馬毀玉之事今袁克殘毀之以殉者蓋不欲故君常
乘佩之物入楚人之手也
陳顓頊之族也　服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杞世家注
案樂記武王封帝舜之後於陳史記陳杞世家云周武王克殷
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陳祖虞舜也
舜出顓頊者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
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是舜出
顓頊也若是則陳爲顓頊之後而云族者晉語天祚將在武族

注族嗣也言顓頊之後嗣猶傳稱桓族戴族云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　賈曰物莫能兩大同上汲古本作兩盧
案莊二十二年述周史之言曰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賈
引其文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賈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閒違
天命以廢絕者同上
案舜後虞思者哀元年傳伍員說少康之事曰虞思于是妻之
以二姚卽其人也無閒違天命以廢絕者言其不絕世繼嗣相
傳也史記注又引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曰案國語賈義爲
長貽德考魯語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有虞氏韋昭

注引賈說以爲舜後然幕果舜後當云帥舜不當上溯顓頊矣
鄭語云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似幕在舜先不得稱
虞然下文云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后稷之封
尙未有周而稱周棄是由後追稱者則虞幕亦是追稱不得如
傳稱虞思例矣多方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是由前及後之辭此
云自幕至于瞽叟文與相同不敢蹈左祖之失竊以鄭說爲優
寀冕謹案史記索隱曰賈以幕爲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如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亦是從鄭說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六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九年經陳災　賈服曰慭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佝為國也本疏

案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以為說者以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為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佝存不與楚滅為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服曰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本疏

案文七年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今經云叔弓會楚子于陳與文七年盟扈書法相似傳歷敘宋鄭衛之大夫與彼歷敘齊宋衛鄭許曹之君相同傳所敘宋鄭衛之大夫據凡例言之則彼不書所會為公緩此不書所會明叔弓後也杜云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若然則經何以書會傳又何以歷敘叔弓諸人而曰會楚子於陳乎以此相較服義優矣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服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本疏

案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史記作薄姑蒲薄聲相近如薄社公羊傳作蒲社矣書大傳奄君薄姑謂祿父曰以薄姑為奄君之名其實薄姑商奄是兩地名漢書地理志齊地殷

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破斧詩云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班氏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則薄姑與奄為二矣濱東海者濱本作瀕說文瀕水厓引伸為瀕近之稱僖四年管仲述太公之賜履曰東至于海魯頌至于海邦蒲姑商奄為齊魯之地是近東海矣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曰薄姑齊地名說文作䣍云周公所誅䣍國在魯郡國志魯國奄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又引鄭康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詩邠風譜疏引北作傍與皇覽不同者漢書王莽

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地甚大故得在魯南淮北也鄭君皇覽各就其所指爲說蒲姑氏因之晏子對景公之辭因商奄之民祝鮀所言引以證蒲姑爲齊地商奄爲魯地也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　服曰婦之父曰姻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義故往弔本疏

案爾雅釋親婦之父爲婚服云爲姻釋親又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邵氏曰昏姻每多連舉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昏姻又云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故又云某以得爲昏姻之故小雅我行其野云昏姻之故左氏文三年傳云修昏姻皆並舉

其文也以上邵說經解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鄭注昏姻謂嫁娶也婿曰昏妻曰姻然則對文則婦之父爲婚散文得爲姻也王之后喪父於王亦有服者白虎通喪服篇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夫亦當服按此則諸侯爲婦父有服王亦有服可知其服則喪服云緦麻三月者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通典引馬融云壻從妻而服緦也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此往弔者以王故推及也正義謂王之納后必取諸侯之女后之父母不得身在京師往弔可耳何以得致襚也案春秋言逆王后者惟桓八年及襄十五年耳孫氏覺吳氏澂並謂

非禮則書此殊未然豈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除此二文餘俱合禮乎是不書者齊紀而外娶于圻內多矣若云必娶于外諸侯則如申伯爲宣王之元舅是厲王所娶者其姊妹也崧高之詩始云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前此不過爲王卿士無封國可知厲王可娶其家以爲后而曰必娶于外諸侯乎孔云后之父母不得在京師者非也

火水妃也　服曰火離也水坎也易卦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本疏

案說卦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又曰坎爲

水朱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又曰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王肅曰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孔疏曰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若是則坎水爲男離火爲女女配男故火爲水之妃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曰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禮記檀弓釋文

案知桀以乙卯亡者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言昆吾與桀同時死也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桀亡既同時則昆吾

以乙卯亡桀亡亦乙卯矣（說本孔疏）漢書律麻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殷本紀曰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是紂以甲子亡也此作受者牧誓曰今商王受孫先生疏證云史公受作紂者漢書五行志亦作紂凡今文俱作紂古文或作受也按賈氏傳古文者故作受云以爲戒者檀弓說此事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玉藻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疏云桀紂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謂桀紂）忌即戒也故曰以爲戒檀弓釋文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檀

弓疏曰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與翼奉說同非賈義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　服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大行人疏）

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彼注引傳以證殷服故從彼文以證此傳故亦曰殷中也叔老聘齊在襄二十年襄後十一年而耄至積以昭公九年積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者浦鏜校周禮云一字衍也言此二十年之閒無聘齊之事至此始聘同於彼注云久無事而聘也故傳云殷聘焉盛聘對小聘而言易象上傳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殷盛也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或服兼取此義故曰盛聘

〔經〕〔十年〕十有二月　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

案僖五年登臺視氣傳以爲禮此不書冬當是不行此禮故去冬刺之理或然也

〔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曰斷三尺使至于較大夫旗至較（考工輿人疏）

案斷三尺使至于較者以靈姑銔是君旗故斷旒三尺不敢與君並也較者攷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較兩輢上

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說文較車輢曲鉤也（從段氏注本）段氏謂曲鉤是漢制其在輢上則同大夫旗至較者周官公羊疏及本疏並引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故服引之廣雅釋天旌旗云卿大夫七斿至軹士三斿至肩新序義勇篇芋尹文云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並與服所引異義廣雅疏證云案攷工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鄭注云軫輿也軹轂末也旗旒愈短則去地愈高此云諸侯至軫卿大夫至軹若爲轂末之軹則反卑于軫而卿大夫之斿反

長於諸侯矣然則所謂軹者蓋兩輢之橫直木也攷工記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輢之植者衡者是也兩輢通高五尺五寸其上出軾者二尺二寸謂之較其下三尺三寸木橫直結如窗櫺所謂軹也此軹在軫之上而諸侯之旂齊軫故王黑請以齊侯之旗斷三尺而用之則至于軹而不至于軫矣軾在軫上亦高三尺三寸故芋尹文謂大夫之旗齊于軾也禮緯謂卿大夫之旒齊較較則高于軹又廣雅士旒至肩禮緯士旒齊首首亦高于肩蓋所傳者異也按疏證之言則傳云斷三尺服引齊較之文與尺數不合賈公彥曰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視民不佻　服曰示民不偷薄 詩鹿鳴疏

案佻詩作恌傳恌偷也箋云視古示字也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于禮義釋文偷音他侯反又音踰彼疏云偷音臾說文訓爲薄案此服云不偷薄與詩傳箋合孔疏云佻偷釋言文李巡曰佻佻偷薄之偷也偷正字偷俗字

十一年 經大蒐于比蒲　賈曰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 八年疏

案知書大爲大衆盡在三家者以叔向論魯事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云不忌君可見蒐事出于三家非君蒐而仍書大者明大衆盡在三家至蒐而集故曰大矣

傳臣聞五大不在邊　賈曰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 本疏

案疏又引鄭衆曰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衞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按鄭所申賈爲有據且下文歷引京櫟蕭亳渠丘蒲戚者正爲五大之證若杜爲五官之長直臆說耳

十二年 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曰時陽守距難故稱納 成十八年傳疏

案陽守者謂守陽城之主猶史稱上黨守三川守是以其距難故帥師而往杜氏釋例云今檢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

事然則稱納者因所納之地先必距難故須興師以納賈知陽之距難爲陽守者以傳云因其衆明陽之居民未嘗相距難距難者獨此守耳而北燕伯得入者當與鳳沙衞拒守而高唐人納齊師相類故傳曰因其衆也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爲說 本疏

傳已乎已乎　服曰已乎決絕之辭 本疏

案離騷云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注已矣絕望之辭也與此歌意相同

僕析父從　賈曰析父楚大夫 楚世家注

四國皆有分　服曰有功德受分器（同上）

案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封師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若然則封諸侯以其有功德也班賜宗彝在封諸侯之後是有功德者得受分器也

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服曰蓽路柴車素木輅也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同上）

案公羊傳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喪祝注作奄其上而棧其下柴棧古字通柴車即棧車說文棧云竹木之車曰棧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云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輓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註云棧車役車是也若然則棧車役車對文則分散文不甚分別攷工記云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與飾車相對是棧車素而無飾唐書大傳云庶人木車故曰素木車也藍縷見宣十二年傳注詩載馳云大夫跋涉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疏云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服用毛傳故與之同也桃弧棘矢以禦災者四年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是桃弧棘矢爲禦災之器也晉文公之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聲子之對子木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之生物廣矣而云楚地山林無所出者指熊繹啟封之初其地未廣言耳

齊王舅也　服曰齊呂伋成王之舅（同上）

案齊呂伋者齊世家言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是也成王之舅者成王母邑姜齊大公女故伋

爲成王之舅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同上）

案鄭語昆吾爲夏伯矣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又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注黎顓頊之後吴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吴回生陸終陸終產六子其季曰季連爲芊姓楚之祖也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坼破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是昆吾爲楚遠祖之兄故曰皇祖伯父

哀十七年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是昆吾後爲衛地今云舊許是宅者韋昭云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是也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賈曰三墳三皇之書墳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文選閒居賦注○本疏三皇作三王無墳大也三字素王作八王亡國上有九州二字

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疏曰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白

虎通號篇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漢書律歷志敘次則三皇者太昊炎帝黃帝也故後漢書周榮傳注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墳大者爾雅釋詁文五典五帝之典者爾雅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經也楚語申叔時曰敎之訓典韋昭注云訓典五帝之書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五帝者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號篇並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律厤志所敘似黃帝在三皇之中五帝之首以少昊當之合之左昭二十四年傳文班氏一爲得然則今所存堯舜典當是五典之二百篇書敘稱典其舊名也八索爲素王之法者釋文云索本又作素是古本作素故以素王之法釋之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是素王古有其稱賈氏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漢書董仲舒傳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曰立曰見明孔子作春秋準素王之法舊有其書特準之爲法耳是素王之法卽此八索也釋名釋典藝云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云素王之法是也謂孔子制此法有八失之九邱九州亡國之戒者九是九州之數九州者禹貢之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知爲亡國之誡者楚詞哀郢曾不知夏之爲邱兮注邱墟也是亡

國者爲邱墟矣周書史記解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下述皮氏至有洛亡國之由卽九邱遺書斆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二典而外書皆遺佚故釋者各據己意說之正義引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並與賈異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賈曰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本疏

案說文祈求福也詩賓之初筵以祈爾爵傳禮器祭祀不祈注

並以祈爲求詩鹿鳴德音孔昭箋儀禮士冠禮昭告爾字注並訓昭爲明言求明德者以下文引詩式昭德音故云正義又曰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阮氏挍勘記曰據此則賈逵本作祈昭馬融本作圻昭也

十三年傳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曰聽國人欲爲誰楚世家注

案釋名釋言語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聽國人欲爲誰言聽國人之所擇也

將欲入鄢　服曰鄢楚別都同上

案桓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地理志南郡宜城注故

鄢郢此又上華容注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傳所云沿夏也史記六國表頃襄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里有古鄢城

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服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同上

案二事見七年傳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服曰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同上○史記作五率引服亦作率

案前年傳云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今此五帥爲吳所獲

乃使爲卜尹　賈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同上

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序官太卜下大夫卜師上士此云大夫官蓋偶誤也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　賈曰巴姬共王妾同上

案杜用賈說正義曰襄十二年傳云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彼秦女是夫人明巴姬是妾

康王跨之　服曰兩足各跨璧一邊同上

案文選上林賦跨壄馬注跨謂騎之也騎必兩足據一邊故此亦云跨璧一邊也五代會要三引鄭康成三禮圖璧徑九寸又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長徑如此

故得跨之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服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人求利也同上

案白虎通商賈篇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言同惡之人亦若是焉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同上

案下文云族盡親叛可謂無主是子干無黨于內也凡欲有同爲惡者必先與已爲同好乃有羽翼之助言子干內既無主既無有與之共好誰肯與之共惡乎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服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是謂無謀

同上

案宣十二年傳觀釁而動服云釁閒也

私欲不違　賈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同上

案襄十年傳云專欲難成孟子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言棄疾不專欲以得民心古文尚書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賈服曰皆庶子而出奔同上

案莊八年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云小白僖公庶子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是晉文爲獻公庶子僖五年重耳出奔莒

有莒衞以爲外主　賈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衞人助之同上

案知衞人助之者以桓是衞姬之子于衞爲甥舅故助之

有國高以爲內主　服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同上

案齊世家云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是高國爲內主也云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者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爲正卿矣僖十二年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高國命于天子者齊語云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韋昭云國子高子皆齊上卿是也

從善如流　服曰言其疾也同上

案言如流之疾也廣雅釋詁疾急也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曰子餘趙衰同上

案子餘趙衰字說見將會孟子餘下

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同上

案事具僖二十三二十四年傳

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　賈曰四姓晉大夫同上

案四姓晉大夫者杜云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

惠懷棄民　服曰皆棄民不恤同上

案爾雅釋詁恤憂也孫炎注恤救之憂也周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言惠公懷公不憂民隱是棄其民也

閒朝以講禮　賈服以爲朝天子之法禮記王制疏

案王制疏云閒朝以講禮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案上云明王之制則非朝霸主可知鄭注禮五年一朝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並與閒朝不合故疑之賈服必以爲朝天子之法者以上云明王之制知之又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考禮卽講禮故以爲朝天子法也特上云歲聘此云閒朝若從聘歲閒之似爲三年一朝古無其制不知歲聘者包比年三年言之則朝者是五年之朝耳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

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引賈侍中曰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是賈釋間朝當以爲五年一朝此其證也伏生書虞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如伏生說五年一朝虞夏時有此制若周則大行人朝數有明文矣與五年之制顯爲違異而云明王之制者周語言穆王征犬戎荒服者不至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冠履失辨不能以周禮相繩特遠紹前代之制存其名相羈縻而已及文襄之霸因而修之故韋昭注魯語云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晉文公霸時亦取於此禮後之言禮者遂託爲明王之制矣

鄭伯男也　賈曰鄭伯爵在男詩譜疏　或云二字依周語注補　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也服曰鄭伯爵在男服也本疏

案以鄭在男畿者賈之正說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者賈引或說知者周語云鄭伯南也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孔氏於譜疏引賈正說而本疏獨引賈或說者蓋孔氏意主難賈故引其說而駁之曰子產爭國小貢重輒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不知周語僅言鄭伯之當尊貴賈猶以南面君非正訓不過引以備說豈于此傳爲爭承而言反取此不相比切之文乎或孔氏旁取國語注以發難未可定也是當以詩疏所引鄭伯爵在男畿爲正解矣夜周禮大行人之文男畿距邦畿千五百里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周語注引鄭司農云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爲在畿內據鄭說鄭之初封以及遷國皆在畿內不得爲男服而賈服並云在男服者周語韋昭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弱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愚謂韋說固通而子產以爲男服者實據舊都鎬京言之以新鄭之地由西都計遠近則在男服既則古而稱先實權詞以濟急蓋其敏也伯男之文舊說多端詩譜疏引鄭志答趙商曰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本疏駁之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何時武公既遷東鄭並十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于伯子男貽德謂鄭伯也句非不足卽欲連文足之則公與侯連也詩公侯干城傳公侯之子孫禮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侯與伯連也周禮典命曰侯伯七命邢遷于夷儀傳凡侯伯救患分災子與男連也孟子子男同一位王制子男方五十里不過下兼一等豈得越子而言男知王杜之說爲不然矣大

行人男服在甸服之外康誥侯甸男衛酒誥越在侯甸男衛男服皆次在甸服之後上文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則此舉男服明其在甸服之外不肯與甸服同貢也賈服之說庶爲近之

貢之無藝　服曰藝極也一曰常也本疏

案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注並訓藝爲極文六年傳云陳之藝極下文云貢獻無極一曰常者昭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是有常者爲藝矣

十四年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服曰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本疏

案廣韻七之司下云司徒司寇司空並以官爲氏九御慮下云又姓是司徒及慮皆姓也杜謂二子謂南蒯家臣正義曰杜以下句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知是南蒯家臣按南蒯已是家臣雖傳云人有十等然家臣之下不得復有家臣也且果是南蒯家臣何必與之盟乎其稱臣者漢書高帝紀云臣少好相人注引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是二人故自卑其稱使蒯不疑也其劫南蒯之後而曰羣臣不忘其君則爲季氏家臣明矣杜氏失之

宥孤寡　服曰宥寬赦其罪本疏

案說文宥寬也廣雅釋言宥赦也成十八年傳宥罪戾故曰寬赦其罪也杜云寬其賦稅正義云杜以下云赦罪戾則此宥非

寬罪故以爲寬其賦稅也貽德按書舜典曰流宥五刑周禮大司寇則宥而舍之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禮文王世子公曰宥之齊語曰公若宥而反之又曰一再則宥莊二十二年傳幸若獲宥成三年傳以相宥也凡言宥皆指罪過無有言寬賦稅曰宥者至以下有赦罪戾之文故不以服說爲然則尤誤宥赦二字散文有別易象下傳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舜典曰流宥矣又曰眚災肆赦司刺掌三宥三赦之灋齊語一再則宥三則不赦皆對文並舉何獨此傳宥孤寡赦罪戾之不當分舉乎傳曰宥孤寡者卽司刺幼弱老旄惷愚之赦也傳曰赦罪戾者卽司刺不識過失遺忘之宥以赦宥相通故隨文言之而宥赦自是兩事則與周禮同也至杜云寬其賦稅不可爲典要矣

任良物官　賈云物官量能授官也本疏

案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司士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古者皆量能授官言平王能與古會

乃施邢侯　服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本疏○釋文引施罪於邢侯也

案施罪於邢侯謂劾邢侯之罪也劾者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據之要辭如今劾矣說文劾法有辠也云時邢侯亡者晉語云邢侯聞之逃逃卽亡也故劾之者韋昭注施施劾捕也然則劾者書其罪辭捕之若今捕亡文書矣

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咸曰義也夫　服曰不爲末者不爲末殺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本疏

案末殺者漢時語也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末殺卽此末殺說文云殺散之也亦省作殺齊民要術凡云殺米皆殺米也當時語作末殺服所云是也省作末殺如永所稱是也末殺爲隱蔽之詞今謂隱沒者爲抹殺矣師古注谷永傳末殺埽滅也亦隱蔽義也咸杜本作減不爲末減與服異字異讀所受本異也服本作咸故訓爲皆而連下讀之就本爲義漢時師讀有異訓詁亦別者甚多孔斥服爲妄過矣

十五年傳吾見赤黑之祲　服曰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本疏

案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鄭司農曰祲陰陽氣相侵也攷工記畫繢之事云南方謂之赤北方謂之黑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火在南方若然則赤黑之氣爲水火相遇之象

而在下位句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服曰辱欲欲必求之吾助子請本疏

案儒行其飲食不溽注溽之言欲也以聲相近爲訓服以辱爲欲猶鄭義也正義以辱連上句云言在下位可恥辱也審是則傳何不云辱在下位而爲此不文乎以聲求義服訓爲欲而屬下句文義爲愜

禮王之大經也　服曰經常也常所當行也本疏

案禮器以爲禮之大經韓詩外傳二引孟子常之謂經故曰常也

十六年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賈曰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本疏

案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此與之同則當書名而不名者傳云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傳以爲禮故賈曰不名以立其子也

傳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服曰幾近也本疏。釋文幾服音機近也

案易小畜月幾望虞注幾近也釋詁幾近也穀梁成三年傳迫近不敢稱謚服言近亦謂迫近而笑我也若杜言數見笑則客從而笑之不過一笑而止何居乎爲數見笑乎

刑之頗類　服讀類爲纇曰頗偏也纇不平也本疏

案纇爲不平者說文纇絲節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多節曰纇詩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又曰不平謂何然則多節則不平矣類亦作纇借字也昭二十八年傳忿纇無期釋文纇服作類老子釋文纇河上公作類故杜本作類而義則纇也顧氏炎武曰類當作纇乃杜云緣事類以成偏頗文爲義頁不辭矣

立於朝而祀於家　服曰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太祖本疏

案禮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此云所自出之君者謂公子所由生知得祀于家爲太祖者以文二

年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鄭注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然則周廟者文王廟也諸侯既得祖其所自出明公子亦得祖其所自出之君而於家立廟祀之其後卽祀爲太祖矣本疏曰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其疏郊特牲云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

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愼同也其王子毋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案此則大夫之賢者得祀所出先君春秋之時容有大夫無功德而亦祀所出先君

孔氏於禮疏引左氏說以通之於服注則引禮文以駁之是其蔽也

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服曰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本疏

案孔張先祖子孔也配廟食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按盤庚鄭注大享謂烝嘗也此謂臣得配食于廟後世謂之配享廟庭子孔得配食者豈以穆公之子與通典功臣配享下載高堂隆議曰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若然則正義

謂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其說未爲非也杜云謂助君祭較服爲長

非不能事大句字小之難　服曰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非不能事大句字小之難本疏

案字爲養者說文字乳也乳爲生引伸之爲哺乳荀子禮論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注養謂哺乳之也故字亦得訓養以傳云非不能事大國故云事大國易也言養小國難者此小國子產自指其國也言身居小國生養其民人爲難

不亦銳乎　服曰銳折也本疏。此據宋本今本皆脫。

案說文銳芒也芒草耑草耑纖而易折故以折訓銳此引申之

義子產言吾懼以玉賈罪不亦自折其氣乎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七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十七年 傳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服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大皡以龍名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疏本

案黃帝受命者文王詩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此亦言黃帝受天命也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云黃帝得景雲之瑞者宋書符瑞志黃帝軒轅氏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景雲之瑞約時古籍未亡其言可徵可推服說之有本矣知黃帝上至大皡皆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者易繫辭傳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禮運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

川播五行於四時又云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易繫辭曰兩儀生四象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周官序引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太平御覽引曹植所作伏羲贊有龍瑞紀官之語若然則伏羲本易象制官以宣化天地之氣四時爲要故以春夏秋冬中分官至此而後至黃帝準此爲法莫有改易唐虞成周猶有以四時紀官祖其遺制耳正義曰此黃帝以上四代用火雲水龍紀事故服知黃帝以雲紀官而以四時配之其五官當爲青雲縉雲白雲黑雲黃雲也夏官不曰赤雲曰縉雲者說文縉帛赤色也文十八年疏引字書縉赤繒也故以代赤雲氏則

他官以色分可知矣說卦離爲火離象傳大人以明照四方明五方皆有火也炎帝以火名官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大火鶉火西火北火中火也不曰東火南火而曰大火鶉火者爾雅釋天曰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分野略例於辰在卯爲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又曰柳鶉火也注鶉鳥名火屬南方然則舉大火鶉火者亦猶云東火南火耳水爲五方皆有共工以水名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東水南水西水北水中水也於水火言方者白虎通五行篇春位在東方夏位在南方秋位在西方冬位在北方土爲中宮水火不可以五色分而無地不足知當以方位分之也

大皡以龍紀官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官當爲青龍赤龍白龍黑龍黃龍也月令言四時衣旗車馬之制春以青夏以赤秋以白冬以黑中央以黃五色配時義相同也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賈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曰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服曰雉者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本疏

案西方曰鷷東方曰鶅南方曰翟北方曰鵗皆爾雅釋鳥文惟南方曰翟爾雅翟作鸐耳說文曰南方曰𠷎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攻木之工搏埴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

工皆考工記說賈以工是剋治之名故知以五行相剋取象焉西方者金金剋木故爲攻木之工焉東方者木木剋土故爲搏埴之工焉考工記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上也南方者火火剋金故爲攻金之工也北方者水攻皮之工函鮑爲重離爲火爲甲冑然則攻皮之工火屬也水剋火故爲攻皮之工也釋鳥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攻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有似于翬故知爲設色之工也服云雉夷者周禮薙氏或作夷氏揚雄傳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注引服云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耳然則雉曰夷者取古音同也說文夷平也正義曰雉訓夷夷訓平

故以雉名工正之官使其利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之
量所以平均下民也邵氏曰賈樊所說五雉之名當屬漢初相
傳舊說不可疑其無據也
九扈爲九農正　賈曰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
扈竊元趣民耕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
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也
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
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本疏○疏又云賈服皆云鷃鷃是服亦有注今佚不存
案釋鳥自春扈以下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唐石經於冬扈之下重出桑扈竊脂四字後俱仍之近邵氏作正義歷引諸證刪去其文釋鳥又曰鴳欺老鳸鷃桑鳸

竊脂正義曰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謂讀爲鴳
鵊老也鳸下屬謂讀爲鳸鷃也惟樊光斷鴳鵊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
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
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惟鷃不重耳鷃不重者非若賈服作老扈鷃鷃也邵氏正
義曰案諸家釋九扈之名者俱有老扈不獨樊光也然說文云
鴳欺老也又云老扈鷃是則鴳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
者爲非疑下文扈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爲重衍而去之耳又
案賈作老扈鷃鷃者正義謂鷃鷃亦聲音爲名是也說文雇九
雇農桑候鳥然則以九雇有知農桑之候故少昊之時督民農
桑者取其名春扈分循爾雅作鳻鶞說文作鳻盾爾雅鳥旁爲

後人所施矣相五土之宜者月令命田舍東郊善相邱陵阪險
原隰土地所宜趣民耕種者三之日于耜耕種是春時事故春
扈趣之夏扈竊元趣民耘苗者耘說文作頛云除苗間穢漢書
食貨志云芸除草也月令季夏之月利以殺草是夏之事故夏
扈趣之趣民收斂月令仲秋之事故秋扈趣之謹蓋藏是月令
孟冬之事故冬扈趣之周禮天官園圃毓草木鄭曰樹果蓏曰
圃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荀
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則果實亦富國者所資
矣故棘扈爲之驅鳥焉周禮司寤氏禁宵行者是行爲晝事故
行雇爲晝驅雀釋言宵夜也故夜雇驅獸月令所云驅獸無害

五穀者也桑扈桑時候鳥故曰爲蠶驅雀離騷及年歲之未晏
兮注晚也呂覽愼小二子侍君日晏注暮也鷃鷃之聲故爲驅
民早起以是麥時候鳥故知爲收麥也正義曰舍人樊光注爾
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
也蔡邕獨斷說九扈之官云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
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
扈氏農正當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
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
趣民收麥亦與賈說相同以桑扈爲趣民養蠶勝於賈氏邵氏云
孔疏駁賈氏云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

總號令之其爲果驅鳥爲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爲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免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邵氏晉涵曰案古制茫昧唐虞以前設官分職自難定其職掌第如孔疏所駁則又不然古者重民衣食果亦民食所資故爾雅以果不孰爲荒而急就篇亦云園菜果蓏助米糧九扈爲農正植果養蠶設官董率於事無不便豈必親就果園躬入蠶室而始稱棘扈桑扈之職哉田家種藝春夏之交晝驅鳥雀夜驅走獸設人伺守至今猶然上古質樸設官以相倡導自可與民相安若如孔疏所言將令農民袖手旁觀而行扈宵扈之官使其竟日通宵

驅逐田野有是理乎疆域所限耳目難周無妨隨地設官如漢制鄉置三老嗇夫者古今官制不必其設一官號祇使一人爲之後世守牧令丞千百人而同一官號孔疏乃慮及溥天之下何以可周是謂九扈之官必祇有九人也無乃失之泥與

白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服曰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命以民事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禮記月令疏○此據宋本)

案白虎通號篇伏羲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神農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是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也百官之號以其徵卽上以雲火水龍紀官是也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如唐虞夏商周是也百官以其事者賈公彥周禮序云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木正五官見二十九年傳楚語云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火正在顓頊之世餘三正亦在其世可知云高辛氏因之者鄭語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是五行之官高辛氏亦依此也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服曰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河水注)

案論語使子路問津焉集解引鄭注津濟渡處也云棘津猶孟津言孟津之以濟渡得名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賈曰天漢水也或曰天河(御覽八)

案爾雅釋天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注天漢之津梁大東詩云維天有漢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棫樸雲漢詩皆云倬彼雲漢傳云雲漢天河也是天漢有水而又謂之河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　服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賈氏舊文無重火字(本疏)

案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孛之隱顯

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
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
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
字與漢志同
十八年 傳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服曰四國
次有火氣也本疏大庭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官詁訓疏
案東京賦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薛注大庭古國名也正義引鄭
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與服說在黃帝前合正義又曰先儒
舊說皆曰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云其處高顯者以能望
遠知之四國次者言十二次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注曰大界則曰九州州中
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
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
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
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然則宋爲大火
之次衛爲娵訾之次鄭爲壽星之次正義曰陳獨無次何所望
哉按正義說非也鄭氏云今存其可言者足證古法已失不過
就所知者分之卽如戰國時始有趙言十二次者並趙地數之
非春秋時天文說可知然則不能言陳次者特傳者失之非陳
無次也梓愼精疇人之術且在當時其有不知陳次乎服云四
國次有火氣者義當然也
弗良及也　服曰弗良及者不能及也良能也本疏
案周禮宰夫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王良能並舉是義
相近故良訓爲能
禳火于元冥回祿　賈曰回祿火神本疏
案正義曰先儒註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案云注左傳
及國語知爲賈氏故定爲賈說正義曰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
云回祿卽吳回也
鄅人藉稻　服曰藉耕種於藉田也本疏
案藉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祭義

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靑紘
躬秉耒是諸侯有籍田當躬親之鄅子在外者耕種籍田時也
杜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事無所出正義曰周之六月夏
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蹈藉踐履之義故
爲履行之眞曲說附會也
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　服曰撊然猛貌也本疏
案方言撊猛也晉魏之閒曰撊廣雅釋詁撊猛也撊卽僩說文
僩武貌大學云瑟兮者恂栗也鄭注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言其容貌嚴栗也卽此撊然者也
十九年 傳楚子之在蔡也　賈曰楚子在蔡爲蔡公時也本疏

案杜云蓋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杜以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卽位若在蔡生子唯十二歲耳未堪立師傅也至今七年未得云建可室矣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

費無極爲少師　服曰楚大夫楚世家注

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　服曰城父楚北境邑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楚有兩城父一爲夷城父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又有北城父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卽此漢置父城縣王莽末馮異爲父城長光武屯巾車鄉獲馮異處也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服云楚北境邑者以下文云以通北方故也

權隊宗主　服曰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本疏

案祏主藏於宗廟者說文祏宗廟主也又宔宗廟宔祏也今字皆作主五經要義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其背春秋左氏傳典司宗祏又曰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又曰反祏于西圃皆謂木主也正義駁服曰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無主何所隊乎若然大夫無主而服云祏主者說文又云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哀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疏云鄭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有主者當特僭爲之按此禮大夫無主春秋時則大夫僭爲主矣服云祏主者據時言之與說文或說同皆通時變耳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服曰二三老卿佐家臣本疏

案聘禮賓降授老幣注家臣也論語孟公綽爲趙魏老注引孔曰家臣稱老傳曰其二三老故知爲卿佐家臣孔氏謂老爲卿大夫聘禮記延及二三老注大夫曰老則義亦相通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氣　服曰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氣本疏

案正義曰厤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失閏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若然則時史于往年不置閏故冬至本爲周正月之中氣原當書正月日南至而傳云二月乙丑朔日南至者明往年置閏則今之二月推爲正月梓慎亦以失閏之故知二十年之二月實是正月冬至應在此月之朔故獨以二月望氣

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　服曰城父人城父大夫本疏

案詩載馳許人尤之箋許人許大夫也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鄉人鄉大夫也是大夫得稱人此知爲城父大夫者以奮揚使執已明是有官守也

相從爲愈　服曰相從愈於共死本疏

案言相從者謂已則從君命員則從兄言也如此則一死一生比共死爲愈

員曰彼將有他志　服曰欲取國吳世家注

案言欲弑僚而取其國也史記刺客列傳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是也

乃見鱄設諸焉　服曰鱄諸吳勇士同上

賈服注輯述　卷十七　十二

案刺客列傳云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其勇具吳越春秋

賓將掫　賈服曰掫謂行夜周禮掌固疏

案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曰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然則左傳古文作趣從杜說趣卽周禮之鼜後鄭說鼜爲擊鼜警守鼓也意與杜同亦卽與服同今文作掫說文謂所擊亦謂擊鼜也

琴張聞宗魯死　賈曰子張卽顓孫師服曰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四當作三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本疏

案賈云子張卽顓孫者弟子列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者也服不然之云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者弟子列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服所本卽弟子列傳也孔子是時年四十當作三十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至襄三十一年計十一歲合昭公二十年是時爲三十一也但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知未有子張者以子張旣少孔子四十餘歲計此時子張猶未生故疑賈說爲不知所出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服曰祝固齊大祝史嚚太史也一曰段氏玉裁曰謂上當有一曰二字其說是也今從之謂祝史之固陋嚚闇不能盡禮薦美至於鬼神怒也本疏

賈服注輯述　卷十七　十三

案齊太祝太史者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太祝太史掌祭祀之官此服正解以固嚚爲人名故曰祝固太祝史嚚太史也其曰謂祝史之固陋嚚闇者是或說也或以固嚚若是人傳當直云祝固史嚚今傳云誅於祝固史嚚似言於祝誅其固者於史誅其嚚者故釋之如是禮記祭義立而不詘固也注固猶質陋也論語儉則固集解引孔曰固陋也僖二十四年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闇通暗文選歐陽堅石詩注引國語賈注暗不明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祭統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是祭必盡禮薦美然後致福否則神明怨恫疾作由此矣

上下無怨　服曰上下謂人神無怨本疏

案下文云神怒民痛則此上下亦指人神言也禮坊記示民有上下也注上下猶尊卑也此云上下就君身言之尊於君者爲神卑於君者爲人祭統云上則順於鬼神亦謂鬼神爲上矣

一氣　服曰歌氣也本疏

案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一氣爲作樂之本說文可部哥聲也古文以爲歌字白虎通禮樂篇夫歌者口言之也口言則氣以宣之說文欠張口氣悟也歌詠也从欠亦以張口出氣故也

七音　服曰七律爲七器音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周禮疏作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梟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疏魏書樂志

案云七律爲七器音者周語云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然則七器音當作七音器云此七音卽外傳之七律而七律爲七音之器二十一年傳曰而鍾音之器也是也云黃鍾之均者周語云度律均鍾黃鍾之均謂以黃鍾爲宮也下言黃鍾爲宮至蕤賓爲變徵是黃鍾之均法也周語韋昭注同續漢書律厤志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至蕤賓爲變徵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若然如林鍾之均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以此相準而十二均之法可推矣聲之清濁不過五所謂宮商角徵羽是也至周加變宮變徵二聲周語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通典曰殷已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爲七音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是也武王克商至南北之揆七同也者皆周

語王將鑄無射傳文韋昭注云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正義曰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位七同合七律也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服引之者明周之所以用七律也梟氏爲鍾以律計

自倍半者通典樂三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一縣十九鐘至此一歲之閏數者賈公彥曰此服以音定之以一懸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賈氏之說不足發明服義也服云一懸十九鐘者周禮小胥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鐘凡十六枚今以二聲加之故一懸爲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半之法通之也鐘七律者謂一懸七律也十二懸爲二百二十八鐘者謂第一宮黃鐘之均第二宮

林鐘之均第三宮太蔟之均第四宮南呂之均第五宮姑洗之均第六宮應鐘之均第七宮蕤賓之均第八宮大呂之均第九宮夷則之均第十宮黃鐘之均第十一宮無射之均第十二宮仲呂之均每懸十九鐘以十二乘之共得二百二十八鐘也爲八十四律者謂每宮有七律旋相爲宮十二宮得八十四律也爲一歲之閏數者謂變宮變徵也續漢志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若然一歲之正數以五聲生六十律當之其變宮變徵餘於六十律之外故曰爲一歲之閏數

八風　賈曰兌爲金爲閶闔風也乾爲石爲不周風也坎爲革爲廣莫風也艮爲匏爲融風也震爲竹爲明庶風也巽爲木爲清明風也離爲絲爲景風也坤爲土爲涼風也本疏

案說見隱五年而行八風下

古之遺愛也　賈曰愛惠也

案廣雅釋詁愛仁也論語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故以愛爲惠

〔二十一年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曰書入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本疏

案云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者據傳文從國逆之例故書入

〔傳〕亟言之　服曰亟急也疾言之欲使信本疏

案亟讀爲爾之亟行之亟亟疾爾雅釋詁文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服以君上屬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亦似上屬釋文云而不能送亡君絕句廚人濮以公欲出亡故言激之曰吾小人死難則可至於送出亡之君則不可欲公之無出也故又曰請待之

不狎鄙　服曰狎更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本疏

案狎爲更者襄二十七年傳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晉語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注並訓狎爲更是狎有更義也服言城謂不更射爲鄙此以言劫之也豹懾其氣盛故抽矢而止或說城言不狎習故鄙者謂以言誘之也豹聞而輕之以爲不足

畏故抽矢而止是皆揣當時倩事爲此說耳狎習者釋詁文

二十二年傳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賈曰子朝王庶長子周本紀注賓孟子朝之傅也王愛子朝因愛其傅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太子本疏

案知子朝是庶長子者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明是庶長子矣孔氏曰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傅說爲談者說文談語也

王弗應　賈曰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服以賈爲然本疏

案十五年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及太子則太子壽卒在十五年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又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明穆后之子惟太子壽壽卒無適子矣此云景王不立適子者適子猶太子漢宣帝紀又賜功臣適後注適承嗣者也若然承嗣爲太子者得稱適子矣知時尚未立太子者以王欲立子朝知之王旣屬意子朝不遽立者王子猛年次於朝分貴於朝又單劉之族佐之王勿能決故距太子壽卒後已越六年尚未定儲位也韋昭杜預以爲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傳無其文未足據也

敗績于前城　服曰前讀爲泉周地也水經伊水注

案續漢郡國志雒陽有前亭劉昭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泉亭卽泉戎也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

已丑敬王卽位　賈曰猛母弟周本紀注

案正義曰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

二十三年經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賈曰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不國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服曰不書楚楚諱敗不告本疏

案泓之戰在僖二十二年經書己巳朔鄢陵之戰在成十六年經書甲午晦若然則史有所譏戰遇朔晦必書此傳書戊辰晦經不書晦者以吳楚沈頓諸國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故不書不國之書師者言不每國書也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依其例當書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以別之今合諸國而總云師與桓十三年之例異矣惡其同役而不同心者據傳文也服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者史之所書據楚告也知是楚告者以雞父楚地吳敗六國之師於其地不能不告故來告至其自敗則諱而不告故經不書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按經若是書戰則楚未戰當不書楚今經是書敗而傳明云楚人大奔敗是實矣若非楚諱而不告則經何故不書敗乎正義駁服曰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孔氏此言誤矣正從楚人來告故自諱其敗若吳人來

告方且誇張其詞肯以楚不戰之故而掩其大奔之跡乎服云
楚諱敗不告謂楚祇告六國之敗而不數已也於情爲愜

【傳】王師在澤邑　賈曰澤邑周地也〔周本紀注〕

使各居一館　服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子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各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賈氏近之〔本疏〕

案賈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者非司儀致館聘禮及館之館蓋以叔孫不肯與邾大夫坐訟故使各就坐訟旁舍以便於聽辭耳若是客舍則邾魯大夫至晉之時已各居館不必至此始云使各居一館矣鄭不逵賈義謂使叔孫子服各居使不得相

見而各聽其辭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古今治獄之定法也今叔孫子服雖爲兩人祇一造也兩人別館士伯就而各聽其辭名曰各聽祇聽一造之辭也聽一造之辭遽卽執之恐聽獄者無此理也卽坐訟者亦不受也下文云士伯御叔孫從者過邾館以如吏明邾魯各居一館云過館如吏明與訟獄之處相近也故服云賈氏近之

明其五候　賈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本疏。服本亦作五候見本疏〕

案五方之候者鄉飲酒義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月令季夏曰中央土候者說文云伺望也敬授民時堯典

文授時而必候五方者書疏引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知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此候亦當是占候厤象之事彼主四時故舉四方此傳云五候故兼中央言之杜本作伍候云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作五候王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也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王董之解雖與賈服異說而漢魏相傳之本皆作五矣周書程典云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按三四五相對而言則周書本亦作五今作伍者以杜本左傳文轉改耳

杜作伍特改字以就已說耳惠氏棟謂杜氏依周書爲說亦恐未確

【二十四年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襄三十一年疏〕

案孟僖子卽仲孫貜屬其子使事仲尼事具七年傳仲尼時年三十五者二傳並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是至襄公薨年爲十一歲合昭二十四年故年三十五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犧　服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犧鴈鶩雉也〔本疏〕

案說文牲牛完全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注始養之曰

畜將用之曰牲大戴禮曾子天圓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五牲
牛羊豕雞犬是用六畜爲牲此云麕鹿熊狼野豕俱是獸名而
以屬牲者以上文言六畜此不得重述故知此五牲當用獸也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
鄭注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牲屬獸官牛馬稱獸類則獸
亦得稱牲也此五牲卽庖人六獸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卽麐）
野豕兔後鄭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
狼而熊不屬服云麐鹿熊狼野豕有熊用先鄭說有狼用後鄭
說復去麋者說文麋鹿屬麇（卽麐正字）麐也麐麇屬也是鹿麐足以
包麋故不列犧爲鷹鷲雉者說文犧宗廟之牲也周禮牧人凡

祭祀共其犧牲後鄭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又魯頌享以騂犧毛
傳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禮記月令循行犧牲
疏引王肅曰純色曰犧二十二年傳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侍
者曰自憚其犧也明羽族體完亦爲犧矣犧兼鳥獸言之服只
及羽族者避上文畜牲也司農注庖人六禽有雁雉雁卽今之
鵝鷲亦雁類今之鴨皆是饍品故服舉此三者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賈服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
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烝民疏）

案烝民詩箋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彼疏云昭元年
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情法六氣也下引服氏此注云云又禮運
何謂人情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彼注云喜生於
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其義可
知也按孔氏疏詩禮兩引此文皆以服說爲然而傳疏引此文
爲賈逵說云一氣生于一志謬矣此袒杜之過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賈曰師已魯大夫文成魯文公成
公（魯世家注）

案賈云魯文公成公則今傳云作文武誤也陳樹華云史記漢
書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並作文成按勘記云石經宋本
岳本武作成劉氏史通亦引作文成

介其雞　賈服曰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服作羽）可以坌郈氏雞目
（本疏○魯世家注作服說）

案釋文介又作芥儀禮疏十六初學記引傳亦作芥是賈服本
作芥故以擣芥子爲說說文擣手椎也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
芥辛菜也芥辛則子亦辛矣說文播一曰布也文選答盧諶詩
注引聲類曰散也坌卽坋說文坋塵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
文曰埲土曰坌埲之言蓬勃也季氏椎芥子布散於雞翼閒使
坌涌蓬勃如塵之揚足以眯郈氏雞目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
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賈服同注呂覽察微云介甲也作小
鎧著雞頭也與人閒訓互異呂覽引傳作介疑淮南引傳作芥

本旣異文高各就文爲說或今本淮南本雜許氏注也杜氏云
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前說亦從賈服後
說則正義謂不可解艮是正義引鄭衆云介甲也雞著甲是鄭
本作介也

郈氏爲之金距　服曰金距以金鐺距儀禮少牢饋食禮疏

案距說文鷄距也漢書五行志雌雞化爲雄而不鳴不將無距
注距鷄附足骨鬬時所用剌之論語子張釋文距鷄爪也說文
鐺以金有所冒也以金鐺言以金冒其爪也鐺亦作沓漢書外
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謂以銅冒門限也高誘注呂覽察微
郈氏金距云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卽服義也儀禮士相見

注下亦降也怒其不下已謂不降下於已也

益宮於郈氏　服曰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魯世家注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曰昭伯臧孫賜也同上

拘臧氏老　服曰老臧氏家之大臣同上

案老爲臧氏家大臣者儀禮聘禮老牽牛以致之注老室老大
夫之貴臣大臣猶貴臣也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曰費季氏邑言五乘自省
約以出同上

案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常爲季氏私邑春秋時
人臣出亡必隨車乘后子奔晉以車千乘慶封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今季孫自願減損至五乘出亡

逆孟懿子　賈曰懿子仲孫何忌同上

執冰而踞　賈服曰冰櫝丸蓋也賈義見本疏○服義見詩太叔于田疏

案冰卽掤詩叔于田抑釋掤忌正義曰掤與冰字雖異音義同
毛傳掤所以覆矢釋文引馬融云掤櫝丸蓋也是漢儒相傳之
訓如此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引詩曰抑釋掤忌北堂書鈔百卄
六引劉楨毛詩義問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筩蓋然則櫝丸卽箭
筩櫝丸亦作韇䪅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或謂之韇丸廣雅釋
器韇䪅矢藏也按方言以韇䪅爲弓藏與廣雅異後漢書南匈
奴傳弓鞬韇丸注引方言作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似方言亦

謂矢藏然此傳疏引方言與今本同且如彼文則櫝丸是盛弓
者李賢以上有弓鞬改方言以伸其意非方言本文如是士冠
禮鄭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說文韇弓矢韇也則櫝丸可
爲藏弓矢之通名故廣雅爲矢藏方言爲弓藏且凡藏兵器者
皆謂之櫝少儀曰劒則啟櫝又云戈有刃者櫝是也其葢于櫝
丸上爲冰故毛公許君俱曰覆矢矣

請致千社　賈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魯世家注

案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五五二十五家也詩將仲
子無踰我里傳二十五家爲里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
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

里社是也郊特牲疏如鄭此言謂祭法注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按此則春秋時尚無里社而服云二十五家爲社者里社之名雖盛於秦漢時春秋時已有其制管子小稱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衞矣注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居社呂覽知接書社四十注二十五家也愼大篇諸大夫賞以書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七百里卽七百社可證管子云書社七百者七百里也呂覽書社四十者四十里也是里社起於秦漢之前以里是二十五家一

里祀一社則亦二十五家爲社矣千社則二萬五千家矣正義曰禮有里社故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也按郊特牲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非里社也正義引以證此誤也

齊侯圍鄆　賈曰鄆魯邑魯世家注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

案正義曰經書取鄆而傳言圍鄆故云鄆人自服不成圍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賈爲此解杜從之也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乃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賈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案二十六年公圍成亦是圍而不得而書圍此若圍鄆不得何以不書圍案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言伐此圍鄆取鄆亦書取不言圍其義正同何爲不可劉何知此年圍鄆未服鄆若未服經何得書取苟出胸臆而規杜氏非也以上正義今案劉炫謂明年乃始取之觀明年傳文劉言未可駁也賈云鄆人自服不成圍者以臣無拒君之義穀梁傳所云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二十六年自釋經不書圍之意非謂今年圍鄆之日卽取鄆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曰季氏示欲爲臣故以告廟本疏

案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桓二年傳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今昭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

明示終守臣節特告于廟若公至國都者然晉范獻子謂季孫事君如在國是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八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二十六年）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服曰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

案往年齊侯取鄆者謂往年經已書取鄆也經于圍鄆之日即書取者穀梁傳曰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是也明臣無拒君之義故往年傳書圍鄆經即書取鄆矣其實取鄆在今年故傳從實書之正義曰劉炫以服言爲是往年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正月庚申取之凡三十一日杜云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若如杜言則傳只次于三月公至自齊之前書齊人取鄆足矣何必繫月繫日乎傳書月書日明取鄆實在此月中也

賈服註輯述　卷十八　十

申豐從女賈　賈曰申豐女賈魯大夫魯世家注

粟五千庾　賈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同上

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庾論語與之庾集解引包咸周語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尙書並曰十六斗曰庾一庾十六斗故累五千庾得八萬斗也

然據有異焉　服曰異猶怪也同上

案白虎通災變引春秋潛潭巴異之言怪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　服曰出成周也本疏

案先是王居狄泉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至是而出故曰出成周也

使女寬守闕塞　服曰南山伊闕是也御覽四十二○元一統志三百八十三

案水經注伊水篇云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若然則今監本毛本作守闕塞誤石經宋本湻熙本岳本足利本作守闕塞是也服本作闕塞知是伊闕之塞故曰南山伊闕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

賈服註輯述　卷十八　十一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服曰平王之庶長子宜申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平王娶秦女爲夫人昭王爲適子下文云子西長而好善是子西爲平王之庶長子史記謂平王之庶弟服杜皆不從當是別有據也宜申子西名

太子壬弱　服曰太子任昭王也秦嬴子也其年幼弱同上

案任今本作壬陳氏樹華云哀六年云楚子軫卒則昭王名軫疑壬非昭王或者卽位后改名邪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作珍蓋傳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貽德按珍爲正文軫則通字珍脫而爲王王轉而爲壬服本作任者則又以壬任通而

傳寫誤也秦嬴平王夫人也楚世家云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即本傳文是古本左氏傳亦作珍也曲禮云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蓋年稚者謂之幼弱矣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服曰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

案楚世家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服云故太子即史云前太子也事在十九年傳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服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孫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同上

案言若廢太子而不立是亂國之常紀納太子所聘是平王之

惡既葬而復言及是追章其惡也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緦麻三月章外孫賈疏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太子任秦嬴所生故云秦外孫也瀆通瀆禮表記注瀆之言褻也晉語瀆其信也注瀆輕也少儀毋瀆神疏瀆慢也然則訓易者猶慢易輕易褻易也

昔文武克殷　服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正義曰諸家本皆然服虔王肅董注云云下句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克殷疑誤也

案文王受命詩大雅序文也彼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劉歆作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武王伐紂事具泰誓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所引之文非梅氏古文牧誓此言武王克殷而上推文王者亦言文王既受命是伐殷之由故文王亦得爲克殷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服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武帝紀注

案周本紀言厲王之亂宣王匿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周召二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是其事也

玩求無度　服曰玩貪也本疏

案正義曰俗本作規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元年傳曰玩歲而愒日杜云翫愒皆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今諸本皆作規石經此處缺段氏玉裁校本作玩是也易繫辭所

樂而玩者釋文引馬注玩貪也說文玩弄也貦或从貝有貪愛之意故貦貪皆从貝

其誰有此乎　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齊世家注

案下文景公曰吾以爲在德故知景公自以爲德薄不能久享齊國也無逸述殷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是德盛者能享國久也

二十七年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賈曰二子皆王僚母弟本疏

案下文述王僚弒後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傳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吳邊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二
公子爲吳光之讎當是僚母弟矣又吳世家云專諸曰王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
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詳史文與傳稍異母老子
弱是指王僚言既云子弱又云兩公子攻楚則二子爲僚弟明
矣賈據史記爲說故知爲僚母弟也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服曰上國中國也本疏
案正義曰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
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總謂宋

衛陳鄭之徒爲上國耳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服曰察彊弱吳世家注
案爾雅釋詁察審也
楚莠尹然王尹麇帥師救潛　服曰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
案正義曰定本王作工是正義本作王矣釋文作工纂圖本閩
本監本毛本工作王與正義合孫氏志祖云下文别有工尹壽
此當作王尹服云王尹主宮內之政以此尹繫王則於王爲近
故知主宮內之政猶周禮之內宰矣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賈曰都君子在都邑之
士有復除者本疏
案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
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今之律
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别有
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服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所謂此時可以殺王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賈曰上國與中國同釋文。本疏引云上國中國也
服曰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釋文引祇云上古國也不索當何時
得也吳世家注
案正義曰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服以賈言上國

爲中國吳公子光未必近述時人之言故以爲上古之國賢士
所言者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然則其前言皆前之
賢士所言也不索當何時得者皇矣詩其政不獲箋獲得也言
不求之則位何時始得也
我王嗣也我欲求之　服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
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本疏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
國乎季子又云闔廬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
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

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若然則謁爲壽夢之嫡餘祭
夷昧季子則謁同母弟僚爲壽夢之庶長子故季子稱之爲兄
矣服據公羊傳爲說云夷昧生光而廢之者言光應爲世子夷
昧廢而不立者欲致國季子故也僚者夷昧之庶兄季子旣稱
之爲兄則亦爲夷昧之庶兄矣夷昧卒僚代立夷昧死時季子
外使故僚卽位也光曰我王嗣者公羊述闔廬之言曰先君之
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
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
爲君乎光謂身是夷昧之子若不與季子則王嗣宜立者也吳
世家則曰王餘昧卒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

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
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史文與
公羊傳違異杜據史記故曰光吳王諸樊子也若然則宜曰我
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若據王嗣則光果諸樊之嗣子
僚亦夷昧之儲君旣非兄終弟及卽當父死子傳僚之立宜也
光何不平之有而且以王嗣爲言乎信史不如信傳服從公羊
說是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服曰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吳世家注　無若
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史記索隱十
案專諸言其母老其子弱身在則事育之倘無我爲若之何杜
氏云猶言我無若是何當卽本服注正義曰古人言有顚倒是
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恐已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
託光也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
在若上
我爾身也　服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吳世家注
案吳世家云我身子之身也言爾我不分任其母子之事也
鱄設諸置劒于魚中以進　服曰全魚炙也同上
案知是魚炙者吳世家云置匕首于炙魚之中是也知是全魚
炙者以中可置劒也
鈹交於胸　賈曰交鱄諸胸也同上

案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李注交共也言共交于專諸之胸也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服曰待其天命之終也同上
案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
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三科有受
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洪範
九五福五曰考終命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
也檀弓子張云君子曰終注事卒爲終季子謂待年壽是天所
命者以待其卒事而已
復命哭墓　服曰復命于僚哭其墓也同上

案聘禮曰君若薨歸執圭復命于殯注復命于殯者臣子之與君父存亡同又曰與介入北鄉哭是君薨後而歸有復命入哭之事今傺已葬故復命而哭其墓也

取五甲五兵　服曰兵戟也本疏

案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穀梁莊二十五年傳陳五兵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匡謬正俗云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劒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鐵若然五兵之器不一正義曰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服以兵爲戟者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後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正義曰謂圍守皆

用戈戟助之若然則除弓矢殳矛是偏用之故知所陳者當是戈戟說文戈平頭戟也方言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然則戈者戟之平頭者也戟者戈之無刃者也戈戟同類故言戟足以包戈呂覽慎行述此事曰令尹好甲兵高注亦曰兵戟也

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服曰民弗肯爇也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本疏

案知鄢將師稱令尹使炮燔之者以令尹不過將師告之其攻郤氏且爇之皆是鄢將師矯令尹命爲之下文沈尹戌曰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是也

使宰獻而請安　服曰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本疏

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君燕臣請自安之禮服謂此請安當如彼文齊侯使宰代司正請魯侯自安也鄉飲酒禮亦有請安之文服不引彼證此者以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今齊侯既使宰獻明以臣禮待魯侯矣則此請安當如燕禮之命司正請安非鄉飲酒賓主請安之禮矣杜云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按燕禮是君燕臣之禮公必在坐齊侯卽以臣禮待魯侯何容不在坐杜氏謂不在坐非也

〔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　服曰髮美爲鬒詩云鬒髮如雲言其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元妻詩君子偕老疏

案說文㐱稠髮也詩曰㐱髮如雲或作鬒今詩作鬒疑此傳亦作鬒作黰者涉下黑字而誤耳說文無黰字二十六年傳有君子白皙鬒鬚眉亦作鬒不作黰髮美爲鬒卽稠髮也髮稠則美也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毛取此傳爲說服亦引彼詩又取毛傳爲說故曰言其美長而黑也

貪惏無厭忿類無期　賈曰惏耆食也服曰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本疏

案惏卽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讀若潭又河内之北謂貪曰惏从心林聲是散文惏卽貪若對文則惏爲耆食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王逸注曰愛食曰婪是也忿類之類杜本作纇注云纇戾也釋文服作類云忿怒其類者服就其本釋之也桑柔詩貪人敗類傳類善也毛意以敗爲毀謂貪人毀敗其善也服本彼爲說忿怒其類忿怒其善也饜與厭同晉語厭厭而已注厭飽也以饜其私言飽其私欲也呂覽懷寵徵斂無期注期度也故曰無期度也

心能制義曰度　服曰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皇矣疏

案周禮大司徒知仁聖義忠和注義能斷時宜禮記祭義云義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白虎通情性篇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爾雅釋言揆度也史記律書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若然則以心裁斷使事得宜是爲善揆度矣

德正應和曰莫　服曰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同上

案此傳釋莫其德音之意詩正義曰德正卽德音故服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以正卽音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通典引周禮師氏馬注云在心爲德身心皆屬於己故曰在己曰德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卽於外謂之音然則德之施行於外亦

爲音矣鹿鳴詩曰德音孔昭惟施行在外故曰昭也發號施令祭統文天下皆應和之者正義曰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卽此義也莫詩作貊樂記引詩亦作莫爾雅釋詁貊嗼定也郭云皆靜定讙譁不靜之貌

照臨四方曰明　服曰豫見安危也同上

案言知四方安危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自誠明謂之性是豫見安危爲明矣

教誨不倦曰長　服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同上

案孟子曰誨人不倦仁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傳曰供養三德曰善則善道德之總名言能道德教人而不懈倦故曰長矣

慈和徧服曰順　服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上

案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賈子道術惻隱憐人謂之慈是以上愛下曰慈矣禮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非中不生故曰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者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君人者能以此爲治則祭義曰

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
外而眾莫不承順所云天下徧服信而順之由此道也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
案齊語比校民之有道者注比比方也然則比方猶比校矣廣
雅釋詁損減也益加也說文宜所安也比校古今減之而得所
安是擇善也
經緯天地曰文　服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
案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
天隨天所為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為文也

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
夫故稱主君魯世家注
案大夫稱主者周禮太宰主以利得民注主謂公卿大夫調人
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注主大夫君也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
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武曰主是謂矣成鱄謂魏獻子曰
主之舉也並稱大夫為主晉語再世以下主之注亦云大夫稱
主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
君喪大記大夫君不迎于門外正義曰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為
君故曰大夫君也若然則主者大夫之通稱君者又有地之通
稱故稱主君是比公于大夫也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賈服曰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賈義見夏本紀注。服義見本疏
案豢說文作豢云以穀圈養豕也禮樂記夫豢豕為酒注以穀
食犬豕曰豢楚語芻豢幾何韋注淮南時則訓案芻豢高注皆
云穀食曰豢是凡以穀養之者皆曰豢御亦養者正義曰養馬
曰圉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乘　服曰四頭為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釋文河漢各二服云河漢各二乘
案儀禮大射儀司馬師坐乘之注乘四四數之孟子發乘矢注
乘四也既夕記猴矢一乘注四矢曰乘檀弓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釋文四馬曰乘方言四雁曰乘龍稱頭猶馬稱匹也故以乘
龍為四頭河漢各二乘合四乘十六頭也
其後有劉累　服曰後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夏本紀注
案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天子立有德為諸侯有
賜姓之事如世本謂舜為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
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昭八年傳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此
劉累本陶唐之後本有舊姓及劉累夏時為諸侯夏后復賜姓
為劉猶周賜舜後為媯姓也御龍是氏史記夏本紀曰姓非也
漢書高祖紀姓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言自劉累始得劉姓也
以更豕韋之後　賈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

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上
案賈以元年傳唐人是因明劉累在孔甲時本封實是大夏豕韋至湯始伐孔甲時未嘗滅亡不得更代知此傳云更豕韋之後者非指劉累特承賜氏之下終言其後之在商者耳故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也祝融之後封于豕韋者指彭姓之豕韋也鄭語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是豕韋爲祝融之後也云武丁滅之者鄭語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于豕韋者殷衰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殷本紀帝小辛立殷復

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易稱高宗伐鬼方詩殷武稱撻伐荆楚武功爲甚若然豕韋爲伯于帝乙之時而當滅於武丁之世劉累之後實更其封故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　賈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同上

官宿其業　服曰宿思也今日當豫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本疏
案說文宿从宀佰聲佰古文夙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佰古文夙从人佰佰亦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故周書寤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若然雖夕不休所以思也論語子路無宿諾集解宿猶豫也今夕豫思明日之事所由早敬也如家人宿火漢時俗猶漢書召信臣傳言蘊火矣

鬱湮不育　賈曰鬱滯也湮塞也本疏
案正義曰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堙塞不復生也

木正曰句芒　賈曰總言萬物句芒句芒祀于戶本疏
案古音亡明相近書盟諸亦作明都史記孟卯國策作芒卯詩言釆其蝱說文引蝱作莔莔明之聲也故白虎通五行篇曰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是句芒卽句萌矣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賈言萬物句芒知木正取名

以春氣極盛言也杜云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豈春氣所達僅在木乎不如賈萬物之賅備矣正義曰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按孔說非也以木爲主而獨舉木則金之神曰蓐收能曰金之蓐收乎此不可通也云句芒祀于戶者此賈分言五祀之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後鄭曰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于木該爲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

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是鄭以爲五官之祀當在四郊四方賈謂祀于戶竈等祀者白虎通五祀云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是戶竈等祀爲五祀之正名此傳云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祭五祀時五行之官亦得祭之故曰句芒祀于戶也月令其祀戶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火正曰祝融　賈曰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祝融祀于社（同上）

案白虎通號篇說祝融云祝者屬也五行篇釋祝融云屬續也史記楚世家命曰祝融集解引虞注祝大也鄭語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曰祝始也是祝無定義賈云祝甚者亦大義也御覽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亦曰祝甚詩既醉昭明有融鄭語云以淯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是融爲明也月令曰其祀竈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金正曰蓐收　賈曰蓐收祀于門（同上）

案月令其祀門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俎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水正曰元冥　賈曰元冥祀于井（同上）

案月令作其祀行呂覽孟冬紀亦作行注或作井冬水王故祀之也淮南時則訓作其祀井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亦曰其祀井則賈云祀井者呂覽注所云或本也白虎通又云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一說井以豕或曰井以魚

土正曰后土　賈曰后土祀于中霤（同上）

案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遂濟窮桑　賈曰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曰窮桑（本疏）服曰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國名紀八）

案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曰少帝名摯字青陽降居江水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又引古史攷云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賈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爲窮桑者爲少皡正義曰賈

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皥之世服以少皥之世以鳥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且云世不失職則指其後世而言故以窮桑爲顓頊帝王世紀云顓頊始都窮桑後徙桑丘是窮桑曾居之矣

有烈山氏之子　賈曰烈山炎帝之號本疏

案祭法作厲山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又曰本起烈山或時稱之一號是烈山爲炎帝號信矣杜以爲神農世諸侯案祭法魯語並云

有天下則非諸侯明矣烈山卽神農先儒之說同然則不得云神農世諸侯明矣劉炫規杜宜也

遂賦晉國一鼓鐵　服曰鼓量名也曲禮云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本疏

案鼓量名者曲禮注云量鼓量器名管子地數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禮釋文引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若是十二斛十二石之鼓則不得操不得以樂浪人所呼當之故鄭僅曰器服曰量名不言所容之數荀子富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與盆並舉斯爲然矣廣雅釋器云斛謂之鼓小爾雅衡云石四謂之鼓蓋鼓無定數也引曲禮者證量有鼓名云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者謂遍賦國中也正義曰禮之將命畺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甯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衆人鼓石爲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按孔規服非也禹鑄九鼎貢金九牧刑鼎雖微賦鐵鑄之猶貢金意也其不以權衡鈞石計者以鼓之屬量器微者卽家賦一鼓財不費而易集周禮桃氏冶氏備于考工月令審五庫之良金鐵具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兵器注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內府掌受良兵良器若然凡器物之財皆徵于民令趙鞅荀寅藉兵役之需初賦錢以爲役器而藉以鑄刑鼎故傳爲因上生下之辭而曰遂也是家賦一鼓何嫌多乎杜云令晉國各出功力若是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無論鼓石之義爲傳文所無卽云各出功力共鼓當云役不當云賦當云役國人不當云賦晉國矣且鼓冶卽下文鑄字果如杜云當云一鼓鐵爲刑鼎足矣何容曰鼓曰鑄以重疊其文乎旣云鼓石爲鐵又云計令一鼓已足迂折其詞傳意逾晦自當以服說爲長

（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　服曰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

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儆季氏之過此
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
國本疏
案襄二十九年經書公在楚傳曰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皆
然則史例公在外于春王正月必書其所在之地所以解釋不
朝之故也今昭公無爲君之道季氏不善公之所爲淮南子脩務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注非者不善之詞故于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
公在乾侯皆缺朝正之禮而史不釋言之者季氏不肯也孔子
春秋之時當補書之而亦不書者所以明季氏之罪耳此年書
者謂此年史于春王正月書公在乾侯其書者何以往年公如

晉次于乾侯既不能入晉又不能返國季氏閔公之內外交困
因于此年歲首書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之禮明猶以爲君也事
君如在國二十七年傳文
（三十一年）傳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服曰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
本疏
案傳文言不絕季氏則賜之死者是賜之不使死也既不使死
是晉君以死賜季孫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
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
入郢乎終亦弗克　服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
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
童子注疏本作老童此从惠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
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
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
終亦不克周禮占夢疏
案十一年傳萇宏曰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公子比弒
靈王蔡侯廬歸于蔡是十三年歲在大梁歲星十二年而周天
周而復始二十五年復在大梁由是而遞推至此年歲當在大
火而服云是歲歲在析木者馮相氏賈疏云歲星爲陽右行于
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

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
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
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然則厤有超辰之法故服于
三十二年傳注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應在
鶉首超之則在鶉火矣由是二十七年復在鶉火由鶉火遞推
之則是年歲在析木矣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明年傳曰越得
歲是歲在星紀明年歲在星紀則此年在析木矣後六年在大
梁者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定元年歲在元枵定二年歲在娵訾
定三年歲在降婁至定四年則歲在大梁自此年數至彼年爲
後六年也大梁水宗者漢書五行志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

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服取彼爲說也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者賈公彥占夢疏曰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禮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日在星紀者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爲吳國分以星紀爲吳分野也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者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據史記是老童爲顓頊之孫然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曰顓頊生老童與服同則老童爲顓頊子當有古籍可徵也楚之先旣曰老童則所夢之童

子爲楚象矣行歌象楚走哭者易中孚曰或泣或歌是歌哭同類故轉以歌爲走哭象也姬姓日月在星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旣南至是月斗柄建子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爲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若然則周時冬至日在牽牛爲星紀之中則斗值星紀之初用是爲十二次紀首是姬姓日月在星紀者謂姬姓日月之次起于星紀也星紀之分姬姓吳者以星紀爲吳越同分其應姬姓則惟吳耳越據鄭語是芊姓據吳越春秋爲姒姓

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者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伐郯之役始見於春秋自是以來入州來圍巢戰于長岸敗于雞父互爲侵伐靡世不有吳楚怨已深故楚衰則吳必得志今夢楚走去其國其所以致楚之走者必吳故曰吳其入郢郢楚之都也吳屬水者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其言星部地名曰須女吳須女在北爲吳分星北方水位是吳屬水猶商主火也水數六者月令冬其數六十月水位者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又曰太陰見于亥故十月爲水位也數六故主六年夏之十月爲周十二月此年十二月計去後六年十二月當入郢矣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故云有適而食

吳終亦不克者卽下文云火勝金故弗克也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服曰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亾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同上

案後六年定四年者釋史墨所言六年也十一月閏餘十七者指定四年十一月閏所餘之數也閏在四月後者以四年經有四月庚辰若四月後不置則十一月不得有庚辰乃入郢在十一月庚辰是彼年在四月後置閏杜氏長厤定四年閏十月是

閏在四月後矣其十一月晦晦庚辰者釋名釋天云晦月盡之名言庚辰爲十一月晦日也杜以庚辰爲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月大故以辛巳日爲晦以服說相較差一日或服以是月爲小耳知入郢在立冬後者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以夏正言之其時未得立冬以前有閏月則節氣當超前且晦爲月盡知庚辰在立冬後矣服以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與史墨曰及此月之言不應惟幷閏數之且月盡則雖是十一月節氣實在十二月矣乃與史墨之言相合故曰復此月明此年十二月至後六年十二月而復也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傳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晉語且以辰出而以參入註辰

大火也月令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爲蒼龍之體南角北尾角卽龍角尾卽龍尾服故謂辰尾爲龍尾矣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此時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下文云庚午之日日始適服合之以證庚辰者以庚與庚配辰尾之辰爲星庚辰之辰爲日二辰實不同而名相配故知入郢當以庚辰焉一曰尾爲亡臣者御覽星部引詩緯汜歷樞云尾爲逃臣逃卽亡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者子胥楚亡臣吳用其三師以肄之計楚於是乎始病易繫辭下云天垂象聖人則之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服曰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同上）

案適讁謫也昏義云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此始見適在庚午天文訓丙丁巳午火也庚辛申酉金也白虎通五行篇精勝堅故火勝金是午火應克庚金而反有適謫爲變氣故不能克矣晉自文襄以來霸于諸侯會宋之後與楚亦稱同盟吳是遠夷將伐晉之同盟故夢發于執政之卿此服于傳終言簡子得夢之由

（三十二年）經取闞　賈曰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本疏）

案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賈曰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本疏）

案傳稱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而經書會而不書盟以昭公蒙難在外仲孫何忌與會而不與盟故史不書盟

傳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服曰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保章氏疏）

案下文越得歲而吳伐之故史墨測天象而論之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者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淮南天文訓歲星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者晉語蕃力一紀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史記天官書歲星一曰紀星又云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史言古今之大數故以三十百年五百爲三紀此論休咎之已徵不過歲星三周而止三者天地人之數者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凡言三者皆具天地人也故周語紀之以三章昭注三天地人也易豐

三歲不覿干寶注三者天地人之數也故星紀三周至元枵哀公二十二年滅吳者謂歲星至定十二年爲一周至哀八年二周至哀二十年三周由是二十年復在星紀二十二年在元枵而越滅吳計自此年至彼爲三十八年故史墨曰不及四十年也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賈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本疏服曰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周禮保章氏疏

案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者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是歲星所居之次其國必受福也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者天官書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若然吳越同在星紀之分今歲在星紀是吳亦得歲可以罰人特不可伐同得歲者若同得歲則先舉兵者受其禍矣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者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云越得歲則知歲在星紀矣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者蔡復在十三年知是年歲在大梁者以十一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蔡復之年爲歲在大梁矣距此十九年者由昭十三年歲在大梁以歲行一次歷數

歲之所次則距此十九年當歲在析木而歲在星紀者正義曰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按此歲有超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服知此超辰在此年者三統厤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

年合有一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个一百四十四年遍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服以此年爲龍度天門超一辰矣馮相氏疏曰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天門在戌者馮相氏疏曰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爲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

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于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者越次在十五年故今年得歲在星紀也龍東方宿者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木是東方之宿也爲天德之貴神者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馮相氏疏云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許慎注云太陰謂太歲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乙或曰太陰是太歲與歲星相應是爲天之貴神同也天官星占歲星蒼帝之長有人君之象是爲天德之貴神矣其所在之

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卽天官書說也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者與賈說同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曰得歲者引鄭君說也正義引鄭氏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是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　服曰史墨晉史蔡墨（魯世家注）

案晉史晉太史也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服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同上）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九

嘉興李貽德學

定公

三年經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本疏

案公卽位已二年至此始朝晉故以爲緩朝經書至河乃復必晉人辭之故不入晉朝晉而來而不能入是失所矣宜諱之而不諱者所以罪已也

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　賈曰色如霜紈本疏

案今本作爽正義曰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是賈本作霜

紈者說文紈素也漢書地理志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冰紈卽霜紈也言此馬色似之故以爲名正義引馬融曰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淮南說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注練白也云羽如練則馬本亦作霜也

四年傳嘖有煩言　賈曰嘖至也本疏

案說文嘖大呼也荀子正名嘖然而不類注嘖爭言也嘖與賾同正義曰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按易釋文云賾京作嘖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服曰謂會同詩黍苗疏

案服以上言嘉好之事故云謂會同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謂合諸侯命事爲會合諸侯命政爲同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周之正禮會同皆君自行此兼及卿行者春秋時卿亦有與會同之事故有旅從之制

將長蔡於衛　服曰載書使蔡在衛上管蔡世家注

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謂之載書此書當書盟者之名名以國之大小爲長次今晉將加蔡於衛之上史記管蔡世家云蔡侯私於周萇宏以求長於衛

蔡叔康叔之兄也　賈曰蔡叔周公兄本疏

案史記管蔡世家敘武王同母弟十八以蔡叔爲周公之弟此

當別有所本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則蔡叔爲周公兄明矣此傳言蔡叔爲康叔兄而注云周公兄者書康誥乃洪大誥治疏云鄭元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而稱康叔曰朕其弟小子封是康叔爲周公弟也康叔旣爲周公弟明蔡叔爲周公之兄康叔亦當稱蔡叔爲兄矣

備物典策　服曰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

案正義曰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　賈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鐘名衛世家注

案云大路金路者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

金路以金飾諸末無錫有鉤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
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故知大路爲金
路也少帛雜帛者司常云雜帛爲物注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
白殷之正色以下有旃爲通帛則此少帛爲雜帛矣綪茷大赤
者禮記雜記注引傳作蒨旆詩六月白旆央央彼疏曰茷與旆
古今字也故左傳曰蒨茷旃旌按此則綪或作蒨杜云綪茷大
赤取染草名也則杜本亦作蒨爾雅釋草茹藘茅蒐郭注今之
蒨也可以染絳綪是大赤說文綪赤繒也蒨可染赤故綪得或
作蒨正義曰茷卽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旂身旆是旂尾尾
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卽今之紅旗通帛爲旃析

羽爲旌並司常文旃彼文作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析羽五采繫之於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正義曰然則大
赤卽是旃也於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旂尾旃言旂身圓其
文故具言耳大呂鐘名者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
名名鐘知此大呂姑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
焉

康誥　服曰誥敕王如尙書諸誥是也（漢書武帝紀注）

惎閒王室　賈曰惎毒閒亂（本疏）

案杜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說文
惎毒也引周書云來就惎惎

無始亂　賈曰無爲亂始（御覽三百九十）

楚子取其妹季芉畀我以出　服曰季芉許嫁而字畀我季芉弟
也（本疏○釋文引云畀我季芉之字）

案釋文引服云畀我季芉之字稱季則其字也不得更字畀我
釋文字當作弟季芉已許嫁何以又適鍾建正義曰蓋遭亂夫
死而改適鍾建耳云畀我季芉弟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
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然則男稱女爲姊
妹若女稱女亦可爲兄弟矣至其同事一夫則後生爲娣公羊
傳曰娣者何弟也故其未嫁也則稱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賈曰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

使奔吳師驚却其衆使王得脫（本疏）

案燧說文作㸂云塞上亭守㸂火者㸂篆文省史記周本紀幽
王爲燧燧是㸂又省作燧一切經音義十引世本造火者燧人
因以爲名也禮有金燧木燧以其可鑽火取火故曰燧然則賈
云火燧直燧是火也說文象長牙鼻南越大獸正義曰南州異
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
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
其民皆乘象以戰蓋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知以火繫
象尾者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
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

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按田單去楚昭不
遠當祖其燧象遺法彼束葦於牛尾則此以火繫象尾可知矣
王奔鄖　服曰鄖楚縣吳世家注
案宣十一年傳因縣陳言以陳爲楚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言
滅九國以爲縣是楚名邑都爲縣其縣宰皆稱公如申公巢公
蔡公者也下云鄖公辛則鄖爲楚縣矣釋例土地名云鄖江夏
雲杜縣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自注鄖鄉楚鄖公邑是鄖在
竟陵非雲杜續漢書郡國志竟陵有鄖鄉注左傳桓十一年鄖
人軍蒲騷下文云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云江夏竟陵縣
有臼水自鄖奔隨涉之則鄖在竟陵明矣若雲杜之鄖本作䢵

應劭注地理志雲杜云今䢵亭是也
平王殺吾父　服曰父曼成然楚世家注
案殺成然在昭十四年
以王奔隨　服曰隨楚與國也吳世家注
案桓六年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班氏自
注云故國云楚與國者下文隨人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
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是隨爲楚與國也哀元
年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正義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
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於楚爲楚私屬不通於諸侯征伐
盟會不齒於列故史不得書之猶如邾滕爲人私屬不序於宋

盟也是隨爲楚與國久矣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服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楚世家注
案傳稱申包胥而服云王孫包胥者國策楚策稱包胥爲棼冒
勃蘇吳師道云棼冒即蚡冒　史記楚世家熊眴立是爲蚡冒包胥以棼冒
爲氏是蚡冒之後爲王孫吳語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
又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亦稱包胥爲王孫也
五年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賈曰稷楚地也同上
案顧氏棟高曰當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六年傳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　賈曰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本疏
案正義曰蓋衛文公鑄此鼎也昭兆寶龜者兆說文作𠧞云灼

龜坼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釋文云兆亦作𠧞是兆是龜坼
質言之則龜亦爲兆漢書文帝紀注引應劭曰龜曰兆文選劇
秦美新曰神卦靈兆注亦以龜爲兆矣正義曰成公新得此龜
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於是乎遷郢於鄀　服曰鄀楚邑吳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爲湖廣襄陽府之宜城縣所謂鄢郢也以江
陵爲紀郢故謂此爲鄢郢史記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鄀楚恐
北去從都鄀實當春秋定公之六年吳入郢後之二年矣因仍
謂之郢故左傳曰遷郢於鄀也今縣西南九十里有故鄀城
七年經九月大雩　賈曰旱也本疏

案雩有常雩有旱雩常雩者傳稱龍見而雩是也旱雩者周禮
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上文經書大雩此復大
雩與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同彼傳云旱甚也則此
兩雩亦是旱甚傳不言者以文見於彼可據彼以明此故不發
傳若是常雩一秋不得有兩雩之理杜云過也恐非經意

傳齊人歸鄆陽關　服曰陽關魯邑魯世家注

案昭公時齊人取鄆以居公前年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則是叛歸齊矣至是齊人歸於魯襄十七年傳師自陽關逆臧
孫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

經八年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賈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

月公羊本疏

案還至不月者桓二年經書冬公至自唐又莊二十四年秋公
至自齊僖六年冬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宣五
年夏公至自齊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八年春公至自會襄十年
夏公至自會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
自齊其桓十六年經書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飮至之禮
也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傳曰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
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是或行禮或飾諱書月非是則還至不
書月者多今書月者爲下文曹伯露卒當書月而公至自齊適
在其前故月之實爲曹伯卒月也

從祀先公　服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禮記禮器疏

案僖公逆祀在文二年禮記禮器疏云按外傳云躋僖公弗綦
曰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
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
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是同國語之說公羊董
仲舒說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
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
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昭穆也

傳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服曰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大射儀疏

案呂覽尊師得之無矜注矜自伐言志目非其實然不過僞辭
以自伐耳

主人出師奔　賈曰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本疏

案杜云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正義曰今杜必異於賈
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
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
之人是賈言非也按師中奔皆是奔敗如杜所云傳當云使後
師助之攻不當云師奔也云師奔明是魯師奔走而卻退也至
下文云猛在此必敗正是陽虎見師已奔詭辭自解故傳云陽
虎僞不見冉猛者若遣師助之則猛因虎激反逐廩丘人當有

繼者何傳云猛逐之顧而無繼明師盡先奔故反顧而後無繼者也傳文甚明孔反謂賈爲非失之（恭冕謹案賈氏但言奔走御退此釋經師奔之文未嘗言敗正義殊不瞭）

魯於是始尚羔　賈曰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本疏）

案周禮大宗伯曰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禮於典命敘孤四命而曰以皮帛其下敘卿大夫命數而不詳所執以羔雁之摯已見

大宗伯文故不復述其孤執皮帛亦見大宗伯文而典命必復言者所以舉一以示例言孤四命以皮帛則卿三命以羔大夫再命以雁不必煩言而自見矣賈舉周禮而約其文故兼言其命與摯也孔氏駁之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孔氏此言直未明典命之文妄加駁斥耳知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者以其舞用八佾斂用璵璠事事僭禮則其平時執摯必廢卿羔之禮而用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及見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大國之卿尚守典禮而趙簡子中行文子且以卿而執大夫之摯相形之下不敢僭侈於是始復禮而用羔焉杜云大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按五年傳仲梁懷曰改步改玉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豈爲君行事佩君玉尚優爲之獨於所執之摯反就大夫以自卑乎至於羔尊雁降禮有明文豈有秉國之政未諳典故至此始知羔之尊貴乎且尚者上也惟始貴皮帛而賤羔今見大國之卿皆諳禮制因亦遵循故曰始尚羔也

九年　傳載蔥靈寢於其中　賈曰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

案說文輜輧衣車也輧車前衣也車後爲輜釋名釋車曰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輧車輧屏也輜輧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輧宋書禮志引字林曰輧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

轅者謂之輜是輜輧析言之則有前衣後衣及有邸無邸之別渾言之則同故說文又曰輧輜輧也列女傳齊孟姬曰立車無輧非敢受命釋名輧車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輧車直衣前蔽云四面有蔽兼言輜車也）漢書霍光傳昌邑王略女子載衣車然則輜輧載衣物可臥息爲婦人所乘故陽虎寢於其中而逃僞託爲婦人也云有蔥有靈者明衣車所以名蔥靈也蔥从艸悤聲蔥者囪之古文說文在屋曰囪此車兩旁開蔥（正義說）古音囪讀若蔥（鮑照翫月詩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囪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陶潛詩有酒有酒閒飲東囪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是六朝人猶讀囪爲蔥）孔氏謂兩旁開蔥蔥中豎木謂之靈如孔言是靈卽櫺之古文說文云櫺楯閒子也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云疏門曰櫺文選游

天台山賦彤雲斐亹以翼櫺注牖閒子也是窻閒施櫺故曰窻
靈矣靈又通軨文選四十八注引尙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
有飛軨鄭注如今窗車也李尤小車銘軨之嗛虛疎達開通是
也

晳幘而衣貍製　服曰貍製貍裘也詩七月疏

案正義曰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
裘矣故以製爲裘也詩羔羊素絲五緎疏曰若兵事旣用韎韋
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禮記月令孟冬天子始
裘伐夷儀是周正之秋未寒而衣裘者正義曰哀二十七年傳
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

時所需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服曰是時齊克夷儀
而有之旣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

案免卽復除役漢光武紀注復謂除其賦役也正義曰一人得
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云齊得優其爲役
者詩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寬其爲役猶今世云優免矣
夷儀時爲齊有故齊得以此令之

十年　經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服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
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孔子世家注

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服曰東海祝其縣是也齊世家注地
二名水經淮水注

案云東海祝其縣本漢書地理志文也云地二名者釋例云經
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衞侯次于
垂葭實郥氏之比是也此經云夾谷傳以夾谷卽祝其故曰會
于祝其實夾谷明地二名故服云然

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　賈曰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

案以三百乘從齊師則受齊役也盟辭如此經故諱而不書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服曰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
鐘鼓之樂也詩鼓鐘疏

案饗禮今亡上云齊侯享之而此云犧象則享禮有犧尊象尊
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故得備犧象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獻讀爲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
詩鼓鐘鼓鐘將將淮水湯湯箋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
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是鄭以鼓鐘爲嘉樂也
服與之同詩云鼓鐘傳謂鼓其淫樂是以鼓爲擊而服兼言鐘
鼓者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是嘉樂鐘鼓
備也

十二年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曰仲由子路魯世家注三都三
家之邑也孔子世家注

案史記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服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孔子世家注
案論語公曰告夫三子集解引孔曰謂三卿也是季孟叔時稱
三子
入及公側　服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同上
案人即上文費人也時公登武子之臺故曰入及公之臺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同上
公斂處父　服曰成宰也同上
案禮記禮器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時公斂處父治成
邑故曰成宰

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服曰往年趙鞅圍衛衛
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趙世家注
案十年傳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貢當在此時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　服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同上
案儀禮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諸父諸兄是諸父
兄亦稱父兄云邯鄲中長老者國語晉語讓父兄也注父兄長
老也方言六凡尊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是長老亦得稱
父兄也服故兼言之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服曰稷午子同上
、案趙午即邯鄲午世封邯鄲故稱邯鄲其氏則趙也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　服曰范氏之側室子同上
案桓二年傳卿置側室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言穿爲側
室子也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　賈曰梁嬰父晉大夫也同上
今三臣始禍　賈曰范中行趙也同上
韓魏以趙氏爲請　服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同上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　賈曰檇李越地吳世家注
案吳越春秋云吳王夫差增越封西至於醉李似敗吳時尙爲
吳地杜氏通典云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
之於檇李故賈云越地今嘉興府治南七里地名國界相傳爲
吳越分界處也則檇李亦有越地故賈云然吳越春秋所言當
謂吳界內之地名檇李者亦以畀越也

傳使死士　賈曰死士死罪人也同上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賈曰南子宋女衛世家注服曰衛
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于洮本疏
案子是宋姓故知南子爲宋女也時齊宋會洮衛侯以宋公在
洮亦往會之不書者以召宋朝是私事故不告正義曰此會于
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爲夫人
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過宋野已隔此語故又
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

宋朝是宋之公子衞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為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衞乎服不達此勢愚之甚也孔氏規服如是今知不然者以會于洮若不定為宋衞則三字為贅若云以齊宋會洮衞太子就往獻盂因書曰會于洮則從無兩君盟會之時忽雜以他國獻地之事若謂追言衞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在遠年則其上當如傳例加初以別之若謂欲說過宋野因記會于洮時則當如傳例云會于洮之月云會于洮明是上屬云召宋朝明是齊宋會洮之時衞侯所往會者宋公矣故傳不必再書國名而其事自見也至孔云朝是宋之公子衞侯欲召則召按傳於各國公子或往仕或來奔皆書其故可見名在屬籍不輕於往來也宋之公子而謂衞侯欲召則召於理尤未順也

謂戲陽速曰　賈曰戲陽速太子家臣（衞世家注）

案速史記作遬云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云徒是太子家臣也

十五年　經齊侯衞侯次于渠蒢　賈曰欲救宋蓋恤鄭也（公羊本疏）

案傳云謀救宋也以鄭罕達伐宋故周禮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二十

嘉興李貽德學

哀公

元年　傳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　服曰蔡使楚進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閒（本疏）

案故江國文四年楚人所滅者水經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注引應劭曰故江國昭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是為平侯地理志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地理志定陵注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是江在安陽為淮水之旁蔡徙新蔡屬汝水之末時蔡賂楚地使之進疆蓋過江國故界逼汝尾故曰江汝之閒蔡既失國都故下文云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言又由新蔡而退徙州來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賈曰夫椒越地（吳世家注）

案杜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通典云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太湖中左思吳都賦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即此山據此似夫椒為吳地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韋昭云今太湖是也則夫椒在太湖中或此時本為越地也然檇李已為吳越分界不得更至太湖哀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杜云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則非太湖也吳

語云句踐起師逆之江當是今之錢塘江也傳云保于會稽即今之稽山則夫椒爲近江之地故越敗之後即得退保會稽也

賈云越地當得其實

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服曰行成求成也同上

案詩緜虞芮質厥成傳云成平也求成言求平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　賈曰過國名也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因殺夏后相也同上○本疏引夏后相云云同惟因字誤作曰

案襄四年傳稱夏之衰也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寒浞浞因羿室生澆處澆于過是過爲澆所國也斟灌斟鄩夏同

姓者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斟鄩氏斟氏漢書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注引應劭曰古斟鄩禹後今斟城是也又壽光注引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又斟班氏自注云故國禹後水經巨洋水篇注云溉水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鄩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是京氏以斟國爲斟鄩非平壽矣其爲禹後則同是二氏夏同姓矣云夏后相依斟灌而國者巨洋水篇注引汲冢書云相居斟灌與賈說同是賈及見古籍因以爲據也又引皇甫謐云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諸侯於斟鄩氏是斟鄩亦相所依故過澆滅斟鄩氏云故因殺夏后相者上文殺斟灌氏相國於是因亦殺之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賈曰緡有仍之姓也有仍國名后緡之家服曰少康后緡遺腹子同上

案緡爲有仍之姓者以女子必繫父族之姓云后緡猶太任邑姜也知后緡爲有仍女者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然則謂嫁曰歸歸宗者亦曰歸傳稱歸于有仍是有仍爲后緡家也少康爲遺腹子者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是君薨而生者爲遺腹子今后相已殺故少康爲遺腹子也

逃奔有虞　賈曰有虞帝舜之後同上

案史記五帝紀帝舜爲有虞又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是舜後子孫國號亦不改也故魯語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云宗舜是在舜後云有虞氏則舜後子孫國名亦稱虞也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賈曰綸虞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同上

案少康爲虞庖正則綸是虞邑故得與之漢書地理志梁國有虞縣續漢郡國志梁國虞有綸城注云少康邑方十里爲成司馬法文五百人爲旅司馬序官文詩信南山箋云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若

然甸成之制禹已經畫故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後鄭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上

案云因此基業者言因綸之田衆也云稍收取夏遺民餘衆者襄四年傳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是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太宰注典常也經也法也謂修夏之舊司常瀆也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曰以鯀配天也賈曰物職也同上

案云以鯀配天者禮記祭法云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既於郊祀以稷配天則禮曰郊鯀亦必配天明矣云物職者廣雅釋詁職業也言不失舊業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服曰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

案服所云約越語文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服曰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箪醪注流也本疏

案若箪醪注流者黃石公記云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箪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箪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服援以比分熟食之意

二年〔經〕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服曰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本疏

案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子同伐邾及此盟獨有二子無季孫是季孫不與盟也當由敵服故季孫先歸耳

〔傳〕子南僕　賈曰僕御也衛世家注

郢不足以辱社稷　服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衛世家注

三揖在下　服曰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本疏

案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故服云三揖卿大夫士也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司儀文服引之者言王有此三等揖諸侯於卿大夫士亦得同之

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　服曰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同上

志父無罪　服曰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本疏後得歸改名志父釋文○本疏作既復更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

案趙鞅入晉陽以叛在定十三年諸侯之策列國史也文十五年傳云名在諸侯之策是也云書晉趙鞅叛者謂列國之史據晉告書也後得歸者定十三年經書晉趙鞅歸于晉是也其改名志父者以諸侯之策書叛恥其惡名故更之春秋仍舊書趙鞅者以此年經書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故云正義曰楚公子圍弒君取國改名曰虔經卽書虔公子棄疾殺君取國改名曰居經卽書居今趙鞅改名志父經書猶云趙鞅者彼楚子既爲國君臣下以所改之名告於鄰國故得書所改之名趙鞅人臣國家不爲之諱仍以趙鞅名告故書鞅也按孔氏之言是也鞅之改名祇自諱耳傳記他人猶稱其舊名不獨國家也故下文蒯聵之禱曰使鞅討之十七年傳稱晉趙鞅使告於衞至其敘鞅之言則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可證傳記及他人均不稱其改名也

郵無卹御簡子　服曰王良也本疏

案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是簡子御者此無卹亦御簡子故知爲王良也恭寬謹案下文稱郵良可證

經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服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本疏

案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休注云據雉門及兩觀親過高祖親疏適等服意亦以文與雉門兩觀言及者異取公羊爲說以桓僖皆當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祭法云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若然則五廟外皆所當毀故正義曰禮諸侯親廟四為高祖之父卽當毀其廟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迭毀者也

傳命藏象魏　服曰象魏闕也法令懸之朝謂其書爲象魏御覽一百七十九

案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記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出遊于觀之上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設兩觀莊二十一年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桓三年穀梁傳云不出闕門呂覽仲冬云塗闕庭門閭是也亦謂之魏闕呂覽審爲云心居乎魏闕之下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淮南本經云魏闕之高注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然則本名爲觀爲闕賈公彥云周公謂之象魏其名象魏者太宰縣治象夏官縣政象秋官縣刑象是象法令之書之名以此是懸法令之地巍然高大故曰象魏矣書祇名象而曰象魏以治政等象懸於

魏闕故名其書亦曰象魏也正義曰彼言朔日懸之十日卽斂之則救火之時其書久已藏矣而此立象魏之外方始命藏此書者象魏是懸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非始就縣處斂藏之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服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本疏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孔子世家注

案季氏出桓公者季友爲桓公子出桓公猶言生自桓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立叔孫氏是卿大夫得氏者爲立矣季友事僖公僖十六年經書公子季友卒劉炫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

生賜族故云僖公所立季氏世專國政顧其私恩故桓僖之廟當毀不毀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愚謂聖人與天合德故知之也

召正常　服曰召而問兒死意本疏

案上文云則或殺之矣乃討之不知所殺之人故云或說文云討治也正常旣告而奔視之則已殺矣當時治此事者不能不問正常也故召之

四年傳

襲梁及霍　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汝水注

案水經汝水注云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得霍陽聚卽此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矣若然梁是周之南鄙小邑霍卽霍陽聚也以霍陽山得名汝水注又引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注引應劭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注引傳云襲梁及霍

五年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服曰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御覽一百四十七

案云昭七年燕人所歸者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經曰曁

齊平服氏用許惠卿說謂燕與齊平旣平之後得爲婚姻故以燕姬爲此年歸也不成爲未冠者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故未冠爲不成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服曰諸子庶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涫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同上

案諸子爲庶公子者周禮宮正疏云諸庶一也於諸侯卽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此賈以對文故分天子諸侯其實散文諸侯之子亦稱諸子如天子之適子稱太子王制云王太子經書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曲禮云卿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傳於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太子世子名稱不定太子

世子無定名知諸子庶子亦無定名也諸庶也曲禮諸母不漱
裳鄭曰諸母庶母也霸拟史記齊世家作芮姬云景公寵妾芮
姬生子荼故服曰景公妾也渞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史記曰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晏安通也
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服曰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
案今本作恐其爲太子也服本無太字故云爲子爲太子也古
者稱繼儲者爲子故子南爲靈公子而公謂之曰余無子將立

女者也云荼少故恐立之者晏子內篇諫上諸臣謀欲廢公子
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史記云
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故服釋齒長爲年長一旦不諱者史記商君傳云公
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後漢書桓榮傳云如有不諱無
憂家室也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曰
言二三子閒於鄰國憂虞則疾疢在其閒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
身樂何憂無君乎同上
案閒釋文云又音閒厠之閒言二三子厠於敵國外患則可憂
可虞以爲疾疢今無此患則當謀樂何必爲此遠慮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服曰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
昭子高偃之子高張也同上
案國景卽國弱成十八年傳國弱來奔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
氏是也景其謚昭二十九年經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杜云高偃
子服云高偃之子當是偃之訛文御覽轉寫誤耳
寘羣公子於萊　服曰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
案云寘置者易坎爻辭寘于叢棘釋文云寘張作置是寘卽置
詩卷耳寘彼周行傳亦云寘置也萊齊東鄙邑者漢書地理志
東萊郡師古注故萊子國也襄六年齊侯滅萊是萊滅後爲齊

邑定十年傳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正義曰萊東萊黃縣地在
東邊又裔不謀夏疏曰萊是東夷其地又遠是萊爲齊東鄙邑
也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　服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
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齊世家注
案五公子謂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也遠遷
鄙邑謂寘於萊釋名釋喪制云葬不如禮曰埋是埋亦葬也故
曰葬埋愍而歌謂憐之也師衆也易師彖辭黨所者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往黨衞侯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是齊人謂所爲黨也小爾雅廣詁之適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乎

六年傳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服曰圉晏嬰之子同上

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楚世家注

案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塗一作壁是閉塗爲築壁壘於往來之道使外人不知王卒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曰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本疏

案云諸侯皆有太史者書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宣二年傳

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襄二十五年傳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皆有太史之官云主周所賜典籍者昭二年傳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十五年傳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是太史在列國掌周所賜典籍也服欲明周太史之稱故云然也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者以傳云使問則周太史當在周故又引或說也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楚世家注

案書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禮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五嶽四鎭四竇按周禮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嶽鎭瀆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穀梁傳注引鄭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則不祭卽服云祀其國中山川者也以爲受王命者封國之初其得祀在其地之山川亦王所命故論語謂顓臾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賈服曰逸書夏桀之時本疏

案以書稱冀方又言乃滅而亡故定爲夏桀時之書晚出古文

輯其辭入五子之歌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賈曰遣意來召日月錯誤其說未聞本疏

案賈本當無奔字故以意茲之來爲召陽生也史記齊世家云八月齊秉意茲秉邴同音田乞卽陳僖子敗二相是史遷所采左氏說亦無奔字故以秉意茲與田乞同逐高國杜本有奔字故注云高國黨晉宋以後本皆有奔字故史記集解於秉意茲下引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魯云日月錯誤者以經云秋七月楚子軫卒卽繼之曰齊陽生入于齊則陽生似七月入齊而傳於八月始云來召故賈云錯誤然經於冬前惟書七月不見餘

月或陽生歸在八九月閒經有闕文未可定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　賈曰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或曰在今青州府臨朐縣界

（七年）傳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賈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吳世家注）

案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掌客又曰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飧五牢合牽四牢爲九）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飧三牢）服引此文也

知必危何故不言　服曰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疏）

案服以此二句合下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皆爲孟孫言孟孫不欲伐邾以子服危將焉保之語爲然云二三子以爲何如欲諸大夫所對與子服言合則季孫意沮矣乃諸大夫阿附季氏反以滅小爲是孟孫因曰諸大夫意中豈不知伐邾必危何故不言可危之狀而反爲是言乎如服所解於文爲便杜以知必危何故不言屬上爲諸大夫言以下二句方是孟孫語而解之曰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辯季孫解似迂曲

衆君子立於社宮　服曰衆君子諸國君（本疏）賈曰社宮社也（曹世家注）

案各本皆作諸國君妾耳宋本本作妾耳是也疏以服云諸國君爲妾耳然疑服本當無子字故以衆君爲諸國君若有子字服當不如是釋也杜無注史記亦作衆君子或涉彼文而然正義曰不識姓名故唯曰衆君子也若然則曹叔振鐸夢者何以又識之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

乃背晉而奸宋　賈曰以小加大（同上）

案隱三年傳云小加大所謂六逆也曹是小國背晉奸宋是以小加大也

（九年）傳遇水適火　服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

案南方屬火云適火故知兆南行也其所云卜法以五行之象會意當是相傳古法書疏曰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孔氏所云用龜之法與服卜法相同是唐時猶存此法

（十年）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曰諸侯相臨之禮（吳世家注）

案禮記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異姓諸侯有朋友之誼故曰友邦其相臨之禮若在國亦當哭諸寢門之外今在師故哭於軍門之外

侵及賴　服曰賴齊邑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今濟南府治東近章丘縣界有賴亭

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賈曰虞殯遣殯歌詩本疏

案正義曰禮啟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　服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吳世家注

案離騷云厥首用夫顛隕王逸注自上下曰顛易雜卦傳云大過顛也虞注顛殞也說文隕從高下也越爲墜者禮記緇衣云毋越厥命以自覆也注越之言蹷也楚辭惜誦云行不羣以顛越兮注成二年傳越于車下注並云墜也不共爲無道者共與恭通書堯典允恭克讓鄭注云不懈於位曰恭周語云夙夜恭也注夙夜敬事曰恭周書謚法解云尊賢敬讓曰恭無此則無道矣故不共爲無道劓說文劓之或字廣雅釋詁云劓斷也十五年傳以戈擊之斷纓史記作割纓是割亦斷也殄者爾雅釋詁云絕也言有隕墜先緒而無道者當割絕之勿使有遺種也

屬其子於鮑氏　服曰鮑氏齊大夫同上

使賜之屬鏤以死　服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上

案史記吳世家及伍子胥傳並云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是屬鏤劍名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曰自刎曰刎又二十五引字畧曰斷首曰刎刎割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服曰文子衛卿也孔子世家注

胡簋之事　賈服曰夏曰胡周曰簋本疏○疏止引夏曰瑚一句然杜注夏曰胡周曰簋即本賈服故疏云杜亦同之

案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胡即瑚之省文韓敕碑云胡輦器用胡輦即瑚璉據明堂位文則當云

夏曰璉然論語集解引包注明堂位疏引論語注並云夏曰瑚與賈服同疑記文本云夏之四瑚殷之六璉今作夏璉殷瑚者互倒耳皇侃疏以鄭注論語爲誤則六朝以來已曰四璉六瑚矣惟瑚屬夏璉屬殷故夫子順以舉之曰瑚璉也簋說文云黍稷方器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服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孔子世家注

季孫欲以田賦　賈曰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丘牛云一井之間出一

丘之稅者魯語云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曰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仲尼惟言一井所出則此云田賦者謂用一井之田賦耳小司徒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通即周禮之丘是出賦從丘爲始今於一井之田而定爲賦是以一丘之供令一井出之矣韋昭云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十二年 經 公會吳于橐皋　服曰橐皋地名也吳世家注

案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橐皋注引孟康曰音拓姑顧氏棟高曰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橐訛爲拓又訛爲柘今廬州府

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

傳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賈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本疏

案經書孟子傳者恐後人知宋是子姓誤以爲宋女曰不書姓明經云孟子子非夫人之姓賈體會傳意以孟是長女亦稱子故云若吳之長女也釋經書孟子之意如此非以子爲姓也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賈曰尋溫也論語爲政疏　服曰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也儀禮有司徹疏

案儀禮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禮郊特牲血腥爓祭注爓或爲燖是燖爇爓一字皆溫也今傳作尋古文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云讀如燖溫之溫是尋爲溫也又說文云㝷繹理也繹有重義故爾雅曰繹又祭也服謂尋之言重是以尋爲㝷也其曰溫者與賈說同寒爲歇者對燖而言火熄則寒故寒爲歇云寒而歇者猶云火歇而寒也

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服曰致賓禮於地主本疏

案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地主所會之地主人也然則服云致禮於地主者言侯伯既爲盟主則地主亦在賓列當致賓禮也賓禮者正義曰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

十三年 傳 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賈曰惡其聞諸侯　服曰以絕口吳世家注

案云惡其聞諸侯者恐諸侯知其敗信不能終會故惡其聞於諸侯也云以絕口者猶今人言滅口矣

乃先晉人　賈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同上

案外傳者國語也吳語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此云先晉人與外傳異賈以外傳來之列國所紀敘事雖有曲筆而盟歃先後不容妄說至魯史公書其事宜其移易以示抑揚以晉侯讓故先書晉且復外吳示華夷之別傳因而實之下文子服景伯稱

吳爲伯又曰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又曰且執事
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明是吳人先歃故稱吳爲伯恭冕謹案乃先晉人文承司馬寅說之後則先晉人謂吳先晉人也內外傳義同注家始謂有異耳

十四年經春西狩獲麟、賈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疏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來也出服曰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本疏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詩麟趾疏性作禮仁則鳳凰來儀禮記禮運疏賈服曰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本疏序疏引作孔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

案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郎禚皆書地名此既狩于大野亦當書地乃不書地而云西狩者明夫子道繫西周故麟自西得也道繫周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是修春秋以文武爲憲者也書稱鳳凰來儀者皐陶謨文自外謂之來如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是也今麟不言來明非外來也禮運疏引異義云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服以麟爲中央獸不從陳說而以吾立言之說解西狩故曰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也又異義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公羊疏曰春秋說麟生於火遊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案鄭謂緯爲說則左氏說卽春秋緯而服用之說麟所屬之位先儒各就意解故異義又曰公羊說麟木精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愼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鄭駮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是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誣乎按鄭此駮以許引禮運不合禮運四靈有麟無虎記禮者以意自配麟爲西方許引禮運之下而云西方虎則爲贅詞云中央麟則爲移置故鄭駮之若以五行言之則曲禮曰前朱鳥

而後元武前後卽南北朱鳥鳳凰屬元武宿有龜考工記云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營室元武宿左青龍而右白虎左右卽東西水火金木各有所屬中央土則以麟配之是也詩麟趾傳云麟信而應禮箋云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信屬土鄭不異毛說則亦以麟爲土獸矣土爲信者白虎通情性篇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是土爲信矣云信爲禮之子者又五行篇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是木生火等輩爲母生子也又情性篇云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若然土爲信火爲禮火生土故云信爲禮之

子云修毋致子者昭二十九年傳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
生得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
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
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
龜至此漢儒本左氏說義推修母致子之法服亦同之書洪範
疏引鄭云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漢
書天文志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南方夏火禮
也視也西方秋金義也言也北方冬水知也聽也中央季夏土
信也思心也若然則視明禮修而麟至者火修致土也思睿信

立而白虎擾者土修致金也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者金修致
水也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者水修致木也貌恭性成則鳳凰
來儀者木修致火也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考正禮樂修春秋
約以周禮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追迹三代之禮論語云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史記又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是也
三年文成致麟者自十一年至此爲三年文成致麟謂修禮致
麟麟感母修故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賈曰此下弟子所記本疏服曰春秋終於獲
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
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春秋序疏

案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經更有此下者弟子欲
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經也故賈於此別
之明此下非仲尼修矣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者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
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今射以句繹來奔與三叛同若
獲麟以下仍是孔子所修則彼傳亦當舉之不舉者足證此下
至仲尼卒是弟子所記

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賈曰陳氏邑也齊世家注

案惠氏棟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

从人說文作郐並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
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按徐舒古字通

(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服曰大野藪名魯
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孔子世家注　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本疏。史記索隱引子姓

案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其藪夏屬徐州禹貢徐州云大
野既豬周屬兖州周禮職方云其澤藪曰大野與爾雅合是大
野爲藪名云魯田圃之常處者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傳云
禽獸居之曰藪田者大司馬云遂以蒐田遂以苗田是也圃者
車攻詩云東有甫草鄭言行狩韓詩作圃是田狩之地亦曰圃

故圃田爲鄭藪今大野是魯藪也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者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鉅壄注云大壄澤在北兖州藪水經濟水注引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今曹州府鉅野縣之西有鉅野故城車車士微者謂叔孫氏之御車者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即本服說注云車士將車者也子鉏商服以子爲姓鉏商爲名王肅家語注同杜以車子連文云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　服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孔子世家注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服曰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同上

案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按何氏以讖緯釋經直以麟爲劉氏來其說荒誕服故顯異之曰明麟爲仲尼至也正義駁之曰服以仲尼名之即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羵羊楚王之萍實皆問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按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詩麟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子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詩釋文云麟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白虎通封禪篇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若然則麟非無故而至今周衰魯微麟不當至而至說公羊者假以貢媚漢氏說僉

不經服以修毋致子明麟之至實爲孔子庶非矯誣孔氏不達此旨乃援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以相稱難豈朽骨古矢亦如麟之應瑞而至乎斯不倫矣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賈曰闞止子我也齊世家注

案田敬仲世家曰子我者監監一作闞止之宗人也史遷采他說不足據

諸御鞅言於公　賈曰鞅齊大夫也同上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服曰夕省事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陳逆詐病而遺也同上

案成十二年傳云朝而不夕昭十二年傳云右尹子革夕魯語云卿大夫夕序其業序業卽省事子我因省事而當入告故朞見於君也田敬仲世家云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是陳氏謀有齊國久矣爾雅釋詁云詐僞也內則云其閒面垢燂潘請靧使逆僞病不能櫛沐則面垢易生因遺之潘沐也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服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上

案陳宗宗長之家者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注宗子者適長子也然則宗長之家謂陳氏繼別之家正義謂指陳成子也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　賈曰豹陳氏族也公孫齊大夫也同上

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服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

案言於陳氏疏遠明已不當立也云不從子我者不過數人蓋懼其盡逐也此見陳宗之和故許豹以位而對者如此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服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閒也同上

案周禮司戈盾云及舍注舍止也故以舍於公宮爲止於公宮後漢光武紀注閒諜也謂伺候閒隙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閹豎以兵禦陳氏同上

案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連成子爲兄弟八人八人四乘則知二人共一乘也子我在幄本在門內以成子兄弟至出逆之則在門外成子輩見其出遂馳突而入反閉子我於門外故不得入侍人爲閹豎者周官序官寺人注寺之言侍也是侍人卽寺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寺人是奄豎之類故曰奄豎月令仲冬云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是內宮門閭奄豎掌之今見陳氏閉門故以兵禦史記云宦者禦之是也杜云子我侍人失之

子行殺侍人　服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同上

案子行在公宮爲內應故得自內而殺侍人也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服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

太史子餘　服曰齊大夫同上

聞公猶怒將出　服曰出奔也同上

案成子曰何所無君是欲奔異國之辭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服曰陳宗先祖鬼神也（本疏）
案祭法注祖宗通言耳然則曰陳宗者卽云陳之先祖也云鬼神者連文耳正義曰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此亦然也
屬徒攻闈與大門　服曰屬徒會徒衆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齊世家注）
案屬爲會者齊語兵車之屬三注屬亦會也大司馬屬其植司農注屬聚會之也云大門公門者謂宮之正門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内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成十年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是舍寢門外凡庫雉路皆得爲大門也
適豐邱　賈曰豐邱陳氏邑也（同上）
殺諸郭關　賈曰齊關名（同上）
將殺大陸子方　服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同上）
案下文東郭賈奔衞故知卽子方也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衞之士　服曰子方將欲奔魯衞也（同上）
十五年傳　將以尸入　服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本疏）
案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文彼注云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正義曰在牀曰尸者古人病困氣未絶之時下置在地氣絶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在棺曰柩者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色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爲柩也春秋左氏傳賵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
書社五百　服曰書籍也（孔子世家注）
案書籍者謂以社數書于策也荀子榮辱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注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今人言戶籍籍貫矣
舍於孔氏之外圃　服曰圃園（衞世家注）
案太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折柳樊圃傳

圃菜園也
二人蒙衣而人　服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
案知婦人之服者下云以姻妾告故知爲婦人服也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故知以巾蒙其頭也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　服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賈曰昏姻家妾也（同上）
案婚姻家妾者爾雅釋親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說文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婚婦家也禮娶女以昏時婦人陰故曰婚釋親又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故文每多連舉

我行其野詩云婚姻之故士昏禮云某以得爲外婚姻晉語云
納女工妾三十人注妾給使者是姻妾爲婚姻給使之人也
遂入適伯姬氏　服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
孔伯姬杖戈而先　服曰先至孔悝所同上
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賈曰介被甲也輿豭豚欲以盟同上
案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注介被甲說文豭牡豕也方言
云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其子或謂之豚是豭豚皆豕也故
謂豭爲豚輿豭欲與孔悝盟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
盟遂役之贊牛耳十七年傳曰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若然則諸侯盟用牛而此以豭何人斯疏引鄭駁異義

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豭下人君耳詩疏耳作牲誤校勘記未及檢今從本傳疏改
遂刧以登臺　服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
案定四年傳邾子在門臺然則衛臺當卽門臺故得以召羣臣
聞亂使告季子　服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同上
案弟子列傳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此服所本
召獲駕乘車　服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
之意同上
案傳作召獲此依史記作護或服杜本不同也攷工記故兵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兵車革路也乘車

玉路金路象路也巾車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
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注卽戎謂兵事若然欲有兵事當乘
兵車今駕乘車其不拒父明矣輒蒯聵子故曰拒父
行爵食炙　服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
案上云欒甯將飲酒則未行爵云炙未熟則未食炙也及告季
路後炙已熟乃飲酒食炙服以欒甯行爵食炙隔召護駕乘車
一語故指明之
奉衛侯輒來奔　服曰召護奉衛侯同上
案召護將奉衛侯出故駕乘車又中隔行爵食炙一語恐後人
迷惘故明言曰召護奉衛侯正義曰此句顚倒辭義不允若倒

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恭冕謹案傳文當是欒甯行爵食炙旣畢亦與召獲同奉衛侯來奔未必句有顚倒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賈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
出奔同上
案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
弗及不踐其難　賈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上
案說文踐履也
食焉不辟其難　服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
也同上
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　服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

復入（同上）

石乞盂黶敵子路　服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同上）

案敵當釋詁文

君子死冠不免　服曰不使冠在地（同上）

案曲禮曰冠毋免注免去也兵死則身踣不結纓則冠去委地矣故以不免爲不使在地

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世家注○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六）

案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正義曰自謂予一

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若然一人惟天子得稱之若諸侯則曰寡人曰孤曰不穀不能以一人爲名也

使處吳境爲白公　服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楚世家注）

案楚世家云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伍子胥傳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史遷以白公非因封邑得稱矣然巢鄢互異且是時巢已入吳不得以封則遷說非也通考以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謂慎爲勝封邑亦誤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是則白是楚邑勝稱白公當封此故服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如申公息公是也

請以戰備獻　服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

案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于祖隱五年傳入而振旅杜云整眾而還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陳眾獻捷軍旅之常若邊境小捷非國大勝不必依此禮也今白公爲此請者蓋藉整旅之意以與吳戰時所俘獻捷得以爲亂故知戰備爲陳士卒甲兵也正義駁服云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按服云與吳戰時所入謂所得吳俘也並無入

王宮之文孔氏增成其說以相詰難非允論也

而以王如高府　賈曰高府府名（楚世家注）

案說文府文書藏也府本以藏文書引伸之凡物所聚皆曰府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府文書財物藏也曲禮在府言府謂寶藏貨賄之處此高府亦當是藏物處猶魯府名長府也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注百官所居曰府非此府也

以如昭夫人之宮　服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

案六年傳昭王卒于城父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故云惠王母越女也

十七年傳紫衣狐裘　賈曰紫衣君服（本疏）

案正義曰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大夫不合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元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大夫之罪明紫是君服大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

國子實執齊柄　服曰秉權柄也史記索隱二十

案陳樹華云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按爾雅釋詁秉執也傳云執齊柄服自以秉釋執非服本作秉索隱是涉服注而誤亦非以柄爲秉也陳說非

如魚竀尾　賈曰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本疏

案攷工記鍾氏注引爾雅再染謂之竀釋文竀本又作䞓亦作赬今爾雅作赬說文䞓赤色也从赤巠聲詩曰魴魚䞓尾赬䞓或从貞𧹞或从丁浾䞓棠棗之汁泟浾或从正然則䞓正字赬或字竀又从泟變也今詩作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賈本毛傳詩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郭云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羊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爲魚勞然則賈服同詩疏引鄭衆魚肥而尾赤今傳疏引鄭云魚勞則尾赤勞字誤當作肥

衡流而方羊裔焉　賈曰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本疏

案衡流爲橫流者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方羊詩疏引傳作彷徉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漢書作方洋是方羊與彷徉同離騷聊須臾以相羊王逸注須臾相羊皆游也故鄭衆以相羊爲遊戲楚詞招魂彷徉無所倚王逸注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莊子逍遙遊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崔本作方羊廣雅釋訓彷徉徙倚也東西徙倚是不能自安之貌故賈曰不能自安也裔廣雅釋言邊也以繇言魚狀知其彷徉者爲水邊矣

見戎州　賈曰戎州戎人之邑衛世家注

立公子起　服曰起靈公子同上

〔二十一年〕傳請使吳王居甬東　賈曰越東鄙甬江東也吳世家注

案吳語云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韋昭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其地又在甬江之東韋云海中洲卽舟山今爲定海縣地理志會稽郡句章自注渠水東入海渠水當卽甬江越語云東至于鄞句章之東與鄞相近是爲越之東鄙顧氏棟高說句章卽句無案越語云南至于句無注今諸暨有句無亭地理志句章諸暨兩縣顧氏合爲一誤也

〔二十四年〕傳是躗言也　服曰僞不信言也釋文

案陳氏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嚍言疑卽此躗言錢氏大昕

云杜云甕過也釋文甕戶快反與嘳音何介切相近古文从口
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嘳譮二字嘳訓高氣多言譮訓譈
譈又訓誇（大徐本作譈誕也）誇譈義較過尤長然則嘳言卽甕言亦可
爲譮言也按錢氏說是也說文譮譈也譈誕也譈又作誩云俗
譈从忘誩卽詭之異文說文云詭夢言也釋文云字林作甕云
夢言意不慧也惟甕本是譮譮訓譈譈詭同故字林以說文釋
詭之夢言轉以釋甕也嘳是誇誕故服云僞不信言也

（二十五年）傳衛侯出奔宋　服曰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鉤越無奔宋之
事其說未聞（本疏）

案下文云籥彌曰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是衛侯

實適城鉏未嘗奔宋此云奔宋故云其說未聞杜云城鉏近宋
邑宋南近越轉相鉤牽正義曰蓋衛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衛
人以奔宋告也

（二十七年）傳故君臣多閒　賈曰閒隙也（魯世家注）
公遊于陵坂　服曰陵坂地名（同上）

左氏古義卷第一

經一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孔穎達春秋正義　正義又云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說

漢書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奏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杜預春秋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云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

一　隱　一

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
梁以釋左氏　又正義云先儒取二傳者多矣　春
秋之經傳代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
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者莫不著義
　先儒辭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　杜
欲破賈服一字為褒貶　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
云正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
例　壽恭案以上各條可見漢儒左氏學之梗概
南齊書陸澄傳云永明元年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
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曰左氏取服虔而兼取
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
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壽恭案據此知賈氏
經傳兼注服氏注傳而不注經　不知服氏於傳
注中具引經文今御覽所引服氏注正如此

隱公

正義云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
錢氏大昕云正義說與三統歲術超辰之法合益皆
說也壽恭案以三統歲丨術推隱公元年距上元十
四萬二千五百九年積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

平王四十九年歲在豕韋太歲在甲寅

春

秋古經第一歲餘八百十三以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滿百四十四而一得八百十八為積次滿十二去之大餘二數從星紀起算外歲星正在諏訾諏訾即豕韋故云是歲歲在豕韋漢書藝文志 宋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以十一卷屬公羊穀梁則十二篇為左氏經漢志本諸七略當是劉歆舊題弟一者志云十二篇益公各異篇故以十二公之次為之次

三統□云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

一隱

二

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
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漢書律□志宋志云作三統□及斑以說春秋是三統為左氏說
賈逵云春秋者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
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正義公羊疏一穀梁疏一公羊疏云三統□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
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正義
元年春王正月
三統□云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

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易八卦之位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

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口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漢書律口志正義云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壽恭棠據此知左氏經師亦有取五始之說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皆曰邾婁蔑公羊穀梁曰眛案文十六年盟于郪丘公羊疏引賈逵云公羊曰甾丘穀梁曰師丘是賈氏注經凡經文之與二傳異者皆識之故隋書經籍志有賈逵春秋二家經本詁訓十二卷今依例補錄邾作邾婁者陸德明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

賓蔑作眛者說文蔑目勞無精也莫結切眛目不明也莫撥切二字音同義通故得相假凡三傳經文字異者其故有四一傳說不同二古音通假三隸變體別四傳寫譌脫前二條本師讀不同後二條乃傳抄之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賈曰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穀梁疏十三記正義四禮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無駭穀梁曰無侅案說文駭侅俱从亥聲同音相假賈云極戎邑

正義公羊疏二云左氏也之義以極是戎之國都一隱四

孔廣森云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覲隱者與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覲隱者其先於履緰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放逆其君大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爲前入而後取牟婁春秋入國取邑皆託始於莒益於此抑之總見其罪也他入取不備抑者正以誅貫之文皆唯始見立法餘從同可知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公羊穀梁曰履緰 索裂履音轉相通緰當作愉繻乃愉之假借字說文愉繒耑裂也漢書終軍傳云關吏與軍繻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即左氏裂繻字是繻爲假借字愉爲正字也二傳又借緰爲愉又裂履雙聲繻緰疊韵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公羊穀梁曰子伯 索帛伯古字通吳伯嚭王充論衡逢遇篇作帛喜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云伯喜或作帛否史記張儀傳李伯索隱曰戰國策伯作帛是皆帛伯古通之證然此乃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

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日與朔皆官失之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凡劉歆日食說皆見漢志後不更

注案以三統｜衍推是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十一年滿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去之入甲申統九百二十三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章法十九除之得積月一萬一千四百十六閏餘一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小餘二十八積日滿六十去大餘四十四數起統首甲申算外得正月戊辰朔二日己巳又以統法乘積日以十九乘小餘并之

一隱五

得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三百六十八滿周天去之餘五十五萬九千七百二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六三度餘一千六十九數起齊牛初度算外丨合辰在斗二十四度淮南天文訓以箕尾為燕之分野斗牽牛為越之分野合辰在箕斗之間故日歲越之分野也又義三案漢書律□志載劉歆三統之內衰二十四年正義云漢書律□志載劉歆三統之內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今漢志無此文益漢儒說左氏者衍二統推月食法之言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羊穀梁曰尹氏案說文尚古文君尚古文尹二字形近易亂傳說因之各異

癸未葬宋穆公

桓王元年歲在寅沈太歲在丁巳

穆公公羊穀梁曰繆公棐史記鄭宋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宋繆公禮記大傳序以昭繆鄭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字穆字多作繆

四年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公梁曰祝吁棐說文口部咒从口州聲讀若祝州在尤部祝在宥屋二部屋即尤之入聲故二字同音相假

州吁不稱公子賈氏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正義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劉賈以爲遇者用冬遇之禮正義又引釋例云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

一 隱 六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漢書五行志引經魚作漁

矢魚公羊穀梁曰觀魚案傳云陳魚則矢之訓陳傳有明文陳魚觀魚事本相因故經文雖異而傳說則同

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裴駰史記集解三十三正義引釋例云舊說棠魯地

秋衞師入郕

郕公羊曰盛公羊疏云盛或作成案郕是正字盛是假借字據說文此郕字當作成宜以公羊或作字為正定十二年墮成之成當作郕釋文本已互易案左氏及穀於國名作郕邑名作成公羊國名作盛邑名作成莊八年盛作成者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何注云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又蹤路史變盛謂之成許大惡也

螟

劉歆以為秋螟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贏蟲

之孽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平。公羊穀梁曰輸平。案渝與輸皆从俞聲，同音相假，猶雍榆之作雍渝也。然左氏曰更成，公羊曰墮成，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秋七月

三統□云。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丨時月。時所以記啟閉也，月所以記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

此聖王之重閏也漢書律口志　凡三統說俱見漢
志後不更注寀節謂大雪十一月
節之等中謂冬至十一月中之
等節不必在其中必在其月

冬宋人取長葛

賈逵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正義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正義

滕侯卒

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
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禮記正義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公羊穀梁曰邴案邴正字祊假借字古字从方从丙多通用儀禮士冠禮有枋鄭注云今文枋為柄少牢饋食禮南柄鄭注云古文柄為方據此則祊為古文假借字邴為今文正字左氏為古學故作祊二傳為今學故作邴

辛亥宿男卒

杜預注云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啟神明故覺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正義引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時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于　案衛冀隆為服氏學者據此難知夫賈服之例凡諸侯未嘗身自同盟者皆從未同盟不書名例此宿男亦未嘗身與魯同盟故不書名　親書賈思同

隱一

八

傳云思同以杜氏春秋授孝静帝其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六十三事思同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静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説至今未能裁正焉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公羊穀梁曰包來案浮與包同音詩大雅江漢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又常武如山之包如川之流皆包浮同音之證故二字古多通用如浮邱子作苞邱子以及桴枹脬肥之類是也

螟

劉歆以爲八年九月螟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二十九年積月一萬一千四百九十閏餘五積日三十三萬九千三百九小餘五十一大餘九如法命之得正月癸巳朔大二月癸亥朔小三月壬辰朔大四月壬戌朔十一日壬申十二日癸酉十九日庚辰又是年冬至積大餘四千八百七十七以六十去之大餘十七小餘六百十七三乘小餘得小餘一千八百五十十一景以一氣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加之得春分大餘四十八小餘三千二百九十四如法命之得壬申春分四月十一日也明日癸酉故曰癸酉於□春分後一日

挾卒

一隱九

挾公羊穀梁曰俠案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顏注云俠與挾同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曰邴案防之作邴猶祊之作邴也說見八年

十年

伐戴說文邑部引經作伐𢦔

戴公羊穀梁曰載案毛詩周頌絲衣載弁俅俅鄭箋云載猶戴也是二字古通然戴國之戴據說文當以𢦔爲正字戴與載竝假借字也

十有一年正義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　案隋書經籍志云干

實獨美左氏以三十卷之約襃括二百四十年之事其所述當亦是左氏舊說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羊穀梁曰夏五月時來公羊曰祁黎[穀梁作時與左氏同]案左氏經無五月正義釋文俱無說疑經文本有唐石經以下諸本脫誤也時在之韵祁在脂韵來在哈韵黎在齊韵古韵之哈同部脂齊同部時來為疊韵祁黎亦為疊韵祁从示聲古益詩如示與時為雙聲黎與來亦為雙聲故相假借又案左氏之經雖作時來而傳則作郲水經注引左傳郲作釐說文無郲字當以釐為正疑時來祁黎皆釐之合聲

桓公

正義云桓公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口楞案置隱公元年歲星定次二次餘九十三各加十一得積次十三次餘一百零四積次滿十二去之餘一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口楞
一桓十

春秋古經第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立

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鄭注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據此知春秋古經位作立

禮記曲禮正義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死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

秋大水

十三年復大水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漢書五行志上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正義三古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禮記正義四引許愼五經異義正義引釋例云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上明惟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後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剝又爲不然正義又云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昔孔父而書字案據此知左氏先儒解此及仇牧荀息諸條皆同二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鄭衆服虔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正義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公羊穀梁曰紀侯案杞與紀形近易亂傳說因之各異

蔡侯鄭伯會于鄧

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正義

三年春正月

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正義正義又云先傳多用穀梁之說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侯公羊曰紀侯案說見二年又案紀杞紛錯不一故各注明其餘若邾與邾婁郕與盛之類全經皆同惟於始見處注明後不更注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

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漢書注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畢趙分也日行去趙遠入晉多故日與計二十八宿分共次度其月及所屬下皆以爲例　案以三統推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三十四年積月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閏餘二積日三十四萬一千一百四十小餘四十四大餘四十得正月甲子朔大二月甲午朔小三月癸亥朔大四月癸巳朔小五月壬戊朔大六月壬辰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一百四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六幷之得五萬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六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滿統法而一得一百四十四度數起牽牛算外合辰在參二度淮南天文訓以觜觿參爲趙之分野漢書地理志以觜觿參爲魏之分野故日趙與晉分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水經注汶水篇引經作送姜氏于下讙一桓

土

有年

賈云桓惡而有豐年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正義
義又引釋例云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鴝
來巢書所無也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
案釋文敘錄云漢大中大夫許
淑字惠卿魏郡人注解左氏傳

四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正義云膏肓何休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
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
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
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
子道故名且字也　案鄭以渠爲名以伯糾
爲字與杜以渠爲氏以伯糾爲名異蓋舊說
案丨禮記中庸正義云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
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

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據此疑是年不書秋冬首月蓋譏其不登臺視朔又何休公羊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賈氏於桓不書王既取無王而行之說於不書秋冬或亦取公羊說

城祝邱　東云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即邱春秋時曰祝邱闞駰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穀梁曰任叔　案史記吳世家索隱云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肯呂虢郭之類按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

螽

螽公羊曰蝝　案儀禮士相見禮衆皆若是鄭注云今文衆為終易大有衆也荀爽作終終从冬聲螽亦从冬聲終與衆通螽亦與蝝通

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

一桓　主

蟲之尊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六年春正月寔來

案錢氏大昕云杜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是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禮正義所引異益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奇恭謂實寔二字古多通借詩小星寔命不同韓詩作實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寔故頍弁箋云實寔義同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案今本穀梁說作郕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疑今本穀梁誤穀梁釋文云紀侯左氏作杞侯今左氏作紀

秋八月壬午大閱

賈注經云簡車馬于廟也公羊疏四

侯傳有明文釋文誤

九月丁卯子同生

賈逵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禮記正義十八

七年

桒是年不書秋冬說見四年又何休公羊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左氏之說或亦同於公羊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正義引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閏贅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子來求聘一時一責天王求聘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責見讀何為不可而云非為過時者桒衛氏之說皆服氏義也

一桓

西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范寗穀梁集解四

九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桒穀梁釋文云射音亦麋氏本即作亦正義云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老罷病孰當理其政預與其事也

十一年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先儒以仲爲字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正義六公羊

傳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疏引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閉君臣之道啟篡弑之路案疏所引長義即賈氏長義隋志有賈逵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曰夫童案禮記檀弓鄭重汪踦鄭注云重讀為童是重與童通鍾从重聲故亦與童通又穀梁釋文云麋氏本鍾作童音鍾

十有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侯公羊穀梁曰紀侯曲池公羊曰毆蛇案紀與杞傳說不同不必強通池當作沱沱蛇即它字沱从它聲故與蛇通毆當作毆毆在侯韵曲在燭韵為同部故詩小戎首章以曲韵馵史記曹參世家曲遇索隱音曲為邱玉反是曲與毆同音相通

一桓

主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羊曰郲。棠未詳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賈服以爲衛惠公稱侯譏其不稱子。禮記正義四

十有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曰禦。棠。穀梁釋文云。禦魚呂反。本亦作御。史記東越列傳云爲禦兒侯。正義曰禦字今作語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一第182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版正内

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耕耤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漢書五行志上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曰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案公羊衛在蔡上釋文不言與左氏異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先儒以爲國逆正義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曰鄗穀梁曰蒿案蒿艾同爲喉音鄗蒿同从高聲地名無定字二家經由口授益齊人謂艾爲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會宋公公羊曰公會齊侯宋公袲公羊曰侈案說文衣

一桓

共

部移字下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移說文所偁春傳皆左氏傳左氏無齊侯說文言齊疑今本左氏經有脫文然此是經而說文云傳亦屬可疑且傳云誅伐鄭將納屬公也欲納屬公是宋意非齊意故下十六年春會于曹夏伐鄭齊皆不與此會或亦無齊侯與穀梁經同移之作表隸變體別移經典多作移禮記表記衣服以移之儀禮少牢饋食禮錫衣袳袂皆假移作移考工記與人飾車欲侈鄭注侈故書侈作移是移與侈通

莊王元年歲在大梁太歲在庚辰

十有六年

冬城向

杜注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按杜氏所偁舊說蓋賈服說也

十有七年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公會邾儀父公羊曰公及邾婁儀父穀梁曰公及邾儀唐石經有公字父案傳云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疑左氏經會亦當作及然隱元年正義引作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是正義作本與今本同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案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禮記中庸正義云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唐石經亦無夏字岳本及諸本作夏五月者誤衍

奚穀梁曰郎案說文郋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郋从自从邑隸寫與郎相似穀梁益假郋為奚後人多識郎少識郋故誤郋為郎耳賈服以為視朔而不登臺故書月不書時禮記正義

癸巳葬蔡桓侯

一桓　十七

劉賈許曰葬蔡桓侯獨不稱公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正義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閏餘五積日三十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四小餘三十一大餘四十九正月癸酉朔小二月壬寅朔大三月壬申朔小四月辛丑朔大五月辛未朔大六月辛丑朔小七月庚午朔大八月庚子朔小九月乙巳朔大十月乙亥朔置入統會歲滿歲五百一十三除去之得會餘歲四百三十五以章月乘之得十萬二千二百二十五滿章歲十九而一得會積月得會餘歲積月五千三百七十餘以二十三乘而得九百十六餘八十加二十三者九百五十三而一得滿百三十五去之餘十七置加數九命起二百四十九加外得十月有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得六萬二千四百十九筭外七滿九十三去之餘三十四萬三千十六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三十七乘之得五千

萬三千三百二十八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又以十九乘小餘十三得一百四十七并之得五萬王千三百二十八萬六千八百三十二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九萬七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二百五十一度數卒午算外合辰在軫四度鄭注周官保章氏云鶉尾楚也壽星鄭也鶉尾之次終於軫十一度壽星之次起於軫十二度令合辰在軫故日楚鄭分

補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曰公夫人姜氏遂如齊案公羊無與字傳有明文

一桓

大

左氏古義卷第二　　經二

莊公

正義云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桼桓元年歲星定次一次餘一百四各加十八得積次十九次餘一百二十二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七次除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鶉火

春秋古經第三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

賈逵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詩正義五之二 正義云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穀梁傳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其意以為文美

二莊　一

往年如齊至此年二月猶尚不反三月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隸先儒皆用此說

夏單伯送王姬

送王姬公羊穀梁曰逆王姬案左氏無傳穀梁釋文云單音善單姓伯字左氏以為王卿士逆王姬左氏作送王姬壽恭謂莊氏所引左氏云云似是左氏舊說若二傳皆以單伯為我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傳說不同經文亦異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正義云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意言公與齊為讎又身有重服不得與齊侯為禮故築于外也左氏先儒亦用此為說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佑通典七十二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纂弒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正義云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左氏先儒皆用此為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 公羊曰郜案說文無禚字禾部穛字注云禾皮也从禾羔聲之若切段氏玉裁云春秋經有禚字齊地名今釋文五經文字皆作禚从示惟玉篇禾部禚下曰又齊地名而示部禚字在部末孫強等所沾然則希馮所據春秋字从禾徐氏養源云禚在蕭宵肴豪部郜在尤幽部二部相近故禚郜古字通用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案漢志引劉歆說云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顏注云疾其專命故貶而去族天子救衛而溺伐之故云犯王命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劉賈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紀也正義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按漢書注三十六

冬公次于滑

滑公羊穀梁曰郎案未詳先儒言書次者皆善之辭正義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羊穀梁曰饗案凡饗燕字古文多借用享字若今文則饗燕之饗作饗享獻之享作享二字截然不同二傳為今文故凡饗燕字皆作饗左氏為古文故凡饗燕字皆借用享字穀梁釋文云饗本又作享此穀梁俗本不足據

紀侯大去其國

禮記曲禮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於岐下故知有去國之義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正義云不書謚者亡國之夫婦皆降莫與之謚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大失之也案正義所引賈丨說益謂齊侯加禮於伯姬經書葬伯姬與諸侯同

二莊

三

五年

秋郳犂來來朝

郳犂來公羊曰倪黎來穀梁曰郳黎來案郳倪皆从兒聲故郳倪兒三字古多通用此經左穀作郳公羊作倪十五年伐郳公羊又作兒漢倪寬亦作兒寬是三字通用之證犂說文作犂从牛黎聲隸省作犂黎犂實一字也

六年春王正月

正月公羊穀梁曰三月案漢志引劉歆說云衛公于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據案劉說是伐與救相比前年冬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年正月王人子突救衛事正相比似當丨從左氏作正月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疑今本二傳誤又俗本穀梁作二月非今據唐石經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羊穀梁曰寶 案正義云說文保從人寀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又顔師古匡謬正俗四云案尔雅俘取也書序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献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即是人壽恭謂寀即古文孚俘亦可通保凡俘从孚聲寶从缶聲孚缶同在尤幽部同聲亦可相假顔訓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誤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公作霣

夜穀梁曰昔 案穀梁釋文云昔本或作昝同惠氏棟云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壽恭謂昔古音讀作羊謝切與夜字同音故古多通假如哀四年左傳爲一昔之期之昔莊子天運通昔不寐之昔皆當讀羊謝切

二莊 四

傳曰恒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㠯爲晝
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
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
明雨與星隕兩相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
雷雨作解是歲歲在□枵齊分埜也夜中而星隕象
庶民中離上也雨㠯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
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日在降婁魯分埜也先
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
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㠯犯王命嚴弗能止
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㠯爲功民

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于魯天事常象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案置莊元年歲星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二各加六得積次十三次餘一百二十八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一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口枵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口枵齊也故云是歲歲在口枵齊分野也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五十六年積月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四閏餘四積日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小餘七十六大餘三十二正月丙辰朔大小餘三十八二月丙戊朔大無小餘三月丙辰朔小小餘四十三四月乙酉朔七日辛卯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九共得積日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一以統法乘之又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三并之周滿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六滿度法而一得四月朔合辰積度八十二度餘五百五十八加七度度餘八百十七得辛卯夜半積度八十九度餘一千二百八十命如法得辛卯夜半日在奎三度距降婁一度故曰日在降婁周禮保章氏注云降婁魯也淮南天文訓以奎婁爲魯之分野故曰魯分野也

二莊

五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賈逵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正義

甲午治兵

治兵公羊曰祠兵案周禮大司馬疏引異義云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殳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於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鄭駁云祠兵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嚴氏元照云古台司偏旁字多通用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秦誓俾君子易辭公羊文十二年傳作易怠詩鄭風子衿子□不嗣音韓詩作詒音此其例也壽祺謂隸書司作合與台相似爪作爪與川相似故二字易渾然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周禮疏二十九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曰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案公羊郕作成說見隱五年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賈逵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正義三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羊穀梁曰暨案蔇暨音義同

夏公伐齊納子糾
臧氏琳云納糾左氏公穀經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行文沿唐石經定本之誤也正義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也可證賈氏本於此無子字正義公羊疏及公羊穀梁釋文並謂左氏作子糾者皆爲定本所誤
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正義

齊小白入于齊

二莊　六

鄭興云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後漢書注三十六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逵云稱子者愍之也正義

十年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穀梁曰獻武蔡舞與武通宋婁機漢隸字源九麌武梁祠堂畫像秦武陽即秦舞陽又穀梁釋文云武本亦依左氏作舞

秋九月荆敗云云注見抄本增

十有二年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王元年歲在鶉火太歲乙未

賈氏云捷公羊穀梁曰接公羊疏七案今本穀梁作捷公羊疏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是也壽恭謂據此知賈氏所見本穀梁與公羊同捷接古字通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鄭注云接讀爲接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揚倞注云接讀爲捷速也皆捷接通用之證

宋萬不書族未賜族正義引釋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曰齊人案穀梁作齊人傳有明文公羊作齊侯何注有明文左氏雖無明文而傳云以平宋亂丨似亦作齊侯穀梁疏云鄭釋廢疾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范今數衣裳則通言北杏之會二說不同者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范以北杏傳文有齊侯宋公也壽恭謂據此知鄭君用公羊說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曰十四年春諸侯伐宋正義云經書人而傳言諸侯先儒以爲諸如此輩皆是諸侯之身又引釋例云諸侯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一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案生意

十有五年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曰兒案說詳五年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公羊曰公會許男滑伯公羊穀梁曰許男曹伯滑伯案阮氏元云公羊經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經無公字猶賸會字據十九年公羊何注云先

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
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盟齊侯宋君
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非特魯公
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
云也春秋緜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壽恭
謂莊十三年左傳正義云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
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
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微人往會則會上無
字直言其會明魯往會之微人不合書名書其所爲
之事而已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
則并序諸侯言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會于鄄是也據此則鄄會無會字幽盟有會字
正義自有明文阮氏引鄄會爲例定幽盟之會字爲
衍文非也又是年穀梁范注云不書公以著疑爲是
穀梁經亦有會字無公字徐氏義源云左氏經無曹
伯二字諸家俱未經注出按下二十三年經曹伯射
姑卒杜注云未同盟而赴以名此年經杜注云書會
魯會之是杜注本左氏經無曹伯二字壽恭謂據春
秋緜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
二莊八

嘗來也是公羊經亦無曹伯二字

邾子克卒

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正義云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 案北杏之會邾人在列而公羊以爲使徵者盟穀梁以爲諸侯之身盟據此知賈服亦從穀梁說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詹公羊曰鄭瞻案詹瞻古字通借七年傳鄭詹史記晉世家作瞻詩閟宮魯邦所詹說苑雅言作魯侯所瞻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曰瀐案殲與瀐通故傳說似異而實同說文歹部殲微盡也从歹韱聲引春秋傳齊人殲于遂用左氏說也又水部瀐漬也从水韱聲說與公羊義同

惠王元年歲在星紀太歲庚子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晦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六十七年積月一萬一千九百六十閏餘五積日三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小餘十一大餘二十九正月癸丑朔小小餘五十四二月壬午朔大小餘十六三月壬子朔小小餘五十九二十九日庚辰晦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三千二百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八十度餘一千二百六十四數起牛初度算外得三月庚辰晦合辰在奎九度奎與壁相比淮南天文訓以營室東壁爲衛之分野以奎婁爲魯之分野故曰魯衛分

秋有蜮

釋文云蜮本又作蜮

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二莊

九

二十年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曰我案左氏公羊經作戎二傳及杜何注俱無明文穀梁作我有明文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穀梁傳曰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疏云或以為數渝謂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恭壽謂疏云明年齊又伐我者即指此經言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大眚公羊曰大省案書鴻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惟歲康誥非眚釋文云眚本亦作省是二字古通然傳說不同不必強通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正義

二十三年是歲歲星超實沈入鶉首太歲亦超乙巳入丙午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公羊穀梁曰禦寇案左傳釋文云御本亦作禦穀梁釋文云禦又作御御禦古通用

二十有四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成十八年傳云國逆而立之曰入正義云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賈逵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詩正義九之二

大水

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

二莊十

廟之罰也漢書五行志上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賈逵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正義

二十有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四年積月一萬二千四十六閏餘十六正小滿閏在五月後積日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八小餘六十四大餘四十八正月壬申朔大小餘二十六二月壬寅朔小小餘六十九三月辛未朔大小餘三十一四月辛丑朔小小餘七十四五月庚午朔二日辛未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

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四萬三千五百二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十三度餘三百九十二數起牛初度算外得五月庚午朔合辰在婁六度二日辛未在婁七去胃五度准南天文訓以奎婁爲魯之分野以胃昴畢爲趙之分野故曰魯趙分

冬公子友如陳

潁氏曰臣無境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正義四十一引釋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唐石經公羊無春字今本亦脫疏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據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二七十五年積月一萬二千五十九閏餘四積日三十五萬六十一百十二小餘五十六大餘十二正月丙申朔大小餘十八二月二莊土

丙寅朔小小餘六十一三月乙未朔大小餘二十三四月乙丑朔小小餘六十六五月甲午朔大小餘二十八六月甲子朔小小餘七十一七月癸巳朔大小餘三十三八月癸亥朔小小餘七十六九月壬辰朔大小餘三十八十月壬戌朔二日癸亥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萬七千四百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四度餘一千二百六十八數起牛初度算外得十月壬戌朔合辰在角一度二日癸亥在角二度距軫一度

二十有七年

〔夏〕六月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會公羊穀梁曰公會案穀梁經有公字傳有明文左氏經無公字公羊經有公字二傳及注疏皆無說疑左氏經奪

二十有八年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地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曰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

救鄭案唐石經公羊及宋鄂州刻本皆有邾婁人三字似非今本誤衍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曰微案徐氏養源云左氏音義云築郿亡悲反是陸本左氏經作郿與今本同乃公穀音義並云左氏作麋自相矛盾不詳其故壽恭謂作郿者杜本也作麋者賈服本也陸氏作音義於左氏自用杜本公穀音義所據者乃賈服本左氏經也故兩處錯出不同郿微麋三字同音古多通假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微此其證也

大無麥禾

漢書五行志上云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

二莊土

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案劉向是穀梁說而是年正義云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木麥不成也據此知左氏舊說與穀梁同又案五行志之例凡劉向後不別出劉歆及劉歆後不別出劉向者皆向歆同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正義

秋有蜚

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城諸及防

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正義

三十年

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曰師次于成。案：杜注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是杜本左氏經無師字。穀梁傳云：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似穀梁經亦無師字，公羊無明文。

秋七月齊人降鄣

劉賈以爲鄣紀之遺邑。正義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九年，積月一萬二千一百八

二莊　十二

閏餘十三正小雪閏在十一月後積日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小餘五十七大餘十九正月癸卯朔大小餘十九二月癸酉朔小小餘六十二三月壬寅朔大小餘二十四四月壬申朔小小餘六十七五月辛丑朔大小餘二十九六月辛未朔小小餘七十二七月庚子朔大小餘三十四八月庚午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八萬七千四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八十六度餘七百八十六數起斗初度算外得八百月庚午朔合辰在鬼二度去柳二度淮南天文訓以東井與鬼爲秦之分野以柳七星張爲周之分野故曰秦周分

三十有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說文手部云捷獵也軍獲得也从手疌聲春秋傳曰齊人來獻　案公穀經及杜注左氏經皆作齊侯而許獨引作齊人益許君親從賈逵問所據者乃賈氏經也賈服之例凡傳言諸侯而經書人者皆是貶此

傳云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則經當書人故知許君所引乃賈經非字之誤也

冬不雨

劉歆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案據疏說是左氏經舊作城穀今本作城小穀者乃杜氏改從二傳

賈逵云穀不繫齊者世其祿正義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曰乙未

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通典凶禮十五引異義

二閔

古

閔公

正義云閔公於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案置莊元年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二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九次餘一百五十四次餘滿百四十四加積次一共得積次四十次餘十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四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公羊穀梁曰洛姑案穀梁釋文云洛姑一本作路姑壽恭謂落洛路三字皆從各得聲古皆通用

二年

一頁 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頁 6 反文引

齊人遷陽　攷案地理志東海郡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禮記正義十一又引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緣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讖其速也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禪云吉禘讖其無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賈服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正義

十有二月狄入衛

閔二

五

賈逵云傳言滅經書入者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詩正義三之一

左氏古義卷第三　經三

僖公

僖公史記漢書皆作釐公正義云僖公於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　案置閏公元年歲星定次四次餘十各加二得定次六次餘十二命起星紀算外得歲在鶉首

秋春古經第五

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案曹師各本誤作曹伯今從唐石經及莊三年襄廿三年正義引經改正說文品部聶字注引春秋傳曰次于聶北讀與聶同案聶為正字聶為假借字許氏所引蓋買經也

左氏先儒以為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正義

八又是年正義云公羊以爲此言次于聶北救邢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穀梁曰陳儀案禮記喪大記夷于堂正義云夷陳也釋文夷如字陳也又爾雅釋詁雉陳也雉與夷通故夷亦通陳

司馬彪郡國志云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許瓚曰今邢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公羊曰朾案公羊釋文云朾勒貞反又他丁反穀梁釋文云檉勑貞反一本作朾據此檉與朾是同音相假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羊曰纓案纓偃音之轉秦伯罃穀梁作偃昭五年公羊傳引作嬰史記索隱云女英系

本作女瑩大戴記作女匽是皆瀴偃音轉之證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邾師于酈獲莒挐

酈公羊曰犂穀梁曰麗棃鄰犂麗三字通酈正字麗犂省借字又公羊釋文云莒挐女加反一本作茹音同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正義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賈逵云楚丘衛地也史記索隱十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公羊穀梁曰夏陽案下與夏音同相假水經注四引服虔注下作夏益服注

三僖

二

本左氏經與公穀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曰貫澤案公羊僖九年傳貫澤之盟疏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壽恭謂據此則此年公羊經本作盟于貫無澤字今本有澤字者與釋文石經合　賈逵云江黃稱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正義

冬十月不雨

劉歆以爲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即

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正義云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文二年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言僖有憂民之志故每時一書文無憂民之志是以歷時總書賈服取以爲說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羊穀梁曰莅案說文無涖莅字立部竦臨也此其正字也周禮小宗伯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鄭注云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壽恭謂據周禮注知漢時隸書巳變隸作涖因涖又變爲丨莅經典錯出轉寫任意唐時巳然故詩小雅方叔涖止釋文云涖本又作莅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復莅三年劉寬後碑及其涖官統政是二字隸變其來巳久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三僖

三

伯侵蔡蔡潰

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史記集解三十二桼文三年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此

賈注民字上當有傳曰二字

夏許男新城卒

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正義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羊穀梁曰袁桼左氏釋文云袁本多作轅據此則陸氏所見左氏經亦作袁與公穀同說文受部云爰籀文以爲車轅字史記袁盎漢書作爰盎史游急就篇云爰展世顏注云爰氏之先本與同姓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洪适隸釋載袁良碑丨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諸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徙袁生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寔從其冊洪氏

欵曰姓班史以袁生爲轅生古字通用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曰慈案慈从茲聲音同相假又茲與子通子與慈通故茲慈亦通

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公羊穀梁曰首戴案止戴聲轉相通地名無定字隨音而異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八十八年積月一萬二千二百二十

三倍　四

十無閏餘積日三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小餘十三大餘二十七正月辛亥朔小小餘五十六二月庚辰朔大小餘十八三月庚戌朔小小餘六十一四月己卯朔大小餘二十三五月己酉朔小小餘六十六六月戊寅朔大小餘二十八七月戊申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一百七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一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七萬二千四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十七度餘二百六十一數起牛初度筭外得七月戊申朔合辰在井二十六度周禮保章氏鄭注以實沈爲晉分以鶉首爲秦分實沈終於井十五度鶉首起於井十六度故曰秦晉分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公羊穀梁曰口母案宣十一年傳孔口公羊作孔甯後漢書烏桓傳注云口甯兩字通也

襄王九年歲在娵訾太歲丙寅

曹伯班卒

班公羊曰般（案易乘馬班如鄭康成作般般如古通）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陳世子欵下公羊有鄭世子華（案下書鄭伯乞盟似是公羊經誤衍鄭世子華四字然何注云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何注不直言不肯來乃言不肯自來盟尋味自字公羊經或多鄭世子華四字）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

三傳 五

之方丘澤即鄭丘也水經注六 正義曰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棨正義引或說即賈注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羊曰甲戌棨上有戊辰疑左穀經亦作甲戌今本左氏經作甲子乃杜氏所據誤本也穀梁經亦後人所改故釋文不言與公羊異詭當從石經岳本作俒穀梁釋文云詭諸左氏作俒諸此左氏經作俒之明證俒詭俱从危聲故通

冬晉里克公作弑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或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通典凶禮十五引異義

莊廿八年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疑卓子本二名左穀經脫子字

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曰卓子穀傳曰卓子又曰公子卓猶晉悼公名周而成十八傳又稱周子也蓋公羊以卓子為名左氏以卓為名而以卓子為別稱漢書楚元王傳注引作晉里克弒其君卓此穀梁經也左氏經與穀梁同與公羊異他如史記十二諸侯表晉世家國語晉語漢書古今表及史記集解引服注並作卓子疑用左氏別稱又桓二年正義引釋例云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隨加善例又為不安壽恭謂據此則左氏舊說善荀息與公穀同

冬大雨雪

大雨雪公羊曰大雨雹穀傳說不同漢書五行志於雨雪類別出公羊經曰大雨

三傳

六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案僖十年左氏傳云遂殺丕鄭無父字則左氏經無父字今本有者誤衍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曰處臼案公羊作處乃同音假借

雹正以其經文不同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三月穀梁曰正月案漢志載劉歆以為二日齊衛分是漢時春秋古經作三月楚元王傳注引經亦作三月今本穀梁經作正月而釋文不言與左氏異疑今本穀梁誤

劉歆以為二日二日今本漢書誤作三月明汪文盛刻本亦誤齊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九十五年積月一萬二千三百六閏餘十二積日三十六萬二千四百六小餘六十六大餘四十六正月庚午朔大小餘二十八二月庚寅朔小小餘七十一三月己巳朔二日庚午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五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四十二度餘四十六數起牛初度算外得三月己巳朔合辰在危十三度二日庚午在危十四度危十五度為元枵之次終危十六度為娵訾之次初十二次之分元枵齊也娵訾衛也故日齊衛分

城緣陵　許楷曰北海營陵杜春秋謂之緣陵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穀梁曰繒子案左氏釋文云鄫亦作繒國語韋昭注云杞繒二國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後續漢書郡國志云琅邪國繒故屬東海是鄫當作繒宜從釋文亦作字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

案沙鹿說文引作沙麓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亦作沙麓正義引服志注云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是春秋古經作沙麓

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

三倍

七

高梁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十有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九十八年積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九白餘三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小餘八十二月壬子朔又是年會餘積月五千九百九十八以二十三乘之補百三十五除之餘一百十九加二十三者一共得一百四十二又滿百三十五去之多七置加數一命起正月算外得二月有食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八十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度餘四百九十一命起斗初度算外得二月壬子朔合辰在女二度女七度為星紀之次終女八度為元枵之次初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故曰齊越分

齊師曹師伐厲昭四年吳滅賴公羊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司馬彪郡國志曰汝南褒信縣有賴亭故賴國

九月公至自會

定八年經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公羊疏二十六引賈逵注云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壽恭謂據則此九月是爲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月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案乙卯九月朔魯史以爲九月晦又案上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則此九月劉歆以爲六月以三綂推是年二月壬子朔大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大六月辛亥小二十九日己卯晦七月庚辰朔大八月庚戌朔小九月己

三倍八

卯朔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曰霣鷁公羊穀梁曰鶂案隕霣俱从員聲故二字通釋文云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說文云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鶂六退飛說文所引春秋傳即左氏傳是左氏經本作鶂當從釋文或作字 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他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月之數云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釋文云是月本或

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也 杜云鶂水鳥正義云鶂水鳥者相傳爲然

初學記歲時條引作提月陸佃鶡冠子王鈇篇注亦引作提月

十有九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宋公羊公曰宋人公羊作宋人何注有明文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曰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宋四國俱稱人則不當有公字疑公羊說衍

作是日案公羊以是月爲月晦釋文音是作佚兮反讀作提非左氏義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引隕石于宋五則日正月戊申朔又下之上引六鷁退蜚則但言正月杜注云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嫌同日杜注益本舊說若作是日漢志引六鷁退飛亦當言正月戊申朔不當但言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曹伯公羊曰宋公會曹伯案傳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似左氏經亦有會字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在言作有新在正義

五月乙巳西宮災

案三家經俱作乙巳而汪本漢書作乙酉毛本作乙酉疑轉刻之誤

三

僖

九

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大子所
居言宮舉國毛本作區皆災也漢書五行志上

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公羊曰霍穀梁曰雩案范注云雩或為宇壽恭謂盂雩宇皆从亏聲佳與亏亦聲相近霍从佳聲故皆可通假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公羊曰須朐案句朐聲同相假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詩大明正義引膏肓云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

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議曰刺襄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從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彊也此是議師敗也公羊不識達考異郵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曰閔案凡从文从民之字古皆通假如湣讀汶之類是也

二十有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買服以爲時衛文公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禮記正義四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曰遬案速遬字通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羊穀梁曰嶲案左傳釋文云酅本又作嶲戶圭反是左經本作嶲酅爲正字嶲爲假借字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曰隗案夔隗音同相假

二十有八年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不書族賈氏以爲陋正義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盟于溫

穀梁無齊侯疑脫

賈逵曰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史記集解四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狩穀梁曰守案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篇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史記集解四

水經注及左傳序正義云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又何休公羊注以為壬申不繫月諸侯不繫於天子也案傳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疑左氏亦同公羊說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公羊穀梁曰公會翟泉公羊曰狄泉案杜注本左氏經無公字

三僖　土

注有明文然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然則既罪卿不當更諱公似左氏經本有公字又公羊何注云文公閏許不能服自知成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襄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據此注似公羊經本無公字益後人轉爲謁亂杜氏好與古違反據誤本作說耳翟狄古字通周禮內司服揄狄闕狄鄭注云狄當爲翟翟雉名國語周語自竊于戎翟之間史記周本紀翟作狄

秋大雨雹

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五行志中之下

三十有一年

猶三望

賈服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正義九　穀梁疏　爾雅疏七）

三十有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敗秦師于殽公羊曰敗秦于殽（案公羊經無師字傳有明文穀梁傳曰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本有者蓋誤衍）

公伐邾取訾婁

取訾婁公羊曰取菆穀梁曰取訾樓（案公羊釋文云取叢才工反二傳作訾樓是陸氏所據本公羊經叢作菆菆即叢字說文叢菆皆從取聲二字皆當讀為鄒故公羊文七年疏云僖三十三年取叢彼叢字多作鄒又儀禮既夕御以蒲菆（三傳）鄭注云古菆作騶據此知（士）叢菆同聲訾

婁郎鄒之合音後人讀叢若淙陸氏遂音敢爲才工反誤矣婁郎樓之省文

隕霜不殺草

劉歆以爲草妖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文公

正義云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桼置僖元年歲星定次六次餘十二各加三十三得積次三十九次餘四十五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起星紀算外得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六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癸亥公羊曰癸亥朔桼杜注本左氏經無朔字漢書五行志引經亦無朔字楚元王

傳注引有朔字益穀梁經也

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貫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貫積度命起斗初度算外得正月癸亥朔合辰在斗七度五行志云凡春秋日食三十六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七若是年作癸亥朔則當為朔二十八然則公羊經亦無朔字今本有者誤衍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通典八十引段暢議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公羊穀梁曰髡案頵从君聲髡从兀聲古音文魂同部故頵髡相通漢書楚元王傳

三文　主

注引經作楚大子商臣弑其君頵

二年

丁丑作僖公主

通典吉禮七引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諡於背　案許氏受古學於賈逵異義所述蓋左氏說　又案此作主謂練主傳三十三年傳文作主非禮也謂虞主兩處經傳不同舊說尚可證據杜氏故爲牽渾反疑傳文閉錯拼甚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縠穀梁曰士縠垂隴公羊穀梁曰垂斂案左傳釋文亦作縠穀梁釋文云縠本又作穀二字聲同形近古本多通假斂之與隴以雙聲相假猶漢書拇福傳談餤之作庸庸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劉歆以爲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下得諸侯沛然自大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禭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

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三年

秋雨螽于宋

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曰伐楚救江案公穀釋文不言與左氏異左氏經多以字或涉傳文誤衍

四年

三文

五

衛侯使甯俞來聘

賈氏云甯俞公羊曰甯速公羊疏十三業今本公羊經亦作俞與賈氏所見本異然僖二十六年之甯速公羊經作遬此速字似亦當作遬左氏經作俞傳有明文公穀倂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通典嘉禮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君屈于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識文公羊左氏義是也敬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為之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

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正義二十六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正義又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舍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禭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

王使召伯來會葬

三文

廿六

召伯穀梁曰毛伯案穀梁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左氏公羊作伯召今本誤元本穀梁疏引此亦作召伯召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業公羊疏云正本作辛字案辛當作丵說文丵叢生草也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茲用丵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為業或誤為辛也

六年

季孫行父如陳

惠棟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羊曰讙案驩讙皆从雚聲音同通假禮記檀弓言乃讙鄭注云讙音說也漢書王褒傳驩然交欣亦借驩作讙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穀梁作曰夜姑案射夜同聲相假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三統□云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漢書律□志下案是歲入甲申統一千二十二年以章月乘之得二四〇一七〇滿章歲而一得積月一萬二千六百四十閏餘十無閏

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　案據漢志當從或作字

禮記玉藻正義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朔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

三文　志

不本於經所識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發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識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饋羊閏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臣穀梁曰壬臣案左氏釋文云王臣本亦作壬臣穀梁釋文云壬臣本或作王臣據釋文左氏之王有作壬者穀梁之壬有作王者蓋王之作壬隸變體別漢魯峻碑陰壬[illegible]顧氏藹吉以為壬卽王字又匡謬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如顏氏說則襄五年之壬夫本作王夫今三家經俱作壬夫蓋唐人所改

晉先蔑奔秦

晉先蔑奔秦。公羊曰晉先眛以師奔秦。案公羊釋文但言眛左氏作蔑不言左氏無以師二字左傳云先蔑將下軍疑左氏經亦有以師二字

八年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公羊曰伊雒戎。案左傳釋文云會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穀梁釋文云雒音洛戎作伊雒之戎據釋文則三家經皆有伊字左穀且有多之字之本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不至而復。公羊曰不至復。案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曰其言至黃乃復何何注云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左氏經石經岳本皆有而三文大

字而三傳釋文皆不標異文

頃王元年歲在析木太歲乙亥

九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

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　又引鄭駁曰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指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　棠簡公在楚上卿當守國故使少卿印段往舊說與傳不違鄭駁誤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賈逵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正義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曰萩案椒萩相通與條脩同例穀梁釋文云萩子遥反

十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陋正義引釋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羊曰屈貉案周禮內司服闕狄鄭注云鄭司農曰喪大記作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壽恭謂闕厥俱从欮聲故厥亦與屈通凡偏傍从厥之三字文亦借用屈如剞劂作剞丸劂之類是也

承筐　圖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羊曰圈　案說文麇又作麏圈又作閹古音同部故二字相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公羊穀梁曰叔彭生承筐公羊穀梁曰承匡　案釋文云叔仲彭生叔又作卄叔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壽祺謂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唐石經亦無仲字筐作匡據此知左氏經當與公穀經同

十有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曰遂　案禮記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是術與遂通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曰運案釋文亦運本又作鄆是陸氏所見本左氏經鄆作運與公羊同

十有三年

邾子蘧蒢卒

公羊穀梁曰籧篨案凡隸書从竹之字多變从艸今本左氏經作蘧蒢乃隸變之譌

大室屋壞

大室公羊曰世室案古文作大今文作世猶宋樂大心之為樂世心也然左氏以大室為周公廟公羊以世室為魯公伯禽廟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羊曰斐案棐斐皆从非聲故可通假

十有五年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羊曰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

案公羊無公字疑奪

匡王元年歲在實沈大歲乙巳

三文

千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三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一閏餘十六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小餘四大餘四十八正月壬申朔小小餘四十七二月辛丑朔大小餘九三月辛丑朔小小餘五十二四月庚子朔二日辛丑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九萬八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六十三度餘一千一百十五置積度命起斗初度算外得四月庚子朔合辰在壁一度二日辛丑日在壁二度

十有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賈氏云郪丘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公羊疏十四案今本公

羊經作屖丘公羊釋文云屖丘音西左氏作郪丘丨穀梁作師丘穀梁釋文云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屖丘據釋文陸氏所見本公羊經與今本同賈氏云公羊曰留丘者益公羊有嚴顏之異故不同也郪留屖師四字音相近地名無定字隨音而異也又屖之與師古多通假漢書匈奴傳黄金屖比國策趙策作師比是借師作屖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臼公羊曰處臼案杵處音相近杵爲正字處爲假借字

十有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姜公羊曰聖姜案聲聖音同相假漢書古今人表衛聲公索隱作聖公

十有八年

三文

廿

秦伯罃卒

賈氏云秦伯罃穀梁曰秦伯偃公羊疏二十二案今本穀梁經亦作罃釋文同與賈氏所見本異古今人表女罃大戴禮帝繫篇作女匽錢氏大昕云罃匽音之轉

莒弒其君庶其

劉賈許潁以爲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正義引釋例

左氏古義卷第四　經四

宣公

正義云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案罠文公元年歲星定次三次餘四十五各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一次餘六十三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九命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壽星

春秋古經第七

元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正義云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棐林公羊曰斐林案說文棐作斐說見十三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曰柳案崇訓聚柳亦訓聚古以諧聲為訓詁是崇與柳音義皆同又古韵東冬尤幽每相出入如詩常棣以戎韵務屈賦天問以龍韵遊是也崇柳同音亦冬尤出入之例僖三十三年取訾婁公羊作取叢亦此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正義云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皆未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作歸生下無帥師二字脫耳
按哀二年公羊解云諸家之經罕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据此疑此經歸生下無帥師者當亦是服本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夷皋公羊曰夷獆案說文口部嗥咆也譚長說嗥从犬作獆是獆即嗥字嗥與皋通周禮大祝來瞽令皋舞鄭注云皋讀為嗥謂呼之入也

三年

定王元年歲在析木太歲辛亥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曰賁渾｜戎穀梁曰陸渾戎案公羊釋文云賁舊音六戎音奔錢氏大昕云陸作賁｜轉寫之譌本當為菑即古文睦字从光光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壽恭謂賁當作賫隸省作賁與賁相似故致誤耳昭十七年賁渾宋鄂州官本作賁渾亦明證也

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叔姬公羊穀梁曰子叔姬案正義云俱是外來逆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大夫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又云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文與此同據正義說是杜注本左氏經無子字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杜注云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正義引衛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謂間無異事 案衛冀隆難杜則書字書地賈服皆有義例今不可考 又案如杜預說經但書遂卒于垂可已何以復加一仲字好與古違其說不攻而自破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公羊穀梁曰熊氏案嬴熊聲近相通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十二年積月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閏餘十七正春分閏在四月後積日三十八萬五百六十四小餘二十大餘四十四正月

戊辰朔小小餘六十三二月丁酉朔大小餘二十五三月丁卯朔小小餘六十八四月丙申朔大小餘三十閏月丙寅朔小小餘七十三五月乙未朔大小餘三十五六月乙丑朔小小餘七十八七月甲午朔大小餘四十八八月甲子朔大小餘二九月甲午朔小小餘四十五十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又置大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三千八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八度餘一千三百六十四置積度命起斗初度筭外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閒十二次之分鶉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羊穀梁曰頃熊案敬之與頃猶嬴之與熊皆音聲相近穀梁疏以敬嬴作頃熊一人有兩號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九十三引異議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穀梁曰泄冶案凡泄之作洩皆唐人避諱改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毛本漢書日譌作月今從汪本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十四年積月一萬篇二千九百十二閏餘十二積日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二小餘四十二大餘二正月丙戌朔大小餘四二月丙辰朔小小餘四十七三月乙酉朔大小餘九四月乙卯朔二日丙辰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十四滿就法而一得積度

五月公至自齊

還至不月爲下癸巳月冒服例

七十八度餘二十二置積度命起牛初度算外得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曰類粢類即類字古音繹類同部故得通假

十有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曰夷陵粢辰之作夷益隸變致誤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賈逵云稱納者內難之辭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其有禮也疑　寧公羊曰甯粢後漢書烏桓鮮卑傳注云寧甯兩字通也

十有二年

宋師伐陳

公羊疏云諸家經皆有此文惟賈氏經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十有三年

四宣

四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穀梁曰先穀見桼說前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正義

冬蝝生

劉歆以爲蝝蚍蠹之有翼者食穀爲灾黒眚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續修四庫全書

火公羊曰灾與傳說不同　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漢書五行志上

冬大有年

劉賈許云言有者不宜有之辭也正義六

十有七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三月晦朓魯衛分服虔曰朓相頫也日晦食曰朓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五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閏餘四積日三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五十七大餘五十一正月乙亥朔大小餘十九二月乙巳朔小小餘六十二三月甲戌朔大癸卯晦小餘二十四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五千三四宣五

百三十七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八十一度餘六百七十八置積度數起斗初度筭外得三月癸卯晦日在奎十度

十有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正義二十四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曰呂案說文云膂篆文呂从肉旅聲是呂爲古文膂爲篆文旅即膂之省文書秦誓旅力既愆詩小雅旅力方剛其字皆當作呂旅乃假借字耳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曰檉案左傳釋文云笙勅貞反穀梁釋是云檉丑貞反是二字同音故得

通假

成公

正義云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歲歲在降婁蓋誤脫貫實元年歲星
十三各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七次餘
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起星紀算外
案正義不言是
定次九次餘六
八十一積次滿
得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八

元年

三月作丘甲

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失其正春秋書而譏
之以存王道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此出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
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
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
隨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譏不正
四成
六

也　案據服氏注傳則杜注及師古注皆用左氏舊說顏注所稱一說云云此二傳說然服氏注傳每稱一說疑服氏兼取二傳顏注所引或是服氏原文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公羊穀梁曰貿戎案公羊釋文云貿音茅是茅貿同音故得通假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

首公羊曰手案手古首字儀禮士喪禮載魚左首鄭注云古文首爲手壽恭謂襄二十五年傳授手于我手亦首之古文卯敦銘𩒨手即稽首聲同古通用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曰爰婁案說見僖四年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正義引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濟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發夷得志案據此則左氏舊說以傳云卿不書匱盟也專指秦宋陳衛鄭言楚公子嬰齊不書是惡發夷之得志傳云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然則楚固未嘗畏晉也嬰齊之不書非為匱盟可知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經書宋公衛侯買服以為識其不稱子禮記正義五

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還至不月此書二月者為下甲子出也貫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公羊曰將咎如穀梁曰牆咎如案將為牆之假借字廧即

四成　七

牆之隸變凡隸書爿旁多作广

鄭伐許

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剌無知也正義

四年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堅公羊曰臤穀梁曰賢案公羊釋文云臤又本或作堅是公羊經作臤公羊疏云穀梁作賢字是穀梁經作賢今本公穀經並同左氏作堅益後人所改堅臤賢三字古通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賢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龍三國志管幼安傳注引今文尚書云優賢揚歷是優臤郎優賢也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是堅臤賢三字古

冬城鄆　此爲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郡東莞有鄆亭遠東鄆近費故爲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注鄆季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　通之證

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誼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　通典凶禮十五引異義

五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公羊曰荀秀　案首秀同音相假

梁山崩

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在鶉火至十七年歲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案置元年定次三次餘八十一各加四得積次七次餘八十五置積次命起星紀算外得歲在鶉火

簡王元年歲在鶉尾太歲壬申

六年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鄭公羊曰侵鄭案何氏於公羊經鄭伯費卒下注云不書葬者楚伐鄭喪諸侯不能救晉欒書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者為中國諱也是公羊經作侵與左穀異

八年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命公羊穀梁曰錫公命案春秋三書錫命惟此年左氏經作賜賜錫古字通易師卦九二王三錫命釋文云錫徐音賜鄭本作賜儀禮燕禮以賜從人於門內霤鄭注云古文賜作錫

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正義

中庸正義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買服不視朔登以為案是左氏經本無冬十月三字今本有者衍

十年

公如晉冬十月

冬十月公羊無此一經案何氏於公如晉下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對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及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詔之據此則何注本公羊經無冬十月三字而釋文不言與左穀異疑二傳亦無此三字

四成

九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公羊曰郤州案犨州同音相假又案賈氏之例還至不月此月者當別有義例或爲下己丑月今不可考

十有二年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曰沙澤案瑣沙形聲相通釋文云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案今本左氏經定七年作沙與陸氏所見本異

十有三年

曹伯盧卒于師

盧公羊穀梁曰廬案左傳釋文云廬亦作盧公羊釋文云廬力吳反本亦作盧盧廬古

多通用

十有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京歸(師)公羊曰歸之于京師桼傳說不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氷漢書五行志上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桼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三百九閏餘九積日三十九萬七十三小餘十五大餘十三正月丁酉朔小小餘五十八二月丙寅朔四戌十

大小餘二十三月丙申朔小小餘六十三四月乙丑朔二日丙寅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三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一萬五千八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七十五度餘三百九十一置積度命起牛初度算外得四月乙丑朔合辰在奎四度二日丙寅日在奎五度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公羊曰招丘案苕招同音相假　賈逵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正義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曰結案括結聲轉相通

九月辛丑用郊

劉賈以爲諸言用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正義引釋例　正義云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公羊曰貍軫穀梁曰貍蜃祡地名無定字脤軫音之時脤蜃古字通故脤膰亦作蜃膰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正義引釋例　祡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劉歆以爲九月朔則此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以三統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

四　成　十

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
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
申為十月十五據魯□言之也　正義又引長□云
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也　業公羊
傳云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何休注云据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穀梁
傳云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
子之義也范寗注云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
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
下也嬰齊從公伐鄭公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
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公羊以為待君命
然後卒大夫穀梁以為致公而後錄臣子二傳說君
不同左氏先儒益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
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十五日者乃左氏說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棐置是年積月三十九萬四
百二十七加積日二百六十
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七并之滿周天
除去之餘三十七萬七百六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

二百四十度餘一千四百置積度命起斗初度算外得九月丁巳朔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

十有八年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公羊曰士彭案魴彭聲轉相假

四
戌

土

左氏古義卷第五　　經五

襄公

正義云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次
棻成公元年定次三次餘八十一各加十八得積星次
二十一次餘九十九積次滿十二去之
得定次九命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壽星

春秋古經第九

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韓厥公羊曰韓屈鄫公羊曰合棻厥屈古通說見文
十年范氏穀梁注云
鄫鄭地鄫或作合是穀梁經或本作合與公羊同是
年左傳正義引賈逵云齊魯曹邾杞次于鄫則賈注
五襄一

二年惠王元年歲在大火太歲丙戌

本左氏經作鄑與今本同

三年

秋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穀梁曰公至自晉案會作晉疑穀梁字誤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氏公羊曰弋氏案說文無姒字當作以以與弋一聲之轉

五年

叔（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公羊穀梁曰善稻案說文䆃禾也司馬相如曰䆃一莖六穗也䆃道即䆃之

省與稻同音相通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案左氏傳云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據傳戍陳之諸

侯即會吳于戚之諸侯惟鄫屬于魯不與戍陳救陳之諸侯即戍陳之諸侯疑左氏經當與公穀同作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今本左氏經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益傳寫譌脫故二傳文皆不標異同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賈氏云月爲下卒起其義也公羊疏十九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頑公羊穀梁曰髡原鄵公羊穀梁曰操案頑原同聲相假鄵操从喿聲鄵爲正字操乃借假字穀梁釋文云髡苦門反本又作郍或作頵頵音於倫反是穀梁別本

又假郡頵爲巰假

獲蔡公子燮

燮穀梁曰濕案穀梁釋文云濕本又作濕又音燮二十年同據陸音是燮之作濕亦同音相假

九年春宋災

宋災公羊曰宋火案傳說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薛伯杞伯小邾子穀梁曰薛伯小邾子案左氏經有杞伯傳有明文穀梁經無杞伯疑譌脫

五裏

三

會吳于柤 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司馬彪曰彭城偪陽有柤水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梁曰傅陽 案左傳釋文云偪甫目反是偪與傅同音古書多通假

冬盜殺鄭公子騑

騑公羊穀梁曰斐 案騑斐皆从非聲騑正字斐假借字騑之作斐猶悲之作斐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正義引何休膏肓云季武子將作三軍何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箴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案據昭魯語注是季武子意欲專公室而名則尊公室故何氏云然說許是年傳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北公羊穀梁曰京城北案公羊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又案亳齊邑也毛詩商邑冀冀後漢書樊準傳引作京師冀冀注云韓詩文是亳亦稱京故魯語云紂踣于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梁曰邰案邰爲正字台爲省借字

十有三年

夏取邿

邿公羊曰詩案邿詩皆从寺聲邿爲正字詩爲假借字然左氏以邿爲國公羊以詩爲邾婁之邑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十有四年

公孫蠆

蠆公羊曰蠆案蠆即蠆之或體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案前年入甲申
統一千八十三
年積月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五無閏餘積日三十九
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小餘七十五大餘四十五正月
己巳朔大小餘三十七二月己戌(亥)朔小小餘八十三
月戊辰朔大小餘四十二四月戊戌朔大小餘四五
月戊辰朔小小餘四十七六月丁酉朔大小餘九七
月丁卯朔小小餘五十二八月丙申朔大小餘十四
九月丙寅朔小小餘五十七十月乙未朔大小餘十
九十一月乙丑朔小小餘六十二十二月甲午朔二
日乙未又置前年積日加積日并三百二十五以統法
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二并之滿統法周天除去
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八滿法而一得積度牛三
百二十四度餘一千二百九十二置積度命起牛初

度筭外得十二月甲午朔合辰在尾十五度二日乙未日在尾十六度尾在大火析木之間十二次之分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故曰宋燕分

乙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公羊曰衛侯衎案左穀經無衎字杜注及揚疏並有明文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何休注此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衆君絕爲重據此則公羊經有衎字與左穀異　正義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此說　案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亦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出奔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名傳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不名者還復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卽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

五
襄
五

一第一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0版反內

十有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八十五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十九閏餘十四閏在九月後積日三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小餘五十四大餘三十四正月戊丨午朔大小餘十六二月戊子朔小小餘五十九三月丁巳朔大小餘二十一四月丁亥朔小小餘六十四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八滿流法而一得積度九十六度餘五百二十四置積度命起牛初度算外得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婁九度二日丁巳日在婁十度婁在降婁大梁之間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故曰魯趙分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公羊釋文云周一本作雕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賈服以為不曰諸侯之大夫者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正義　正義云公羊以為湨梁之盟君若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為比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於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為說

冬叔孫豹如晉

如晉穀梁曰如齊紫齊晉古通易晉卦孟喜本作齊而穀梁釋文不言與二傳異疑穀作

五裒

六

梁字誤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羊穀梁曰瞷案考工記頎脰鄭注云故書頎作牼鄭司農讀鬜頭無髮之鬜是牼與鬜通瞷與鬜同音故瞷亦與牼通古人多以牼為名瞷蓋牼之假借字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曰洮案桃洮同聲相假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隋蕭吉五行大義三論配五色云潁子嚴春秋釋例曰經有赤狄白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公羊曰祝阿案柯阿同聲相假

公至自伐齊

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正義

取邾田自漷水

賈服以爲刺晉偏而魯貪正義

正義云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境也何言乎以漷爲境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爲說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曰瑗桼環瑗音同相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羊曰喜桼嘉喜古通篆書嘉與喜相似

二十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曰光案說文黃从田从炗炗即古文光故光黃古通賈逵云

稱名罪其偪正義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一閏餘十一積日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五小餘四十七大餘五正月己丑朔大小餘九二月己未朔小小餘五十二三月戊子朔大小餘十四四月戊午朔小小餘五十七五月丁亥朔大小餘十九六月丁巳朔小小餘六十七七月丙戌朔大小餘二十四八月丙辰朔又閏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九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八十九度餘九百五十四貫積度命起斗初度算外得八月丙辰朔合辰在柳初度柳在鶉首鶉火之間十二

次之分鶉首秦也鶉火周也故曰秦周分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一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大小餘三十九二月癸丑朔大小餘一閏月癸未朔小小餘四十四三月壬子朔大小餘六四月壬午朔小小餘四十九五月辛亥朔大小餘十一六月辛巳朔小小餘五十四七月庚戌朔大小餘十六八月庚辰朔小小餘五十九九月己酉朔大小餘二十一十月己卯朔小小餘六十四十一月戊申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七萬五千八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十八度餘一千一百三十八置積度命起牛初度算外得七月庚戌朔合辰在井

五裏　八

二十六度并在實沈鶉首之間十二次之分鶉首秦也實沈晉也故曰秦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粲置上積度加積度二十九度餘八百十七共得積度二百八度餘四百十六命如法得八月庚辰朔合辰在星五度又粲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口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口疑之俱矣

賈逵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正義四十錢氏大昕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

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乙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於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案穀梁傳於襄二十一年十月後云庚子孔子生不言二十年又公羊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此陸氏所據本公羊經庚子上無十一月三字與穀梁同作十月錢氏云年從公羊月從穀梁據今本言之耳又是年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為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為八月廿一日也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又謂孔子生於十月庚子者二傳說也謂孔子生於襄公廿一年不言月日者左氏說也

二十有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五 襄 九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薛伯公羊曰邾婁子滕子薛伯穀梁曰邾子滕子薛伯案左氏經無滕子疑誤奪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案前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閏餘六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小餘六十九大餘二十三正月丁未朔大小餘三十一二月丁丑朔小小餘七十四三月丙午朔大小餘三十六四月丙子朔小小餘七十九五月乙巳朔大小餘四十一六月乙亥朔大小餘三七月乙巳朔小小餘四十六八月甲戌朔大小餘八九月甲辰朔小小餘五十一十月癸酉朔大小餘十三十一月癸卯朔小小餘五十六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又置前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六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

四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十六度餘五十二置積度命如法得十二月壬申朔合辰在尾七度二日癸酉日在尾八度

夏邾畀我來奔

賈以爲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正義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儒以爲叔孫臣也先道君命故先救後次八正義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棨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四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一閏餘一積日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小餘十大餘四五十裏二正月丙寅朔小小餘十五十三二月乙

未朔大小餘十五三月乙丑朔小小餘五十八四月甲午朔大小餘二十五月甲子朔小小餘六十三六月癸巳朔大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七以統法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七萬九千四百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十六度餘八百七十六置積度命如法得五月甲子朔合辰在昴三度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叅置上積度一百十六度餘八百七十六加積度二十九度餘八百十七并得積度一百四十六度餘一百五十四置積度命如法得六月癸巳朔合辰在參四度

二十有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

先儒以爲國逆正義

諸侯盟于重邱

應劭風俗地理記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曰謁（案遏謁並从曷聲同音相通）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孔奐公羊穀梁曰孔瑗（案奐與垣通垣从亘聲瑗从爰聲亘爰同聲故瑗與奐通）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梁曰專（案專即鱄之省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七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五裏十）

十八閏餘三積日四十萬六百七十四小餘六十一大餘五十四正月戊寅朔大小餘二十三二月戊申朔小小餘六十六三月丁丑朔大小餘二十八四月丁未朔小小餘七十一五月丙子朔大小餘三十三六月丙午朔小小餘七十六七月乙亥朔大小餘三十八八月乙巳朔大無小餘九月乙亥朔又置積日加積日二百三十七以統法乘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九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三十一度餘八百八十置積度命如法得九月乙亥朔合辰在翼三度

三統□云

治□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頒朔魯□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

景王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癸丑

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口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案傳作十一月故云司口以為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為孟統五十三章首故云距辛亥百九歲

二十有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世叔儀公羊曰世叔齊案昭三十二年經哀十一年傳杜注世叔齊即世叔疾疾為世叔申之子申為世叔儀之孫是世叔齊乃世叔儀之曾孫疑公羊經誤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五衰

十二

遂罷公羊曰遂頗案罷頗同音相假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公羊曰年夫案佞从仁聲與年同音故相通假

昭公

正義云昭公以景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案置襄元年定次九次餘九十九各加三十一得積次四十次餘一百三十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起星紀筭外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十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羊曰國酌罕虎公羊曰軒虎虢公羊曰漷穀梁曰郭案弱酌同音假借說文罕軒並从干聲故定十五年經罕達公羊亦作軒達昭四年傳渾罕韓子作渾軒亦同音相假國策秦策郭君高誘注云古文言虢也是虢爲古文郭爲今文漷卽郭之假借故公羊釋文云漷音郭又音虢

顧氏云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正義引釋例 正義云公羊之意言八年楚托討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重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爲說

三月取鄆

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正義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羊穀梁曰大原案傳說不同

五昭

主

二年叔弓 世本曰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羊曰卷 案麇卷古音同部故相通假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曰泉 案原泉音義相近古多通用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上卿行故厚非禮 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

八月大雩

劉歆以爲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賈氏曰大雨雹穀梁曰大雨雪公羊疏二十二案今本公羊經及公羊釋文皆作大雨雪而公羊疏引賈氏說獨言穀梁者蓋奪文　又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悔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據此則二傳皆作雨雪惟左氏經作雨雹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曰厲案賴厲同音相假

五年

五昭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公羊曰濆泉穀梁曰賁泉案賁即濆之省宣十七年苗賁皇說苑善西

說篇作璽皇是寶與蚡通然左氏穀梁以爲魯地公羊以爲涌泉傳說不同不必强通

六年

秋九月大雩

劉歆以爲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魯外和大國内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魯衛分傳曰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

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謂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

五昭　圭

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案此左氏先儒引傳釋經之舊式故備錄之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七百四閏餘四積日四十萬四千六百九十小餘七十八大餘五十正月甲戌朔大小餘四十二月甲辰朔大小餘二三月甲戌朔小小餘四十五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滿統法而一得積次八十二次餘五百六十八置積次命起牛初度算外得四月癸卯朔合辰在奎十一度二日甲辰日在奎十二度

八年

秋蒐于紅

正義 劉賈潁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奂葬陳哀公

正義 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奂之下以爲楚葬哀公

九年

許遷于夷

正義云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　案據正義云云先儒必有以為楚人強遷者傳云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其為楚人強遷無疑經以自遷為文不言楚人遷許者不與楚也正義舉宋人遷宿齊人遷陽為比例益不明春秋夷夏之義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曰火案傳說不同賈服以為陳已滅而書陳災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為國也正義

十年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羊曰晉案易晉卦孟喜作齊是晉與齊通然左氏作齊傳有明文公羊無傳公羊釋文云晉欒施左氏傳作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曰隱如案意隱聲轉相通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羊曰戌案左傳釋文云成音城本或作戌公羊釋文云宋戌請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據左傳釋文則左氏經亦有作恤者

賈服以爲去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二十二禮記正義五十三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賈服以爲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正義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五昭

十七

祲祥公羊曰祲羊案祥羊古通公羊疏二十二云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祲字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意如公羊曰隱如國弱公羊曰國酌罕虎公羊曰軒虎厥憖公羊屈銀公羊疏二十二云齊國弱賈氏作齊國酌服氏作齊國弱案據此則賈氏經與今本公羊經同服氏經與今本左氏經同憖與銀同音地名無定字餘說見前又案意如國弱罕虎重標異文者因欲引公羊疏以見賈服之異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賈氏云時陽守距難故稱納正義十八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公羊曰成然穀梁曰成虎案熊與然疑隸變形近致誤熊然虎三者皆獸名古或互用爾雅云熊虎醜

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憖公羊曰整案宋劉球隸韻上聲四十靜整逐盛碑據此知隸書整字與憖相似公羊作整蓋形近致誤

晉伐鮮虞

正義云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賈服取以為說　穀梁范注云鄭君釋廢疾云晉為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鄭君之說似依左氏

十有三年

五昭

大

十五年是歲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

公羊疏解云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案公羊經無出字何注有明文

案四月以下元本加一酌字益以爲誤而未及更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儒以地乾谿爲失所正義九引釋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公羊曰夷昧案末卽昧之省文公羊釋文云昧音末亦作末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出奔鄭公羊曰昭吳奔鄭案朝昭音同相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三月案三月當作五月二日魯衞案魯當作齊分案是年入甲申

統一千一百十六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三閏餘三

積日四十萬七千六百十四小餘四十二大餘三十

四正月戊午朔大小餘四二月戊子朔小小餘四十

七三月丁巳朔大小餘九四月丁亥朔小小餘五十

二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一周天除去之餘十七萬四千六百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十三度餘七百九十置積度命起斗初度算外得五月丙辰朔合辰在胃三度二日丁巳日在胃十四度

十有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賈逵以爲楚子不名以立其子。正義

戎蠻子公羊曰戎曼子案古無重脣音輕脣音並同故蠻曼同音相假

九月大雩

劉歆以爲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向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

五昭

九

忌君也君無威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十有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案脫五月二字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

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十八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閏餘十七正清明閏在五月前積日四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三小餘二十一大餘二十三正月丁未朔小小餘六十四二月丙子朔大小餘二十六三月丙午朔小小餘六十九四月乙亥朔大小餘三十七閏月乙巳朔小小餘七十四五月甲戌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四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二十一度餘三百五十七置積度命起牛初度策外得五月甲戌朔合長在昴八度又以策餘八千八十乘入統歲得九百三萬三千四百四十滿統法而一

五昭下

得大餘五千八百六十九小餘二百八十三大餘滿六十去之得是年冬至大餘四十九命起統首甲申算外得癸酉冬至正月二十七日也三其小餘得小餘八百四十九依術遞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得戊子小寒二月十三日也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也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也甲戊驚蟄三月二十九日也庚申雨水四月十五日也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也己丑穀雨閏月十六日也巳亥清明五月二日也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戊朔距春分巳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益是年魯口夬閏故魯史以爲六月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

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大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㠯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丨入而伏必㠯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㠯為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

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虙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便從鄸而出叛不告故不書正義　鄸穀梁曰夢案夢即鄸之省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曰輒案縶即馽之或體字與輒同音故假輒作縶穀梁傳云輒者何也曰

兩足不能相過齊人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釋文云衛謂之輒本亦作綦劉兆云如見絆綦也據此則綦輒本通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賈逵云書入華貙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正義南里穀梁曰南鄙公羊疏二十三疏云左穀皆作南里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今本穀梁經作南里與劉炫作公羊疏時所見本同叛公羊曰畔案叛畔皆从半聲通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閏餘七積日四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小餘六十五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大小

五昭芏

餘二十七二月癸丑朔小小餘七十三月壬午朔大小餘三十二四月壬子朔小小餘七十五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六萬五千四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七度餘三百七十五置積度命如法得五月辛巳朔合辰在冐八度二日壬午日在冐九度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曰痤（案未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老子道經唐傅奕定本或培或隳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曰東（案傳說不同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以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

二十有二年

大蒐于昌間

蒐公羊曰廋昌間公羊曰昌姦案蒐廋通釋文及鄂州本公羊作廋他本與左氏穀梁同作蒐閒與姦音同相假

王室亂何休公羊疏注云不曰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　漢書五行志上云宋衛陳鄭災劉向曰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呂害王室明同罪也　又下之下云劉歆曰為四國夫政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　棻休為公羊說向為穀梁說歆為左氏說是三傳皆以為經書王室亂刺諸侯之不救而杜預獨曰為承叔鞅言而書之滅棄古義自造謬說開唐宋以後臆說之弊者實預之罪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昭五

芏

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

桼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三年積月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閏餘十四正秋分閏在九月後積日四十一萬一百五十四小餘十四大餘五十四正月戊寅朔小小餘五十七二月丁未朔大小餘十九三月丁丑朔小小餘六十二四月丙午朔大小餘二十四五月丙子朔小小餘六十七六月乙巳朔大小餘二十九七月乙亥朔小小餘七十二八月甲辰朔大小餘三十四九月甲戌朔小小餘七十七閏月癸卯朔大小餘三十九十月癸酉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九并之二萬九百九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七十三度餘八百四十五置積度命如法得十月癸酉朔合辰在角十度

敬王九年歲在降婁太歲己卯

二十有三年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正義

雞父

穀梁曰雞甫。案父甫古字通用

胡子髡沈子逞滅

逞。公羊曰楹。穀梁曰盈。案襄廿三年傳晉欒盈史記晉世家作欒逞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與盈通公羊益借楹作盈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有疾乃復。公羊穀梁曰至河。公有疾乃復。案石經岳本左氏經河字下俱無公字而二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左氏經奪公字

二十有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句 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絫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二十五年積月一萬三千九百十四閏餘九積日四十一萬八百九十二小餘三十六大餘十二正月丙申朔小餘七十九二月乙丑朔大小餘四十一三月乙未朔大小餘三四月乙丑朔小小餘四十六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六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六萬二百六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度餘二百八置積度命如法得五月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

秋

八月大雩度六

劉歆以爲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迺歸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釐公羊曰鬱犛案郁鬱聲轉相通釐犛同字

二十有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五昭

艾

叔詣公羊穀梁曰叔倪案公羊疏二十四云左氏經賈註者作叔詣字據此是他經家左氏經亦作叔倪字與公穀經同倪蓋詣之假借字

有鸜鵒來巢

鸜鵒公羊曰鸜鵒左傳釋文云鸜其俱反嵇康音搉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鸜音搉郭璞註山海經云鸜鵒鴝鵒也鵒音欲　公羊釋文云鸜音搉左氏作鸛音鴝鵒音欲　穀梁釋文云鸜其俱反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鸜公羊作鸜鵒音欲　案說文作鴝鵒考工記鄭注引昭二十五年經亦作鴝鵒是左氏經當從釋文又作本作鴝鵒爲正公羊何注云鸜鵒猶搉欲是公羊經當作鸜鵒惟穀梁經作鸛鵒其釋文云左氏作鸜鸜蓋鴝之誤若左氏與穀梁同作鸜釋文不必復言左氏作鸜矣今本左氏經作鸜疑杜預所改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鸜鵒蓋齊梁人據杜本改之也　考工記鸜鵒不踰濟鄭注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鴝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列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賈疏引異義云公羊

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推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左氏以爲書所無也謹案從二傳駁曰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本濟西穴處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按鄭注所引司裘說乃左氏舊說據鄭駁異義鄭亦從左氏說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曰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犇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賈逵云上辛不注正義正義云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是言前雩少得雨旱甚而復雩故賈云上辛不注是也案文選洞簫賦李善注

五昭共

云澍與注古字通論衡雷虛篇云雨潤萬物名曰澍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公羊曰楊州案陽楊古字通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賈云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亦欲為臣故以告廟正義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剸陵

剸陵公羊曰鄟陵案宋巾箱本左氏經作剸其餘本俱作鄟與公穀經同剸正字鄟益假借字

閩本公羊作剸附音釋云剸音專本亦作專

公羊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羊曰甯。案下滕子寧。公羊亦作甯說見宣十一年

三十年

徐子章羽奔楚

章羽。公羊曰章禹。案羽禹同聲通假

三十有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曰櫟。案躒。櫟同聲通假

冬黑肱以濫來奔

五昭

芒

黑肱公羊曰黑弓案儀禮鄉射禮記鄭云今文改弓爲肱是弓與肱通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二年積月一萬四千一閏餘一積日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小餘五十一大餘一正月乙酉朔大小餘十三二月乙卯朔小小餘五十六三月甲申朔大小餘十八四月甲寅朔小小餘六十一五月癸未朔大小餘二十三六月癸丑朔小小餘六十六七月壬午朔大小餘二十八八月壬午朔小小餘七十一九月辛巳朔大小餘三十三十月辛亥朔小小餘七十六十一月庚辰朔大小餘三十八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三度餘四百三十九置積度命如法得十二月庚戌朔合辰在尾十四度二日辛亥日在尾十五度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正義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正義　莒人薛人公羊曰莒人邾婁人薛人穀梁曰莒人邾人薛人案左氏經無邾人疑脫

左氏古義卷第六　經六

定公

正義云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　案正義不言是歲歲在元枵錢氏大昕以為傳寫脫誤置昭元年定次四次餘一百三十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六次餘一百六十二次餘滿百四十四成一次共得積次三十一七次餘十八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一命起星紀算外得是歲歲在元枵公羊疏二十五云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買服異

春秋古經第十一

元年春王

案書時不書月者推賈服之例當是定公未即位太史登臺望氣而不視朔故書時不書月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年二月辛卯
公羊穀梁曰三月辛卯公羊疏有明文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羊穀梁曰三月○案公羊疏云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正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曰枝○案拔與枝形近易渾猶公孫枝作公孫拔也

四年

襄六年公羊疏引經亦作蔡公孫歸姓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未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臯鼬公羊曰浩油○案地名無定字臯與浩鼬與油皆同音通假

杞伯成卒于會

杞伯成公羊曰杞伯戊○案公羊釋文云伯戊音茂是陸氏所見公羊經作戊史記

趙世家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漢書古今人表作大成午國策韓策亦作大成午是戊成二字古書多相亂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案推賈服之例還至不月爲劉卷卒月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公羊曰孔圄案圉與圄音同通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以爲戰不勝而去上經稱人者貶公羊疏二十五柏舉公羊曰伯莒案史記范雎蔡澤傳云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顏氏家訓音

庚辰吳入郢

公羊穀梁曰庚辰吳入楚

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短是舉莒爲同音通假柏伯古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七十五閏餘五積日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六小餘七十四大餘二十六正月庚戌朔二日辛亥又置是年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五萬一百六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五十七度餘七百三十七置積度命如法得正月庚戌朔合辰在斗十九度二日辛亥日在斗二十度

三月公羊曰正月案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今本穀梁經亦作三月與左氏同

夏歸粟于蔡

賈逵云不言所會後也正義正義云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

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賈氏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二十六　公羊疏云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　案今本公羊經亦作仲孫忌無何字上經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三家經並同氾氏於如晉下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所未詳是上經有何字杜氏於圍鄆下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是杜注本左氏經與賈經同疑今本公羊經傳有誤

七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曰沙澤案左氏經作沙而傳作瑣成十二年會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是沙即

六定

三

瑣澤瑣澤即沙澤故公羊作沙澤

九月大雩

賈逵云旱也正義正義云春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此傳無旱文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

八年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賈逵云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公羊疏二十六

葬曹靖公

靖公公羊曰埩公隸釋漢帝堯碑埩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史記周本紀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埩是埥靜埩三字古通

晉士鞅公羊曰晉趙鞅

盜竊寶玉大弓正義云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羊曰囆案蠆說文作蠆又口部云噧高氣多言也从口蠆省聲二字義異音同古益通假又見襄十四年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公羊穀梁曰頰谷案夾益頰之省

穀梁作鄆讙龜陰之田

圍郈。公羊作圍費。疏云賈氏不言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羊穀梁曰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案公羊多宋字。何注有明文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賈氏以爲鄆讙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公羊疏二十六

宋樂大心出奔曹

賈氏曰。樂大心。公羊曰樂泄心。公羊疏二十六案今本公羊經泄作世疏云。宋樂世心世字亦作泄字。故賈氏言焉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曰池。案地與池。隸變形近。古書多譚。莊子大宗師云。穿池而養給。釋文云池。本作地與此正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侯公羊曰晉侯說見昭十年齊欒施來奔下

安甫公羊曰棄案杜注云安甫地闕似當從公羊

十有二年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十月毛本漢書誤作十二月二日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五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一閏餘十六正小滿閏在六月月前積日四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六小餘四十六大餘四十六正月庚午朔大小餘八二月庚子朔小小餘五十一三月乙巳朔大小餘十三四月乙亥朔小小餘五十六五月戊辰朔大小餘十八閏月戊戌朔小小餘六十一六月丁卯朔大小餘二十三七月丁酉朔小小餘六十六八月丙寅朔大小餘二十八九月丙申朔小小餘七十一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六千二百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九度餘八百六十八置積度命如法六定五

得十月乙丑朔合辰在角六度二十日丙寅日在角七度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公羊曰垂瑕案葭瑕並从段聲同聲相假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羊穀梁曰晉趙陽案衛作晉傳說不同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孫佗人公羊曰公子佗人牂公羊曰牄案公孫作公子傳說不同牂牄同音相假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公羊曰醉李。按左傳釋文云檇音醉公羊釋文云醉李本又作檇音同是公羊經亦有作檇之本二字音同故相通假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曰堅。按公羊釋文云于堅如字本又作掔音牽是牽堅同音故相通假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正義曰先儒解此云祭社之肉盛於脤器以賜同姓諸侯又按此年無冬依左氏例當刺不登臺視朔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羊曰蘧篨。按凡雙聲疊韻因聲見義本無定字故音同皆可通假

賈

逵云欲救宋善恤鄰也公羊疏二十六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穀梁曰弋氏按弋郎姒之省文姒之作弋乃一聲之轉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閏餘十八正驚蟄閏在三月前積日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小餘六十二月壬子朔大小餘二十二閏月壬午朔小小餘六十五三月辛亥朔大小餘二十七四月辛巳朔小小餘七十五月庚戌朔大小餘三十二六月庚辰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七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十九度餘三百二十一置積度命如法得六月庚辰朔合辰在參七度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日下昃穀梁曰日下稷案昃釋文作昗易豐日中則昗釋文昗孟本作稷又隸釋載郙閣頌云劬勞日稷兮稷亦昗也是昃與稷通

又案丁巳九月九日辛巳八月二日先葬定姒後葬定公者禮所葬先輕而後重也經先書葬定公後書葬定姒者禮所謂其奠其虞先重而後輕也故何休注此經引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辛巳不重書八月者上有八月庚辰朔辛巳是八月二日不言可知且於九月後復書八月於文不順故不書漢儒說左氏穀梁者當與何休同自杜預注以爲辛巳是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江左學者皆用杜注故劉炫作公羊解亦誤會何休引曾子問之意於是葬先輕後重虞奠先重後輕之禮不見而聖人筆削之精義遂晦皆杜預之罪也

六定

七

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之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

冬城漆

潁氏曰漆有邾之舊廟正義

哀公

正義云哀公以敬王二十八年即位　案是年正義不言歲星所在蓋傳寫脫誤置定元年歲星定次一次餘十八各加十五得積次十六次餘三十三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起星紀算外得哀元年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十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公羊疏二十七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公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　按水經注五引亦有帥師二字　鐵公羊曰粟公羊疏云于鐵者三家同有作粟字者誤也今定本作粟字公羊釋文云粟一本作扶二傳作鐵　案鐵粟秋皆一聲之轉秋或鉄之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禮記檀弓正義引異義

六哀

八

正義云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圍父也先儒皆同穀梁之說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漢書五行志上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正義引服虔傳注云季氏出桓公又爲信公所立故不毀其廟　案服注與二傳說同凡五行志所采春秋說於董仲舒劉向後不别出劉歆者疑左氏說皆與之同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公羊曰開陽　案公羊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公羊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曰三月　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疑唐石經及各本公羊經誤

續修四庫全書 第54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

賈氏云亳社公羊曰薄社公羊疏二十七案今本公羊經及釋文俱作蒲社與賈氏所見本異蒲即薄之省薄與亳同音相假

左氏以爲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公羊疏二十七案左傳正義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屛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正義所云說者蓋左氏舊說

五年春城郿

郿公羊曰比公羊釋文云比本又作芘芘亦作庇同音郿左氏作郿比案郿比芘庇四字同音

益地名無定字耳

補

六年春城邾瑕

公羊曰邾婁葭案定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瑕（垂葭公羊作）此年左氏經作城邾瑕公羊作邾婁城葭瑕葭音同故公羊假音互用水經泗水又西通瑕邱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鄒尤曰春秋之負瑕矣案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之鄒尤又云漷水在瑕邱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卽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

齊陳乞弒其君荼

公羊曰舍案荼舍古並讀若舒公羊作舍亦假音字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公羊曰及僤案公羊作僤亦假音字

十年

薛薛伯夷卒

公羊曰寅 案詳見僖元年邢遷于夷儀下

十有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公羊曰袁 說見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

十有二年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鄭鄖

公羊曰運 案此與文十二年釋文之員本又作鄖之鄖不同彼在魯境此在吳境彼年經公羊作運此經亦作運皆假音字

六哀　十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成卒

公羊曰戌案公羊作戌或字形相似而誤莊子大宗師成然寐釋文成本作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曰魏多案傳說不同上七年言曼多公羊釋文魏多左氏作魏曼多

盜殺陳夏區夫

公羊曰彄夫案區彄音同公羊作彄假音字

左氏古義六卷長興臧眉卿先生壽恭著前以烏程周蓮伯孝廉學濬借錄
咸豐己未七月十日戊寅校閱一過勞格記
段大令玉裁春秋左氏古經每條時出訂正之語有可補[illegible]略及互相
發明者宜錄於本編并詒生又記

春秋左傳識小錄卷上　　元和朱駿聲輯

傳始為魯夫人　按四字繁重手文當似古文[illegible][illegible]亣[illegible]也

隱元盟于蔑　惠棟云史避隱公諱不書姑蔑即定十二傳之姑蔑也按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公穀蔑作昧一聲之轉隱公名息姑二名不偏諱此如邾婁即邾於越即越長言之曰姑蔑短言之曰蔑耳僖公名申五年書申生七年書申侯莊公名同十六年二十七年書同盟于幽皆臨文不諱

隱元莊公寤生　杜預解寤寐而已生按是易產宜愛之又何驚焉顧炎武引風俗通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按兒生目皆開與禽獸不同易足異駁謂寤讀為啎逆也逆產如手足先見之類必仍送進門令其徐轉而順生許慎說文𠫓不順子忽出从倒子倒子者順生也不順乃順也史記鄭世家曰生太子寤生生之難正是逆意

隱元不如早為之所　按所讀為處猶言處置也

隱元鄭伯克段于鄢　杜解今頴川鄢陵縣按鄢妘姓之國鄭武公滅之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是也即成十六年之鄢陵錢辛楣師云此當為陳留之傿駿按漢志陳留十七縣有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又頴川二十縣有傿陵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後漢志則陳留十七城已無傿頴川十七城有鄢陵謂春秋時曰鄢劉昭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晉志陳留國十縣亦無鄢頴川郡九縣有鄢陵杜據晉時言之故曰頴川也傿與傿陵實是一地漢志分屬二郡者疑一為鄉聚之名或有岐誤如王子功臣外戚三侯表其封國地理與志多異史記索隱於陽信曰表在新野志在勃海於離石曰表在上黨志屬西河王子侯表於張曰常山而志屬廣平於隄曰鉅鹿而志屬信都之類難以枚舉殆未可肌揣矣

隱元弔生不及哀　杜解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蓋本昭十五年左傳既葬除喪而為短喪之說繆也按弔葬有五節啓殯也祖道也柩車將行也哀次也反哭也今遲不及

隱三命以義夫　沈彤曰宣公立穆公之命出于義也下

文引詩亦專美宣公駁按詩詞自訓天命則上文命字不宜異解

隱三　憾而能眕者鮮矣　按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因字从目故曰目有所恨恨卽憾也專以左傳此句爲說其實眕當訓視其訓止訓重者讀眕爲鎮也鎮有安定不動之意爾雅眕重也卽廣雅之鎮重也古多借眕爲鎮又借袗爲眕借眕爲袗故許書袗眕二字亦不甚分明

隱四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侯不應稱謚左氏偶失檢

與荀子堯問周公稱成王之爲叔父同

隱五　公將如棠觀魚者　孔穎達曰魚者猶言獵者按魚讀爲漁經矢魚于棠同矢公穀作觀矢者敶之叚借字敶从陳聲陳从申聲矢申一聲之轉朱子欲訓矢魚爲射魚以下文則公不射爲證不知下文明言鳥獸指祭祀之射牲魚不如蛟可射也

隱五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按凡舞以八人爲列服虔云用六四十八人用四三十二人用二十六人是也如杜解則至士只四人何能成舞又按經書初獻六羽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則以爲諱八言六

隱五　未及國　杜解似非人情按宋使奉命時實未及國及至魯之日公已聞其入郛使者或亦聞之要非實見故就奉使時爲言而不虞公之怒也

隱六　芟夷蘊崇之　按芟當作癹以足蹋夷艸也見說文癶部引

隱六　猶懼不蔇　按蔇讀爲訖爾雅迄至也迄者訖之俗

隱七　歃如忘　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詞杜解志不在歃血非是

隱八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杜解近許之田劉炫云別有許邑按魯頌居常與許在今河南許州西南四十里

隱八　先配而後祖　杜解不告廟而先逆婦返而後告廟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齋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鄭康成以祖爲祓道之祭先爲配匹而後祖按五說以賈景伯爲長

隱八　爲謚因以爲族　杜解或使卽先人之謚偁以爲族劉炫云以謚爲族全無一人按爲謚因以爲族猶曰賜謚因以賜族耳康成則讀諸侯以字爲氏絕句是

諡當作氏也

隱八 以鳩其民　按鳩讀爲勼聚也

隱十 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　按正讀爲征下云以王命討不庭正之體也

隱十一 周之宗盟　賈逵曰宗尊也服虔曰同宗之盟孫毓曰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按宗之爲言衆也當讀爲衆張揖廣雅宗衆也逸周書程典王用宗讒楚詞招魂室家遂宗注皆訓衆易同人于宗荀諝亦訓衆

五

隱十一 潁考叔挾輈以走　服云挾車轅韃馬而走是也若無馬未必于都弗能及

隱十一 及大逵　杜解道方九軌也蓋本爾雅李巡注按考工記經涂九軌惟王國得有諸侯無之說文逵九達道也謂九道交出淮南說林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即爾雅所云九達謂之逵矣

隱十一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按逞讀爲盈猶滿也方言小爾雅皆云逞快也昭公二十三年沈子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桓元 鄭伯以璧假許田　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復加璧

桓二 及其大夫孔父　按孔父名嘉故字孔後裔以字爲氏無以名爲氏之理鄭有子孔亦名嘉此傳先儒皆以爲書字善之也杜以嘉爲字以孔父爲名輒爲異解且云貶之大繆

桓二 會於稷以成宋亂　按成者斷獄之偁猶言聽也見禮記王制周禮訝士

桓二 大路越席　杜解大路玉路祀天車也劉炫云木路

六

桓二 藻率鞞鞛　杜解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按當云鞞佩刀削也鞛上飾其下飾曰珌

桓二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賈服俱以鄧爲國非也鄧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古蔡地

桓二 而下無覬覦　覬服虔本作窺云窺者謂舉足而視也

桓五 旝動而鼓　賈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按許氏說文同三國魏志大祖爲發石車唐書李密傳造雲旝發石攻

城號將軍礮
桓五　王亦能軍　按亦當作不
桓六　使薳章求成焉　按王符潛夫論曰蚡冒生蔿章者
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蔿章之孫也
桓六　謂其不疾瘯蠡也　按瘯當作蔟尚書大傳注蔟猶
聚也蠡讀爲𤸇羸疫病也
桓六　嘉栗旨酒　按栗疑粟字之誤粟者稻粱之屬言以
嘉穀爲酒也
桓六　按以太牢　杜解以禮接夫人非也禮記內則國君
世子生接以太牢又云凡接子擇日又云接子庶人
特豚
桓六　不以國　顧炎武曰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按以他
國命名如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之類何至廢名又
謂秦莊王名楚改楚爲荆按荆者本號荆楚同物改
荆爲楚豈改楚爲荆乎莊襄本名異人因爲華陽夫
人嗣夫人楚產故改名楚也不以國者當謂不以本
國耳
桓六　不以器幣　服云俎豆罍彝犧象之屬

七

桓六　晉以僖侯廢司徒　杜解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按
魯莊公時晉曲沃伯始以一軍爲晉侯閔公時晉獻
但作二軍僖公時晉文乃有中軍然則武公以前晉
未有軍也廢直是廢其職
桓六　與吾同物　惠棟云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同
日故云同物按莊三十二年傳以其物享焉亦謂日
也
桓八　君必左　顧炎武云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君
謂隨侯王謂楚王按不曰王必左而曰君必左顧說
有理
桓十一　宋人執鄭蔡仲　杜解仲名按祭仲字仲名足必不
在稱名罪之之例
桓十二　盟於句瀆之丘　按句瀆之合音爲穀魯地在今山
東曹州府北其在今兗州府曲阜縣者名小穀
桓十二　楚人坐其北門　惠棟云兵法有立陳坐陳行止之
別見尉繚子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於道司
馬法徒以坐固皆是
桓十六　冬城向　杜解下有十一月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

八

按春秋經凡城皆不月者工有繁簡時有遲速土功之始以水昏正爲候成月不定也

桓七 復惡已甚矣　杜解復重也按韓非子難四篇亦載此事作報惡復猶報也

莊七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按彼教以是夜佛從毋左脅中墜地行七步真無稽之言

莊七 夜中星隕而雨　按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必無之事孔子疑之嫌其詞之太褻而改削也

莊八 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馬宗璉曰賈云雍廩齊大夫昭十傳齊渠丘實殺無知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按雍渠雙聲字賈注當作渠丘也

莊九 乃殺子糾於生竇　按史記作笙竇賈曰魯地句瀆也生竇即句瀆之丘句瀆即穀之長言

莊十 大敗宋師於乘丘　按檀弓稱馬驚敗績是魯敗與傳不合陳可大曰公車敗績易車之後大勝如韓原之戰晉幾獲秦伯而秦反獲晉侯也

莊十 荊敗蔡師於莘　按呂覽長攻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情事不同亦與莊十四年傳乖異

莊十一 臧孫達曰　按世本哀伯達爲文仲之祖此傳當是臧孫辰字之譌也

莊十四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顧炎武云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按後有子人九蓋以字爲氏

莊十八 秋有蜮　服云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含沙射人入皮肉其瘡如疥按謂詩爲鬼爲蜮之蜮然據呂覽高注兗州謂蜮爲䗖䗖卽蝝或作蛂又作蚮形聲皆近蜮而譌也春秋重田事故蝝蜚螟皆書之宜非短狐傳云爲灾也亦可證

莊十九 葬於絰皇　馬宗璉曰卽宣十四年之絰皇寢門名蓋葬於楚王冢闕前象生時職守大閽之誼

莊廿二 肆大眚　賈曰文姜有罪故赦以悅臣民而後葬按肆讀爲悚緩也滅也此六書之假借眚目病生翳也引申爲過犯書眚災肆赦是也此六書之轉注

莊廿三 公如齊觀社　按墨子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如鄭之溱洧上巳男女所合會觀者觀婦女也

莊廿四 御孫諫曰　按魯語匠師慶韋昭注掌匠大夫御孫之名蓋丹楹刻桷職其事者

莊廿八 小戎子　杜解允姓之戎陸粲曰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別一戎子其姓耳

莊廿八 縣門不發　墨子備城篇云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機長二丈廣八尺謂之兩相如按縣門略如今之閘板發機自上下之

十二

莊卅 齊人伐山戎　服云北狄今鮮卑也按在今直隸永平府國語制令支斬孤竹令支在盧龍縣孤竹在灤州

莊卅二 臨黨氏　按卽仉氏也仉者爪字之俗以掌為爪復以黨為掌皆同聲通借字也

莊卅二 次於黨氏　顧炎武云適母家也

莊卅二 能投蓋於稷門　服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按車蓋必無三萬斤疑千為十字之誤若杜氏老解迂曲難通焦循以為蓋者闔也謂門扇城門之闔非一人能勝故言多力按荀子宥坐九蓋注戶扇也借蓋為闔聲義俱順

閔元 趙夙御戎　杜解趙衰兄按世本以夙為衰之父史記以為衰之祖杜據晉語也焦延壽易林云伯夙奏獻衰續厥[illegible]夙與衰世次相懸必非弟兄

閔元 辛廖占之　杜解晉大夫按周大夫辛甲辛有之族萬在周時筮仕於晉也

閔元 卜偃曰　賈曰掌卜大夫郭偃也

十三

閔二 立戴公以廬於曹　按曹詩作漕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南有白馬城是也

閔二 歸夫人魚軒　按車有藩蔽曰軒以魚皮飾

閔二 重錦三十兩　按儀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說文重厚也

閔二 尨涼冬殺　按涼讀為㾡說文事有不善言㾡也爾雅㾡薄也傳云虢多涼德亦㾡字許書牛部引此傳作牻猄盩古本左傳叚借字也

閔二 金玦不復　按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還人以環

閔二 狂夫阻之　服曰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驅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按阻非止也當讀爲怚驕也言衣之以爲榮

閔二 大都耦國　杜解出沃爲大都按辛伯述前人成語大都句原不爲晉而發順文引之共太子固非鄭叔段比

僖元 邢遷於夷儀　杜解邢地嚴蔚云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有聶城聊攝爲齊之西界夷儀係於聊攝之間不屬諸邢明矣駿按夷儀在今直隸順德

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去山東東昌府聊城縣甚遠續漢志所云夷儀聚蓋別是一聚非此夷儀也

僖二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云冀伐晉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見正義所引又云鄍晉別都也見續漢書劉昭注按服解勝杜但鄍顛軨皆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似是虞地而成二年傳公會晉師於上鄍杜注地闕疑是晉地或以爲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齊衞境上邑也俟考

僖四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按風讀爲放聲之轉也𦣞

誓馬牛其風鄭訓走郭景純山海經中山經圖贊桃林章休牛風馬

僖四 方城以爲城　按方城山一名長城見盛宏之荆州記一名萬城見酈道元水經注萬字有作万者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

僖四 女賓征之　服云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

僖四 無以縮酒　按縮讀爲莤說文莤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

僖四 筮短龜長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

僖五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申生之縊傳紀於四年冬而經書在五年春者經皆周正左氏則雜用夏正所采諸國之史不同也此傳本之晉乘耳其他經傳年月不符可以類推

僖五 遂登觀臺　許愼五經異義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諸侯曰觀臺亦在廟中以望嘉祥也

僖五 號仲號叔　賈云仲封東虢制是也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云叔文王同母弟封上陽仲異母弟封下陽

按隱元傳虢叔死焉此東虢虢仲之後鄭滅之杜解
不誤晉所滅者西虢上陽下陽皆西虢地上陽在今
河南陝州東南下陽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陝
州與平陸止隔一河東虢之制則在今河南開封府
氾水縣與陝州解州相去甚遠
僖五 虞不臘矣　秦惠十二年始改蜡爲臘故與月令臘
先祖五祀人皆疑之駁按左傳一書始昌明於劉歆
而所改竄坿益者殆亦有焉此類當別觀之
僖五 均服振振　服云袀服黑服也按文選吳都賦劉淵

注閒居賦李善注俱引作袀
僖五 太伯不從　顧炎武曰不在大王之側按史記云太
伯亡去是以不嗣杜解非也
僖六 許男面縛銜璧　按面之爲背猶廢之爲置徂之爲
存也漢書項籍傳馬童面之
僖八 虢射爲右　服云射惠公舅
僖九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按是時襄王初立以月計之
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宗廟且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不及異姓豈畏齊而加以異數耶

僖九 以是藐諸孤　按藐讀爲秒諸讀爲者
僖十 及七輿大夫　杜解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按服云下
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爲太子報怨蓋猶襄二十
三傳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也
僖十一 賜晉侯命　杜解賜之命圭非也凡封國有命圭世
世守之易君不易圭此謂策命
僖十二 使隰朋平戎于晉　按王符曰隰氏姜姓
僖十三 應乃懿德　按應當讀爲膺猶受也
僖十四 沙鹿崩　服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蓋本

穀梁杜以沙鹿爲山名按山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
縣東四十五里或曰此時晉之東境未能至元城疑
爲衛地公羊云爲天下記異是也
僖十五 秦穆姬屬賈君焉　杜解獻公次妃惠棟曰唐尚書
以爲申生妃故前傳云夷吾無禮
僖十五 侯車敗　顧棟高曰侯當爲候謂探候之車文義自
順按致師挑戰之車而曰候車卻無根據
僖十五 獲其雄狐　按齊襄通文姜詩比焉晉惠烝賈君傳
比焉曰狐蠱必其君也必者有據之詞

僖十五 輅秦伯將止之　呂覽愛士云昔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韓詩外傳作格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淮南氾論所述略同此可補左傳之闕惟左傳晉惠公之右爲家僕徒又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虢射疑卽路石則非惠公之右乃韓簡之右輅路通左傳輅下或有脫文

僖十五 乃舍諸靈臺　靈臺在長安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一百二十步文王經始之故臺也

僖十五 姪其從姑　杜解於火爲姑按火當作兌字之誤也

僖十五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杜解一役謂復可當一事之功連上德刑讀按服云一役韓戰之役與下句連屬是也

十七

僖十六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　按恒星大小有六等其全徑皆大於地徑第一等大於地一百餘倍第六等亦大於地十七倍有奇使眞星隕是無地矣況五乎莊七年書星隕如雨尤奇此皆古今來必無之理必無之事或曰隕石隕星俱在月輪天下隕星者衆星奔流皆屬光氣隕石者星質如瑪瑙譬若石之有泐所墜者屑亦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

僖十七 齊桓公卒　按韓非子十過篇云桓公南游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屍三月不收蟲出於戶亦可補左傳之闕

十八

僖十九 齊桓公存三亡國　杜解邢衛杞按明傅遜云傳注解辨誤云邢衛杞是也傅字士凱

僖二十 凡啓塞從時　服云闔扇所以啓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

僖廿一 以服事諸夏　杜解與諸夏同服王事按附庸事諸夏大國供職貢從時令也

僖廿二 大司馬固諫　杜解公孫固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

魚固諫堅辭以諫定十傳公若藐固諫

傳廿三 策名委質　服云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示必死節於君也按死謂執雉士摯也質讀爲摯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雙虎之皮杜解周禮以質爲形質不知行文段借之理

傳廿三 聞其駢脅　按讀駢爲骿說文骿幷脅也

傳廿三 薄而觀之　按薄帷簿也如今之簾晉語設微薄而觀之可証讀爲迫非

一九

傳廿三 奉匜沃盥　按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秦以文嬴妻重耳以懷嬴爲媵故重耳入室時沃壻盥於南洗也

傳廿四 實紀綱之僕　韓非子十過篇引作疇騎二千按漢律民年二十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疇騎

傳廿四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馬融云二叔夏殷叔世賈鄭皆以爲管蔡馬說是也下文明云管蔡則此二叔非管蔡可知

傳廿四 召穆公　服云召康公十六世孫

傳廿四 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　一說作下脫一樂字

傳廿五 宋蕩伯姬　按宋桓公生公子蕩其孫意諸始以蕩爲氏此稱蕩伯姬豈卽公子蕩妻耶然書法亦奇矣

傳廿五 晉於是始啓南陽　馬融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按朝歌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中山在今直隸正定府軹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傳廿五 寺人勃鞮　按勃鞮之合音爲披

廿

傳廿六 室如縣罄　杜解如而也言資糧縣盡按服云室屋皆發徹榱椽如罄在縣是也國語作磬禮記磬於甸人注引此傳亦作磬

傳廿七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按猶云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孔穎達謂不能入前敵朱儒又謂不能入其衆而治之皆非

傳廿七 先軫曰　杜解下軍之佐原軫也劉炫云下文蒐於被廬先軫始佐下軍

僖廿八　且曰獻狀　顏師古以爲獻𤢉脅狀蓋嗤弄之言

僖廿八　爇僖負覊氏　按韓非子十過篇文公令人告釐負覊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覊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

僖廿八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明邵寶左觿云絕地而起直跳爲距躍橫跳爲曲踊駁按魏犨躍踊以示不病也文公愛其材故問視傷胸之輕重若已至於病不可復生則將殺之犨示不病且以見爇僖負覊氏之已不與耳故公不深究但黜其職

僖廿八　不有寧也　按寧讀爲憖猶憗也缺也傷也諱言傷留

僖廿八　楚子伏已而鹽其腦　鹽讀爲盬𧖴餖曰𥂖明余仁仲左傳字辨云伏字絕句已而鹽其腦已音以按陸氏釋文已下不音紀說亦可通但下文我得天三字似無著落

僖廿八　請與君之士戲　按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若戲弄之戲乃讀戲爲謔詩善戲謔兮單言曰謔重言曰戲謔雙聲連語也下文憑軾而觀得臣與寓目似與今俗之以優爲戲同意然古無是訓若從本字訓兵則不詞若三軍之偏實爲麾字之叚借亦不詞若爲謔浪之謔則可聽不可觀竊疑此處必有脫誤不敢强解無已甯讀謔

僖廿八　玈弓矢千　服云玈弓以射甲革椹質矢千則弓十

僖廿八　自爲瓊弁玉纓　服云馬飾

僖廿八　且使王狩　按狩巡狩也非田獵之冬狩

僖卅　有昌歜　按歜者歓之誤字借歓爲醓也醓菹也故歜相承讀如謟音不誤玉篇所引則又誤作歓歓字必無徂敢切之理

僖卅　行李之往來　按李讀爲使或讀爲吏叚借字形聲俱近

僖卅二　猶三望　按鄭君曰三望謂海岱及淮蓋徐州之界也徐卽魯地然公羊云太山河海亦自正大

僖卅二　勤而無所　按所處也言若令我師知之則鄭亦必知若不令我師知之則勞師而不知其處士卒必有悖心故下又云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謂我師與鄭實

則斷無不知也
僖卅三 弦高　按淮南人間訓尚有蹇他蓋與高爲二商人
僖卅三 而伐吾同姓　按同姓謂滅滑也
僖卅三 不顧而唾　按唾讀爲咅說文咅相與語唾而不受也非涕唾之唾
文元 於是閏三月　按古人歸餘於終皆在歲杪至秦歷法猶然故史記漢書表皆書後九月泰建亥故也況形云歸餘於終者置閏在四季月則是年閏三月何以譏非禮乎然厤法後人精密勝古閏實不當定置歲終即置四季月亦非
文二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按二語見逸周書大匡篇狼瞫所謂周志也
文二 廢六關　按家語作置六關王肅以六關爲一關之名利其稅故曰不仁公羊傳廢其無譏者亦以廢爲置何休云齊人語
文三 封殽尸而還　杜解埋藏之賈云封識之駮按敗在僖三十三年四月封尸在文三年五月閱三載之久豈尚有可以埋藏之尸惟表識其地而已賈是杜非
文四 圍邧新城　服云新所作城也按在今陜西同州府澄城縣東北
文五 甯嬴從之　杜解甯晉邑嬴逆旅大夫賈本國語賈逵注劉炫云逆旅之主人耳按大夫不得私去其官劉說是也甯在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之西懷慶府修武縣之東疑是衛地
文六 難必抒矣　服作紓緩也
文六 使求遺喪之禮　按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喪三聘君之喪四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皆詳於聘禮春秋時以爲豫凶事而不行
文六 陳小而遠無援　說苑建本篇欒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晉所時間不同
文七 正德利用厚生　賈服皆以爲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文八 自申至於虎牢之境　服云致之於鄭按申在今河南開封府鄭縣及汜水縣界虎牢在汜水縣皆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以其田歸鄭傳文不具耳必

無以鄭田歸衛之理
文十一 富父終甥舂其喉　按戈柲長六尺六寸而舂及其
喉則僑如之長必無三丈
文十一 齊襄公之二年　明陸粲曰據史記魯齊世家及十
二諸侯年表皆作齊惠公之二年蓋即魯宣二年也
襄當作惠
文十一 齊王子成父　按呂覽審分篇管子請桓公用王子
成父爲大司馬說苑晏子曰桓公軍吏怠戎士偷則
王子成父侍蓋齊襄公舊臣而桓用之者計齊襄元

年至齊惠二年九十二載則成父必已百歲上下何
能從軍此傳追敘前事以初字冠之統三役而言晉
之滅潞當亦在春秋前非宣十五年之赤狄潞氏也
齊襄之二年蓋魯桓之十六年也鄭瞞由是遂亡是
者即指文十一年冬而言史記用左傳有誤若果魯
宣二年十五年之事左氏亦當先敘榮如簡如復敘
焚如不應倒置矣
文十一 楚子伐麇　穎容曰麇當陽也按今湖北鄖陽府鄖
縣

文十二 不在軍事　按在察也
文十二 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服云郕邽亦邑名也一
曰郕邦之家寶圭按郕國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
說文邽下云隴西上邽也則在今甘肅秦州故戎地
漢志京兆又有下邽師古曰取邽戎之人而來爲此
縣則在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當從後說讀邽爲圭
文十三 繞朝贈之以策　杜解策爲馬撾服云以策書贈則
謂借策爲册按馬箠近是又按韓非子說難篇繞朝
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

察豈泰因贈策而加之罪耶可補三傳之闕
文十四 不出七年　按云七年者豈以北斗七星爲說耶
文十四 而伐舒蓼　按如舒庸舒鳩爲群舒之一僖三年徐
取舒文五年楚滅蓼皆非此舒在今安徽廬州府廬
江縣此舒蓼在今舒城縣滅蓼之蓼則在今河南光
州固始縣
文十五 魯人以爲敏　孔穎達以魯人爲魯鈍之人非杜意
也杜解明君子所不與蓋言魯之庸衆人以爲敏耳
文十八 先君蚡冒　杜解蚡冒武王父按史記蚡冒熊眴卒

鬭熊通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武王
兄也
文十六 使師伺攻而殺之　杜解郊伺之師沈彤云郊當作
邦
文十七 又朝以蔵陳事　按說文無蔵此字無從下筆方言
蔵備也廣雅蔵敕也疑蔵𢦔之誤字𢦔副益也因古
訓敕卽以敕之音轉而讀如展遂借爲展方言又云
解也則展之訓
文十七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按趙穿名池一人也若質兩
壻大奇且立文不順
文十八 今日必達　按說文達行不相遇也自是古訓書顧
命用克達殷吳語窮人其達王於甬句東正與此達
字同放遂之意禮記內則左右達爲夾室夾室所以
相隔絕也詁亦相近
文十八 在九刑不忘　惠棟曰刑書九篇也逸周書嘗麥云
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
文十八 謂之渾敦　服以爲驩兜人面馬喙亦獸名按驩兜
卽渾敦之轉音渾與驩敦與兜皆雙聲

五十七

文十八 謂之檮杌　服云神異經曰狀似虎豪長二尺人面
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鬭不退
文十八 縉雲氏　賈云姜姓炎帝之裔在黃帝爲縉雲之官
文十八 謂之饕餮　服云神異經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
腋下食人駿按杜解渾敦卽驩兜窮奇卽共工檮杌
卽鯀而不解饕餮檢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馬融云三
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則饕餮也
宣元 皆取賂而還　杜解二匽之盟皆受賂劉炫云前匽
之盟文所不載蓋謂取宋賂齊賂也
宣二 戎昭果毅以聽之　按大戴禮甲胄之戎昭果毅以
聽合之上文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數語自
是古昔有之
宣二 其御羊斟不與　羊斟史記微子世家及淮南書皆
作羊羹按斟卽羹也方言斟汁也一說其御羊者羊
乃叔牂之名與字牂相應斟不與謂不與羹也子嘗
戲言下文可云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子羊爲政
宣二 文馬百駟　賈云文貍文也說文引作媽馬百駟謂
畫馬蓋古本借媽爲彣今本借文爲彣杜解因之

五十八

宣二 鉏麑而死　按周禮外朝有三槐諸侯當同上文曰
麑退盡歸死於公廷也非趙氏庭樹
宣二 遂扶以下　扶當作跣服虔本作跣按凡燕禮人臣
解襪上堂故不及屨而下
宣二 趙盾爲旄車之族　服云秏車戎車之倅
宣三 不逢不若　不逢當作禁禦東京賦及爾雅釋詁注
可證下文云莫能逢之不當重複也
宣四 以貫笠轂　杜解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
而立以禦寒暑服云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禦矢

卅九

宣六 以盈其貫　杜解貫猶習也難通劉炫云如繩索之
貫物駿按韓非子說林下云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
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
我滿貫也遂去盈貫卽滿貫也僞泰誓商罪貫盈蓋
用左傳
宣十二 令尹蔿艾獵　服云蔿賈子孫叔敖也按世本以爲
孫叔敖之兄艾獵之子蔿子馮見襄十五年傳又按
孫叔敖碑云君名饒
宣十二 且巷出車　賈云出車陳於巷衖示雖困不降必欲
戰也杜解示將還非是
宣十二 先縠佐之　杜解彘季代林父按彘季乃士魴之字
見成十八年傳先縠自字彘子子誤季也
宣十二 必長晉國　杜讀長少之長謂執國政按云晉國長
安也
宣十二 使軘車逆之　服云軘車屯守之車
宣十二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按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周
禮車僕有闕車之倅游車卽闕車故曰游闕
宣十二 駒伯曰　杜解郤克也上軍佐按駒伯郤錡之字也

卌

克之子
宣十二 屈蕩尸之　尸當作戸戸所以限隔故轉而訓止
宣十二 以至於昏　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漏三刻
爲昏
宣十二 楚人惎之脫扃　按惎讀爲諅杜訓教是也說文引
作畀云舉也則許所見別本
宣十二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杜解族家兵按族猶屬也與
僖二十八年傳中軍公族成十六年傳中軍王族同
宣十四 衛人以爲成勞　或曰成衛成公也禮記孔悝鼎銘

云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隨難於漢陽郎宮於宗周奔走無射是孔達有佐成公復國之勞未必指說于晉一事

宣十四 復室其子　杜解以女妻之劉炫云復以室家還其子按室者猶周禮之宅田凡臣有辠被誅其室當沒入官今以孔達有平國之功故還室於其子復還也其子據世本則得閭叔穀也

宣十四 於是有庭實旅百　杜解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劉炫云聘賓所獻庭實也又嘉淑而有加貨杜解加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劉炫云加貨亦賓所獻也皆當從劉

宣十五 初稅畝　按公田之畝藉其什一私田之畝又稅其什一論語所謂二吾猶不足也三傳無異說胡傳繆甚

宣十五 使解揚如宋　劉向云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

宣十八 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唐石經虐上有內字是也

宣十八 以失大援　服云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按大援謂齊也惡視皆殺而哀姜大歸於齊

春秋左傳識小錄卷下

元和朱駿聲輯

成元 作邱甲　按此加兵非加賦加甲士非加步卒古四邱出甲士三人今四邱出甲士四人每車御一人射一人擊刺二人如文十一年傳之駟乘也爲齊難故備之

成二 桀石以投人　按桀讀爲揭高舉也杜讀爲竭竭負舉也故訓擔

成二 韓厥執縶馬前　按馬字衍與襄二十五年子展執縶而見同縶馬絆也加馬字則不詞

成二 求丑父三入三出　杜解三入晉軍劉炫云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是也下文每出齊師以帥退出齊師三字連讀杜解是也

成二 敝邑之幸　劉炫云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文義較順杜解非

成二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杜解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劉炫云此晉君之賜按王賜之大路者春秋時惟鄭子蟜魯穆叔二人今賜先路正與襄二十六傳鄭賜子展同劉說是也

成二 匱盟也　按左氏襍采各國之書以成傳此匱盟二字非左氏自言故下文又釋之匱讀爲譎譎詭權詐之意不訓乏

成二 使敗王略　惠棟曰昭七傳云天子經略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杜解法度非是

成六 沃饒而近盬　服曰土平有溉曰沃

成六 立武宮　杜解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按魯無築武軍事

成八 以其田與祁奚　呂覽高誘注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

成十 晉侯夢大厲　服以爲公明之鬼按公明趙同趙括之祖以景公殺同括也

成十三 能者養之以福　按漢書律麻志引作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當從之

成十三 迭我殽地　按迭讀爲軼突也

成十三 不更女夫　按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引劉劭云爵制秦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

成十五 仲嬰齊卒　按魯有兩公孫嬰齊一東門氏襄仲之子襄仲莊公子也一子叔氏叔肸之子叔肸文公子也皆見於經此仲氏即紹襄仲之後以父字爲氏者較子叔聲伯爲疏遠故書仲不書公孫

成十六 荀伯不復從　按從當作徒兵役也

成十六 皆曰國士在　服以爲州犂言晉强賁皇言楚强故云皆

成十六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杜解二族强劉炫云族屬也謂中軍

成十六 敢告不寍　杜解不敢自安劉炫云僖二十八傳魏犨云不有寍也以傷爲寍正同按寍之爲傷蓋讀爲憖方言憖傷也按猶慭也缺也此對上毋乃傷乎而言劉說通

成十六 不亦識乎　邵寶云識記也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

成十六 命軍吏察夷傷　服云金創爲夷按痍之借字

成十七 士燮卒　杜解因禱自裁按古人極信鬼神之事左氏正言祈死而得死與昭二十六年傳魯昭子同劉炫云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

成十七 葵猶能衛其足　按淮南說林訓葵之與日也其鄉之誠也高誘注鄉仰也

成十七 公游于匠麗氏　賈云外嬖大夫在翼者

成十八 自宋始矣　孔穎達云謂晉文公非也據當時言耳

成十八 羊舌職佐之　按劉向說苑作羊殖蓋舌職二字急言之即殖

襄二 正輿子　按荀子楊倞注字子馬

襄三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賈云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也馬融則謂組爲甲裏公族所服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杜解漆甲爲組文被練練袍非是

襄三 與之禮食　韋昭曰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也按凡正饔食在廟

襄四 靡奔有鬲氏　杜解靡夏遺臣事羿者按夏遺臣事相者

襄四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　劉向別錄云辛甲事紂七

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

襄四 各有攸處　杜解人神各有所歸按神者獸之誤

襄四 戎狄荐居　服云荐艸也狄人逐水艸而居徙無常處

襄四 皆髽　馬融云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顙上按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幧頭焉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則髽如免形制同於幧頭也

襄四 臧之狐裘　杜解時服狐裘按周之十月十一月當今之八九月尚非服狐裘之時疑輿誦作于後

襄五 宰庀家器　按庀之字當作比校次之也

襄六 子罕善之如初　服以爲茹柔吐剛不逐子蕩左氏貶之

襄七 衡而委蛇必折　按委蛇謂孫子恬然不以爲意從容自若也所謂無悛容

襄九 使西鉏吾庀府守　杜解府六官之典劉炫云府庫守藏按凡言府皆是藏財物之所如周禮九府曲禮

在府言府昭十八傳府人哀三傳顧府皆是庀當作比

襄九 相土因之　服云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天下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襄九 吾三分四軍　賈云三分四軍爲十二部是也杜解非

襄九 冠而生子　賈服皆云人君禮十二而冠

襄十 會吳子壽夢也　杜解吳子乘也按壽夢之合音爲乘

襄十 投之以機　按機當讀爲几踞几也

襄十 以位序聽政辟　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

襄十一 師悝師觸師蠲　服云悝鐘師觸鎛師蠲磬師

襄十一 歌鐘二肆　據周禮小胥鄭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爲一肆則六十四枚爲二肆若但編鐘十六則謂之堵不謂之肆此自當包磬而言杜解非也

襄十一 九合諸侯　服云戚也城棣也鄬也邢邱也戲也柤也虎牢也亳城北也蕭魚也

襄十一 七姓十二國之祖　杜解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按服
云晉主盟不自數

襄十一 同盟於亳城北　按公穀皆作京城北左氏春秋字
誤也京卽隱元傳之京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若
亳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當時爲周地去鄭甚遠
不應越鄭而盟於此

襄十一 書曰居安思危　按見逸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今
僞周官居寵思危用左此傳而改安爲寵也

襄十一 秦庶長鮑庶長武　續漢百官志注引劉劭云爵制

有左庶長右庶長大庶長長皆卿大夫皆將軍也鮑武
蓋左右將軍十二年之庶長無地疑是大將軍

襄十三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陳少章曰宋本農作展唐石
經初刻作展後改農按展是也若執誤字則書洪範
農用八政農讀爲醲猶厚也亦可通

襄十三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按征謂伐國杜解巡
守於情事未允

襄十四 君義嗣也　按義嗣本書康王之誥君義嗣德蔡沓
宜也

襄十四 公使歌之遂誦之　按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
注以聲節之曰誦蓋師曹又節節詠歎之令孫文子
聞而懷然

襄十四 蘧伯玉　呂覽高誘注伯玉蘧莊子无咎之子瑗謚
成子

襄十四 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按劉向新序雜事引作困民
之性匱神之祀當從之惟性字宜作生故傳字誤主
也

襄十四 公使厚成叔　按呂覽有郈成子郈敬伯同之子卽

厚成叔也

襄十四 齊人以郲寄衛侯　按禮記所謂寓公也寓寄也

襄十四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杜解遒人行人之官
采歌謠之言劉炫云杜不見古文遒人爲宣令之官
徇路求諫按遒讀爲遒行也遒人卽迒人漢書食貨
志作行人劉歆與楊雄書作逌人周禮大行人屬象
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迒人蓋大
行人之屬杜不誤劉炫又云杜不見古文按僞允征
乃晉枚頤所上之書其書卽采用左傳也杜所未見

襄十四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按呂覽高義篇荊與吳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于郊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將者皆效臣遁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所引情事與傳不同

襄十五 屈蕩爲連尹　服云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襄十六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　馬宗璉曰祁奚當是祁午按襄七年奚已請老或復起用但考二十一年傳云於是祁奚老矣則馬說有據

九

襄十七 邑中之黔　按酈道元水經注華元居於稷里

襄十七 惟卿爲大夫　按爲爲服也禮記襍記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按大夫適子卽卿也晏嬰疑非桓子適子故降而服士服以其喪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也

襄十八 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杜解於防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illegible]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是廣里亦地名杜說也平陰防門廣里皆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

襄十八 有班馬之聲　杜解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按班讀爲般還也

襄十八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按以弓弦縛也

襄十八 及秦周　杜解魯大夫按呂覽權勳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齊城門名

十

襄十八 以爲公琴　惠棟曰公琴頌琴也

襄十八 以枚數闔　杜解枚馬檛二十一年傳州綽曰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孔穎達以箇數釋之皆非也二枚字當爲一解按考工鳧氏爲鐘篆間謂之枚蓋鐘乳也枚者如今之門扇以鐵釘勻布其上如鐘乳

襄十八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服云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吹律而曰歌與風者出聲曰歌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按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今此法不傳

襄十九諸子仲子戎子　杜解諸子諸妾子姓者按管子房
元齡注諸子內官之號哀五年諸子鬻姒明傳遜左
傳注解辨誤亦同
襄十九崔杼微逆光　服云微隱匿也按說文微隱行也
襄廿二與執燔焉　按燔當爲繙火上脫肉
襄廿三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服云經不書慶叛爲楚所圍
稱國以殺者不成惡人肆其志也說似迂曲林堯叟
注肆放也不可放在人上尤繆按肆長也詩其風肆
好毛傳長也字从長从隶聲古訓自當爲長詳見余

十二

說文通訓定聲一說肆讀爲恣縱恣也謂慶氏築城
殺人亦通
襄廿三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云下軍輿帥七人
襄廿三或以戟鉤之　江永曰本欲生禽之故不同戟之刺
與援而用胡以鉤之而胡之下銎貫肘也校考工記
鄭注今三鋒戟也戟胡横貫之
襄廿四象有齒以焚其身　按焚讀爲債僨也
襄廿四皆踞轉而鼓琴　傅遜云轉當作軫方言軫謂之枕
郭璞注車後橫木

襄廿五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解皆以男女爲賂非也按上
文男女以班與此年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同蓋示
降服之意非以爲賂
襄廿五當陳隧者　隧王肅以爲蒸道杜解以爲徑路校隧
卽遂之俗字从辵从㒸聲遂也
襄廿五度山林九𨑦　賈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
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
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潦
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規而當

十三

一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九夫爲牧
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襄廿五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按逸周書常訓曰愼
微以始而敬終終乃不困今爲蔡仲之命用左傳
襄廿六頷之而已　按說文頁部引此傳頷作頷低頭也列
子殷湯篇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
襄廿六先八邑　杜解三十二井下傳懿氏六十杜解取田
六十井服云六十邑按據二十七年與免餘邑六十
左師邑六十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

郭佐邑六十皆一乘之邑則懿氏自是衛邑名非人
氏也輔氏郇瑕氏郥氏之類皆非當時有此人
襄廿六 生女子赤而毛　按如吾蘇所云社日生之兒也毛
者偏體細毛色白因毛白而膚似赤
襄廿六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杜解尤甚也服云尤過也意
悅之視之過人駿按尤物之尤異也公以爲有殊絕
之美
襄廿六 以比叔向　明陸粲左傳附注云祿秩比叔向也杜
解非

十三

襄廿七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
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
襄廿七 仲尼使舉是禮也　沈氏云舉謂記錄之
襄廿七 幸而後亡　杜解言必先亡按亡逃亡也謂伯有將
爲戮於鄭若有天幸而後得逃亡也與下文子展其
後亡者也不同
襄廿七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解逸詩按周頌何作假恤
作溢何假聲近恤溢形近左氏正引此
襄廿八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　杜解六軌之道按莊亦里
名孟于云莊嶽之間
襄廿八 吳句餘予之朱方　服云句餘餘祭也
襄廿八 榮成伯曰　杜解榮鴐鵝韋昭云聲伯之子名欒
襄廿九 祇見疏也　惠棟曰疏當爲訹呂覽知接篇有訹高
誘注訹讀誣妄之誣駿按說文訹誘言也高讀爲誣
妄之妄耳誣妄之妄本字實爲罔
襄廿九 不尙取之　杜解不尙叔侯之取貨服云不尙尙也
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又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杜解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服云毋寧寧

十四

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皆服是杜非
襄廿九 險而易行　按史記險作儉是也
襄廿九 思而不貳　杜解思文武之　無貳叛之心又怨而
不言杜解有哀音又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杜解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服云此歎
變小雅也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
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言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爲
幽厲之政也按服說是也
襄廿九 見舞象箾南籥者　孔穎達曰維淸奏象舞也即此

象箾程大昌曰南籥二南之籥詩所謂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也
襄廿九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杜解餘祭嗣立賈服皆以爲
夷昧按餘祭立於襄公二十五年嗣位已久當從賈
服
襄三十 亥有二首六身　惠有聲曰亥乃絳縣人之名卽孟
子之亥唐韓非子作唐亥故卽以其名推算其年按
說甚新奇亥與豕同字故曰首曰身古文亥當作𠀅
下二如身則爲卝形古六作乚猶五作乂如今記帳

十五

所用之馬
襄三十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粲曰褚衣之橐也莊子褚小
者不可以懷大成三年傳置之褚中皆是按說文褚
一曰裝衣也陸說本此而不知裝衣之褚讀爲絮置
之褚中讀爲貯此傳當讀爲儲或爲貯蓄藏也俱非
褚之本字本訓呂覽樂成正作貯
襄卅一 是謂不度　惠棟曰孝經援神契天子之孝曰就諸
侯曰度
襄卅一 猶有童心　按童讀爲僮猶幼志也儀禮士冠禮棄

爾幼志
襄卅一 高其閈閎　杜解閎門也按閎當作閣爾雅所以止
扉謂之閣亦誤字
襄卅一 繕完葺墻　李涪刊誤曰完當作宇按宇非可繕之
物字當作院說文寏周垣也或作院與院字異
襄卅一 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杜解密州之字按買朱鉏卽
密州之三合音非字也
襄卅一 子大叔美秀而文　按說苑政理篇作善決而文是
也但決卽馮簡子之能斷似決又攻字之誤攻秀亦

十六

聲近
昭元 蒲宮有前　服云楚君離宮按如周禮之帷宮
昭元 吾代二子愍矣　杜解二子王子圍伯州犂按服云
愍憂也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皙
昭元 梁其踁曰　廣韻孫愐云晉伯禽子梁其之後
昭元 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　按周禮大行人職子男五
獻昭六年傳得貺不過三獻然禮記王制云大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則亦不妨變通矣
昭元 弁冕端委以治民　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

德之衣尙袖長故曰委

昭元 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服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傳舍車用卒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按車三人爲一乘或兩爲百五十人伍爲三百六十人專爲二百四十三人參爲八十七人偏爲七十五人也

昭元 有文在其手曰虞　按虞字繁重手文當似古文炏也

七

昭元 壅閉湫底　服云湫著也底止也

昭元 風淫末疾　杜解末爲四肢風爲緩急服云首疾謂風眩也按說文木上爲末逸周書元首爲末服說是

昭元 穀之飛亦爲蠱　按爾雅釋器康謂之蠱郭璞注康米皮皴揚則在前故云飛